美婼- 美赫

神圣恋爱

卷一

戴维·芬斯特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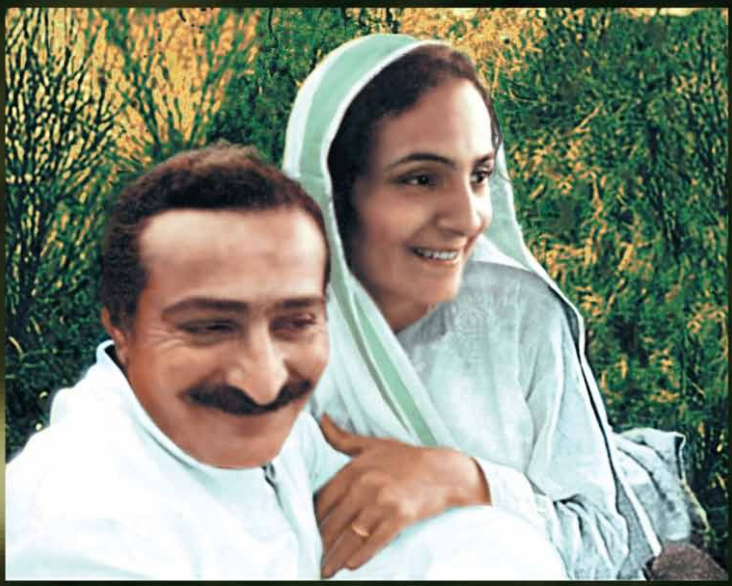
作　　者：戴维·芬斯特
翻　　译：美赫锋 美赫燕
校　　对：漫歌 宇宁 戈多
美　　工：炬池
网　　站：
开　　本：850 x 1168 1/32
字　　数：283 千字
张　　数：605 页
版　　次：2026 年 02 月 14 日

MEHERA-MEHER

A Divine Romance

VOLUME I

DAVID FENSTER



BORN INTO A WEALTHY ZOROASTRIAN FAMILY OF POONA, INDIA, Mehera Irani had no interest in spirituality as a child. But when her widowed mother began visiting Spiritual Masters and took her daughter to meet the Avatar of the Age, Meher Baba, Mehera's heart was captivated.

Volume I of *Mehera-Meher* traces the progression of Mehera's service to and devotion for Meher Baba. Joining him permanently in 1924 at the age of 17, Mehera was appointed to do Baba's personal work. Later, he revealed that Mehera, as his Radha, held a unique role that one special, chosen soul plays in each Avataric advent. Gradually, as the years passed, Mehera assumed her position as the chief woman disciple of the Master.

目录

前言 I
作者注 II
序 III
引言 V
1 特别的孩子 3
2 学生时代 16
3 皇家旅馆 33
4 白马 46
5 托迪瓦拉路 54
6 默文吉 65
7 婚礼安排 77
8 美婼的决定 93
9 新朋友 99
10 戒指与照片 110
11 反对 119
12 美拉巴德 128
13 奎达 135
14 日出之歌 144
15 巴巴的勤务兵 157
16 考验时期 173
17 沉默 184
18 拉妲 196
19 伊朗尼上校 207
20 修爱院 218

21 托卡的拔河比赛 231
22 鸽屋 243
23 去西方 254
24 神圣戏剧 266
25 玛妮 278
26 西方人来访 287
27 上美拉巴德 298
28 他不在时的忙碌时光 315
29 美拉巴德动物园 329
30 血誓 343
31 迈索尔摩耶 354
32 三环马戏团 365
33 西方人在山上 374
34 船上闭关 393
35 里维埃拉河上的挤奶女 406
36 帝王临朝 419
37 归航 435
38 新来者 444
39 盘奇伽尼假期 460
40 白塔高耸 476
41 摇篮曲中道晚安 496
42 蓝车旅行 515
43 在路上 536
44 琐碎的争执 557
附录 A 577
附录 B 582
附录 C 584

拉妲－奎师那，悉妲－罗摩，美婼－美赫，

因何人们将你的名置于主之前？

造物主全心全意膜拜他的造物界，

因而世世代代，你的名皆在他之前唱诵。

引自宝·喀邱瑞根据美赫巴巴的释义，

为美婼所作之歌（1972 年）

1974 年 3 月摄于美拉扎德

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一天清晨

一天清晨，在上美拉巴德厨房，我站在角落里巴巴身旁。我递给他一些东西，注意看他在做什么。只见他非常安静地坐着，看上去极其可爱甜美，刮过的脸颊十分洁净光滑。我俯下身，不知道该怎样拥抱他。我感受到那么多的爱。我把脸颊轻轻贴在巴巴的脸上。巴巴只是坐在那里，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目光温柔、充满爱。他眼中的甜蜜和温存，非常之美。有时，当你如此感受时，你会想亲吻和拥抱巴巴。这个情景我至今难忘，它一直存在我的心里。

——美嫏

前言

本书为阿瓦塔美赫巴巴的首席女弟子、美婼·J·伊朗尼的传记，内容主要源于 1974 年始，美婼在美拉扎德的谈话录音。作者在逾七年多的时间里，录制了大约 250 个小时的磁带录音。其他与美婼联系密切者也接受了采访。此外，作者还得以接触到大量日志、信件及各类未发表的文字记述。美婼的至爱的故事，在宝·喀邱瑞所著美赫巴巴的传记《美赫主》中，已完整讲述。在《美赫主》编辑过程中，因文字浩瀚，空间有限，以及一些材料的私人性质，美婼生活的许多方面，显然无法收录其中。因此，《美婼 - 美赫》是作为《美赫主》的姊妹篇而著述成书的，主要侧重于《美赫主》中未涵盖的素材。

衷心感谢俄克拉荷马州的茱莉亚·罗斯，对原文本的修饰润色，对若干内容的重新编排，以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资料的补充添加；感谢新罕布什尔州的史蒂夫·克莱因，协调细致的编辑工作；感谢美拉巴德的彼得·布斯，所做贡献和帮助。感谢美婼的外甥女、美赫巴巴的女满德里美茹，用两年时间阅读书稿，并在珍妮特·贾德森的协助下，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感谢珍妮特·贾德森，对本书中照片收集的大力协助。感谢美拉巴德的艾瑞克·纳德尔、休·麦克唐纳，苏非再定向的黛安娜·斯诺，希瑞亚基金会的希拉·柯林斯基，以及道格·弗兰克，对照片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为此一并感谢我们家的两位“奇才”，安曼和阿迪姆·芬斯特。

感谢亚特兰大杰出图书设计师爱德·利格姆，对本书的设计；感谢同样来自亚特兰大的安妮·贾尔斯，制作索引；感谢负责印务工作的、印度海得拉巴的 MVRK·巴拉吉，以及美赫·默纳瓦尼出版社的诸位同道。最后，对美赫基金会对此书出版发行的支持，谨表最衷心的谢意。

——戴维·芬斯特
美拉巴德
2003 年 3 月 25 日

作者注

美婼，《美婼 - 美赫》是你的故事，主要以你自己的话语讲述。愿它鼓舞他人——正如对我的不断激励——像唯有你能做到的那样去爱与服务至爱巴巴，因而我们的祈祷会成为：“巴巴，让我像美婼那样爱您！让我有勇气把一切献于您足前——并毫不犹豫地跳入您那无限慈悲之池。”

序

对于想尽可能地多了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巴巴爱者，将会以极大的兴致和赞赏之情阅读《美婼 - 美赫》。在美赫巴巴的生平中，美婼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文字无法表达我们与他们共同生活时见到的，至爱巴巴与美婼之间关系的美好，以及他们彼此的亲密。《美婼 - 美赫》作者历时多年收集的众多信息，即使那些不直接涉及巴巴和美婼的，也仍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展示巴巴生活在我们中间时所触及的世界。

作者对当年女子埃舍的信件和日记的一些引述，散发着巴巴身边特有的芳香气氛。读到巴巴给的一些阐释，让我生动忆起我的童年，巴巴坐在女子们中间的画面——我们与主在一起，气氛轻松，话题广泛：世俗实用的、灵性或只是幽默的。那是个特别的时期，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与我们的主同在。

美婼靠近巴巴坐着，随时留心他的需要；玛妮始终警觉地翻译巴巴的话，他纤长的手指在字母板上迅速而优美地滑动。我们所有人联结在共同的焦点上，联结在对巴巴专心一致的爱，以及对美婼和玛妮的高度尊敬和爱中——美婼在我们中间是巴巴至爱的特殊位置，玛妮则作为巴巴的妹妹。

《美婼 - 美赫》述及众多不同秉性和国籍的女子，近距离共同生活时，不得不面临的困难和冲突。巴巴给予充足机会，让她们在即使恶劣的环境下，去争取他所要求的和平与和谐。虽然所记所述非基于亲身经历，而源于别人的观察记录，而我希望强调的是埃舍生活品质的全貌：尽管存在分歧，但有巴巴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人物，我们仍感觉如一家人般亲近一体。在日常生活中，他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个人关怀与关注；他的一个手势、一句话，将原本趋于严重的事态变得轻松幽默，气氛随即转变。人人都为巴巴而来，因此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会对其产生

深刻影响。

更何况美婼，她对巴巴的爱与专注那么美好，有目共睹，一如他对她的爱与体贴。人人都能感受到、知道美婼对于巴巴多么特别，他对她的爱多无量。美婼作为人，有着人性中所有天然的不完美，但她对巴巴的爱，使她的一生闪耀着光辉，真实而清晰，巴巴让她经历什么都不会丝毫减损。

她经受的最大考验是在巴巴离开肉身之后，即使在那时，极度痛苦和悲伤中，她仍努力取悦和服从巴巴。在这样的时刻努力保持快乐，是最困难的命令。但她的努力，以她孩子般的方式，帮助她走出了那段黑暗的时期，并如此美妙地为至爱履行了职分。

本书中作者广泛收集的大量照片，使巴巴和美婼的临在栩栩如生；他们之间关系的品质跃然纸上，为语言所难企及。

多年来听美婼向朝圣者讲述跟随巴巴的生活，美婼对巴巴的爱，使作者深受触动。这促使他将她的故事写下来，用他直接从美婼那里听闻到的，用从别人的叙述中所收集到的。我相信作者多年来真诚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受到巴巴世界的欢迎。

——美茹

美拉扎德

1999 年 4 月

引言

1989 年 5 月，美婼的遗体在最后送往美拉巴德之前，被安放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我妻子希拉一直坐立不安，在大厅里东张西望。她欠过身同弟弟窃语，后者点头表示同意。

这让我甚感好奇。

后来，在巴巴身边长大的希拉作了解释。“巴巴在那里，”她说，“在满德里大厅。我们感觉到他的临在。”

听此，我恍然大悟。当然，我也感觉到了——那天晚上大厅里的气氛格外强烈，但这是我在美婼身边经常感受到的。在美婼的门廊上坐着时，每次都是同样的感受——在她身边，我内心喜悦幸福。我原以为是因为美婼的缘故。现在我意识到，多年来我一直感受到的其实是美赫巴巴的在，不是来自她，而是来自他。

这让我甚感宽慰释怀。如今我知道，我虽从未见过美赫巴巴，但我在他的在里，我感受过他的在。

每当有人向美婼表达爱的情感，她总是声称：“巴巴，是您的爱在传递。”而今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尽管如此，美婼的爱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她完全专注巴巴，仿佛巴巴的肉身真的和她同在。目睹她的奉爱，发心效仿，渴望获得其中的一小部分，鼓舞人心。

美赫巴巴宣称他的显现将是本时间周期中最伟大的，那么据此可以推测，美婼对巴巴的爱，也是历代阿瓦塔时期，所无可比拟的。作为他的首要女弟子的角色，相比以往的降临，也更为显著（这也反映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女性广泛的社会活动上）。

美婼，永恒的孩子。美婼，女性的典范。美婼，唯一有勇气将每一丝自我献于至爱圣足祭坛者。（有谁能把一切都对他坦白相告？）

巴巴曾解释：“当爱的力量达至完美，即丝毫不想自我时，就会体验前所未有的幸福。这即是合一——摆脱自我的对至爱的爱。”

虽然美婼声称无灵性成就或“觉悟”，但她对阿瓦塔爱的品质与深度，将在未来时代受到人们的崇拜。他们的神圣恋爱，比起阿瓦塔在人间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我们求道者，或许尤为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至爱希望乃至应该如何被爱的一个活榜样。

美婼对美赫巴巴的爱独一无二。希望读者读完《美婼 - 美赫》，能够理解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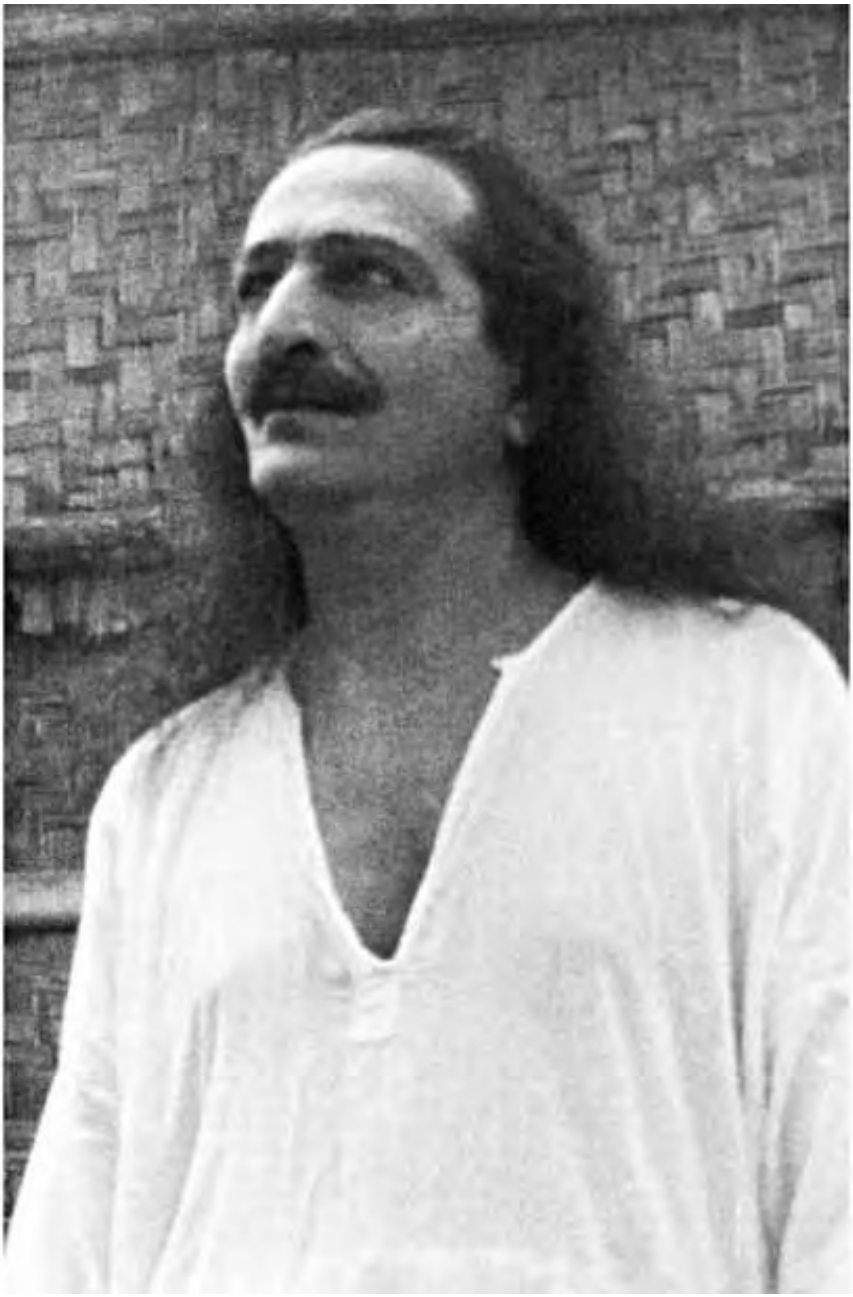
1969 年 2 月 1 日，朝圣者们迎着明亮的晨光上美拉巴德山时，听到随风传来的悲泣之声。是美婼，她悲切的哭声与人们的心声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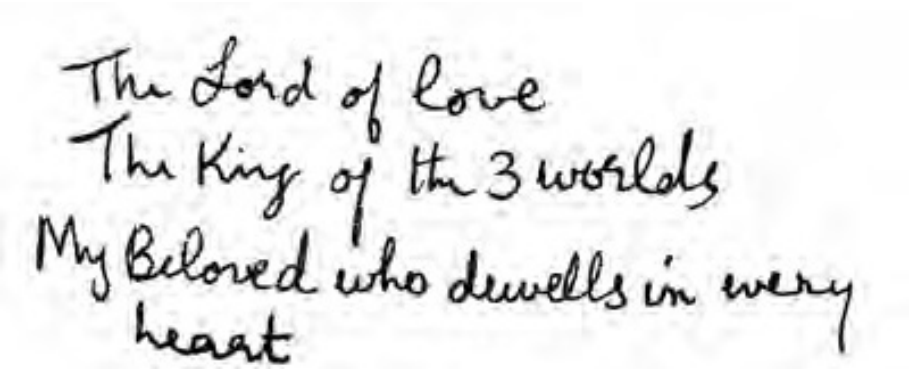
任何亲爱者的逝去，都会在心中留下巨大的空洞。而美婼与至爱巴巴肉身的分离，则给她留下孤独的无底深渊。她的心不是她自己的，完全属于她的主。现在，随着他离开肉身，在她面前展开的，是一个荒凉绝望的深渊。

没有至爱的微笑，她如何活下去？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婼对她的亲爱巴巴的回忆，将空虚填满，她的泪水渐渐止息。

本书乃是美婼心灵中收藏的部分片段——她心灵的故事……





美婼在巴巴的一张照片下面写下这些题字：

爱之主

三界之王

居于每颗心中的我的至爱

照片摄于上美拉巴德，1934 至 1935 年间，由玛妮收藏。美婼的题字由美茹提供

第一部

白马

杰罕吉尔和朵拉特·伊朗尼

1902 年 10 月摄于普纳 E.B. 斯图尔特照相馆，由 L. 瑞特提供

1 特别的孩子

1902 年 10 月，印度普纳的琐罗亚斯德教火庙中，当地两个伊朗尼家庭正在举办婚礼。新郎杰罕吉尔·霍姆斯吉·伊朗尼，32 岁，高大英俊。他的新娘是普纳公认最漂亮的年轻女子之一，名叫朵拉特·索拉伯·伊朗尼，年仅 19 岁。

婚礼采用伊朗古老的婚俗礼仪。新娘按仪式沐浴后，换上新薄袍，穿纱丽、戴黄金婚饰。新郎和新娘都穿白衣，颈戴花环。人们在火庙大厅济济一堂，七位长髯老者手持点燃的蜡烛而入。他们环绕新娘，问她是否出于自愿嫁给这名男子。此问反复三遍，若答复次次肯定，长者们就高声允准，并高举蜡烛，祝贺新人的结合。

杰罕吉尔和朵拉特注定成为一个极特殊孩子的父母，不过先于这个孩子出生的是另外两个孩子。1903 年 11 月 14 日，一个女孩在普纳的大卫·赛荪医院出生，取名珀茹嘉。后来，当这个家庭与阿瓦塔美赫巴巴建立联系时，她被重新取名为馥芮妮，以纪念巴巴的一个年少夭折的妹妹。

迎娶朵拉特之前，杰罕吉尔是印度公务员，一名护林员，先是被派驻萨塔拉，接着派驻马哈巴里什沃，两地都距普纳不远。后升职为一名区域森林官，再后升至首席森林官之位——这是一个高级别、待遇优厚的职位，几乎总是由英国人担任。

珀茹嘉出生后，杰罕吉尔调任印度西北辛德省的苏库尔，在那里，1905 年 6 月，朵拉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婴。杰罕吉尔喜得贵子，他们给孩子起名克萨普。九个月过后，朵拉特再度怀孕。

1907 年 1 月 7 日星期五的清晨，苏库尔略带寒意。在市郊的一座官邸，朵拉特躺在舒适的床上。她将睡在身边的丈夫唤醒，让他坐家里的马车去接助产士。杰罕吉尔去接人，但等不得他回来，婴儿就出生了，又是个女婴——取名美婼。*

* 注：美婼在学校证书上的出生日期是 1907 年 1 月 4 日；护照上的是 1 月 1 日；墓碑上是 1 月 7 日。

后来，美婼打趣说:“我这辈子做事情很慢。只有一次很急，我出生的时候，不等助产士来接生，我就出来了！”

苏库尔所在的印度河流域（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被视为文明的发源地；在此，美婼出生于英属印度的一个中上阶层的伊朗尼家庭，她注定成为神人的至爱。*

那时，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帕西人比伊朗尼更盛行）的一个习俗，父母要为家庭的每个新生儿做占星术。不过据美婼讲：“我的父母不太守旧，在我出生的时候没为我占星，也没为我姐姐（或哥哥）做，他们不大看重这个。”

美婼的姐姐珀茹嘉三岁，哥哥克萨普一岁半，两个孩子都喜欢有个可爱的小妹妹。朵拉特告诉美婼，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喜欢拽妈妈的耳朵；喜欢吮吸拇指，直到长到两岁。美婼身体一直健康，无论是童年还是后来，没做过扁桃体摘除术。†

美婼出生 11 个月后，克萨普染病夭折，葬于苏库尔。独子的逝去，令朵拉特和杰罕吉尔不胜伤痛。

苏库尔之意是糖，可能缘于本地区特有的多岩白沙土壤。炎热、干燥、沙漠气候，从不下雨；树木稀少，也没有花园。

美婼的家，建于一座平坦宽阔的山丘之上，一条宽敞的道路蜿蜒而上，附近有一个小峡谷，散落着几株高大的树木和花丛。峡谷绿意生凉，美婼和姐姐常到那里玩耍。

“我从小就喜欢树木、植物和花园。”美婼回忆，“我经常独自去峡谷里游玩。到那里必须先下山。那是个可爱的地方，离家有点远。”杰罕吉尔在一棵树上，为孩子们搭了个秋千。

城里的许多住宅，都独门独户，彼此分散，总的来说是个干净宜人之地。他们住政府官邸，那时这意味着一大片地产。（后院有个网球场，但从来没用过。）作为政府雇员，杰罕吉尔享受免费住宅。他们的房子里有花边帷幔装饰，摆着

* 注：阿瓦塔本人那时已上学，就读于千里之外普纳的兵站英语学校。“真神奇，我出生时巴巴 13 岁，”美婼表示，“他是在 1913 年被巴巴简亲吻后成道的。”

† 注：巴巴也未摘除扁桃体。

精致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还有成群的仆人，全部由政府提供。一位名叫卡西姆的 20 岁穆斯林管家，教孩子们学一点乌尔都语，还有一位基督徒厨师，果阿人。两名穿制服的印度士兵警惕地坐在前门廊上，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朵拉特吩咐他们不要进内宅私院，或在附近闲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几乎没有汽车，但有地位的家庭，家家都有自己的马和马车。美婼家有一辆红色四轮维多利亚马车，由一匹灰白色的大马拉牵。晚间，他们常乘马车外出，或由一名仆人带孩子们去散步。

有时，晚间出去走动时，他们会遇到随保姆出门的别家的孩子。一个和美婼同龄的女孩，会跟她聊天，女孩来自一个富裕的信德家庭；她们边走边谈，一旁是婴儿车，车里是女孩的弟弟或妹妹。

有一天，女孩生病了。当晚她的父母打电话给朵拉特和杰罕吉尔，请求把美婼送到他们家，因为他们的女儿要见美婼。

“她想见美婼，”母亲说，“想让美婼陪她。”

美婼来到他们家，站在朋友的床边，拉着她的手。在陌生环境感觉害羞的美婼，和朋友说着话。女孩开心起来，身体很快康复。

美婼三岁时，六岁的姐姐珀茹嘉，被送到普纳接受教育。1910 年 6 月 13 日，珀茹嘉入学“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和姨妈柯西德·鲁斯特姆·伊朗尼一起生活。美婼随父母一直住苏库尔，除了珀茹嘉放假回家，美婼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许多欧洲人——政府官员和部队军官——驻扎苏库尔，他们的生活是战前英国统治时期，英国老爷太太典型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专属的欧洲俱乐部，内设一个大型室内溜冰场；每天晚上，俱乐部成员在闪闪发亮的木地板上溜旱冰时，都有一支乐队伴奏。美婼常去那里，着迷地看男子和女子彼此牵着手，一圈又一圈地溜冰。

杰罕吉尔喜欢晚间外出——比如去看电影，或去健身房，在那里男子打网球和羽毛球，女子打牌和闲谈。他常带妻子去苏库尔俱乐部吃晚餐、打牌，有时一个人去。

杰罕吉尔总是身着时髦的英式服装，与西方人打成一片。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喜欢娱乐，欧洲人常到他家宴饮。

朵拉特英语说得不好，但她能理解，必要的话，能讲几句不甚流畅的英语。*

有时，当杰罕吉尔在家中款待西方人时，朵拉特会穿一件优雅的纱丽，但只在极少的情况下。而且，她对食物也不挑剔。

“我母亲的处事方式非常单纯，”美婼说，“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和可爱的表情。我和她的关系比和父亲更亲密。我姐姐和父亲更亲，父亲也爱她更深，虽然他也爱我。”

“美婼更依恋母亲，”珀茹嘉证实，“我更依恋父亲。”

然而从父亲那里，美婼继承了对鲜衣美食的品味，尽管她胃口不大。“从一开始，我就喜欢吃好吃的食物，穿好看的衣服。”

杰罕吉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皮肤呈小麦色，肩膀宽阔、体格强健、肌肉发达，喜欢运动。“我父亲从不驼背，总是站得笔直。”美婼回忆道，“他那么高，进门都得低头闪避一下。我母亲和我一样，个子小。我们的外貌和性格都相像。”†

杰罕吉尔喜欢音乐，美婼记得有一次，在她四岁左右，她坐在地毯上玩玩具——表面有图案的积木和衣饰可爱的洋娃娃——她的父亲在学弹西塔琴。

一个印度教老师（ustad）每周两次上门教杰罕吉尔。老师是个容易上当的伙计，而杰罕吉尔天性活泼、爱开玩笑，有时会捉弄他。有天晚上，大家都坐在外面门廊上，杰罕吉尔溜了出去，爬上屋顶，将一个大南瓜掷在老师身边。南瓜炸裂，老师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还有一次，老师来吃晚饭，款待煮西梅当甜点。侍者用托盘端上西梅，盛在每人的盘中，又在上面浇一点奶油；但没给老师盛。

侍者解释说：“先生，为您准备了特别的西梅。”老师高兴得脸上放光。一盘特制西梅端来放在面前，老师动用勺子来切，西梅却在他的盘子里打转。好不容易切好，放一块进嘴——杰罕吉尔放声大笑。

“特制西梅”是一块块的梨子果皂，切成了西梅的模样。幸好老师有风度，嬉笑而过。

---

* 注：她和杰罕吉尔在家，彼此之间和孩子们之间，说古吉拉特语。

† 注：美婼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她母亲也是。

杰罕吉尔还把留声机唱片带回家。在那个年代，顾客可以从商店挑一些唱片带回家听，选择喜欢的留下。美婼记得父亲坐在地毯上，唱片在面前摊开，他一张一张听，挑选最喜欢的。和美赫巴巴一样，他最爱听的也是卡瓦里（灵性奉爱歌曲），但他还喜欢听孟买古吉拉特剧场的诙谐曲目，有时甚至是粗俗小调。他给女孩们买了几张有趣的儿童唱片。

杰罕吉尔甚至制作了一个带有插槽的唱片箱来存放他的收藏，中间设有放留声机的地方。带家人外出巡视管辖的领地时，他就带上这个箱子。在烈日下工作一整天后，晚上他喜欢听音乐放松。

美婼三岁时，那年夏天，她和家人去了奎达，西北约 250 英里远的一个城市。那里闷热难耐，不过没待多久。他们在布鲁斯路的 L·穆里克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全家像，另一张是美婼和珀茹嘉单独拍的。

几年后，全家去拉合尔度假。美婼享受这次旅行。这是座令人愉快的城市，美婼仍记得（主大道上）购物市场两边货品琳琅满目的店铺，以及那里许多的欧洲人。

杰罕吉尔还喜欢去苏库尔地区有趣的地方远足。城外五英里，有个怡人的公园，人们在高大的棕榈树荫下悠闲漫步。棕榈酒——一种从棕榈树取汁微发酵的酒——在那里有售。杰罕吉尔常带家人，坐他们的维多利亚马车，来这里参加棕榈酒会。“我父亲喜欢这些事情，”美婼说，“喝棕榈酒，吃美食，唱歌，他喜欢给别人带来欢乐。”

每当有客人（如杰罕吉尔的兄弟和家人，或其他亲朋密友）来苏库尔小住，杰罕吉尔必带他们去萨德贝拉岛观光游览。萨德贝拉岛位于印度河中央，是印度最狭长的一个岛屿，小岛风景如画，孔雀和野生猴类栖居，猴子在高大的树木间摆荡。该岛属野生动物保护区，建有印度教圣人师利·萨德贝拉的一座寺庙和修道院。

大家乘坐他们的私人马车来到河边，租渡船过河。“作为孩子，我们特别兴奋激动，”美婼回忆道，“所有人都上船，被渡到岛上。我们随身带着野餐篮子。”

在香火缭绕、气氛虔诚的寺庙里，游客必须脱掉鞋子，才能踏上里面的

装饰地毯。在中央房间，有台阶通向河水。墙上挂着两排圣人和至师的画像。一行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慢慢观览这些画像。

美婼记得杰罕吉尔给向导钱来喂鱼:“银光闪闪的大鱼几乎跳上台阶觅食，有两条鱼有着金色的鼻环——煞是好看。”

吃完午饭，一行人坐船返回。如此出游，无人不爱，杰罕吉尔尤其喜欢。

美婼从内心感到，他父亲与美赫巴巴莫名地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带人去萨德贝拉，”她说，“他天生就有这种（灵性）倾向。他非常自豪，把所有客人都带去那里，并（在另一次出游中）带他们看了穆罕默德的头发。”

穆罕默德之发存于苏库尔的一座清真寺，杰罕吉尔安排前去参观。这座清真寺（即沃·穆巴拉克·夏圣陵）不大，保存完好，坐落于城里一个安静区域，靠近罗哈瑞火车站。在存放头发的专用房间，有一张铺着闪亮丝绸的长沙发椅。由于穆罕默德对具象肖像的严格反对，墙上只挂着卡拉姆（《可兰经》对句书法）相框。

一行人步入寺内，杰罕吉尔对牧师说他们想看穆罕默德大人的头发。牧师们很高兴有其他信仰的人来拜先知之发，口里喃喃祈祷起来。其中一人拿来香，另一人取来饰有褶边、带长柄的华丽绸扇。

客人们站立一边，大牧师走到一个敦厚木板制成的密封橱柜前，毕恭毕敬地捧出一个大盒子。另一位牧师不断扇动扇子，以防落尘。大牧师诵了一段祷文，将盒子放在长沙发椅上。他打开盒子，所有人都盯住瞧，却见里面还是一只盒子。牧师一边继续唱诵，一边将这只盒子取出，打开，结果又取出一只盒子。然后又是一个盒子，盒子套盒子。最后是一只小木盒，里面装着一缕乌黑的头发。牧师向所有人展示过后，又放回盒里，参观者不可触摸。杰罕吉尔后来解释说，使用多层盒子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凉爽度，在苏库尔炎热干燥的气候下，有利于头发的保存。

“好笑的是，”美婼评论道，“我儿时去看穆罕默德的头发，却不知有一天我会为阿瓦塔梳发。”

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的美婼，满怀敬爱收集和保存巴巴的头发，后来将

巴巴的头发给巴巴爱者时，她总是指示他们也要好好珍惜。

杰罕吉尔调离苏库尔，赴另一地区上任；带领全家人穿越森林，经数天时间，到任新岗。曾在马戏团骑过一次大象的美婼，这次有机会骑乘另一种怪兽。

穿行森林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这个地区多为沙地，不能用马。政府提供了十五到二十头骆驼，匹配同等数目的大胡子信德人来照管。驮着家具、炊具、帐篷和日用品的驼队，每天先行几个小时，在他们到达前将帐篷搭好。（此外，地形需要时，有几人骑马沿途护卫。）

出发当天，杰罕吉尔身穿卡其布制服、马裤，脚蹬马靴。整个队伍，包括小美婼，都戴着太阳帽（一种软木帽）。两只供家庭使用的骆驼，停在房前。为美婼的母亲准备了一头安静、温顺的母驼；父亲的则是一头巨兽，灰白色，饲养精当，强壮彪悍。两个信德人在两侧约制，令它跪下。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骆驼的嘴巴、牙齿和舌头显得巨大无比。它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响！美婼回忆说：“我从它身边退开，呆呆站着，想不到要骑坐的也是这种动物。”

杰罕吉尔叫过美婼，把她抱到这种神气十足的动物背上，说：“不要害怕，抓紧，别摔下来。”

不过美婼说：“我吓坏了，紧紧抓着父亲座位的最前端。反正父亲完全相信我掉不下去。”

杰罕吉尔对手下下达最后几个指示时，美婼独自高坐在骆驼上。然后他跳上去，握住缰绳，下令全体出发。一直跪着的骆驼，在两个信德人松手后，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我像猴子一样缠住父亲的腰。我抓牢坐稳，不让自己掉下去。”

他们在苏库尔的住宅坐落于宽而平的山丘上，一路小跑下山不可行，故杰罕吉尔牵制骆驼慢行。但慢行更糟糕。骆驼前后摇晃得很厉害。到了沙地，杰罕吉尔放开缰绳，任骆驼轻快小跑而行。

朵拉特不怕骑骆驼。上面安置有一把舒适的木框皮椅（皮椅上有靠垫），她靠坐在上面。驼队行进时，她编织和读书，物品放在身边的麻袋里。

中午气温变热的时候，一行人停在小树林的树荫下吃午餐，而载重的驼队，

由信德训驼人带领，先行一步，预备扎营过夜。歇息一会儿，继续乘骆驼前行至夜晚，到达宿营地时，一切已准备就绪。

帐篷已搭好，晚饭准备妥当。一座帐篷用做餐厅，另一个用做厨房。有他们的基督徒厨师和穆斯林管家卡西姆随行，朵拉特不用进厨房。他们还有一个漂亮的大帐篷，上面装饰着扇贝和流苏，包含一个客厅，几间卧室，后面甚至还有一间小浴室。棉线地毯铺在地上。

到任新位的杰罕吉尔，在管辖区内巡视时，仍经常带上家人。朵拉特和美婼留在营地，杰罕吉尔常整天骑马外出，到偏远的村庄联系当事人。美婼记得父亲晚上回来时，已经精疲力尽。由于不允许仆人进家里的私人区，美婼喜欢为父亲解开护膝和马裤，脱掉靴子。因为杰罕吉尔在户外工作，常年暴露在阳光下，所以总是戴着太阳帽，据美婼讲，结果他过早地谢顶了。

“我父亲是那么强壮和快乐，”美婼说，“他很辛苦，总是顶着炎炎烈日骑马骑骆驼奔波。他在北方当森林官时，多年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英国人让印度人到西方人不愿去的这些酷热边区任职，但这种工作有着优厚的薪水。”

有时，珀茹嘉在学校放假时过来，杰罕吉尔会在两棵树之间，为女孩们搭个吊床，给她们甘蔗嚼吃。“父亲特别慈爱。他高大勇敢，但也很温柔。他爱他的孩子们。”

一天晚上，送餐人的妻子把晚餐送到他们的帐篷时，被蛇咬了。杰罕吉尔拿着急救木箱冲了出去，美婼看着他把伤口的毒排出，并在上面撒了高锰酸钾。

“他毫不犹豫地将伤口切开，”美婼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果敢的人，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他不仅和两个助手追捕并绑住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偷，而且对野生动物也毫不畏惧。晚间，当老虎在帐篷周围徘徊之时，他们的宠狗长耳猎犬会吠叫不止，老虎也应声吼叫连连。

“你知道听到老虎咆哮，我们有多害怕吗？”美婼问。

而杰罕吉尔并不惧怕。他喝完平时习惯喝的一壶牛奶，上床睡觉。

一天夜里，他们都已入睡，一只大野猫嗅到杰罕吉尔床边的牛奶味，在

他们的帐篷上抓破一个洞。猫悄悄爬进来，把头伸进罐里舔食剩奶，结果头却卡住出不来了。猫吓坏了，开始乱蹦乱跳，弄出可怕的骚乱。朵拉特惊醒尖叫。帐篷里的煤油灯碰倒熄灭，帐篷里一片黑暗。美婼紧紧抱住母亲。

杰罕吉尔迅速重新点亮油灯。他逮不住那只大猫，于是卷起帐帘，让头顶着水壶的猫跑出去。次日一早，杰罕吉尔派几个仆人去查看猫的情况。他们发现这只猫设法用头撞击石头，打碎罐子，得以自由。

还有一次，杰罕吉尔和家人晚饭前去丛林散步，这是他出巡期间乐做之事，遇到另一种动物。朵拉特总是不愿冒险去丛林进行这种晚间散步，太阳就要落山，丛林已经暗下来，但她还是会去，美婼也去，还有珀茹嘉，要是她也在的话。

一天傍晚，在他们回营地的路上，杰罕吉尔听到树叶沙沙作响，是一条大蛇。他让朵拉特把孩子们带回营地，把狗解开。

朵拉特害怕，对杰罕吉尔说：“让蛇去吧！跟我们一起回去。天黑了，你连根棍子都没有，怎么杀它？”

杰罕吉尔没被难住。他蹑踪循迹追过一片矮树丛，用一块大石砸击，将蛇杀死。然后把死蛇缠在一个枯树枝上，带回了营地。

那时天已全黑。帐篷四周支着的玻璃灯已经点亮，灯罩又大又明亮，大家都坐在帐篷里。见到蛇，朵拉特觉得很恐怖。

杰罕吉尔说：“过来看看，你们一定要看看它的毒囊。”

“我不想看。”朵拉特说。

“你们需要了解了解这类事情。”

“蛇的事我还是少知为妙。”

杰罕吉尔从急救箱里取出一把剃刀，将蛇嘴割开。他让女孩们看毒牙后的毒囊，边展示边作解释。

看完后，朵拉特恳求道：“以后请别再带蛇回来了。”

杰罕吉尔确实把他射杀的一条巨蜥带回过家，想给她们看。朵拉特仍没兴致，求他赶快处理掉，最先看到这只巨蜥的厨师说：“不要扔掉，老爷。我可以做一道营养滋补的咖喱菜。”他做成了。

他们沿途遇到的部落居民也让杰罕吉尔着迷。他有一部相机，经常下马

给戴珠宝、穿裤装的部落妇女拍照。美婼和母亲离家加入美赫巴巴后，这些照片和其他照片（比如美婼和姐姐骑马驹，以及母亲荡秋千的照片）相继遗失。

视察期间，杰罕吉尔偶尔会射杀一只鹿来吃，因为穿越森林带不了太多的肉。他从不以猎杀为消遣，但他确实捕杀过老虎，这些猛兽骚扰当地民众，将他们的羊拖走，村民财产损失惨重。多年来，他为此杀死了 14 头老虎。虎皮会送到剥皮师处，但他们从不吃虎肉。

一种常用的捕虎之法，是把一只小山羊拴在树下做诱饵。尽管在烈日下工作了一整日可能会很累，杰罕吉尔还是会爬上树，耐心等待猛虎小心翼翼潜近。他扣动扳机，一枪命中。“他是一个神枪手。”美婼说。

“老虎如果不死，只是受伤的话，会变成食人虎。”杰罕吉尔对女儿们解释说。

这种事就发生过一次，杰罕吉尔冒着生命危险将受伤的老虎击毙。他和两名印度士兵，打着手电筒，连夜在丛林中追踪老虎的血迹。最后在虎穴中找到它，杰罕吉尔举枪将正舔伤口的老虎射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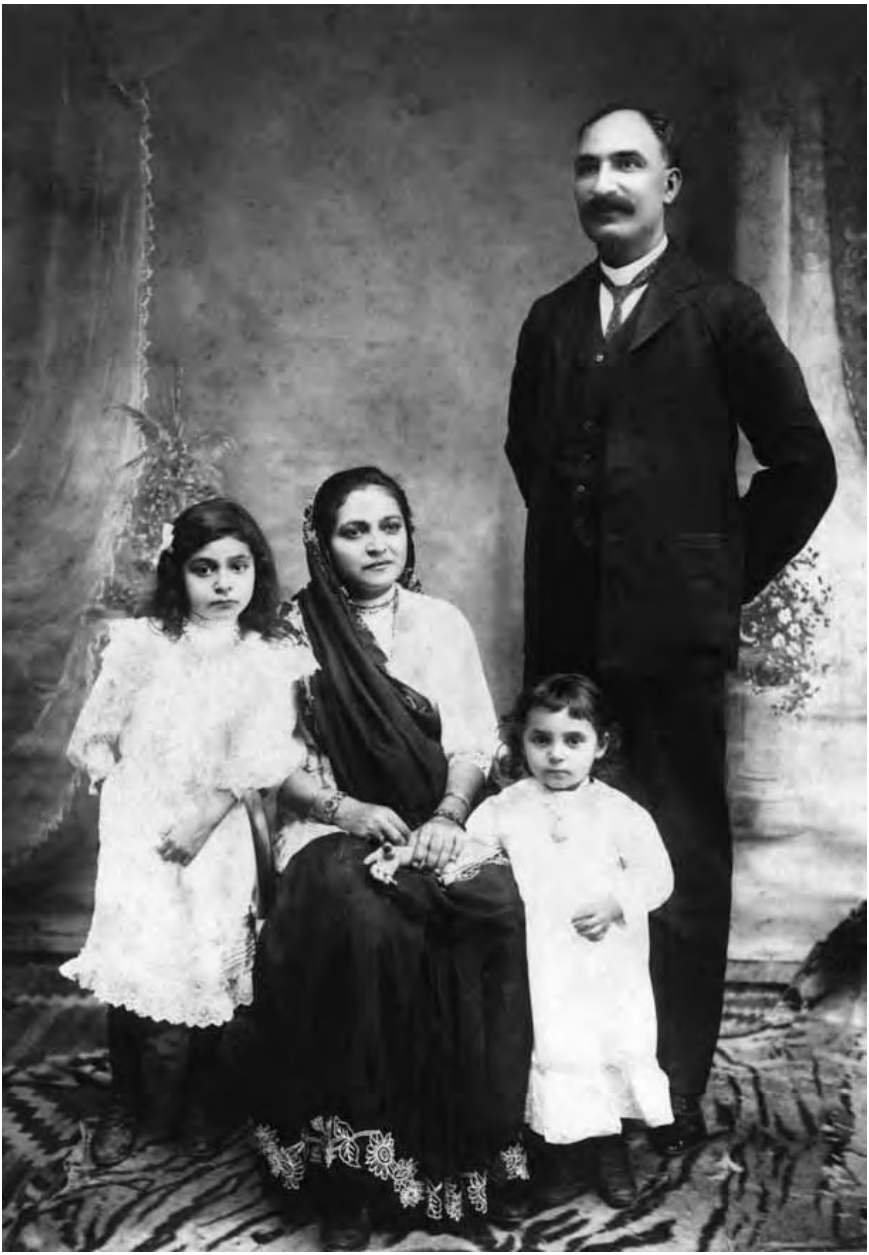
有一次还杀过一只怀孕的母虎，在其身体里发现两只幼崽。杰罕吉尔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大甲醛罐里，放在客厅的壁炉架上。

“我被迷住了，”美婼说，“这些幼崽已发育完全，八天左右就会出生。我们客厅的地板上还有一两张虎皮。父亲还把虎皮送给他的欧洲朋友们。”

杰罕吉尔功勋卓著，朵拉特却深感不安。她对他的捕猎活动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后来会这样谈起自己的丈夫：“他杀了那么多头老虎，所以年纪轻轻就死了。”尽管美婼从不相信。*

* 注：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把虎皮都送了人。她保留了一罐虎油，是制皮师连同虎皮一起送来的，用做风湿按摩很好。她还送了一罐虎油给在普纳的母亲希琳。

美婼和珀茹嘉（馥芮妮），
1910 年 5 月摄于奎达 L·穆里克照相馆——由作者提供



珀茹嘉、朵拉特、美婼、杰罕吉尔，
1910 年 5 月摄于奎达 L·穆里克照相馆——由至爱档案馆提供

美婼儿时，时间地点不详，由美茹提供

2 学生时代

珀茹嘉到校读书的时节，美婼和父母在西北边境粗犷的信德省，游历一整年。在那个年代，出行如此频繁极不寻常；人们一生中离开出生地的机会都不多。这一切都是跟随美赫巴巴生活的前兆，那时他们每隔几个月就要搬家一次，从一地迁到另一地是家常便饭。“那时我们还小，不能完全享受，”美婼说，“但总有一个新地方，一个我们孩子们的新家。这对跟巴巴一起旅行是个很好的训练。”*

美婼六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杰罕吉尔意在让女儿们在家读书。珀茹嘉离家前，他曾建议聘请一名私人教师，但朵拉特认为孩子们应送到正规学校接受教育。

西北边境是一个不发达的贫瘠地区，没有好学校，故决定把珀茹嘉送到普纳。“修女学校是由修女管理的，”朵拉特说服道，“姑娘们会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约束，修女们非常严格。”

天性温和的杰罕吉尔向妻子让步了。否则，他宁愿让孩子们留在家中。

美婼说：“我父亲不想我们远离他去上学，情愿把我们留在身边。下班回来时，他喜欢看到满屋的孩子。我哥哥很小就去世了，父亲对我们疼爱有加。他喜欢让我们开心自在。我们也不情愿，但不得不离家去读书。”

杰罕吉尔嘱咐朵拉特不要打骂孩子，他自己从不这般对孩子。孩子们顽皮捣蛋时，朵拉特在她们的父亲面前会温和地训斥几句；若父亲不在，就严厉多了。

英国统治时期，普纳是一个军事基地，欧洲人聚居。除了众多英国官员的子女，边远地区的驻印外国人，也将儿女送来普纳读书，寄宿亲友家中。有

---

* 注：信德位于包括苏库尔在内的巴基斯坦南部，古代旅行家谓之“悲伤谷”或“艰险地”，不仅因其严峻的地形地貌，还因该地区部落间的频繁敌对和交战。

些孩子是走读生，有些是寄宿生。

1913 年初，杰罕吉尔乘火车将美婼送到普纳，路上花费数天时间。杰罕吉尔与修女学校院长安吉拉交谈，说服她接受美婼和珀茹嘉作寄宿生。

由于修女学校属罗马天主教，收非白人、非天主教徒作寄宿生是不寻常的。一般不允许欧洲人以外的任何人寄宿——即便是帕西人或果阿的基督徒。但姐妹俩需要寄宿，杰罕吉尔和朵拉特常年旅行在外，而朵拉特的姊妹，也就是收留珀茹嘉的姨妈蔻诗德，不愿同时照看两个孩子。

院长同意了，但表示学校要收双倍的学费，杰罕吉尔接受这个条件。因此，美婼和珀茹嘉是该校首批非欧洲寄宿生。她们不是全日，而是周寄宿生，蔻诗德姨妈同意做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到了周末，姐妹俩就去位于缅因街 87 号的姨妈家，享用她做的家常菜，和表兄妹们一同玩耍。（杰罕吉尔担心，倘若不允许孩子们起码周末去跟亲戚住一住，她们会感觉被关在学校里。）

普纳之名源于梵语普尔纳，意为“完整”，彼时美赫巴巴也在这里，拥有“美之帝王”及其至爱为居民的普纳如今完整无憾。

1913 年 1 月 14 日，六岁生日刚过不久的美婼，入读“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预备班。学校非男女同班，而是分班就读。美婼登记名为玛丽伊朗尼，在校七年，同学和老师都以此名称呼她。（珀茹嘉一直用原名，直到遇到美赫巴巴，更名为馥芮妮。）*

美婼不介意别人叫她玛丽，她其实很喜欢这个名字。记得六七岁的时候她问过母亲：“你为什么给我取这么普通的一个名字？美婼听起来很一般，别的女孩都有那么好听的名字。”

“如果要你选择，你会选什么名字？”朵拉特问。

美婼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答道：“让我选的话，我会选娜格丝这个名字。”她觉得好听，又说：“或者多音节的名字，比如卡塔韵或特丽提。”（卡塔韵和特丽提为琐罗亚斯德三女中的两个女儿。多年后美婼才意识到自己的名字完

* 注：此校现名为圣安妮高中，就在巴巴早前曾就读三年的圣文森特高中街对面。

美无缺——跟至爱美赫如此接近。）*

美婼不是个好学的孩子，但逐渐习惯了早起和整天上课的学校日程。每天清晨孩子们进教室上课前，都集中在学校前面的庭院里做游戏。当教堂钟声响起，学生们停止游戏，集体祈祷。每天清晨齐诵四行祝福词，有时也唱歌。美婼说：“在学校里，我们学到所有英国好听的歌曲，比如《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浪》等。”

老师全部都是女性，而且每个科目都有一名教师，一个班大约有 20 个女孩。那时不穿制服，美婼上学总穿长袖短裙。“我喜欢饰边（褶边），过去常穿不同颜色配褶边的裙子。”

学校里强调良好的举止和纪律。当学生在大厅里遇到修女或院长时，他们被教导要说“早上好，修女”，或“早上好，院长”。她们会回答：“早上好，我的孩子。”

美婼并不觉得这种气氛拘束，相反，修女们很有爱心，她发现修女学校是一个愉快、安全的地方。晚上，寄宿生们（包括西方人和印度人）一起玩耍。

校内有一个大型公共教堂，还有一个小礼拜堂。孩子们有时被要求参加那里的礼拜仪式并唱赞美诗。“我们必须诵念‘圣母玛丽亚，神圣母亲，为我们祈祷’，”美婼回忆说，“教堂内用可爱的百合花装饰得很漂亮。我去过一两次，碰触过圣水。”

有时女孩们自己去那里。不允许她们进入里面，但只要门半开，她们就会向里偷看，看修女们祈祷。

在学校，珀茹嘉会照应自己的小妹。美婼有一头卷发，有些孩子取笑她，扯她的发卷。珀茹嘉会介入保护自己的小妹。

不过美婼也能照顾好自己。学校里有名学生是阿迦汗堪（高官）之子。每天，他的欧洲家庭教师都开一辆劳斯莱斯送他到校上学。操场活动时，这个男孩会取笑美婼是伊朗人。在普纳，多数伊朗人都开茶馆，这个男孩会嘲笑说：“嘿，

---

* 注：美婼为波斯名，代表美赫的阴性方面，美赫有多重含义，可意指太阳、爱、友谊、慈悲或契约。这也是天使密迩的名字，还是琐罗亚斯德日历七月第十六日之名。类似于西方父母给孩子起名五月。

茶瓦拉（茶馆服务员），茶瓦拉，给我上茶。”

这个男孩名叫亚伯拉罕，故美婼会用“亚伯拉罕伽姆（鹰嘴豆），两分钱一伽姆（克）”来还击，好像他是一个卑微的卖鹰嘴豆的街头小贩。

珀茹嘉还帮美婼学习。“美婼在学校不聪明。”她说。

“我记性不好，”美婼承认，“如果我要记一首诗，得念好多遍，才能记住。学校对我来说太严肃了。

“我喜欢爬树、骑马，或者带我的宠物狗在田野里奔跑。我喜欢摩擦燧石制造火花之类的事情……我太爱玩了。我一点也不用功。”

学校里所有的修女都是欧洲人——一些是瑞典人，一些是英国人，少数几个是爱尔兰人，这使美婼和姐姐处于不利地位。“在学校里，她们往往倾向于喜欢自己的种族，偏爱其他皮肤白皙的欧亚混血女孩。”

每年，欧洲孩子们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音乐会，有几个歌舞表演。有一年，美婼在年度演出中被选中，她扮演一个阿拉伯舞女。幕布拉开，孩子们唱道：

你瞧那边跑来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快来快来又来一个，两个小女孩。
两个快乐的小女孩，高兴地拍手叫，
看啊看啊又来一个，三个小女孩……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八个女孩陆续登台，全都身穿阿拉伯服装，一起翩翩起舞——七个白皮肤的欧洲女孩和美婼——唯一的印度女孩。

美婼对数字紧张，但据她的一个同学讲，美婼是个很好的演员。从那以后，音乐会或小品演出，美婼总会登台表演。遗憾的是，这些女孩在校从未集体留过影，所以美婼没有这阶段的照片。

美婼入读修女学校后，有机会更多地见到祖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在波斯出生长大，婚后不久移民印度，定居普纳。他们所有的子女都在印度出生。

杰罕吉尔家中有 13 个孩子——11 个兄弟，2 个姊妹。杰罕吉尔有个兄弟叫嘉尔，工程师，在猎鸭时死亡。他在滨江公园穆塔河射中一只鸭，在取猎物

时溺亡。后来，人们推断必是遇到了漩涡。（美婼曾打趣道：“他和鸭子一道下了水。”）

杰罕吉尔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父母和所有的兄弟，依习俗在普纳共同生活——甚至包括杰罕吉尔的已婚兄弟和妻子，嫂子为全家人做饭。杰罕吉尔是唯一分开居住的。

父亲名叫霍姆斯吉·伊朗尼。他高大（像杰罕吉尔一样超过六英尺）、体格健壮，肤色白皙、白须苒苒。霍姆斯吉是个很好的人，性格安静，沉着稳健。他来印度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说古吉拉特语，勤奋而聪明。他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

霍姆斯吉做鱼和鸡蛋生意，在普纳最早从孟买引进冷冻鱼。相比当地的河鱼，人们更喜欢孟买的咸水鱼，霍姆斯吉生意甚是兴隆。这些鱼是装在冰块里运来的，霍姆斯吉后来扩张成立了冰工厂，在马德拉斯开办一家，在邵拉普尔附近另开一家。

因蔻诗德姨妈的监护关照，孩子们到朵拉特的家人这边走动得多，杰罕吉尔会给女儿们写信，说怎么也要和他的家人过一过周末。（孩子们放假时，也被送去祖父母家两次。）

珀茹嘉不介意，但美婼不喜欢那里。“我祖父母的家，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去那里。我记得成堆成堆的鸡蛋……每天早上我们都吃炸鱼和煎蛋。天天吃，我都吃腻了。我饭量不大。

“此外，有那么多亲戚，那么多人生活在一所房子里。我有一个叔叔那时已经结婚，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尽管如此，美婼喜欢和堂兄妹们一起玩。他们玩马拉车游戏时，美婼总是想当马，拉着其他孩子。“我从没想过我也坐一下车。我总是喜欢做一些艰苦的事情。”从童年起，美婼就不怕辛苦，运用体能和耐力（而不是头脑），全身心投入一些事情上，比如小时候骑马。

他们还玩“抓间谍”和“捉迷藏”游戏。霍姆斯吉爷爷有一件大衣，挂在墙上的一根木钉上，几乎垂到地面。“我会藏到爷爷的大衣里，”美婼说，

---

* 注：美婼祖母的名字未有记载。

“但是我的脚露出了一点，所以他们很快抓住了我。”

除了游戏，“我不喜欢在我祖父母家，也不想去那里。我们第三次被送去时，我打定主意，对他们说：‘我不想住在这里。’

“长辈们问我：‘那你想去哪里？’

“我回答：‘去我外祖母家！’”美婼最爱外婆希琳，她总是那么可亲可爱，她也爱美婼。

有人叫来一辆马车，美婼被放进车里，送去外祖父母家的客栈——皇家旅馆。

美婼的外公索拉伯·萨拉玛特·伊朗尼在伊朗做过厨师，和妻子希琳迁到普纳后，他们在普纳火车站附近，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开了一家客栈，取名皇家旅馆（后更名为爱德华旅馆）。他们有七个子女——四子三女：老大是阿德希尔，跟着依次是蔻诗德、丁肖、芙芮妮、朵拉特（小女儿）、默文（M·S·伊朗尼上校）和鲁斯特姆（或鲁西）。

外祖父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们会用伊朗人的母语达里语交谈。尽管他们从住在旅馆里的帕西人那里学会了古吉拉特语，索拉伯外公说话总是带着一点伊朗口音。外婆希琳是家里的顶梁柱：聪明漂亮、皮肤白皙、满头银发。她的脸让美婼想起巴巴简，巴巴简的脸要略小一些。

女孩们周末大多在缅因街的蔻诗德姨妈家度过，她们在这里洗澡、洗头，周一早上（不情愿地）回学校。虽然她们得在校住宿一周，蔻诗德姨妈仍用餐盒给她们送去食物。

蔻诗德姨妈家独门独院，但不适合孩子们玩耍，院子里堆满杂物。所以姐妹俩常去姨妈的女儿谷拉家，有时在那里过夜。蔻诗德姨妈婚后七年不育，后来才有了谷拉。谷拉成年后，和一个帕西人、军队的一名兽医成婚，这是一段“爱情婚姻”，这在过去甚至现在都不多见。（包办婚姻在印度所有的社区至今仍然普遍。）谷拉住在城边一座安静的小屋，靠近马场，离蔻诗德姨妈家不远。那里有大片的空地，孩子们有了尽情跑跳的去处。周围院落里的欧洲孩子们，也过来和她们一起玩耍；有时谷拉带女孩们去观看赛马。

她们还随亲戚们出去游玩，也经常参加家庭聚会和假日活动。“因此我

们在普纳，没因远离父母而太过孤独不开心。”美婼说。

杰罕吉尔从西北边境的信德省，调任孟买北部的特纳地区，女孩们去见父母也更近更便利了。她们在放长假时前去，比如 11 月为期两周的排灯节，圣诞节三周假期，四五月的六周暑假。

因为杰罕吉尔热爱社交（而他任职偏远地区，极大妨碍了交际活动），他们偶尔也去其他地方走走，比如杰罕吉尔的大堂兄家，他住在达哈努，一座果园环绕的宽大房舍里，由特纳海岸线向北仅几小时路程。她们还曾经和父母，在孟买南部的一所住宅里住过。

一段时间后，杰罕吉尔调往古吉拉特邦的韦拉沃尔，住海边一套政府配置的两层连栋公寓，带一个大院落。附近一带无其他房舍，这套连栋公寓的另一半，由一位税务官（地区专员）和家人，包括几个孩子住用。这名身居高位的官员是犹太人，和杰罕吉尔一样，属于少数族裔，已皈依基督教。两家人相处和睦，晚间经常一起在户外休闲、互访。男人们喝餐后酒，女士们闲谈，孩子们在附近玩耍。很多时候，他们围坐一圈做游戏。

海滩下面，用浮标、渔网和木杆在海里标出了游泳区，但杰罕吉尔忙于工作，无暇在孩子们假期回来时教她们游泳。有时税务官之子大卫，大学放假回家，会把美婼和珀茹嘉扛在肩上，趟水往深处走走。但多数时候，女孩们只在浅水区踩水，或者在沙滩上玩耍，由一位女仆照看。*

韦拉沃尔有一处岩石特别多，女孩们在那里发现了螃蟹。她们带回家给朵拉特看，她惊叫道：“你们带回来了什么？别动它们，让它们走。”

厨师看到螃蟹，却很高兴。“再给我带一些来，我要做咖喱蟹肉。”他说。

他教她们如何用绳索套石缝里的螃蟹，第二天她们又去捉螃蟹。这次她们带回满满一桶，厨师做了一道美味的咖喱菜。

偶尔，女孩们在海滩上玩耍时，朵拉特和杰罕吉尔会下海游泳。朵拉特矜持紧张，不愿学游泳，杰罕吉尔则独断专行。

“不行，你必须下水，”他坚持道，“你必须学游泳，大家都会游。你为什么不进海水里试试？海水多令人舒爽。”他会把妻子拉下水。

---

* 注：杰罕吉尔带她们去过喀奇的小兰恩。

他还试着让朵拉特骑马，一个不停抗拒，一个坚持要教，朵拉特到底还是骑了。看着父母的这些滑稽动作，孩子们被逗得咯咯直笑。美婼自幼没学过游泳，不过她确实学会了骑马。

美婼差不多五岁的时候，在苏库尔，父亲曾给她和姐姐带回两头驴，让姐妹俩在院子里骑，练习平衡。大约一年以后，她们放假回家，杰罕吉尔买了两匹小马。他把马套好，让马夫教女孩们骑马。珀茹嘉已足够大，可以单独与父亲以及另一名骑手骑马，而美婼只有六岁，只能骑着她的小马在院子里转悠，不过她学得很快。后来每当女孩们回家，杰罕吉尔就会给马套上马鞍。在那些向来闭塞的边地，没有电影或其他形式的娱乐，这成为他们的一项消遣活动。*

美婼七岁时，在韦拉沃尔，一匹马把珀茹嘉带跑。骑马回家的路上，他们到达一个小山顶，珀茹嘉的马开始从山上飞驰而下。在马鞍上把持不住的珀茹嘉，栽到马前部。她紧紧搂住马脖子，吊在马前腿之间，直到马停下来。

另一次，美婼也被自己的马带跑。事情发生在她们在森林小路上骑行时，路的另一边是父母的帐篷，他们正在那里宿营。其实都是很安静的马匹，但美婼的马想起森林另一端自己的临时马厩，突然飞奔起来。一根低垂的枯树枝迎面而来，美婼还小，没力气令马回转。陪她们骑行的马夫，正专心和另一个仆人说话。美婼头一缩，树枝将她的太阳帽刮掉。帽带断掉，太阳帽挂在了树上。

幸运的是树枝只打掉帽子，若再低一点，会正中美婼的前额。美婼“像猴子一样”紧贴马背，抓牢不放，最后光着脑袋骑马回家。

马夫正为这事急得发狂，但女孩们原谅了他。“我们没让父母责怪他。”美婼说。

继韦拉沃尔之后，杰罕吉尔调任朱纳加德附近的地区总部，在这里，全家住一所大官邸，带一个大院和一个花园。与普纳和苏库尔不同，朱纳加德英国人或欧洲人不多，是个更为传统的印度城镇。它位于古吉拉特邦，戈纳山和达塔尔山群山脚下。朱纳加德，正如早期的旅行指南所描述的，是“沙漠里阴凉的丰沛绿洲”。这个城市有几个公园和一个动物园，其特色是著名的吉尔

* 注：有一次，杰罕吉尔带美婼和珀茹嘉去王公的马厩，王公拥有设得兰矮种马，女孩们被允许骑这些漂亮的马匹。

纳尔狮子。

朱纳加德将成为杰罕吉尔的最后履职地。美婼七八岁时来这里度四五月的暑假，她记得父亲下班回家时的情形：“他常常亲吻拥抱我，然后让我骑到肩上，驮我上楼。他肩上扛着我，一只手牵着姐姐，上楼都不扶栏杆。”

珀茹嘉一直在修女学校学习钢琴，在朱纳加德，家里没有钢琴，没地方可练琴。于是杰罕吉尔与一位友善的英国女士结识为友，她有一架竖式小钢琴。他问他的女儿们能不能来弹琴，她大方地同意了。

他带女孩们去她家，珀茹嘉弹奏了杰罕吉尔所有爱听的迷人曲子，例如《家，甜蜜的家》，这是他最喜爱的。他喜欢这支曲子，让她弹了一遍又一遍。“他喜欢听她演奏。”美婼回忆。

在朱纳加德，朵拉特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茶会。发请帖给一位印度地方法官家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女孩们穿着漂亮的衣裙，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杯和小碟。孩子们喝茶，玩耍。

孩子们该回家了，朵拉特拿出一些巧克力，让姐妹俩作为小礼物分发。美婼坚持自己给小客人们发，但那时她英语不太好。“我拿着巧克力跑过去，”她说，“边发边说‘给’！”

珀茹嘉过后笑着说：“难道你不知道应该说‘请拿着，欢迎下次再来’吗？”

美婼回嘴道：“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杰罕吉尔喜欢远足，在朱纳加德时，他带家人去了附近的戈纳山。此山有3666英尺高，为印度名山之一，山上建有古老的耆那教寺庙和希瓦神庙。（巴巴也曾上过此山一次，说每一位阿瓦塔都到过此地。）

为了早早出发，他们天一亮就得醒，而美婼向来起得晚。杰罕吉尔想出个新颖办法，来唤醒他沉睡的公主们：他在她们的卧室中央放了一部留声机，装上一张印度进行曲唱片，将音量调到最大。

孩子们立刻醒了，想起来：“哦，今天还要去戈纳山。”

她们跳下床，迅速穿好衣服。野餐篮子收拾妥当后，他们乘坐一辆四轮维多利亚马车出发了。

戈纳山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瑜伽士和苦行僧静心的洞穴。山顶是一片

风光优美的台地，英国人在此处建了一座旅舍。有竹椅供上山使用，年纪大的人可以坐着被抬上陡坡。朵拉特坐竹椅，其他人前面步行。

中途，他们在一家旅行者客栈歇脚，那里有一座很大的印度教寺庙。寺外有个大筐，筐里装满装饰华丽的紫色和红色天鹅绒凉鞋。必须穿这些凉鞋入内，禁止穿皮鞋。美婼选了一双鲜红的穿上，但太大了。朵拉特叫美婼不要穿，给她找到一双尺码合脚的。

杰罕吉尔是个异常活跃的人，不顾炎炎烈日下登山劳顿，说他还想继续上行，到山顶的另一座寺庙，不想休息。朵拉特劝道：“干吗要累着自己？那里有什么可看的？”

杰罕吉尔耸耸肩：“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妨把所有的东西都看看。”

他决心已定，跟随一些印度教教士，攀登几百级台阶登上山顶，到此平地已变得狭窄。虽然一路崎岖难行，但他们都成功登顶。在山顶的湿婆神庙，杰罕吉尔做了献祭。

“我父亲对灵性一无所知，”美婼说，“但他有那种天性——为灵性事物和场所所吸引。他不辞辛苦上山到寺庙，其他琐罗亚斯德教徒没人会像他那样努力。”

美婼只去过几次朱纳加德，在圣诞节和放暑假期间。杰罕吉尔会托一个帕西朋友，或者他的一个职员，把姐妹俩从普纳接来。而当她们返校的时候，他会放几天假，亲自护送女儿们。

他会为父女三人订一个私人包厢。“那个时候，英国人维护得极好。”美婼回忆道，“火车既干净又漂亮。我还记得那个装食物的篮子——作为孩子，我们老觉得饿。我们带了烤鸡，我一路吞着口水。”

“我喜欢坐火车旅行，”她补充道，“你可以看窗外的景色，看火车进站。那时时光悠闲，不像现在这么匆忙。我会把头伸出窗外，在雨季，我喜欢清凉的雨滴洒在脸上。”

作者问她：“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不要把头伸到车窗外吗？”

美婼夸张地回答：“我母亲从不对我说不要做什么！”

杰罕吉尔买了一些儿童读物，供姊妹俩长途旅行中解闷。美婼最喜欢的

一本书，是西方儿童身穿舞服表演小步舞的影册。美婼不怎么想阅读，但她喜欢看图书上迷人的图片。

火车在孟买停靠，杰罕吉尔领她们去玩具店。“我们拿不定主意选什么样的玩具。不管我们要什么，父亲都会买给我们，让我们在上学前保持开心愉快。他给我们买糖果、巧克力，还给馥芮妮（珀茹嘉）买了一本格林童话。我们在孟买一家旅店住了一两天，几乎忘了还要回学校上学的事。

“父亲总是希望看到我们快活，让我们欢笑，确保我们安适。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沿途之上，几乎每个火车站都有他的朋友。”

每到一站，杰罕吉尔都会下车。火车只停五分钟，但不妨碍杰罕吉尔去和熟人握手交谈。女孩们扒着窗户向外张望，着急地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火车汽笛鸣响，姐妹俩喊道：“爸爸！爸爸！”

杰罕吉尔回头看看。“好，好的，这就来。”说着，一边跟朋友作别。火车开始加速，他也越走越快，最后跑步跳进他们的车厢。

“每个车站都如此。”美婼说，“到了普纳，父亲就去找院长谈话。父亲言谈彬彬有礼，院长喜欢他的性格。讲一口流利英语、身穿得体英式服装的父亲，深得修女们的尊敬。

“父亲临走前，安吉拉院长会说：‘来吧，我的孩子们。’女孩们会围聚在我们身边，分享我们的糖果。”

十年前在马哈巴里什沃，美婼尚未出生时，杰罕吉尔受了一次结果证明是致命的创伤。当时他骑马走在茂密森林里，这是一条少有人行的路，那时汽车还不常见。杰罕吉尔凝神于一片灌木丛，脑子里专心想事情，这时一辆汽车拐过弯道，迎面驶来。他的坐骑不习惯汽车，受惊猛然抬蹄直立，杰罕吉尔没防备跌落马背，头撞在一块岩石上。右耳后部受了伤，仗着年轻，身强体壮，他没有理会。这件事被遗忘脑后。

日久年深，耳后骨腐坏，造成感染。1915 年，伤势复发。赶上杰罕吉尔去纳西科出差，既然要去那个地区，他告诉朵拉特，他准备去孟买找专家看耳

朵。杰罕吉尔离开朱纳加德，这一去再没回返，与朵拉特从此永别。

完成在纳西科的公务后，杰罕吉尔请了七天假。他前往孟买，在维多利亚路的马西纳医院，找一位帕西耳科专家检查耳伤。

医生说他得做一个乳突手术，只是个小手术，很小的外科手术。有块碎骨必须取出来，仅此而已。

手术前，杰罕吉尔去普纳看望家人。“命运把他带到那里，”美婼悲伤地说，“他的时间到了。”

杰罕吉尔爱自己的父母，父亲一年前已过世，他想念母亲，母亲也盼见到儿子。

“干吗要去孟买？”母亲问，“我们在普纳的家庭医生就很厉害，让他给你瞧耳朵。”

杰罕吉尔去看这位普纳医生，医生说就算他不是耳外科专家，做这个手术对他不成问题。他说杰罕吉尔没必要大老远再去孟买，在普纳这里，他的家人还可在康复期间提供照料。杰罕吉尔以为自己的病情轻微，孟买医生也说只是个小手术，杰罕吉尔同意了。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美婼当时八岁，她说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杰罕吉尔做了手术，办公室也是他的家。他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房间到处是灰尘。而且手术过程中出了差错，医生做的切口不正确，杰罕吉尔死在手术台上。

当时 11 岁的珀茹嘉对事情的记忆略有不同。她比美婼长几岁，对周遭发生的事可能更为敏感，认为美婼或许因为太小，而无法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她说当杰罕吉尔到普纳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姐妹俩随父亲住祖母家。杰罕吉尔的耳朵整夜疼痛，珀茹嘉很难过，一直啼哭。祖母夜里要照料杰罕吉尔，故孩子们被送到杰罕吉尔的姊妹玛妮姑妈家。

第二天早上，杰罕吉尔动手术，姐妹俩被告知一切都会好起来。

手术似乎是成功的，但次日杰罕吉尔病情恶化。普纳医生用氯仿为他止痛，但没有用。杰罕吉尔于手术后第三或第四日去世，享年 45 岁。

“我们束手无策，”珀茹嘉回忆道，“完全孤立无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母亲不在，我感到非常害怕。”

与此同时，在朱纳加德的朵拉特接到电报，说手术很成功，但要她立即来普纳。她用了三天时间才到普纳，到后得知丈夫已逝。

孩子们没有参加葬礼，巧的是美赫巴巴本人的父亲希瑞亚吉，在遗体被送往静塔——琐罗亚斯德教徒遗体安置地——之前，曾协助为遗体洗浴，做准备。

后来，希瑞亚吉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参加过许多葬礼，从未见过杰罕吉尔那样的体魄。肩膀宽阔，身上没有一丝赘肉。”

杰罕吉尔的死对朵拉特是可怕的打击。她曾失去幼子，而今相濡以沫 13 年的丈夫又离她而去。一连多天，她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没生过病，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一直以来身体健康，连感冒都少有。如今溘然长逝，留下 32 岁的朵拉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

“父亲的去世令我母亲震惊和心碎，”美婼说，“但需要这样，她才能自由地来巴巴这里。她不得不受苦。一个人的时间到了，不管多么健康强壮，都得离开肉身。时间一到，不管存在何种理由（处于何种境况），都必须放下这具身体。正是命中的这个打击，使我母亲更加面向神。”*

杰罕吉尔死后，蔻诗德姨妈做兽医的帕西女婿，受托去朱纳加德，收拾整理杰罕吉尔的文件和家庭财物。朵拉特和女儿们再没回去过。

BOMBAY GOVT. GAZET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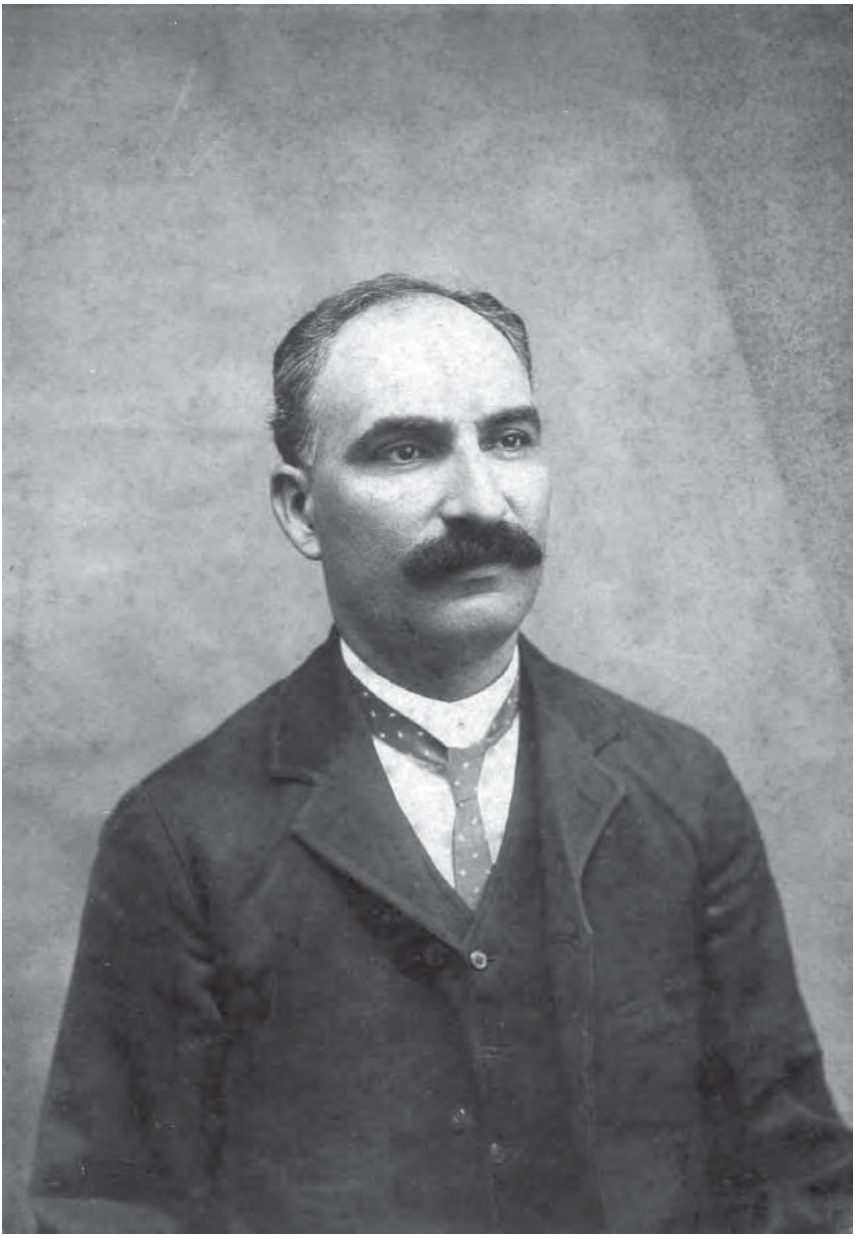
Civil Appointments.

Mr. Jehangir Hormasji Irani to be Extra Deputy Conservator of Forests; Mr. Gopal Subrav Dangi

1913 年 9 月 5 日《印度时报》：杰罕吉尔的任职公告。

* 注：美婼命中注定在纯女性的家庭中成长。

朵拉特与美婼
由杰罕吉尔拍摄
（在苏库尔或全家在印度西北部旅行期间）



美婼的父亲，杰罕吉尔 · 伊朗尼
1910 年 5 月在奎达——L·穆里克照相馆拍摄

朵拉特和杰罕吉尔 · 伊朗尼
奎达——L·穆里克照相馆拍摄

美婼的外祖父母，希琳和索拉伯 · 伊朗尼（坐着）；

可能是蔻诗德姨妈（坐着）和女儿谷拉（站着），鲁西和伊朗尼上校

3 皇家旅馆

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移居普纳与父母同住，美婼和珀茹嘉得以回到母亲身边生活。在修女学校周寄宿两年多之后，姐妹俩成为走读生，住在皇家旅馆。

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包括朵拉特的大哥阿德希尔、妻子（也叫朵拉特）、他们的女儿（也叫珀茹嘉），还有丁肖舅舅、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贝拉姆。有了朵拉特和两个女儿，三个家庭，加上祖父母，共同生活在这所有六间卧室的房子里。美婼和珀茹嘉喜爱这里，享受与舅舅、舅母和外祖父母合居的大家庭氛围——尤其可以和两个小表弟妹在院长里的果树上玩耍。珀茹嘉表妹比美婼小六个月，她们上同一所学校，一起玩，一起学习，她成了美婼最要好的朋友。

阿德希尔舅舅养活一大家人，他有个汽水厂，坐落于萨查比尔街一座古旧大院。出售苏打水、柠檬水、覆盆子水、姜汁水、提神饮料和冰淇淋。苏打水在这座房子的中央大厅生产，这里一派忙碌景象，几十名工人忙着灌装成千上万只玻璃瓶。

“我们不能进那个大厅，因为如果瓶子爆裂，玻璃会到处飞溅。”美婼说，“我们只能偷看一眼就跑开。”

阿德希尔的公司还为英国人的马匹提供燕麦，工厂的一处建有磨坊，燕麦和其他谷物都在此处碾磨。为来磨面粉的当地孩子们准备了糖果。美婼和表弟妹们常坐在钱箱旁，把糖果递给这些贫穷的孩子们。

皇家旅馆离修女学校太远，午饭不能回来吃，孩子们便在较近的汽水厂用午餐。每天，仆人都送过来家里做的热腾腾的午饭。

从平房门廊拾阶而上，进到阿德希尔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个房间，美婼和表妹珀茹嘉，还有姐姐珀茹嘉在这里用午餐。她们吃饭的时候，舅舅会在办公室和人谈话。“他也会让这些人一道用饭，饭从我外婆家送来，但舅舅也会从一家莫卧儿餐馆买舌头、肉排等肉食。他们围坐一块吃东西喝啤酒。”

女孩们分开用餐，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她们可以开一瓶覆盆子汽水，尝一尝，不喜欢，就把半瓶撂下，另换一种不同口味的。桌上放着最新一期的《印度周刊》，上面全是英国皇室新闻。女孩们很放松，一边喝苏打水一边聊天，翻阅杂志，浏览图片。

美婼和珀茹嘉一般不乘马车上下学，总是步行，头上严严实实戴着太阳帽。“一旦遇到蓝月亮——意思是天下雨——我们就坐舅舅的马车。我不介意走路，这是很好的锻炼。”

女孩们下午回家，朵拉特有个规矩：去厨房拿东西吃之前，她们必须洗手洗脸。在浴室的碟子里，她放了一片面包，上面洒一点牛奶，她们用这来洗脸。

朵拉特解释说：“这样可以去除油脂，又不像用肥皂那样使脸发干。”

有时候美婼放学回家，饥肠辘辘，甚至想吃那片面包，“我确实吃过几小块！”

住到皇家旅馆后，美婼和姐姐很少去看望祖父母及其他父系亲属。朵拉特想和娘家人在一起，这也是美婼心之所向。*

皇家旅馆是幢大房子，温馨舒适，靠近火车站，在那个年代那里还不太拥挤。附近是一条河以及开阔的田野，美婼常去那里捉蝴蝶。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石榴、番石榴、凤梨释迦、橙子、橘子，还有一棵大桑树，树干粗壮，果实累累。孩子们喜欢爬上树摘果子，然后瓜分战利品，为分不均等而争执不下。†

下午四点左右，希琳外婆会端出几碟美味的小吃，在她心目中，美婼有着特殊的地位。“我每天都说，我要那块最大的西瓜。外婆爱我，会容忍，把它给我。不过有一天，她忍不住说：‘这怎么行？谁都没要过最大份儿的，你怎么总想要？别那么贪婪。’”

有时孩子们坐在院子里，看外婆给她的小狗们洗澡。外婆素爱养宠物，除了几只小狗，她还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大鹦鹉，它长着灰蓝色的羽毛和红色的

* 注：皇家旅馆离美婼祖父母家尚远。祖父霍姆斯吉曾为家人建造一座大宅。缅因街上的老宅拆除，新宅就建在原址上，但老人在房屋完工前就去世了。

† 注：美婼记得这棵桑树，后来尝试在美拉扎德种桑树，但始终发枝不好，便把它移走了。

喙。鹦鹉是儿子伊朗尼上校送给她的，关在一个铜笼子里。鹦鹉会模仿外公的咳嗽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早上，每当外婆呼唤美婼的表妹“珀茹嘉，该起床了”，鹦鹉会抢先说出这句话，这让美婼抓狂。

日落时分，外婆用一块白布遮住鸟笼，以免鹦鹉看见什么，受惊害怕。“鹦鹉胆小。”美婼说，“若被吓着，就活不了。”有一天，外婆忘记拉下布罩，鹦鹉看见一只猫经过，吓得浑身发抖，开始发烧。“外婆非常爱这只鹦鹉，把它抱出来放到腿上，用毛毯裹好，带它去看兽医。兽医也治不了，鹦鹉死了。”

外婆还养了许多不同品种的鸡——罗德岛红鸡等异国品种的鸡，以及普通的印度鸡。它们每天都下新鲜鸡蛋，每隔10到15天，就会宰杀一只鸡做晚餐。

一天早上，美婼看到家里的仆人卡西姆，拎着一只鸡的腿，走向花园一角。她紧跟着他，不停询问，比如：“你要把这只鸡带到哪里？你打算对它做什么？”

他叫她去玩，她又悄悄跟过来，看见他在磨刀准备杀鸡。

“不！不要！”她尖叫起来，“你不能杀它！”

卡西姆叫大人们把孩子带走，美婼跺着脚：“我不会让你杀了它。”

大人们说：“来吧，你得上学去。”把她领走了。

当天晚上，一家人吃了卡西姆抓的那只鸡，美婼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多年后想起这件事，美婼仍会发笑。

皇家旅馆前廊归客人们使用，家人在厨房边的后廊用饭。晚餐七点钟开始，家里的孩子们围桌而坐，外公索拉伯坐桌首。孩子们吃完，大人再吃。

希琳外婆喜欢下厨——让孙子孙女吃好吃饱。孩子们边吃，边听外婆讲述波斯故事——她出生成长的地方，讲述人们在田间劳动，男人在一边，女人们在另一边，人们边劳作边对歌欢唱的场景。她还给孩子们讲琐罗亚斯德。*

朵拉特一个名叫美赫的远亲，晚上时常来串门，从他的茶馆带一盒冰淇淋。他舀冰淇淋的时候，孩子们便围拢在他身边。外祖父母会在廊上的沙发椅上悠闲而坐。希琳外婆脚搭在一把椅子上，轻声祷告。希琳很虔诚，她在后院

* 注：杰罕吉尔在世时，朵拉特常下厨为家人做饭。他们雇了厨师，但朵拉特监督每餐，有些菜她亲手做。不过住父母家中，朵拉特便不再动手做饭。“母亲会做饭是好事。”美婼说，“后来在美拉巴德，她监管修爱院和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伙食，这派上了用场。”

的桑树旁，为自己单独建了一间祈祷室，远离主屋。在这里，她每天定时有规律地祈祷。

比如每晚日落时分，她到家里的每个房间转一遭，柔声祷告，轻舞托盘，上面放着燃香、乳香和檀香。琐罗亚斯德教徒相信芳香之气纯化净化空气（并排除周围潜藏的邪灵）。她从花园摘两朵玫瑰，接着去自己的祈祷室持诵祷文，室内空荡，只有一张琐罗亚斯德画像。

每隔 15 天，希琳还会叫美婼参加穆希吉尔·阿山（除障）仪式。如果这一天是工作日，美婼要上学，不能参加，外婆便等到周六再进行。

清晨美婼洗浴洗头，然后坐在祈祷室的地毯上，外婆也坐于此。美婼清理鹰嘴豆，外婆则复述穆希吉尔的故事，后者是一位至师，曾救过一个年轻女子。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若执行该仪式，一个人也会得到神圣救助。这个故事美婼已铭记于心。

外婆用古吉拉特语悠悠讲述，每述几句，美婼就得说“巴勒，巴勒”回应，意思是“是的，是的”，一边剥鹰嘴豆。

外婆把鲜花和各色美味果品——杏仁、腰果、水果干和糖果，摆放在圣坛的照片前。那里还有一面镜子，意为人也应该崇拜自己的形象。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仪式履行完毕，美婼可以自由地和表弟妹玩耍了。

在世俗上，希琳外婆喜爱鼻烟，当她做完手里的活儿后放松时，偶尔会吸一吸。她会拿出自己的鼻烟盒，拍一拍，然后吸一下。孩子们喜欢在一旁观看，但他们不仅仅是看而已。

希琳自己有一间单独的小卧室，总有至少一位孙辈和她同寝。希琳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美婼和表弟妹们喜欢在她那张一向散发着鼻烟味的大床上嬉戏。一天，他们在祖母的枕头下发现了她的鼻烟盒。每人都取了一点，轻轻嗅一下，相互怂恿再吸点，直到开始打喷嚏。

吸鼻烟被认为是种不雅的习惯，朵拉特的姐姐芙芮妮·玛西（芙芮妮姨妈）也吸，但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将自己的鼻烟藏在一个精致的银瓶里，谁都没有怀疑。

有一次，美婼无意中甚至尝了舅舅的嚼烟。看到桌上放着一块看似很好

吃的巧克力，她和表弟妹们轮流咬了一口。它有一股苦味，孩子们都吐了出来，不好意思地偷偷直乐。

美婼喜欢探索皇家旅馆。楼上有一间神秘的阁楼，摆满铜器和铜制炊具。后院有个关奶牛和水牛的牛棚，牛棚后是两个马厩。

“我喜爱动物。”美婼说，“在外婆家，我们没有马骑，但在后墙的平台边，养着几头奶牛和一头水牛。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踩着平台爬到水牛背上，骑水牛玩耍。我们没有马，起码有水牛骑！它一点都不反抗，只管静静地继续咀嚼自己的饲料。我会在它背上坐很久，最后跳下来到花园去找表弟妹玩。”

然而有一天，美婼进屋时不住挠头。外婆叫她过来，说：“让我瞧瞧你的头发。”

她发现几只在水牛身上才长的大扁虱子。“你到哪里去了，头上惹了这些东西？”

美婼承认她到过水牛跟前，但没告诉外婆她其实骑了水牛。外婆责怪道：“别再往那头水牛跟前凑了！”

外婆每天用一把细齿梳给美婼梳头，刮去残留的虱子和虱卵。幸而时间不长，虱子在美婼头上还没来得及繁殖。

因为热爱户外活动，绿色成了美婼最喜欢的颜色。儿时的美婼，常到花园里看丁肖舅舅干活。他栽花植木，还种玫瑰。玫瑰种植在陶罐里，他每天清晨都除草和修剪。之后，对少年园丁做最后一番交代，他便跨上自行车，蹬车去阿德希尔的汽水厂。

外公索拉伯每天清晨 4 点起床，美婼和珀茹嘉起床时，他已为她们准备好热茶。他的全部家当（和重要文件）都存放在床脚的一个大木箱里。每逢周末，听到外公上台阶时身上的钥匙叮当作响，孩子们就跑过去跟在后面，知道他要开大木箱，里面存着给他们的糖果。

他们会拽着他，央求道：“给我们一块糖，外公，我们要吃糖。”

“好，”他慈祥地说，“但先把我放开。”

孩子们也喜欢在他的床上嬉闹，从他窗外的树上摘石榴。外公不让他们爬院里较高的树。只有他午睡时，孩子们才能放开玩。他们悄悄进屋，看外公

睡没睡着。若睡着了，他们还会观看一会儿，外公的白胡子一上一下颤动，嘴唇一鼓一吸地打鼾。孩子们咯咯唧唧地笑，然后跑到外面，尽情爬树玩耍。

有一次，谣传有一伙盗贼在这一带横行作案。强盗们会把一辆牛车停在路上，假扮进城的村民。皇家旅馆坐落在马路边，正是恶徒的首选目标。一天晚上，珀茹嘉听到前面有咔嗒咔嗒声。她爬下和美婼共睡的大双人床，跑到母亲的房间。美婼醒了，也急忙跑到朵拉特的房间，朵拉特也听到了动静。三人都胆战心惊，去外公那里叫醒他。接着，她们跟着（白须苒苒，高举煤油灯的）外公，身穿长睡袍，结队朝前门走去。但是当他们打开前门时，那里空无一人。多年后，美婼觉得整个情景十分滑稽，把它讲给巴巴听。

美婼喜欢晚睡，但因一个算命师的预言，朵拉特对此从没责备过女儿。普纳有个伊朗尼青年会看手相，他来皇家旅馆，在外婆的祈祷室里，先给珀茹嘉看了手相，接着看了美婼的。

算命师说的话，美婼记不全了，但有一件事她忘不了。他向朵拉特预言，她会因小女儿获益匪浅。

“从那时起，母亲对我格外好。”美婼说，“也许因为儿子已死，她想在我成家后同我一起生活。”此后，但凡有争议，朵拉特一般都会站在美婼一边。就美婼和美赫巴巴的亲密联系而言，伊朗尼青年的预言自然没错。

“你自幼有灵性倾向吗？”作者问美婼。“我非常重物质。”美婼回答，“我喜欢最好的衣裳，最好吃的食物，因而把这一切交给巴巴不容易。如果从一开始（品味上）就简单，什么都不在乎，那么到巴巴这里来，就算不上牺牲，就不难。我喜爱美食，饭里必须有肉，我们晚餐几乎顿顿吃鸡和鸭。”

“你小时候想过琐罗亚斯德吗？”

“我连祷文都不念，更别说想琐罗亚斯德。我姐姐试着哄我，祷文都是古吉拉特语，她会说：‘这个不错，又短，你念念。’”

“你年少时去过火庙吗？母亲带你去吗？”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森林里旅行，周围没有火庙。到了普纳（我10 岁或 11 岁），若有人叫我们去火庙参加婚礼或圣线仪式，我们会去。我们并不经常去。”美婼还在亡灵节去过一两次火庙，里面摆着几排插瓶的大丽花，

花从丁肖舅舅的花园采摘。

几年前，杰罕吉尔还在世时，在火庙为珀茹嘉举行过圣线仪式或皈依礼。*

礼仪盛大隆重，杰罕吉尔邀请众多友人和同事参加宴庆。“差不多就像一场婚礼。”美婼回忆。美婼九岁时，她的皈依礼正好相反。

琐罗亚斯德教中，当亲人去世，有供养穷人、以逝者名义举行慈善活动的习俗，以此助益亡灵。自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一直有愿以他的名义做点什么。她听说，若在逝者的忌日举行皈依礼，对死者的灵魂吉祥而有益。因此在美婼父亲去世一周年当日，为美婼举行了皈依礼。

仪式在普纳火庙进行，但并未精心筹划，只邀请了几位客人。牧师把一件新长袍穿在美婼身上，在她的腰间系上圣线，一边持诵祷文。该仪式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传统上每天早晨必做的，美婼也一直履行圣线仪式，直到 16 岁来巴巴这里。†

此外，这之后每一年杰罕吉尔的忌日，朵拉特都会在火庙为整个琐罗亚斯德教社区以及普纳数百穷人举办宴席。

朵拉特还以杰罕吉尔的名义，为有志学习和受训从事神职的、琐罗亚斯德牧师的子嗣提供赞助。结果，美婼十岁左右时，有天晚上同母亲和姐姐去火庙，牧师本人亲自陪同。“一个身穿白衣的男孩前来，开始祈祷，向我们展示他从头到尾把祷文背诵下来的功夫。时间越来越晚，十二点、一点，我仍然记得当时有多累。结束时，我们都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

有时美婼凌晨三点醒来，听到母亲在祈祷室祈祷。有时候，朵拉特会为丈夫之死轻声啜泣。美婼又沉沉睡去。朵拉特会进来休息一会儿，接着早起继续祈祷。

杰罕吉尔去世后，他名下的朵拉特不知情的各类财产、铁路股份及其他股票才被发现。仍为丈夫的死悲痛欲绝的朵拉特，无心处理财务上的事；便请姐姐蔻诗德的女婿代为料理。年轻人对朵拉特隐瞒实情，让她执行一份协议，

---

* 注：皈依礼（新光礼）为琐罗亚斯德教儿童在满七岁后举行的受信仪式。

† 注：圣线的含义，象征着把一个人同神连结起来。

将大额财产的一部分划归蔻诗德。

问及这些人缘何如此狡诈，美婼推测说："他们并不富裕，看到我们的土地，就想分得一些吧。"

渐渐地，这家人兴旺起来，他们建了漂亮的家宅。蔻诗德姨妈获得了更多土地，她种菜，养奶牛和水牛，卖牛奶赚钱。她和妹妹渐渐疏远，美婼承认："我们不大喜欢她。"*

除了各类文件，蔻诗德姨妈的女婿还带回杰罕吉尔的两个行李箱。它们打造得适合放在骆驼背上，里面装着他的私人物品。一天，美婼和母亲翻看这些物件，发现几张照片。

美婼随意拿起一张看了看，朵拉特给她看了另一张——在苏库尔俱乐部拍的一张合影。朵拉特坐前排，高大的杰罕吉尔站在后排。

朵拉特指着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西方女子，"看这个女子，"她说，"我以前特别嫉妒她，她是苏库尔最漂亮的女人。她举止优雅、无懈可击，言谈也极有魅力。她已经结婚，但每次你父亲到俱乐部，她都会溜达到他身边，甜笑着打招呼：'你好，伊朗尼先生。'她老是接近你父亲，跟他说话，挨着他坐。起初我只注意到一两次，但后来每次我们去俱乐部，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朵拉特哭泣起来。"我嫉妒她，真是太傻了。你父亲只是彬彬有礼，他不是那种到处拈花惹草的人，他从不那样。晚上他总是在家陪伴家人，弹奏他的西塔琴。"朵拉特流泪不已，为当初怀疑丈夫的品行而懊悔心痛。

因处理杰罕吉尔的财产上过一次当的朵拉特，决心不再任人欺骗。她去孟买咨询杰罕吉尔的一个朋友坎普敦先生，他是帕西律师，曾为杰罕吉尔料理所有事务。因对商业一窍不通，朵拉特不太确定如何做，便向弟弟默文·伊朗尼上校请教，后来总是听从他的建议。

默文·伊朗尼是朵拉特的弟弟，比朵拉特小两岁。他是亚丁一所大型军队医院的主任外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百上千的士兵被送至该院接受治疗；他也是首个被英国人授予上校军衔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为地位显赫，

---

* 注：蔻诗德姨妈从未见过美赫巴巴，她几年后去世，在朵拉特与巴巴建立联系之前。

他在普纳备受尊敬。*

比起其他兄妹，朵拉特更爱年轻的默文，甚至把仆人派去亚丁为他做饭。他也是希琳外婆的心头肉。

默文也深爱自己的姐姐。“在我母亲所有的兄弟中，默文舅舅最爱我母亲。”美婼说，“他也爱我父亲。我父亲是官员，热衷和赏识良好教育。当时，伊朗尼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少数的几人难免惺惺相惜。伊朗尼任职做官很少见，我舅舅喜爱并敬重我父亲。他们是好友。”与杰罕吉尔一样，伊朗尼上校也总穿最时尚的西装。

杰罕吉尔去世后，上校痛惜不已。他特地告假回印度安抚姐姐，见面之时，他俯在朵拉特的肩头哭泣。

有一间向阳的卧室为上校留着，他从亚丁回来探亲，每次都住几个月。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做工精细的衣柜，没人用过。朵拉特和女儿们住皇家旅馆时期，上校回来参加过杰罕吉尔的葬礼，三年后美婼十一岁时，他又回来过一次。

美婼记忆中，上校英俊、富有魅力，中等身材。他诚实善良而聪明，是个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他勤奋好学，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他给女孩们带故事书，以提高她们的英语水平，还喜欢在花园里给孩子们拍照（照片现已遗失）。

因处理财物方面的事情，时而出门去孟买的朵拉特，也带回书籍作为礼物。美婼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兔子兄弟》，她还喜爱一本莎士比亚儿童读物，读过《艾凡赫》，但对当时的流行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没有兴趣，也从未读过他的作品。†

住皇家旅馆时期，朵拉特的另一个兄弟，攻读工程师学位的鲁西成亲。美婼和珀茹嘉随母亲去参加婚礼。

母亲为姐妹俩选了要穿的纱丽，珀茹嘉毫无怨言接过自己的纱丽。朵拉特把为美婼挑选的纱丽给她，样式简单，乔其纱面料，带普通镶边，美婼虽然

---

* 注：美婼对一战的唯一记忆，来自于看到有个年轻的帕西人每天骑车经过他们家门前。一天，没见他骑车经过，问起才知他已被选去参战。

† 注：多年后在美拉扎德，应美婼建议，买了一本《兔子兄弟》给巴巴读。

只有八岁，却不高兴。

“这件纱丽太普通了！”她抗议道，“我想要绣满金线的贝拿勒斯纱丽。”

“你穿着太重了。”母亲回答，“你还小，不能穿那样的纱丽。”

美婼不听，为让她去参加婚礼，母亲只得让步。

“我很讲究穿最好、最闪亮、最华贵的纱丽，配最新的发型。我心想：‘我学校的朋友们都去，她们会看我的。’我小时候相当虚荣。

“珀茹嘉不关心这类事情，但我一直很在意。她（个人品味）很单纯，母亲给她什么，她就穿什么。”美婼轻笑自嘲道：“那么看重着装的我，后来却加入了埃舍！”

这是美婼参加的第一个传统伊朗尼婚礼。婚礼一开始，妇女们单独聚在一个大厅内，互相拥抱问候；男人们站在外面，听乐队演奏。接着仪式开始，七位长者手持明烛，围绕新娘，行各式礼仪。之后，来宾们在长桌前享用盛宴。像往常一样，孩子们先吃；吃完后，大人们就坐。芭蕉叶压平做成盘子，上餐者往来盛满一盘盘美味佳肴。

美婼和姐姐、表弟妹以及朋友们边吃边聊，一抬头看见一个年轻男子冲她微笑。她慌忙低头用餐，感到害羞，但转念又想兴许是看错了。

“我想再看看，确证一下。我抬头望去，他又冲我笑。我不知道他是谁，为何笑，很是尴尬局促，他究竟是何人？

“回家以后，这件事便被忘在脑后。”

美婼不认识的这个男孩是她的堂兄，居住在普纳的叔父之子铙希文。后来这个男孩跟亲戚们提起美婼，说这是他想娶的女孩。

朵拉特去孟买时，有时会带上女孩们。美婼记得大约十岁的时候，游览过维多利亚公园，看到一只巨大的乌龟。大约这个时期，母亲还带姐妹俩和表弟妹们去了马哈巴里什沃，一个山间胜地，住在那里的瑞丝维尔旅馆。

在这里，他们日日游玩观光，常去耶纳湖。他们使用一个小厨房，随同而来的厨师卡西姆做饭。但他因为账目把朵拉特快逼疯了。她总是不胜其烦地说：“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别拿这么琐碎的账来烦我。”

一天朵拉特出去散步，看到一处在售的房屋。她联系房产经纪，将房子

买下。在凉爽的马哈巴里什沃，有个属于自己的地方避暑消夏，朵拉特觉得会很惬意。这是一处大房产，名叫迈亚特苑，前房主是欧洲人，已离开印度。除主房外，还有两座小别墅——“温馨屋”和“蜂巢”。*

朵拉特将迈亚特苑出租，收入用于房产的维护。美婼记得一位王公和王妃住过一次，她们去主房见王公一家。美婼注意到王妃身穿迷人的绿色纱丽，和蔼亲善，雍容大方。

朵拉特和女孩们在“温馨屋”住过两次，在“蜂巢”住过一次。地产坐落于山上，房里没有自来水，得从附近的井里打水，用牛车运水上山。

房舍由卡西姆主管。卡西姆是孤儿，他十几岁时，早在美婼出生前，就随侍杰罕吉尔。杰罕吉尔去世后，朵拉特不愿留用任何男仆。果阿厨师被解聘，但卡西姆不肯离去。他再三求告朵拉特，不要打发他走，说他对前主人多么忠心耿耿，事实也的确如此。

朵拉特决定让他在厨房里试试，但在皇家旅馆，希琳外婆情愿自己做饭，而卡西姆只是碍手碍脚。在马哈巴里什沃购置房产后，有了新出路的卡西姆喜不自胜。上任前，他向朵拉特要了一张杰罕吉尔的照片——穆斯林从不做的事，朵拉特送给他一张。

除了任主管，卡西姆还自愿当厨师和管家。每当一家人来马哈巴里什沃，卡西姆会在餐前换上制服，端上亲手做的饭菜。主人们在餐厅吃饭时，他便侍立一旁，给她们讲当地八卦消息——谁谁住哪所房子里，做什么生意，有几个孩子等等——或者问：“饭菜可口吗？辣不辣？”

多年后，卡西姆有了儿子达奥德，他想为儿子找份工作。1943 年，他去了纳西科，珀茹嘉雇佣了他的儿子。卡西姆就是在这里知道美赫巴巴的，并得知美婼同巴巴住在马哈巴里什沃一所叫“风景谷”的房子里。

于是他去了男满德里的住处，在此见到巴巴。卡西姆解释说美婼年幼时，他照看过美婼，问能不能再见她一面。巴巴说可从远处看看，但不能同她说话。

美婼被告知卡西姆要来见她，让她见面时不要紧张，这是巴巴的意愿。

---

* 注：1935 年 10 月 16 日，在盘奇伽尼虎谷山洞闭关期间，美赫巴巴曾让人驱车带他去马哈巴里什沃，沿迈亚特苑绕行一周。

散步归来的美婼，看见卡西姆站立在路旁。卡西姆向她行礼，美婼双手合十回礼，之后便走开了。

后来，巴巴指出卡西姆是个真挚可敬之人。

皇家旅馆（现已不复存在），普纳

照片由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至师，赫兹拉·巴巴简
照片收藏于美拉扎德

4 白马

1918 年，美婼 11 岁时，生活再度发生改变，遇到帮助她实现命运的推动者——尊荣者、至师赫兹拉·巴巴简。

巴巴简总是坐在普纳兵站的一棵苦楝树下（其陵墓现今所在地），美婼和姐姐还在修女学校做寄宿生的时候，每次去缅因街蔻诗德姨妈家，都会路过巴巴简。

美婼说：“但我们不知道她是至师（连什么是至师都不懂）。没有琐罗亚斯德教徒跟随她，我们以为她是波斯来的老妇人。”

有时珀茹嘉甚至和街上的孩子们一道，朝巴巴简扔石头。

入住皇家旅馆后，她们再没走过那条路。有一天午休时间，美婼和一些欧洲女孩玩跳绳，一个名叫兹伊娜·伽里巴的帕西女孩走过来。美婼跟她并不特别熟，曾去过她家一次，女孩比美婼小一岁，上低年级。

见兹伊娜过来，美婼停下跳绳。兹伊娜低声说道：“你知道巴巴简吗？巴巴简特别伟大，她能让我们心想事成。走吧，我们去跟她要点什么。”

美婼想同兹伊娜去，但担心回校上课会迟到。“巴巴简坐在苦楝树下，离得那么远，我们能及时赶回来吗？”她问，“我们要是迟到，上课铃响之前回不来，老师会骂我们的。”

兹伊娜说来得及。“巴巴简今天就在附近，转过街角就是。”兹伊娜回家吃午饭，回校路上看到她。

两个女孩手牵手跑向巴巴简。“我们转过街角，我十分惊讶。那天巴巴简坐在修女学校墙后，就在教堂后面，一棵大树下（大树现已不存），边上是一条铺着净沙的排水浅沟。这异乎寻常，因为巴巴简从不离开自己的座位。”

她一条腿支起，手托腮斜倚着腿坐着，背对她们。

“你先去。”兹伊娜说。

美婼很害羞，犹豫不前。“不，你先去。”再说该要什么呢，她还不清楚。

“要求在班上名列前茅。”兹伊娜建议，“要求能接受高等教育，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你会得到的。”

“我不觉得那多有吸引力。”美婼解释道，“我不在意得第一，只要能通过考试，顺利升学就行。再者，我也不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便琢磨究竟要什么，我什么都有——美好的家，美味的食物——还有什么可要的呢？”

这时兹伊娜向前几步，跪在巴巴简面前。她提了自己的要求，巴巴简点点头。“兹伊娜心里一定想好了要什么，”美婼猜测，“我没问她，她也没问过我。我仍想不出要什么。”

兹伊娜退回来，美婼静静走过去，跪在至师面前。巴巴简亲切地看着她，微微含笑，问道：“要什么，孩子？”

美婼用乌尔都语和印度斯坦语轻声说道：“我本来想要点什么，但这会儿记不起来了。”

她望着巴巴简，不知说什么好。巴巴简移开目光，给她时间考虑。美婼很窘迫，也看向旁边，就在那时，她看到附近货摊停着一匹马和马车。

一匹能骑的马！对，就是它，要一匹能骑的骏马。自父亲去世，母亲从未养过马。朵拉特不喜欢让这么多的仆人和马夫照顾她们——宁愿过简单清静的生活。

巴巴简转向她，美婼说道：“巴巴简，我想要一匹马。”

巴巴简微笑赞许。她抬头望向天空，点了点头。巴巴简话不多，要说也是轻言细语，总说乌尔都语。美婼从卡西姆的基础课中学到一点乌尔都语，于是试着听，但只能听懂几个字。

“会很美，”巴巴简说，“全世界都会看着他……全世界都会爱他。”

美婼只听到这么多，已经足够了。“我很激动。‘我的天’，我心想，‘我将会有一匹非常漂亮的马。我上马骑行时，人人都对他仰慕赞叹。’”

当然，巴巴简指的是白马阿瓦塔——美赫巴巴——五年前她曾在他额上印上一吻。*

---

* 注：1918 年 8 月，美赫巴巴在卡斯巴佩斯开设棕榈酒馆，但美婼不常去普纳的那个区域。

巴巴简又说了几句美婼没听懂的话，转过脸再次向她微笑。“好了，我的孩子，你现在可以走了。”

美婼没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也没有比如“好，你会心想事成”的类似承诺。尽管如此，美婼感到心安意满。

她双手合十，说：“好的，巴巴简。”说完起身退去。

“我没要别的，我太腼腆。我急着要走，不然上学迟到，老师会把我们留下，罚抄句子。”

两个女孩匆忙赶回学校上课。美婼再没见巴巴简在修女学校后面坐过，后来据她推测，巴巴简那天一定是为她而来。

接下来继续上课、忙学习、回皇家旅馆玩耍的美婼，把那天的事完全忘在脑后。毕竟，她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大约半年后，母亲乘马车外出购物，注意到路上聚了一群人。她让马车停下，打听发生了什么。她探身一瞧，看见一匹漂亮的乳白色骏马的马头。不由为之心动，下了马车。

“马匹是纯白色的，”她自语道，“好比一个好灵魂，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灵魂——预示着幸福与好运。”

朵拉特向牵马人挤过去，询问马匹的情况。那人说他准备把马牵到市场上卖掉。平时从未想过买马的朵拉特，问询马的价格，当场提出买下。卖马人接受了她出的价钱，马匹被带回家，拴在马厩里。

当天美婼放学回家，因走了远路而感觉很累。她洗脸洗手，朵拉特舅妈在厨房廊上给她小点心吃。美婼照常跑到花园，同表弟妹贝拉姆和珀茹嘉，以及姐姐一起玩。

孩子们在宽阔的车道上一起玩吉利-旦达游戏，不一会儿四人就争执起来。美婼的母亲又出去了，不在家，舅妈想起那匹马，过来告诉美婼。“美婼！”她叫道，“你母亲今天给你买了一匹马。”

美婼不争了，大笑起来：“舅妈，你在跟我开玩笑，母亲决不会给我买马的。决不会，不可能，别取笑我了。”

“来，”她跟玩伴们说，“我们继续玩。”

他们又玩了起来，舅妈便回屋去了。过了一阵儿，游戏空档，朵拉特舅

妈再次出来对美婼说：“亲爱的，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要是不信，就去马厩瞧瞧。你自己去看看。”

朵拉特舅妈显得很认真，表妹珀茹嘉说：“走，我们去看看。”

他们跑到房后的马厩，美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马厩里有一匹大白马，喂养精良，膘肥体壮；毛色雪白，长着粉红鼻子，没一丝杂色。有人会觉得这匹马得了白化病，但它的一只眼睛是蓝色的，另一只是墨黑的。它是那么美。*

“我说：‘到底什么原因，让我母亲买了这匹漂亮的马？’

“这匹马好看得像一座雕像，我凝神端详。他不是普通而安静的马匹，而是相当暴烈。越是烈马，我越喜欢！他把头扭过一边，我对他异常钦佩，我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马。”

朵拉特回家后，美婼对她说马好可爱。“你喜欢吗？”母亲问。

“非常喜欢。”美婼回答，“你是怎么买到的？”

母亲便把路上遇到的事对她讲了，并雇了一个马德拉斯来的马夫，照看这匹马。

“我迫不及待要骑，”美婼说，“人不能骑生马，马和你不熟，有可能把你摔下去。但我顾不得，一心想骑。知道大人们不会让我骑，于是等了两天，我悄悄走进储藏室，马鞍和缰绳都放在我父亲用过的麻袋里。我以前在那里见过。

“我迅速拿出来，交给马夫，吩咐他：‘把这些东西擦净，把马套上。’我拿着缰绳和嚼子。马夫以为我得到了母亲的许可，他不晓得我在偷摸做这件事。他给马装上马鞍，把马牵到外面。

“马很高兴离开马厩，他欢腾跳跃着，想活动一下筋骨。我一点都不怕，根本不考虑他有可能把我摔下去，决心上马一试。我父亲在我六岁时就教我骑马，尽管他去世后我没再骑过。

“马夫举着我的腿，将我托上那匹高头大马。我没从房前花园走，我很狡猾，不想被抓。我从田野绕过去，绕到前面的马路上。

---

* 注：据美婼讲，白马眼睛的两种颜色，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

“有几个长辈看见了，从门廊跑出来叫道：‘哎呀不行，美婼，回来！别骑那匹马，他会把你摔下去。这种马容易兴奋，还是生马，快下来！’

“‘没关系，’我大声回道，‘我要骑，有缰绳管着，我不想回去。’

“那匹马特别乖，没把我扔下去，能离开马厩，他喜欢。他驮着我一路快步走，我指挥他到滨江公园的马道上。那是1918年，还没有公共汽车和轿车，路上铺着可爱的沙子。

“周日到公园里游玩时，我见欧洲的女士和绅士们都用这些马道。看他们骑马，我总是眼馋得不行。‘他们能骑马多好啊。’我脑子里老是闪现这种念头。终于有自己的马了，我暗忖，我也要在这些马道上骑马走一遭。

“我引马在马道上一路慢跑。最后我们安然无恙回到了家，长辈们见我没事，不再反对我骑马。但自那以后我就没时间了，只骑过两三次，没再骑过，因为我要上学，还要学钢琴。

“我一般走路去修女学校，大概三英里远，回来就很累了，根本想不起骑马。而这匹马买来没几年，我们就加入了巴巴。”

美婼曾纳闷怎会有人卖这么好的马，还那么便宜。她知道这匹马曾为一个富人所有，还听说某些马带有一种胎记，代表无论谁拥有，都会失去全部财产，变得像苦行僧。美婼仔细检查过这匹马，没发现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印记。

有个通晓这类事情的人，曾告诉那个富人，此马确有那种特殊胎记，这意味着他将很快被迫放弃全部财富。富人自然不想失去财产，便将马卖掉。

结果预言成真，白马买来两年后，朵拉特和女儿们舍弃一切，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生活一如苦行僧。

美婼不常骑白马，但常去马厩看它，爱抚它，给它起名鲍伯斯。

一段时间后，家人发现马德拉斯马夫偷东西，便将他解雇，另换了马夫。但这个马夫不大尽职，一天，白马脱开绳索，他凑近家里的拉车马，拉车马也将拴绳挣开。两匹马跑出马厩，上了马路。

所有人都从房里跑出来叫喊。两马越过邻居的墙，践踏起人家的园子。有几人协助马夫一道追马，长辈们纷纷责怪马夫。

美婼担心鲍伯斯会伤到腿，还好马被抓回，没有受伤。另一次，白马又

挣脱跑掉。“它太调皮了！”美婼表示。

前面提到，美婼没时间骑马的一个原因，是她已开始上钢琴课。珀茹嘉会弹钢琴，也鼓励妹妹学钢琴。美婼从 11 岁开始上钢琴课。学弹钢琴在 19 世纪初很流行，富人家里大多都有钢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尤其要会弹。修女学校每个房间都有一架钢琴，许多女孩，包括大多数欧洲人，都上钢琴课，授课水平很高。下课铃一响，女孩们就跑去练习，因为大多数印度女孩家里没有钢琴。

朵拉特买了一架钢琴，姐妹俩可以在家练琴。但星期六，美婼必须回校上乐理课，珀茹嘉说有用。美婼不乐意放弃周六，现在只有星期天是自由的。

“这对我来说太过了，我是个爱玩的孩子，希望周六和周日都跟我的狗玩耍。”

每到周六，美婼都得早起，穿戴整齐，徒步到学校，花两个小时学习乐理。“我的星期六被毁了。”

乐理老师是名波斯女子，母亲是基督徒。她被教养成基督徒，成为一名修女。美婼不喜欢星期六被占，但喜爱她的老师，“她肤白貌美，教学和演奏都完美无瑕。”

美婼刚开始学钢琴，却没进预科班，而是和同龄的女孩上低级班。这意味着她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弥补起步晚的劣势。而且，每个女孩都得定期参加钢琴考试，美婼跳过了头两次初级测试，这一次低级班的考试必须参加。

考试在普纳的圣玛丽女子学校举行，这是一所专为欧洲人开设的时髦女校。修女学校的学生们乘坐巴士和面包车前去应试，手里攥着音乐书，兴奋而紧张。（“每个人都要求去洗手间。”美婼回忆说。）

在圣玛丽学校，有一个大厅，类似带阳台的会客厅，里面有一架大钢琴，一位叫肯尼的先生特地从伦敦来到印度，为这里的学生主考。

美婼在音乐老师面前练习过，老师说她会拿好成绩，所以考前并不特别紧张。可到了学校，美婼却越来越紧张。欧洲监考人员叫她进去时，她浑身发

抖走进大厅。

测试包括把一段新曲放在考生面前，让她们当场视奏。

肯尼先生先说了几句温和的话让美婼放松下来，美婼弹奏曲子时，因紧张而丢了分。她整曲都弹下来，但不如独奏时弹得好。还要参加音调考试，她背对钢琴，老师敲击音符让她辨认。

“我视谱演奏还好，但听力测试却完全搞砸了。我觉得听力测试答案都不对。我总共得了 65 分，勉强及格。”

美婼在学校还有两门课程不喜欢：数学和书法。美婼的书法始终赶不上别的女孩，这让她很苦恼。她喜欢把事情做好，字写得不好，令人难堪。美婼爱画画，但要把字写好却需非常专注，很快就觉心力疲乏。美婼更爱体力活动，而不喜耗费神思。

语言方面也是如此，修女学校的一些女孩，包括美婼，都选法语作为第二外语，但美婼只学了一年左右。“很难学。我们都不喜欢学，太难了。”

作为波斯后裔，朵拉特对波斯语有感情（尽管她不说波斯语），试图让女儿们学波斯语。学校不授波斯语，孩子们只有去别处学习。一个莫卧儿人乐意为女孩们授课，但得去他家里，他家又离得远。学校课业加钢琴课已够多，另外朵拉特也不想让女孩们单独去一个男人家，故而美婼没有机会学波斯语，直到她加入巴巴，学了字母和读音。

朵拉特还想让美婼学习读写古吉拉特语，甚至雇了一名古吉拉特语家庭教师，每天上门授课。放学后步行回家的美婼，一见这个人在门廊上等她，心里就不由嘀咕：“在学校已经够累了——回来还要上课！”

美婼只学了古吉拉特语入门第一册，发现自己竟然喜欢私人授课。课程都是诗歌形式的故事，教导美德美育。

“记得洗脸洗手; 孝顺你的父母; 放学后直接回家。”这是其中的一些题旨。

有个讲述一名男孩斧子坠井的故事。一位天使出现，给男孩一把金斧。男孩诚实守信，说：“我不要，我必须还我父亲的铁斧。”天使又给他一把银斧，他也不要。

如此灵性寓言给年少的美婼留下深刻印象。

耶稣与玛丽修女学校，普纳
照片由作者戴维·芬斯特收藏

普纳，圣海伦娜学校
戴维 · 芬斯特拍摄

5 托迪瓦拉路

美婼在皇家旅店的生活惬意幸福。然而阿德希尔舅舅突然离世，作为遗孀的朵拉特舅妈不愿留朵拉特继续在家。于是朵拉特开始寻找自己的住处。

她在皇家旅店转过街角不远，发现一处待售的房产，便从居住此处的一位欧洲妇女手里买下。朵拉特和女儿们并没有立即住进房子。起初，房子租给一对年长的英国夫妇，曼迪夫妇。朵拉特买下这处房产半年后，曼迪夫妇回了英国，他们的孩子已送回国读书，且要为一个女儿张罗出嫁事宜。

因此，1919 年（白马买来后不到一年），美婼 12 岁那年，同母亲和姐姐搬进位于托迪瓦拉路 9 号她们自己的家。* 这是一座红砖构筑、白泥勾勒的大宅邸，带飘窗，暗红色饰边，位于一条铺设路面的胡同尽头，路上有四五间孟加拉风格的房屋建于田野之间。家附近住着科尔哈普尔的王公和一个经营宾馆的欧亚混血家庭。

朵拉特将房子底层出租，三人住楼上。庭院很大（有美拉扎德两倍大），郁郁葱葱的檀香树环绕四周——柔软干燥的叶子铺满地面。美婼还记得有六棵青枣树，长成一排。“我们喜欢那些树上的浆果。院子里树木繁茂，几乎像马哈巴里什沃。一进大门，一阵凉风拂面而来。我从学校回家，从外面拐进大门，就感觉到凉风习习。”

一条长长的碎石车道通向房屋，园子里风景如画，带有喷泉。房后是一个大马厩和一排仆人房。

新家离火车站较远，每次出门都要用马车，朵拉特买了一辆小马车，带卡其布顶棚，足够两个人舒服乘坐。美婼在河边拉过几次缰绳，她知道如何牵马。

朵拉特和女孩们在大房里住了一年左右。后来朵拉特在院里一座旧屋的原地基上，盖了一座较小的房子。朵拉特之弟鲁西，她们曾参加过他的婚礼，原本打算去伦敦继续深造，但印度教考官给一个同道印度教学生的打分高过鲁

* 注：也拼作塔迪瓦拉路，现名为拉玛拜·阿姆巴德卡尔路。

西，使他错失良机。落第失意的鲁西，去了兄长的汽水厂工作，住皇家旅馆，工程学背景无法施展。朵拉特委托他设计并监管新屋的建造。

这是一座老式两层楼，高高的天花板，四间大卧室，一个大餐厅和客厅，三面皆是宽大的阳台。楼上客厅窗户做成不透明大窗，姐妹俩在窗上喷绘出一朵朵牵牛花。朵拉特又把楼下租出去，她们住楼上。

这中间，原先的气派正房分别两次出租给欧洲人，一次给阿拉伯人，一次给一家帕西人租住。阿拉伯人是海湾地区富有的珠宝商，因生意往来暂住普纳。他们带着黑人奴隶及众多仆从搬进来。孩子们在屋外游戏，但女人们不得到花园，始终足不出户。朵拉特带美婼和珀茹嘉去看望这些女子，大厅里周到地摆着待客的干果和鲜果，她们发现阿拉伯女子最为热情好客。

而帕西人的做派就大不同了。朵拉特本以为他们诚实正派，会帮着照看花园。半年后搬走时，这户帕西人却将半个花园掠去，将房子四周摆的盆栽植物悉数偷走。朵拉特对园艺虽不像希琳外婆和丁肖舅父那般热心，也不乐遭此损失。

在托迪瓦拉路家中，她们更为自在随意，朵拉特虔信情感愈深，鲜少外出社交。孩子们半夜醒来，能听到母亲在隔壁房间喃喃的祈祷声。她会起床祷告一小时左右，再接着回去睡觉。

琐罗亚斯德教徒有临水祝祷的习俗，白天，朵拉特到房后的河边祈祷，那里很安静。有一次在河边祈祷时，朵拉特在内视中看到一条闪闪发光的鱼浮出水面。*

作者问美婼，小时候是否想过神，美婼答道：“年少时期，在遇见巴巴之前，我不记得想过神。在修女学校时，我去过一两次教堂，我喜欢小礼拜堂的气氛……可爱的圣坛，跪拜的修女们。在家里，馥芮妮（珀茹嘉）叫我用古吉拉特语诵念阿维斯陀（琐罗亚斯德教圣典）。我出于义务念诵。

“我爱玩，喜欢爬树，喜欢带着我的狗彼得奔跑，去河边。我热爱大自然，更喜欢户外活动。我喜欢阅读，但没有时间。加之学校课程，钢琴、乐理课，我没时间想神。”

---

* 注：那次内视之后，朵拉特不再吃鱼，但依然吃羊肉。

在自己的两个姐姐中，朵拉特与芙芮妮玛西更亲。芙芮妮玛西嫁与火车司机、帕西人诺罗吉·德莱弗为妻。诺罗吉常去皇家旅店，二人在那里相遇并相爱。

一个伊朗尼嫁给一个帕西人，这在当时实属罕见。那时全是包办婚姻，外婆希琳和外公索拉伯坚决反对这种“爱情婚姻”。两个年轻人不顾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反对，执意走在了一起。*

普纳城的伊朗尼中间，三个公认的美丽女子是：杰罕吉尔的一个姊妹，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以及芙芮妮玛西。美婼说，每当成年男子聚饮之时，总会为这三位年轻美丽的女子举杯遥祝。芙芮妮玛西个子高挑，和母亲一样美；但因婚姻不幸，而过早失去了美貌。

芙芮妮玛西和丈夫育有四子——鲁西、霍米、法里顿（帕椎）和柯基，然而诺罗吉酗酒赌博，经常和妻子吵架。他还和阿德希尔舅父打过架，阿德希尔生前许多年，他们互不讲话。诺罗吉也因此不再进皇家旅店大门，芙芮妮玛西则时而带孩子们过来。†

朵拉特迁居托迪瓦拉路后，外甥法拉顿（帕椎）偶尔过来照应朵拉特和她的女儿们，晚间带她们去散步。一次他和弟弟柯基以及母亲，在姨母家住了几日。

朵拉特心疼姐姐，会带女儿们登门探望。姐姐家不富裕，勉强糊口，住兵站拥挤嘈杂的区域。

芙芮妮玛西向朵拉特讲起她家附近住的两个贫困姐妹，其中一个疯了，朵拉特出于善意，将姐妹俩带回家住了几日。美婼还记得俩姊妹中的那个精神失常者，在客厅的钢琴上乒乒乓乓地敲击，玩得很开心。住了两三日，她们便回了自己家。

---

* 注：伊朗尼认为自己是“血脉纯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通常只与同宗族的伊朗尼成婚。帕西人是从波斯移民印度、与印度人通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

† 注：帕椎生于普纳，在美婼的姐姐珀茹嘉之后出生，相隔仅十二天。他记得只见过杰罕吉尔一次。帕椎上的是兵站公立学校，而珀茹嘉和美婼在修女学校就读，他们很少见面。

托迪瓦拉路家门前常来一名小贩，头顶一只箱子，里面是由基督教传教项目赞助的贫家女孩们的手织衣物。美婼和珀茹嘉将这些手织物铺在地毯上翻看，并叫母亲：“妈妈，快来看看这些好东西。”朵拉特会买上几件。

托迪瓦拉路上有一所宅院，由一名英国军官带家眷，同欧亚混血家庭合住。美婼和军官的女儿莫妮卡·斯蒂文思成为朋友。美婼与莫妮卡同龄，但莫妮卡不像美婼，是个非常自信果敢的孩子。

是她教会美婼骑自行车。美婼此前从未骑过自行车，没想到莫妮卡教她骑的是男式自行车。莫妮卡帮她上车，美婼试骑，不是坐着骑，而是立身骑。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摔倒，而是自然地保持平衡。她只骑了一会儿就下来了，说够了。

莫妮卡还带美婼去看电影。有一次，她同女仆、七岁的弟弟和美婼一起去纳皮尔剧院（后更名为西区电影院），莫妮卡想到小卖部买巧克力，把挡道的一些英国士兵一把推开。

美婼目瞪口呆。“我不敢推英国士兵。”她想，“莫妮卡可以逍遥法外，她是西方人。”

普纳上映的多为美国影片。有个系列电影叫《破碎的硬币》（1915 年），她们最爱看，由格雷斯·库纳德和弗朗西斯·福特主演。每周都有一部更新，但他们最终厌倦了，因为这个故事永远没有结局。*

“在普纳，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电影，母亲也从不领我们去。母亲带我们到孟买时，倒是经常去看。在普纳，有时我们上午去看 9 点到 12 点的日场。过了那个时间，我们便不再去。我们必须做作业、练钢琴、上乐理课。我不是个聪明的学生，必须努力学习。”

不过美婼去过莫妮卡家。在一个难忘的傍晚，两个小朋友入迷地看着人们在楼下客厅里成双结对翩翩起舞，莫妮卡母亲用钢琴伴奏，一位身穿卡其布服装的英国军官站在一旁翻动乐谱。

---

* 注：《紫色面具》（1917）是另一系列，美婼记得看过，主演也是库纳德和福特。该片 1955 年重拍，由托尼·柯蒂斯执导，是“埃罗尔·弗林风格的电影，讲述一个伯爵戴‘紫色面具’，抵抗拿破仑的英勇壮举。”

女孩们还一起散步，有时周日去滨江花园，美婼喜欢“骑”那里的一座石狮。那时的滨江花园不同于现今。“英国人保养得很好。”美婼说，“鲜花常换常新。有一支军乐队演奏音乐。”*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的英国统治者效仿莫卧儿王朝，在帝国统治的主要城市，布置景致怡人的花园和公园。那时，普纳的滨江花园是个多姿多彩的游览与休闲地，穆拉 - 穆塔河堤岸环护，附近山丘上宁静的帕尔纳库提神庙倒影水中。对很多居民来说，花园着实远了点，但它的划船设施，对于那些想在繁忙的普纳城，找个安静处所的人来说，是个理想所在。

美婼放学回家，若母亲不在，简单吃点零食，就和珀茹嘉去河边找母亲。在河边，她们和宠狗彼得玩耍。彼得坐岸上，汪汪叫着示意她们扔棍子，孩子们把棍子投进水里，彼得便游过去用嘴衔回来，完了还想再来。

晚上喂食时，美婼站在楼上阳台呼唤：“彼得！”彼得应声跑来，美婼便下楼去喂他。

家附近的那条河是一处颇受欢迎的野餐地；不远还有个棕榈种植园。公牛从井里拉水，井水流经一个石槽。美婼和珀茹嘉会躺在小渠旁柔软的绿草地上，把脸贴近水，喝一口流动清凉的水。她们手支着下巴，舒心惬意地看单人小艇和双人船从普纳划船俱乐部划出，泛舟河上。“‘瞧，那艘船今天又来了。’我们互相说。英国女士打着阳伞。有个男子站在一块厚木板上（当作小艇），撑篙划行。我们看他们划船，怡然自得。”

美婼在学习上有些惰怠，做作业得朵拉特督促，而珀茹嘉则是个好学生。通过伦敦剑桥入学考试、从修女学校毕业的珀茹嘉，想上大学，做一名医生或教师。但大学路远，朵拉特没让她入读，珀茹嘉便开始待在家里。和母亲一样，珀茹嘉喜欢缝纫，爱做手工和刺绣。她为自己和美婼做了各式各样的衣服，美婼则不喜缝纫，觉得无聊。

修女学校离家两英里远，美婼每天和姐姐一起步行上下学。珀茹嘉如今在家，朵拉特不想美婼一个人往来学校，因此决定把美婼转到另一所学校，离

---

* 注：美婼还记得去过普纳的女王花园，那时她 11 或 12 岁。园里养着一头大象让孩子们骑，美婼也骑过。

家近些。1921 年 2 月 3 日，美婼 14 岁上第五级时，开始就读圣海伦娜学校，在这里用本名，未沿用修女学校的学名玛丽。

学校名叫圣海伦娜，却并非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所有社区的孩子都接纳，亦非修女任教。建校基金源于一位名叫海伦·古尔德的美国女子，因此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之母海伦娜命名，后者亦为东基督教的大施主。

学校创办人是英裔印度人苏珊索拉伯吉（父亲是帕西人，母亲是基督徒）。苏珊小姐是个圣洁的女子，深爱基督。每天早晨上课前，孩子们聚集在大礼堂里。校长站在讲台前，胸前画十字，接着开始诵祷。然后孩子们唱几首赞美诗。

“校长聪明智慧，她会问女孩们：‘孩子们，今天你们想唱哪首赞美诗？’以此激发我们对唱赞美诗的兴致和热忱，我们喜欢唱自己选的赞美诗。赞美诗很美，比如：‘您是我们疲惫路途上可依靠的礁石，您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是小孩子的朋友’。后来我们跟巴巴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赞美诗会时而萦绕脑际。”

圣海伦娜学校办校有方，美婼对它的喜爱胜过修女学校。在她看来，这所学校唯一的缺点是男女同班。男生坐后排，女生坐前排。但班里学生并不多——只有三四个男孩和五到八个女孩，来自不同的背景。

在修女学校，学钢琴被认为是女孩子受教育的必修部分，大多数女孩都学。但圣海伦娜学校的情况却非如此，只有两个女孩学习钢琴，全校只有一架钢琴。由一个欧洲男子授课，但这个人喝酒。美婼上了几天课，当这名男子转脸对她讲话时，美婼闻到浓浓的酒气——美婼的钢琴课到此为止。

当天回到家，美婼对姐姐说：“我要把钢琴书全部扔掉！”

“为什么？”珀茹嘉慌忙问道，当初是她力主美婼学钢琴的。

美婼跟她讲了钢琴老师的事。“他一张嘴，就有一股威士忌的味道，那么难闻的气味！我受不了。”

珀茹嘉仍想让她参加临近的高级考试，而美婼也为此次考试做了准备；朵拉特倒无所谓，怎样都行，故此美婼的钢琴课于当天终结。“不用再学钢琴了，我非常高兴。我喜欢弹钢琴，但不喜欢学。我命里无缘进一步学习。”

一年一度的慈善演出中，美婼被选中和众女孩进行舞蹈表演，女孩们分

别穿粉色和蓝色的纱丽。穿粉纱丽的女孩手捧粉红球型烛灯，手中发出粉红色的光。参演的学校众多，圣海伦娜拿了首奖。音乐会出售门票，所筹资金捐献给一个为一战孤儿设立的基金会。

美婼不必再上钢琴课，本希望空闲时间会多起来，但新的课外活动很快补进空缺——女子军团，类似于女童子军。每组女子军团都有一面旗帜，旗上绘有不同象征的彩鸟图案。美婼所在的一队年纪较小，她们的旗帜标志是戴胜鸟。*

女子军团放学后每周活动一两次，校长苏珊小姐作辅导员。美婼一队的队长是个帕西女孩，家庭富有，常因社交活动繁多而缺席。在该女生错过几次课外活动后，苏珊小姐表示："领队必须参与，并为自己的队负责，而这个女孩前脚放学，后脚就走。"

校长手举戴胜鸟旗，并全体队员，走向美婼，说道："从今天起，你就是新队长。"

美婼吓了一跳。"我不想当队长，又不得不当。我原想逃避学钢琴，结果却当了队长！

"我不是很聪明，但全力以赴学习《军团法则》，并教习其他女孩。我们必须把各要点及 10 到 12 条女团规章牢记于心。女团信条如下：忠诚可靠、乐于助人、情同姐妹、谦恭有礼、纯洁善良，如飒飒之风。"

这项活动也未持续多久，因为一年后全家人加入美赫巴巴。然而此乃美婼在埃舍角色的先兆，这是她首次担任领袖者，所有女孩都敬仰她。

去修女学校上学时，美婼没骑过自行车，但在圣海伦娜学校时骑过几次。有一次她把女团制服忘在家里，害怕被老师批评，她自己没有自行车，便借用别人的自行车，骑回家取制服。还有一次，在午休时间，她骑车带一个朋友回家。她们喝了点饮料，美婼见过母亲，俩人又骑车到校上课。自第一次跟莫妮卡学骑自行车，没别人教过美婼。在家里，她管邻居借了自行车，在院子里练习。

白马鲍伯斯随她们住进托迪瓦拉路的家，朵拉特用它拉她的私人马车。

---

* 注：多年后，美婼得知在神秘学中，戴胜鸟是灵性大师的象征，被称为"鸟中之王"。巴巴解释这种鸟有灵性意义，美婼听后很高兴。

一天晚上，美婼决定再骑一次。马鞍套好，美婼跨上马背。她想带鲍伯斯去田野，快马兜一圈。美婼策马到马厩后的大路上，但上路后，白马便不听指挥，不服驱遣，不肯再往前一步——哪里不对劲。

美婼跳了下来，她刚跳下马，马鞍就脱落掉地。粗心的马夫没检查马鞍，肚子上的皮带断了。幸亏鲍伯斯止步不前，不然美婼很可能甩出去受重伤。

周围没有人，但一户居民家的园丁从远处目睹这一幕。他把自家女主人叫上，他们跑过来，两个人拽住马，帮着把马鞍抬回家，美婼步行在前带路。此后美婼再没骑过白马。

美婼 14 岁时，梅赫·达斯托家举行盛大婚礼。达斯托显赫富有，他只有一个女儿迪娜，遂精心筹备，希望为女儿办一场让普纳永远难忘的婚礼。那时普纳的琐罗亚斯德社区并不大——所有人都相熟，多数人相互之间都有某种联系——整个社区都被邀请，连同许多欧洲人。预计将有数百来宾，宴席盛大。*

自从丈夫去世，朵拉特便不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但达斯托家亲自来人，向朵拉特请示：“我们知道你不会来，但请把你的女儿们送去。”

朵拉特表示同意，姐妹俩自然兴奋不已，热切向往着这一年的社交活动。婚礼临近，美婼思忖：“我所有的朋友都会去，肯定都穿戴最漂亮的衣裳，我要穿得更好。”

珀茹嘉要穿的是朵拉特为她选的普通金色纱丽，但这不是美婼要的。若干年前，杰罕吉尔曾买过一件特制刺绣纱丽，让朵拉特在珀茹嘉的皈依礼上穿。那是一件华丽厚重的杏色纱丽，密密的金丝刺绣。美婼决定就穿它，母亲许可。

婚礼当天，她们须在下午 3 点前沐浴，4 点半到 5 点出门。不过洗浴后，美婼的母亲根据当时的习俗，不让她穿这件纱丽去，让她另选一件。†

美婼固执不从，她的朋友们都会到场。“我必须穿这件纱丽，不然我不去了！”她声称。

朵拉特也同样坚持：“你若不听我的话，就别去！”

---

* 注：此家族创立了美赫巴巴上过的达斯托语法学校。

† 注：那时女性经期被认为“不洁”，受诸多约束，比如不得在经期做饭，或不可穿这种贵重的纱丽。

美婼留在了家里。因为那件纱丽，她错过了那次婚礼，这表明她多爱穿漂亮衣服，又有多么倔强。“我迷恋美丽的服饰。而一旦到巴巴身边，对衣饰的爱恋都得放弃。我们必须穿普通的棉布纱丽，头上系一块白布；而漂亮的发式，也是我钟爱的。”

不过美婼指出，在巴巴简使他成道前，巴巴也讲究衣着。他穿戴入时，衣服熨得平平整整，一尘不染。“在被巴巴简亲吻之后，”她说，“他舍弃了一切。”

美婼没有参加婚礼，也许另有隐情。是上天的安排，美婼推测，因为或许有人在婚礼上看到她，会向母亲提美婼的婚事——比如在鲁西的婚礼上，对她微笑的堂兄。

作者问美婼：“你年少时，有没有设想过未来的生活，结婚生子等等？”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和如今的孩子完全不同。”她回答，“现在的孩子聪明伶俐，清楚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没那么敏锐。我只是贪玩，从不听长辈们说什么，不在意他们的谈话。我从未想过这类事情。当然我大一点的时候，确实想过拥有一座（和母亲一样的）大房子，但没想过其他的。”

“你有没有想过有个什么样的丈夫？”

“年少时，设想要嫁的人时，我想过他要有白皙的皮肤，漂亮的卷发——巴巴就有这一切，他是那么英俊。”

美婼还评论说：“女孩子年少小时很傻。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更理性。我年轻时就很愚蠢，也一样有浪漫情怀。我想有朝一日若必须结婚生子，我希望他们都长得好看。我一直喜欢漂亮的头发，巴巴的头发就很美，就像女孩子的头发，而且他的皮肤白皙。

“我爱巴巴，虽然爱得远远不够。永远都不够。我们必须越来越爱他。我所有的爱都是巴巴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够。

不久之后将与神圣至爱建立联系的美婼，至此已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结识过各式各样的人，这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而言难能可贵。她出生于苏库尔

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丘上，随同家人巡游丛林，看过大海，游访过种族、阶级和宗教如万花筒般的印度各城镇。

美婼出身琐罗亚斯德教家庭，曾就读西式基督教学校，一所属罗马天主教，另一所属普世教会。她还学习属于自己宗教的教义，践行其仪式仪轨，但对任何宗教都没有特别的兴趣。

接着至师赫兹拉·巴巴简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而自丈夫去世后开始寻求心灵慰藉的母亲，即将把美婼带入命中注定的角色，成为本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至爱。

外婆希琳

默文吉在萨考利的合成照片
巴巴照片在 1922 年摄于普纳小屋；萨考利楼梯由戴维·芬斯特提供；
照片合成：阿迪姆·芬斯特与休伊·麦克唐纳

6 默文吉

默文吉在萨考利的合成照片

巴巴照片在 1922 年摄于普纳小屋；萨考利楼梯由戴维·芬斯特提供；照片合成：阿迪姆·芬斯特与休伊·麦克唐纳

如前所述，朵拉特之姊、普纳美女子芙芮妮玛西为爱结婚，但婚姻坎坷不幸。和朵拉特一样，她也有虔诚的灵性倾向，她自己的儿子法里顿即将成为美赫巴巴的亲近满德里（圈子成员），巴巴为他更名为帕椎。帕椎乃巴巴之弟佳尔的好友，最初把巴巴简介绍给帕椎的，便是佳尔。

“她不是普通的老妪，”佳尔说，“她是一个圣人。”

帕椎又将此告知母亲。1921 年，芙芮妮玛西开始寻求巴巴简的陪伴，逐渐对她产生完全的信爱。她日日拜访巴巴简，在她跟前待几个小时。

芙芮妮玛西的丈夫纳罗吉是火车司机，因视力下降被迫退休，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些伊朗尼言辞尖刻，说她嫁给帕西人罪有应得。健康不佳的芙芮妮玛西最终与丈夫分居，在巴巴简坐的苦楝树对面的一间小屋独栖。除了回家吃饭和休息，她整天都和巴巴简在一起。

芙芮妮玛西与巴巴简日渐亲密：巴巴简喝完茶，芙芮妮玛西会从她手中接过杯子，为她做这类的贴身服务。巴巴简也喜爱芙芮妮玛西，比如，巴巴简很少离开座位，一天她决定去普纳另一头的滨江花园，路途很远。但她不坐马车，而是步行。信徒们试图哄她上马车，但巴巴简那天情绪不佳，转身斥责他们，照旧走路；尽管年迈，但行动敏捷。芙芮妮玛西也在随行人群行列，发现难以跟上。她对巴巴简说，她想陪她去滨江花园，但照此一路走过去，恐怕自己的脚受伤，何不俩人一道坐马车前去？看在芙芮妮玛西的份上，巴巴简同意了。

美赫巴巴也每日拜访巴巴简，芙芮妮玛西因而得遇巴巴。她告诉妹妹朵拉特，那个迷人的伊朗青年极受巴巴简的青睐，并带朵拉特去见他。由于巴巴总是尊称朵拉特为朵拉特麦（朵拉特母亲），其他人也开始这样称呼她。

巴巴简建议芙芮妮玛西的长子，23 岁的鲁西去美国，朵拉特麦特为此提供资助。鲁西是个英俊漂亮的小伙子，巴巴大学时期的朋友。他是电影放映员，有志赴好莱坞，在电影行业闯荡一番。然而这一去，再没回返印度。很多年鲁西一直给家人写信，芙芮妮玛西会回信，告知巴巴的消息，并寄去巴巴像章。再后来鲁西便书信断绝，音信全无。*

另一次，巴巴的一个早期门徒，印度教徒萨达希乌·帕特尔家里举行聚会，芙芮妮玛西带朵拉特去见巴巴。有 35 到 40 人聚在楼上的一个大厅，几乎没有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场，且只有少数几个妇女。姐妹俩到时，人们正在唱巴赞（奉爱歌曲）。巴巴同跟随者们说话，也与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交谈。活动结束后，多数人都下楼去了，几个满德里留下收拾房间。

巴巴环顾一周，见两位琐罗亚斯德教妇女还在。他看着朵拉特麦说道：“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朵拉特麦从没想过问巴巴任何事情。“我的天，有什么可问的？”她琢磨。她没带任何问题来，但倘若一位大师要你问他什么……“其中定有原因，”她暗忖，“不然巴巴何必问我？”

突然她想起女儿珀茹嘉身体欠佳，已好几天没有胃口。朵拉特麦便问巴巴如何做，采取什么对治之法，或何种饮食习惯，要么是否该去看医生。

巴巴看了朵拉特麦一会儿，说道：“带她去乌德瓦达。”

乌德瓦达是印度西部沿海的一个小镇，位于孟买北部，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印度最神圣的朝圣地。“它对于帕西人，就如同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美婼一次解释道，“或者贝拿勒斯对于印度教徒。”

信众来至此处，在印度最大最神圣火庙的圣火中，敬献一片檀香木。火种从波斯带来，源于琐罗亚斯德 7000 多年前创始的原始圣火。被巴巴简吻触后不久，巴巴曾带他的五个密友，亲自到访过乌德瓦达。

然而去乌德瓦达朝圣，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过时守旧的，只有最传统的

---

* 注：鲁西于 1920 年 7 月 2 日到达美国，可能一度居住科罗拉多，但 1927 年他居于弗吉尼亚，娶了一个当地女孩为妻。后来他与第二任妻子定居阿肯色州。

琐罗亚斯德教徒才去。朵拉特麦不知那里对女儿的肠胃不适有何益处，不过她没说出心中所虑，只是回答："好的，巴巴，我会带她去。"目前为止，朵拉特麦对巴巴的敬意加深，且因为姐姐，她认识到听从灵性人物建议的重要性。

巴巴往后靠了靠，看向房里其他人，过一会儿，他又转身问朵拉特麦："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朵拉特麦大吃一惊，她脑子里没别的想法了；但巴巴给她时间回答，她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一定还有什么事……

随即她记起了一位帕西女子，托迪瓦拉小姐，父亲是著名律师，住他们那条街上，该街就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托迪瓦拉一家常年居住孟买，但在赛马季节来普纳。他们家离朵拉特麦家很近，朵拉特晚间常去拜访托迪瓦拉小姐的母亲。托迪瓦拉家子女众多，都娶的娶，嫁的嫁，除了长女托迪瓦拉小姐，虽年届四十，无人上门提亲，亦无出嫁的指望。

一天，深感悲哀的托迪瓦拉小姐，向朵拉特麦倾诉，因她的处境无人过问而忧心。兄弟姐妹都结婚成家，一个妹妹孩子都有了，可她要啥没啥。年迈的父母尚且健在，但托迪瓦拉小姐不由得担心："他们去世后，我怎么办？我没有自己的家，到头来就是个老处女的结局。"

此刻朵拉特麦把她想了起来，对巴巴讲了这个女子的事，巴巴听完说道："把她也带去乌德瓦达。"

朵拉特麦看着巴巴，同样纳闷去乌德瓦达这种遥远且宗教气氛浓厚的地方，对亟需一个丈夫的托迪瓦拉小姐，会有什么帮助。巴巴作为灵性大师，其中定有缘由，她思忖。朵拉特麦虽新近接触巴巴，但对他有爱和信心。这是她第一次经受服从的考验，她决定立刻就去。

回家后，她没告诉美婼和珀茹嘉在巴巴那里发生的事，只让她们收拾行装准备去旅行。她们要去一个新地方，一个从未去过之地——乌德瓦达。女孩们兴高采烈，乌德瓦达在海边，换换环境多舒爽；还能品尝美食——天天都有鲜鱼！再者坐火车又有趣又好玩。

朵拉特麦去见托迪瓦拉小姐，对她讲她们母女的旅行计划，问她："你不想和我们同去吗？我们可以一起去朝圣。"

托迪瓦拉小姐以前去过乌德瓦达，但有些年没去了，她同意一道去。朵拉特麦没跟她讲美赫巴巴，她不会理解或对他有信心——朵拉特推断得没错。

朵拉特麦、珀茹嘉、美婼连同一个帕西中年女子，四人结伴出发。她们先到孟买，接着又乘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到乌德瓦达后，头两日她们拜谒所有景点：对圣火献檀香木，进行圣线仪式，参观火庙等。她们还去了海滩，在海里浸了浸水。

珀茹嘉感觉好起来，食欲恢复，人也有了精神，不再忧郁消沉，总得来说，健康改善。

四天后，她们返回普纳。朵拉特麦这时意识到，让珀茹嘉好转的，不是具体哪个地方，而是因听从了美赫巴巴的命令。但托迪瓦拉小姐怎么办？热心的朵拉特麦对她仍心存牵挂。

仅一个月左右，她们就听说托迪瓦拉小姐被人上门提亲，她已接受，嫁了出去。对于朵拉特麦，此乃奇迹一桩。从此她对巴巴产生真爱，信心倍增，谨从他的每个言语。

其实不止托迪瓦拉小姐，珀茹嘉也为婚嫁之事苦恼。据她后来透露，她不好好吃饭的原因，是她已弃吃鱼和肉，寄望这种苦行能给她带来好姻缘。很快她也将如愿以偿。

1922 年 1 月，美赫巴巴结束在萨考利长达六个月的逗留，至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向他致敬：“你是亚底·刹克提——原力。你是阿瓦塔！”

此前，马哈拉吉曾预言美赫巴巴将开办一所“神圣知识学院”，离开萨考利后，巴巴即在弗格森学院路、学校附近的一间茅屋驻足。这个小屋后被称作“普纳小屋”。

巴巴住“普纳小屋”时，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常去拜见，但美婼和珀茹嘉尚未遇见美赫巴巴，也从没到茅屋见他。珀茹嘉仍在家，美婼仍就读圣海伦娜学校。

从巴巴处，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听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的埃

舍，她们前去拜谒多次，向马哈拉吉表达敬意。相对于马哈拉吉，芙芮妮玛西更为巴巴简吸引，始终追随这位老妪，而朵拉特麦则喜爱萨考利的虔诚生活。

1922 年 10 月，她决定带女儿们去萨考利，希望她们也能感受那里的灵性氛围。

“孩子们，跟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她哄劝她们道，“你们会喜欢的。有年轻的婆罗门女孩唱歌，很可爱的地方，你们不想去看看吗？”

她没解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至师之事，觉得她们还年轻，理解不了。“我母亲不知如何向我们解释灵性上的事情，”美婼后来评论说，“她只是把我们带去，认为我们会吸收那里的气氛，自己会理解——也的确如此。

“我姐姐和我都说没问题，能坐火车外出，多好的事。我们老待在普纳，母亲只是偶尔带我们去孟买。有机会去个新地方（我的排灯节假期期间），还可以坐火车，何乐而不为。”

1922 年，年轻女孩的时尚裙装长只及膝，朵拉特麦不大喜欢这种风格。她认为穿纱丽更得体，故姐妹俩从小就习惯穿纱丽。在萨考利，朵拉特麦注意到所有婆罗门女孩都穿纱丽，她意识到女儿们穿连衣裙，会显得异类，不能很好地融入。出发前，她让女儿们必须穿纱丽。美婼并不介意：“人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穿纱丽，纱丽还是丝绸做的。”

她们乘火车从普纳出发，但须在敦德换乘，于晚上 8 点左右登上二等车厢。“在英国统治时期，即便二等车厢也维护得极洁净。”美婼说，“但母亲不由担心，我们只是三个女子。她害怕小偷。她站在月台车厢门口，忧心忡忡；这时一名身穿卡其布制服的英国军官要上火车。他问母亲能否上这节车厢，母亲松了口气——很高兴我们的车厢里有一位绅士。他问我们去何处，珀茹嘉回答：“去曼马德。”

母亲同他聊了整晚。幸好我穿着纱丽，可以背对他们，遮住头。我需要睡眠。

“我们到（萨考利附近的）奇塔利时，天依然很黑。那是一个很小的站，火车在小站停车时间不长，母亲忙着下车。

“军官不让我们下。‘这不是曼马德，夫人！’他说。

“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他帮我们搬铺盖和垫子，仿佛神

派遣他来。

“此刻是凌晨一点，下火车的只有我们三人。一名搬运工把我们的行李和铺盖搬到售票员的小屋。母亲让我们在办公室窗前等着。我们坐窗边的一条长凳上，那里光线充足，母亲走出车站去找马车。

“她将马车夫叫醒，车夫套上马。我们坐进马车，行程八英里去萨考利，一路半睡半醒打着瞌睡。最后早上 5 点半左右，我们到了。

“我姨妈（芙芮妮玛西）在萨考利，在等我们。一排有几个房间，母亲叫我们去敲一扇门，姨妈迎我们进屋。接下来休息，早上起床洗漱，吃早餐。”

这天是 192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天，美赫巴巴也于当天上午同萨达希乌·帕特尔到达萨考利。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月宣布巴巴是阿瓦塔以来，这是他第三次拜访萨考利，也是最后一次。

巴巴现居孟买“大师之家”，他的首个埃舍，开始在此训练弟子。弟子们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撰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7 月，巴巴带一名弟子来萨考利四天，亲自考察马哈拉吉的生平事迹。

但巴巴此访原因是为了见美婼——也让她见他一面——以确认她作为阿瓦塔被选女伴的身份。这样的女性在阿瓦塔的内圈中占据最高的位置。正如悉妲之于罗摩，拉妲之于奎师那，玛丽之于耶稣，这一次是美婼之于美赫巴巴。

那天早上，美婼和珀茹嘉走出房间，朵拉特麦叫她们去寺庙，自有女孩会带她们参观。“母亲叫我们去和婆罗门女孩接触。”美婼说，“但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害羞地手拉着手，从房间走出。”

房间前面没有走廊，只有一条铺砌的车道，她们顺这条路走到一条土路上。“我们没看到任何寺庙，只见一扇大拱门以及齐整的台阶。我记得上面写着（至师）卡比尔的名句。我们拾阶而上，这里像是很重要的地方。

“穿过拱门，我们来到一个石板铺地的露天庭院，但不晓得下一步去哪儿。我们站在院子里，窄窄的阳台环绕，三面都是房间。我们瞧见寺庙的入口，有拱门和门廊，远远看见一个婆罗门女孩。

“那个女孩也看到我们，她很欢喜见有帕西人（琐罗亚斯德教徒），那时来萨考利的多为印度教徒，帕西人并不多见。她向我们跑过来，含笑问我们

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她叫甘吉（人们叫她甘谷），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外甥女，他姊妹之女。甘吉肤白而美，性情可人。

“我们对她说想参观曼德尔（庙宇），她说：‘就在这里，我带你们去看。’

“我们朝寺庙走去，走进一个带绿色木隔扇的大房间。我们尚未到达寺庙，甚至还没看到赛巴巴或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就在这时，甘谷听到外面院子里木制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

“我们并没听到，甘吉说：‘等等，等等。是默文吉，马哈拉吉的大弟子。你们一定要去外面看看默文吉。’”

虽被亲密跟随者称作美赫巴巴，但在萨考利，他素被称作默文吉。美婼的母亲尚未提及巴巴，美婼乍一听默文吉这个名字，以为是个年长很多的人，因为“吉”这个后缀是一种尊称。巴巴时年 28 岁，美婼只有 15 岁。

美婼、珀茹嘉和甘谷跑到外面，站在门口，上层建筑入口处。巴巴快速走下木楼梯，甘谷又低声道：“这是默文吉，他是马哈拉吉非常重要的弟子。马哈拉吉已让他成道。“我们不懂她说什么。我们是那么无知，不晓得何为成道。

“我们没看到他下楼梯，只看到他转身。他走路极快，在他经过时，我们只看到他的侧颜。只见他直视前方，头上系一条波斯围巾，头发尚短，还未留长，乱蓬蓬的。（巴巴在“大师之家”开始留长发。）胡须也不甚浓。他穿一件半敞的白色宽松短衫（perrin），白色宽松长裤，头绑彩色的发带。

“所以我第一次见巴巴是从侧面，他大步流星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是那么英俊，但我们没看到他的眼睛或眼神，他始终目不旁视。他的脸和身材非常瘦，他一直在禁食。”*

初见至爱尤其令美婼喜悦的一个方面，她说：“深具意味的是，虽然我们去萨考利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但我们首先见到美赫巴巴。我们甚至还没见（寺庙里）马哈拉吉的照片，就先看到美赫巴巴的肉身！”

这匆匆一瞥之后，甘谷带姐妹俩参观小寺庙，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敬拜。美婼记得有两幅大照片，一张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另一张是赛巴巴，还有个摆放银器的祭坛。

---

* 注：巴巴在“大师之家”期间异常消瘦，美婼说，甚至几乎前胸贴后背。

甘谷告诉她们，阿提和敬拜仪式在此处举行，接下来阿提于中午 12 点进行。女孩们不知时辰，便回房间，（此前去过那里，知道日程安排的）芙芮妮玛西和朵拉特麦在等她们。姐妹俩一到，铃就响了，表示已至午间，阿提要开始了。长辈们叫女孩们快点，她们又回到寺庙。

敬拜后，分发帕萨德（来自大师的食物），许多婆罗门并几个帕西女子在场。朵拉特麦说：“现在我们去马哈拉吉的小屋。”*

她们跟随众人而行，男子领头，沿一条细窄、精心铺就的小路，来到马哈拉吉的小屋。小屋位于一个古老的芒果园，一些新植的树木夹杂其间。四周用一圈带倒刺的铁丝网，围成一个院落，以防牲畜进去吃草；一个质朴的手工木门，一次可容两人通过。

“马哈拉吉的小屋是泥土砌的。”美婼回忆说，“茅草屋顶，极为原始和简朴。男子两两先进，他们坐一侧，然后女子进入坐另一侧。马哈拉吉面对一扇小窗，可以看见都有谁从大门进来。

“马哈拉吉坐地上的一条粗麻袋上（身上穿的也是），另一条麻袋卷起衬在背后做靠垫。他环视一周。

“他以前见过我母亲，问她：‘你何时来？旅途可顺利？’他问询我姐姐的名字，姐姐回明。他又问我的名字，‘美婼。’我回答。”

马哈拉吉说：“美婼这个名字，婆罗门女孩发不好音，叫起来费力。从今天起，你就叫弥婼（Mira）吧。”

美婼那时还不知晓圣人弥婼的故事，后来才听说，这个故事与她自身的生活极为契合：弥婼拜（拜是对年长女子的尊称）是 16 世纪印度的一位公主，生于乱世；时局动荡，自阿伽汗王国的废墟上，诸小国纷纷兴起。弥婼对周遭所见之残忍、贪婪和虚伪深感厌倦，投身一个旨在培养爱、仁慈和宽容的奎师那教派。

她嫁与一位王子为妻，王子不幸离世，国王令她自行“萨提”（自杀仪式），堂堂皇室成员，竟与衣衫褴褛、乞丐般的圣徒交往，令其难堪。

---

* 注：迪娜塔拉提，美赫巴巴的一名早期跟随者，当天也在萨考利的寺庙，在美婼所见的琐罗亚斯德教女子中间。

弥婼说她已嫁给宇宙之主奎师那，不会自杀。国王想方设法折磨杀害她，但弥婼因对奎师那的爱而屡屡获救。

弥婼遭流放，她说：“帝王发怒，他的国土仍可栖身；上帝发怒，我将去向何方？”她踏上朝圣之途，后在一座寺庙撰写经注和诗歌，度过余生。

弥婼拜不求世俗安乐幸福，唯求至爱愉悦，身心灵皆交托。她寻求与神结合，在她成道之时，连皇室成员都来向她顶礼敬拜。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选此名作为美婼在萨考利的名字，并非偶然。美婼极为害羞，听后颔首道：“好的，马哈拉吉。”

她喜欢弥婼这个名字。萨考利是个新地方，她初来乍到，现在又有了新名。马哈拉吉说了一些话，讲了个幽默的故事，随后微笑望向窗外。男子们也向外望，报告说默文吉来了。

马哈拉吉说：“是的，我在等他。我叫他来的。”

美婼注意到巴巴走至阶前，碰触一下，在门口鞠躬，双手合十进来，走到马哈拉吉面前。美婼慢慢抬头看，但仍没看清他的眼睛。

马哈拉吉说：“啊默文，你来了，我在等你。去芒果树下等我，我过几分钟过去，信徒们这就散了。”

巴巴再次鞠躬，后退而出。他坐在附近一棵很大的老芒果树下。马哈拉吉叫男子们速速离去，他们和女子们达善（顶礼大师的脚）后退出。

美婼出来时，见巴巴坐在芒果树的树荫下，一条腿支起，手搭膝盖，陷入沉思。

大师的院子里凉爽而有田园风光，附近有一口井。美婼和其他女子一起绕行小屋——环绕大师住所乃印度教的习俗。她们再次绕到小屋前面时，她仍能看见巴巴。

女子们慢吞吞走向手工大门，想尽可能多瞅他一眼，也想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如何招呼年轻的伊朗尼。只见马哈拉吉一只手提着身上的麻袋片（他一直以来的衣着）从茅屋出来。马哈拉吉双手叉腰，环视院落，见所有人都已到大门口，很满意；他走过去，坐在巴巴面前。

“我最后看到的是他们两个面对面坐着谈话。”美婼说，“从远处看，

我们只看到这么多，然后不得不走出大门。

“所以我第一次见巴巴，是在寺庙附近；第二次是在马哈拉吉的茅屋；第三次是在芒果树下。”她总结道。

女子们回到房间，吃了些东西。午饭后，她们坐屋里，谈论当天早上发生的事，还交流马哈拉吉说的话。接着听到外面的响动声，马车铃铛声。

很快喧闹声响成一片：脚步声、嘈杂声，还有人大声说话。她们起身观看，只见马车几乎停在她们房间的正前方，一条长长小径的尽头。混乱之中，只见巴巴走得飞快，大约 20 名女子跟在他身后跑——婆罗门和帕西人都有。

巴巴敏捷地跳进马车，向马车夫打个响指，表示出发。车夫催马起步，年轻些的女子已追了上来，触碰巴巴踩在踏板上的脚达善。因为是自己大师的埃舍，马哈拉吉本人已在，巴巴不希望被人敬拜。

“我们特别愚蠢。”美婼说，“只是远远站着观望，没想到过去达善。再者我们又害羞得不行。

“我仍能看见巴巴挥手向她们示意：‘不要，不要达善。’

“但女子们纷纷顶礼他的足，边互相推搡，边大声嚷着要达善，马车启动时，她们穿着长纱丽在后面跑。

“我们命中注定不在萨考利得到巴巴达善，必须先在美拉巴德。那是我们没想跟他的马车跑的原因所在。”

那是巴巴最后一天在萨考利联系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马哈拉吉在世时，巴巴再没踏足萨考利，只在 19 年后的 1941 年，在达伊岗与他会见过一次。

作者问美婼，她第一次见巴巴是什么感觉，她回答：“我没盯着他的脸看，我很害羞。我爱巴巴就像一个人爱至师那样。后来我才完全看清楚他：他的手很可爱，他的眼睛很美。”

珀茹嘉则不大为巴巴所吸引。她对美赫巴巴的第一印象，和当时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多数人一致：“我觉得他异类，不正常，相当奇怪——几乎是个疯子。”

美赫巴巴，1922 年 1 月摄于孟买
于美拉扎德收藏

1923 年 5 月 9 日摄于阿美纳伽

顾麦、蔻诗德·R·伊朗尼（高荷之母）、鲁斯特姆、馥芮妮、朵拉特麦、堪萨赫伯（后排的留须者）

照片由作者收藏

7 婚礼安排

1923 年 5 月 9 日摄于阿美纳伽

顾麦、蔻诗德·R·伊朗尼（高荷之母）、鲁斯特姆、馥芮妮、朵拉特麦、堪萨赫伯（后排的留须者）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赫巴巴乘马车离开后，美婼和母亲、姐姐及姨妈在萨考利待了一周左右。在萨考利时，她们有一天去拜谒赛巴巴的陵墓。芙芮妮玛西体质虚弱，受不得劳累，故为她雇了一辆牛车，车里铺衬软垫和靠垫，三女子跟随牛车，步行三英里半去舍地。

她们早上出发，到陵墓达善。那时舍地的气氛怡人，宁静而祥和。她们是唯一的访客，一位导游带她们各处参观，领她们看与已故至师有关的地点，比如赛巴巴过去常坐的那棵苦楝树。他指出为赛巴巴遮阴的那根树枝，叫她们尝尝枝上的叶子。她们尝后惊奇地发现，叶子不像一般那样苦，而是甜的。

当时在萨考利居住的，还有美赫巴巴的长姨母、抚养巴巴兄长嘉姆希德的朵拉玛西。朵拉特麦以前同她在普纳见过面。逗留期间，朵拉玛西与朵拉特麦交谈，问她想不想珀茹嘉出嫁，是否为（将近 19 岁的）女儿考虑过人选。

朵拉特麦说还没考虑，朵拉玛西便说起阿美纳伽的一个体面的伊朗尼家庭。她说这个家庭一直在为他们 24 岁、一表人才的长子鲁斯特姆寻找合适的对象，但目前为止还没找到般配的女孩。按照琐罗亚斯德教习俗，他们特地为他占星，但到现在仍未找到一个和他的星座相配的姑娘。

朵拉特麦问这个男孩是否追随灵性道路，朵拉玛西说他是美赫巴巴的一名弟子，现与美赫巴巴居住“大师之家”。据珀茹嘉（馥芮妮）后来回忆，那时不乏比鲁斯特姆相貌英俊、对她有意的求婚者，但因与巴巴的联系，朵拉特麦更中意这门亲事。她和朵拉玛西立即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明让鲁斯特姆和珀茹嘉婚配的想法。

马哈拉吉祝福这桩姻缘，女子们还得到他的许可，去孟买同巴巴商量此事。在孟买，决定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于 1923 年 2 月，在庆祝巴巴 29 岁生日的盛大聚会上，到“大师之家”同未来的新郎和母亲会面。

起码美婼记得姐姐的婚事是这样安排的。但按鲁斯特姆之母顾麦的说法，事情远非那么简单。自 1922 年 3 月始，就一直在为鲁斯特姆物色新娘，那时美赫巴巴还住“普纳小屋”。

当时巴巴告诉顾麦，她同他有很深的联系，实际上是他的“灵性母亲”。巴巴让她许诺，顾麦说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巴巴满意，但又说：“把你儿子阿迪和女儿朵丽给我。出于我自身的用意，我想让他们自由。履行你作为父母的责任，安排你儿子鲁斯特姆的婚姻，接下来为你女儿珀茹嘉安排婚事。”

顾麦答应，虽然并不急于让鲁斯特姆结婚。“说真的，我不太想让他成家，他性情浮躁，不够稳重。”顾麦后来在一份书面记录中讲道，“而且很难找一个既能照顾他，又能管好家的女子，鲁斯特姆想要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

不久，她收到巴巴的来信，要她再来普纳，那里有适合鲁斯特姆的姑娘，顾麦可同巴巴的生母希芮茵麦一同登门造访。“我听从巴巴的召唤而去。”

她带鲁斯特姆同去，提及鲁斯特姆的婚姻，巴巴推荐娜佳麦·贝拉姆吉·伊朗尼的女儿，她也叫馥芮妮。*

顾麦其实已和娜佳麦伊朗尼谈过此事，便向巴巴汇报说：“他们是大人物，她要寻的是有钱的女婿。”此外母亲还表明女儿尚在读书，需要更多的持家经验，才能嫁给一个匹配的男子。

这中间女孩自己爱上顾麦的另一个儿子、已答应给巴巴的阿迪。巴巴后来发现此事，温和地告诉馥芮妮，她不能嫁给阿迪。她若放弃，巴巴说她会嫁给一个有钱人，会很幸福，馥芮妮接受了。

巴巴让娜佳麦带希芮茵麦和顾麦坐车去拜访条件相当的家庭。娜佳麦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顾麦家，她则意不在此，故乐得帮忙。顾麦说：“娜佳迫不及待找到巴巴认可的女孩，这样我们就不会惦记她女儿了。

“我们三人坐娜佳麦的汽车，每天走访两个家庭。对我们登门的用意，

* 注：娜佳·贝拉姆吉·伊朗尼是纬露·萨若希·伊朗尼的姨母。

他们表示理解。每次拜访完，我们会直接去小屋，把结果告诉巴巴。巴巴听后，又会把我们指向别的家庭，但他会补充说：‘这只会按照我的意愿发生（表明巴巴知道那个女孩是谁）。’

“娜佳会问我：‘既然巴巴对他的选择如此确定，干吗还让我们到处跑？’

“我会把她的话告诉巴巴，但他依然指示我们要做出努力。我们差不多把普纳所有符合条件的（伊朗尼）女孩见了个遍，但因与马哈拉吉和巴巴的关系，没人会给我们正面答复，反而对我们（跟随这些灵性人物）冷嘲热讽。

“娜佳说，现在只剩一个家庭了，但她们已出了普纳（在城外）。后来我们才知她指的是朵拉特麦。”

后来顾麦去萨考利，连马哈拉吉都问给鲁斯特姆找到新娘没有。顾麦说全普纳都找遍了，一无所获，并说巴巴说婚事会按他的意愿达成。

马哈拉吉说：“照你自己的人选去找，不要听默文的建议，他没有家庭生活的经验。试着找个贫穷家庭的女孩，那会更适合你。不要追逐富人。”

顾麦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他怎会叫我不要听从巴巴，跟从巴巴可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我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

巴巴迁到“大师之家”后，召顾麦从阿美纳伽，母亲从普纳，到孟买物色一个女孩。顾麦回忆说：“与鲁斯特姆·马萨姊妹之女耶兹达妮订下婚约。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他们发来电报，将婚事取消。*

“和普纳一样，希芮茵麦和我在孟买四处奔走，寻访女孩。不可避免的，即使事情看起来大有希望，最后一刻也会出问题。巴巴已定好普纳（与珀茹嘉 / 馥芮妮），孟买不可能成功。”

顾麦记得 1922 年在萨考利，与朵拉特麦见过一次。之后马哈拉吉问她：“你知道朵拉特麦吗？”

“不太熟悉，”顾麦回答，“我才认识她不久。”

“她来自普纳，”马哈拉吉说，“很富有，拥有几处房产。她还有两个女儿，你愿意给鲁斯特姆说一个吗？”

“我不了解她们，马哈拉吉。您比我更了解。”

---

* 注：鲁斯特姆·马萨即马萨吉，美赫巴巴的姨夫，彭度和娜佳之父。

“那里有一切（地产、财富），”马哈拉吉继续说，“但年龄大的那个脾气有点暴躁。”

顾麦回答：“那就打消这个主意吧。我本来就不大喜欢那个母亲。”

据顾麦之子大阿迪说，朵拉特麦和顾麦从一开始就没建立起融洽的关系。“那都是巴巴促成的。”他说。

“她们（朵拉特麦和顾麦）有着不同的性情和血统；她们之间没多少共同之处。那时森林官员比商界人士显赫得多，在政府任职公认地位比商人要高。杰罕吉尔在英国政府中的职位很高，所以自然而然地，我的家庭尊重美婼的家庭，因为她们比我们更富有。我们的家庭原本就不在同等的位置上。”

阿迪总结道：“没有美赫巴巴，这段婚姻不会成。”

顾麦的丈夫凯库希如现如今是成功的商人，甚至被英国人授予荣誉称号（堪萨赫伯），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顾麦自己后来告诉美婼，她家曾经很穷，有时甚至给孩子们共分一个煎蛋。

顾麦的丈夫来萨考利接她回阿美纳伽时，带着外甥女霍麦和莫塔。马哈拉吉对顾麦说：“你为何不娶这个女孩（莫塔）？她是自家人。”

顾麦解释说：“她父亲反对您，这会在家里制造不和。此外，她有点胖。”

马哈拉吉玩笑道：“你若把她留在这里，她很快就会瘦下来！”

与此同时，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已同朵拉特麦见过面；她和顾麦之妹苏娜玛西，跟顾麦提朵拉特麦的女儿，“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主意，”顾麦写道，“我说我不认识她们，还是算了吧。我不知道巴巴已经定了，要结姻的正是这个家庭！”

巴巴最终告诉顾麦（没说哪一个），朵拉特麦的一个女儿将适合鲁斯特姆，女孩受过教育，且家境富有。“鲁斯特姆会喜欢她，”巴巴说，“你中意哪一个？”

“我说我不认识她们，”顾麦继续说，“我们只在萨考利见过。”

“我征求鲁斯特姆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件事，我见了那么多女孩子。现在就按你和巴巴的意思办吧。’

“巴巴把朵拉特麦叫到大师之家商议此事，他们之间就定妥了。在这件事上，我没和她直接谈过。我把一切交给巴巴。

“巴巴遣我去萨考利征询马哈拉吉，并把女孩带到大师之家举行订婚礼。到了萨考利，马哈拉吉对我很生气。‘马上离开这里！’他吼道，‘找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她将对你有益。’

“我说明这一切都是巴巴安排的，他说：‘默文没有世俗经验。我告诉你，这事没有好结果，将来你必受痛苦。’他的立场没变。

“我夹在他们俩之间，左右为难，失望地返回家中。家里没人认识这个家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想要一个打算去萨考利跟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女孩。

“堪萨赫伯去孟买对巴巴讲：‘我不想要萨考利的女孩。婆婆（顾麦）已经想去萨考利，倘若媳妇也这样，谁来照顾丈夫和家庭？’

“巴巴便令珀茹嘉不要再去萨考利。希芮茵麦被遣去接珀茹嘉。她去见马哈拉吉，但他不同意，叫她走。尽管如此，订婚礼仍如期在大师之家举行。”

在萨考利小住后，美婼、朵拉特麦、芙芮妮玛西和珀茹嘉回到普纳，美婼到圣海伦娜学校读完本学年。但圣诞节假期过后，1923 年 1 月，美婼没回校读新学期。美婼 16 岁，同母亲和姐姐在家中，直到姐姐订婚。

同年 2 月，朵拉特麦带珀茹嘉去孟买，安排与鲁斯特姆的婚事，而芙芮妮玛西和美婼的外婆希琳带美婼去了萨考利。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住帕瑞尔、顾麦之妹苏娜玛西家，后者和女儿蔻诗德也追随巴巴。许多人来“大师之家”参加巴巴的生日庆祝，朵拉特麦和珀茹嘉也到场出席，珀茹嘉和鲁斯特姆在此第一次见面，并同意结婚。

庆祝活动后次日，巴巴与两家人进行私人会见。鲁斯特姆的亲戚从阿美纳伽来了很多，但珀茹嘉这边，只有她和母亲。鲁斯特姆和珀茹嘉在巴巴的见证下正式订婚，婚礼定于五月举行。这一次，巴巴还为珀茹嘉更名馥芮妮，以纪念他童年夭折的妹妹，并避免和鲁斯特姆之妹珀茹嘉混淆。

订婚仪式在巴巴生日庆祝用的大篷里举行。双方交换礼物，顾麦给馥芮妮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和一条珍珠项链（告诉儿媳这是她自己的心意，家人不会

同意她在未来儿媳身上花那么多钱）。两位母亲，朵拉特麦和顾麦也给巴巴赠送礼物。巴巴指示她们为新郎新娘买新衣。

巴巴让馥芮妮婚礼前几个月，不要去萨考利，故她同苏娜玛西及女儿蔻诗德住在孟买。但订婚仪式后，馥芮妮随母亲最后一次到萨考利。在萨考利，她把订婚的事细细讲给美婼听——巴巴对这门亲事多满意，并且鲁斯特姆已请求巴巴参加婚礼。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会来萨考利接馥芮妮回孟买，在她来之前，美婼和馥芮妮同外婆希琳在一起。希琳外婆到过萨考利多次，会在埃舍待几天。她也拜谒过巴巴简，是家中唯一不反对美赫巴巴的人，并得到他的达善。*

希琳喜欢吃得好，也喜欢别人吃好。有一天，她用南瓜、小麦粉和红糖给外孙女们做了一道点心。食材混合起来做成小薄饼，用酥油煎炸，可以保鲜好几天。

姐妹俩进来，看到这些诱人的美食。美婼吃了一个，又吃一个，忍不住再吃个……她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拉肚子。萨考利的条件原始，她们的“厕所”即在一所破败房屋墙后空地上挖的几个坑。猪来到这里以粪便为食，故在大小便之前，女子们须先把猪赶走，再扔石头不令其靠近。

鉴于这种情况，美婼避免坐马哈拉吉附近，那里拥挤。她坐在门边，紧急时方便离开，她发誓再不吃这么多油炸的东西。

希琳外婆耳背。她到马哈拉吉的小屋，聆听他的开示时，听不懂他说什么——还是用马拉地语。美婼和馥芮妮同皇家旅馆房后奶工的孩子们玩耍时，懂得一点马拉地语；因此她们会尽量把马哈拉吉说的话都记下，过后复述给外婆听。她们得大声喊，她才能听到。女孩们对她转述什么，希琳都说：“对，当然，他说的没错，我懂。”

---

* 注：美婼的外公于 1927 年去世，享年 85 岁；外婆于 1935 年 11 月 17 日，90 岁时过世。由于外婆希琳在美婼加入埃舍多年后才去世，作者想知道她为何没再去美拉巴德见巴巴，或者去看望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玛妮解释说：“这类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现在有不同的视角。而我们那时与世隔绝，时时刻刻完全专注巴巴，没有任何疑问产生。美婼和我们从未想过此类问题。”（很可能是希琳外婆之子伊朗尼上校不许她去美拉巴德。）

美婼受够了，有一天忍不住说道：“您既然已经知道，外婆，干吗还要问我们？”

“不是，我想听听他怎么说。”外婆坚持，下一次依然故我。

此前有次去萨考利，一天傍晚日已西沉，天色渐黑，那时没有电灯。美婼、馥芮妮和希琳外婆决定去马哈拉吉身边坐坐。晚间常有一些女子达善马哈拉吉，伴随他左右。她们到他的小屋时，里面一片昏暗，美婼和馥芮妮看得出马哈拉吉不在，但她们打算和外婆开个玩笑。

马哈拉吉总坐房间一角的麻袋上，希琳外婆被领进屋，她问道：“马哈拉吉在哪里？”她想达善他。

女孩们说：“在这里，外婆。”老太太弯下腰，用手触空位前的地面，然后坐下。

馥芮妮撑不住，走出房间，到外面放声大笑，美婼领外婆出来，告诉她马哈拉吉不在。她们只是开玩笑。

然而马哈拉吉就在附近，听到馥芮妮的笑声，对她极其不悦，说他的房间不是玩笑大笑的地方。他斥责她道：“你已经长成大人了，不该再这样笑了！”

仿佛要“咒”她，他又说：“你将有六个孩子！”

大师的责骂暗含对未来的预言，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确实育有六个子女。

姐姐随希芮茵麦去孟买后，美婼和外婆一起住在萨考利，朵拉特麦则来往不定。美婼喜欢住萨考利，尽管没有仆人，得自己动手清洗锅盘，打扫房间，阳光下晾晒被褥。萨考利的一切都极为原始：房屋由刷白的泥砖砌成，干净而简单，牛粪（作为防腐剂）铺就的地面，茅草屋顶。她们的居住环境同样简朴：一个单间，铺盖铺在角落里。（房间的另一角用窗帘隔开，用作浴室。）不过有一个炉灶可以做饭。*

“我们不介意，我们习惯了在外生活。”美婼说。做完家务，美婼会出去和婆罗门女尼们在一起。有时她们给她讲圣人和至师的故事，比如弥婼拜的故事，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

---

* 注：这是美婼第一次见巴巴的母亲。美婼还见到未来的姐夫鲁斯特姆，他三月份来萨考利，带来巴巴给马哈拉吉的信息。

马哈拉吉的小屋和其他房舍一样简朴，只有一扇小窗；数月以来，他将自己限制在小屋一角的一个笼子里。屋内仍有空间，让女子们坐，每天早晨在他面前举行阿提，接着用午饭。

马哈拉吉的午餐包括米饭、咖喱、酸辣酱和一道精细的甜食，盛在一个大塔利（不锈钢盘）里。盘子盖着盖子，放在他面前。接着盖子揭开，阿提开始。女孩们唱巴巴为马哈拉吉创作的古吉拉特语阿提。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还用梵文为赛巴巴创作过一首阿提，这首也唱。这些阿提并另外的歌曲每天都唱，所以要花些时间。女子一一达善马哈拉吉，坐在一旁。阿提结束后，她们会跟马哈拉吉交谈一会儿，马哈拉吉会开示，有时严肃，但大多轻松有趣。顾麦记得马哈拉吉就灵性道路给过一段阐释，她觉得特别贴切：

女子的心比男子更易转向这条道路。一个人行此道路，与其关联者也极可能进入。一个行道的女子，其 42 代都获救赎。

（比方说）用线穿珠，每穿一颗珠，线头就变扭曲；同理，家庭中第一个行此道路的女子，不得不受大苦。

一个人必须如油入水般生活，生活在世间，却与之无涉。*

指着因灵性倾向不被家人理解，而遭受巨大痛苦的顾麦，他说：“她在家庭生活中，但不属于它。”

有一次马哈拉吉提到，西方人到萨考利的一天会到来。他还评论印度独立运动：“印度人渴望统治这个国家，而一旦获得独立，他们将不晓得如何治理。”

另一日讨论时事，他含糊其辞地说：“北方有一只熊（指俄罗斯），在雪地里睡觉。我希望世界不要用全力将它摇醒。”

美婼住萨考利期间，马哈拉吉一直在笼内闭关。她时而得到给他送食物的殊荣：按指示把食物放在笼前，随后退去。

美赫巴巴上年在萨考利逗留半年，年轻的美婼也有必要在此“受训”几个月。在萨考利，她第一次和一群女弟子生活在一起，观察她们如何爱和服务大师。这给她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

* 注：巴巴曾对大阿迪透露，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印度妇女做阿瓦塔工作，巴巴本人为外国妇女做此类工作。

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礼将于 5 月 9 日在阿美纳伽举行，朵拉特麦前往阿美纳伽，与顾麦的丈夫堪萨赫伯商议婚礼细节。（双方同意费用由两家共同分担。）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将于 5 月 3 日庆祝，朵拉特麦连同顾麦及巴巴的四名满德里，来萨考利参加生日庆祝。朵拉特麦还打算走时带上美婼。

朵拉特麦自然觉得美婼是馥芮妮唯一的妹妹，理当出席婚礼。各处亲戚都请到了，新娘的妹妹不到场，成什么样子？

朵拉特麦到萨考利，和马哈拉吉谈起参加婚礼的宾客，带着些许的忐忑，她提出带美婼去阿美纳伽的事："马哈拉吉，我是来带美婼参加婚礼的，可以带她走吗？"

马哈拉吉表示不同意美婼去。"她在这里很开心。"他说，"你何必带她去？没有她婚礼就不能举行吗？到时那么多人在，她不会喜欢的。她乐意在这里和姑娘们（女尼们）在一起。"

朵拉特麦无计可施。新娘的妹妹缺席不在，势必引起一大堆疑问，场面难免尴尬。她知道就这方面而言，她自己的、连同顾麦的亲属，没人对灵性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对跟随至师这种观念敬意深重。

然而两天前，美婼的膝盖莫名肿了起来，甚至开始头晕虚弱。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在家时，美婼一直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她爬树、骑马，甚至从上面掉下来，从未受过伤。她不怎么生病，连发烧感冒都少有，身体素来健康。

"我过去常盼能生场病，好不去上课。"美婼承认。

现在突然间膝盖无端疼痛僵硬，走路不稳，一瘸一拐。她去达善马哈拉吉，见她跛腿、膝盖肿胀，马哈拉吉叫最亲近的跟随者（灵性母亲）德格拜，给她敷亚麻籽膏，照料她。

马哈拉吉有了不叫美婼参加婚礼的额外借口。他对美婼的母亲说："她路都走不好，这看着不大好。她跛着条腿成何体统？她习惯光脚走路，你还要给她穿那种高跟鞋之类的东西；就让她留在这儿吧。"

朵拉特麦见马哈拉吉不许可，便不再坚持：生日过后，她独自回了阿美纳伽。美婼一点都不介意，正如马哈拉吉所说，她在萨考利非常快乐，即便将错过唯一姐姐的婚礼。她一点也不后悔待在那里。

马哈拉吉这一决定背后另有隐情：美婼八岁时，在鲁西舅舅婚礼上见过一面的堂哥，打算向她求婚。他们没再见过面或说过话，但当有人问起这个年轻人想娶谁为妻，心中可有心仪的女孩？他每每回答：“美婼·伊朗尼。”

男孩的姑母（杰罕吉尔的一个姊妹）带着一枚订婚金戒、一件昂贵的纱丽等礼物前来参加婚礼。这些意图，马哈拉吉和巴巴自然知晓。为让美婼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没叫她去阿美纳伽。

尽管顾麦虔诚忠信，但大多数亲戚并不把美赫巴巴尊为灵性大师，此次婚礼上，敌对分歧纷纷扬扬。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不同，琐罗亚斯德教徒没有跟随圣人或至师的密教灵性传统；故琐罗亚斯德教徒多把巴巴及其追随者视作误入歧途，要么就是江湖骗子。

巴巴和满德里已离开孟买，住入库希如大院（现今美赫纳扎大院），属顾麦家所有。婚礼前五天，巴巴听阿迪说起婚礼宾客中种种流言蜚语和批评言论，怒而出走。听到巴巴走了的呼喊声，满德里放下手头之事，急忙跟上。

巴巴徒步几英里到镇外一个所在，靠近阿冉岗村，曾为英军军营，现归堪萨赫伯所有。巴巴此前与顾麦商议，打算带满德里在此处住段时间。他表示不想再参加婚礼，同满德里在此扎营，着手清理废弃的建筑物。

巴巴不打算参加自己的婚礼，鲁斯特姆难过异常，不过四天后，巴巴心软了。这次巴巴住顾麦新宅萨若希楼三楼，四面皆窗，可一览阿美纳伽市风景。

婚礼于 1923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举行，新人在火庙进行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仪式。巴巴没参加婚礼，但新婚伉俪在仪式后到萨若希楼接受他的祝福。库希如大院搭大棚接待来宾，盛宴款待，一支欧洲乐队演奏。但可怜的馥芮妮身体不适，只得注射针剂缓解痛经。

次日，亲友们聚集一堂，向新郎新娘赠送礼物，举行卡瓦里节目。顾麦的一些亲戚听说巴巴及满德里居住阿冉岗，就巴巴会不会霸占这块土地，发生激烈争吵。巴巴得知后，带满德里离开萨若希楼，去到一片坟场，之后去了一家客栈。巴巴在重新考量阿冉岗作总部的计划，而顾麦对亲属们的态度，以及巴巴离她的家而去，心痛欲碎。

最后堪萨赫伯找到巴巴，恳求他为了顾麦留在阿冉岗，巴巴同意。在客

栈住宿三天后，巴巴带满德里回到阿冉岗。此地将成为美赫巴巴的永久总部，被他命名为美拉巴德。

琐罗亚斯德教婚礼后七八日，还有一项仪式要进行，新郎新娘互戴花环，并把糖果放对方口里。朵拉特麦前往美拉巴德，跟巴巴商量，想让美婼回来参加。朵拉特麦说起想娶美婼的那个年轻人，巴巴指示朵拉特麦把美婼从萨考利接来，商榷此事。*

“马哈拉吉不叫美婼参加婚礼。”朵拉特麦说，“我去接她，但他不同意美婼走——即便是为她姐姐的婚礼。”

巴巴说：“回趟萨考利，带美婼到纳伽（阿美纳伽）。”

“要是马哈拉吉不准，怎么办？”朵拉特麦问，“我怎能违背他的希望，怎能强迫他而坚持己见呢？”

“对马哈拉吉说：‘她是我的女儿，我要带她去纳伽！’”

朵拉特麦前往萨考利，一路惴惴不安。她怎能对一个至师说那种话？早年，巴巴和马哈拉吉之间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朵拉特麦会听从巴巴还是马哈拉吉？巴巴在试探朵拉特麦，看她服不服从他。

朵拉特麦心提到了嗓子眼，到了萨考利，她私下见马哈拉吉，他问：“婚礼进行得如何？客人都走了吗？”

他们闲谈一会儿，朵拉特麦紧张地说：“我来接美婼……我可以带她去阿美纳伽吗？”

马哈拉吉心平气和地说：“可以，带她去。为什么不能？”

朵拉特麦松了口气，马哈拉吉如此轻易就同意了。这样美婼离开萨考利，这是她首次去阿美纳伽以及美拉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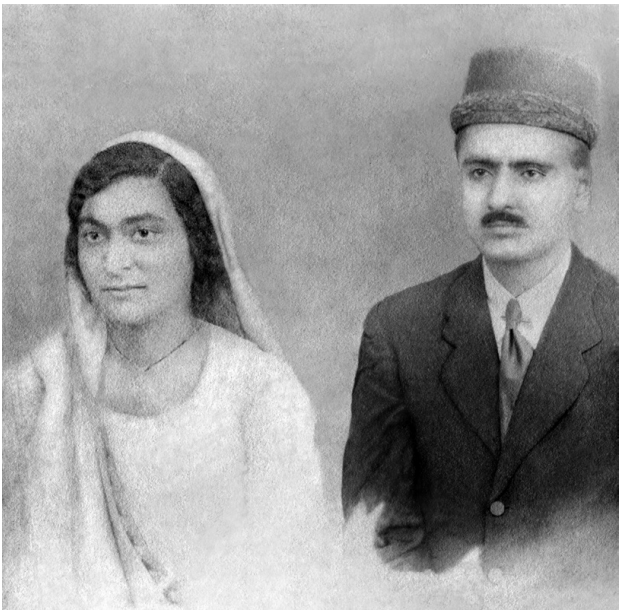
---

* 注：顾麦的外甥女、即将成为美婼最好朋友的蔻诗德，这次谈话期间在场，后来向美婼讲述。

至师乌帕斯尼·玛哈拉吉，1920 年由 N. V. 维卡尔摄于孟买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婼的姐姐馥芮妮

鲁斯特姆和馥芮妮 · 伊朗尼在婚宴上
1923 年 5 月 9 日，阿美纳伽，库希如宿舍



馥芮妮和鲁斯特姆 · 伊朗尼

萨若希楼，1921 年由 S. S. 迪恩摄于阿美纳伽

照片由作者收藏

美婼的姐姐馥芮妮

8 美婼的决定

15 世纪，阿美·夏君主一眼看中这片土地，后建城阿美纳伽，盛赞此处“气候宜人，山峦平原绿意盎然，堪称天堂”之地。该城坐落于一个小凹地，周围哈瑞什禅德山环绕。1400 年代，山上柚木和婆罗双树森林覆盖，然而星移斗转，这里逐渐变得干旱荒芜，如同沙漠。

1923 年 5 月，美婼和母亲从萨考利乘火车到达这里，当地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美婼一点不觉得周围环境像天堂。在阿美纳伽火车站，她们乘马车前往萨若希楼；穿过单调乏味、尘土飞扬的街道，一路不见轿车和公交车。美婼不由心想：“天哪，我姐姐这是嫁到了什么地方？”

她对朵拉特麦说：“这个城镇见不到漂亮的房子。”朵拉特麦回说：“也有，伊朗尼住的房子就很漂亮。”

美婼家素来都住坚固老式、带花园和仆人的英式宅院，因此母亲告诉她，馥芮妮和鲁斯特姆婚后居住的萨若希楼是所漂亮房子时，美婼满以为会有个打理得很好的花园。到了才发现房子地界拥挤局促——哪有什么花园。房子很大，二楼有个大舞厅，但“我一点都不喜欢”，美婼回忆说。*

顾麦的女儿珀茹嘉和朵丽，问美婼想不想去看他们在萨若希楼盖好前住的帕西客栈，美婼满口答应，以为那里会更好。一见那座昏暗潮湿的房子，美婼吓了一跳，不敢相信姐姐的婆家，一个体面受尊敬的家庭，曾经住这么个可怕的地方。

在萨考利期间，美婼参加印度教节日朗·潘奇米（Rang Panchmi），纪念奎师那与挤奶女的游乐时光。姑娘们兴高采烈地从大锅里舀水互相泼，水被染成鲜红色。美婼事后马上洗了衣服，但她的长衫、纱丽，甚至圣腰带都染成粉红色，洗不出来了。美婼已然忘了这件事，当她穿扮好去火庙参加馥芮妮和

* 注：1921 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萨若希楼举行暖屋仪式时，美赫巴巴也住那里，那次是他首访阿美纳伽。这座建筑现已拆除。

鲁斯特姆的仪式时，别的女孩一见她的粉红圣带好不诧异，问怎么回事。她如实相告，她们很快给她找来一条白色的。

朵拉特麦为美婼出席婚礼，买了一件贵重的金色纱丽，及其他时髦衣物和珠宝，现在美婼有机会穿了。她沐浴，梳了个时尚发型，一身华丽的衣装前往火庙。“想象一下，”美婼道，“在萨考利，我赤脚走了几个月，衣着非常简单，和婆罗门女孩一样。此时在纳伽，穿戴华服珠宝，大家围着我大惊小怪。我来纳伽时身穿普通的棉布纱丽，而今脚蹬高跟鞋，身穿华贵纱丽，佩戴闪亮耳环。”

在火庙，美婼见了很多人，包括珀茹嘉和朵丽的表妹莫塔（萨若希之妹）。女孩们不懂祈祷的语言，没人注意她们。上火庙对她们无异于一次郊游，而阿美纳伽众女孩更热心见馥芮妮的妹妹，看她如何打扮。“这一幕太滑稽了。”美婼说，“莫塔一直越过她的祈祷书看我。”仪式结束后，她们站在外面，互相欣赏各自穿的纱丽和首饰。*

巴巴通过韦希奴（一位年轻的满德里）传话，要她们来美拉巴德达善。鲁斯特姆开车送受召者，其中包括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和姨母朵拉玛西，以及顾麦、朵拉特麦、馥芮妮和美婼。日期是 1923 年 5 月 18 或 19 日，对于美婼，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第一次去美拉巴德，第一次近距离端详巴巴，并且第一次达善他。她穿一件带闪亮镶边、雅致的紫红纱丽，长发飘逸。

美拉巴德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驻扎地，铁路从中穿过，铁道边一座工整的小型石建筑，用作军队邮局。此外，巴巴和满德里正在修葺用作住处的一个大食堂，带两个大房间，一间浴室，前后均有门廊。“巴德”意为繁荣之所或昌盛之地，而此时的美拉巴德看上去绝非如此。美婼曾为阿美纳伽姻亲的住处所讶异，对美拉巴德的第一印象也如是；丝毫不知这个简陋、风沙肆虐的荒凉之地，很快将成为她的家。

女士们在邮局下车，但巴巴不在那里。他在马路对面的食堂，帮满德里

---

* 注: 在阿美纳伽时, 有一天美婼与大家结伴去野餐, 登上陡峰, 到昌德比比宫殿，如今已成废墟，曾住着统治这个地区的女王。美婼新交的朋友中，有纳伽瓦拉家的女孩，阿美纳伽有名望的一户帕西家庭。

粉刷内墙。美婼的表哥帕椎来到邮局，让她们等等，巴巴这就过来。巴巴看见她们，洗了手，快步穿过田野走来。

美婼记得巴巴穿宽松衬衫和宽松长裤，不是长袍。他扫视她们一眼，走进邮局，坐在地毯上，接着叫她们进去。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先进，顾麦等长辈随后，达善巴巴。“见别人顶礼，”美婼说，“我也照做。一抬头看见巴巴的眼睛，那么闪闪发亮。我不想正对巴巴，觉得害羞，因此在坐巴巴身边的馥芮妮身后坐下。我没盯着巴巴看。巴巴看上去很美，但非常非常瘦。他头发不长，还未及肩。在巴巴的前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石击过的地方，有一处轻微的疤痕。从近处可见它在两眼之间，并不深。我忘记告诉巴巴，在萨考利，我（在一天之内）见过他四次。”

巴巴问婚礼来宾都走了没有，朵拉特麦说都已走——除了那个儿时见过美婼、想娶她的男孩的姑母。美婼曾纳闷这个女子何故对自己那么好，觉得她那么投缘可亲，这时才明白她想说服她同意嫁给她侄子。

巴巴表明希望澄清此事。他指出朵拉特麦多年寡居，独力安排美婼的婚事不易。

朵拉特麦说她喜欢这门亲事。心中希望女儿们都出嫁，她就能自由前来服务巴巴。（此时无人认识到年轻女孩们，连同年长的母亲们，都将被允许与巴巴一起生活。）

希芮茵麦赞同。“这事如何，默劳戈？这个男孩爱她。他会让她幸福。你有什么异议吗？”

巴巴说他没异议。有人说：“女婿就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我们费力去找。”在经历了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婚事的一大堆麻烦后，这显然够幸运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其他人也表达了意见，只有馥芮妮不大赞同。见众人热议自己的事，年仅 16 岁的美婼，觉得好笑，又有些难为情。她害羞地把头埋在臂弯里，默默偷笑。

巴巴说：“大家都各说各的，但美婼自己怎么决定的？要她说说她怎么想，应该问问她的决定是什么。”

希芮茵麦不赞同。“你为啥这样说，默劳戈？”

“说什么？我只是说我们应该问问美婼喜不喜欢这个主意。毕竟，这是她的将来。”

所有人都转身看美婼。众目睽睽之下，美婼愈加窘迫。馥芮妮低声对她说：“快点，美婼。回答巴巴。你喜欢这桩婚事吗？巴巴想知道。他在问你。”

美婼抬起头，鼓起勇气。在萨考利，她听闻圣人弥婼舍弃世间的故事，受之启发和鼓舞，此刻她与巴巴面对面。这给她勇气说出自己的心声，她知道这关系到自己的命运。她从馥芮妮身后转向巴巴，说道：“我不想结婚。”说完又低下头。

众人看着她，仿佛她疯了。

朵拉玛西素待美婼很亲，试着劝她道：“这个男孩不行，美婼，那就换一个？”

美婼说：“不……不用。”

大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止是不想嫁那个男孩，而是根本不想结婚。长者们不快地盯着她。

巴巴很高兴，但没表现出来。“她说什么？”他问。其实他听得很真，只不过想让人再重复一遍。

馥芮妮复述美婼的话，巴巴说：“现在你们听到她说什么了吗？她不想结婚。不要劝她，别再提这个话题。别再烦扰纠缠，也不要责备她。”

他再次确认：“不要再提这个话题。”

朵拉特麦被迫放弃此事。“此后我得以清静无扰，”美婼说。

鲁斯特姆把车泊在靠井边的路上，等候她们。巴巴快步走出邮局，同他私下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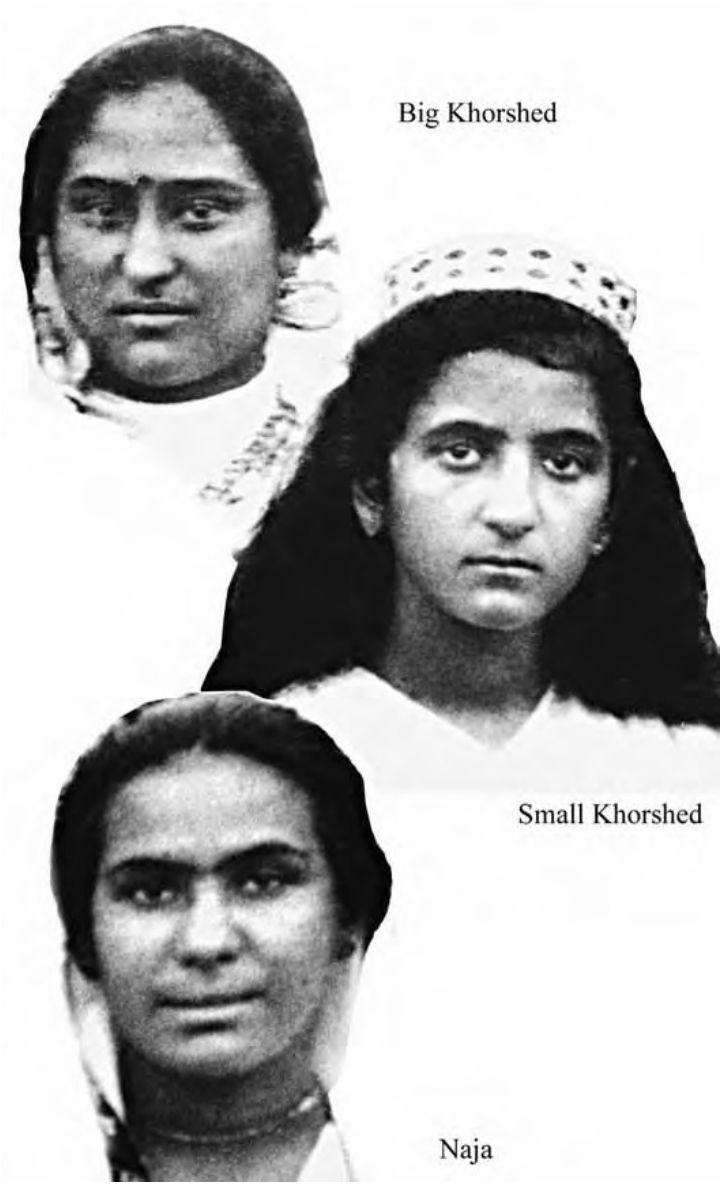
到家后，馥芮妮想知道巴巴会见后心情如何，问鲁斯特姆道：“巴巴对你说了什么？”鲁斯特姆说巴巴走出邮局时心情活泼开朗，这让他们得出结论，巴巴对美婼的决定很满意。

次日，巴巴传话让希芮茵麦、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婼不要继续居留阿美纳伽。她们受令返回普纳，当天乘火车离开，连同想娶美婼的男孩的姑母。

美婼不知火车会途经美拉巴德，驶离阿美纳伽火车站不久，长辈们说美

拉巴德到了。美婼望向窗外，只见巴巴站在铁轨旁，在等待她们。他身穿长袍，头发飘散，在火车经过时，向她们挥手示意。她们都探身窗外挥手，直到火车驶远。

美赫巴巴，1923 年 10 月 19 日，摄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加特科帕尔柯基·伊朗尼拍摄，L. 莱特提供



大蔻诗德、小蔻诗德、娜佳
插图来自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结婚照，1923 年 5 月，摄于阿美纳伽
照片由作者收藏

9 新朋友

接下来半年，美婼与母亲住普纳托迪瓦拉路家中，协助朵拉特麦缝纫手工纱丽镶边，读书，玩鲁都（类似巴棋戏），在花园劳动，在房子周围闲庭信步。自 11 岁初遇巴巴简，美婼再没拜访过这位老妪。现在随同母亲，每天傍晚乘坐家里的马车前去拜望，那时有个多才多艺的卡瓦里女歌手，会演唱几个小时。

“巴巴简看上去很美，极为自信庄严，”美婼回忆道，“就像一位帝王。她的脸非常白皙，而且她是那样和蔼可亲。她很甜。她总是面对男子而坐，说话心平气静。身边只有不多几个女子，坐另一端。她（偶尔）环顾一下，看都有谁来了。

“一天晚上我们去时，我穿着纱丽。巴巴简转身看看我母亲，又看看我。那种目光，我依然难忘——那么美，只有片刻，但她眼中的神情非常美。我没说什么，只是微笑。巴巴简也轻轻含笑以对。我从未对巴巴简说什么，也没问过什么，而今为之遗憾。那时我没有多想，加之又害羞腼腆。”

男子一般白天过来陪伴巴巴简，女子要做家务和煮饭，日间太忙来不了。总有几个女子过来，她们坐巴巴简身后。巴巴简时而念及在场的女子们，回过身，亲切地微笑。

朵拉特麦晚间去巴巴简那里，以便她的在场不引起饶舌者的注意。人们会说：“这些人不去火庙，却和那个穆斯林老妪坐贫民窟里！”

琐罗亚斯德教徒们不断背后议论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整个社区强硬反对巴巴简和美赫巴巴。“后来，”美婼说，“母亲白天也常去巴巴简处。她不在意他们的议论。”

朵拉特麦的母亲希琳也不理会这些言论，间或拜访巴巴简，巴巴简显然喜欢她来。巴巴简会与希琳追忆波斯时光，田野与果园中劳作的人们。有人带头唱一首波斯歌曲，巴巴简和希琳外婆会在副歌部分，跟着反复合唱。还有人会讲述琐罗亚斯德的生平趣事。

水果蔬菜市场离巴巴简座位不远，朵拉特麦每次去采购，总会中途拜访巴巴简。有时美婼和母亲日间也去探望一下巴巴简，送她水果（未送过鲜花），巴巴简则作为帕萨德分发。巴巴简不许她们达善，但接受食物。信徒常带来茶和面包圈以及水果，巴巴简会分发。（她自己按时吃饭。）

“巴巴简不喜让人碰触她的脚，”美婼回忆说，“她最多让人亲吻她的手。她若主动伸手，才可亲吻，否则，我们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向她致意。

“然而对于巴巴，（早期）巴巴简会让巴巴给她挠背。他会连续坐几个小时为她抓背，直到凌晨。巴巴曾告诉我，巴巴简终于叫他停手时，他的手指会僵得伸展不开；按摩后才能舒展。”

“你亲吻过她的手吗？”作者问。

“我不记得了，但我碰触过她，摸过她的膝盖。她手上戴着戒指，不是真金的。我看到她的两个残损的手指，她不让人把戒指摘下。”*

有一次朵拉特麦去看巴巴简，没带美婼，带去一篮子橙子、柑橘和小黄瓜。巴巴简很高兴，接过菜篮子，问道：“怎么还有黄瓜？”

朵拉特麦回答：“现在是夏天，人们生着吃。”

“你们吃生的、没煮过的？”巴巴简问，“在我们那里（俾路支），一般做熟吃。”

巴巴简让朵拉特麦把黄瓜带回家，做熟后送来。朵拉特麦不会烧黄瓜，姐姐芙芮妮玛西帮忙，她们像做南瓜那样做熟。朵拉特麦把菜带给巴巴简，她吃了。

“这样母亲学会了烧黄瓜，”美婼说，“有时也会为我们做。”

巴巴的妹妹玛妮，儿时也去拜访巴巴简。她回忆道：“巴巴简个子不高，但很美。她肤色红润，头发卷曲，眼神敏锐，嗓音高昂。巴巴简坐树边黄铜围栏内，我喜欢称之为巴巴简的‘摇篮’。她会用床单躲猫猫；她从不躺卧，总是四分之三斜倚。

“巴巴简很幽默，也很强大，你可以感受到她内里的权威。她也很顽固，

---

* 注：巴巴简的两个手指因感染被蛆虫吃掉，她不让人把她习惯戴的俗丽戒指取下。

她想要什么，多少劝说都不能使她让步。她很迷人，偶尔也会骂人，若被烦扰的话。要是有人称她麦（母亲），她会咒骂。

“有个大高个、留大黑胡子的男子照看她的需要，在她面前如同羔羊，做什么事得哄她求她。”

常在巴巴简身旁的还有美婼的姨妈芙芮妮玛西，玛妮对芙芮妮玛西有很深的感情。芙芮妮玛西衬裙的长口袋里，一向塞满各色草药。“芙芮妮会指导我如何行事。巴巴简的树上有个弯曲的钉子，上面挂着一幅装裱不佳的巴巴印刷照片。巴巴简说印度斯坦语。有一次，我大概八九岁，巴巴简叫我近前。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接着转身把头放在树上巴巴的照片上，哭泣起来。我感到紧张害怕。我的手还在她手中，我转头看芙芮妮玛西，她把手指放唇上，叫我不要动，保持安静。少刻巴巴简抬起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巴巴简身上有一种光。那种光叫你不想离开。”

有一次，巴巴简掏出一枚银卢比给玛妮。其他人也想要，但巴巴简给了她。她还给玛妮的哥哥贝拉姆一只比地（手卷烟）。

玛妮做过一个跟巴巴简有关的生动的梦。她梦见巴巴简在收拾行李，仿佛要离开普纳。她在打点行装。“不要走，巴巴简，”玛妮梦中哭道，“普纳没有您怎么办？别走，您干吗要走？”

巴巴简说道：“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关店了，不会再有顾客了。”

“为什么没有，巴巴简？”玛妮央求，从内心深处发出哭泣。

“价太高了，人们付不起。”

玛妮从梦中醒来，发现枕头被泪水浸湿。她只做过一次这样的梦，她曾在梦中大笑，但从未哭过，此前此后都没有。

“巴巴简那么爱巴巴，”美婼补充说，“她在树下等了他那么多年，她一定每天都看见去上大学的巴巴，但有两年时间，只得让他骑车经过，直到时机到来。”

关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美婼说：“瞧巴巴多勇敢，即使马哈拉吉向他掷石头。马哈拉吉在考验他——他真是那个人吗？别人会跑，但巴巴站着没动。他无惧生死。”

大阿迪一次评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他与巴巴简对比：“马哈拉吉·乌帕斯尼有点严厉，像父亲，而巴巴简像是（巴巴的）母亲。自然母亲的爱总是更伟大，巴巴最爱巴巴简。”阿迪补充道：“但美赫巴巴的爱远胜过任何爱——它令你神魂颠倒。”

除了经常拜访巴巴简，朵拉特麦还常去火庙祈祷。因与普纳琐罗亚斯德教徒联系断绝，她在下午没人时去小火庙。这个火庙恰好在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家附近，巴巴的表妹、15 岁的娜佳，巴巴的嫂子（兄长嘉姆希德之妻）、21 岁的蔻诗德，常在这里。*

美婼对母亲说想跟她一起去火庙，见美婼有兴趣，朵拉特麦自然欢喜，同意带她去，以为美婼虔诚心增进。来到火庙，她们在外面洗手洗脸，完毕走进内室，那里有燃着火的银器。一名牧师在念诵祷文。

“我做圣线仪式，”美婼回忆，“我姐姐教过我一篇短祷文，我拿起祷文书诵念。我认真祈祷，慢慢念诵，但十分钟就念完了。”

她给照管圣火的牧师一些钱，他递给她一包火灰。“我看看母亲，她还在祈祷。我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我知道她会呆很久，起码一个小时。我便轻声对她说：“妈妈，我要去找娜佳和蔻诗德。你路过时捎上我。”

美婼步行到朵拉玛西家，发现大家都在，在那里度过一个闲适的下午。“我喜欢去朵拉玛西家，喜欢那里的巴巴氛围。娜佳和蔻诗德会对我讲巴巴。嘉姆希德也会在，他也常谈巴巴——他们上学的时光，巴巴如何去巴巴简那里，她对他说了什么，大师之家的故事，还有他做的巴巴梦。嘉姆希德常做跟巴巴有关的迷人的梦，他会记下来。他深爱巴巴。我爱听那些故事，我爱听人们讲巴巴。

“他们招待我一起喝茶。朵拉很亲。尽管拮据，朵拉却为我们做上好的美食布佳或帕特尔。

“南瓜屋只有两个房间，楼上带阁楼。巴巴的祭坛在楼上。有木梯上去，但没有扶手。我害怕攀爬，但女孩们会带我上楼，给我看小祭坛，摆着巴巴的照片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他们时常敬拜——点灯和焚香。她们会让

---

* 注：娜佳的母亲已过世。除了母亲，娜佳家中另外两个孩子也已去世，他们的名字与美赫巴巴的两个亲密弟子一致——古斯塔（吉）和美婼。

我做这做那，有时我们一起做阿提。她们会给我唱巴巴创作的歌曲和巴赞。

“朵拉玛西和希芮茵麦是姐妹，但她们并不相像。朵拉较胖，肤色偏黑，是一位心善而大度的女子。她深爱巴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会讲述尽管拮据、仅够糊口，她是怎样设法为巴巴和他的朋友们管饭的。巴巴会让朵拉为他们做饭，不敢把朋友往家带，母亲会不高兴，不肯招待他们。朵拉则心甘情愿。

“巴巴儿时，朵拉坚持让巴巴穿新衣，不拾嘉姆希德穿过的旧衣。她知道他的特殊。

“她勇敢无畏，什么人都不怕。她就像街坊邻里的调停官。她有一根长鞭，用来鞭打（因敌视巴巴而）被挑唆来滋扰希芮茵麦的醉汉。

“有一次一个喝醉的果阿人在她家门外打架。她拿出鞭子，醉汉转身照她胸口就是一拳，朵拉直挺挺倒地。”

美婼还记得朵拉的丈夫法里敦·马萨，心地仁厚，爱开玩笑。刚开始戴巴巴像章那会儿，他会逗女孩们，先给她们瞧一眼，然后藏口袋里，说不能给她们。她们得央求半天，他才给。

“每过两三天，我母亲就去火庙，我总说我也去。她会说：‘好吧，我知道你只是假装去火庙，其实是想找蔻诗德和娜佳！去火庙只是借口，你想去朵拉家！’

“我只好招认，母亲还是会带上我。”

美婼来自富有家庭，但被朵拉玛西质朴家中爱的氛围深深吸引，正如她被萨考利以及后来美拉巴德的简朴生活所吸引。

从朵拉家转过街角，就是巴巴父母的住处，但那时美婼没去过那里。“巴巴的母亲从不去朵拉玛西家，我们仿佛对她（希芮茵麦）隐身。那时我也没见过玛妮。我记得曾随母亲去过巴巴母亲家，但玛妮当时不在。有一次我去找蔻诗德和娜佳，见到巴巴的外婆（希芮茵麦的母亲）高兰顿。我们谈得不多，她说波斯语。后来没再见过她，她没来过美拉巴德。”

希芮茵麦一天确实带玛妮坐马车，去了朵拉特麦位于托迪瓦拉路的家，但美婼不在家。朵拉特麦款待她们茶和蛋糕，送玛妮一个美国电影玩偶。玩偶没有衣裳，希芮茵麦给它做了小裙子，摆在橱柜上，玛妮不大在意，她不喜

欢洋娃娃。

娜佳和蔻诗德也去过美婼家几次，她们谈论马哈拉吉和巴巴。另一位访客是（巴巴的儿时伙伴）赛勒玛玛之妻娜佳。她教她们做镇痛油，放家里备用。

美婼和母亲在普纳期间，美赫巴巴在奎达等地旅行，之后回到美拉巴德。他间或去普纳两三天。韦希奴或帕椎被遣去通知朵拉特麦，巴巴到来的消息，她和美婼便前去达善，通常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要么在拉姆玖·阿卜度拉之姊阿米娜·伽斐尔家。

普纳的巴巴爱者屈指可数，朵拉特麦接近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面对来自琐罗亚斯德社区的激烈反对，最主要的反对是关于美赫巴巴，因为不同于其他两位大师，他本身是琐罗亚斯德教徒。但自从萨达希乌住到卡斯巴佩斯——普纳的印度教区域，见巴巴变得相对容易，不会被其他帕西人或伊朗人瞅见，以致闲言碎语说得更欢。

一次，朵拉特麦和美婼去阿米娜家见巴巴，巴巴问她可有话要说。朵拉特麦说希望同他私下交谈，众人回避，她坐近巴巴，坦言想与他在埃舍生活的渴望。说她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服务他，跟随他。

“你如何服务我？”巴巴问，“我居无定所。”不过他承诺：“一旦在美拉巴德永久定居，开放女子埃舍时，我会首先召你。”

美婼坐房间另一端，听不到他们的对话。这天是爱卡达西日，印度教斋戒日，按在萨考利所习，她在禁食。巴巴问起此事，美婼没有印度教日历，说她也弄不清该在哪天禁食。

巴巴指示她不要在爱卡达西日禁食，而是按琐罗亚斯德教日历，在霍玛兹德·罗吉和贝拉姆·罗吉，一个月的第一天和第二十天，这两日禁食。她可以在禁食期间一天喝两次牛奶，其他什么都不吃。

“我不喜欢牛奶，”美婼回忆，“每次喝，都像喝蓖麻油。”她坚持每月斋戒两次，直到与巴巴在一起，他让她停止。

除了到朵拉玛西家见娜佳等人，美婼这个时期结交的另一个终生好友，

13 岁的蔻诗德·K·伊朗尼，来自孟买。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是顾麦之妹，全家已与巴巴建立联系一年左右。顾麦的女儿朵丽和珀茹嘉曾在孟买读书，她们陪表妹蔻诗德去大师之家见巴巴。若听说巴巴当天情绪不佳，这在巴巴训练早期弟子期间时有发生，她们就不敢进。

蔻诗德则不怕，径直走进去，另两个女孩温顺跟随在后。蔻诗德坐在院内井边等巴巴，没几分钟，巴巴出来，跟三个女孩做游戏，问询她们的课业。*

蔻诗德喜爱去见巴巴，有一次发现苏娜玛西和顾麦去了大师之家，没有带她，她毅然决然退学。她满心爱巴巴，不愿错过任何见他的机会。实际上，蔻诗德易于获得内视，在巴巴实际去她家前一天，经常看见巴巴。她会看见巴巴坐在屋内，仿佛从远处看，只有片刻功夫。她便告知母亲："巴巴明天会来。"

"你怎么知道？"苏娜玛西会问。

蔻诗德说她内视中看见巴巴，母亲不信；但次日巴巴如约而至，苏娜玛西开始信女儿的话了。

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希如·马萨也有灵性倾向。蔻诗德出生前，父亲进行过一种叫奇拉纳什尼（chillanashini）的严苛苦行，行者沿自己画一个圈，发誓在圈中不吃不眠四十昼夜。这是种危险的修炼，行者须经受种种恐怖视像袭击及其他精神折磨。若中途出圈，非疯即死；如若成功，所求所愿皆可顺遂。†

凯库希如是珠宝商，进入苦行圈，以期巨大财富的回报。妖魔鬼怪幻影重重，吓唬他，诱他出圈，但他在圈中坚持到 39 天。当天只见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向他走来，没给他财富，却递给他一个婴儿。凯库希如说想要财富，女神告诉他，他通过这个女婴得到的会更多，要他给女婴取名蔻诗德。

蔻诗德八岁时，有一天在外面玩耍，出现两个小仙女。她们牵着她的手来到阳台，蔻诗德看见拉克希米坐在金色宝座上；鲜花撒落，芳香四溢。

拉克希米让蔻诗德承诺永不结婚，蔻诗德遵命，不过女神对她说："承诺前要三思。"女神叫她承诺三次。

* 注：为了区分两个蔻诗德，巴巴的嫂子叫莫提·蔻诗德（大蔻诗德），美婼的新友叫奴丽·蔻诗德（小蔻诗德），后者年龄小 8 岁。

† 注：美赫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也进行过同样的苦行，那时他被告知，他所寻求者（神），将通过他的儿子被给予。

蔻诗德立誓绝不结婚，女神牵着她的手，让蔻诗德带上她的王冠，坐她的王位上。蔻诗德落座后，也开始像女神一样发光。

拉克希米给她看男人关在栅后的视像，说："世间的男人是巨人，被关在铁栅之后。永远不要信任他们，我给你看是为了提醒你。要当心，谨记你对我的承诺，永不结婚。这是为你自身的利益。"

蔻诗德从未对父母讲过这个内视，她觉得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誓言。她去阿美纳伽参加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婚礼，听大家在巴巴面前讨论美婼的婚姻，不由担心，怕巴巴让她结婚。*

之后有一天，她到美拉巴德见巴巴，在后面追上他叫道："默文吉！"

巴巴转过身，对她说："我知晓一切。我不会让你结婚。"

后来蔻诗德作为女满德里加入巴巴，将儿时的内视故事和盘托出，巴巴再次表示他知晓一切。

近期跟随巴巴到卡拉奇和奎达旅行的蔻诗德和母亲苏娜玛西，受巴巴邀请到普纳。巴巴住位于兵站区的阿卜度拉和阿米娜·伽斐尔家。朵拉特麦和美婼也得到巴巴回返的通知，受邀去伽斐尔家。蔻诗德一家 1923 年 8 月 22 日到达，并被遣去向巴巴简致敬，这是他们首次面见这位至师。蔻诗德记得巴巴简对苏娜玛西尤其关切，紧紧拥抱她，手捧她的脸，亲吻她，说："啊，我的女儿。我等了你多久？"蔻诗德站一旁观看，然后也上前达善。

第二天，美婼和母亲去伽斐尔家。美婼带着她的宠狗彼得，她和同样喜欢大狗的蔻诗德，对彼得宠爱有加。馥芮妮婚前，在孟买和蔻诗德家人同住，蔻诗德曾去阿美纳伽参加婚礼，但直到现在才得见美婼，俩人很快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美婼喜欢我，我也喜欢她。"蔻诗德说，"我俩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印度，人们普遍把姻亲当作家人的一部分；因美婼的姐姐嫁给蔻诗德的表兄，两个女孩自然感到情同手足。

---

* 注：大阿迪（蔻诗德的表兄）说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一度有意让他娶蔻诗德，但因他和蔻诗德都与巴巴在一起，所以这不可能；另外，巴巴还让顾麦做过阿迪不结婚的承诺。

这天是穆斯林节日莫哈拉姆，傍晚，她们随母亲同巴巴去莫迪医生的诊所，阿卜度拉在这里为他们安排了座位，观看游行演出。美婼从小就在普纳参加这种节日，她给蔻诗德绘声绘色描述小丑、舞者和免费冰冻果子露（美婼说她从未尝过，有可能由不洁净的水制成）等场景，逗她开心。

蔻诗德回孟买后，几乎天天和美婼通信，据蔻诗德讲，美婼的书信幽默十足。她记得美婼在一封信中夹带着她剪下的一个卡通人物。巴巴当时在孟买，曾要求看这封信，看到卡通笑了。“美婼是你的朋友，”他对蔻诗德说，“你喜爱她，是吗？”*

蔻诗德不像美婼，从不对巴巴害羞。她见巴巴时只有 11 岁，同他在大师之家玩耍，觉得与他亲近。蔻诗德还在巴巴的事情上，对美婼提各种建议。“我建议这建议那，”蔻诗德说，“美婼总是听从我的建议，美婼非常单纯、天真与轻信。她根本不会耍心机。这就是我那么喜爱她的原因。”

娜佳、法里敦·马萨、嘉姆希德、朵拉玛西、大蔻诗德
照片由玛妮·S·伊朗尼收藏

* 注：美婼和朵拉特麦从未给巴巴写过信，也从未收到过他的任何信件。

高荷、未知者、玛妮、大阿迪之妹珀茹嘉和朵丽
1923 年 5 月摄于阿美纳伽

至师，纳拉延·马哈拉吉
照片由 L·莱特提供

10 戒指与照片

美婼的姐姐馥芮妮有了身孕，美婼去库希如大院陪她，馥芮妮住院里两个小房间（现为宝·喀邱瑞的办公室）。1923 年 12 月，小蔻诗德来看望她们，发现美婼在阿美纳伽并不开心。美婼向蔻诗德提起希琳外婆常去萨考利住几周。“萨考利是个好地方，”美婼说，“我有时真想回那里。”蔻诗德的反应是也想去。

一天，让她们惊讶的是，巴巴不期而至。（他此前去了卡拉奇，现秘密返回美拉巴德）。美婼问他：“我外婆去萨考利时，我可以跟她去住几天吗？”

“可以，但只能去几日，”巴巴说，“不要超过 15 天。”

蔻诗德问：“巴巴，我能跟美婼一起去吗？”

巴巴也同意，但重复道：“你可以去，但不超过 15 天。要记住。”

俩人欣然同意，以为住两周就走，好简单的事。

不久，希琳外婆、朵拉特麦、美婼和蔻诗德乘火车去萨考利，但朵拉特麦没住下。她返回普纳，巴巴将于 12 月最后一周，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举行达善。

在萨考利，美婼和蔻诗德没与希琳外婆住一起，而和婆罗门女孩同起同卧。时值冬日，天气寒冷，她们像别的女孩们一样生活——睡地板，没有枕头，赤脚在埃舍行走。每天早晨都去（依然在竹笼内的）马哈拉吉身边做阿提。

“我们照她们的样子来做，”蔻诗德说，“我们年轻，乐于这样做。”

有时马哈拉吉给她们食物，但告诫不要拿人们送他的水果等吃食，除非他作为帕萨德给她们。他解释说这些东西充满给予者的业相（印象）。“我拿了给你们，就不同了。”

白天，美婼和蔻诗德同其他女孩一道在寺庙里唱巴赞。（她们在时，男子不得入内。）她们还学习演奏乐器。美婼学敲双面桶鼓。有人送马哈拉吉一个小风琴，他让蔻诗德每天在阿提上弹奏，美婼和其他女孩用木棍击节

为她伴奏。

马哈拉吉多数时间都在他的小屋，从笼里出来后，他偶尔突访女子的住处。有人喊：“马哈拉吉来了。”所有人都聚拢而来。

有时晚间，美婼给马哈拉吉端去晚餐，马哈拉吉让她把餐盘放地板上，说：“晚一点饿的话，我会吃。”她放下餐盘，鞠躬离去。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为他煮清淡的奇持瑞（khichri，米和扁豆一起煮）。马哈拉吉持续禁食，肠胃虚弱，奇持瑞容易消化。他一天只食一次。

女孩们就寝前聚集向他顶礼时，马哈拉吉也许对其中一人说些话。他对人们说话总是直言不讳。他会当面告知，或当众训斥一人，以便相关者知道马哈拉吉的话是针对她的。*

“但他对我说话总是和蔼可亲，”美婼说，“一天晚间，我们去顶礼他时，他转向我说：‘我这种类型，不是你喜欢的。我又老又跛，衣不蔽体。你会喜欢一个英俊白皙，有漂亮的头发和胡须，穿着得体的。’那时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但来巴巴这里后，我意识到马哈拉吉在打趣我，他的意思是：‘你不会喜欢我（做你的大师），但另一个人，比如美赫巴巴，他会适合你。’”

美婼在萨考利时，埃舍加盖几个新房间。女孩们，包括美婼，每天去建筑工地帮忙，头顶平底铁锅运沙。在烈日下干活很辛苦，她们还打着赤脚。美婼出身富裕家庭，来萨考利前从未赤脚走路或做过体力活；但她喜欢体力活动，欣然受命，全身心投入其中。

女尼们对美婼讲起，一位带婴儿从卡拉戈普尔来的年轻母亲，来和她们一同生活。在工地，女子把孩子放一边的地毯上，同大家一起干活。马哈拉吉在现场，让一些女孩为他按摩脚，婴儿啼哭起来。女子停下工作，坐地上喂孩子，马哈拉吉吼道：“所有人都在干活，你却坐着！你过于溺爱孩子，趁机休息！”

孩子还不到一岁，马哈拉吉抱起婴儿扔到地毯上。女子急忙站起回去干活，别的女子帮忙照看。神奇的是，婴儿没有受伤。“马哈拉吉在考验女子，看她

---

* 注：马哈拉吉说话时，若碰巧一只蜥蜴在叫，他会评论说：“秋克——秋克萨斯。”意思是蜥蜴在确认马哈拉吉说的话。后来，当巴巴说话时，若满德里大厅的时钟敲响，他也会同样行事。这会实际增强所说话语的分量。

是否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他。”美婼说。这个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跟随马哈拉吉的好姑娘。

一天，一个中年婆罗门女子来萨考利达善。她坐在马哈拉吉的笼前，马哈拉吉问她：“你想要什么？”

女子达善后，打开握着的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枚金戒指。“马哈拉吉，我希望把这个戒指献给您。”她说。

马哈拉吉面露惊讶神情。“给我的？”他问，“你不见我穿粗麻布，从不穿好衣服。你想让我戴戒指？你怎么会有这种疯主意？”

这个女子坚持要给，马哈拉吉显得不愿接受这个礼物。女子看上去很灰心，马哈拉吉最后说：“好吧，把它戴在我的脚趾上吧。”女子在他的脚趾上挨个试，直到找到合适的脚趾。

唱完阿提，大家陆续经过马哈拉吉，顶礼达善。但那天，每个女子对大师弯腰顶礼时，耽搁的时间比平时长。知道马哈拉吉从不保留戒指，她们想知道他会把它给谁。

轮到美婼，她达善后起身，马哈拉吉说：“等等。”

他从脚趾上取下戒指，说：“让我看看适不适合你。”不合适，太大了。戒指是纯金的，柔韧易折，马哈拉吉折了折，戴在美婼的手指上。“永远不要摘下。知道吗？”

马哈拉吉的长期婆罗门跟随者都望着她，不解大师怎么把戒指给了这个年轻的琐罗亚斯德教女孩，而非她们中的一员。美婼只是点点头，在接下来的65 年，她终生佩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戒指，直到离开肉身。*

在萨考利待够派给的两周，按巴巴指示，美婼和蔻诗德去见马哈拉吉，以求获准离开。

“我们可以走吗？”她们问。

马哈拉吉说：“不要走。你们为何这么快就想离开？”

巴巴让她们待 15 天就走，但马哈拉吉希望她们留下，她们有什么办法？

---

* 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喜爱希琳外婆，在此之前，他也给过她一枚戒指。

她们又待了两周。最后，巴巴遣顾麦来接她们。

这天是 192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印度教“圣可兰特”节；女子们给笼中的马哈拉吉献花环，用珠宝装扮他。顾麦来见马哈拉吉，说：“巴巴现在孟买。他不久要去波斯，出发前想见美婼和蔻诗德。”马哈拉吉拒放她们走。

顾麦回孟买告知巴巴，他遣她回去。马哈拉吉仍不准女孩们走。

顾麦第三次被派去。蔻诗德对马哈拉吉说：“我们只能来 15 天，现在必须要走了。”

“你们应该留在这里为我工作。”他对她们说，“不过不要紧，我想为你们做的，默文都会做。去服务默文吧。”

他建议她们不要与男子交往，并说了默文将让美婼“像巴巴简”一类的话。但当时，女孩们没太注意。

美婼和蔻诗德即刻随顾麦启程，当晚抵达孟买，美婼与蔻诗德一家住伊朗尼（塔夫提）大厦。第二天去当时巴巴住的巴如查楼见他，他责备她们道：“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

美婼低头不语，蔻诗德回答：“马哈拉吉不叫我们走，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尽力了。”

“不要紧。”巴巴说，“现在你们必须按我说的做。”他转向美婼，指示道：“先留在孟买，我去波斯后，随你母亲回普纳。我回来时，会召你们去纳伽。届时同你母亲去那里。”

巴巴问蔻诗德：“你打算怎样做？”

马哈拉吉指示蔻诗德于印度教“希乌拉特利”节后，二月份返回萨考利。他已让她许诺，但巴巴不许她去。

“待在孟买。”他说，“我召你去纳伽时，你和美婼都要去。我们会见面。”†

朵拉特麦也住在伊朗尼大厦，和女孩们每天去巴如查楼达善巴巴。不过一天，巴巴带最亲近男弟子古斯塔吉，不告而至伊朗尼大厦。朵拉特麦和苏娜

* 注：伊朗尼大厦原为凯库希如·马萨之姊家，是她第一次婚姻的陪嫁。蔻诗德的姑妈后来再婚，丈夫名叫塔夫提，遂改为塔夫提大厦。

† 注：后来，巴巴让美婼又去了次萨考利，但没叫蔻诗德去，蔻诗德感到注定去不了；不然也许无法再次从马哈拉吉的埃舍中脱身，困陷那里，她说。

玛西正在厨房里。巴巴不声不响来到阳台，只有美婼和蔻诗德在。见到巴巴，俩人慌了手脚。巴巴坐竖放的一个小风琴上，问她们在做什么。美婼羞红了脸，不知道该看哪里。（“我穿着粉红纱丽，脸也涨得通红！”）

巴巴站起来让蔻诗德演奏小风琴唱首歌。蔻诗德听闻巴巴喜欢奎师那的一首歌曲，他教萨考利的女尼们唱过，蔻诗德曾听她们说起。歌中提到拉妲，蔻诗德弹琴歌唱，巴巴站着微笑倾听。他看一眼美婼，她身穿粉红纱丽，显得格外美丽，她也回看一下，又转向别处。

蔻诗德唱完，巴巴问美婼能不能唱。“不行，”她说，“我没有好嗓子。”

巴巴却让她唱，美婼也唱了一首在萨考利学的歌。

美婼唱完，巴巴问道：“你们知道歌曲的含义吗？”

女孩们说知道，含糊讲了讲，巴巴说：“瞧拉妲对奎师那的爱，她若眼不见奎师那，世界对她一片黑暗。”

蔻诗德觉得不可思议，她不理解奎师那不在，拉妲和挤奶女的生活便空虚无物。

“那是爱，”巴巴总结道，“必须生发爱。你们必须像拉妲爱奎师那那样爱我。”

巴巴问她们：“我气色如何？”

“非常美。”俩人回答。

“你们只从外表看我。你们若能见我内在多么美，会晕厥在地！”巴巴指着自己说：“这（身体）什么都不是。那个（他的神性）才是。”

巴巴站起身，她们跟他走进客厅，厅里只有床，没有沙发。巴巴坐其中一张床上，古斯塔吉坐旁边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巴巴起身准备离去。美婼对巴巴羞怯腼腆，但蔻诗德一点都不，美婼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把她推到前面，低声道：“来，我们拥抱巴巴。”

美婼犹豫不决，蔻诗德又推她一下，说道：“去吧！”

“你先去！”

蔻诗德上前拥抱巴巴。她又推美婼，督促她：“去啊，美婼。”

“巴巴没有向我伸手，”美婼回忆说，“我甚感难堪，进退两难，不知

如何向他行礼。我对巴巴依然生疏，而且害羞；我鼓起勇气走向前，不由自主双手捧住他的脸，左右两颊各吻一下。旋即迅速转身回到蔻诗德站立处，极其难为情。巴巴对我行礼的方式甚是惊讶，但他转身同古斯塔吉交谈，不看我们，好让我不过于不自在。蔻诗德也惊讶得不行，我自己亦觉惊讶。那是我第一次亲吻巴巴。巴巴很年轻，眼睛明亮，短发垂在耳边。”

过后蔻诗德调侃她：“我只是头挨近巴巴的脸，拥抱他。你没告诉过我你要吻巴巴——还是双颊！”

即使多年后，蔻诗德还会拿这件事打趣美婼。“别忘了，1924 年，是我鼓励你的。”她会提醒她，“是我促成你亲吻巴巴——你把我的巴巴整个夺了去！”

虽然巴巴和满德里不再住大师之家，但 1 月 27 日星期天，在大师之家举行了一场卡瓦里活动。巴巴款待了丰盛的午餐。男女分排坐地板上用餐，巴巴沿列席来回走动，同来访者交谈，问询：“吃完了吗？不要有任何浪费。把盘里的饭都吃光。”

美婼和蔻诗德快速吃完，溜到另一个房间，里面空荡荡，只有一个铺盖卷儿。她们靠墙坐垫子上聊天，几分钟后，从头上的窗户，传来巴巴的声音问：“你俩在这里做什么？”

俩人吃了一惊。“没做啥，只是说话。”

“关于什么？”他问，她们回答说只是闲谈。这表明巴巴的关注无处不在。

巴巴不见来访者，但一次他又到大师之家，鲁斯特姆有事跟他商量，获准进去。只有男子跟巴巴在一起，（已怀孕半年的）馥芮妮和美婼，在隔壁的帕西巴巴爱者达希瓦拉家等候。已是下午五点左右，巴巴问鲁斯特姆晚上有何打算。鲁斯特姆——美婼说他“爱玩，且充满活力”——回答说他们准备去看电影。

“什么电影？”巴巴问，“你想好要看哪部了吗？”

“想好了，”鲁斯特姆说，“我们看了报纸上的广告，打算去看《萨瓦尔之爱（埃及法老）》。”

“很好，去看吧。”巴巴说。

在达希瓦拉家用过茶点，他们去看电影，美婼喜欢这部影片。

2 月 2 日，五位至师之一，纳拉延·马哈拉吉来到孟买。巴巴遣古斯塔吉、娜佳、朵拉特麦和美婼去见他。临走前，巴巴给美婼一本印有他照片的小册子。“见到纳拉延·马哈拉吉，给他看这个照片。”他指示说。

“我必须向纳拉延·马哈拉吉展示巴巴的照片吗？”美婼担心地想，但仍答道：“好的，巴巴。”

他们去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公共大厅，地上铺满地毯，很多人等候面见至师。一个 35 岁左右的高个漂亮女子，挨着他们坐地毯上。这是安佳妮拜，纳拉延的首要女弟子，安佳妮曾是富有的艺妓和专业歌手。

安佳妮同他们交谈，讲她与大师取得联系的故事。一个仇人在她演出时润喉的槟郎中下毒，毁了她的歌喉。她绝望至极，自己的嗓子可是生计的唯一来源；虽百般医治，但无力回天。后来她去达善纳拉延·马哈拉吉，讲述自己的遭遇。纳拉延让她在凯德岗的埃舍住几日。没多久，她对纳拉延说不再渴望嗓子复原，现在只想永远伴随左右，服务他。她献出财富。曾经前来求治歌喉的她，结果舍弃世间，来同他一起生活。

安佳妮拜讲完，大家起立，纳拉延·马哈拉吉来了。他走进房间，人们拥上去团团围住。美婼不知如何向他展示巴巴的照片，她挤不过人群。她问古斯塔吉怎么办，他说等等，人群散了以后再说。

人们散去，他们走上前。纳拉延·马哈拉吉身材矮小，和美婼差不多高。虽已年届 40，却貌若 25 岁。他穿着时尚，马甲裁剪得体，手上戴着华丽的戒指。

美婼把小册子递到大师面前。他看着她，问道：“有事吗？”

她赶紧给他看巴巴的照片，说道：“纳拉延·马哈拉吉，这是美赫巴巴的照片。”甚为尴尬，思忖：“纳拉延·马哈拉吉知道一切，我却跟他说这个。”但巴巴的命令必须遵守。

纳拉延接过照片，微笑道：“是的，我知道他。我非常了解美赫巴巴。”他碰触照片，把它递还给美婼。巴巴的人与马哈拉吉握手，他们没有顶礼或亲吻他的足。

到家后，巴巴问美婼纳拉延·马哈拉吉说了什么，美婼禀明。巴巴评论说，

当马哈拉吉说“我知道他”时，他的意思是完全知道，以他的全知。

美婼没有再见纳拉延·马哈拉吉，也没拜访过他在凯德岗的陵墓。五位至师中，她亲自见过三位——纳拉延·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简。她曾到舍地赛巴巴的陵墓拜谒，但没见过塔俱丁巴巴，也没去过他在那格浦尔的陵墓。

巴巴近期将与一些男满德里前往波斯，他的 30 岁生日庆祝提前至 2 月 12 日星期二举行，在巴如查楼建起大篷，人们歌唱欢庆，巴巴亲自把大罐食物从伊朗尼大厦扛过来。下午，巴巴对聚集者进行灵性开示。

美婼和蔻诗德至此满心希望与巴巴在一起，问古斯塔吉：“巴巴何时允许女子同他一起生活？叫巴巴收留我们吧。”

古斯塔吉回答：“也许以后会，那一天会来的。”

十天后，在码头送别巴巴，美婼和朵拉特麦返回普纳家中。不久馥芮妮回到娘家，她的产期临近了。

阿瓦塔在生母希芮茵麦和灵性母亲顾麦之间
摄于 1938 年 8-12 月期间 拉诺用伊丽莎白的相机拍摄
照片于美拉扎德收藏

美婼的舅舅，M·S·伊朗尼上校
照片由作者收藏

11 反对

美赫巴巴曾屡次评论：“帕西人和伊朗人将是我的死因。”确有狂热份子密谋杀害巴巴，但巴巴更多指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而非身体上的加害。巴巴的早期跟随者遭受来自琐罗亚斯德社区的嘲笑、轻蔑和排斥——甚至在自己的家庭内部。这对于女子尤为艰难，她们的生活受家庭和社会的制约往往更深。

一段时间，顾麦，以及后来的子侄们，是阿美纳伽巴巴仅有的跟随者。亲属的非难，令顾麦深受痛苦。但她经受住所有的考验，最终全家都忠信巴巴。她坚定不移的信心，赢得广泛尊敬，无愧于美赫巴巴给她的“灵性母亲”的称号。巴巴的生母希芮茵麦，不仅深受当地恶意散播针对巴巴谣言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打击中伤，还因望子成龙的夙愿苦恼。美婼说：“希芮茵麦对巴巴的未来有一番规划，希望他读书深造，做医生、律师或工程师，有个荣耀的职业，然后结婚成家；自信儿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达富有。

“结果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巴巴仍去巴巴简那里，希芮茵麦大失所望。人们轻视她，在她背后窃窃私语，她被琐罗亚斯德教社区排斥在外。”

美婼的母亲朵拉特麦，自杰罕吉尔去世后就离群索居，因此不大受饶舌者的诽谤所影响。但她有另外的考验要面对。因与巴巴的联系，她被迫与自己的爱弟 M·S·伊朗尼上校断绝关系，上校认定美赫巴巴是骗取他姐姐财产的江湖骗子。

如前所述，伊朗尼上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丁的军队医院工作。还在亚丁任职时，他的婚姻问题就被提出。上校不反对结婚，但想要一个会说英语，且知书达理的女孩。普纳的一户帕西家庭，引荐自己的女儿，但上校家人反对。当时普遍的观念是帕西人“太时髦”，上校家人偏爱单纯的伊朗尼女孩。

朵拉特麦的父母及长兄阿德希尔，去孟买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定了婚事。女孩也叫希芮茵，婚礼前来普纳见上校，朵拉特麦和女儿们被叫去见未来的新娘。美婼记得她身材高挑，但算不上特别漂亮迷人。

对这门亲事，伊朗尼上校没有意见。婚礼后，上校带女孩去伦敦度蜜月，在此发现希芮茵性情不喜人。行为举止非他所爱。首先她不懂如何娱乐，不够文雅得体，令他难堪。上校后来告诉朵拉特麦，他妻子开始背着他行事——比如购买贵重物品。他们大吵一架，新婚夫妇回到印度，伊朗尼上校把女子留在孟买娘家，再没去见她。他们短暂的婚姻中也没有孩子。

上校挨着皇家旅馆，建了一座大宅，寄望朵拉特和孩子们来和他同住。婚姻不美满，没经历过家庭生活的伊朗尼上校，觉得有姐姐，或起码她的一个女儿及女婿，组成个大家庭，一起过活，他便心满意足了。

后来馥芮妮怀孕，同母亲和美婼住托迪瓦拉路家中时，上校刚好回印探亲。得知姐姐已分开居住，心中大不快。阿德希尔舅父的遗孀朵拉特舅母，迫使她们离开皇家旅馆的肇始者，向上校说朵拉特麦的坏话。（美婼猜她嫉妒母亲与上校之间的亲密感情。）

朵拉特舅母向伊朗尼上校汇报，朵拉特麦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和美赫巴巴兴趣浓厚。说朵拉特麦与普纳所有琐罗亚斯德教徒断绝来往，除了拜访巴巴简，看望他们的姐姐芙芮妮玛西，哪儿都不去。“朵拉特如今追随萨度和圣人们，”她报告说，“她去萨考利见一个印度教圣人，去见一个名叫巴巴简的伊斯兰教老妪。你的寡居姐姐没事就去见那个坐大街上的老妪，像什么样子？”

伊朗尼上校去见朵拉特麦。他和颜悦色地说：“我听说你去见一位伊斯兰教老妪。这不大好。琐罗亚斯德教徒看见你坐马路上。你何必要跟随圣人和萨度？你想得到什么？”

朵拉特麦说：“我喜欢拜访他们。”

“把两个年轻女孩子留在家中，”上校继续说，“你兀自去萨考利，要么同某个老妇人坐马路上。你不能这样。何以荒谬至此？你因何要去？想要什么？因何跟随这些所谓的大师？”

上校是个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对灵性大师一无所知。他按自己的信仰习惯，每日沐浴，穿洁净白衣，诵读波斯史诗《沙纳玛》章节。

他滔滔不绝，大谈遵从他们自己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好处：“难道我

们的先知琐罗亚斯德、火庙和祈祷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什么？何必追随圣人和萨度？你到底想要什么？神已给了你一切。你是为你的女儿们去的吗？你担心不能为美婼找个好夫婿吗？我会照管她的婚姻。亚丁和普纳的富裕家庭，我都有影响力，我会帮助你。到现在为止，在你所有的事情上，我不是一直在帮助你吗？美婼的婚事，我也会管的。放宽心，朵拉特。”

“我不是想得到什么，”朵拉特麦解释道，“我只是喜欢宁静的气氛。”

“整个琐罗亚斯德社区都在败坏你的名声。你的女儿们去见萨度……那里有那么多男人，这不合适。你愿意他们在背后议论你吗？”

“我不在乎他们背地里说什么。我喜欢跟巴巴简坐着，我在她身边感到安宁。我爱她，尊重她。”

上校觉得不可理喻，继续说：“你跟随美赫巴巴是怎么回事？”

“不错，”朵拉特麦说，“我跟随美赫巴巴。”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跟随美赫巴巴，怎么你也喜欢？”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怎么了？他们都是神的孩子。”

“你如何知道他的真伪？有些人并不真诚。你不晓得。”

“你说的也没错，但我对他有绝对信心。”

早几年在亚丁时，伊朗尼上校就听说琐罗亚斯德教徒贝利·伊朗尼被捕入狱之事，贝利是美赫巴巴的一名早期追随者，人们眼中的“浪子”。上校不愿见琐罗亚斯德教同乡坐牢，从中斡旋将刑期减缓；但这让上校对美赫巴巴印象极为不佳。

他告诫朵拉特麦：“美赫巴巴的跟随者都是恶棍。他们并非老实人。贝利那家伙下狱，还得我保释他。他的跟随者都这样，美赫巴巴本人能好到哪去？这个流氓是罪魁祸首！”

朵拉特麦不为所动，她礼貌应答，语气坚定。她平生第一次如此硬气。她希望跟随美赫巴巴，她会跟随他。她对他有彻底信心，没人能阻止她。

上校心绪烦乱。他起身准备离开，转身看到钢琴上挨着小饰品摆放的一张美赫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巴巴，身穿黑衣破袍，赤足而坐，神情茫然。

“什么！你还有他的照片。”上校懊丧地说。

“是的，为什么不能？”朵拉特麦回答，“这是我的家。”

上校十分痛苦，不仅因为姐姐与美赫巴巴搅在一起，还因为她的态度。她此生从未以这种口气跟弟弟说过话。

“好吧，”上校走时说道，“你不听我的，你会后悔的。”

姐姐究竟怎么了？他想不通。朵拉特变了。上校满以为他的话，姐姐会听；她向来都听他的，如今跟自己对着干。上校尽量掩饰自己的情绪，没有发火，但明显心烦意乱。他对朵拉特麦极为不满，将一腔怒火转到美赫巴巴身上，是他夺走姐姐的爱与感情，剥夺他的天伦之乐。

他发誓要跟巴巴决战到底。伊朗尼上校尽其一生，撰写有关巴巴的恶劣不实报道，在古吉拉特语各大报纸上发表。这些文章引发争议，但很多人因此听说美赫巴巴，亲自来探寻究竟，结果成为忠实的跟随者。

当然巴巴从不怪怨上校，总说虽不可取，但上校传播他的名，在做巴巴的工作。还说伊朗尼上校其实很幸运，能如此强烈地念记他。他建议满德里对上校要“伸出另一半脸”。

朵拉特麦对这个弟弟情深意重，但如美婼所言：“她紧抓巴巴的达门（他的衣边），不让摩耶将她裹挟而去。”

1924 年 3 月底，巴巴从波斯返回美拉巴德，不久来普纳短住。一天晚间八点，天色已黑，他的车停在托迪瓦拉路朵拉特麦家门前。他让一位满德里去通知朵拉特麦，自己坐车里等候。

朵拉特麦带美婼和馥芮妮出来达善。她们能看见巴巴的白袍发着光，但他坐在车里未动。朵拉特麦在前，首先顶礼并亲吻他的足。

巴巴承诺他一回印度就召唤她们，朵拉特麦问巴巴，这次能不能加入他的埃舍。美婼猜巴巴告诉朵拉特麦，馥芮妮的孩子出生后，她和美婼即可来美拉巴德同他一起生活。朵拉特麦还说希望献出美婼的白马，巴巴说会遣鲁斯特姆来取。

朵拉特麦退后，美婼上前顶礼。巴巴对她说了几句话，她也得到达善。

巴巴离去，没有下车，也没进她们的院子。美婼说：“也许巴巴知道若进家，又惹起人们对他和我母亲的一番非议。”

按照印度的习俗，馥芮妮生第一个孩子前，须去普纳娘家住两个月。鲁斯特姆时来探望。美婼记得他逗馥芮妮，他拿起她编织的婴儿小袜，或床上挂的尿布，在她头上挥舞。她会责怪他道：“你干什么？我还得把它们重新叠好。”

馥芮妮还在阿美纳伽库希如大院时，鲁斯特姆时而带她去美拉巴德见巴巴，巴巴也揶揄她。“你会生个女儿。”有一次他说，知道她和鲁斯特姆想要个儿子。

馥芮妮听了不恼，说：“没关系，巴巴。”

“婴儿会长一双对眼！”巴巴声称。馥芮妮恳求道：“是女孩没关系，巴巴，但不要是对眼。”

1924 年 4 月 21 日，馥芮妮在普纳赛荪医院产下一个男婴。美婼时年 17 岁，帮忙照看。这是她此生唯一一次直观体验家中有新生儿的麻烦和不易。“他整夜不让我们睡，”她说，“我把他抱到阳台上，来回走动。”*

儿子出生后，鲁斯特姆来普纳一天左右，4 月 25 日，他带白马回到美拉巴德。巴巴给白马重新取名苏非，在它额上点了喜庆的朱砂红印，并在它背上坐了一会儿。白马被安置在集体宿舍附近的一个临时马厩。

馥芮妮儿子出生一周后，朵拉特麦收到巴巴的电报：“尽快来美拉巴德。带上一年穿用的衣物和铺盖。”

“我们须做够一年穿用的新衣，”美婼回忆道，“时间这么仓促，那么多东西需要收拾，家里还添了个小外孙。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准备。接到巴巴的电报后，母亲买来新棉布纱丽和罩衫布料，请来裁缝缝制。

“她嘱咐我们道：‘我们不要告知任何人。什么都不要担心，把一切交给巴巴照管。巴巴想让我们尽快去，我们只管打点衣物，不必多虑。巴巴会照看一切。’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是把房门一锁，去了巴巴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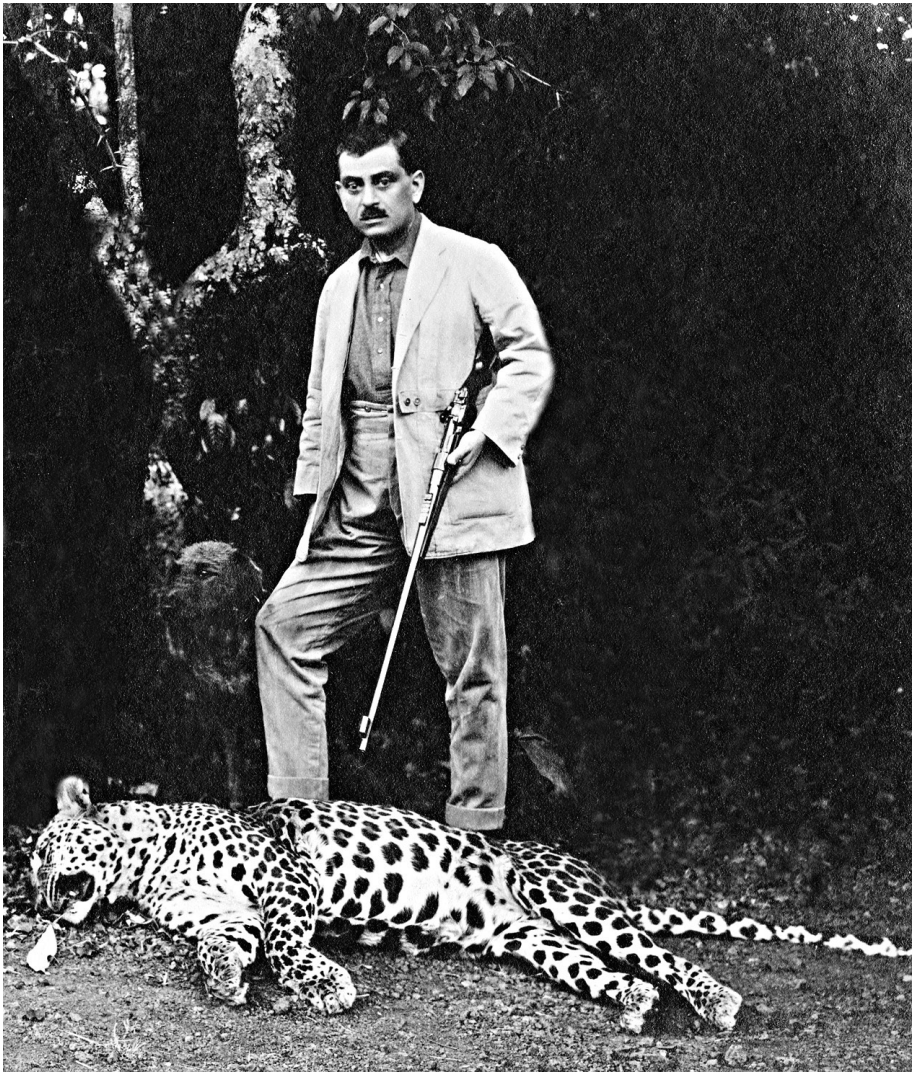
---

* 注：馥芮妮的第一个孩子由美赫巴巴取名默文，后取昵称美鲁。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还将生育三子，但美鲁是唯一未婚的。

朵拉特麦觉得最好不要告诉仆人她们要走一年，只说要离开普纳一段时间，没说一去不返。她用一把大铜锁将房门一锁，将所有贵重物品留在身后；马厩里的拉车马，装满结婚时的金饰珠宝的铁制保险箱。她们再没回托迪瓦拉路的家，也没再见到她们的大多数财产。

美婼此时意识到，朵拉特舅妈反对母亲实乃幸事。正因舅母的反对，她们才搬到属于自己的房子。加入巴巴的时间到来时，能轻松弃家而去。若仍住皇家旅馆，会困难得多。

“我们来巴巴这里之前，在托迪瓦拉路住了甚至不到两年，”美婼说，“这个地方成了我们的幸运地。”



伊朗尼上校
约 1933 年，马哈拉施特拉邦，马瑟兰
照片由作者收藏

1920-1921 年，伊朗尼上校在苏格兰爱丁堡；
他当时正为考取 FRCSE（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资格证书而接受培训

1935 年 9 月 15 日，下美拉巴德集体宿舍的前面和后面（下面照片中可见美拉巴德山）帕椎拍摄——玛妮（MSI）收藏

12 美拉巴德

1924 年 5 月 18 日，鲁斯特姆来普纳，陪同朵拉特麦、美婼和馥芮妮去阿美纳伽。朵拉特麦和美婼在库希如大院住了一晚，确保馥芮妮和婴儿在婆家妥善安顿好后，就去了美拉巴德，并将在那里生活。*

她们的住处过去曾为英军营洗浴房，现今已不复存在。洗浴房在邮局马路对面，两个干净的大房间，最近刚粉刷过，中间有个拱门，泥土地面，屋顶是芒格洛尔铺砖。†

满德里住邮局，此处曾为铁路线上的一个哨站。火车短时停靠，扔下邮包，再将这里的包裹装车，便开走。单独一个大房间，容纳 20 人睡觉绰绰有余。墙壁用厚石头砌成，因为屋顶在木质天花板上铺以瓦片，所以室内相对凉爽。屋内和外面的大阳台上石板铺地，带粗糙的石阶。窗户上装有宽而粗的铁条。从北面下台阶，才能进入；阳台没有直接入口。

巴巴在禁食和闭关，在最近为他建的一个单室小石屋内，叫做阿格拉库提，后被称为角卜地。小屋周围种了茉莉花树苗，巴巴的七色旗在不远处飘扬。

美婼与母亲到达美拉巴德次日，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举行了一场大型庆祝活动，鲜花和彩带把角卜地装饰一新。前来的女子有巴巴的姨母朵拉玛西，表妹娜佳，嫂子大蔻诗德，母亲希芮茵麦，妹妹玛妮，还有美婼好友小蔻诗德。

一位从班德拉来的伊朗尼跟随者也叫美婼，她带女子们参观美拉巴德，领她们看白马苏非，白马在集体宿舍旁（现今的免费客栈），她告诉美婼，巴巴在马背上坐了一分钟。

没亲见巴巴骑白马，美婼感到遗憾，后来她说：“我很高兴巴巴碰触过

---

* 注：巧合的是，这天刚好在美婼首次拜访美拉巴德一年后，当时她近距离见到巴巴，并给出不结婚的决定。

† 注：洗浴房坐落于现今下美拉巴德主房的南端。

这匹马。这对它的灵魂有益。现在它一定已经转世，会非常好。卡利时代阿瓦塔的象征就是白马。”

巴巴取名“圣徒”的一头白色公牛也被带来，与苏非一起在集体宿舍。

晚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放置在一个纪念婴儿奎师那的秋千上，庆祝活动被一场大雷雨打断，抬轿游行也随之取消。但晚饭后，天气放晴，巴赞唱到午夜。

庆祝活动结束后，访客全部离开，只有朵拉玛西留下，她是个出色的厨师，与朵拉特麦和美婼住在一起。女子们每天要为巴巴和满德里做一大锅米饭和豆糊，总共约 14 个人。

美婼从没做过这种活，但她帮忙抱柴火和清洗锅盘。“我喜欢干活，服务巴巴。为他做事，我感到光荣和喜悦。”

巴巴早期给女子们的一条命令是，头上一缕头发都不许露出。要求她们戴传统的穆斯林头巾，即用一块白布将头围裹。琐罗亚斯德教妇女过去一律都戴这种围巾，那时只有老年人还在戴。巴巴说，她们若不想戴这种头巾，不想穿普通棉布纱丽和长袖罩衫，可随时离开。

穿长袖罩衫和纱丽不是问题，但美婼素来喜欢时尚装扮，而且“我一点不喜欢用白布裹头，”她说，“戴之前，我得先把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再用白布围系好。我们戴了八年，从 1924 年至 1932 年，直到我们迁到纳西科。1933 年西方人来的时候，巴巴说我们不必再戴了。那时我们已经习惯，戴不戴都行；不过不戴也很好，省去还得打理叠放，早上起来围戴。”

1924 年 5 月 23 日周五，美婼获准参加了萨若希的妹妹莫塔的婚礼，莫塔即在火庙跟美婼比较衣服和珠宝的那个女孩。美婼等女子从美拉巴德前去参加婚礼，身穿在埃舍穿的朴素棉布纱丽，头戴白布围巾，这对她们而言，是在众多琐罗亚斯德教来宾前的又一次考验，人们觉得巴巴和他的追随者都疯了。*

外面有一个带水龙头的大缸，美婼用来洗锅碗瓢盆。巴巴指示“紧张”（早期的一个伊朗尼跟随者）把缸装满水，他用两个旧煤油桶从井里提水，用

* 注：新郎是加特科帕尔的柯基·伊朗尼。巴巴 1923 年从孟买步行去萨考利时，曾在他家里过夜。

一根厚实的竹扁担挑过来。由于这项任务，“紧张”是唯一被允许接近女子住处的男子。

一天，“紧张”往缸里灌水，他对美婼说：“你来这里和巴巴一起生活，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你在这儿有多幸运，你知道他的状态有多伟大吗？赛巴巴说他是帕瓦蒂伽！巴巴是至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美婼停下刷洗听他说。“现今几乎没人爱巴巴，”他继续说，“你们几个是最先爱上他、最早来和他在一起的。你们真幸运，巴巴把你们留在这里，允许你们服务他。”

他又对美婼讲述大师之家发生的事。美婼丝毫不知有人在观察他们。

5 月 23 日，巴巴从角卜地闭关出来，来到邮局，在此用餐。结束禁食后一天左右，巴巴只吃不加香料的稀豆糊，和略加黄油的白米饭，容易消化。

两天后，美婼正在洗浴房外洗器皿和炊具，突然看见巴巴从铁轨那边穿过田野而来。时值仲夏，巴巴身穿黑色卡姆里（羊毛）外衣，脚蹬打补丁的凉鞋。他的头发飘散在肩，阳光下闪着光辉，大衣下的长袍在热风中飘动。

美婼被他的美迷住，呆呆站着看了一会儿。“他走得飞快，仿佛行走在空中。”随即意识到不该盯着他看，应该招呼长辈们，于是喊道：“巴巴来了！巴巴来了！”

巴巴很少去洗浴房看她们，正在做饭的朵拉特麦和朵拉玛西放下手里的活儿，赶忙洗了手，站在门口迎接巴巴。巴巴走进房间，和朵拉特麦交谈起来，说饭做得很好，明天要多做一些，因为有访客（鲁斯特姆等人）要来，要早一点。（“等到巴巴盛饭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他总是希望一切尽快完成。”）

“我很高兴你们都怀着爱做饭，服务我。”他说，美婼听了感觉羞怯，转过身去。他告诉女子们，他打算和满德里一起去奥兰加巴德几天，之后经孟买去奎达，巴巴已指示古斯塔吉、鲁斯特姆和马萨吉将她们带到孟买。

巴巴转向美婼，问道：“你一天当中做些什么？”

当着长辈们的面被问话，美婼受惊不小。“巴巴，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美婼强作镇定回答，“我洗锅洗盆，抱柴火打水，清洁炉台，洗菜，剥洋葱和大蒜，磨香料和芫荽，洗米和豆。尽我所能帮忙，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巴巴说：“很好。你工作很努力。这也是在服务我。为大家做饭，和为我（个人）服务一样受益。”他又说道，“昨天我看到‘紧张’在同你说话。他说了什么？他对你讲些什么？”

美婼目瞪口呆，一时什么都记不起来。她镇定下来，回答：“没说什么，巴巴。他对我讲你，以及大师之家的生活。他说我能到你身边，何等幸运。”

“是的，他很爱我。他跟我很亲近。”*

“巴巴不介意‘紧张’跟我说话，”美婼解释说，“也许他在考验我，看我怎么说，是否说真话。也许他在向我展示，他知晓一切，或者他想借此同我说话。我不知道。

“那些日子，我从没和巴巴长谈过。巴巴对我说话比较简短，不长也不算短。”

初到巴巴身边生活时，美婼在巴巴面前还经历过一次尴尬时刻。一天晚上，女子们要去邮局听音乐。下午 5 点吃晚餐，到 7 点钟，盘子都会洗好收好。“一切都在白天进行，因为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晚饭后，巴巴在邮局房间里（不在阳台上）唱卡瓦里，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婼每晚都去。

女子们听到歌声，迅速收拾好，提一盏防风灯走过去。巴巴一边唱，一边敲多拉克鼓伴奏，大阿迪弹西塔琴。“巴巴不喜小风琴伴奏，总用西塔琴。他打鼓打得极好。†

“巴巴唱歌和说话的声音是中音，不是男高音，也不是低音，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婼说，“他歌唱时全身心投入。他能优美地唱高音，也能唱低音。巴巴擅长唱高音，唱时将头扬起，每个音节都表现完美。他的声音极美，是世界上最动听的。”

巴巴背靠着墙坐在地毯上。女子们靠另一面墙而坐，不正对巴巴，而是侧对着他；和男子们分开。唱了一会儿，到合唱部分，巴巴突然停下，转过身来问美婼：“你在想什么？”

* 注：“紧张”两个月后感染伤寒，死于奎达。多年后，巴巴说他的满德里，宝·喀邱瑞就是“紧张”。

† 注：多拉克是印度常见的一种鼓，由实心木掏空制成，粗棉线经鼓身中央的金属环穿过，制成吊带可挎带。

美婼又大吃一惊。她不知道巴巴有个问别人在想什么的习惯。“还好我在想巴巴，在看他的手。他击鼓的手指灵巧可爱。巴巴有一双非常优美、富有表现力的手，我一直很羡慕。

“我慌乱回答：‘我在看您可爱的手……巴巴，您的手很好看。’

“男子们就坐在周围，我羞愧极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对巴巴说‘我喜欢您的手’，他们会怎么想？

“巴巴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从来没见过似的。‘你喜欢我的手？’

“我更害羞了，说：‘是。’可能脸也红了。巴巴随后继续深情歌唱。”

从那以后，每当在巴巴跟前，美婼都会告诫自己：“不能任由思绪乱跑，必须只想巴巴。”

后来美婼见巴巴如此问过很多人。有人说：“巴巴，我能稍后告诉您吗？”巴巴同意，但表示：“别忘了告诉我。”对有的人，他说：“来，对着我的耳朵说。”

除了他的手，最初和巴巴在一起时，美婼还注意到另一件事。巴巴皮肤白皙，但不属白种人那般。他的皮肤在太阳下晒不黑，而是呈粉红色。巴巴在下美拉巴德日头下走动时，他长袍的 V 领从不系扣，这块皮肤会晒伤。

“我没意识到是这个原因。”美婼说，“他来和我们坐一起时，我看到他胸前的皮肤鲜艳粉红。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美了。现在我意识到是因为晒伤！”

朵拉特麦则钟情巴巴的脚。有一次，她当着巴巴的面说：“巴巴的脚和任何人的都不一样。光看脚，就能看出他是大师。”

巴巴即将前往奎达，美婼在美拉巴德的初次居住，只持续几周时间。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和美婼因而成为在美拉巴德埃舍生活的第一批女子。失去丈夫，又与家人疏离，朵拉特麦渴望和巴巴一起生活，巴巴最终满足了她的心愿。而其他人，比如苏娜玛西和顾麦，虽在朵拉特麦之先就知道巴巴，但从未想过舍离家园，来和他共同生活。请求巴巴和他永久生活的只有朵拉特麦。

“巴巴从没允许女子在美拉巴德住过，”美婼解释说，“我们是首批日夜居住者。我们女孩子（娜佳、小蔻诗德和我）也想和巴巴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关心，不想结婚。我们只想服务巴巴，在他身边。

“那是段美好的时光，”美婼若有所思说道，“巴巴还在说话，他是那么活泼，精力充沛；天性乐观快活。我 17 岁和巴巴在一起，我以为我会永远 17 岁。”

1935 年，下美拉巴德集体宿舍的前面
帕椎拍摄——玛妮（MSI）收藏

美赫巴巴，1924 年 6 月于奎达
索拉伯·J·伊朗尼拍摄——玛妮收藏

13 奎达

1924 年 6 月初，美赫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奎达，约一周后，女子们也随后前往。巴巴一行在孟买逗留几日，住小蔻诗德家、伊朗尼大厦二楼。房子有一间宽敞的客厅，两间卧室，一间独立的更衣室，一个大厨房，前后露台。巴巴带四名男子，若外加美婼几人，地方就不够大，因此巴巴一行先于几个女子而行。

在孟买，巴巴问蔻诗德：“你知道过几天谁要来吗？你最好的朋友！你的萨基！”

听到美婼要来，蔻诗德欣喜不已，但听巴巴说她不能同去奎达时，蔻诗德哭得极其伤心。玛哈拉吉生日过后，蔻诗德未获准留在美拉巴德，这会儿巴巴又叫她留守孟买，而美婼等人却跟随他去；而且大家到奎达要见的还是自己的表姊妹高荷和恺娣·伊朗尼一家！

巴巴指示三名满德里，鲁斯特姆、古斯塔吉以及马萨吉（娜佳之父），一个是姐夫，一个是苦行僧，一个是巴巴年长的姨父，三人陪同美婼、朵拉特麦、朵拉和娜佳（已返回美拉巴德）。此外，美婼的姐姐馥芮妮以及顾麦在阿美纳伽与众人会合，同乘火车去孟买，但馥芮妮和孩子没去奎达。大蔻诗德也加入，霍米·瓦吉夫达尔的寡嫂捷拜及姊妹希拉，随众从孟买前往奎达。*

在伊朗尼大厦，女子睡大厅地板，三名男子睡卧室。在去奎达之前，他们在此逗留一周。一天晚上，古斯塔吉带他们去看剧。这是一部爱情悲剧，由帕西演员出演。一位长发飘飘的女演员引起了美婼的注意。走出剧院，美婼对古斯塔吉说：“扮演主角的女子真美。她演得真好。”

“女子？”古斯塔吉回答，“她不是女子，是男人！”

---

* 注：母亲去世后，娜佳被送到奎达，跟这家人住了一段时间。在附录 B 中有一个家系树，展示了顾麦、大阿迪、小蔻诗德、美茹、高荷和帕椎是如何相互联结并与美婼相关的。

美婼大为惊愕，她完全上当了。当时琐罗亚斯德教妇女是不允许在舞台上表演的。电影荧幕上若有帕西女演员出现，人们甚至往屏幕上扔石头。

她们穿简朴的纱丽，头戴白布围巾，前去看戏。鲁斯特姆开一辆老式敞篷车，带她们沿海景大道兜风，她们也如此穿戴。馥芮妮、朵拉特麦、美婼和小蔻诗德都去。“周围没有多少人，”美婼回忆，“我们吹着习习凉风，驱车沿海边兜风，好不惬意。”

美婼喜欢欣赏大自然，从孟买到奎达的火车上，她坐靠窗的座位。她喜欢看沿途的风景，奶牛和山羊散落在田野里吃草。但有一次，到站的时候，美婼天真懵懂地望向窗外，古斯塔吉知道巴巴的行事方式，悄悄嘱咐道：“你知道，美婼，凡有男子过来，不能看他的脸，要向下看他的脚。”

美婼觉得新鲜怪异。“不看他的脸，我怎么知道他是男人？”她好生纳闷。既然不是巴巴的命令，她没太在意古斯塔吉的建议；或许那时古斯塔吉就已知道，巴巴待美婼特殊。

到奎达后，巴巴问询他们两天的旅程和健康状况。接待他们的是顾麦的亲戚鲁西·杰罕吉尔·伊朗尼和妻子蔻诗德。鲁西已为他们安排好住宿，他在布鲁斯路自己的餐馆和面包店旁，租了一幢二层楼。女子住二楼的两个大房间（巴巴和满德里也住同一层，但在另一边）。房间没有家具，地上铺着大地毯，上面铺她们的铺盖。女子走后门，穿过一条小巷就到鲁西家，以免经常光顾鲁西咖啡馆的众多士兵，看到她们。（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去隔壁的杰罕吉尔咖啡馆，但里面男人众多，她们没进去。）

鲁西在他的咖啡馆为巴巴一行做饭，但照巴巴吩咐，每餐只做一个菜，不可多做。巴巴亲自在他的房间盛饭，面对门口坐地毯上，房间没有家具。一大锅刚离火的饭菜端过来，放在他面前。巴巴拿长勺“砰砰”敲着锅盖，召唤所有人吃午饭。

一次巴巴玩笑道：“奎师那的兄弟毕玛的耳朵大如这个锅盖。”

满德里一个接一个先盛。接下来是女子，她们站在门外，巴巴不喜女子和男子混合一起。长辈先来，然后娜佳和大蔻诗德，后面是美婼，美婼总是最后一个——她太胆小，不好意思站前。

如此这般数日后，一天巴巴从美婼手里夺过盘子，甩到屋外，盘子飞出楼梯口，直落楼梯上，发出巨响。

“好在盘子是搪瓷的，没有摔坏，”美婼后来说，但当时美婼感到说不出的屈辱，站在巴巴面前浑身颤栗。

巴巴厉声责问道：“你为何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为何不准时来？每天你都是最后一个进来！”

美婼无言可答，她四顾找盘子，好盛到饭赶快消失。母亲把盘子塞到她手里，她递给巴巴，巴巴给她盛了超大一份。

“巴巴，太多了！”她抗议。

“不多，”他回答，“每一粒都吃掉，不要浪费。我已盛给你，盘子里的东西都要吃完。”

“就像是对我的惩罚，”美婼回忆说，“我慢慢地一口一口吃完，把所有东西都吃了下去。”第二天，美婼小心不排最后——排倒数第二。

另一次，巴巴早上召女子们，发水果帕萨德。指示要全部吃掉，因为是他亲手给的。水果好吃，尤其是葡萄，但太甜了，女子们吃得嗓子疼起来。她们只好站阳台上，边看风景边吃，转移注意力，不去管嗓子。除了葡萄，奎达还盛产李子和桃子——这与美拉巴德的艰苦条件形成鲜明对照。

巴巴每天早晨在满德里一侧沐浴后，都去看望女子们。一天早上 8 点，巴巴来到她们这边，站在房间门口。在与美赫巴巴的共同生活中，有些时刻永远铭刻在美婼的记忆中，这便是其中之一。“巴巴身穿白袍，头发飘散，门如同画框，巴巴看上去那么美。”

时值夏天，巴巴走进房间，坐在地板上，背靠垫子。他让顾麦给他梳发。这种时候，其他女子通常不会靠近，但那天巴巴叫女孩们——美婼、娜佳和大蔻诗德——坐他前面。他问道：“你们念什么祈祷文？”

她们回答说，她们每天系圣线，念诵相应的祷文。*

“什么？”巴巴满脸惊讶地问，“这种祈祷用不了三分钟。一整天的时间，你们都用在看书、睡觉、洗澡、说话和吃饭上，而你们每天只给神两三分钟，

* 注：美婼还在孟买的巴如查楼，见过古斯塔吉给巴巴梳发。

用来念记他。你们必须每天至少祈祷七分钟。

“拿来你们的笔记本和铅笔，”他指示道，“我为你们口授一个祷文。把我说的记下来。

“我们欢喜而兴奋，”美婼回忆说，“巴巴就像一个老师，教我们祈祷文。他总是用古吉拉特语跟我们说话。”

每人拿来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坐在他面前。巴巴授了一小段祷文，别的女孩很快就写好了。

美婼能流利说古吉拉特语，但没练习过书写。巴巴纠正了娜佳和大蔻诗德的笔记，然后要美婼的。美婼递给他，他说：“你连两行都没写完！你因何记不下来？”

美婼解释说，她一直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只接受过一次短期的古吉拉特语家教。

巴巴淡然说道：“没关系，把你的铅笔给我。”他亲手在美婼的笔记本上写下整篇祈祷文。

“我很高兴自己不会写古吉拉特语！”

接下来几天，巴巴又给她们口授几篇祷文，包括“101 个神名”，并解释其中的含义。“你必须知道在向神祈祷什么。你必须带着感情，发自内心地祈祷，而不只是动动嘴唇。当你口念神名，全心全意向他祷告的时候，要专注你说的话上。”

“巴巴解释得很美。”美婼说。*

一天，巴巴带女子们去郊游。她们穿戴时髦的纱丽，坐鲁斯特姆开的一辆小轿车，跟随在巴巴和满德里乘坐的面包车后，去附近一个层峦叠嶂的山谷。出城来到高山前的一条荒凉公路上，面包车停了下来。巴巴喜欢爬山，他和男子们下车。尽管穿着凉鞋，巴巴上山依然敏捷迅速。“他动作轻快，一会儿就登了上去。”美婼回忆说，“满德里费力攀爬在后跟随。”

爬到半山腰，巴巴坐下示意满德里止步，他马上要下来。他静静坐了一

---

* 注：写有巴巴笔迹的记事本后来丢失。美婼怀疑顾麦拿走了，她喜欢保存巴巴的东西。美婼说：“那时我17岁，还太年轻，不好意思说什么（责怪她）。”

会儿，鲁西之弟是摄影师，为他拍了一张照片。

在这一带游览一番，所有人，包括年长女子，都坐进面包车准备回家。但三个女孩不急于上车，落在后面。巴巴转身和鲁斯特姆交谈，面包车启动开走了。巴巴叫女孩们坐轿车后排座位，他和鲁斯特姆坐前面。这是美婼第一次和巴巴同乘一部车。回家路上，鲁斯特姆迷了路，但女孩们并不介意。“我们很高兴跟巴巴坐车迷路（这样就可以在他身边多呆一会儿）。我们很享受，回家花的时间越长越好。我们不期然得到这种优待。”

巴巴也给东道主鲁西·伊朗尼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他尤其关注鲁西的两个女儿，八岁的高荷和四岁的恺娣，她们日后也将加入他的埃舍。美婼当时还记得见过她们，但姐妹俩太年幼，却记不起她。（鲁西全家参加过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礼。）巴巴喜欢鲁西的陪伴，鲁西幽默风趣，会讲很多好玩的故事，还会变魔术。

伽尼医生的兄弟阿卜度·瑞曼也是个人物。他唱卡瓦里时极富戏剧性，又是挥胳膊，又是扮表情，看他演唱，美婼等女孩都忍不住想笑。

在奎达逗留一个月后，1924 年 7 月中旬，巴巴带满德里和女子们前往卡拉奇。在卡拉奇，巴巴一行在一处带小院的二层楼住宿几天。男子住楼下，女子住楼上。一天，巴巴来给她们发帕萨德。巴巴问美婼在哪里，有人说：“她还在洗澡。”

“每个人都洗过了，她是最后一个？她总是最后一个。”巴巴评论道。他发完帕萨德，在美婼洗完前离去。美婼得知后异常难过，难以释怀。她发誓再不错过同至爱在一起的机会。

一天下午，巴巴心血来潮想打板球。院子太小，他把球棒和球拿到楼上女子所在的大厅。女孩们遵巴巴之令，到外面阳台上写祷文。“我们边写，边溜空抬头瞅一眼打板球的巴巴。巴巴逮住我们，说：‘别看我。好好写字。’或许我们看得太多了。”

鲁西的姊妹，巴巴称为“灵性姐妹”的琵拉麦，住卡拉奇。巴巴一次带女子们去她家，但美婼不记得和大家去过。

七月底，巴巴同几个满德里前往孟买。几天后，女子及其余人到达。他们再次住进伊朗尼大厦，已提前腾出地方，足够容纳所有人。巴巴和男子占用大厅，女子住卧室。美婼把旅行过程详细讲给小蔻诗德听。

有时巴巴站门口看她们，听她们说什么。但有一次，美婼偷偷观察巴巴。伊朗尼大厦的衣柜上有一面大衣镜，巴巴站在镜前，只一会儿，整理胡须。这是美婼见巴巴（除了刮胡子）唯一照镜子的一次。

他们到达时，美婼见巴巴拥抱和亲吻大阿迪。“那时他是巴巴的宠儿。”她说，“巴巴非常爱他。”美婼因为姐姐嫁给阿迪的兄长鲁斯特姆，已把大阿迪视作亲人；见巴巴那么爱他，更确信阿迪是个好人。这种持久的印象，一直延续到未来的岁月。*

苏娜玛西、朵拉玛西和朵拉特麦负责为巴巴做饭，美婼和小蔻诗德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她们其实不太懂烹饪，她们决定做一道叫都帕克 - 普里（奶糕和油炸麦面球）的甜食，美婼以前吃过。“我感觉我会做，”她对蔻诗德说，“我见我姨妈做过。”

她们做了普里，油炸出来，效果很好，但送牛奶人给牛奶兑了水，不管怎么煮，牛奶都不变稠，做不成都帕克（奶糕）。时间已不早，巴巴已开始用晚餐，女孩们知道用不多时他就吃完了。

牛奶始终熬不稠，俩人使劲煽火，但不管用。最后美婼说：“现在能增稠的唯一方法，就是加一点小麦粉。”她们往锅里撒了一些。

巴巴的盘子已撤回到厨房，两个女孩把都帕克和普里放在巴巴的托盘上，自豪地端了过去。巴巴问是什么，她们说是为他做的甜点。他示意放下，俩人放好后回到厨房。一会功夫，只听巴巴的声音问：“这个甜点是谁做的？她们给我到底做的什么？”

长辈们焦急地问她俩：“你们给巴巴做了什么？”

---

* 注：巴巴离开肉身后，有很多年，大阿迪是男满德里当中，唯一直接和美婼说话者。例如，阿迪在去西方演讲前，必来和美婼辞行；回来后，必来美拉扎德向美婼知会。

她们回答：“都帕克 - 普里。”

巴巴得知后说：“叫她俩过来。”

美婼和蔻诗德来到巴巴面前。先前还那么欢快和自豪的俩人，这会儿像两个罪犯一般垂头站着。巴巴指着托盘问：“这是什么？”

“巴巴，是都帕克 - 普里。”美婼回答。

“都帕克 - 普里？你们这辈子吃过都帕克 - 普里吗？你们管这叫都帕克 - 普里？这不是都帕克 - 普里，这是给病号吃的稀饭。我没生病。我的胃没有不舒服。你们以前做过都帕克 - 普里吗？”

她们承认：“这是第一次。”

美婼回忆说：“当着围巴巴而坐的满德里的面，我们既沮丧又羞愧。我们满以为巴巴会喜欢。”

她们解释说牛奶熬不稠，巴巴说：“别担心，我吃过了。没关系，忘掉它。”

她们走后，巴巴又吃了一些，随后把普里都吃了，味道不错。

过后巴巴把四女孩——美婼、小蔻诗德、娜佳和大蔻诗德——叫到大厅。像是为了弥补，他叫她们每人从篮子里拿一瓶冷饮。她们每人选了一瓶，打开喝时，气太足了，泡沫嘶嘶作响，涌出来洒到地上。*

她们没有杯子，为不失形象，迅速转过身背对男满德里，对着瓶子喝起来，不使泡沫弄得到处都是。美婼突然发觉整个情形——先是都帕克 - 普里，接着又是嘶嘶作响的饮料——十分滑稽好笑。她开始发笑，又不能笑，结果被泡沫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巴巴问怎么回事，美婼呛咳着回明，他便叫女孩们去厨房，在那里喝完，她们乐得赶紧脱身。

不多时，巴巴来到厨房问：“你们知道怎么做土豆饼吗？”

“不知道，巴巴，”她们说。

“明天我教你们。把土豆煮熟备好，再剥一些大蒜。”还列出其他配料。美婼和蔻诗德格外激动，巴巴要给她们上烹饪课。

---

* 注：那时的饮料瓶没有金属盖，只是在顶端安装的一个玻璃珠。喝前须先拍击玻璃珠，玻璃珠落入瓶底，便可饮用。

次日早上，她们把土豆煮熟去皮。一切准备就绪后，她们给巴巴传话。巴巴过来叫她们把大蒜、香菜叶、洋葱和辣椒剁碎。他说：“把土豆放碗里踩成泥，把所有的东西拌在一起。”接着，他在一块木砧板上将备好的材料做成饼，粘上面包屑，向她们示意饼的厚度。做成一个之后，他让她们做剩下的，煎炸后，连同他平时吃的米饭豆糊一起送过去。她们依令而行，巴巴吃后，说很好吃。

渐渐地，巴巴将美婼拉近，鼓励她克服羞怯矜持的天性，在他面前放松，从而在女满德里当中承担起角色。

由于巴巴离开美拉巴德时，再次声明永不回返，所以财物都存储起来。帕椎和“紧张”曾将白马苏非和公牛圣徒送至萨考利，把它们献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通过货运火车将白马和公牛从阿美纳伽运到奇塔利后，他们不得不步行最后的 9 英里。也就是说，他们得牵着这一牛一马走，一路上两只牲畜又踢又咬，似乎铁了心不去萨考利。此外，他们到后，马哈拉吉也铁定心肠拒不接受。他甚至诅咒因苏非经历最多磨难的帕椎，嫌他把它们带来。他们只好把这两个执拗的动物带回阿美纳伽，帕椎将它们交给顾麦的外甥萨若希，留在了库希如大院。

帕椎灰心沮丧，整件事令他十分生气；他向巴巴汇报时，巴巴开怀大笑。那匹白马代表巴巴和美婼的联系，他和马哈拉吉都知道美婼的命运不在萨考利，而在美拉巴德。巴巴说暂且把白马留在库希如大院，让顾麦用来拉车。

在孟买逗留数日后，巴巴决定只带几个满德里，无限期在印度境内大范围旅行。其余男子和女子都回各自的家，除了朵拉特麦和美婼，她们已义无反顾离弃家园，永久加入美赫巴巴。巴巴指示她们到库希如大院与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同住，小蔻诗德也可同去，直到巴巴回来。数月之后，她们才再次得见巴巴。

1926-27 年，摄于美拉巴德
美婼曾说这是她最喜欢的巴巴照片
S.S. 迪恩拍摄——收藏于美拉扎德

14 日出之歌

库希如大院是个大家庭聚居地，不止顾麦一家，丈夫的姊妹家，包括尚未婚娶的萨若希，都居住于此。顾麦的亲人多数反对美赫巴巴。“所以我们从不和他们接触，”美婼说，“我们安静独处。”

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婴儿美鲁住院里的两个房间；朵拉特麦单独有个小房间，里面一张床，一张小桌，一个木制晾衣架，还带一间浴室。美婼与小蔻诗德和顾麦 13 岁的女儿朵丽同住一个房间。她们的房间没有家具，睡地板铺的草垫子上，只有一条薄褥，外加一张床单覆身。*

“顾麦家没特意给我们两间带家具的好房间，”美婼说，但又补充道，“那些房间，有可能是巴巴叫他们给我们的。”

女孩们继续穿棉布纱丽，围白头巾。有时她们一起到房后的树荫下闲坐。朵丽同美婼和蔻诗德形影不离，而顾麦的另一个女儿，16 岁的琵罗佳，则不大友好。（余者不得接触她们。）

朵拉特麦和美婼在库希如大院不必做饭，为她们雇了一名厨师。顾麦一家用餐后，她们在大餐桌上吃饭。巴巴指示大阿迪照看朵拉特麦和美婼的需要。巴巴甚至一度考虑，将这些女子永久留在库希如大院，由阿迪负责她们的福利。

“那时我可以和美婼说话，”阿迪回忆，“她和我如同亲人一般，我们又都年轻。但后来巴巴告诫我，除了不看美婼，‘连想都别想她！’”

与此同时，巴巴正经历一场痛苦的旅行，乘火车加徒步，行走于印度大地。期间他经常生病，大部分时间情绪暴躁。大阿迪到博帕尔，恳求巴巴返回美拉巴德，他似乎同意了，但第二天又改变了计划。又用一个月时间，从一地到另一地，联系和顶礼萨度，直到 1924 年 9 月中旬回到孟买。

---

* 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在库希如大院（美赫纳扎）的房间是大阿迪后来居住的地方，现在是宝的办公室所在地；朵拉特麦住的房间就在它前面，美婼和小蔻诗德住在她隔壁的房间，现在是书店和纪念品商店。

接下来三个月，巴巴往返于孟买和阿美纳伽之间。他在美拉巴德时，韦希奴会骑自行车去库希如大院。“师利（大师）在阿冉岗，”他通知女子们，“如果想去达善，你们可以去。”

女子们会更衣，乘坐私人马车前去。顾麦用自己的马车，女孩们和朵拉特麦乘朵拉特的马车，由白马苏非牵拉（白马仍养在库希如大院的马厩）。那时通往美拉巴德的道路尚未铺过，崎岖不平；沿途景色荒凉。马车要来回颠簸五英里，花很长时间。但美婼回忆说：“我们很开心，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我们要去达善巴巴了。”

接近美拉巴德时，她们会从马车中探身，遥望邮局阳台。只见巴巴站在宽阔阳台的边沿，望向大路。他身穿白袍，头发飘逸。“从远处看，他显得那么小。他等待的身影那么甜美。我们互相说：‘哦，天呐，巴巴也在等我们。’然后他转一圈（围绕邮局），再回来站在阳台边缘。”

她们到后，巴巴通常盘腿坐走廊的小棉毯上。他允许她们顶礼、碰触他的脚。“若只有一条腿伸出，我们会触一只脚。若两只脚都伸出，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两只脚都触。”

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邮局。长辈们，顾麦和朵拉特麦，会跟巴巴说话，而美婼、小蔻诗德和朵丽在一旁坐下。

一天，巴巴问女孩们：“你们整天都做些什么？”

她们回答说：“我们一直忙着缝衣服。我们缝纫一会儿，阅读一会儿，晚上听留声机。有时蔻诗德会给我们讲大师之家的故事。”

巴巴说：“那很好，但你们必须静心半个小时。”他继续说道：“拿一张像，琐罗亚斯德或是我的都行，然后不断想照片。若走神、累了或者分心，不要担心，把思绪拉回来，继续看我的照片。”

女孩们开始每天如此行持。“以此方式，巴巴教给我们通过专注他的照片，可让头脑在它应该在的地方。”

除了半小时静心，巴巴还令她们写耶兹单（琐罗亚斯德教神名），每天用很小的字体一遍遍写一个小时。边写便默念这个神名，这样头脑便被为巴巴持神名所占据。“我们很快乐，巴巴给我们这样的指示，令我们自豪。遵守他

的命令，持诵神名，为此深感荣幸。”

从市场买来本子和铅笔。为了互不打扰，女孩各自坐房间一角的棉线地毯上，一个小时安坐不动。她们认真而虔敬地静心和书写。下次再到美拉巴德，巴巴问她们喜不喜欢做，她们说喜欢。

有一次，从美拉巴德返回，韦希奴坐马车前面，美婼和蔻诗德坐车后。有人要他们为某个要走的人捎带一卷铺盖到火车站。美婼脚放在铺盖上，当她探身在马车一侧清嗓子时，白马猛然一拉，她便从车上掉了下去。真是讽刺啊，她想。骑马时都没摔过，用它拉车倒摔了。好在年轻，没受伤，美婼掸了掸身上的土，又回到车上，小心翼翼抓牢。

除了静心和书写，巴巴还给女子们安排另一项活动，以打发在库希如大院的时间：为阿冉岗村的穷人缝制衬衫。他规定衬衫不要领子，做成长袖、圆领，领口缀一颗纽扣。吩咐朵拉特麦从市场上购买未漂白的杏色厚棉布。她裁剪出各种尺寸的儿童衣料，女孩们在房间里三台缝纫机上缝纫。衣领手工缝制，锁扣眼，缀纽扣。“我们得自己动手做扣子，把布卷起来缝住。”

每天谨循如下规程：早上按时起床、洗浴、书写耶兹单，午饭前做一个小时针线活和一个小时的静心，下午做更多的针线活。她们受令不可同库希如大院的其余人交往，因此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活一整天。再者女子们也没时间浪费在交往上。她们想尽可能多缝制些衬衫，好让巴巴高兴。缝纫之时，她们谈着巴巴，有时还唱他的阿提和其他歌曲。

比起针线活，美婼更喜书写。（虽然不喜欢自己的笔迹，但她觉得默诵神名让人和平安宁。）美婼喜爱的另一个消遣是画画，且颇有艺术天分：几年前，在 14 岁时，她画过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女性人物（后来把几张素描给巴巴看过）。一天，写完耶兹单神名，她想画巴巴的侧面像。“我凭记忆画的。我怕画巴巴，因为倘若把他画坏了，就不好了。”在画像下面，她画了一个月牙，上面写道：“美丽的至爱美赫。”*

巴巴再次召女子们去美拉巴德，他问她们：“你们做了多少件衬衫？”

她们说：“将近二十件。”

---

* 注：美婼还画过美赫巴巴一次，虽然也可能画过几幅别的素描。

“只有二十件？我想要更多的。这还不够。村子里有这么多人。”

回到家，女孩们互相比赛，缝制得更多。

这期间，鲁西和家人从奎达来访，住在库希如大院。高荷对美婼的最初记忆，是她和朵拉特麦为村民缝制衬衫。“美婼非常美。”小高荷想帮忙，朵拉特麦便让这个 9 岁的小女孩手工缝纽扣。

她们去见巴巴时，他问起衬衫，她们说已完成五六十件。巴巴说还要更多，她们又回去赶制。再去，报告说有 100 件了。巴巴说：“好，够了。”

朵拉特麦将衬衫打捆，连同帕萨德，爆米花、烤花生和鹰嘴豆拌在一起的印度传统小吃，一起装进牛车。早上将这些东西送到美拉巴德，巴巴给村民分发，叫做“穷人活动”。女子们当天下午到美拉巴德，巴巴正在邮局阳台上打鼓伴奏，同几个村民唱巴赞。他示意女子们等候，她们坐下等他唱完。

“巴巴的头发松垂，衬衫滑落肩头，”美婼回忆道，“看上去可爱迷人。巴巴唱图克拉姆巴赞总是那么好——他的马拉地语发音那么清晰，嗓音是那么优美——当地村民被吸引而来。听到巴巴唱歌，你会不顾手上在做的事，跑过来听。他一边唱，一边随音乐摇摆。有时，他用小铜铃给自己伴奏；有时，别人摇铃，他击鼓。

“有时巴巴唱卡瓦里歌曲，大阿迪弹西塔琴伴奏。他用他的整个心在唱。歌曲、音乐、旋律和歌词，巴巴无不珍重以待。他喜爱音乐，喜爱歌唱。我记得他的声音和他唱歌的方式。他的嗓音无与伦比。”*

音乐结束后，派发活动开始。古斯塔吉和马萨吉打开成捆的衬衫，帕椎打开帕萨德口袋。巴巴首先向一个坐妈妈腿上的三岁男童招手。孩子很害羞，但母亲把他推向前去。巴巴给他一件小衬衫，在衬衫中间放一些帕萨德。孩子快活地回到妈妈怀里，开心吃帕萨德。

每个带孩子的母亲都得到一件衬衫和帕萨德，然后叫大一点的男孩，最后是男人。“巴巴给帕萨德很慷慨，满满一大把，帕萨德会从衣服上洒到地上。”

---

* 注：其他人也赞同。（大阿迪的堂兄）纳西科的普尔维兹·伊朗尼这次也听到巴巴唱歌。他回忆说：“巴巴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犹如长笛一般；听起来感人至深。”

美婼说，“当巴巴给予时，他给得充足。”

村民口呼“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离去，回村子一路上欢声笑语。巴巴转向朵拉特麦说：“瞧他们多快乐。你不觉得快乐吗？”

“快乐，巴巴。”朵拉特麦回答。

“见别人快乐时，我也快乐，”巴巴说，“尤其是这些穷人。”*

之后他告知女子们，回库希如大院收拾行装，准备好迁到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对美婼说，要到美拉巴德，“我们必须放弃一切的舒适，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必须像苦行僧一样生活。”

“那我们该怎么做？”美婼天真地问。

“我们不能太舒服，我们应该不用枕头。我们就枕硬地板睡好了。”

于是在库希如大院，她们开始在石地上铺的草垫子上，不用枕头睡觉。美婼并不介意。“我睡得很好，所以没关系。她们还决定赤脚走路，如在萨考利所做的那样。即使在寒冷的天气，马哈拉吉也不喜女孩们穿凉鞋，她们光着脚到处走。

又一次孟买行之后，十月中旬，巴巴召朵拉特麦、美婼和小蔻诗德，还有（从普纳来的）朵拉玛西、娜佳和大蔻诗德到美拉巴德。两个女孩带着各自的铺盖，但没带枕头。女子们到后，巴巴站在邮局阳台上，叫她们进去解行李。女子们将住这里，巴巴和另外三名男子睡外面。她们正要解铺盖，巴巴走进来，问道：“你们带的被褥够吗？让我看看你们带了多少。你们在这里必须保持健康，不要着凉生病。你们每人都带了毯子吗？“

她们说带了，打开铺盖，巴巴一一检查，注意到有两个没有枕头，他问：“这是谁的铺盖？（美婼的）那个呢？（蔻诗德的）你们的枕头在哪里？”

“我们不用枕头。”蔻诗德解释道。

“为什么不用？”

美婼极其窘迫。“我们能说什么呢？说我们想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太令

---

* 注：后来，西方人 1937 年来到纳西科，巴巴解释说，当他亲手给穷人食物和衣服时，其结果远远超过个人礼物，因为除了接受者得到大师的帕萨德（祝福）和随之而来的灵性利益之外，整个世界都会在经济和灵性上获益。

人难堪了。”巴巴面呈惊讶不快。他问俩人为何互相对视。

蔻诗德难为情地说：“巴巴，我们以为没有枕头也行。”

“不行，你们必须用枕头。你们的凉鞋呢？”

“我们以为应该赤脚走路，就像我们在萨考利时那样，”蔻诗德说。

“这不是萨考利。在这里，你必须穿凉鞋。你得穿暖和的衣服，一切照我说的做。否则，就回阿美纳伽去。”

“不，巴巴！”蔻诗德说，“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服从。”

“我们这里没有医生。你们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辛勤工作。这才叫服务。不用枕头睡觉不会让你更有灵性，也不会让你对神有更多的爱。”蔻诗德的计划就此告终。

当晚巴巴派人去阿美纳伽取来两个棉枕，这一夜美婼和蔻诗德卧枕而眠。“一段时间后又睡软和的枕头，感觉真好。”美婼说，“巴巴让我们学会识别，我们也因此懂得巴巴很务实。他不希望我们耽于无稽之谈。倘若巴巴叫你不用什么，和你自己不用，是不同的。”美婼和蔻诗德此后余生中，无论身在何处，晚上特别留意睡枕头。

四五天后，巴巴给她们下了一道直接命令——不可阅读，不可书写。美婼随身带来几本最喜欢的书（儿童读物大卫·科波菲尔、艾芬豪和莎士比亚），晚间，巴巴和男子们在一起时，她给别的女孩朗读，主要动机是提高她们的初级英语水平。听到巴巴的命令，她便停了下来。姐姐馥芮妮再来，姐妹俩单独在一起时，美婼迅速用一条薄毛巾把书包起来，交给她带回阿美纳伽。

巴巴腾出邮局的房间让女子们住，他和古斯塔吉、马萨吉、帕椎一起睡阳台上。白天被褥卷起，放阳台墙边的箱顶上。

“你能想象吗，神人把他的房间给了我们。”美婼回忆说，“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我晚上静心时想巴巴，所有这些细节浮现在脑海。他付出了太多。夜晚，每当我想起巴巴没有蚊帐睡在外面，我流下眼泪……十一月的天气非常寒冷，他在阳台上并不舒服。巴巴一定睡不好。现在我感到难过，我们从没想到巴巴是王中之王，寒冷中睡一条薄褥上，没有蚊帐。蛇可能会来，还有蝎子。

“那些日子，和巴巴在一起，我们只觉得高兴，从未想过这些事情（巴巴的牺牲）。即便如此，巴巴也在奉献自己，保证我们女子的安全，不受冷挨冻。他总是为别人牺牲。”*

巴巴夜间会用毯子裹身，大部分时间醒坐着。他会观察几个男子睡觉的模样，听他们打鼾，看谁打的呼噜最响。这非马萨吉莫属。他脱下凉鞋，仔细瞄准，投掷过去。马萨吉醒了，巴巴会说：“你打呼噜打得山响。该起床了，太阳要出来了。把其他人也叫醒。”

被巴巴的凉鞋打，马萨吉甚感欢喜，因为早上一睁眼就收到大师的“帕萨德”。†

“巴巴起得很早，四点半到五点钟左右。”美婼说，“男子们洗漱的时候，巴巴常常放声高歌。人通常先洗脸洗手、喝茶，而后唱歌——但巴巴一起来就歌唱。他对音乐和歌曲的热爱非同寻常。早上五点，这么早的时辰，人的嗓子还打不开，但巴巴却唱得既优美，又清澈。”

她们住邮局的第一个早晨，朵拉特麦 5 点不到将美婼摇醒。外面依然很黑。“快起来！巴巴已经起床，在唱歌了。”美婼睡觉很沉，在家里从不早起，母亲也不介意；但在美拉巴德，她们必须早起——这是美婼最不情愿的。“听到巴巴的声音，我睁开眼睛。一切都要快，要快速。我迅速卷起铺盖，推到角落里，用冷水拍脸，让自己清醒，然后刷牙。”

古斯塔吉给巴巴拿来小凳让他坐，照顾巴巴洗脸、刷牙、剃须。女子开始给巴巴做茶，他剃须完，就会要茶。为巴巴煮茶不用柴火，而在一个煤油炉上，以免茶有烟熏味道，巴巴不喜欢。

邮局的一个角落，被改造成一个小厨房：一个煤油炉、茶壶、巴巴的杯子等用具。架上放着茶、糖等，除此之外，房间无别的家具。所有活动都在地

---

* 注：美婼记得巴巴在外面邮局阳台睡觉时，有一次被蝎子咬。女子们睡邮局石地板的草垫上，但她们也没有蚊帐。不过美婼不记得被那里的蚊子骚扰。

† 注：有时马萨吉也感受到巴巴的怒火，因为他会跟巴巴争吵和辩解。作为巴巴的姨父，马萨吉自感有一定的自由度，会跟巴巴顶嘴。巴巴的表兄妹、马萨吉的子女娜佳和彭度，一开始也倾向于这么做。

板上进行。

巴巴的茶杯算不上杯子，因为没有把手。其实是个小铝壶，他用来洗浴洗脸，清洗之后，里面装茶，就是茶杯了。其他人则用铝制杯，因为陶瓷易碎（这样可不必更换任何东西）。

他们早上喝的茶不加牛奶，一种淡柠檬草茶，只加一小撮糖，少许的干茶叶和一些薄荷。薄荷生长在有水的院子里，女子们会在头天晚上或清晨采摘。他们没别的早餐——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印度薄饼——只有不加奶的淡茶。“跟喝热水差不多，”美婼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快乐。早上起来口干渴，至少茶是热的。”*

巴巴的小铝壶和所有铝杯摆成一排，放邮局地上。茶水通过滤器倒进杯里，女子用布托着，将烫手的茶杯端到阳台上。巴巴坐铺薄垫的地毯上，背靠枕头，跟满德里说话。他的水杯放在他面前的地上。“如今我很后悔，我们起码该把杯子放凳子上。”美婼说，这样会更显尊重。

给满德里上完茶，女子们也端着茶杯，坐到外面。“铝杯太烫，不敢用嘴碰。”美婼说。

巴巴会等茶凉。他先用手指试一下，看温度是否合适，然后再喝。“一天，我给巴巴端茶前，我母亲有了主意，”美婼说，“她告诉我：‘巴巴的茶总要半个小时才凉下来。我们拿一桶冷水，把巴巴的茶杯放里面。”

“她把一桶冷水提到外面，放我们旁边，我们把巴巴的茶杯浸在水里——搅动的时候要小心，免得冷水进杯里。我们这样凉五分钟，然后把茶递给巴巴。巴巴先抿一小口，看温度是否合适，然后慢慢啜饮。”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各自冷茶。

“正是日出时分，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身穿白袍的巴巴，和满德里说话，看上去很美。若有心情，他会唱歌。时间充裕，美拉巴德没有太多的工作。我们只有六个女子跟巴巴在一起，所以他有时间跟男子谈话。有时他会讲一些灵性故事，但我们奉命不读不写，不能记下他说的话。他讲得活泼生动，

---

* 注：有一次，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写了一张便条给帕椎，让他传给“内部的”美婼，那天的茶太浓了。美婼把这张纸条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你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巴巴偶尔问她们：“你们睡得如何？梦到什么？”有一次他直接问询美婼。

“巴巴，我做了梦，但记不得梦见什么了。我睡得很沉。”

“很好，这是最佳睡眠。这是一个人该有的睡眠。”

“可我情愿记住做过的梦，可以讲给您听。”巴巴对她说没关系。*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她们起床，匆匆忙忙做茶。娜佳和美婼在角落里忙着生炉。她们点火，反复打气，只听朵拉特麦说道：“等等，等等。巴巴今天在唱一首不同的歌。你们听见了吗？”

她们松开手，站起来倾听。冬天的一缕微弱白光泻入窗棂。炉火嘶嘶作响，火焰还未扬升，巴巴的声音清晰传来。这是一首悦耳的歌曲。巴巴的歌声渐行渐近，微光之中，她们看到不远处巴巴的身影。

站在窗边的朵拉特麦迅速转过身，低声道：“巴巴在跳舞！”她们都跑到窗前去看。只见巴巴在黎明的晨光中舞蹈的身姿，几个动作手势十分优雅。“他身穿白袍，长发飘逸，面容清俊消瘦，看上去异常甜美，他的歌声美好动听。”

这是首印地语歌曲，“阿潘 毛拉 克 梅因 乔甘 巴努（Apne maula ke mein jogan banoo）”，小蔻诗德只为他唱过一两次。这首歌通常是由女孩唱的，唱的是一个人为神放弃一切，成为苦行者。见她们看他，巴巴迅速转过拐角走开。她们再没听他唱这首歌。

“巴巴的姿态，他的方式，是那么美。”美婼说，“他动手的模样，看人的模样，眼眸顾盼的模样。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优雅，跟任何男子都不同。某个时候，带着某种心绪，巴巴看你时，眼神是那么美。”

美婼流泪道：“夜晚独自静思时，巴巴的声音和歌声，又回到我的脑际——我不是在静心，只是在想巴巴，想他可爱可亲的模样，他的甜美，他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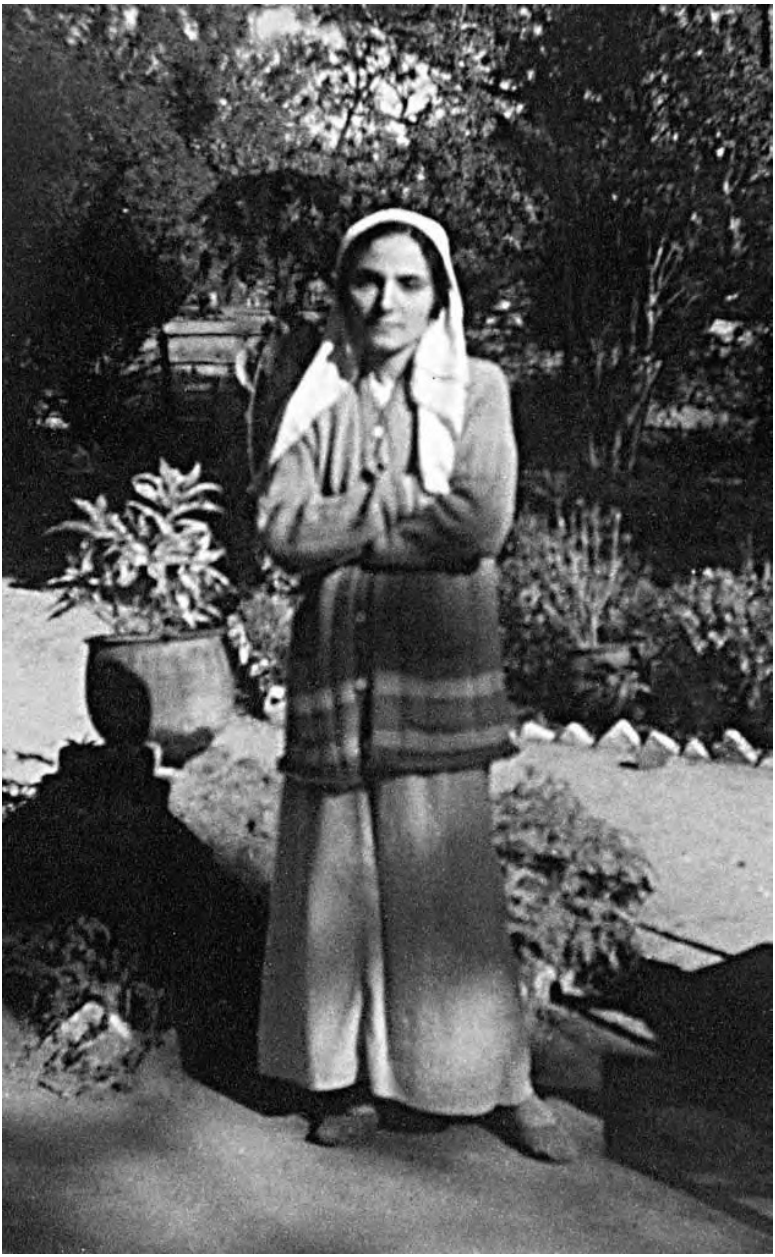
---

* 注：在美拉巴德，有时早上突然醒来，美婼会觉得头昏眼花。她坐起来，头晕不止，又躺倒，翻下身再起。这种情况，在她余生中常有发生。

美婼的画作
收藏于美拉扎德

上美拉巴德
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档案馆

美婼的画作
收藏于美拉扎德



美婼穿着母亲编织的粉红色外套
可能摄于 1938 年 7 月，阿美纳伽公共工程部

15 巴巴的勤务兵

这个时期，美赫巴巴将大量时间花在顾麦家人身上——尤其是她的丈夫堪萨赫伯，他的态度，令巴巴不喜。一次，与鲁斯特姆因其父而发生争论后，巴巴又威胁永离美拉巴德；因顾麦的泪水，才再一次留下。但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一条是土地要么归在大阿迪要么归在古斯塔吉名下——堪萨赫伯不情愿，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

美婼的母亲则恰恰相反：朵拉特麦一心只想把生命和财产，全部献到美赫巴巴足前。她和美婼离开普纳到美拉巴德已有一年，巴巴遣鲁斯特姆前去处理她们的财产。

在邮局居住两周后，朵拉特麦和美婼乘坐一辆小轿车前往普纳。巴巴陪同，和司机坐前排。他们到阿米娜·伽斐尔家，在此签署有关朵拉特麦财产的法律文件。朵拉特麦在遗嘱中已将托迪瓦拉路住宅置于美婼名下，故美婼需要签署出售协议。附近的帕西富户托迪瓦拉家出 5 万卢比将它买下。市内的两三处出租房，连同马哈巴里什沃的房产也一并售出。

阿米娜的丈夫阿卜度拉有个家具店，安排处置家具等家居用品。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婚礼黄金珠宝，杰罕吉尔的金扣，还有朵拉特麦预备需要现金时用来兑换卢比的若干金币——全部装盒，带到美拉巴德，日后择机售卖。

在朵拉特麦的珠宝中，有一条极典雅的沉甸甸的纯金项链，浮雕叶片的设计。美婼记得有时看见母亲把它从保险箱里取出，但她没机会戴过。“我那时还太年轻。但我非常喜欢那条项链。”

一天，美婼在邮局里扫地，她去了一下阳台，看见巴巴面前摆着那个盒子。他手里拿着她爱慕的那条项链。“巴巴非常淘气，在手里掂量着玩。他扫视我一眼。我永远忘不了巴巴手拿项链的那一幕。我立刻意识到，巴巴一定晓得我爱那个珠宝首饰。

“我自问：‘难道现在（加入他之后），我仍然忍不住想看它，看它有多美，

仍然贪恋它？’

“我把脸转过去，甚至没看它一眼。‘巴巴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思忖。”

一切清算完毕，总额约四十万卢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朵拉特麦一分不差全数献给巴巴。一部分用于后来建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以及美拉巴德医院；一部分用作慈善，以杰罕吉尔的名义，在伊朗援建一所学校。后面的项目由巴巴提议，因为在偏远村落有太多不识字的孩子，他们极需教育。*

伊朗学校事宜，全由巴巴安排，他遣满德里劳萨赫伯赴当地督办。通过一个信托，朵拉特麦提供建校费用。学校 1924 年小规模招生时，她还资助教师薪水，以及学校持续运转的费用。

阿迪的父亲看不出巴巴所做之事有何价值。他一次问巴巴：“您何必浪费这么多钱？”

巴巴答道：“通过慈善行为，我没有浪费，而是投资。”

多年以来，愿为巴巴事业捐款者众多，但他鲜少接受。关于金钱，巴巴曾对埃瑞奇解释：“你会给你爱的人大便吗？你只想送点好东西。从世俗的观点，金钱就是一切。但对我而言，它就像粪便。我从我所爱者手里接受，以此净化他们。”

早期的日子里，巴巴很少直接同美婼说话；他会通过表妹娜佳，传达他想对美婼说的话，特别是如果涉及一些严肃事情。但是有一天，巴巴坐阳台上吃饭时，他转过身问美婼：“你上的是什么学校？”

“最初我们在耶稣玛丽修女学校做寄宿生，”美婼回答。

“那是一所好学校吗？”

“是的，巴巴，非常好。”

“修女们没试图转化你们做基督徒，她们没让你们皈依天主教吗？”

“没有，巴巴，从来没有。学校的唯一规定是，每天在教室祈祷时，非

* 注：朵拉特麦将资产献于美赫巴巴足前，是弟弟伊朗尼上校如此坚决反对巴巴的主要原因之一。

天主教徒必须起立，以示尊敬。就这些。没人教我们圣经或教义问答。我们若自愿去教堂做礼拜，就去。她们从不强迫我们。我去过一两次。”

后来有一天，巴巴走进邮局，其余人都不在，他在一块小地毯上坐下。他要美婼坐下，她照办，纳闷巴巴要说什么。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勤务兵，”他宣布。

“勤务兵是什么意思？”美婼问道。

“你不知勤务兵是何意？古斯塔吉会把我的箱子给你，你来照管我的东西。务必仔细保管妥当——我的衣服、盘子等等。古斯塔吉直到现在所做的一切，都由你来做。”

以后巴巴的衣服，巴巴吃饭用过的盘子、他喝水用的杯子、都由自己来洗，美婼不胜欣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巴巴一直那么严格，只有古斯塔吉，有时还有顾麦，可以碰他的东西。”她深感荣幸。

巴巴召古斯塔吉，指示把他的东西交给美婼保管。古斯塔吉走到阳台上巴巴的小箱子前，拿出他的东西，递给美婼——巴巴的长袍，几条毛巾、几条手帕，以及他的茶杯茶碟。美婼将杯碟放进她们带金属纱窗的橱柜，其余衣物整齐叠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除了给巴巴端茶，美婼的职责还包括在巴巴洗漱时，为他拿毛巾，递肥皂，往他手上浇水。跟女子们一样，巴巴在邮局里洗浴，其余人在外面等候。（满德里除去两块石板之间的水泥，从而形成天然排水沟。）巴巴洗澡时用六七桶水，帕椎从井里打来。美婼将巴巴的衣服和毛巾放在一个小木箱上。*

美拉巴德早期，巴巴用的是科蒂库瑞牌香皂（Cuticura），有时是牛奶硫磺皂。女子们每两周为巴巴洗一次头发，但不用洗发水。巴巴从来不用发油，他不喜欢发上有油或油脂。也不喜欢脚上有油，每次都要按摩干。

巴巴洗浴后，美婼自豪地将他换下的衣服拿到井边。她用一个小桶打水，将护墙旁的一块石头洗净，护墙呈坡状，这样脏水就不会流到井里。之后在石头上洗衣，用的是普通肥皂。衣服洗好放一个净桶里提回邮局，挂在单独的晾

* 注：有些天，蔻诗德和美婼喝了巴巴洗过手的水。巴巴发现了这件事，让她们停止。

衣绳上晾干。美拉巴德总刮风，衣服四下飘动，很快就干了。

阳台的棉地毯除尘后，铺一条床单，美婼把巴巴的长袍放上，用一条毛巾铺着，趁长袍还潮湿，用手将褶皱抹平，再整齐地折叠好。巴巴不喜欢毛巾太硬，等毛巾干了，美婼将它揉软，再叠起来。

顾麦通常九点钟来为巴巴梳发，他坐邮局地板的垫子上。美婼记得自己边看边想：“古斯塔吉常给巴巴梳发，因为他是求道者，对巴巴很特殊。顾麦自然非常爱巴巴，她是他的灵性母亲。有一天我也想给巴巴梳发。”但她不能要求。

后来有一日，顾麦过不来，巴巴叫美婼为他梳发。他坐在邮局地板上，美婼跪在他身后。“巴巴年轻的时候，头发更金黄，并且很容易打结。碰触他的头发，我感觉紧张。我告诫自己：‘我必须格外细心，让巴巴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不然巴巴就不再让我做了。每个打结的地方都必须挑出来，梳理通顺。我一定要做好，比顾麦还要好！’

“我打开巴巴的头发，小心分开，然后用一把大梳子极其轻柔地梳理。我小心翼翼不伤到巴巴，不牵拉他的头发。巴巴耐心地坐着，等我梳完，他迅速站起。”

一天，美婼又得到一项殊荣。巴巴的跟随者总管他的总部叫阿冉岗，也就是附近村庄的名字。巴巴跟帕椎、古斯塔吉和马萨吉提起这个话题，他希望这个地方有个鲜明、别具一格的名称，并征寻意见。他亲自定名为美拉巴德。后来他来到邮局阳台，美婼与娜佳、朵拉特麦还有小蔻诗德正一起做活，他对女子们说：“你们知道吗，我给这个地方取名叫美拉巴德。”他转向美婼补充说：“我随你的名字为它命名。”

美婼听了惊讶不已，又满心欢喜。这个名字由“美赫”和“巴德”组合而成（因美赫而繁荣昌盛），但巴巴想让她知道，她的名字也包含在内。“当你说得快时，听起来确实像美婼 - 巴德。巴巴真是太甜了。巴巴总是机智风趣，喜欢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些有趣又令人惊奇的东西。”

在邮局，女子们整日忙个不停。上午，她们洗漱、煮饭、扫地和除尘（由于天花板太高，她们在扫帚上绑一根长竹竿，进行清扫）。下午，清洗米和豆。此外，她们还要洗锅碗瓢盆，清洁炉膛，运柴火，清理研磨香料。房间里没有炉灶，她们在阳台上做饭，在一面石板墙边，铺上压实的泥土，以便生火。

早上，巴巴和满德里一起干活，修整和粉刷集体宿舍。他们早餐只喝淡茶，到十点钟大家都已饥肠辘辘。巴巴通常提早到邮局，问饭做好了没有。即使米饭还不熟，美婼也会说好了，拿起巴巴的黄铜盘，把它擦干，不留任何水渍。豆糊仍在火上的锅里熬煮，炒过的大蒜、盐和胡椒还没加入，娜佳会舀出一点到巴巴的盘里，由美婼端着。巴巴加一点盐和一点酥油，坐在阳台的棉地毯上食用，背靠一根柱子。他若还要盐，美婼就递给他。

有时顾麦会给巴巴带来面包，女子们用布包起来放在锅里，以便在干燥的天气保鲜，但它还是会很快变干。尽管如此，巴巴会拿一块干面包，掰碎放豆糊里，拌一点酸辣酱吃。

“回想巴巴吃的东西时，”美婼伤感地说，“通常只有稀豆糊和陈面包……巴巴是万王之王，但他的饮食就这些。他吃得很简单。他是苦行僧又是帝王。巴巴是我们的大师，我们爱他，但他真正是谁，我们一无所知。”

11 点前，巴巴的大部分午餐就用完了。在印度，米饭习惯最后上，巴巴吃米饭时，其他人也开始用餐。有时巴巴亲自分饭。“他给的经常超出我们的饭量。我们会说：‘哦，巴巴，够了。’他却说：‘不行，我已经盛给你们，你们必须一点不剩全部吃完。’女子坐阳台的一边，男子坐另一边。巴巴会在中间踱步，确保我们不浪费，服从他的命令。

“巴巴喜欢看人们吃饭。如果有人来看他，他问的头一件事就是：‘你吃了吗？’倘若没有，他就让他们去用饭。”

但另一方面，若有人带来食物，比如炒饭或鹰嘴豆，满德里是不允许吃的，而要作为帕萨德分给村里的孩子们。

从一开始，美婼就注意并记住了有关至爱的最微小细节。例如，有一天，美婼到邮局的阳台上，巴巴刚吃完饭。帕椎、古斯塔吉和马萨吉在场。她坐在阳台上。他们随便聊着，巴巴笑了起来。每当巴巴微笑或者大笑，他从不张口，

也不会笑得很大声。他会轻声发笑，嘴唇呈微笑状，但嘴不大张。

但那天，巴巴笑的时候，右嘴角上扬，像是一声冷笑，仿佛在说："怎么会这样？"只有片刻，他嘴张开露出灿烂笑容。他张嘴时，美婼正好抬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看到了巴巴的门牙。这是美婼生平记忆中，唯一清楚看见巴巴牙齿的一次。*

巴巴讲话时，各种语言的词汇交织在一起。例如，他若说的是达里语，一种波斯方言，碰到不会的达里语词汇，他会穿插一些古吉拉特语词语甚至句子。和美婼一样，巴巴也是纯伊朗血统，所以他会说一点达里语。一天，美婼从远处好奇而安静听巴巴用达里语对布阿萨赫伯（一个满德里）说话。"听巴巴说另一种语言很有趣。"†

"巴巴说话快吗？"作者问美婼。

"不是特别快，他讲话平稳均衡。玛妮说话太快，我说得也有点快。而我们所有人加一块都赶不上佳尔（巴巴的弟弟）！佳尔讲话太快了，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

一天，美婼接到一个新命令：她自己不可吃酸辣酱，但要为巴巴准备：把大蒜、盐、干椰子和少量红辣椒一起放在石磨上研磨。几天后，巴巴尝了她做的酸辣酱，他说："酸辣酱里没有盐。"

美婼说："我想我放了盐。"

"不够。你没尝过吗？"

"没有，巴巴，您告诉过我不要吃。"

"你在说什么？我的命令是不能吃，但给我之前，你必须先尝一下。你给我的食物，味道好与不好，要加倍留意。"

从那时起，美婼开始品尝酸辣酱。后来，巴巴将命令取消，美婼也允许吃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努力一丝不苟地遵守巴巴的话。"

做饭当中，或吃完饭后，巴巴会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一展歌喉。他会唱一首歌里的几句歌词，反复唱；接着再唱另一首歌中的几句。一天，蔻诗德在

---

* 注：接下来十年间，巴巴很多牙齿脱落。

† 注：有时巴巴简说话也会穿插不同语言。

烧火，美婼在剥蒜，她们与其说在干活，不如说在听他唱歌。唱到中间，巴巴停了下来，问道：“你们知道这些歌词是什么意思吗？”

歌词是用高级乌尔都语所写，她们不大懂，便说不知道。巴巴解释说：“歌中说的是，即使沉浸于日常生活，也要始终把头放在大师足上。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永远不要忘记大师。”*

有一天，巴巴一边在阳台上走步，一边口唱几句歌词。他突然止步，看着坐在那里的女孩们，说道：“你们此刻跟我在一起，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美婼心想：“是啊，我们很幸运。”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巴巴说我们多么幸运的意思——能听他说话唱歌，在那段宁静的日子，和他在美拉巴德独处。”那时美拉巴德活动并不繁多，巴巴跟亲近者相伴的时间丰裕。

巴巴解释歌词的含义，旨在对美婼和其他女孩给予灵性指导。她们年少懵懂（实际还是孩子），初来乍到，对灵性知之甚少，这便是她们的学习方式。但因巴巴给的不读不写的命令，她们什么都不能记，也不能写日记。

美婼并不觉得这些命令繁重累赘。她不喜书写，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感到放松。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道命令。一天巴巴击掌，向她们解释说不得接触男子，也不可跟男子说话。“从最开始，我们就知道巴巴不喜欢我们和男子讲话。”美婼说，“娜佳一定跟她父亲说话太多，巴巴看到了。”

后来，巴巴对其他人取消了命令，但对美婼从没放松。

下午，巴巴坐在邮局阳台上同男子们说话，女子们则在房间内。朵拉特麦做一些缝纫活儿（她被要求早上诵神名一小时），美婼整理巴巴的物品或者除尘。朵拉玛西常让蔻诗德或美婼给她讲故事。故事经常讲到一半，朵拉玛西就打起了瞌睡。

时而美婼会听到巴巴在外面和男子们谈笑。“巴巴发出的笑声，如微波荡漾。他习惯在交谈中加几句玩笑逗趣的话。他天性活泼开朗，不喜气氛沉闷。”

* 注：美婼发誓听从这个建议：“有时当我们享受娱乐时，我们想不到巴巴。比如，我们享用一顿美味的火鸡大餐时！这种时候我们也必须记得念巴巴的名。我们应对他说：‘来和我一起吃，巴巴。’然后再吃。但要每次都记得念记他很难。”

有访客来时，巴巴会进行开示或灵性阐释。娜佳还记得做饭时，听他们说话入了迷。“在那时，我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她说，“世界对我们不复存在——只有巴巴和这些灵性谈话。我们就像疯子一样，我们在做什么、吃什么——全不在意。我们不想出去游玩，也不想躺下休息——什么都不想。巴巴的开示对我们足矣。”*

从卡斯巴佩斯（Kasba Peth）起，娜佳就热心协助年长女子做饭，巴巴也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他说，娜佳如同耶稣时期的马大。他私下嘱咐她：“有一件事我要讲明，不要嫁人。若有人问你，就拒绝。对他们说：‘去问默文。’”娜佳遵命。

晚间，巴巴倚枕坐在阳台上，让美婼、小蔻诗德和娜佳为他按摩脚。少刻，他会说：“唱首歌吧。”起初娜佳说：“我不会唱歌。”巴巴回答：“我让你唱，你就唱。”

有一次美婼也说:“我的嗓音不好，也不知道唱什么歌。”但巴巴仍叫她唱，她就用印地语唱了一首。之后让蔻诗德唱。

有很多次巴巴说：“给我讲个故事，任何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美婼提到她读过一个故事，但没记全。馥芮妮来访，巴巴让她讲。她和大蔻诗德用古吉拉特语讲了一个，巴巴非常喜欢。

第二天晚上，巴巴和她们在一起。她们给他按摩了一会儿脚，巴巴和男满德里闲谈。他又要听故事。女孩们说：“巴巴，我们不知道别的好玩的故事了。昨天馥芮妮给您讲的，是我们唯一知道的。”

巴巴并不介意：“好吧。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他就像第一次听一样乐在其中。接下来的几天，他甚至让她们讲了两三次。

巴巴最喜欢的故事，是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美婼讲述在皇家旅馆的一些童年趣事。其中一个故事是，一天晚上一只猫爬上卧室外的一棵树。馥芮妮听到动静，跳上妈妈的床。美婼沉睡不醒，醒后发现只她一人。她便也跑去朵拉特麦的房间，爬上床，将母亲挤到一边。“母亲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珀茹嘉（馥芮妮），带上美婼，你们俩都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

---

* 注：来客一般在邮局外阳台上见巴巴。里面的房间专为女子保留。

一天晚上，巴巴问女孩们，她们是几月几日出生。（琐罗亚斯德教日历上的每一日都有名称。）美婼出生于提尔月，阿希什·凡吉日。她们各自告知巴巴，他揶揄她们的发音。*

一天上午，她们干完活，吃过午饭，洗过锅盘，巴巴把她们叫到邮局外的阳台上。他打莲花坐，说道："来坐在我前面。我要教你们一首歌。"

担心和沮丧涌上美婼心头。"我没有好嗓子，不知道怎么办。大小蔻诗德嗓子都好，会唱歌；娜佳的和我一样。"

巴巴唱了一首马拉地语歌曲中的一句，是唱奎师那、他的长笛和挤奶女的，接着又唱一遍。他叫她们唱。两个蔻诗德唱得极好，美婼和娜佳尽力唱好。巴巴教她们唱副歌部分，并让两个蔻诗德和娜佳独唱——但没叫美婼唱。美婼被幸免。

"不过巴巴确实让我唱了一首歌。"美婼讲述。一天早上，她和母亲在邮局里，巴巴来了。他问美婼："你上的是英语学校。你不会唱英文歌吗？"

"不知怎的，和巴巴在一起，我的脑子总是一片空白。"她努力在脑子里搜索会唱的歌，但想不起来，只好告诉巴巴不会唱。

但巴巴坚持："女孩们常唱的，没有喜欢的歌吗？"

美婼随即想起圣海伦娜学校的女生每天唱的那首《斯瓦尼》。歌曲很流行，她也学会了。她紧张地唱给巴巴听，巴巴喜欢它活泼的曲调。

"好，教会我唱。怎么唱的？"

他们一句句地唱。美婼一开始唱，歌词便都想起来，把整首歌都教给了巴巴。†

"这是我学的第一首英文歌，"巴巴说，又重复道，"这是我唱的第一首英文歌。"

第二天早上，美婼端茶到阳台上，听到巴巴在唱这首歌。"他唱得完美无瑕。巴巴对音乐耳力极佳，我教他时唱错的音符，他都纠正了过来。一段时间，他

* 注：美婼使用申沙（或 Shahanshai 沙汗沙）日历，其中提尔是第四个月，阿希什·凡是第 25 天。

† 注：由乔治·格什温和欧文·凯撒所作的《斯瓦尼》，1920 年经阿尔·乔尔森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得到这张唱片，为巴巴播放。

常唱这首歌。”

巴巴和美婼此前没用英语对过话；巴巴同她和其他女子交谈，总用古吉拉特语。“在这之前，我从没听巴巴说过英语。”美婼说，“那时候，在美拉巴德没人用英语同他交谈。但巴巴为了在西方的工作，注定要学习英语。他的发音非常好。”*

巴巴还对女子们讲灵性道路的故事。1924 年巴巴讲过至师图西达斯（Tulsidas）的一个故事，图西达斯是罗摩（印度教徒所崇拜的前代阿瓦塔）的信徒。

有个穆斯林妇女，见这个“婆罗门”天天在自家的阳台下洗浴，很是生气。图西达斯如此洁癖，令这个妇女发疯。一天，为激怒他，女子把拖地板的脏水泼向刚沐浴完的图西达斯。图西达斯毫不恼怒，他口念罗摩的名，又去洗澡。何等的耐心和容忍！这个女子不甘心，又将脏水泼了大师一身，他又洗一遍。女子连泼三次，见图西达斯不受干扰，俯伏在他脚前说：“您是真正的爱神者。根本触怒不了您。”

图西达斯对女子说：“夫人，没什么需要原谅的。罗摩知道一切，他让我今天洗三次澡，我自当遵命。你只是媒介。”

巴巴补充道：“控制愤怒是非常困难的。愤怒一直坚持到底。一个人的爱应像图西达斯那样美，他全心全意爱罗摩。”

巴巴接着又讲了图西达斯生平的几个故事，说：“一个人要成为爱神者，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很多的谦卑。而图西达斯拥有所有这些品质，他是罗摩的真正爱者。”

巴巴常讲弥婼拜及她对奎师那的爱，美婼对这位伟大的女圣人，心怀巨大的景仰。巴巴说：“弥婼晚年 60 多岁，藉由大师莱达斯成道。弥婼出身印度教高种姓家庭，但她的大师属于低等贱民阶层。弥婼是成道者，但这非人们记住她的原因。她对奎师那的爱非凡无比。爱是世上最伟大的力量。这是神要的，也是弥婼给奎师那的。”

有一次，巴巴给她们讲大师莱达斯的故事。莱达斯是个鞋匠。一个高种

* 注：大阿迪也说巴巴的英语讲得很自然。

姓的婆罗门到他的店里修鞋。鞋匠面前放着水，用来用来浸软皮革。那一天，莱达斯有心情给帕萨德。他把手指在脏水里浸了浸，给婆罗门一些。那人伸出手去接帕萨德，看清楚是什么时，恼怒地甩手叫嚷道："你竟敢给我这种脏水！"

褐色液体滴落在婆罗门的都提（类似于白腰布）上。他回家洗了个澡，把都提交给女仆去洗。女仆将腰布浸泡许久，反复揉搓，可是污迹顽固不去。最后她用嘴吸，吞咽下一滴帕萨德，随即陷入陶醉狂喜。她将在洗的衣服搁在一边，去了森林，成为一名苦行者，后得解脱。

巴巴评论说："大师的帕萨德多有力量，让这个女仆获得解脱，甚至在腰布被洗了之后！"

一天讲奎师那的故事，巴巴描述顽皮的奎师那曾如何偷邻居家的奶油和黄油。巴巴说："奎师那这样做自有原因。人们不给他奶油，他只好偷来吃。他如此行为是为他们好，人们获益良多。那是他给他们的礼物。"

巴巴解释说，人们把奎师那描绘为蓝色皮肤，不仅因为奎师那肤色深，主要是为了在形象上将他与普通凡人区分开来。

一次为巴巴梳发时，美婼想起个问题问巴巴。给巴巴梳完头，美婼扎了根丝带。美婼很少向巴巴提问，巴巴那天情绪甚佳，她问道："巴巴，历史上，印度教成道者多，还是穆斯林成道者多？"

巴巴回答："印度教的更多。只有少数几个穆斯林。"

另一日，见巴巴有兴致，美婼提到她一直困惑的事情。"基督徒说耶稣由圣母玛利亚所生。修女们教我们，玛利亚因圣灵降临，感孕而诞下耶稣。这是真的吗？"

"不是，并非如此。"巴巴说，"耶稣以自然的方式出生。否则如何可能？每个阿瓦塔的诞生都以自然方式。天主教徒出于对玛利亚的爱，产生这种信念。"*

美婼还听过罗摩时代，一个名叫阿希莉亚的萨提（贞洁女子）的故事。故事讲到萨提变成石头，被罗摩触摸后，又变回人形。巴巴说这是一个真实的

---

* 注：巴巴后来还澄清说，耶稣基督的至爱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抹大拉的玛利亚。

故事。“那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今天没人能信。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确实发生过。今天它们对我们就像奇迹。”巴巴透露，连诺亚方舟的故事都是真实的（美婼推测可能发生在摩哈普罗来亚时期）。

但有时巴巴有兴致对女子们说些什么，说完会立刻补充道：“忘掉它。我不该说那个。”

有一次他说世界将会“乱作一团”，意思是世界状况将发生剧变。女子们犹豫着没有往下问。美婼认为世界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从古吉拉特语直译是这个意思。

巴巴还宣称：“总有一天，我会亮出我的剑！”

美婼望着巴巴，“巴巴那么文雅可爱”，觉得巴巴一点也不像持剑者。“但他指的是他的灵性之剑。”*†

1924 年 11 月中旬，巴巴在角卜地闭关一周，保持沉默。女子们从没越过马路，进过这个小屋。“角卜地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圣的，”美婼说，“这是巴巴在美拉巴德建的第一个房屋，他亲自给出了小屋的建筑尺寸。”

闭关结束后，巴巴决定去孟买两个月，从十二月的第一周开始，因此吩咐女子们把所有东西收拾妥当。他特别嘱咐马萨吉，邮局外所有一切，必须全部搬进里面，他们离去时，门一定要上锁。马萨吉完全遵从，不仅把所有物什统统搬进室内，连丢在外面的垃圾也一并收纳进去。

朵拉特麦正跟娜佳一起收拾打点，将厨房用具分装麻袋。她窃笑起来，巴巴问有什么好笑的。朵拉特麦说马萨吉把旧罐头盒、碎陶片、棍子、破箱子、竹片、旧扫帚全都拾掇起来搬进屋，“连生锈的旧厕盆也不放过！”她说。

“不错，是我让他把所有东西都拿进去。”巴巴说，“这是他这么做的原因。

---

* 注：在印度教预言中，据说卡利时代（铁器时代）结束时，阿瓦塔将显现，“骑一匹白马，手持一柄出鞘的剑，像彗星一样燃烧，终结邪恶，更新造物，恢复纯洁。”

† 注：参见《世界神话大全》第 13 卷“印度神话”，A·贝里代尔·基思（A·Berriedale Keith）著。

他在服从我的命令。”

朵拉特麦赶忙致歉，说她不知情。她对巴巴的方式认识尚浅，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让她和其他女子不折不扣服从巴巴的指示。“从那时起，我们知道巴巴希望他的命令百分之百被执行。”美婼说。

朵拉特麦擅长钩针编织，甚至最复杂的图样。她还为美婼织了一件暖和的长袖羊毛外套，尚未上身穿过。颜色是偏橙粉的草莓色，底部近衣边处饰有两道白色条纹。巴巴让她们带上外套，因为火车上可能会冷，美婼把这件外衣放在铺盖卷上，准备出发。

晚间巴巴来的时候，看上去神采奕奕。他身穿黑色卡姆里外衣，那时还没有补丁。他长发蓬松，敞开的外衣下，穿着长袍和凉鞋。“你们带了保暖的衣物吗？”他问道，“你们不能感冒。你们有什么衣服穿？”

他从行李旁走过，看到美婼的粉红色外套。他拿起来问道：“这是谁的？暖和吗？让我看看。”他脱下卡姆里外衣，穿上美婼的外套。

“我穿这个看起来如何？”

“巴巴，很棒。”美婼说，“您穿粉红色很合适。”

“不错，”他说，“我喜欢。”他把外套穿了一会儿，然后脱下，递给美婼，又穿上他的卡姆里外衣。他对朵拉特麦说：“我已经穿过，你很幸运编织了它。”*

美婼激动不已。这件外衣她还未及上身，却被巴巴首先试穿。“这是巴巴穿的第一件粉色外衣，”她自豪地回忆道，“巴巴穿着粉红色女式手工外衣，棕发飘逸，那么可爱甜美。他是那么英俊。我穿的话稍微大了点，所以更适合巴巴。幸而母亲织得偏大一点。”

巴巴叫古斯塔吉把头巾给他，他想戴头巾去火车站，要把头发隐藏起来。古斯塔吉递给他一卷淡紫色的布。巴巴将它抖散在地毯上，迅速灵巧地一圈圈缠在头上，盘好掖住。

“头发完全塞进头巾里的巴巴，看上去异常俊美。”

马车到了，他们动身去火车站。到了车站，巴巴指示朵拉特麦、美婼、

---

* 注：朵拉特麦后来也为巴巴织了一件外套，巴巴只穿过一次，因为巴巴不喜穿针织衣物。

小蔻诗德和娜佳在长凳上等候。他开始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等火车来。“巴巴总是不安宁。他边走边唱。走近站台上坐着的几个人时，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走远以后，他会放开歌喉，歌声优美动听。当他再走回来时，声音又放轻。巴巴情不自禁歌唱。”*

火车进站，古斯塔吉和巴巴上车。是个小单间，只有两个座位，专为巴巴预留，古斯塔吉将巴巴的铺盖打开。女子们仍坐在长凳上，等候马萨吉和帕椎协助她们上“女士专用”车厢。古斯塔吉折回，说：“巴巴叫美婼。”美婼疑惑怎么突然单单把她挑出来，有些紧张，她快速来到巴巴的包厢。

“巴巴，您叫我吗？”巴巴背靠枕头，他的脚伸到对面的座位上，悠然而坐。

“坐下为我按摩脚。”他说。

美婼坐在他的脚边，开始按摩，不知要按摩多久，火车马上要开了。少刻，巴巴说：“要知道，你若每天都像这样按摩我的脚，我会让你像巴巴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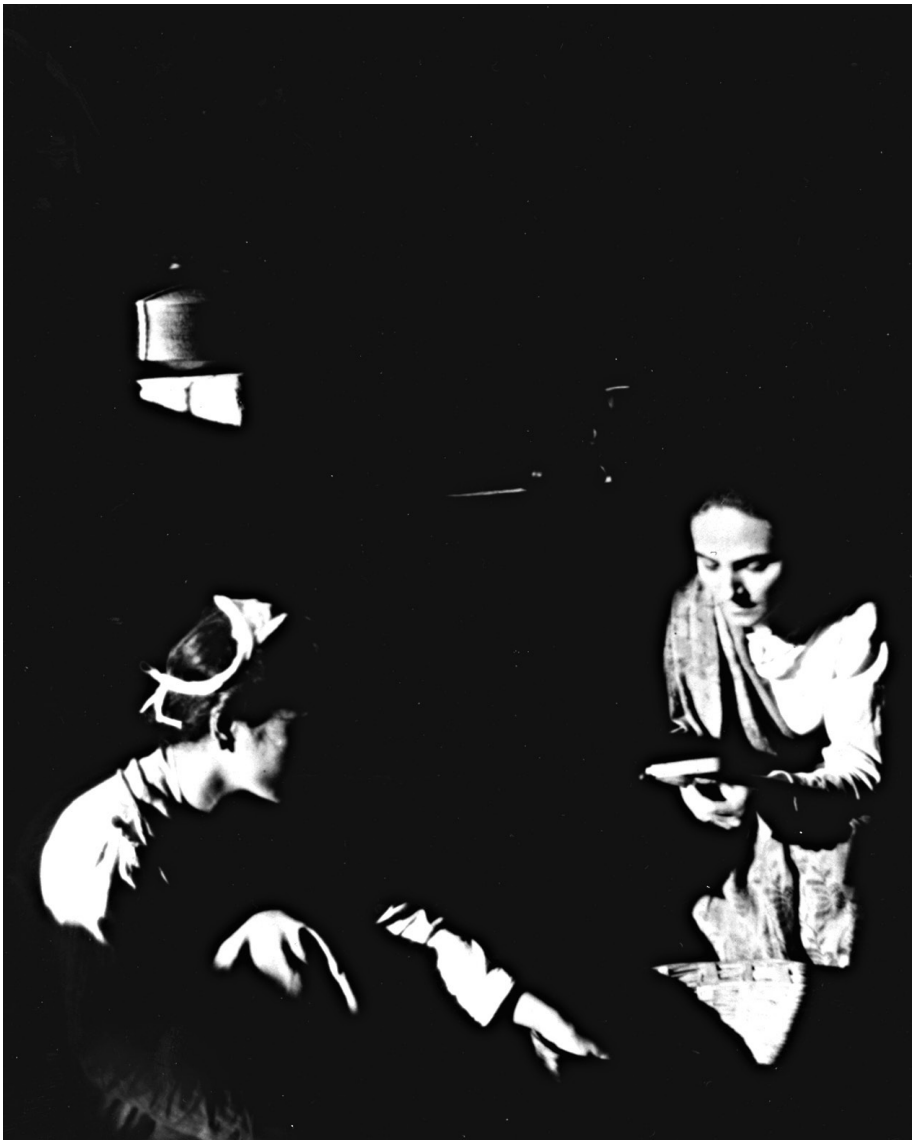
“我大吃一惊，”美婼回忆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未想过要像巴巴简。我们只想服务巴巴，爱巴巴。”

美婼面带困惑的神情，抬头说道：“好的，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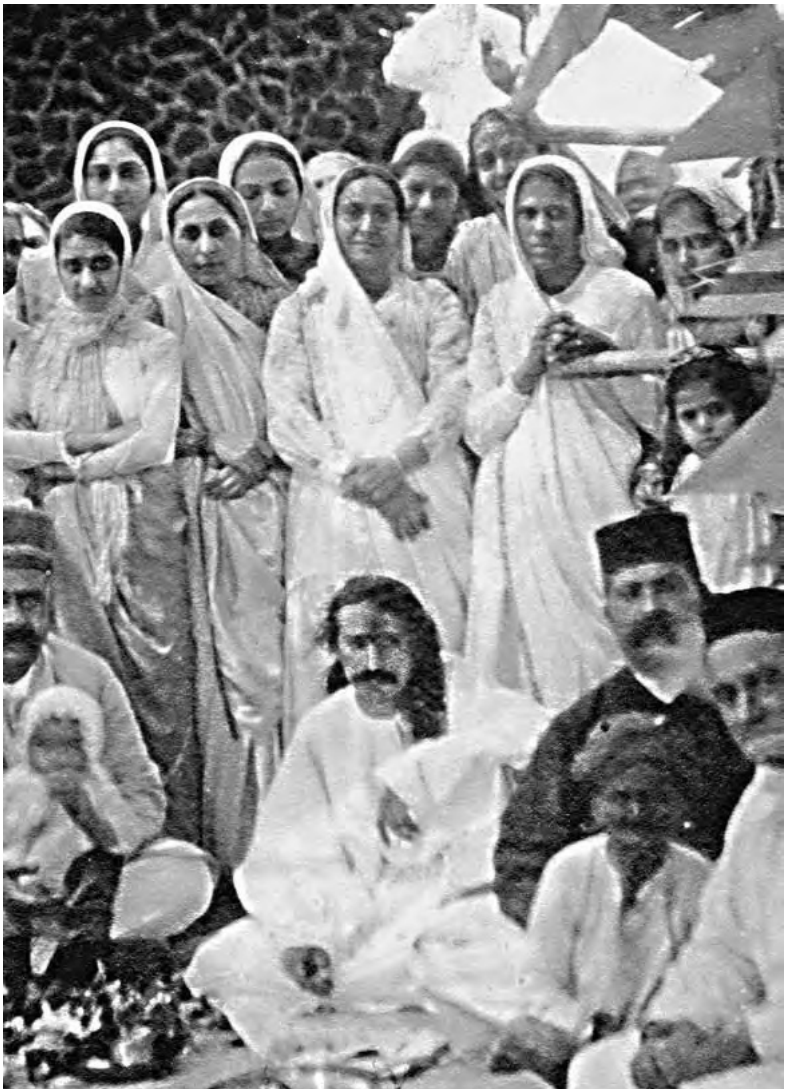
“每天，一天都不能落。”他重复道，过一会儿，他说美婼可以去了。

“巴巴总说些让你吃惊的话。他知道我不可能每天给他按摩脚。我们一到孟买，他的房间离我们的老远，而且他禁食和闭关。所以我们连他的房间都进不了，更别说为他按摩脚。他明知我做不到，但他喜欢让我吃惊一下。他想给我个惊喜。他很可爱——但也很顽皮！”

* 注：朵拉玛西和大蔻诗德已回普纳。



美婼（右侧）在上美拉巴德厨房；
左侧可能是杰萨瓦拉姐妹中的一个
玛妮收藏



美拉巴德生日庆祝，1925 年 2 月 18 日

站立：迪娜·塔拉提、馥芮妮、顾麦、美婼、希芮茵麦、芙芮妮玛西（部分被遮挡）、琵拉麦、珀茹嘉、玛妮

坐着：堪萨赫伯怀抱馥芮妮之子美鲁、巴巴、贾姆布玛玛、布尔乔·达伊瓦拉

S. S. 迪恩拍摄——作者收藏

16 考验时期

在孟买，美赫巴巴在一年前住过的巴如查楼租了一间公寓。小蔻诗德回了父母住的伊朗尼大厦，所以只有三位女子（朵拉特麦、美婼和娜佳）和三位男子（古斯塔吉、帕椎和马萨吉）留在他身边。

公寓很宽敞，巴巴在大厅一端占用一个私人房间，古斯塔吉在隔壁，帕椎和马萨吉在另一个房间，女子们住最后挨厨房的房间。厨房也相当大。女子们做饭时，古斯塔吉受巴巴指示，给她们讲如何服从并与大师相处的故事。巴巴透过门缝观察大家的活动。

在巴巴让他终生禁语之前，古斯塔吉是个话痨。他特爱说伴随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那些日子，讲他们如何考验弟子。“一个人必须坚如磐石。”他告诫她们。女子们尽量专心听他没完没了地讲故事，但有时又被手里的活儿分神，对他的问话，没及时回答。一次巴巴来到门前训斥她们：“你们怎么不答话？古斯塔吉在问你们，要注意听他说什么。”

有一天，巴巴告诉美婼，豆糊里放的盐不够。美婼将盐瓶递给他，巴巴说道：“你就是这样给人递盐的？”

美婼惊慌失措，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先把它放在桌子上。”巴巴解释道，“你把盐直接递到一个人手里，你们俩人会吵架。”

美婼知道巴巴并不相信这种迷信，以为他说这句古老的印度谚语，只是玩笑。

但巴巴继续说：“你把盐直接给我，我们会吵架。”他停顿一下，又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们每天都吵架。把它放我手里还是放下，都无所谓，都一样。”

美婼心想：“我啥时每天跟巴巴吵架了？”她思忖也许这样给巴巴盐，不够尊敬。此后再没把盐瓶直接递给巴巴，而总是先小心放下。

巴巴在巴如查楼静默七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女子们晚间可以见他。他们坐着闲谈一会儿，巴巴在沉默，他会通过书写传达想法。在这里，巴巴首次从自己的盘子里，分一些剩米饭豆糊，给每个女子作帕萨德。

巴巴的淡茶，每天早晨由美婼送到他的房间。托盘里有温水、茶杯、茶壶和糖（没有牛奶）。一天，沉默一周后，巴巴打开门，在美婼端的托盘上看到一只小蚂蚁。蚂蚁一定藏在盘缘下面，这时爬了上来。

巴巴很生气。他指着蚂蚁说道："你把带蚂蚁的茶给我吗？"

他拿起陶瓷茶壶走到浴室，往地上一扔，茶壶摔得粉碎，茶洒了一地。美婼把盘子拿回厨房，叫娜佳再做一些。这一次，她仔细检查托盘，小心擦净，确保上面不再有蚂蚁，然后送到巴巴那里。"巴巴教会我们，在有关他的事情上，要格外留心。"他也在考验她的恒心。

一天晚上，在巴如查楼前有人通宵达旦歌唱。第二天早上，巴巴说他彻夜未眠，听演唱。据美婼说，巴巴在这次闭关期间创作了《古吉拉特语阿提》。他唱给他们听，并写在一张纸上交给美婼，纸条后来不知去向。*†

迪娜·塔拉提、苏娜玛西和小蔻诗德常来巴如查楼看望他们。据蔻诗德讲，美婼此时满脑子灵性，觉得既然和大师一起生活，她们应该过简单生活，不穿花哨衣装，举止端庄持重。后来有一天，巴巴许可她们去看电影，说陪她们同去。出门前，见美婼穿着朴素灰暗的棉布纱丽，巴巴极为不悦。

"你没有比这更好的衣服吗？"他质问，"跟我出去，若这般穿戴，就别去。"他吩咐蔻诗德："把美婼带你家里去。"

蔻诗德感觉糟糕极了，心想："完了，美婼不会再和巴巴一起生活了。"

---

* 注：美婼不喜欢自己的笔迹，总是赞赏巴巴的书法。关于他在这段时间的短暂沉默，美婼推测，也许"巴巴想要感受一下，适应适应，在永久沉默前有个概念。"（当她说到这里时，有人插话道："巴巴想让你们适应！"美婼笑了。）

† 注：其他记录显示，美赫巴巴于一年后，1926 年 1 月在美拉巴德创作了《古吉拉特阿提》。也许巴巴在孟买也写过类似的阿提。不管怎样，《古吉拉特阿提》在 1930 年代她们居住纳西科前很少唱。

内心替她惋惜难过，但口里对巴巴说：“好。”

“到你家里，你要关照她。”他命令道，然后带其余人去电影院。

美婼和蔻诗德哭泣起来，但她们没离开巴如查楼。“我们别走。”蔻诗德对美婼说，“我们再劝劝巴巴。”

俩人坐在公寓门口的楼梯上。“我们想都没想，两个年轻女孩子孤苦伶仃坐楼梯口垂泪，会是什么样子。”美婼说。

很快巴巴回来了，像往常一样，他观影期间中途退场。看到坐在楼梯台阶上的两人，他问道：“你们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蔻诗德说：“巴巴，请原谅美婼。不管她做了什么，原谅她吧。我爱她，不介意带她去我家，但她若能留下，会更好。”

“不行。要总是听从我的话，服从我。”

于是蔻诗德和美婼前往相隔不远的伊朗尼大厦。“我们去了她家，”美婼说，“但我们不知该做什么。”她们站着说话，一刻钟左右来了一个人，说：“巴巴要你们回去。”

回到巴如查楼，巴巴拥抱并原谅了她们。她们换上好看的纱丽，跟巴巴去看同一部电影。

女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如查楼，不过也有几次和巴巴外出，去维多利亚公园，里面有个动物园。他们一大早出发，早上 8 点之前到达，这个时间园里寂静无人。巴巴身穿长袍，外罩棉布外衣，嘱咐她们道：“我去散步，你们去转转，看看动物。”而后他沿着一条荫凉的小路，轻快漫步大约半个小时。

女子们观看动物园饲养员给动物喂食，打扫笼子。美婼喜欢看毛茸茸的大灰熊，为之着迷。

巴巴带她们看他被巴巴简吻后，从恍惚状态“下降”到正常浊意识期间，经常坐的那条长凳。还给她们讲一个帕西男子如何扇他耳光，以为巴巴的特殊凝视是冲他家年轻秀美的女儿。

第二天，巴巴又带她们去维多利亚公园，美婼很开心；但第三日巴巴又提议去时，她问道：“巴巴，我们每天都去维多利亚公园吗？”

“怎么，你不喜欢那儿？”

“我并不介意，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吗？”美婼担心动物园管理员会感觉古怪，这些女子干吗每天一大早上跑来看他们喂食动物。巴巴便说她不必再去。

一天早上，巴巴突然变得心烦意乱，叫女子们都走。他不知何故大发雷霆，说他不希望任何女子留在身边。叫娜佳立刻走人，带上她的铺盖和小提箱。娜佳的父亲马萨吉，把东西都搬下楼，带她去附近的达达尔火车站。

美婼也被告知必须离开。“我不想留任何女子在身边。”巴巴重复道，尽管朵拉特麦被告知不必离开，可以待在公寓楼上。

巴巴没给美婼换衣服的时间。美婼出去，下楼，走上人行道。“我尽量走慢些。”她暗忖。她抬头看巴巴的房间，见他隔着窗户在看她。他挥手示意她别停，“快走！”他从窗口怒声喊道，“你还在等什么？”

美婼沿人行道走去，但依然很慢。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穿着日常穿的棉布纱丽，一双旧凉鞋，头上紧裹着一块白布，很是尴尬。“我就这身穿扮，走在街上。”美婼回忆道，“那时帕西人外出，素来打扮时髦。”

大约五分钟后，美婼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她转过身，看见巴巴和古斯塔吉，但巴巴一句话没对她说，从她身边走过。

美婼跟着他们，拐了几个弯，最后来到巴巴的一个早期跟随者布尔乔·达伊瓦拉家，巴巴在大师之家期间，曾看望过他。美婼心情忧郁站在门外等候。

屋内，古斯塔吉禀知巴巴，美婼独自站在外面。巴巴叫他通知美婼回公寓，美婼欣然沿原路返回。巴巴心情转好，遣人传话叫娜佳从车站返回。美婼回到巴如查楼，上楼不久，巴巴回来，平静地回自己房间。巴巴令她走时，美婼不愿离他而去，但还是服从了——又一次考验。

在巴如查楼期间，巴巴还带女子们去普纳几日，看望母亲希芮茵麦和家人。去普纳前，巴巴为六岁的妹妹玛妮佳买了个玩具，让美婼给她。“把它（玩具）保管好，”他嘱咐道，“我们到普纳后，一定把它交给玛妮。”美婼相信巴巴这么做，是在鼓励她和玛妮做朋友。

巴巴家人的住处，如今被称为“巴巴老家”。巴巴和男子们分住房子一边，女子住另一边。玛妮对美婼的最初记忆，就是这次来访。刚洗过头发的美婼，

在院子里水井边擦干，梳理湿发的情景，玛妮记忆犹新。美婼看上去那么美丽。后来她对美婼说:“我看到了你那一头漂亮浓密的长发。”平时头发被头巾掩盖。

在普纳逗留期间，美婼还见到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希瑞亚吉避开众人，安静坐着念耶兹单，琐罗亚斯德教神名。希瑞亚吉喜爱园艺，美婼注意到他的花园里长着五颜六色的紫罗兰。

在巴如查楼居住两个月后，1925 年 1 月底，巴巴一行回到美拉巴德。几天后，巴巴遣朵拉特麦、美婼和娜佳去萨考利，由瓦吉夫达陪同。动身前，她们到邮局阳台上，跟巴巴道别。巴巴起身，嘱咐了几句话。“保重身体。”他对她们说。他拥抱朵拉特麦，然后说：“娜佳，你是我的表妹，我也拥抱你一下——别的人就不再拥抱了。”娜佳欢喜地走上前。

美婼被生生漏掉了。“巴巴说得那么刻意。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吗？像一个弃儿。我尴尬至极，不知该往哪儿看，无地自容，我从没想过要拥抱巴巴。巴巴那时特别严格，我是新人，在他面前依然十分害羞。这与后来的情况大不同。我若大胆直言‘我也想拥抱您’，巴巴是不会喜欢的。”

到萨考利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问美婼现居何处。“和美赫巴巴在一起。”她回答。马哈拉吉的灵性母亲德格拜非常喜欢美婼，劝她留在萨考利。毕竟，马哈拉吉把金戒指给了她。几天后，巴巴遣马萨吉去萨考利，给美婼带来口信:“你若想留在萨考利，可以留；但你若回美拉巴德，我会很高兴。”

美婼当然希望回去。三位女子向马哈拉吉辞行时，他当着聚众的面尖锐地说:“这是什么意思？默文这孩子现在成圣人了吗？他对灵性了解多少？……你们从他手里得到了什么？你们若想往沟里跳，我不拦你们！你们若一意孤行，就离开我，去找他！”

这是对美婼的又一次考验。过一会儿，马哈拉吉再召三名女子私下会见，慈爱地说：“你们应该离开这里去默文那。要跟他在一起。默文是我的，我是他的。抓紧他的双足。多年以后，世人将知道默文真正是谁。”

次日，朵拉特麦、美婼和娜佳，由马萨吉陪同，返回美拉巴德。这是美婼最后一次拜访萨考利。他们黎明前到达，时值二月，天气很冷，瑟瑟寒风吹过邮局阳台。巴巴和满德里在室内睡觉。为不打扰巴巴，女子们决定在外面休憩。

她们静静躺在阳台上，但巴巴知道她们到了，从窗内招呼道：“你们何时到的？”

“刚刚到。”她们回答，巴巴叫她们休息一会儿。

美婼和其他女子现在定居美拉巴德，这里将成为此后三年半里，美赫巴巴的常驻总部。朵拉玛西、大蔻诗德、小蔻诗德和母亲苏娜玛西也加入进来，她们再次住入邮局。其他男满德里也到美拉巴德重新归队，很快附近阿冉岗的村民开始过来，尤其是孩子们，巴巴会给他们帕萨德。

美拉巴德变成一个熙攘繁荣之地。192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举行盛大公众庆典，庆祝巴巴 31 岁生日，巴巴的家人和数百跟随者云集而来。邮局阳台旁搭了亭子，装饰精美；款待布加（bhujias）、茶和加有葡萄干与杏仁的拉瓦（一种用小麦制成的甜食）。马萨吉倒茶，分发拉瓦。“多拿点，”他会说，“有很多。”在多日连续食用清淡的米饭豆糊之后，这对跟巴巴共同生活者而言，乃名副其实的款待。还有一项特别“款待”是：当天，巴巴第一次让女子们给他洗足。

生日后不久，一天巴巴和古斯塔吉一起来到邮局。传话给内部人，凡是有金戒指者都要把戒指交给他。

大蔻诗德戴着结婚戒指。美婼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的戒指，但取不下来。经过两番尝试，美婼终于摘下戒指，把它交给古斯塔吉。

不多时，巴巴走进来。他将马哈拉吉的戒指还给美婼，把另一枚心形金戒戴在她的手指上——戴着马哈拉吉戒指的左手同一个手指。戒指内侧刻着“巴巴”字样。

美婼只是看着巴巴，什么也没说。“那时我特别害羞，跟巴巴说话不多，也不太随便。我从没问过巴巴戒指的来处——是他特别定做的，还是别人给他的——我无从知晓。”*

美赫巴巴索要马哈拉吉的戒指，再将它送还美婼，意义深刻，表明现在戒指为他所给。美婼同一根手指戴两枚戒指，延续终生。

* 注：巴巴给美婼的戒指系别人所赠，也许是在巴巴生日当天。

新戒指佩戴若干年后，“巴巴”字样渐渐磨损，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巴巴还给美婼一枚紫色珐琅戒指，上面用金字写着“美赫”。

然而女子们的考验时期并未结束。有一张巴巴和跟随者在生日庆祝会上的合照，照片里巴巴眉头紧锁；当天虽然场面华丽，气氛喜庆，但巴巴心情并不好。这一次他的怒火落到娜佳身上。

邮局附近建了临时厨房，地上有一大锅凝乳（酸奶）。一只狗过来，推开锅盖，不客气地吃起来。朵拉玛西一眼瞅见，手边找不到别的东西，她抽出一根带火的木柴，把狗赶走。这一幕被娜佳看见，因为年轻，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哈哈大笑。

巴巴坐在邮局阳台上，身边围着来宾、村民和满德里。娜佳穿过阳台进屋时，远远看到那只狗，触景生情，想起适才滑稽的一幕，不由边走边乐。

巴巴叫住她，起身狠掴她一耳光。巴巴十分光火。“你在笑男人们！”他喝斥，“你蹦蹦跳跳，惹人注意！我不喜欢女子在男人面前这样笑，这般举止！”

巴巴的话实际并非针对娜佳。孟买来的女信徒们也在场，叽叽咕咕说笑不已。巴巴不喜她们在他面前如此举止。他想给她们一个教训，于是娜佳成了替罪羊——这个角色未来她注定要扮演很多很多次，因为巴巴时常责骂，甚至打她。

众人陷入一片死寂。巴巴重复道：“我不喜男女在我面前相互笑闹。在外面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在我面前不可。”

娜佳深感丢脸。她走进屋，哭得肝肠寸断。她想解释自己笑的原因，但巴巴没心情听。巴巴让阳台上的人去休息，把娜佳叫到外面，大阿迪也在座，为巴巴按摩脚。巴巴拥抱她说：“我并非有意打你，我心中有数。我想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他吻了吻她说：“别难过。忘记它。”

美婼对这件事的记忆略有不同。据她说，娜佳生性好动，从不安静坐着。好欢脱蹦跳，到处走动；还笑很大声。那时她们刚收养一只米色小狗。下午早些时候，巴巴和男子们坐阳台上。娜佳站在阳台中央，小狗拽着她的纱丽。她咯咯笑着逗它玩，一边说：“不行，放开我。”

男子们在看，巴巴不喜这样。他站起来打了娜佳一巴掌。后来，他拥抱她，解释道：“我为何打你？在场还有其他人（男子）。”他说娜佳应把小狗悄悄带走，“对于其他人（除男子外），我也得这样做。”娜佳以为这句话里的“其他人”指的是美婼，美婼也对小狗的事发笑。美婼说这是误解，认为巴巴打娜佳只是为了男子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娜佳身上，而不是巴巴。

不过巴巴有时也对美婼发火。一天美婼剥蒜瓣时，巴巴找到借口。一阵微风将蒜壳吹乱，巴巴注意它们散落一地。

“这是谁干的？”他问道。

美婼说是她。“我不知道怎么弄的，一定是风吹散的。”

巴巴说：“听着，无论你何时犯错，我都会打娜佳！”

“我心里很不安，”美婼回忆说，“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出任何差错，或惹巴巴生气——不然娜佳就会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她们到美拉巴德五个月后，巴巴甚至掴美婼耳光。他们在外面走时，巴巴的脚被美婼的纱丽缠住。巴巴差点绊倒，但美婼将他拽住。巴巴不知何故，怒推美婼，打她耳光。

希芮茵麦和朵拉玛西在场，听到了骚动。希芮茵麦站到美婼一边。“是默劳戈的过失，”她说，“他干吗走得这么近？又何必动手打她？”

但朵拉更担心巴巴。“他可能会绊倒，摔一跤，受伤。”她说。

巴巴再没推过或打过美婼，尽管当时是一段让人揪心的经历，美婼后来说：“这一巴掌疼痛刺心，但也还好。我很高兴从巴巴那里得到这个罗摩帕萨德。”在印度，人们认为大师和圣人可以是贾玛里型（性情温和），也可以是贾拉里型（性情暴躁），或者两者兼具。罗摩以生性火爆好战而著称，因此有罗摩帕萨德之说。而且受大师辱骂也被认可是种强有力的帕萨德——原因是有人若被一个超越愤怒的大师责打，此人自身的愤怒倾向会大大削弱，连同他的其他诸多业相。*

---

* 注：蔻诗德讲述另一件跟美婼有关的事件。美婼犯了错误，巴巴让帕瓦提，一个来美拉巴德的麻风病人，脱下凉鞋打美婼。蔻诗德当时在孟买，不确定帕瓦提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蔻诗德回来后，美婼跟她含糊叙述了此事。

人人陷入麻烦。巴巴对某事不悦，对女子们说：“所有人马上离开美拉巴德。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在这里。走！立刻！”

女子们正在做饭，都穿着旧纱丽。美婼当时并不在场，但她也开始和其余女子一起向阿美纳伽方向走去。这个场景相当稀奇古怪，一群女子，穿着干活穿的衣服，集体行走在路上。她们倍感羞辱，尤其是男满德里在看。女子们低头看着脚走路。仿佛为衬托她们的愁苦情状，一只流浪狗一路尾随在后。

她们不清楚何故遭流放，朵拉特麦说：“没关系，我们只管照巴巴说的做。”

走了一段，听到身后有人拍手。一名满德里跑过来说：“回来，回来。巴巴叫你们。”

她们一直拖沓脚步，走得尽可能慢，一听这话都面露微笑疾步往回走。巴巴已不在，她们接着煮饭做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种从美拉巴德遭驱逐的突发事件发生过两次。在那些日子里，“气氛紧张而严肃。”美婼说。女子们总是提心吊胆。

这个考验女子们的阶段让人想起大师之家的日子，那时巴巴也如是训练男子，但也可能另有原因：巴巴或许希望藉此表明，他对留在美拉巴德的女子有多严格。

二次驱逐缘于希芮茵麦的一次汇报之后。一向都是希芮茵麦向巴巴报告人们对他的议论，她说：“你在埃舍里收留女子，整个普纳议论纷纷。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吗？默劳戈，和一群妇女姑娘待在这么个荒僻地方，成何体统？而且每个人都拥抱你？你为何让她们拥抱你？”

巴巴说：“备忘录女士（希芮茵麦），如果你想受拥抱，我会命令所有人也来拥抱你。”但母亲依然唠叨不休，最后巴巴说：“好吧。我不要任何女子在我身边！”

他让女子们速速离去。米饭和豆糊还在煮，但她们必须马上离开。所有东西都原样留在火上。她们穿过田野走上大路，心情悲伤。“我们这般模样出现在顾麦家（库希如大院），会多令人难堪。”她们暗忖。这时有人跑过来。“巴巴叫你们！”他喊道，于是她们原路折回继续做事。

娜佳说：“我们从不确定，我们会永远和巴巴在一起。总有这样那样的

事发生。巴巴会说‘走！’，他随时会把我们赶走。能否一直伴随他，我们从来没有把握。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

古斯塔吉、朵拉特麦
1925 年 2 月于美拉巴德
S. S. 迪恩拍摄

顾麦和希芮茵麦

17 沉默

从阿冉岗村前来拜见美赫巴巴的儿童逐日增多，巴巴想为他们开办一所学校。另外又有很多人听说巴巴，前来达善。为保护女子免受过多的窥探，巴巴在邮局四周竖起了塔塔（竹席）围墙。后面围成私人院落，阳台的南北两侧也围了竹席。这多少使进入室内的光线暗淡了一些，但女子们现在可以随意奔跑走动，相互召唤了。不过，她们不可离开院子。

邮局阳台的一部分被改成储藏室，储存着成袋的大米和成箱的茶叶。在所属地产另一端，为男满德里建了铁皮棚，作为临时住处。

邮局一扇大窗的室内窗台，曾经用作邮政柜台。此处通风，巴巴的饮用水盛在一个陶罐里，放在这里保持凉爽。由于女子们通常很忙，巴巴会自己伸手，隔着铁栅栏用杯子倒水喝。有时他会叫美婼递给他，如果她的手干净，没有剥大蒜的味道。

他们所有的饮用水都从路边的井里提，然后用一块布过滤进一个干净的容器。巴巴叫美婼把给他的水烧开，但其他人只喝过滤水。巴巴的饮用水在煤油炉上煮开，晚间放在外面的高台上冷却。水罐有个沉重的盖子，美拉巴德的强风吹不走，什么都钻不进去。

早上，巴巴的专用小茶壶用刷子洗净。美婼在壶口蒙一块细棉布，将凉开水倒入，再过滤一次，以便除掉残垢。

邮局中央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巴巴的照片，仿佛一个小祭坛。由于女子们不再一醒来就见到巴巴，她们在开始新的一天前，首先向他的照片鞠躬。*

那时还不唱诵阿提。“当我们来美拉巴德永久居住时，”美婼解释说，“巴巴不希望我们祈祷时间过久，就像我们在奎达和库希如大院做的那样。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

* 注：这张照片最有可能是萨若希的妹夫柯基·伊朗尼于 1923 年 10 月拍摄的照片之一。

1925 年 3 月 21 日，巴巴开办美赫慈善医院和药房（位于集体宿舍），四天后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开张，加上 5 月开设的麻风病人埃舍，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巴巴督导医院和学校事务，所以他不常来女子这边。但她们仍有命令要执行，例如，她们 11 点吃午餐，并且要忠实地履行日常事务。“巴巴喜欢让我们忙碌不停。”

女子们在阳台上为自己、满德里和学生们做饭。（后来在邮局院里建了一个临时厨房和一个室外厕所。）为了清洗大量的米、豆和蔬菜，需要大量的水，帕椎负责从井里打水。帕椎不进院子，隔着竹席围墙，把罐里的水倒进底部装有水龙头的油桶里，女子们从这里接水运到厨房。

“年轻时就伴随巴巴真好，我们和他在一起、为他做事，充满热情与幸福。他给了我们额外的力量。有时我们会提起沉重的水桶，把水倒进缸里，”美婼说，“但我不知道，如果巴巴让我清洁（室外）厕所，我能不能做到！”*

朵拉特麦监管烹饪，添减柴火调节火温。豆糊要用慢火煮，不能用急火，她们还得小心做米饭不烧焦锅底。从厨房端出的每锅米饭和豆糊，巴巴都会检查，饭要完全煮熟，才分给孩子们吃。

“巴巴特别讲究，大锅里的米饭必须煮透，”美婼说，“巴巴指出‘你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般，为他们做饭’。”

女子们做饭时，巴巴通常会穿过马路，同男子们在一起，但有时也会留在阳台上。他偶尔给火添把柴、搅拌豆糊，要么帮忙做酸辣酱。有时巴巴会做几个薄饼，单独分开，作为他的帕萨德让人吃。

每当巴巴过来，女子们并不迎上去，或立正行注目礼。“巴巴不喜欢那样。”美婼说，“你必须自然。站在他面前，双手合十致礼——这不是巴巴喜爱的。我们照旧做活。如果巴巴有话要说，他会叫我们，或者找我们。”

古斯塔吉是男满德里中唯一可与女子共处的男子，他和朵拉特麦相互照应库存。那时女子不备注特殊采购要求（这是后来的年间才采用的做法），从

---

* 注：院子里建室外厕所之前，女子们在田野中使用便携铁盆式厕所。一开始，古斯塔吉每天负责清洗；后来，雇佣一名清厕工进行清洁。

市场上买什么蔬菜就做什么。如果做饭中间东西用完了，比如盐，古斯塔吉就迅速从男子那边拿来。

他和朵拉特麦都喜欢引经据典，经常互换几句机锋妙语，或警言绝句。有时古斯塔吉坐在一边，帮忙剥蒜，女子们做饭，他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以及他伴随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经历。女子们不介意古斯塔吉在场。“他是个求道者，不是那种盯着人看的人。”美婼说，“他时刻在想巴巴。”

大阿迪说，古斯塔吉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无罪之人。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要么像个苦行僧，行事非常简单，要么如果要什么，就要最好的。”

虽然其他女子可以同古斯塔吉说话，但美婼不能。1925 年 7 月，巴巴开始沉默前，他命令古斯塔吉继续管理储藏室，但不得再和女子们讲话。她们现在被严格隔离在院子里。工作上需要时，朵拉特麦可同他谈话，但从那时起，古斯塔吉便不再同她们坐在一起了。

在库希如大院生活时，美婼因为脸圆润饱满，大阿迪有时会问妹妹朵丽：“你的那个‘圆月脸’朋友去哪里了？”女孩们来和巴巴生活后，不加牛奶、奶油或黄油的粗茶淡饭，清淡的米饭豆糊，没有油水的饮食，致使美婼的双颊迅速凹陷，几个月下来，变得形容憔悴消瘦——满月亏损失色！

就连有一天巴巴也指出这个问题，没提美婼的名字，他说：“你们都怎么了？你们得了肺痨吗？怎么看起来那么瘦。你们吃得好吗？为何脸色都这么苍白？”

“我不知道巴巴指的是谁，”美婼说，“但我想他在针对我说话，因为娜佳的脸总是丰满圆润，即使生病。因为害羞，我什么都没说。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饮食缺少油脂呢？（我们只有一点酥油来炸大蒜。）所以我们迅速消瘦下来。”

后来，巴巴开始沉默之后，她们的饮食从米饭豆糊——没有水果蔬菜或薄饼——改为午餐吃薄饼加一道菜；晚间，是雷打不动的豆糊米饭。她们不准吃茄子，因为巴巴说茄子不健康；有段时间，土豆也被排除在外。美婼记得一度只煮芜菁，除了芜菁还是芜菁。即使芜菁已经变硬发柴也得吃，因为从市场买来的只有这个。但美婼不在乎。“同巴巴在一起，服务至师的渴望，使我放

弃所有世俗之物。”

另一个为和巴巴在一起，放弃全部世俗财产者，是阿冉岗村民，25 岁的瓦露·帕瓦尔。美婼初见瓦露时，她脖子和手腕上戴着沉重的黄金饰品，显然是结婚佩饰，但瓦露早早就失去丈夫，也没再婚。“瓦露还拥有大量牲畜和土地。她对巴巴说想来伴随他，将所有金银财产全部献出。为了和巴巴在一起，她放弃了一切。她从早到晚辛勤工作，晚上回家睡觉。”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于 5 月 10 日星期日在美拉巴德庆祝，数千人前来参加盛大宴会和奉爱活动。当天，巴巴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对有意愿者进行私人会见。禅吉，早期的一名满德里，安排从孟买运来一部电影，在集会上放映。美拉巴德未通电，运来一台便携式发电机，带动放映机。

天黑后，所有人聚集在邮局院子里，无声电影《圣人萨库》（Sant Sakhu）和《巴斯玛苏尔》（Basmasoor）在邮局的墙上放映，墙上挂一张白单用作屏幕。男子坐阳台的一边，女子坐另一边。巴巴坐中间，背对女子们。

《圣人萨库》是印度版灰姑娘的故事，讲述丈夫残酷婆婆暴虐的一个女子的事迹。女子受内在驱使去参加一个奎师那节日。她在那里时，奎师那化身为她，替她做繁重家务。奇迹后被发现，萨库成了圣人。

萨库这个角色由一个美丽的意大利女演员扮演，美婼、娜佳和蔻诗德被这部电影深深吸引，幕间休息时，热聊起来。她们谈论圣人多么伟大，她对神的爱、对奎师那的奉爱多了不起，尽管奎师那当时已不在肉身。巴巴本人就坐在她们身边，她们将他视作至师和神而爱戴。

带着这些想法，电影重新播放时，蔻诗德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巴巴的长袍。巴巴那时相当严格，不许她们碰触他，但至少可以摸摸他的长袍。她们觉得夜幕之下，没人看得见。于是，女孩们一个接一个伸手触摸巴巴的衣服。

而当美婼伸手摸时，巴巴转身问道：“谁在摸我的长袍？”

美婼被当场逮到。她告诉巴巴是她。巴巴说：“我不喜欢这样。你坐在我后面，不能碰我或我的长袍。”

看完电影，巴巴把她从观众中叫出来，继续训斥她。“你为什么这么做？”他盘问道，“你有碰男人衣服的习惯吗？你以前对别人做过这种事吗？说实话。”

美婼震惊不已。“哦，没有，巴巴！”她强烈抗议道，“别人摸了您的长袍，所以我也想摸。”

“你决不能再那么做。”他说。接着警告她：“不要再这样做。”

“是，巴巴。”她保证道。

后来，美婼解释说：“我本以为既然别人轮流摸了他的衣服，为什么我不能？巴巴不会注意，他在专心看电影。但轮到我摸时，巴巴马上转过身。我吓坏了，男子们都在周围，巴巴问谁摸了他的长袍。触摸长袍的喜悦烟消云散，我羞愧不已。太让人难受了。巴巴会说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但他的责骂让我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警觉和谨慎。”

美婼补充道：“我们来巴巴这里时都很愚蠢，刚出校门（的懵懂少年）。巴巴必须教我们如何与他相处，具体教戒我们，如何在大师身边生活。”

在美拉巴德的这些日子，美婼记得穿长袍、头缠围巾的巴巴显得异常清瘦。他常常把那些脏兮兮的村里孩子抱到腿上。他们衣衫破旧，淌着鼻涕，脸上脏污不堪。巴巴会给他们擦鼻涕，问询：“你的妈妈不教你早上洗脸吗？”

孩子们回答说他们的母亲很忙，巴巴慈爱地予以解释，他们早上起床要洗脸，吃早餐前念神名。日间外出放羊时，不能骂人；要持神名，唱巴赞。

巴巴优美地给他们唱一首巴赞，让他们学唱。“唱神名，哈利 - 帕若玛特玛。”他说，这是印度教神名。

在开始沉默并大量闭关之前，巴巴会给来美拉巴德找他的村中的孩子们洗头。“他从不袖手旁观，让别人去做。没有一件事巴巴不亲力亲为的。他对玛司特（神醉者）、穷人、麻风病人工作，给村里的孩子们洗澡。”

有一天，巴巴来到邮局女子们的住处，让她们看看他的头发。“我头上发痒，”他说，“你们看一下。”

“我们喜爱摸他的头。”于是女孩们围过来，拨开巴巴的头发。每个人都仔细查看，有人找到一个虱子。可怜的巴巴痒得难受，接着又找出两只虱子。

巴巴说他感觉好多了，便起身离去，说他要给孩子们剪头发，用杀菌

剂洗一洗。

小蔻诗德发现了其中一只虱子，巴巴走后，她走到美婼跟前说：“我从巴巴头上找到一个虱子。我们该怎么处理它？”

“当然是把它除掉！”美婼说，“巴巴叫我们把它除掉。”

“哦，不！”蔻诗德说，“它来自巴巴的头。我们应该加以保存。我们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好吗？”

“啊呃，我们怎么能养虫子？最好把它扔掉。如果这只跑到我们头上，很快就会繁殖出一堆。我们没时间梳头（头发很长），对付它。巴巴不会喜欢的！他说过要处理掉。”

美婼让蔻诗德把虱子杀死。第二天巴巴来时，美婼讲述蔻诗德要保护“宝贝”虱子的主意。巴巴大笑了一场，说道：“我希望你不要留着。你到底杀了没有？”

蔻诗德说已经把它扔掉了。

“做得好，”巴巴说，“它们繁殖得很快。”

同满德里一起游戏，是早期巴巴在美拉巴德常做的消遣。虽然他也玩吉里-旦达、阿嗒-帕嗒和七块垒，但板球是他最喜爱的运动。满德里之一的霍米·瓦吉夫达，实际上是印度著名的板球手。巴巴会在铁路旁邮局一侧打板球。有一天，来了几个访客（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普纳的拉姆玖等人），巴巴让满德里带上球棒、三柱门和球，他跑进了邮局。

“快把我的头发扎起来，”他对美婼说，“我要打板球。”

“隔了好多天没玩，巴巴迫不及待。他兴高采烈，跃跃欲试。他把头发往后拢成一束，美婼去拿彩带盒，巴巴再次催促她快点儿。美婼选了质量和颜色都最好的丝带，系了一个宽蝴蝶结。巴巴跑到门外，将长袍拢起，塞在白短裤的腰间。

“他看上去像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美婼回忆说，“他的长袍敞开，没系扣子，从他的肩膀上滑落下来。他秀美的肩膀光滑可爱，尤其是颈背。巴巴的棕发发梢闪着金色的光，加上漂亮的蝴蝶结，显得异常可爱。”

女子们从邮局里，观看男子在邻近的田野里打球。（竹席围墙还没搭起来。）

“巴巴看上去像个男学生，那么清瘦，那么兴致高昂——完美的投球手和外野手，专业的球员。巴巴守卫三柱门如此美，他还是个杰出的击球手。巴巴热情投入，专心致志地投球和击球。他亲自计算分数。我们远远看着。在卡拉奇，美婼曾看到巴巴在大厅里击球，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巴巴正式打板球”。

巴巴还喜欢棋盘游戏，比如跳棋和巴棋戏。有一次，美婼和巴巴的小弟、11 岁的小阿迪玩跳棋。阿迪把跳棋拿到邮局的阳台上玩，美婼不太擅长，仍同意和他玩。巴巴来时，他们正在下跳棋。美婼很局促，但巴巴没有不悦。

“你会下跳棋？”他和蔼地说，“很好。”

“不太会，”她回答，“阿迪要我和他一起玩。”

“没关系。”

年幼的阿迪说：“巴巴，我比美婼下得好。我赢了！”但因为巴巴来了，他们便停下来，把游戏放在一边。* †

有一天，在开始沉默之前，巴巴和女子们坐在一起。他靠着邮局的柱子，透露会有另一场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糟糕。“你们都认为这场‘五年战争’（即一战）很糟，许多人在战争中丧生。但与未来的战争相比，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还会有一场战争，将会更糟。

所有人都想象不出那会是场什么样的战争。巴巴还说了别的事情，但因他吩咐过不要书写，她们从未记录过他说的话。

又有一次，他问她们：“谁爱我？”当然所有人都爱，但巴巴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爱我自己。谁有那样的心、那样的深度来爱我？谁能按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除了我，没人有这种能力。”

巴巴有时有兴致给女子们讲一段故事，一天他走进邮局，显得得格外健谈，说：“你们过来坐，我给你们讲一个三位王子的故事。”

---

* 注：在巴巴开始沉默前，美婼只见过巴巴在下美拉巴德下跳棋。她没再见他玩过，也没见过他下国际象棋，或许不清楚他是否下过。

† 注：吉利 - 旦达的玩法是用棍子（吉利）击打一小木条（旦达）。阿嗒 - 帕嗒是一款组队追跑游戏。玩七块垒在下美拉巴德的免费客栈后面进行，巴巴的一方投球时，他会把球掷向那七块堆在一起的瓦片，但当双方互换时，他便不再追球。

他开始讲述，但十分钟后停了下来，说第二天再讲。第二天，他又接着前面的讲了十多分钟，然后又止住，说明天再接着讲。到了第三日，故事越发有趣了。

“巴巴讲得很棒。”美婼说，“他把情节描述得如此美妙，我们如同身临其境。我们全神贯注听他讲，注意力从始至终都在他身上。”

但那一天，巴巴说：“从明天起，有几天我不会来你们这里。我完成工作后就把这个故事讲完。”

此后不久，巴巴便开始了沉默，他没能把故事讲完。“我们认为他的工作一两个月就做完了，”美婼说，“我们不知道他会沉默那么多年。我们不明白他指的是他的宇宙工作，以为是他在学校方面的工作。

“也许，”美婼最后说，“他下次降临时会对我们讲。我们得回来听故事的其余部分。我们一定要记得提醒他。”

娜佳和蔻诗德当时也在场，但没人记得故事的具体细节了。只知道它讲述的是三个王子，他们如何在行道之前，过着物质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发展出灵性倾向。

“巴巴开始沉默后，我们从没问过他这件事，因为在沉默中把它叙述出来，很难。”

6 月 4 日，巴巴向男子和女子们暗示，从 6 月 15 日起，他将保持沉默，只通过写纸条和打手势同他们交流。“我将沉默一年，”他说，“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话。但所有人都应该抓紧我的足。凡与我同行到底者，必受大益。”

巴巴前往孟买一周，买布料给学校的孩子们做运动服，女子们伴随。美婼记得巴巴在旅途中禁食。

回到美拉巴德，顾麦意外扭伤脚踝。邮局高高的木质天花板上有白蚁和鸟雀做窝。顾麦站在木桌上，想用扫帚清扫天花板。她探得太远，摔了下来。巴巴亲自给她肿胀的腿打上石膏，每天换绷带。他说要把沉默推迟到顾麦能走路之时。

6 月 26 日，巴巴宣布，从 1925 年 7 月 10 日起，他将保持沉默，写有他的声明的漆字标牌，树立在美拉巴德入口处。还印刷并邮寄通告，宣布美赫巴巴一年之内不和任何人讲话。

7 月 9 日星期四，在与满德里的一次会议中，巴巴就美拉巴德各项活动的管理工作，给出最后指示。安排五人负责，他们每天只可在特定时间，同巴巴交流各自的任务状况。其余满德里只有在巴巴希望时，才能跟他说话。

那天下午，大约四五点左右，巴巴来到邮局，他对女子们说："从明天开始，我将保持沉默，但工作完成后，我会打破沉默。我不会来见你们。你们不必为此难过。要保持快乐，尽你们的职责。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那会取悦我。"*

他异常严肃地补充道："怀着爱与关切为孩子们做饭。不要以为他们是村民，就觉得你们怎么做都没关系。全心全意去做，你们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

美婼评论道："7 月 9 日晚间，巴巴离开我们的住处去休息时，他该会是怎样的感受啊。从次日早上起，他就要保持沉默，不再开口说话。他知道他余生都不会再讲话了。我们以为他的工作一个月或 15 天做完，他就能重新开始讲话，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巴巴对我们说他的工作一结束，他就开言。'他的工作还要进行多久？'我们不禁疑惑了。就这样不断往后迁延着。

"起初，我们以为巴巴只沉默一个星期。'巴巴不可能沉默太久 .'我们琢磨。然后一周过去了，我们思忖他可能会坚持一个月。一个人怎么能沉默这么久？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两个月。我们推断七是个好数字，他有可能沉默七个月。

"有一两次，我们确实问过巴巴；但问他何时开口说话，对他并没有帮助。我们不好意思去问，所以（不顾他的命令）写了张字条：'巴巴，我们要听您那可爱的声音。过去您唱歌唱得多美啊。何时我们能再听您唱？'

"巴巴看了我们的纸条，说：'以后我会开口说话，当我的工作（kam）完成后，那会在我自己的时间。'（用手势 k 表示工作。）

---

* 注：给她们的命令是：天冷时，晚上必须穿暖和的衣服；工作时，她们必须保持开心愉快等等。并且她们仍不能阅读书写，也不可与男子说话。

“他这样说是为了安抚我们，让我们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说（抱怨）太多。我们没有一遍遍地问。他 7 月 9 日下午过来时，曾那么肯定，说等他的工作做完，就会讲话。所以我们没想太多。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困难。巴巴想笑时，会迅速用一块手帕捂住嘴巴，抑制声音的发出。他双唇紧闭，无法真正享受笑。任何声音都不能发出，他始终让自己保持警觉。多年来不得不克制自己，连笑都不能享受。他同样不能再唱动听的歌曲。听到激动人心的卡瓦里歌曲时，他一定是多么想唱啊！

“没有人的嗓音像巴巴的一样优美。他歌唱时感情充沛，他热爱歌唱。要克制自己，牺牲这一切——哼歌也不行——极其困难。巴巴性格外向，爱调侃打趣。他非常健谈，充满趣味；他会对一个人眨眼，转脸继续和另一个人严肃交谈，所以你知道他在同那个人玩笑。跟众人在一起时，他就是这样。他用手势无法自如说出他想说的话。对于一个健谈的人而言，沉默不言很难，是巨大的牺牲。”

娜佳说：“巴巴最初宣布他的沉默计划时，没人相信，因为他素来健谈，爱唱爱说笑。在此之前，巴巴有时会说：‘我讲话太多了，不是吗？我从早到晚说个不停。’”

在美拉巴德生活者完全无法想象，像玛妮一样爱说话的巴巴，会长期静默不语。

开始沉默后，女子们注意到巴巴习惯左手拇指和食指相互搓捻，以致形成了茧子。“也许他焦躁不安，”美婼推测道，“他那么外向，需要一些出口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后来他给拇指贴上胶带，提醒自己不再这么做，同时也防止茧子感染。

巴巴有时会用左手手指轻打响指，拇指和食指捻动，发出轻响。

美婼确实注意到，巴巴沉默前，经常处于一种贾拉里（情绪暴躁）的状态，而在沉默之后，他变得温和许多。

他开始用石板进行交流，会用手迅速把字擦净。一段时间后，他扔掉一块石板，开始使用另一块，女子们在弃用的石板上，用钉子刻出他留下的笔迹，

保存起来。*

有一天，巴巴召唤美婼，用英语在石板上写道：“我爱你。”

“我既惊讶又欢喜，”美婼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美婼总结道:“巴巴爱我们。他深深爱着我们。我们也必须爱他，让他喜悦。我们是巴巴爱者，我们必须对巴巴有那份坚定、真实的爱，按照他的话生活。为了我们，他受了那么多年苦。他经受了什么，只有巴巴自己知道，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爱他，这让他开心。我们必须越来越爱他，总是让他愉悦。”

* 注：顾麦和小蔻诗德都保留有石板。

美婼扮作拉妲
1937 年于上美拉巴德（她身后是竹席通道）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18 拉姐

美赫巴巴开始沉默后，其他女子也获准在美拉巴德的邮局居住。顾麦和两个女儿朵丽和珀茹嘉，卡拉奇的巴巴灵性姐妹琵拉麦，孟买的特米娜·波曼吉和她的两个孩子，以及卡克·萨赫伯之妻朱拉拜和年幼的儿子。那时，朱拉拜还怀着身孕。孩子出生后，是第一个以美婼之名命名的女婴。*

现在大约有 15 名女子住在邮局。晚间，她们打开铺盖，在地板上睡两排；早上铺盖卷起堆放在一个角落，便开始工作。大蔻诗德负责薄饼的制作，照管面饼，珀茹嘉负责下午茶和早茶。总体伙食由朵拉特麦和朵拉玛西指导，其余每个人都各有分工。

她们在室外新建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但做茶仍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早餐很简单，只有茶和薄饼（不加黄油），但在 11 点左右开午饭。“到了 11 点，我们饿得跟猎人似的，”美婼回忆说，“我们巴望着米饭和豆糊。日复一日，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只吃豆糊米饭。可只要跟巴巴在一起，我们不在乎。”

女子们要为近 100 人做饭——满德里、学生和住免费客栈的旅者——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她们晚间必须把菠菜的泥沙除净，以备第二天早上用。每天清洗并煮两大罐米（煤油罐大小的容器）和一罐豆子。那么多的食物要煮，铁皮屋顶下的厨房闷热难耐，还有烧柴火冒出的烟。但是“我们甘心情愿，因为一切为巴巴而做。巴巴让我们忙碌不停。”到了晚上，尽管巴巴保持沉默，仍有巴赞唱诵。

而巴巴主要专注于学校事务，开始沉默后，他很少来看望女子们。然而埃舍的任何事项，都必须得到巴巴的首肯。“没有他允许，什么事都不能做。”美婼说，“我们要让他知道一切。巴巴亲自指示我们做某些事情。所以要管理这一切，对保持沉默的巴巴来说，多么困难。”

---

* 注：和她们住一起的还有两个基督徒女孩，名字已记不清，她们年轻而勤劳。

虽然院子四周有竹席围墙，女子们看不见外面，但她们能听到巴巴响亮的击掌声，知道他在附近叫人。“在那些日子，美拉巴德活动繁多，”美婼说，“有学校，还有那么多人住在那里。保持沉默之后，巴巴开始为穷人做更多的事情。”

巴巴用石板给女子们许多附加命令。几天后，小蔻诗德向他抱怨道：“我们每天都严格遵守您对我们说的话。您说如果我们百分之百执行您的命令，您会来看我们，但您几乎不来看我们了。”巴巴答应以后多来，但他几乎从不进她们的房间。阳台上放着一只旧木制茶叶箱，他会坐在上面。他在这里吃饭，跟女子们聊天，让她们给他按摩腿。

有一次，他把女子们带出院子，领她们看有铁皮屋顶的临时竹席小屋，那是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住的地方；还有赛达巴（赛巴巴的朝廷），巴巴在此处为群众施达善。男满德里有个很大的临时房间，带铁皮屋顶，叫做玛堪 -e- 卡斯（被选者之家），还有一些铁皮搭建的教室。

开始沉默三天后，巴巴开始写他的秘密著作，他说那将是未来的《圣经》。起初，他在角卜地小屋工作，但 10 月 11 日，他搬进了一个小木屋，长 7 英尺宽 4 英尺，根据他要求的规格用柚木建造。由于外观奇特，它被称为桌屋，放在路边的一棵楝树下。一个月后，在这里挖了个小坑，巴巴亲手点燃度内火（圣火）。桌屋最初放在邮局阳台附近，女子们因而有机会仔细观察，知道巴巴为在那里写作，经受了什么。

“巴巴总是将自己置于不便不舒适的境遇中。”美婼说，“比如，他在沉默与禁食中，在桌屋里写了那本书。其他任何人写书都乐意在有新鲜空气的环境中进行。”

美婼仍将巴巴的所有物品放在邮局内。在桌屋里开始工作前，巴巴来见女子们，并指示美婼为他准备禁食所需。她要把牛奶煮好为他送去，但不能剥蒜和洋葱，以免它们的气味进入牛奶。她还要做辣酱，用半个（去籽）绿辣椒，里面塞满大蒜，加一撮盐，然后油煎。还要给巴巴送洗脸的热水。

牛奶必须在煤油炉上煮，不能用柴火煮，否则会有烟熏的味道，然后过滤。娜佳想帮忙，美婼让她点炉子，以免自己的手沾上煤油味，染污牛奶或辣酱。一切都准备好后，她们将辣酱盖好，和一杯牛奶一起放在托盘里。瓦露会端到

院子门口，一名男子接过送到巴巴处。

巴巴从不直接给美婼写信，但他确实通过别人给她传递过便条。一天，他在给美婼的纸条中写道，那天的牛奶不够热。其他的指示也从桌屋发出，巴巴有时会问："美婼快乐吗，还是心情忧郁？"

一段时间后，巴巴的工作完成，他回到女子的院子。通常她们不在房间里，而在旁边的临时厨房做饭。古斯塔吉奉命只和朵拉特麦说话，他会把巴巴要来的消息通知她，要女子们做好准备。朵拉特麦将消息传到，每个人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洗过手，跑到院子里。

有一天，巴巴从大门进来，手里拿着板球棒和球，三柱门由男满德里扔进来。那天巴巴教她们打板球，并让她们每天下午 4 点半打一个小时。他指示朱拉拜敲一个铁皮桶，这是她们必须集合起来打板球的信号。女子们穿着棉布纱丽，但玩得兴致勃勃。她们一边彼此呼叫，一边热情地投球、击球和奔跑。"巴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也想让我们学。"美婼说。

自从回到美拉巴德，巴巴有九个月（1925 年 1 月至 10 月）没有剃须。这是美婼唯一一次见巴巴留长胡须。"下巴上长出了柔软的黑须，但脸颊上没有"。

一天，巴巴把女子们叫到邮局阳台上，在石板上写道："你们猜猜我的拉妲是谁？"

小蔻诗德说："巴巴简。"

有人猜道："顾麦。"

另一个回答："古斯塔吉。"

但巴巴写道："这些都不是。"

"那告诉我们是谁。"蔻诗德说。

巴巴指着美婼，在石板上写道："她是我的拉妲。"

巴巴在石板上写了另一个名字："婵度拉。"这是拉妲的密友婵德丽卡的简称。他告诉小蔻诗德："你是拉妲最喜欢的萨基（最要好的朋友）。"他指着其他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挤奶女！"

后来，巴巴问蔻诗德："你会永远和美婼在一起，照顾她吗？"

蔻诗德保证：“会的，巴巴。我会照您说的做。”

有时蔻诗德坐着时，巴巴从后面看到她，会把她误认成美婼。有一天，他私下告诉蔻诗德：“我首先爱美婼，然后是你，其后是娜佳，再后是其他人。”

小蔻诗德是独生女，是父亲凯库希如·马萨的掌上明珠。父亲溺爱她，不想同她分开，他会给巴巴写信，要他把蔻诗德送回孟买住几天。蔻诗德自然不想去，巴巴会对她说：“我要送你回去，这和你跟我在一起是一样的。”

蔻诗德总会哭着离开，但一个月后回来时，她会给其他女子带来五颜六色的棉布纱丽。“巴巴从没说过要穿白纱丽，任何颜色都可以。巴巴喜欢色彩丰富的东西。”有一次蔻诗德给美婼带来一件漂亮的孔雀蓝纱丽，带精致的玫瑰花型镶边，由最好的弗拉德棉布制成。“我该在哪里穿呢？”美婼想，“在家里（埃舍）？”

蔻诗德还给巴巴带了帕特尔（菠菜），以及家里的女仆做的“14 种配料的酸辣酱”。巴巴喜爱，就着米饭豆糊吃。女子们学会了如何制作，有时会做这道辣酱。朵拉特麦还为巴巴做各种新式辣酱。巴巴尝后说道：“哇，哇！谁做的酸辣酱？”朵拉特麦说她做的，巴巴会回以古吉拉特语谚语，意思是“真人不露相，不曾想你有这一手。”朵拉特麦对巴巴的赞赏满心欢喜。

有段时间，蔻诗德在阿美纳伽亲戚家住，常来美拉巴德。一天晚上，她不想回库希如大院，就告诉了美婼，美婼说她可以和她们一起过夜。巴巴发现后不悦，他让蔻诗德马上离开。

蔻诗德哭着走了。走了一小段路后，巴巴从后面赶上，问她怎么回家。“走路！”蔻诗德泪流满面地回答，“你不要我，我走好了！”

巴巴说：“不行，不能这样，等等。”他叫了一辆马车，让她坐车回去。

美婼对蔻诗德的父亲有着美好的回忆：“凯库希如·马萨是个性格安静的好人。他会看手相。有些事，他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他只是微笑，不会透露。”

他们首次来美拉巴德时，有一天凯库希如·马萨看了一个女孩的手相。他又看了美婼的，对她说：“你将在大海上航行！”美婼笑了。跟巴巴住在埃舍里，她怎么可能去海上旅行呢？但 11 年后，凯库希如的预言成真，她们随巴巴去了法国。

后来有人提到看手相的话题。美婼儿时在皇家旅馆让人看过手相，巴巴得知凯库希如·马萨最近也做了这个，他告诉美婼不要再让任何人看她的手掌。

1925 年 9 月 30 日，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第二个儿子法鲁出生。鲁斯特姆现任学校副校长，与布阿先生共同管理美拉巴德地产。沿铁路修建了几间临时棚屋，鲁斯特姆、馥芮妮和美鲁住其中的一间。不过，法鲁出生后，他们搬进了家属宿舍，这是阿冉岗村外的一所大房子，距离美拉巴德步行大约五分钟的路程，他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搬回库希如大院。

朵拉特麦唯一的儿子早年夭折，她会溺爱自己的孙辈；但美婼自从加入巴巴，和直系亲属几无联系。美婼解释说，她所有的爱都是对巴巴的，甚至对母亲的爱，她都加以分开。姐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有意保持疏远，对他们态度淡漠，这样就不会搅在一起，也不会对他们产生依恋。她偶尔会见到馥芮妮的孩子们，但她不允许自己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爱我的母亲，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但我要留心不卷入其中，不让自己陷入摩耶。我姐姐的孩子们很可爱，但我更专注巴巴的工作。巴巴会照管他们的福利。他会亲切地与馥芮妮谈话，叫她不要担心。孩子们若发生什么，巴巴会说：‘他不会死的。”他会把孩子抱起来放到腿上。巴巴那么爱孩子们。

“巴巴是我唯一真正爱的人。我避开与摩耶的联系。我警惕不让自己眷恋姐姐和母亲，或姐姐的孩子们。我积极地尝试让自己保持独立，我做到了。

“只有巴巴。我们爱巴巴的爱者们，所以当他们爱巴巴时，我自然欢喜，我们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但另一种爱（对巴巴）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馥芮妮承认，她曾经为了美婼和巴巴争论，因为馥芮妮也想为巴巴做事。“为什么美婼这么特别？”馥芮妮曾经问道。

“因为美婼为我做的比别人多。”巴巴回答。其他时候，他还说美婼是“宇宙中最纯洁的灵魂”，她对他的爱“独一无二”。

据馥芮妮的小叔大阿迪说，馥芮妮嫉妒美婼。馥芮妮不明白为何巴巴爱美婼胜过爱她，因为她比妹妹聪明得多——至少在学校里是这样。但美婼说巴

巴非常爱馥芮妮，而且会像对琵拉麦一样，称她为他的灵性姐妹。

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婚姻也遇到了困难。他们住在库希如大院时经常打架。

蔻诗德证实了这一点：“馥芮妮非常好辩，不停地问巴巴：‘您为什么要让我结婚？我从没想过要结婚。’事实是她嫉妒自己的妹妹。美婼同她相处和睦，但看到馥芮妮嫉妒她时，美婼便和她来往不多了。”

不过馥芮妮非常喜欢蔻诗德，因为蔻诗德帮助照看馥芮妮的孩子们。但相比其他人，馥芮妮也许跟娜佳走得更近，她可以和娜佳开诚布公地谈论外面的世界，因为巴巴在这方面对娜佳没有那么严格。

一开始，娜佳也质疑美婼的地位。有一次，娜佳因埃舍的工作劳累不堪，心想：“美婼就没有多少事可做……巴巴为什么让我这么辛苦？”尽管娜佳没有说出来，但有一天巴巴召见表妹，给她讲《新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马大的故事，她们都深爱耶稣。马大因为整天忙着做饭，没有太多机会和耶稣在一起，但耶稣解释说，玛利亚坐在耶稣身边，比马大为他做饭，对耶稣的服务更大。然而，每个人都有服务的机会。

巴巴接着指出娜佳如同马大，说：“继续怀着爱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去想别人在做什么。”

据馥芮妮说，巴巴有时会因为某事责备美婼，比如没按时把东西送到，而美婼会啜泣。美婼还希望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巴巴的关心，如果巴巴忘了，这也会成为她哭泣的原因。

有一次，巴巴把女子们召集在一起，说：“你们都嫉妒美婼，只有蔻诗德不。”蔻诗德申明她从没嫉妒过美婼。

巴巴甚至不让母亲批评美婼。希芮茵麦在邮局住过多次，她经常借故对其中一个女子生气——比如，她肚子饿，食物可能没有准备好。虽然希芮茵麦很爱外甥女娜佳，但通常是娜佳或希芮茵麦的儿媳大蔻诗德成为她发火的对象。

一天，希芮茵麦向巴巴告她们的状。“你可以对她们不满，”巴巴对她说，“你可以批评，你可以在埃舍里找任何人的错——但不能找美婼的错。永远不要说一句针对美婼的话，也不要让她不高兴。”

美婼当时不在场，但有人把巴巴说的话转告她。美婼听了很感动。“巴巴那样说真亲切。”

希芮茵麦每次来美拉巴德，美婼都会给她端上一杯茶，这让她非常高兴。“看，”她会告诉其他女孩们，“美婼比你们更爱我。”

“我那时确实爱她，”美婼说。她常沉思希芮茵麦对巴巴的爱，她如何把头生子嘉姆希德送走，她爱年幼的巴巴——“漂亮又可爱，满头棕色的卷发”——美婼也希望自己能抱抱婴儿“默文”，“希芮茵麦一定跟他玩耍，亲吻他。她一定多么爱儿时的巴巴啊。”*

“希芮茵麦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美婼继续说，“每次她来的时候，我们都煞费苦心地取悦她。但有时她也有情绪。‘你们和巴巴在一起都很开心，’她常说，‘巴巴这个，巴巴那个——可巴巴是我的！我是他的母亲。你们所有人从我身边把他偷走！’有时她是在玩笑，但有时是认真的。她会骂我们这些女孩子：‘你们跟默劳戈在这里很快活，而我独自在普纳，见不到我的儿子，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她会这样说，想把巴巴离家归咎于人。最初别的儿子来同巴巴一起生活时，她总觉得自己孤单一人在家。”

馥芮妮的女儿美茹解释说，希芮茵麦有时脾气不好的原因有很多：“当时普纳和孟买的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强烈反对巴巴。希芮茵麦对附近社区伊朗尼邻居的敌对情绪深感痛苦，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故意冷落挤兑她，在背后对她和巴巴议论纷纷。

“因为自己的儿子，曾经是普纳伊朗尼社区美女子的希芮茵麦，遭到普纳同龄人的排挤。在这个期间，希瑞亚吉受一名雇员欺骗，家里的生意、积蓄和在社区的地位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希芮茵麦自然对这一切深感痛心，每当来美拉巴德看巴巴时，她就会大发脾气。因身处埃舍而引发针对巴巴流言蜚语的年轻女孩们，承受着她痛苦的宣泄，直到她平静下来。自然，她一来，她们会感到不安，因为她们不知道

---

* 注：关于巴巴的本名，美婼说：“我从没叫过他默文吉。我总是叫巴巴。我也想称呼他默文，但从没问过巴巴能不能叫他一声默文。如今我后悔没去争取叫巴巴本名的机会。”

什么会惹她不快。她们小心翼翼不让她心烦，并且给予她巴巴给她的同等尊敬，不仅作为长辈，还作为她们大师的母亲。”

巴巴儿时，希芮茵麦常去火庙，但当默文成为美赫巴巴，她便不再去那里参与服务。尽管如此，她一生都是琐罗亚斯德的忠实追随者，总是穿戴长袍和圣带。她来到美拉巴德，会注意看女孩们做不做圣线仪式。朵拉特麦、美婼和小蔻诗德来和巴巴一起生活后，就不再系圣带。馥芮妮直到最近和鲁斯特姆的家人居住阿美纳伽，一直穿戴。直到 1925 年，巴巴还系圣带，之后便停用了。

巴巴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手势是圣带，两只手拉拽绳索的动作。对于印度教徒，他的手势是比划从肩膀跨到腰部的线绳。而对穆斯林来说，他的手势是圆帽。

巴巴还会做其他的手势，包括他给予承诺时与对方击掌。有时巴巴会告诉某人他或她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那人会问：“但我如何知道它会发生呢？我怎么能肯定呢？”

巴巴会说：“我保证。”然后伸手，击他们的手掌以示承诺。当事人便确信美赫巴巴的话会成真。“很多次巴巴都会伸出手，说：‘我保证，’”美婼回忆说，“但巴巴信守了多少诺言，我不知道。”

美婼讲述巴巴的另一个习惯：“巴巴（以及一般的印度人）有捏喉咙发誓的习惯，就像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起誓（类似于西方人“心口划十字”）。巴巴曾经告诉我，永远不要以他起誓，永远不要为什么事以他的名义发誓。所以现在，当我想让别人相信我说的话属实时，我的做法是把手放在巴巴的照片上。我不是以此起誓，但我手按其上，让他们看见，并相信我所言不假。如今我是这么做的。”

女子们在邮局居住期间，顾麦给她们送来许多用品——洗漱用品、家具等等——特别是当女儿朵丽和女子们同住时。比如，朵丽会告诉哥哥大阿迪，她们需要六管牙膏，他便从镇里过来时带来。

朵丽工作特别勤勉。娜佳多数时间都在生病，所以很多辛苦活都落到朵丽肩上，她忠爱美婼。自她们在库希如大院一起生活以来，她就深深爱着美婼，

总是为她做事。后来，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把朵丽同其他女子分开。*

顾麦也喜欢每一个女孩。和希芮茵麦一样，顾麦也面临来自丈夫的家人对巴巴的诸多反对。不过据她的孙女美茹说：“顾麦会以她安静、温柔的方式，努力做巴巴希望她做的，并促使丈夫也这么做。”堪萨赫伯在对顾麦的爱和对妹妹妹夫（即萨若希的父母，他们强烈反对巴巴）的爱之间左右为难。他自己也为巴巴所吸引，但同时还得让同为生意伙伴的妹夫高兴。

“顾麦本人，按她温柔的本性，情愿远离所有的家庭不和，到萨考利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安静度日。但被巴巴视为灵性母亲的她，有一个活跃的角色要扮演，巴巴必须让她放弃此倾向，在他的此次降临中履行自己的职分。”

希芮茵麦、顾麦和朵拉特麦是巴巴的早期女子团体中三位年长的女性，她们在巴巴的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茹解释道：“一个是巴巴的生母，一个是他的灵性母亲，还有一个是他至爱的母亲。由于和巴巴的关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外界的诸多困难。巴巴非常尊重这三位亲近者，出于对她们的尊敬，他从不‘命令’她们做什么，而是说服她们愿意做他想让她们做的事。”

朵拉特麦和顾麦相处得很好，但后来巴巴的母亲和玛妮更多地出镜，顾麦被召唤得就不那么频繁了。根据大阿迪的说法，“希芮茵麦嫉妒顾麦，”他说，“她不断骚扰为难她。她嫉妒灵性母亲。当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时，她经常闹到把顾麦赶走的程度。她绝对恨她，不愿见到她，她极为嫉妒。但她却非常喜欢我。”

希芮茵麦异常嫉妒顾麦，她甚至把顾麦的项链或其他珠宝拿走不还。她会说它是多么迷人，然后索要。顾麦也会给巴巴带来美味的菜肴。希芮茵麦会说：“扔掉吧，默劳戈。它会惹得你胃痛。你的胃太敏感了。”

巴巴说他想吃，但希芮茵麦会反驳：“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孩子！”希芮茵麦便自己端起来倒掉。

许多次，大阿迪看到巴巴走到顾麦跟前，双手合十，说：“原谅我母亲的行为。”

---

* 注：顾麦的大女儿，17 岁的珀茹嘉，结婚前根据巴巴的指示，也和女子们在美拉巴德住了一小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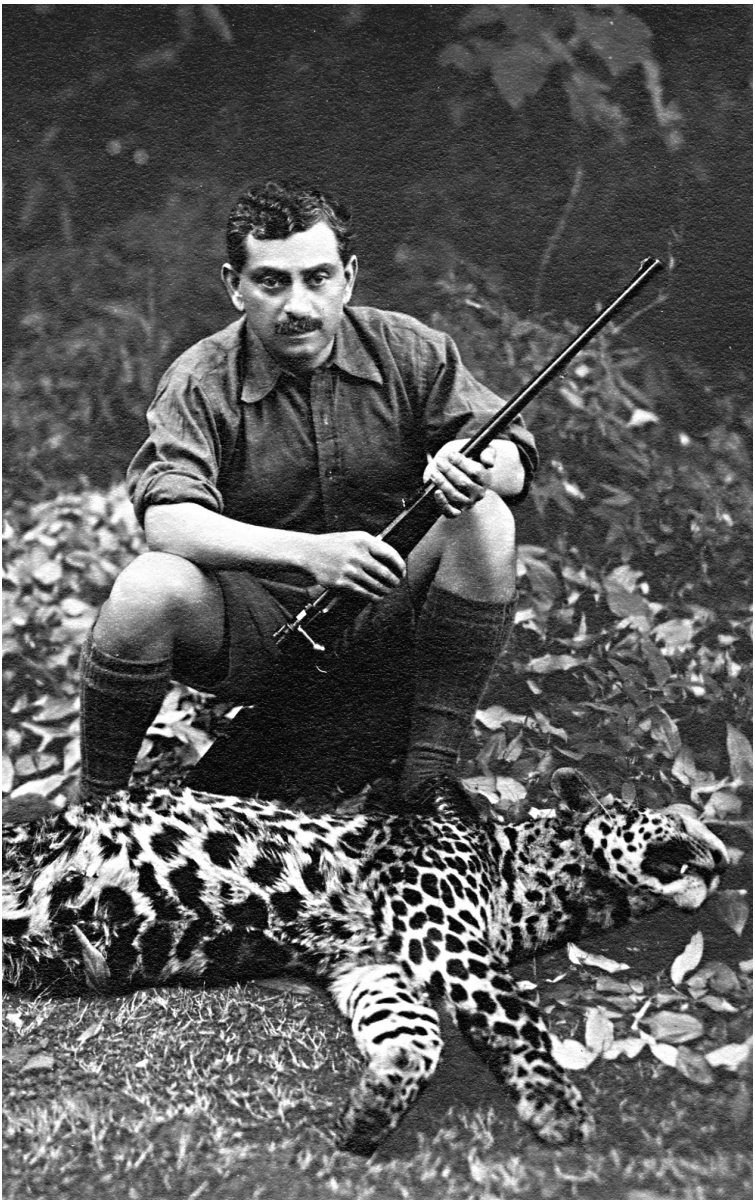
美婼支持阿迪的观点，但评论道：“希芮茵麦和顾麦互相嫉妒，但她们相互之间讲话。希芮茵麦像个孩子，她若穿一件漂亮纱丽打扮入时，会兴高采烈。她不太懂英语，但聪明机智。她常说很欣慰自己生在印度，而不是伊朗，这样人们就不会说她是乡下来的乡巴佬伊朗尼。她的父母从波斯来到印度一个月后，她才出生，她为此感到极为自豪。她喜爱印度。

“她还是那种火车晚上 7 点开，她 5 点半就到车站的人。希芮茵麦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女子。例如，每当她买布料的时候，都会在包里放一块湿布，用来摩擦布料的一角，测试其染色的牢固度。”

希芮茵麦是个讲故事能手，她会讲他们那条街上的奇闻异事，还有巴巴小时候发生的趣事。她曾对她们讲，有一次，她坐在一家破旧剧院的顶层楼座看戏，那里多是穿着长袍的穆斯林妇女，她们不想被男人们看到。戏演到一半时，楼座塌了。坍塌严重，一片混乱，许多人受伤；但希芮茵麦对这部分轻描淡写，而是着意描述穆斯林妇女掉到坐在下面的男人们腿上的情景。

希芮茵麦喜爱去剧院，普纳那时还没有电影院。“她绝不错过一场精彩的演出，”玛妮说。有一次，巴巴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她去看戏。突然听见有人喊：“着火了！”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剧院，尽管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希芮茵麦也跑了出来，怀里抱着默文。一个看门人瞥了她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脸涨得通红，希芮茵麦困惑不解。原来她一直给臂弯里的默文哺乳，慌乱之中忘了遮好自己。年轻的希芮茵麦很是尴尬，她说她有三个月没去那家剧院。

“巴巴知道母亲爱他，”美婼说，尽管她要过很多年才会承认他的神性，“希芮茵常说：‘皇家大象在森林里不管走到哪里，主人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象可能迷路，但人人都会认出它的主人，对其主人表达敬意。她的意思是，因为巴巴是她的儿子，她自己也会名垂青史。”



M.S. 伊朗尼上校
约 1933 年，于马哈拉施特拉邦，马泰兰
雅弗摄影师

19 伊朗尼上校

1925 年 10 月 17 日，在美拉巴德庆祝排灯节，男女满德里为美赫巴巴进行沐浴仪式。在一个让人联想起伯大尼的马利亚给耶稣洗足和涂香膏的场景中，前来达善巴巴者也得到这种稀有的殊荣，光是香水和香皂就花去一大笔钱。

后来，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举行了一场歌咏比赛。其中一名男子，卡卡·夏哈内（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搬离后）住阿冉岗的家属宿舍，他 15 岁的女儿珊塔常去女子的住处。珊塔嗓音悦耳动听，渴望参加比赛。女子们对（来美拉巴德度假的）玛妮进行一番训练，也准备参加。小蔻诗德以她的歌唱天赋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赛者，但女子们觉得巴巴不会同意她们中的任何人参赛，因为这是一个很公开的活动。

蔻诗德曾接受过私人歌唱训练，她教玛妮唱一首古吉拉特歌曲，是她小时候所学。比赛在赛朝廷前的平台上举行，赛朝廷是为这类场合而建的大型建筑，女子们获准参加。

“我们都格外激动，”美婼说，“玛妮要唱一首带有巴巴名字的好听的歌。这是首次有人把巴巴的名写进歌里。大意是‘把你的爱给巴巴’。我们有把握她会拿一等奖。玛妮穿着干净熨过的衣服。珊塔唱了一首卡比尔的歌，她唱歌的技巧极佳。7 岁的玛妮是最年轻的选手，第二个唱。巴巴和男满德里是评委。他们喜欢玛妮的歌，但把首奖给了珊塔，奖品是一个银盘和一个粉盒。玛妮赢得二等奖。”

另一次举行歌唱活动，热爱音乐的小蔻诗德，却没能参加。她来了例假，按照惯例，她应该待在一个地方休息。由于有访客在场，蔻诗德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做。她（通过朵拉特麦）告知古斯塔吉，古斯塔吉叫她先洗个澡，然后坐下来静心。巴巴碰巧过来，看到她静心，得知她来了例假，说：“你不该这时候静心。”作为惩罚，他让她拿个饭锅，扣在头上，站在角落里。

其他女子，包括朵拉特麦也静心。玛妮跑来跑去，想惹人注意，干扰朵

拉特麦等人。蔻诗德头上顶着锅子站在角落里，玛妮便拿她取乐。

“笑吧，”蔻诗德对她说，“但你等着瞧吧，你也会有这一天的（来例假）。”

巴巴见玛妮取笑蔻诗德，打扰朵拉特麦和其他人的静心，也让她头上顶个桶站角落里。

玛妮是个早熟的孩子，聪明伶俐，但也很天真。有一次，有人问她长大后想当什么，她打量着这人，心想：“你到底有多蠢？”然后回答说：“当然是个老太婆啦！”

在家里，玛妮和母亲睡一张床，希芮茵麦对她一向严格。一天晚上，玛妮尿湿了床。她知道母亲会骂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想把那块地方扇干。她拿着扇子睡着了，母亲发现后，只是笑了。

有一次，玛妮来美拉巴德住邮局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她担心别人会骂她，但嫂子大蔻诗德说不要紧，她会清洗。玛妮无法相信，怎么每个人对这种事都这么理解和友好。

玛妮来访时，美婼常教她学字母。玛妮当时在达斯托学校上学，和巴巴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美婼向希芮茵麦建议说：“您为什么不送玛妮去修女学校上学，她可以学英语。这对她有好处。”因为那时玛妮一句英语也不懂。

希芮茵麦听取这个建议，把玛妮转到修女学校。玛妮上课第一周，老师让她到外面捡一片叶子来。玛妮走出去，拿回来一块石头。孩子们哄堂大笑，都取笑她，不过玛妮确实学会了说英语。

玛妮每年有两次假期，她总是来巴巴这里。“当我要去巴巴那里，去美拉巴德时，世界的色彩似乎都明亮起来，连火车的轮子都仿佛在念着巴巴。看到车站水塔上大写的阿美纳伽的地名，我就分外激动。即使在家里，只要有人从巴巴那里来，这也是仅次于和他在一起的最棒的事情。我嫂子有事回家时，我总是很兴奋。那些日子我不想上学，我不想错过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不想错过聊巴巴，听她讲在埃舍的生活。我试图假装肚子痛，但没有用。妈妈要给我喝蓖麻油。”

在巴巴开始沉默前，玛妮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她来美拉巴德和女子们住几天。有人给她一串念珠，让她持巴巴的名。（她可能说话太多，被派给这

项活动来保持安静。）念巴巴的名时，她被一只蝎子咬了，使得所有人整晚没睡。玛妮对叮咬过敏，哭了起来——但并非因为咬伤疼得厉害。“那只蝎子怎么能咬我呢？”她气愤地抗议道，“我在持巴巴的名！”

“巴巴特地给你送来这个帕萨德，”有人对她说。

“我一直就知道巴巴是神，”玛妮讲道，“我从小就知道，就像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是一块巧克力，这是一个橘子，这是一本书那样自然。就是那么自然而然，我知道他是神，他碰巧又是我的兄长；作为我的兄长，他碰巧是神。我对此从不谦虚。我非常清楚明了这个事实：我的兄长是神。”

就连她七岁时用古吉拉特语写给巴巴的信，也非常正式，充满了敬意。希芮茵麦也会恭敬地给巴巴写信，仿佛他是一位长者：“无论你说什么，默劳戈，我都会执行你的命令。”

1925 年 12 月，美婼 18 岁，她的生日首次在美拉巴德庆祝。巴巴分发甜食和茶。并非大规模，而是在女满德里中小范围庆祝。

多年后在美拉扎德，玛妮翻箱子找东西时，发现了一张巴巴戴皇冠的照片。背面写着：“祝我亲爱的美婼阿姨生日快乐（原文）。勿忘我。”还有她写的一些诗句。

美婼和其他女孩花大量时间为巴巴做佩戴的饰品。她们为巴巴做的第一个皇冠，是为了庆祝 1926 年他 32 岁生日。凯库希如·马萨是珠宝商，他曾给蔻诗德一颗白色的钻石和一些红宝石。当蔻诗德加入埃舍的时候，她带来了这些宝石，女孩们有了用这些宝石做皇冠的想法。

“我们不希望巴巴把钻石戴在胸前或脖子上，”美婼解释说，“因为那看起来太女性化了，所以我们想着把它放在皇冠上。我们也用假珠宝，但这次我们想让巴巴戴真珠宝。我们做了一个中间带星星的皇冠，再把小钻石和一些小红宝石缝在星星上。皇冠依然在美拉巴德的一个箱子里。”

那天巴巴戴的另一件真珠宝，是一枚属于美婼的小戒指。这是朵拉特麦在普纳美婼过生日时送她的，是一枚精致的钻石状红宝石戒指，嵌着珍珠。美

婼很喜爱，戴过后便收了起来，因为它太贵重了，不能天天戴。

朵拉特麦的财产清算后，她们的贵重物品都拿到巴巴这里，巴巴问朵拉特麦这是谁的戒指，朵拉特说是美婼的。巴巴从待售的珠宝中取出戒指，把它还给美婼，她把戒指放到自己的箱子里。巴巴生日那天，美婼想起这枚戒指，拿出来给巴巴戴。因为指环较小，只能戴在他的小指上。

一年前，巴巴送给美婼一枚心形金戒，现在她很高兴也送了他一枚。“戴上后，巴巴的手看起来很可爱。他戴了一会儿。”后来巴巴将戒指归还。

除了王冠，女孩们还为巴巴做了几件饰品，让他生日当天佩戴。有一枚人造侯爵戒指，上面缀有金线、假钻石，中间是一枚绿宝石。这一次加上另外一次，美婼为巴巴做了三条项链——金链子，项坠呈杏仁泪滴状。她们用真金线做了不会褪色的脚镯：“巴巴光着脚，戴着小巧精致的脚镯，坐在美拉巴德的长沙发上，看起来很可爱。我们还买了现成的鞋底，用刺绣的带子为巴巴做了一双金凉鞋，巴巴穿上了这双鞋。”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时会打扮成女子，所以作者问美婼，她们有没有这样为巴巴穿扮过。她说没有，但有一次（1927 年），她们住洗浴房时，曾给巴巴肩上披过一件纱丽。“不过我从没见巴巴戴耳环。”美婼说。

在那些日子，女子们穿戴整齐，为这样的活动做准备时，因年轻和浪漫，美婼会想象那是她的婚礼，她在和巴巴结婚。“有时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她坦承。

女子们只有在特殊场合，比如巴巴的生日，才得以达善巴巴，而且她们从不带鲜花。“我们在下美拉巴德时，我不记得给巴巴戴过花环。”

1926 年巴巴生日期间，美婼的一件刺绣纱丽铺在巴巴的沙发椅上。巴巴在赛朝廷分发帕萨德，先给男孩和男子们发，然后召女子们。

“我喜欢拉瓦，”美婼说，“那天的帕萨德是拉瓦，加了好多葡萄干和杏仁。巴巴在人们的盘子里盛很多。光是看着，我就想流口水，觉得更饿了。我走上前。巴巴给别人的都是一大份，但当我端着盘子站在他面前时，他两只手伸进罐子里，用长勺舀出一小点放在我的盘子上。它就像一撮鼻烟，几乎看不见。我失望极了，但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盘子上的那个小点。我不知道是等还是走。我犹豫不决，纳闷着：“巴巴是不是搞错了？”

巴巴说：“你不是感冒咳嗽吗？吃拉瓦不适合。”

“没有，巴巴。”美婼说，“没感冒。只是喉咙有点痛。”

“啊，喉咙痛。这也不适合。你不应该吃拉瓦。”

“但现在好多了。”

巴巴停顿了一下，说：“这样的话，好吧，那就吃吧。”随后舀出一大块来。

“巴巴喜欢吓人一跳。他是在逗我，因为他知道我渴望吃拉瓦。”

娜佳说当天的拉瓦是她和顾麦做的，她们担心会不够，因为来了很多村民。但不仅每个人都分得一份，甚至还剩下不少——巴巴的奇迹，她们总结道。

巴巴的兄长嘉姆希德，于1926年2月27日死于突发性心脏病，年仅33岁。在此之前，嘉姆希德一直在美拉巴德的埃舍生活。巴巴警告过他不要离开，但嘉姆希德还是回了普纳。据他的表兄弟彭度说，嘉姆希德最后有点疯狂。巴巴召嘉姆希德之妻大蔻诗德，到邮局和女子们住几日。嘉姆希德独自一人在普纳焦躁不安，他去了邮局，潜伏在附近，想看一眼妻子。巴巴为此狠狠地掴他耳光。“决不可再犯。”巴巴怒斥道。嘉姆希德的脾气暴躁，但他对巴巴的爱深切。

巴巴遣大蔻诗德，到朵拉玛西和法里敦·马萨家同嘉姆希德住几天，他去世时，妹妹玛妮也在场。巴巴从父亲处得知兄长的死讯，并未受到影响。他借此开示，讲解人们因有人去世而悲伤的虚伪性，尤其是像嘉姆希德这样口念巴巴的名死去、因而永恒回归巴巴者。

朵拉玛西回到美拉巴德，但不久便又离去，巴巴考虑解散女子埃舍，因为这种情况下，谁来监管伙食。朵拉特麦一个人照应不过来。小蔻诗德思忖：“如果巴巴关闭埃舍，我们就没有机会在他身边了。”

她自己不太会做饭，便和美婼商量，由娜佳承担这项职责，她们来协助。美婼同意。她们找娜佳商量，娜佳认真思量。“别想了。”蔻诗德说，“就说行！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你，就说行。”

娜佳走到巴巴面前，蔻诗德说：“巴巴，娜佳想跟您说一件事。”娜佳对巴巴说明原委后，巴巴同意。

“你们女子若想继续留在这里，就必须努力工作。若同意，就留下来；否则，现在就离开。再说，我确实不想有女子在这里。”

在这期间，巴巴仍在写书，大部分时间都在桌屋；但 3 月 29 日，他搬进赛朝廷为想要静心的访客建造的盒子般的小屋。巴巴在此处做闭关工作。那时美拉巴德并不喧闹，路上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巴士和轿车，所以他不受干扰。

“巴巴在美拉巴德感到舒适。”美婼说，“白天只有一两个农夫经过。火车的声音从未打扰过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气氛很好。”

从 5 月 3 日到 6 月底，巴巴住进铁路对面美拉巴德山上废弃水塔的一个房间。这是另一座由英国军队建造的石头建筑，有如城堡般厚重。但是储水区没有门，巴巴得爬铁梯，到上面的一扇窗前，从窗户进去。

闭关七天之后，巴巴早上写那本书，下午在下美拉巴德照常巡视，晚上回水塔继续写书。

巴巴在下美拉巴德时，“我们做饭时会透过竹席围墙看巴巴，”娜佳说，“我们会尽量一直看着他。”

当巴巴穿过铁路向山上走时，女子们从院子里看不到他。不过，有时候古斯塔吉（巴巴在山上时，他睡在邮局的阳台上做守卫）会通过朵拉特麦传递消息：“姑娘们，巴巴正在上山！”

她们便聚集在院子里一个面向铁轨的地方，那里有一小堆土，足够从竹席上方窥看。她们争先恐后要看，一片乱哄哄。大家激动地彼此传唤，声音传到巴巴那里，他回过身来。见她们的头从围墙上探出，他挥挥手。她们愈加激动，也挥手回应。之后身穿白袍的巴巴转过身，继续往山上走。

“那时大约下午 4 点半，”美婼说，“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阳光照着他飘洒的长发，闪亮而美丽，就像一个光环围绕着他。他没有戴帽子或披巾，也没有带伞。*

娜佳说：“巴巴上山的时候，仿佛基督再次行走。他几乎像是飘在空中。”

小蔻诗德也不无留恋地忆起那些日子：“当他离开下美拉巴德时，我们都站在那里向他挥手。巴巴转过身，也挥挥手。穿着长袍的巴巴就像一个仙子，

---

* 注：巴巴有时在阳光下，会把一条毛巾折叠三四折，绑在头上。

那情景非常美。”

巴巴走一小段路后，转过身见女子们还在那里，她们的头从篱墙上露出。她们再次向他挥手，他也挥手回应。他继续往山上走，而后再次转身挥手。那时山上的水塔周围还没有围墙，她们可以看到巴巴爬上铁梯进入他的房间。

“巴巴显得那么小，”美婼回忆道，“在他看来，我们一定也一样小。巴巴站在梯子顶上，向我们挥手，示意到此为止。接着他经由那个像窗户一样的大洞，进入那个空荡漆黑的大房间，他在那里过夜。”

蔻诗德无不怀念地补充道:“每当想起我们和巴巴在美拉巴德度过的日子，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心那么平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那么热情！现在看来，它像是一场美梦。”

9 月 20 日，美婼的舅父默文·S·伊朗尼上校意外到访美拉巴德。他早上七点半乘自己的车而来。巴巴和满德里在旧免费客栈，（通过帕椎）传话到邮局给“内部人”，让朵拉特麦和美婼出来见上校。美婼和母亲从邮局走到大路上。

她们一直在忙着做饭，脚上穿着旧凉鞋，身上是皱巴巴的朴素棉布纱丽，长袖罩衫（上面粘着豆糊），还裹着白布头巾。“我们看起来很怪异。我站在母亲身后，感到很害羞。”

伊朗尼上校热爱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尤其是时尚的衣装。上校在亚丁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欧洲人，身上的着装向来是最时兴的款式。他侧目打量着姐姐和她女儿，眼前的情景他一点都不喜欢。

他们互致问候，上校将信将疑地指了指荒凉的乡野，问朵拉特麦：“你就住在这里？”

“是的。”她平静地说。

“可你在这儿怎么受得了呢？我没看到什么房子或住宅。在这片被上帝遗弃的荒野里什么都没有。你住在哪里？你喜欢和这个年轻女孩待在这个荒无人烟之地吗？”

“我喜欢住在这里。”朵拉特麦告诉他。

上校又问了几个问题，随后说道：“朵拉特，我特意为你开车过来。就算现在你也可以和我一起回普纳。让一个年轻姑娘留在这里不好。我会照看美

婼的婚事，把她安顿在一个漂亮舒适的家里。”

为了说服姐姐，他承诺道：“我会照顾你们。我会提供你和你女儿的一切所需。”

他竭力劝朵拉特麦和他一起走，但朵拉特麦不为所动。巴巴在考验她。她深爱这个弟弟，摩耶会把她拖走吗?

朵拉特温柔地对他说：“默文，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在这里很快乐。我想留下来，美婼也想留下。”

上校仍试图挽回。他并不拔高嗓门，也不大吼大叫，而是言辞温和婉转：“美赫巴巴身边有那么多男人，待在这里不合适。就说你愿意到普纳和我一起生活，如果现在不行，就往后推推。”

听到朵拉特麦再次回绝，上校深感失望，耐心也到了头。“好吧，”他叹了口气，恼怒地说，“你不听我的，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劝阻你。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

美婼回忆说：“母亲很平静。她爱弟弟，但更爱巴巴。”

伊朗尼上校回到普纳，继续撰文大肆诽谤巴巴。大阿迪带来一份报纸，上面有上校最新近对巴巴的谩骂之词，他读给巴巴听，巴巴说把报纸拿给朵拉特麦。帕椎把报纸送过去，朵拉特读后大为震惊和痛心，几近落泪。她所深爱的同胞兄弟，竟写出如此恶劣的东西污蔑大师。几分钟后，巴巴召她。

“你看了吗？”他问道。

“看了，巴巴，”她说，“我很抱歉。我不知如何是好。”

“别担心，是我的钥匙。我转动了钥匙，以便他写文章来反对我。这是好事，你兄弟在做我的工作。现今在普纳若有人宣说我是谁——赛古鲁或至师——人们不会相信，他们生不起确信，所以人们喜欢听这些反对我的话。当他们挨门逐户说我的名时，即使是流言蜚语，对他们也有益处。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的神性恒常不变，不管有多少反对。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不能损及我的本来面目。”

“别担心，”巴巴最后说道，“总有一天，这些现在议论我、撰文反对我者，会从四面八方来寻求我的达善。”

朵拉特麦听了松了口气，心里好受许多。她和其他女子来跟巴巴一起生活时，普纳那些人的闲言碎语越发火上浇油，这也让她甚感忧虑。“让他们去说，”巴巴说，“我们知道自己没做什么错事。”

他也对母亲说过同样的话。有一次，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对巴巴说：“默劳戈，你可以住在美拉巴德，周围都是你的跟随者。但我不得不在普纳生活，因为人们的议论，我哪儿也去不了。你知道人们说你的坏话有多恶劣吗？”

巴巴向不同方向勾手指，以示四面八方，说道：“他们会从各个角落前来达善我。”*

尽管如此，朵拉特麦和美婼仍深感痛心，因为她们的缘故，巴巴的名被拖进泥潭。巴巴叫她们丝毫不用担心。“可怜的巴巴不得不让自己的名上报纸，经历这一切，太悲哀了。”美婼说，“我们觉得很糟糕。因为我们跟随他，巴巴的名声遭受如此的毁坏。”

朵拉特麦感觉自己对弟弟的行为负有责任，但巴巴告诉她：“伊朗尼上校和我有十分密切的连结。”

上校反对美赫巴巴的战役持续多年，但这一切都是巴巴的里拉（游戏）。最恨他者与最爱他者息息相关！最愤恨的敌人和最亲密的爱者纠葛于同一场神圣游戏。还有别的人反对美赫巴巴，但没人像伊朗尼上校那样满怀激情。

巴巴受到诽谤中伤，只因美婼来他这里。出于他自己的原因，阿瓦塔必须经历这种屈辱，才能让他的至爱与他一起生活。

尽管如此，巴巴总是急于了解伊拉尼上校的情况。“巴巴一生都对伊朗尼上校保持关注。”美婼表示，“巴巴发自内心地爱他。虽然反对巴巴，但伊朗尼上校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人。也许因为他的真诚奉献（不管以何种形式），

* 注：30 年后，这同一批伊朗尼及其后代，很多人来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巴巴的话成真。

他值得巴巴的爱和关注。”*

帕椎的父亲，火车司机纳罗吉，也坚决反对巴巴和一切灵性事物，自从妻子芙芮妮玛西开始拜谒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和巴巴，他就产生这种敌对情感。他甚至去见了马哈拉吉，尽管马哈拉吉对他态度温和，但纳罗吉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

而伊朗尼上校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时，连马哈拉吉井里的一口水都没喝到。

---

* 注：讽刺的是，巴巴的劲敌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和巴巴（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名字相似，首字母相同。伊朗尼上校是医生，母亲名叫希琳（Shireen）；巴巴的母亲希芮茵（Shireen）也想让儿子默文成为一名医生。伊朗尼上校确实有阴暗的一面：1927 年 8 月 7 日，在普纳生活的芙芮妮玛西来到美拉巴德，带来伊朗尼上校把他们的弟弟鲁西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鲁西即在托迪瓦拉路为朵拉特麦造新居的工程师。）根据帕椎的说法，鲁西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但因与上校作对，上校将他关进疯人院。

† 注：帕椎的父亲也去过一次美拉巴德，但他从没见过美赫巴巴。

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20 修爱院

1926 年 10 月，美赫巴巴关闭学校，除了被选者之家（满德里的住处），拆除所有最近在美拉巴德建造的建筑。他列举出男满德里之中的争吵、违令和宗教偏执，但也说：“所有这些建筑物都只是我工作的脚手架，而一旦真正的建筑完成，脚手架就不再必要。”

起初巴巴说想去波斯，他为学生和病人做了安排，将物品和材料全部拍卖。负责拍卖的堪萨赫伯惊讶地发现，顾麦多年来瞒着他捐赠的许多物什，又被自己全部买了回来。对于巴巴离开美拉巴德，鲁斯特姆最难过，但经过巴巴的一番富有启发性的开示，他接受了。在 11 月 20 日的一次会议上，“女子这边”参加者有希芮茵麦、顾麦和苏娜玛西，巴巴说他累了，想去孟买，然而四天后却带领 20 名男女启程前往罗纳乌拉。他随身带着一只上锁的金属箱，里面装着他的秘密著作。

现在女子组包括朵拉特麦和两个女儿美婼和馥芮妮，以及娜佳、小蔻诗德和大蔻诗德。鲁斯特姆和两个儿子将随后前往，希芮茵麦和玛妮也受到邀请。

罗纳乌拉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坐落于普纳和孟买之间的丘陵地带。他们住离市区两英里的一所出租房，在这里不用做饭，食物从外面送来。巴巴和满德里在一个大花园里打板球，女子们在房屋的阳台上观看。巴巴并不介意。“我们知道巴巴不会喜欢我们这些年轻女孩挤在前面，”美婼说，“所以长辈们站前面，我们在后面，偷看巴巴打板球。”

十天后，一行人迁到孟买郊区一处叫圣克鲁斯的地方，在此安排了一个富有的马瓦里杂货商的两层楼房。房里有个宽敞的厨房和一个装潢过度的大客厅，客厅里摆满用小镜子装饰的、俗气而华丽的家具。女子们住楼上，但她们觉得楼房布局不合理，因为厕所离卧室很远。楼上还有一间浴室，巴巴在那里剃须和洗漱。

巴巴从厕所出来时，美婼就为他倒水洗手。在圣克鲁斯时有一次，巴巴

还叫美婼淋水洗了脚，而后擦干。“我做完时，巴巴拥抱了我。”她回忆说。

在孟买数天后，巴巴对男子们表明，他们必须自己找工作，否则会变得懒惰。他们没去外面找事做，而是决定在家里制作火柴，火柴原料来自附近的一家工厂。巴巴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美婼没有见到巴巴做火柴（尽管她很想看），因为制作火柴在楼下，她大部分时间都和其他女子待在楼上。她们的房间有一个阳台，从那里可以观看去附近教堂的人们。“看着衣着花哨的基督徒们在路上往来穿梭，我们觉得很有趣。”

朵拉特麦和娜佳在楼下为巴巴和满德里做饭，但巴巴会上楼到她们的房间里用餐，偶尔会对女子们讲一些事情。在地板上靠墙放了一个大靠垫，为他弄了一个座位。巴巴的午饭分开准备，吃也分开。

每天，当地一家面包店会送来几大袋新鲜的布伦面包。女孩们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一块白布，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上面。“看到这么美味、热乎、松脆的面包卷，我只想坐下来吃。”美婼说，“你不知道，我们那时年轻易饿。我知道我们不能马上吃，这是为晚餐准备的。我一口也没吃过。我很想掰一些来吃，但要等到晚上，我必须克制自己。到了晚饭时间，面包已不松脆。我们午餐只能吃米饭和豆糊。晚间面包已经不新鲜且变软，我们只好就着一道菜吃。我仍然记得那种渴望吃面包的感觉，我们必须把袋子倒空，只能眼巴巴看着那些面包卷，然后走开。”

传闻巴巴简在普纳吸引大批群众，乘坐马车招摇过市，巴巴说这是个暗示，表明巴巴简将很快离开肉身，他应尽可能靠近她的“地盘”。12 月 23 日，鲁斯特姆从阿美纳伽来到，建议巴巴回美拉巴德。令人惊讶的是，他接受了这个提议，次日晚，在孟买逗留 20 天后，巴巴乘坐德里快车前往美拉巴德，于第二天，仅一个月后，回到美拉巴德。

从圣克鲁斯，馥芮妮和孩子们回到阿美纳伽，希芮茵麦和玛妮回了普纳。小蔻诗德不得不去伊朗尼大厦，因为父亲生病，想让她回家。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没和她们在圣克鲁斯，巴巴命令朵拉特麦坐火车护送蔻诗德回家，确保她安全抵达。蔻诗德为离开巴巴伤心难过，但只得服从。巴巴答应还召她回来。

“你若服从我，即如同和我在一起。”他和蔼地说。

蔻诗德在家中舒适自在，吃得也好，但她渴望和巴巴永久生活。在火车上，她忍不住泪流满面。“别哭，”朵拉特麦说，试图安慰她，“巴巴会叫你回来的。”

蔻诗德哭得很厉害，火车上有些妇女以为朵拉特麦是蔻诗德的母亲，要带她去见公婆；又有人臆测朵拉特麦是蔻诗德的婆婆，要把蔻诗德带去婆家！

一个月后，巴巴把蔻诗德召回美拉巴德。

随巴巴回到美拉巴德的其余女子，再次住进邮局，而巴巴又回到角卜地小屋。男子住旧免费客栈（以前的集体宿舍）。一所男校在阿冉岗的家属宿舍重新开张，而女子们恢复了往日的埃舍生活。她们洗衣、扫地、除尘、做饭等等，没有雇佣仆人，尽管瓦露从阿冉岗过来帮忙。巴巴每天都去邮局，和女子一起用餐，并度过 10 到 15 分钟的放松时刻。

但出现一些变化。1927 年 1 月 1 日，巴巴停止书写和使用石板。巴巴用石板时，女子们觉得容易读懂他想说的话。现在该怎样办？他将怎样把他的思想传达给我们，她们不由得担心。

刚开始的几天，巴巴会用手指点报纸上的字母，字母板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美婼能读懂巴巴的字母板，但速度不快。“巴巴，请慢一点。”她会说。所以巴巴为她放慢速度，每个单词都拼写出来。

除了字母板，巴巴还用手势。例如，他对女子的手势是手镯，男子的是胡子。他对板球好手鲁斯特姆的手势是挥板球棒，有时是开车的动作。这两个手势也可以表示字母 R。紧随这两个手势做个“后面”的手势，表示字母 S，因为字母 S 在 R 之后。某些词代表某些字母：耳朵代表 E，眼睛代表 I，等等。

有时巴巴拼得太快，把美婼搞糊涂了，她会把眼睛说成 E，把耳朵说成 I。“巴巴，请说慢一点。”她最后忍不住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巴巴会温存地听从。

巴巴讨论建一所永久性学校，为寄宿生提供设施；同时，3 月 1 日，在旧免费客栈为村民和住在美拉巴德的几个孩子开办了一所小学。巴巴再次开始用小型手磨磨玉米和其他谷物，手磨附连在桌屋顶上，他现在在桌屋里过夜。

桌屋靠近度内，有一次，巴巴在那里时，女子们设法从竹席围墙的裂缝

里窥看。“我没看到巴巴磨面，但我看到巴巴用一把很小的扫帚打扫那个地方，”美婼说，“那时，度内周围没铺石板，只是压实的泥地。”

磨完面粉后，巴巴把它交给女子们，指示她们为他做巴克瑞（栗米饼）。巴巴还叫她们做菠菜。她们装盘盖好，送到巴巴那里，有几天他只吃这个。

有一次，铃声响了，要求提前给男子们和孩子们吃午饭。一锅米饭的中间部分没熟透，因为娜佳没有适当地搅拌。巴巴很生气，孩子们吃了可能会肚子痛。他派人把娜佳叫来，推了她一把，并警告她以后要加倍小心。

决定将旧免费客栈的现有学校搬到家属宿舍，配备寄宿设施的美赫埃舍学校将建在此处。

美赫埃舍学校于 5 月 1 日正式开放，这是一所主要进行灵性教育的学校，有远至波斯的男孩前来入学。赫兹拉·巴巴简女子学校原先在阿冉岗，配有一名女教师，被转移至邮局。

也是从这一天起，古斯塔吉受令开始沉默，他持续沉默整个余生（直到 1957 年去世）。他遵令睡在巴巴角卜地小屋的门廊上，远离其他满德里，并照料一个花园。

为了给女子学校腾地方，五名女子搬出邮局，住进洗浴房。三年前，她们初次到美拉巴德时，曾在此处住了一个月。女子包括 44 岁的朵拉特麦和 4 名年轻女子：20 岁的美婼，19 岁的娜佳，25 岁的大蔻诗德，以及 17 岁的小蔻诗德。浴房由两个房间组成，中间有一个拱门，朵拉特麦、娜佳和大蔻诗德睡觉的后屋，用作厨房。美婼和小蔻诗德睡前屋——蔻诗德靠门，美婼睡在中间。这座建筑没有合适的窗户，但靠上方有通风口。如果她们踮起脚尖，就能看到外面。后门和前门都敞开，保持通风和采光。

由于前来达善的人能看见里面，巴巴让人在这里也搭了竹席院子。前面立了一面竹席围屏，挡住各个道路（虽然女子们从不去前面）。后面很大的空间，另用篱障围起，像是一个院子。几片竹席交错形成入口，所以没有必要设门。现在女子们可以像在邮局那样放松和享受隐私。

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希如·马萨做守卫，和妻子苏娜玛西住浴房附近的临时小屋，竹席为墙，铁皮做顶。另外还雇了三个守夜人。每隔半小时，从下美拉

巴德周遭不同地点，就会响起锣声，随之传来呼叫之声：“一号，一切都好。”而后另一人接续：“二号，一切都好。”如此这般循环下去。所以女子们感觉很安全。

每个人都睡在地板的床垫上，没有蚊帐，但美婼仍不记得被蚊子骚扰过。然而有天晚上，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背部中间刺了一下。她醒了，奇怪针怎么会跑进自己的铺盖里。她被狠狠扎了一下。

她站起来，发现床垫上有一只小蝎子。其他人也醒了，大惊小怪把蝎子杀死，扔到外面。这是美婼第一次被蝎子蛰伤。幸运的是，蝎子个头不大，蛰人也不太疼痛；她能够再次入睡，到了早上，疼痛消退。

有一次，在夜里，蔻诗德感觉好像有人在掐她的脖子。第二天晚上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害怕起来，告知巴巴。“不要紧，”他说，“我会照看的。”这种情况消停下来。虽然巴巴从没解释过，她们猜测那是一个鬼魂。

她们的房间里没有家具，只有靠近炉灶摆放的架子，上面放着谷物和香料。在房间一角，是两个砖砌的小炉灶。上方有支架，挂着厨房用具。因为没有烟囱，她们做饭时灰烬和烟雾直往眼睛里钻。

巴巴和她们一起在洗浴房里吃饭，所以在前屋的一个角落里，她们在地板上给他留了一块地方。沿墙铺一张薄垫，背靠一个大而厚的靠垫。

对面的角落，从天花板悬垂一副帘子，后面一张宽大的木凳，她们坐在上面洗浴。晚上帘子撤开，以便腾出更多的地方睡觉。

“巴巴也在这个浴室洗浴。”美婼说，“厚厚的帘子闭紧，以防进风让巴巴受凉。他洗浴用的水在炉灶上加热。他总是要五六桶水，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浇水。我们从外面听到他泼水的声音，他喜欢水。

“我负责保管他的物品，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房间他的箱子里，我会把他的干净衣服，长袍、查迪（平角短裤），以及毛巾摆放出来。”

巴巴的箱子和炊具放在洗浴房，但由于空间有限，她们自己的箱子不得不放在外面，里面装着漂亮的纱丽和其他物品。“空间只够我们做饭和睡觉。”

雨季下雨的时候，她们就跑到外面把箱子搬进来，在角落里一个个摞起来。“这有点不方便。”雨停后，她们又把箱子都搬出去。

她们在外面洗衣服，院子里也有室外厕所，用的是英国人留下的铁制卫厕。竹席与厕所后部平齐，男子可以从竹席后清理厕盆（倒空铁盆），而不必进入女子的院落。

瓦露白天和她们在一起，打扫洗浴房的泥地面，在上面撒牛粪水（这是传统做法，而牛粪恰好是一种有效的抗菌剂）。

和以往一样，她们不能离开院子。巴巴不想让她们觉得被禁锢，所以为了锻炼身体，他在这所大院里建了个羽毛球场。画了边界线，搭起网架。巴巴跟她们打了第一场球，以激起她们对游戏的兴趣。他嘱咐她们，每天做完活，只要有时间，必须至少玩 15 分钟或半个小时。她们不喜欢在烈日下打羽毛球，因而在傍晚太阳下山时进行。她们还获准打牌放松，但仍受令不能读写。

在此期间，来自卡拉奇的蔻诗德帕斯塔卡亚和琵拉麦，普纳的伽德卡一家，以及查干·马斯特的家人，都来美拉巴德居住。由于女子学校被移到邮局对面，她们每人都在邮局得到一席之地。阳台也分出来供她们使用。

拉姆玖之妻卡提嘉带着幼子卡萨姆，与女子同住洗浴房。卡萨姆是个迷人的孩子，皮肤白皙，嘴唇粉红，但身体纤弱。原以为新来者会出一份力，结果卡提嘉帮不上什么忙；她来美拉巴德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工作，她只待了一个月。*

顾麦大多早上来美拉巴德，待上几个小时返回阿美纳伽。3 月份，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迁回库希如大院，馥芮妮每周都会过来。鲁斯特姆现在是下美拉巴德满德里的管理者，他会陪母亲前来。

6 月，巴巴决定将美赫埃舍学校迁至美拉巴德山，进驻他曾经闭关的旧水塔。满德里艰难地将厚厚的石墙凿穿，建了两道门，东屋通一扇，西屋通一扇，因此不再需要爬窗才能进入。6 月 30 日，美赫埃舍学校搬进这些宿舍，完全认证的赫兹拉·巴巴简高中迁到空置的家属宿舍。巴巴也搬入山上水塔西侧的一间竹席小屋，该屋于五月份建成。

7 月间，巴巴在这个房间内挖了一个坑穴，8 月开始在那里过夜。有一次，

* 注：卡提嘉之前曾在邮局拜访过她们一次，但也只待了几天。拉姆玖的妹妹阿米娜·伽斐尔，是这里的常客，美婼和朵拉特在普纳就认识她。

巴巴睡在屋外。风刮得异常猛烈，只得用厚布帘将他的床围起，为他遮挡风寒。直到后来，男女满德里才获知这间穴屋有一天会成为他的陵墓。

接下来的十个月间，巴巴没怎么下山，他一直忙于督导孩子们，给他们分发他的神爱美酒。当他下山时，坐一辆人力车，由男孩或满德里牵拉。有一次，美婼远远看见巴巴坐着人力车，由两三个男孩拉着。“巴巴坐在人力车里，深棕色的头发，穿着卡姆里外套，看上去很美。”

小蔻诗德从小就认识巴巴，所以对他说话总是直言不讳，一次巴巴久别之后来到她们的住处，她问他道：“您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您去看望那些男孩和满德里，为啥不来这里？”

巴巴说：“如果你们严格遵守我的命令，我就来。”

“告诉我们您想让我们做什么。”小蔻诗德说。巴巴给她们下了一些命令，比如晚间穿上暖和的外套和夹克。命令似乎很简单，但要百分之百地服从并不总是容易的；有时，如果她们不觉得冷，就会忘记。当巴巴再次来访时，蔻诗德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承诺。“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一直在遵从，”她抱怨道，“现在您应该记起您说过的话。”巴巴同意，开始来得勤一些。

有一次，巴巴心血来潮想吃奶糕——如果她们能在 17 分钟内做好。女子们急忙升火准备，在规定时间内做了出来。她们的努力巴巴看在眼里，吃了一些，然后离去。女子们把剩下的留着，因为巴巴可能会要。她们已经学会如何迅速地做事，小心翼翼（对待剩饭剩菜），以免让巴巴不快。

巴巴已经沉默两年有余，有一次他来到她们的住处，美婼问何时她们能再听到他甜美的声音。“等我的工作完成。”巴巴回答。

巴巴在“山上”期间，一天只吃一餐，女子们也日食一次。不过她们早上喝奶茶，中午吃米饭和豆糊，晚上喝咖啡加牛奶。巴巴的茶和午餐给他送到山上。她们为巴巴煮一点蔬菜——要么是菠菜，要么是花椰菜——他喜欢的两

种蔬菜，但不为她们自己做。从巴巴那里送回来的剩菜都掺进她们的豆糊里。

事实上，美婼从未见过巴巴和修爱院的男孩们在一起，但在 1927 年 9 月 21 日和 23 日，巴巴两次带她们坐阿迪的车上山去看修爱院。(当时男孩们不在，他们正在棚子下用餐。) 巴巴带着女子们参观，领她们看孩子们住的宿舍，每张床旁边都放着一个箱子。她们还看了孩子们上课和就餐的临时棚子。

女子中，只允许顾麦和馥芮妮上山，而且也只是偶尔，如果她们有特别的事情要和巴巴商量。10 月 4 日，馥芮妮来美拉巴德，在返回阿美纳伽后不久，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随姨妈为她取名美婼（美茹），孩子长大后成为美赫巴巴最亲近的女满德里之一。

从 11 月 10 日起，巴巴开始为期五个半月的禁食，只进流食。美婼建议这次禁食不喝茶，喝咖啡，因为咖啡更浓，更有饱腹感。巴巴指示美婼每天准备两杯加纯牛奶的过滤咖啡，并且照旧手不要剥大蒜。他还指给她看用哪种杯子做量杯。开始禁食之前，他告诉女子们：“要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吃好，保持健康。”

雇了村里一个名叫拉乎的九岁男孩把咖啡送上山。允许他进她们的院子，取走用携带瓶装好的咖啡。美婼先把携带瓶仔细清洁——把它完全拆开，彻底清洗和晾干——再装满刚好两杯的咖啡，送到巴巴那里。

从 12 月 20 日起，除了禁食，巴巴开始在他的穴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闭关。因为这段时间他没有下山，女孩们常常觉得巴巴完全关注于修爱院的男孩们。

后来，巴巴停止靠咖啡加牛奶禁食，只喝水和淡茶。阿伽·阿里，巴巴最喜欢的男孩之一，有时下山来给巴巴取茶水。女子们在准备时，他在浴房外面等待。美婼记得阿里会用歌唱的方式说一些赞美巴巴的话，他会持巴巴的名，并讲述男孩们有多爱他。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说修爱院男孩多么爱巴巴，他多爱他们，”美婼说，“他如何给他们开示，等等。我们听说山上那么好，而我们已多日未见巴巴，不由得思忖：‘天呐，巴巴快把我们忘了，必须提醒他我们的存在。’”

女孩们决定为巴巴做花环，并让凯库希如·马萨带去。她们不得从集市上订购任何东西，送来什么做什么，所以她们不能订花。瓦露提出从河边采野花，

尽管她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美拉巴德没有自来水，瓦露每天给水箱加满水，头顶水桶来回多次运送。）完成工作后，瓦露在傍晚 5 点或 5 点半独自走出美拉巴德，步行一英里到村外的河边。她采摘粉色和白色夹竹桃，用纱丽兜着（后来用篮子），再走回美拉巴德。她把花交给女子们，才回村中的家。

迅速吃完饭，刷完牙，晚上就寝前，女孩们坐在地板的垫子上，把鲜花在一块干净的白餐巾上铺开。她们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亮做活儿（没有电灯）。挤奶女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自己的至爱做着花环，边做边快活地聊着：“这个花环该做多长？这么长怎样？是做全粉色的，还是白粉色相间的？巴巴戴纯粉色会更好看。”

“我们充满热情，十分认真，”美婼说，“每个花环都用心做，认真比着自己为每一个花环量线。大家一起做活很开心，想象巴巴戴上花环的样子。我们只挑选最好的花，而且总有富余。蔻诗德还想到做王冠。还为巴巴做了一条鲜花小腰链，为他的手腕做了花手镯。”

完工后，花环和王冠用一块干净的红方巾包好，保持湿润，防止一个晚上变干。第二天早上，鲜花和巴巴的咖啡由凯库希如·马萨送上山。他来到穴屋（陵墓）门前，巴巴正在那里等他。巴巴从他手里接过包裹，问这是什么。“女孩们送给您的花。”

巴巴曾命令凯库希如不得碰他，所以巴巴亲自拿出一个花环戴上。然后他举起一个小花环问道：“这是什么？”

“巴巴，这应该是一顶王冠。”他把它也戴上。

“巴巴一定十分可爱。”美婼说，“他棕发垂肩，白袍衬着白皙的皮肤，佩戴着粉色花环和王冠。”

“告诉女孩们，所有花环我都戴过了。”巴巴吩咐凯库希如。

“我们开心而自豪，欢快得跳起来。第二天我们又起个大早，做了更多更大的花环。我们比量着长度，感觉无比重要。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送花。我们让巴巴想着我们。巴巴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我们是那么无知，嫉妒修爱院男孩们。他们天天都能见巴巴，而我们没有。我们也想让他记起我们。我们没想到巴巴是神，不知道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在那些日子里，女子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尽管巴巴在山上闭关，他的衣服还是送下山给女子们洗。每天从下午 2 点到 5 点要做 500 个薄饼。洗浴房院子里搭了一个临时厨房，但在铁皮屋顶下，用木头生火做饭酷热不堪。做完活，早早用过晚饭，她们接着做花环到午夜。

修爱院年间，有一次一只长着小角的成年鹿跑进女子们的院子。她们把它交给男满德里，但它挣脱束缚跑掉，男子们在后追赶。鹿左冲右突，掉进路边的井里。满德里施救，用绳子将它拖出，后来这只鹿送了人，因为他们不能把它留在美拉巴德。

12 月，巴巴发话说，女子们可以在美婼生日那天上山来达善。“我们很高兴能从围墙里出来，”美婼回忆说。那天，她们洗浴，穿上最好的纱丽，走上山去。“在院子里长时间禁足后，这就像一次郊游，外出对我们来说好新鲜。我们朝铁轨走去，几个月足不出户，一切看起来那么新、那么美。加上度内和角卜地——就像一个新世界。上山下山，行走在户外田野，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我们都异常欢喜。”

巴巴坐在穴屋门口，双脚伸出门外。因为在闭关，他没有走出房间；女子们向他顶礼，献上她们带来的鲜花。她们与他一起坐了半个小时，巴巴问询她们的健康状况，还和她们聊了些别的事情。之后她们下山回到竹席院落。

1928 年 2 月，巴巴的生日也在闭关中庆祝。巴巴坐在穴屋门外的小地毯上，背靠垫子。在屋前搭起了一个小遮篷。男子们坐在一边，面对巴巴，女子们坐在另一边。早上演唱卡瓦里歌曲，女子们从 9 点到 11 点和巴巴待了整整两个小时。她们下山去吃午饭，但获准晚饭后再上来继续听歌。“巴巴很高兴，和着音乐打拍子。”

二月底，巴巴走出闭关，说他对男孩们的工作目标没有完成，他将不得不再度闭关。再次看到巴巴，女子们欣喜若狂，但他说的话却令人异常惊讶不解：“我想要两杯咖啡，但从来不满两杯。”

原来，雇来为巴巴取咖啡瓶的男孩拉乎，在上山路上，会坐在一条土沟里，喝掉一部分咖啡。巴巴从未传话到山下说咖啡不够，他幽默地评论说，如此说来他一直在喝拉乎的“帕萨德”。

“闭关期间，巴巴睡在地穴的狭小空间里，身下铺一张薄褥，”美婼说，“连续禁锢于此，禁食、沉默、工作，禁足不出——他一定觉得局促难受！一个人工作之后，想要跑到户外，说话，唱歌，换换空气。巴巴让自己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

帕椎觉得巴巴在禁食期间，自己会找借口什么都不吃。“巴巴禁食时，他会要一些东西，之后改变主意。吃点东西（对他的健康）比较好，但他宁愿禁食，而你无从反驳。他可能会要一大瓶咖啡，然后说：‘算了，把它拿走。你们没有用心去做。我应该喝吗？’

“‘喝吧，巴巴，请喝吧。’我们会说。

“‘就是说你们想让我喝你们不用心做的东西。你是用心做的呢，还是边做边走神？’

“‘巴巴，我想我用心做了。’

“‘别说了，把它带走！我的胃不舒服。’

“他会找各种理由驳回，让你把咖啡拿走。”

闭关结束后，巴巴再次和女子们在浴房用餐。他们会谈话一两个小时，她们一边为他按摩脚，然后巴巴返回山上。

美婼实际上未见过巴巴和修爱院男孩们在一起，但闭关结束后，有一次巴巴把女子们叫到山上参观修爱院。（当时男孩们不在，他们正在棚下吃饭。）巴巴带着女子们参观，领她们看孩子们住的宿舍，每张床旁都放着一只箱子。她们还看了孩子们上课和就餐的临时小屋。

如前所述，那时女子们不唱巴巴的《古吉拉特语阿提》。这首阿提只在巴巴生日或其他特殊场合才唱，但《马拉地语阿提》每天都唱。晚上 7 点或 7 点半，天色渐黑之时，男满德里会在免费客栈唱这首阿提。巴巴和男子们在一起，坐在地毯上。

在洗浴房，女子们挤在通风窗下倾听。她们会随男子们一起唱诵阿提，想象男满德里站在巴巴面前的情景。“我们满心渴望巴巴也和我们在一起。”美婼说，“我们踮起脚尖，竖起耳朵听飘过来的阿提。我感到嫉妒。我们女子好不孤单。巴巴和他们在一起，男满德里多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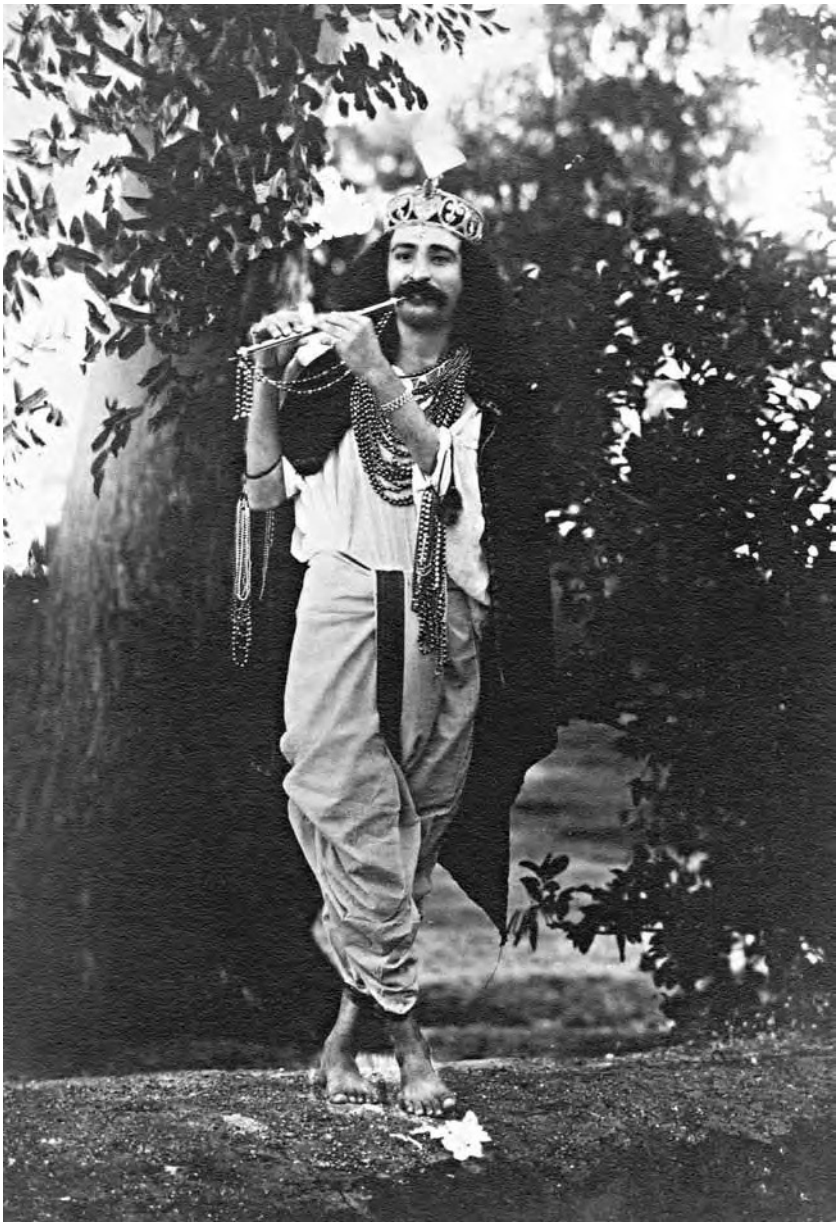
一天晚上，巴巴让男满德里唱他的阿提，他走向女子们所在的洗浴房。美婼听到脚步声，随即惊异地见巴巴走了进来。巴巴在时（即使那天晚上男子们仍在唱阿提），女子们从不安静而立。“哦，巴巴来了！”她们互相说着。

巴巴同她们坐在一起，让美婼和女孩们坐地毯上，借着一盏小防风灯给他按摩脚。巴巴和朵拉特麦等人交谈，她们仍可听到远处传来满德里唱《马拉地语阿提》的歌声。之后，蔻诗德为他献唱一首歌。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婼说，“巴巴怎么知道我们的那种感受。他体贴地过来看我们。我们欣喜不已。男满德里在唱阿提，而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在煤油灯柔和的灯光下与巴巴相伴，气氛美好温馨。巴巴那么贴心，不让我们感到被遗忘。

“有好多天，巴巴每晚都来我们的住处。在这里向我们道晚安。那些日子，巴巴没给过我特别的拥抱，跟我道晚安（如后来年间他做的那样）。

“如今每到夜晚，我坐下来想着巴巴的时候，所有这些小细节浮现脑海。巴巴的爱很美。”



奎师那生日，于托卡
1928 年——G.M. 沙阿拍摄

21 托卡的拔河比赛

1928 年 4 月 1 日，通常不离普纳的赫兹拉·巴巴简，乘轿车来到美拉巴德，把车停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女子学校门前。巴巴赤足走下山坡，隔着铁路从远处向她致敬。从洗浴房，美婼和其他女子试图看上一眼。由于巴巴简的车挡住了视线，她们看不到多少东西，也不能离开院子。不过男满德里向巴巴简顶礼达善，给她端来一杯水，她和巴巴只是在铁轨两侧彼此凝望。

巴巴简走后，巴巴评论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巴巴简想在离开肉身前再见巴巴一面。”美婼评论道。

第二天，巴巴回访巴巴简。他前往普纳，在巴巴简所在滨江公园的河对岸伫立良久。5 月 7 日，巴巴又去了普纳——就在当天，巴巴简再次来到美拉巴德。他们的车实际上在往返的路上两次都迎面擦肩而过。巴巴已开始考虑把埃舍迁到另一处，他从普纳回来后说：“由于老头子（巴巴简）二度来访，这样做已不可避免。”

新地点结果是 45 英里外的托卡，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美拉巴德的临时建筑拆除，如同舞台布景被拆，道具转移到下一站，原材料用来在托卡建造新的建筑。巴巴度内火旁的桌屋也搬到那里，并新挖一个度内火坑。

6 月 3 日星期天，埃舍的孩子和女子们首先分乘四辆巴士前往托卡，而男满德里、教师和各家庭当天晚些时候才到。巴巴和女子们乘同一部车，她们带着薄饼，因为到目的地已晚，没有时间做饭。前往者包括“长辈们”（朵拉特麦、苏娜玛西、顾麦和琵拉麦），以及“女孩们”（美婼、小蔻诗德、娜佳和朵丽），还有瓦露。希芮茵麦和正在度暑假的玛妮也随行。

这次旅行给 9 岁的玛妮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在一部印度电影中看到的场景，女神把一个人提起来放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仿佛蒙着眼罩的马匹，什么都看不见，只对大师的缰绳作反应。我记得到了托卡，因为刚刚完工，我们只得在外面等候，直到（宿舍的）牛粪地面全干。屋顶由铁皮搭建。在女子宿

舍周围竖起了竹席围墙。

“我年纪小，感觉饿极了。娜佳拿出一个薄饼给我吃。琵拉麦看见，开始打她女儿喜拉，教育她‘不许要东西吃’。喜拉因为我做的事挨打，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我有什么办法？我饿坏了，才要了薄饼。”

两天后父亲来到，带玛妮离开了托卡，她为待这么短的时间而哭泣。

托卡位于戈达乌里河与普拉瓦拉河两河汇流处，据说斯瓦米·罗姆达斯和赛巴巴曾在这一带逗留，此地气氛宁静平和。许多的寺庙坐落于河水两岸，人们泛舟河上，一派田园诗般的景色。埃舍地处广阔的田野之上，与美拉巴德贫瘠荒凉的景象不同，这里风景如画——河流宽阔、树木葱茏、山峦环绕。

遗憾的是，女子们看不到这一切，她们又一次围在 10 英尺高的竹席篱障之内。但美婼并不介意：“在托卡，我们感到非常自由，可以在我们的大院子里随意交谈和工作，与所有人分开。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被男人们看见。”

凯库希如·马萨是唯一被允许在女子院落里逗留的男子（后来有两名男满德里被指派在女宿舍附近把守）。娜佳的父亲马萨吉负责清洁女子们的户外厕所。

为女子们建的茅草棚屋和铁皮棚等临时建筑中，有一个单独的竹席围的大房间，中间设一道隔墙，隔出一个洗浴区。馥芮妮带着她的两个小儿子、小女儿（美茹）与朵拉特麦住隔壁房间。与带铁皮屋顶的厨房相连，还有一间小一点的房间，有几个人住在那里。

女子们的住处只铺了一层用牛粪压实的地面，没有一件家具。要坐的话，只得坐箱子上；但她们没空闲坐着，因为从早到晚都有事做，下午不准休息。女子们晚上打开铺盖卷，睡地板上；早上把被褥卷起，放在箱子上。她们挂了一张床单，在床单后换衣服。用具很简朴，“我们就像苦行僧，”美婼回忆说，“但我们喜欢。”

不过有一个问题，竹席围墙滋生出臭虫，女子们深受其扰。她们试着喷煤油，房间用烟熏，臭虫少了许多，但并未完全消灭。“没有蚊子，但臭虫很可怕。一天下来，我们都累坏了，根本不在乎什么东西咬我们。”

美婼调整浴室的竹围屏时，手指或拇指被躲在席缝里的蝎子咬伤。她感

觉火烧火燎，仿佛手指着了火，不过没有恶化。这是她第二次被蝎子蛰，这一次影响仍然不大。

在托卡，女子们的主要职责是每天为她们自己、满德里、埃舍男孩、教师和家属大约 500 人做足够的面饼。她们早上没时间揉面，所以头天晚上就把面和好。女子们坐在外面围成一圈，借着月光或防风灯以及明亮的奇特森灯（kitsen light）工作到晚间 9 点。她们每人面前放一个大金属圆盘，在上面揉面，然后放好过夜，让面团醒发。一组女子和面时，另一组为第二天的饭食切蔬菜。她们有一台切卷心菜或菠菜等蔬菜的机器，因为菜量非常大。朵丽手臂有力，由她搅拌在大锅里的蔬菜。

巴巴的食物由娜佳单独准备，美婼协助。除了帮忙为巴巴做饭，美婼还研磨香料，清洗香菜，洗扁豆和大米。巴巴的餐具也必须仔细清洗，并摆放整齐。

她们的房间里有个金属网格的大橱柜，用来存放牛奶、酸奶和奶油。美婼用干净的勺子把牛奶里的乳脂舀出，全部放进酸奶里。新鲜黄油由酸奶手工搅拌制成。*

“有那么多的蔬菜需要清洗，”美婼回忆道，“还要和那么多的面粉做薄饼。有一台切蔬菜的机器，但蔬菜仍需清洗和去皮，菠菜不能有砂粒。食物要在上午十点半准备好。”幸运的是，家属组的许多女孩都来帮忙。

不仅巴巴的食物，女子、男子以及埃舍男孩等所有人的食物都要分开做；还有“小巴巴”，一个因巴巴的神爱美酒而进入更高意识状态的男孩。

“一早就有人传唤：‘小巴巴的饭准备好了吗？’我们便把饭送出去。”

女孩们坐在厨房地上，面对一排四个泥炉灶，忙着烙薄饼。“铁皮屋顶变得滚烫，柴火冒出的烟熏得眼睛流泪，我们忙得浑身是汗。这样的条件我们很不适应。”

馥芮妮的丈夫鲁斯特姆是巴巴派往西方的第一个满德里。他 4 月份前往英格兰，表面上是为了把英国男孩带到埃舍学校。然而英国政府对把英国孩

* 注：黄油不直接吃，而是用来做酥油，用于烹饪食物。

子送往地球另一边，跟随一名灵性导师学习持悲观态度，未予放行，这让巴巴甚为不悦。

在英国逗留期间，鲁斯特姆接触到梅瑞迪施·斯达，巴巴与西方的首个“链接”，这才是他此行的真正原因，而鲁斯特姆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英国男孩没有成行，而是梅瑞迪施本人前来印度面见巴巴。

托卡风景如画，巴巴不知何故却对这个新选的地点不满意，说托卡环境宜人，但在这里“他内心不快乐”。而且男满德里和埃舍男孩的态度也不尽如人意。“当满德里和孩子们无视我的希望，留在这里有什么用？”6 月 19 日他说，“当我不得不纵容所有人，满足他们的心血来潮，为了让他们履行职责，不得不安抚每个人，我怎么能开心呢？”

当天，巴巴在他的座位附近搭了个秋千，自己坐上去前后摇荡。大家注意到，自从迁到托卡，巴巴的情绪也摇摆不定，今天和蔼可亲，明天又批评挑剔。

日间，巴巴常到女子的院落。他一来，女子们都围拢过来。他走后，大家都赶紧回去工作。他一般也会来她们的住处用餐，但过了一阵子，他就不再来了。“有一段时间，巴巴根本不来我们的院子。”美婼回忆说。

事实上，巴巴于 6 月 22 日当天进入桌屋闭关，未事先通知任何人。巴巴的缺席又一次激起小蔻诗德的头脑风暴：“我们所有人都应保持沉默，直到巴巴同意来看我们！”

大家都听从，除了馥芮妮，或其他传达她们的需求的人。巴巴听说她们的滑稽举动，遣顾麦带来他书写的石板，叫她们不可保持沉默，除非他命令她们这样做。

男满德里之间对于谁在破坏谁的工作争吵不断，而他们专注巴巴的这个关键职责却遭忽视。6 月 24 日，巴巴像往常一样早起，却发现没人照应，为此极其不悦。他警告他们：“我完全受够了，厌倦至极。总有一天我会独自离开，谁都不会再见到我的肉身。把这个记下来。”

他还批评了女子们，有一次他半夜要吃的，却什么都没准备；女子们以为巴巴不要了，便把给他预备的食物吃掉。

6 月 30 日，梅瑞迪施·斯达和未婚妻玛格丽特，以及未婚妻之妹艾丝特·罗

斯抵达托卡，给他们分配了专用房间，里面摆放着真正的家具。托卡的田园风光令西方人惬意，但东方女子又多了一组需要另行安排的饮食，因为西方人也有特殊的菜谱：梅瑞迪施坚持要玛格丽特和艾丝特吃生洋葱，而他自己则需要大量的柑橘类水果。

梅瑞迪施自幼就对灵性和东方哲学感兴趣，一直在寻找一位在世的灵性导师；他来印度之前将所有财产变卖，希望能和巴巴永久生活在一起。

巴巴告诉他："我在全世界显现的时间已近。你将在我的宇宙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还说："我将通过你在西方做工作。你将直接为我工作。我把你吸引至此，将使你今生完美。"

实际上，美赫巴巴在西方的大部分工作，将由女子来完成，最先到巴巴这里的两个西方女子为玛格丽特和艾丝特。在托卡，她们有自己的小屋，东方女子感觉与这些新来的巴巴爱者相当投契，不过她们同西方女子交谈不多。只有馥芮妮和美婼能说流利的英语，她们也确实对西方女子讲了一点儿关于巴巴的事。

小蔻诗德的脚踏风琴也从美拉巴德带来，放在她们的竹席院子里。西方女子参观女满德里的住处，艾丝特会弹钢琴，问可否弹弹风琴。艾丝特演奏时，玛格丽特唱赞美诗。两人都有灵性倾向，女子们注意到西方人在进她们的房间之前，总是恭恭敬敬地脱掉凉鞋。

女满德里对这些埃舍新来的同伴甚感亲切融洽，不过西方人的到来着实令当地人印象深刻，他们对三个英国人移居印度、加入灵性埃舍大为惊奇。阿美纳伽的税收官（地区专员）甚至专程前来拜访。

在托卡，通常由顾麦给巴巴梳发，但因女子众多，巴巴提议以抽签的方式给别人一次机会。馥芮妮、琵拉麦和苏娜玛西都得到给巴巴梳发的优待，但渐渐地，这个职责再一次只为美婼所专有。

她们在托卡洗澡用的井水相当硬，巴巴仍来女子的住处洗浴。女子的房间由竹席搭建，墙上有缝隙。为了不让巴巴在洗澡时受风，她们在洗浴的地方挂了一张旧布单，像帘帐一样。巴巴洗浴洗头后，美婼为他擦干湿发并梳理。他离开后，其他女子把积聚到地上排水沟里的巴巴头发捡起来，拿给美婼看。

“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些头发，”美婼说，“但巴巴的头发掉得这么快，我们很难过。”

有一次，苏娜玛西不慎将巴巴的饮水壶打翻。大家担心要是巴巴夜里要水喝，该怎么办，就像他有一次要食物那样。为他备水是美婼的任务，但巴巴发现此事后对她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一行为将在全世界产生反应。”

巴巴在托卡大部分时间仍放在埃舍男孩们身上，巴巴来女子住所时，男孩们经常尾随在后。他们一刻也不想错过他的陪伴，但女子们也渴望得到巴巴的关注。为了决定如何在女子和男孩之间分配时间，巴巴提议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巴巴站在中间，男孩站一边，女孩站另一边。“使劲拉，”他说，“让我们看看谁更有力——谁更爱我！”

两边分别握住巴巴的手腕，用全力拉。女孩们赢了，当天巴巴额外花时间与她们相伴。

巴巴常带男孩们泛舟河上，有一天他还带女子们坐船到对岸。除了这唯一外出的一次，女子们从未离开过她们的住处。院子的后面有一棵大树。有一次，一名工人把梯子忘在树旁。一个女孩爬上梯子，越过竹席围墙眺望。她望见巴巴和埃舍男孩们在田野里，每个人都想亲眼瞧瞧。

“快下来！“她们喊道，“让我们看看。”每个人都轮流爬了上去。

“我们都过了一把偷看巴巴的瘾，”美婼说，“巴巴浑然不觉。”

其他时候，她们爬上大储物箱顶，这样可以越过竹席篱障，观看巴巴和孩子们一起或走或坐——他和男孩们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

与此同时，有关巴巴的学校（以及他对女子们的行为），针对巴巴的恶毒谎言和谣言肆意传扬，有些家长甚至让自己的儿子退学。巴巴对这样的诽谤向来漠不关心，但 7 月 23 日，又有父母来接孩子回家，巴巴宣布最好关闭男孩埃舍。孩子们的不合作行为令他不悦，天气也变得潮湿而沉闷。

其他留在托卡者也出现一些变化: 阿伽阿里又被父亲强行退学, 带去孟买;

9 月 2 日，琵拉麦、小蔻诗德和父母也动身前往孟买。*

9 月 8 日，庆祝奎师那的生日。印度教徒传统上在这一天去寺庙，用鲜花装饰一个木制的小摇篮，在里面放一张奎师那的画像。和耶稣一样，奎师那也在午夜出生，信徒们在奎师那生日的这个时辰摇摇篮，唱奎师那摇篮曲。

女子们没做玩具大小的摇篮，而是决定做一个足够巴巴坐进去的大摇篮。她们分别用绳子系住床单的四角，像吊床一样悬在房椽上，用鲜花装饰一新。她们总不能在半夜里摇巴巴，故决定换在中午，在巴巴去男孩那里之前在摇篮里摇他。

当天 11 点半，巴巴午饭时间迟来了一会儿。他告诉她们，为纪念奎师那的生日，村民们用躺椅抬着他游行。他们热情地把他上下抛扔，巴巴说：“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回受摇荡的。我只能拼命地抓牢！”

和往常一样，巴巴在女子宿舍洗浴，她们给他戴上花环，祝他生日快乐。而后她们说：“巴巴，我们为您做了一个摇篮。”一边骄傲地向他展示她们的手艺。

为取悦他的挤奶女们，巴巴同意一坐。女子们扶着“摇篮”，巴巴坐进去。巴巴穿着白袍，长发披肩，美婼仍然记得他容光焕发的模样。

摇篮很低，但巴巴的腿没悬在外面。女子们轻柔地来回摇着摇篮，小蔻诗德等嗓音悦耳者唱着摇篮曲。但不等这首歌结束，那条已经相当旧的床单（她们仅有的那种）渐渐从中间开裂。可怜的巴巴开始慢慢下陷。

“怎么回事？”他面带困惑的表情问道。

一只脚陷在洞里，另一只脚在外面的巴巴，在女子们帮助下跨步出来。“巴巴及时伸出腿撑住，没从中间掉下去，”美婼说，“我们都大笑。巴巴希望气氛轻松愉快，他也觉得很有趣。他喜欢看到这样的趣事发生。”

“这是种新式摇篮！”巴巴打趣道，然后分发帕萨德。有些人吻他的手，有人向他顶礼。巴巴心情甚佳，他想让埃舍的男孩们高兴，故同意他们的请求，当天让女子们把他打扮成奎师那，并给他拍照。他佩戴仿制金珠、珍珠等

---

* 注：蔻诗德和苏娜玛西几天后返回，而后又离开了两个月，于 11 月 17 日返回。

人造珠宝，头戴一顶王冠（这顶王冠是蔻诗德从孟买带来的现成的王冠），女子们在他腰间围了蔻诗德的一件粉红纱丽，作为缠腰布。装扮完毕，巴巴过去男孩们那里。

拉姆玖的姊妹阿米娜·伽斐尔和女子们住在托卡。见巴巴打扮成奎师那，她欢喜赞叹，生出为巴巴穿扮传统穆斯林冠巾和长袍之念。几年后，她去麦加朝圣，带回这样一套阿拉伯服饰。巴巴同意穿，穿上后拍了照（但美婼从没见巴巴穿过）。巴巴还允许男孩们把他装扮成主罗摩、农夫和国王，而且因为他告诉孩子们，有一天他会去英国，甚至还穿了一套西装。*

然而，村民们在奎师那生日当天用躺椅抛举巴巴，以及后来坐埃舍男孩拉的人力车在路上的颠簸，导致巴巴胃痛，他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但几天后，当托卡当地首领来见巴巴，为他们的庄稼求雨时，巴巴慷慨给予。瓢泼大雨下了四天。

第一天晚上，天下起雨的时候，女子们已经上床睡觉。她们劳累不堪，懒得起床去看雨下得有多大。她们宿舍前面的空地被水淹没，房间地基和地面平齐，水灌进室内，她们铺在地板上的被褥被水浸湿。

女子们跳起来，迅速将铺盖搬到箱子上。她们撩起裙子，跑前跑后，用桶、杯和罐子把水舀出去。倾盆大雨之中，巴巴打着伞来到她们的房间，指着外面的泥浆，建议道："多弄些泥土，像水坝一样把门口围住。"

两个女孩出去挖泥，筑了一个一英尺高的小水坝，将水挡住。其余人继续把积水往外舀。等到地面差不多干了，巴巴说："现在大家都去休息吧。水进不来了。"

"巴巴看到我们安顿妥当才离去。"美婼说，"幸好竹席屋顶没有漏水。"

但这只是第一晚，随着史无前例的降雨持续，附近的普拉瓦拉河开始泛滥。村民们再次前来，寻求巴巴的干预，拯救他们的小镇。"巴巴随他们前往河边，把脚浸到河里，大水退去。"

在馥芮妮的记忆中，托卡条件艰苦，大家异常辛劳。"雨水频多，没有合适的住房。一天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

---

* 注：美婼也没见过巴巴穿这套西装。

多雨而潮湿的天气持续着，教导或照顾男孩们变得困难不便，巴巴的情绪仍然糟糕。11 月 18 日，巴巴对修爱院男孩们的密集工作完成，他承诺将把他们置于道路上。随着冬天的临近，天气的变化致使人人生病。巴巴决定把埃舍迁回美拉巴德，将所有男孩（和其他人）遣送回家，除了少数几个被选者。

在托卡居留半年后，巴巴和一些女子于 11 月 29 日乘大阿迪的车离开。须先乘渡船过河，为了方便巴巴，司机把车停在了岸边。由于最近的暴雨和洪水，车轮深陷泥中。前来跟巴巴告别的村民们，主动提出把他们的公牛牵来拉车。然而动用六对公牛牵拉，车子都纹丝不动。

巴巴叫阿冉岗的马如提·帕特尔套上他的两头公牛，然后巴巴亲自上阵，用手拍拍牛屁股。接下来这两头公牛成功地将车拖出，做到了之前 12 头牛都做不到的事。

“毫无疑问，巴巴拍打牛，给了它们额外的能量！”美婼说。

巴巴将两头公牛带到美拉巴德，它们死去时，他亲自选择地点将它们安葬。

巴巴回到美拉巴德后，梅瑞迪施、玛格丽特和艾丝特住入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此地是萨达家族（埃瑞奇的亲戚）的居住地，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接着被遣回英国。

由 K·J·达斯托出版的《美赫讯息》杂志就是在这个期间创办的。巴巴指出该杂志只谈灵性问题，与社会和政治无涉。与这项工作起步的同时，伊朗尼上校继续自己的宣传活动，在媒体上攻击巴巴。12 月 28 日，大阿迪向巴巴报告，伊朗尼上校预计来访。

巴巴说朵拉特麦若想见他，可以见，否则应该拒绝。“但我们这边不可冒犯他，以免给他任何口实。若其他人来，如收税官或地区警察局长，可以带他们参观，但上校则不必。他应该站在外面。他若拒绝，就以非法入侵罪加以阻止。”

上校始终没有露面，但半年后他确实来到美拉巴德。而那时女子们已迁到纳西科，安全避开他的干扰。

在此期间，六名女满德里——朵拉特麦、苏娜玛西、美婼、（小）蔻诗德、娜佳和瓦露——再次住入邮局。巴巴和埃舍男孩们住山上，过不多日，巴巴传

来话说，他要在下美拉巴德同女子们一道用餐，埃舍男孩们被遣送回家。

巴巴宣布，他将于明年 1 月带一些男子踏上“徒步之旅”，他通知女子们，因为美拉巴德不再留人，她们将迁往纳西科。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带三个孩子已搬到那里，巴巴指示鲁斯特姆为女满德里安排独立的住处。因此 1929 年 1 月 13 日，女子们随马萨吉前往纳西科。

接下来若干年间，美赫巴巴的足迹踏遍印度国内外。女子们见他的机会稀有难得，有时几个月见不到一面。

第二部

挤奶女

1935 年，摄于纳西科
小蔻诗德、馥芮妮、顾麦、瓦露、娜佳、美婼
坐着：玛妮、苏娜玛西
朵丽拍摄（很可能是）——玛妮收藏

22 鸽屋

1929 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西科镇，是最受孟买居民喜爱的度假胜地；这里气候宜人，还因地处神圣的戈达里河岸，被视作印度教圣地。

数百个婆罗门祭司家庭居住于此，关于他们，巴巴曾经说过：“纳西科作为朝圣之地，每天有成千上万萨度前来。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婆罗门，他们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圣地深感自豪。认为自己在纳西科出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纳西科人如今有了另一个为自己的出生地感到自豪的理由，因为在这里，当代阿瓦塔的女满德里生活了五年之久——是除了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居住时间最长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六名女子在高莱家的房子——一座刷成白色、名叫“鸽屋”（卡布塔·堪纳）的小房子里严格隐居。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孩子们住这处院子里的一座房子，房子分为两半，另一半由婆罗门女房东及其家人住用。隔壁是鲁斯特姆拥有的萨若希汽修厂，后来许多男满德里都在此居住和工作。

鸽屋有两间打造优良的房间，带浴室，外加一个与主屋分开的厨房。朵拉特麦是个出色的厨师，她与娜佳为女子们和鲁斯特姆的家人做饭。

虽然女子们已离美拉巴德，置身城市环境当中，但这并不妨碍她们隐居：她们足不出户，只在穿过一片芒果林上厕所时才离开房子。马萨吉负责女子们的日常采购，照看她们的需要，在院里一个小房间居住。

“巴巴在纳西科跟我们相伴不多，”美婼回忆说。事实上，迁到纳西科后，她们直到两个月后才见到巴巴。他于 1929 年 3 月 30 日来到纳西科，只待了两天。三周后，4 月 22 日，他又来住了几日；之后直到 5 月 9 日，他在去瑞希克什之前，来向她们告别。

一个月后，巴巴从北印度回到纳西科，同女子们度过两日。在到纳西科之前，巴巴通常会发一份电报，说他会在某日某时，带“五六个人”来。朵拉

特麦、美婼和娜佳提前做好够这么多人食用的豆糊和一道蔬菜。然而有一次，巴巴致电说他上午 11 点来，结果 10 点半就到了。传话到“内部”给朵拉特麦，说他带了十多个人来。

巴巴到她们的住处时，朵拉特麦引用古吉拉特俗语说道：“村里的帕蒂尔（村长）对妻子说，有三位客人要来吃饭，结果来了 13 位。所以亲爱的，往豆糊里多加点儿水就成！”

巴巴大笑，已来不及另做饭，她们只得将就着办。她们从煮熟的豆糊中盛出巴巴的一份，在剩下的豆糊里加水。里面放一点黄油和盐调味，使它变得美味可口——这还能把豆糊掺水变稀薄的实情遮掩过去。

当时来纳西科的访客中有顾麦和女儿朵丽，她们住了几日，于 6 月 22 日返回阿美纳伽。巴巴叫朵丽留在库希如大院，和兄长大阿迪一起去美拉巴德见他。后来，朵丽获准到纳西科重新加入女子组，顾麦则来去不定。

6 月底，巴巴回到纳西科，逗留两天。7 月 10 日，他又回来，带女子去城外的潘杜雷纳石窟。（此次出行是一次难得的优待，自从 1 月份迁居纳西科，她们从未外出过，甚至不在院子里散步。）巴巴还通知她们，他即将乘巴士前往克什米尔。*

同男满德里乘巴士旅行属于另外的主题，其意义在后来的年间才得以突显。巴巴指示按他的要求造一辆巴士。他说：“如你们所知，我的一切行动，特别是这样的旅行，都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旅行可比作国王亲自视察邦国，看看他在各地的工作进展如何。”

与此同时，巴巴吩咐女子们，等他回来，给他上演一部剧，这是她们未来几年打发时间的另一项活动。剧中常常折射出巴巴时下关心的问题。对这第一部剧，巴巴口授剧本，还为女子们挑选了歌曲。

“非常活泼有趣，”美婼回忆说，“并非严肃的基调。”

这部戏是讲奎师那、拉妲和挤奶女的。在戏中，奎师那途中拦住正要去卖牛奶的挤奶女们，他从树后跳出，拽她们的纱丽，不让她们走。挤奶女不知

---

* 注：潘杜雷纳石窟是古老的佛教石窟群，被切凿成一座山丘，可俯瞰城市，其中一些石窟有石雕佛像。巴巴指出，其他大师和弟子也曾到过这里。

他是阿瓦塔，责问道：“你是谁，干吗打扰我们？”

“我想要牛奶和凝乳。”奎师那说，让她们给他一些。巴巴解释说，奎师那这样做是为了让挤奶女们有机会服务阿瓦塔，结果她们成了他的弟子。

因为嗓音好，（当时来访的）玛妮扮演奎师那，蔻诗德扮拉妲。美婼说：“那个时候，蔻诗德苗条漂亮。”她还记得剧中女孩们都戴着优雅的围巾，但不记得自己演了什么角色。

8 月 26 日从克什米尔回来后，巴巴观看了演出。他只在纳西科逗留两天就去了美拉巴德。这一次，他给女子们另一部剧的主题，是关于真假萨度的题材。

琵拉麦也在，她扮假萨度，顾麦扮演真萨度。美婼、蔻诗德，也许还有玛妮扮演顾麦的诸位弟子。娜佳、大蔻诗德和馥芮妮是假萨度的追随者。巴巴授述整个故事梗概，具体情节由她们自己填充。

巴巴正在计划赴波斯的长旅，将由一些男子伴随。9 月 16 日，他来到纳西科观看这部剧，并与美婼和其他女子道别，只待了一天就返回孟买，去处理棘手的旅行手续问题。巴巴自 1927 年便停止了书写，而没有他的签名，英国人不愿给他签发去波斯的签证，即使有他的指纹。因此巴巴称自己是波斯公民，使用波斯护照旅行。

远行两个月后，巴巴于 11 月 16 日从波斯返回纳西科。这次他希望在纳西科逗留一段时间，那时房子容易租到，一处被租下来给巴巴。房子叫盖亚斯之家，它新颖坚固，宽敞干净，有一个精心料理的花园和一扇私人大门。巴巴住楼上宽敞的大厅。

朵拉特麦和顾麦每日都来探望，照看他的个人需要。美婼当时 23 岁，仍然年轻，而且巴巴身边总有男子，因此除非受召，否则她不来这所房子；长辈们（朵拉特麦、顾麦和苏娜玛西）以及馥芮妮（已婚）则来得较为频繁。美婼记得，从鸽屋到盖亚斯之家，沿河边要走很长一段路。

大概这个期间，有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到伊加特普里观光，此处是纳西科附近的一个山间驻地，他们在政府招待所住了几天。巴巴频繁外出期间，她们一直“关”在鸽屋，所以这是一次愉快的假期。除了长住埃舍的六名女子，另有九名女子参加了这次出游，其中包括玛妮、朵丽和馥芮妮。

每天早上，巴巴带女子们一起去不远处爬山。美婼在攀爬陡坡时，尤其是在陡峭的山崖上感到害怕。她说：“巴巴，我做不到。我恐高。”巴巴拉着她的手，慢慢地引领她，叫她不要往下看，直到他们走过最陡峭之处。

在伊加特普里，一天女子们围坐在巴巴身边，为了娱乐，他说：“我有个主意，保管新颖。”他从一个男满德里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白色香烟，放进嘴里，点着。他吸了一口，将烟吐出。“现在你们都来试试，轮流来。尝尝是何滋味。”

他先把香烟递给美婼，美婼不知道怎么吸。她吸了一口，差点窒息，呛咳得直喘气。“给下一位。”巴巴笑着说。

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被烟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看她们这般困窘的模样，巴巴很享受。

这是美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吸烟，但她喜欢那种味道。“如果有人在我身边抽雪茄或香烟，我会喜欢那种香味，”美婼有一次说，“我喜欢烟草的味道，但不喜欢人们嚼烟的气味。”*

在盖亚斯之家，根据巴巴要求的规格，建造了一个类似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使用的笼子。由竹竿制成，置于楼上大房间的一角。1930 年 1 月 9 日，巴巴在这个笼子里闭关，他说非物质领域的某些工作促使他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空间。

他待在笼中的 22 天里，女子们只探望过他一次。她们到后，上楼跟巴巴谈了半个小时。她们没有走近笼子，而是从远处达善，双手合十并离开。

1 月 30 日，巴巴结束闭关，到访女子们的住处，接着去了阿美纳伽。次日，在美拉巴德，尽管他把女子和一些男子已转移到纳西科，但巴巴说：“将来，美拉巴德会像耶路撒冷一样。对我的灵性工作来说，这是最好的地方。它将永远是我的工作中心。”

巴巴于 2 月 1 日返回纳西科，但四天后，他再次进入闭关，直到 2 月 17 日他 36 岁的生日庆祝，才永久离开这个闭关地点。

* 注：后来，小蔻诗德新生活期间在孟买居住，她问巴巴可否吸烟，他说不可。

爱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其中一人邀请巴巴访问戈尔哈布尔。他接受邀请前往，但在回来的路上，满德里的车险些滑下悬崖。他们持巴巴的名，才避免了一场几乎致命的事故。

巴巴说：“跟我一起旅行会备尝艰辛。我在旅途中施加的困扰更大，而我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4 月 2 日，在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之前，巴巴指示女子们，以及鲁斯特姆、馥芮妮和他们的孩子们，迁离婆罗门女子的房子，住进盖亚斯之家。馥芮妮一家住楼上，美婼、蔻诗德和娜佳住在楼下。整幢房子不设家具，但女子们住着大卧室，舒适安逸。楼上的房间同样宽敞，还有一个宽大的阳台。

从美拉巴德，巴巴前往（马哈巴里什沃附近的）盘奇伽尼，在那里，他在山的一侧建了个洞穴，来做他的“闭关工作”，他说这一次与印度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有关。5 月 15 日，巴巴在虎谷山洞闭关。

巴巴前去盘奇伽尼，美婼的心也跟了去。“酷暑炎夏，巴巴在山洞里闭关，该是什么滋味？”她若有所思地说。

由于当地人蜂拥前来山洞求达善，且每晚下大雨，所以 5 月 26 日，巴巴离开山洞前往美拉巴德，在那里再次静坐闭关。他还牙痛，在此期间拔了几颗牙。

第二天，馥芮妮给巴巴写信道：“美婼想知道您是否愿意用杏仁油抹发，她这里有杏仁油（她可以寄给您），您若在暑热天用它，她会很高兴。”

与此同时，卡拉奇的琵拉麦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直在孟买的）苏娜玛西，来盖亚斯之家和女子们同住，所以屋子里住满了人。朵拉特麦、琵拉麦和娜佳为女子们做饭，馥芮妮一家人则独享餐厅，分开用餐。女子们被告知不得与鲁斯特姆，或者任何到他家里的客人交往。

美婼和姐姐的孩子们并不特别亲近，虽然她和当时大约三岁的外甥女美茹聊天和玩耍。“我和我姐姐一家有点疏远。我不进他们家，因为她丈夫在那里。巴巴确保我们在纳西科保持和美拉巴德一样的灵性氛围。”

但她们也有自己的客人，比如巴巴的妹妹玛妮，她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来。11 岁的玛妮已经是个出色的模仿者。她有一段鲁斯特姆特别喜欢的滑稽戏码，她装扮得像一位年长的伊朗妇女，身穿短衫和纱丽，模仿旧式波斯唱法（玛妮

为了增加效果，还在鼻烟壶里蘸一下，然后假装吸一些）。玛妮演得格外逗趣，鲁斯特姆反复请她为他的朋友们表演。

鲁斯特姆喜欢音乐，但唱歌跑调。他写了一首巴巴歌曲，名叫《美赫拉吉》（美赫主宰）。他请颇具音乐天赋的玛妮，为它配上曲调，在巴巴面前演唱。*

从盖亚斯之家，女子们可以看到河流，她们有时去那里散步，不像在鸽屋时那样隐居。巴巴还允许她们偶尔外出，而且，由于纳西科是葡萄种植中心，鲁斯特姆还带女子们乘巴士去附近的葡萄园观光。

巴巴已有两个多月没来纳西科，6 月 12 日，在去克什米尔前，他只来了一天。他与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会面，大概就是这次，他叫朵拉特麦与馥芮妮一起生活，帮她照顾孩子。另一个女儿娜格丝（娜谷）已经出生。美婼说：“馥芮妮现在有很多孩子，都很淘气。”

如同古斯塔吉，巴巴也令朵拉特麦保持静默，这一命令终生未予解除。她照常购物，用石板进行交流。刚开始沉默那会儿，玛妮同她说话，问那天午饭吃什么。朵拉特麦失误，张口说出比如“米饭”这类词。这次失误后，接下来的 22 年，她保持绝对沉默，直到 1952 年去世。†

鲁斯特姆曾和巴巴谈过他的一个想法，他想拍一部描绘灵性主题的电影，将巴巴的教诲传播到全世界。巴巴喜欢这个主意；但没有拍摄电影，而是在 6 月，一个名为圈子影院的电影院开始投入建设，将由鲁斯特姆所有，而由满德里经营。

禅吉的兄长，孟买工程师纳罗吉·达达禅吉，承接剧院的建造。因监管工程需要，他开始往返于孟买和纳西科，他还常带妻子巴查麦及三个年少的女儿阿娜瓦丝、罗妲（米斯特丽）和娜格丝过来——只要她们有假期。她们拜访女满德里，如果巴巴在那里，就达善巴巴。阿娜瓦丝八岁时在邮局见过女子们，但她已经不记得了。她对美婼的最初记忆是 12 岁时在纳西科的那段时间。

阿娜瓦丝和母亲、妹妹们被带到女子住处，迎接她们的第一个人是美婼。

---

* 注：这首歌如今被称为《美赫拉吉阿提》。

† 注：美茹说，在朵拉特麦下葬前几日，巴巴允许她打破沉默，但美婼不知道此事。

“美婼穿着很简朴。她把我们领进她们的房间，给我们看巴巴写的一首歌或一首诗，她念出来，然后加以解释。我们之间的感觉那么温柔。在我的记忆中，她是如此特别，尽管当时我对她的地位一无所知。她是那么年轻而美丽。这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鲜活，即使到今天。”

访问克什米尔之后，7 月 14 日，巴巴经由美拉巴德回到纳西科。“他工作后状态不太好，”美婼回忆说，“我们有一个月没见过他了。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着跟男子们谈话。顾麦和苏娜玛西多半会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只有巴巴叫我们，我们才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主动去。”

为了换换环境，8 月 20 日，巴巴带阿伽·阿里离开纳西科，前往加尔各答观光。他还在那格浦尔联系了杰萨瓦拉一家和他们年少的儿子埃瑞奇。六周后回到纳西科，他指示女子们搬回婆罗门的房子，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家人则继续住盖亚斯之家。

这次，女子们没有住鸽屋，而是住鲁斯特姆一家腾出的主房。房子另一半仍是女房主占用。女子住的部分有三个房间，这里也没有家具，只在宽阔的阳台上摆着几张长凳和几把椅子。在前面的一间大卧室里，女子们睡在地毯上铺的床垫上。早上，铺盖卷起，堆放在一个角落。窗上挂着珠帘，让微风吹进来。后阳台用竹席围起，用作储藏室，存放行李，厨房旁还有一间储藏室，与房子独立分开。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女子们在这里过着严格而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从主房去厨房或上厕所，她们日日夜夜足不出户。虽然房前有个花园，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但她们从不冒险去那里，因为附近有一条大路。

“那个时候，我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美婼说，“我们的铺盖卷用麻袋包着。我们整个上午都在厨房忙碌。”

女子们还必须始终把自己遮盖好。“这是为了考验我们。有些困难是强加的，这样（跟巴巴一起生活）很不易。巴巴会让我们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改善条件，就像在美拉巴德有羽毛球和板球运动一样，一张乒乓球桌被送来，放在房里。巴巴叫她们每天打半个小时。

巴巴还让拉姆玖及其家人搬到鸽屋居住，这给了女子们一些陪伴。女子

们从未见过拉姆玖，但当巴巴不在时，他的妻子卡提佳、他们的幼子阿里以及卡缇佳的妹妹哈佳，会在晚间拜访女子们，一起谈巴巴或唱歌。哈佳还帮忙做饭。

她们还有其他的客人，如迪娜·塔拉提、卡克·萨赫伯的妻子朱拉拜和希芮茵麦，希芮茵麦看了一眼小阿里·拉姆玖明亮的绿色眼睛，说："这孩子的眼睛像猫！"

10 月 1 日，巴巴回到纳西科，只停留四天，再次离开。事实上，接下来的六个月期间，美赫巴巴不间歇旅行，每隔几周来一次纳西科，每次只待一天。

因女子的住处没有地方让巴巴过夜，他到馥芮妮的家人住的盖亚斯之家住宿，但他在女子的住处吃饭和洗浴。他通常上午 11 点前到达。美婼把巴巴的箱子和东西都准备好，他洗浴时，把他的毛巾、肥皂和衣服放在浴室里。在楼下阳台，女孩们将一个薄垫铺在地毯上为他设了个座位，由于没有桌子，他也在这里吃饭；娜佳做饭，美婼协助。

女子们坐在矮凳上，盘子放在腿上，或者坐在地板上。她们给巴巴按摩脚。下午或晚上，巴巴回馥芮妮家和男满德里在一起。

美茹仍记得妈妈带她去女子住处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去见她们。多年后我仍能记起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即使我已有些年没见她们。"

美茹小时候，有一次她问巴巴，他何时会开口说话，随后说道："您知道，巴巴，我从没听过您说话。"巴巴承诺将很快打破沉默，美茹信以为真。一年过去了，沉默没有打破，她再次问询。巴巴又一次成功让她相信，他会在第二年开言。

巴巴常和馥芮妮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特别关注法鲁、美茹和娜谷，他们注定要和他一起度过以后的岁月。其中一个游戏叫做"蕾切尔和雅各布"。在一个圈子里，两名玩家蒙住眼睛，雅各布一边呼叫蕾切尔，一边听她的回应，设法抓住她，同时圈里的其他人从各个方向呼叫。两个玩家兜圈跑，一个规避对方，一个又试图抓到对方，巴巴和美婼一旁观看，鼓掌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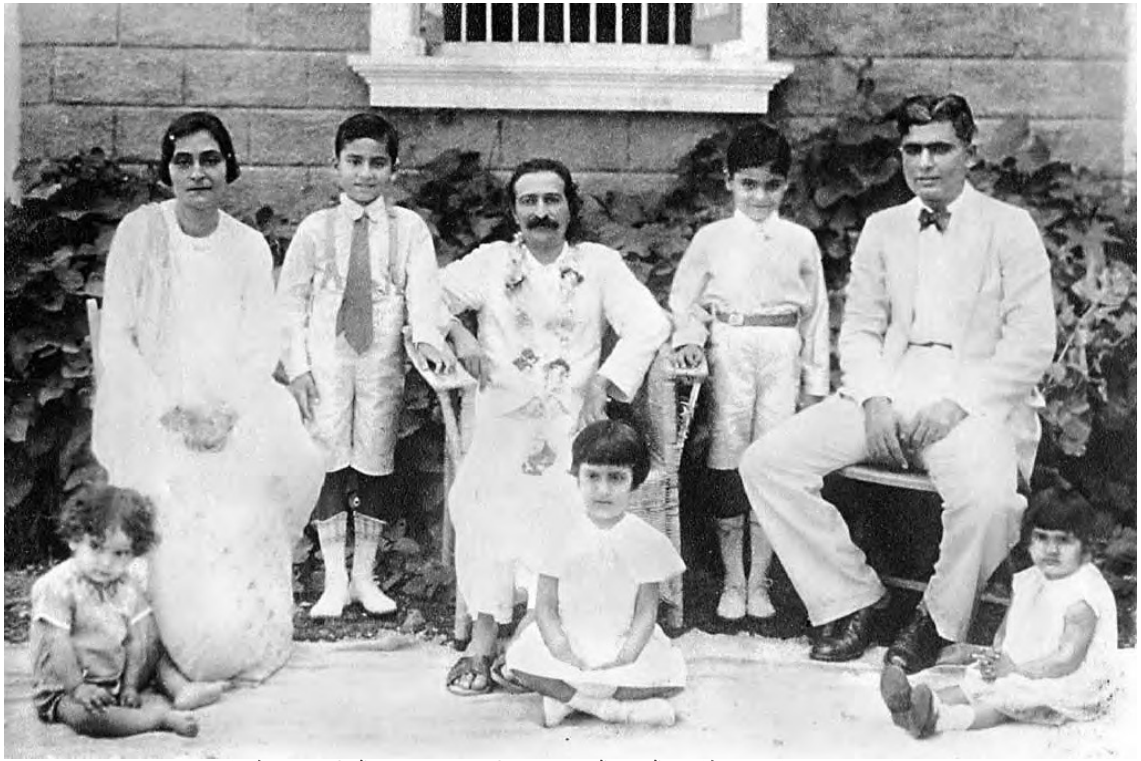
一个长相奇特的男孩时而来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家，巴巴透露，这个男孩前世是个瑜伽士。男孩穿衬衫，裹着腰布，腰间挂着个小袋，里面装着几条无毒蛇。他在院子里把蛇放开，然后用手指塞住耳朵，召唤蛇回来，又将蛇放回

袋里。美茹和兄弟姐妹都被迷住了。

巴巴指示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男孩想吃什么，就给他，但他只吃水果。有时他会要钱，馥芮妮知道他不是为自己，而是给其他男孩（他们向他要钱，租自行车）。

男孩自己则对镜子着迷，他盯着镜子，用手指堵住耳朵，发出奇怪的声音。

顾麦和儿媳馥芮妮
1930 年代初，于阿美纳伽
P. A. 努尔苏拍摄



贝拉姆、馥芮妮、美鲁、巴巴、美茹、法鲁、鲁斯特姆和娜谷·伊朗尼

1930 年代初，于纳西科

V. G. 库尔卡尼拍摄

1934 年 7 月，摄于马赛
拉诺或伊丽莎白拍摄

23 去西方

一天，美婼觉得异常冷，浑身发抖。之后，每隔一天的同一时间，她就发高烧。美婼患了疟疾。她们不可叫医生，不过美婼定期服用奎宁，这有助于控制体温。有人建议多喝牛奶，但美婼并不喜欢。

巴巴当时不在纳西科，他回来时，得知美婼生病，其他人没有感染。他拿来奎宁，又给了她两片药，让她喝了一些掺苏打水的牛奶。那天美婼发烧，她在巴巴到来前十分钟服了一剂奎宁。

奎宁不能大剂量服用，很快美婼开始耳鸣。巴巴责备其他人："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已经服过药了？"烧退了，但奎宁仍在她的脑子里闹腾。巴巴俯下身，用汤勺给美婼喂了几勺橙汁。第二天，美婼感觉好许多，巴巴因工作再次出门。但这天过后，她又发烧了。*

巴巴年迈的父亲希瑞亚吉也生了病。希芮茵麦希望他换换环境，便将他带到纳西科，和女子们住了几个星期。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擅长护理，希芮茵麦知道在她的照顾下，希瑞亚吉会很快康复。苏娜玛西的床放在希瑞亚吉的房间内，方便照料。†

身体虚弱的希瑞亚吉，每天早上坐在阳台靠栏杆的一个角落里。女孩们去厨房经过时向他点头致意。希瑞亚吉知道美婼身体不适：从他在阳台上所处的位置，蔻诗德和娜佳从美婼的房间匆忙进出的情形一目了然。

她们对他说："美婼发烧了，烧退不了。今天体温很高。"

希瑞亚吉回答说："如果允许我进去，我可以把她的体温降下来。"

她们说他不能接近美婼的床，希瑞亚吉说："我不碰触她，也不靠近她的床。

---

* 注：有人甚至在正常剂量下也会对奎宁产生严重的反应，而一次大剂量的奎宁可能致命。

† 注：馥芮妮送给女子们一个三层床，她的孩子们曾用过。苏娜玛西睡底层，如果玛妮来访，她喜欢爬到顶层的铺位上睡，中间的床铺用来存放东西。

我知道一种卡拉姆（祈祷文），能让人退烧。我可以进去念诵吗？”

她们同意，把他领进去。美婼眼睛闭合，半昏迷状态躺着。希瑞亚吉站在那里，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混合的语言，轻声念了一段祷文，特别用于退烧和身体康宁。念完后他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美婼的额头敷了冷毛巾。祈祷词只有四行，只用几分钟就念完，但希瑞亚吉念诵时充满炽热的信念和爱，当晚美婼的高烧就完全消退。第二天没有反复。事实上，高烧再未复发，美婼痊愈了。得知事情的经过，巴巴很高兴。

“从那以后，”美婼说，“我不仅没犯过疟疾，任何类型的高烧或重病都没再患过。”

希瑞亚吉解释说，是琐罗亚斯德给了这些特殊的祷文。希瑞亚吉知道的另一个祷文，是针对鬼魂或闹鬼的地方，如若念诵，可以保护一个人不受这些鬼魂的侵害。“如果有鬼，就两手攥拳，念这个卡拉姆，”他对女孩们说，“这个地方就不再闹鬼了。”*

美婼希望记住希瑞亚吉给的祷文，希瑞亚吉便向某人口述，后者记录下来。希瑞亚吉说，只有用干净的手才能接触写有祈祷文的纸，而且要想祈祷有效，女子不能在经期持诵。“念诵卡拉姆者必须有信心，全心全意地向神祈祷，才能生效。”

有一段时间，美婼每天洗浴后都念诵该祷文。她把祷文背了下来，但后来就忘记了。有很多年，她把那张纸保存在橱柜里，后来遗失不见。

在纳西科，希瑞亚吉有时会给女子们讲故事，比如下面这个他流浪时期的故事：有一次，希瑞亚吉过河进入一片森林。天色太黑，他无法前行，便扎营过夜。半夜里，他听到一个声音。他一睁眼，只见黑暗中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对着他。那是一只老虎。希瑞亚吉盯着它，口念“耶兹单，耶兹单”。老虎一动不动与他对视。他们就这样面面相对一整晚。到了黎明时分，那只老虎莫名其妙转身，大摇大摆走了。

这给美婼留下深刻印象，从她父亲的经历中，她知道与老虎打交道有多

* 注：20 多年后，美婼还将她从 1952 年俄克拉何马州的车祸中的迅速康复，归功于希瑞亚吉的卡拉姆。

危险。“希瑞亚吉有何等的勇气、力量和决心啊！”美婼钦佩地说，“成为一名苦行僧，离开家园，在波斯与印度的丛林中流浪，乞讨食物，这需要真正的奉爱。虽然巴巴容易受寒感冒，但他的父亲体质强壮。”

玛妮回忆说，父亲总是挑选“有裂缝的鸡蛋，有斑点的苹果，烂熟的香蕉”，不声不响迅速放进自己的盘子里。玛妮孩提时，就注意到这种无私行为。

女子们在纳西科意外有了自己的水牛。若干年前有人欠苏娜玛西一笔钱，后者考虑到自己所有的财产现在都属于巴巴，就不断给这些人写信，要求还款。此人回信说，他们无力偿还现金，提出用一头品种优良的贾弗拉巴迪水牛抵债。经巴巴许可，苏娜玛西接受了。

“水牛很大，”美婼回忆说，“就像一头小象。它每天产 18 杯牛奶，所以我们能喝到新鲜牛奶，但我们不敢给它挤奶。”幸好阿冉岗村民瓦露和女子们在一起，她知道如何挤牛奶。水牛关在院边树下的棚里，瓦露喂它饲料，给它洗澡。雇了一个牧人帮她，因为水牛须牵到河边清洗。

玛妮也记得这头水牛：“我过去常坐在它的背上做作业。大家说：‘你干吗要坐在水牛上？你下来的时候，闻起来就像一头水牛！’我永远记得美婼说的话：‘玛妮想坐水牛身上，就让她坐吧。’在这类事情上，美婼特别为人着想。”美婼知道玛妮的感受，因为她在外婆家时，也喜欢骑水牛。

因此在纳西科，另一个主题日益突显——饲养宠物。

即使有这么多新鲜的牛奶，在纳西科，女子们却从未吃过黄油，虽然巴巴没说过不可以吃。巴巴的挤奶女把所有的黄油都留给了他。美婼解释说：“因为我们在美拉巴德不吃，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持那个原则。那时我们年轻，很天真。”*

“在家里，我喜欢吃黄油，我对它的喜爱胜过奶油。我从不喜欢吃奶油，尽管母亲会放粥里给我们吃。

“在纳西科，我们要熬大量的牛奶和奶油，奶油很稠。我们积攒起来，但从不吃。我使用脱脂牛奶，把乳酪搅制成黄油。黄油是给巴巴留的，我一口都没尝过，尽管看到那些可爱的鲜黄油我直流口水。

---

* 注：女子们离开纳西科时，水牛被带到美拉巴德。

“巴巴不会介意我吃一些，但那些日子，我们会因为用了给巴巴的东西感到内疚。我们将黄油做成酥油，用来烹饪我们的食物和巴巴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从市场上买食用油。”

在纳西科，女子们仍旧穿棉布纱丽，像在美拉巴德一样。她们穿长袖罩衫，不露手臂。她们的衣服没有一件是裁缝做的——她们有一台缝纫机，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所有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做，包括衬裙、罩衫等等。美婼说：“那时候我们年轻，没有漂亮、色彩鲜亮的衣裙穿，如今我们年纪大了，反而穿这些。真是讽刺。那时我们总是戴白头巾，穿朴素的纱丽。”

大蔻诗德也是纳西科的常客。在厨房做完份内之事后，比如剥洋葱和切洋葱，大蔻诗德会给每个人缝制衣物。她是急性子，问完每个人的要求，量好尺寸后，就立马动手缝制起来。玛妮回忆起嫂子所做的贡献：“大蔻诗德在纳西科做了很多工作。馥芮妮买来粗布料，我们用来做兰戈斯（穿在裙里当做内衣的宽松裤）。馥芮妮把长布匹裁开，由大蔻诗德缝纫。她辛苦工作几个小时，不是脚踏式缝纫机，而是老式的手动机器。没有桌子和椅子，她坐在矮凳上操作。”*

与此同时，1930 年 11 月 15 日，巴巴在美拉巴德的一个山洞里进入闭关，这个山洞是专门在山侧边为他挖的。巴巴授述了神名祷文：“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耶兹单，呼。”他命令在每天日落时分同他的阿提一起唱，直到他结束闭关。

在美拉巴德，他还首次接受西方记者保罗·布伦顿的采访，布伦顿住在水塔的一个房间。“我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正如耶稣来给一个拜物时代赋予灵性，我也来给当今人类一个灵性推动。这种神圣工作总有固定的时间，当时机成熟时，我将向全世界揭示我的真性。”

1931 年 1 月 4 日，巴巴为满德里对他的漠视而不快，预言说：“总有一天，你们所有的人，会敲碎自己的头颅，流着血泪，向上天忏悔你们的冷漠……同

* 注：巴巴早年也常穿兰戈斯，而不是平角短裤。

样的事情对每个阿瓦塔发生。他生前不为人知，当他放弃肉身后，整个世界都为他们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痛悔哭泣。你们哭泣的时候也会到来！”

五天后，他回到纳西科，并警告女子们也要对他的意愿保持警觉，他向美婼、娜佳和小蔻诗德解释，他经受那么多麻烦把她们留在身边，因为他爱她们。随后他问苏娜玛西和顾麦，她们是否愿意一直照顾美婼，因为她是他的拉妲。顾麦说她因有家庭责任而不可能，但苏娜玛西同意。

巴巴 37 岁生日在纳西科庆祝，举行盛大宴会，为巴巴戴花环，还做了一件新长袍，全部由阿米娜·伽斐尔出资提供。（但巴巴不得不安抚他的“母亲们”——希芮茵麦和顾麦——她们都想先为他戴花环。）

巴巴往返孟买数次，4 月 18 日返回纳西科，但只同女子告别。他计划秘密再访波斯，三个月后才回返。

7 月 27 日，巴巴回来后，召女子们到纳西科附近的坪坡岗·巴斯万特。女子们乘巴士前往。“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茂盛，大片的森林。”美婼回忆说，“我们很高兴能乘坐巴士，这对我们隐居的日常生活是个改换。我们穿上漂亮的纱丽，为即将达善巴巴而激动不已。”

巴巴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刚从波斯归来的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头发凌乱。“巴巴住在客栈。房间里没有多少家具，只有地板上铺的一块地毯，巴巴坐在上面。我们来的人有顾麦、苏娜玛西、小蔻诗德、娜佳、馥芮妮和我母亲。巴巴对我们说他要去西方（他没有向男子们透露这个信息），我们应该保持快乐，尽自己的职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等等。随意的谈话。

“听到巴巴要去西方，我们有点难过，但没有哭。这是为了他的工作。他已经使我们习惯了他长时间远离我们。我们知道巴巴必须自由地做他的工作。

“你必须让步于巴巴的希望。我们毫无要和他一起去西方的愿望、欲求或者想法。那时总是年轻男子伴随他，他的兄弟们，或者一个修爱院男孩。（六年后的 1937 年我们去西方时，情况有所不同，有一群女爱者跟随。）我们知道巴巴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为了巴巴，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幸福。若不如此，我们跟随巴巴又有何用？我们知道不可能一直拖他的后腿，把他留在我们身边。”

巴巴还对女子们说：“你们若想回家，可以回。我现在没有钱，你们不得不去谋生的日子可能会到来。我也许会从西方回来，也许不会。现在也许我会到别的地方生活。”

很多次，巴巴反复对女子们说：“你们要想回家，就回。我很乐意你们离开。你们可以回家待着。”

所有人都拒绝离开。有时候，巴巴会赶她们出去，说：“我不要任何女子跟我一起生活。我不需要女子，都回家去！”或者，他会说：“如果我没钱了，可能去喜马拉雅山生活，很多年不见你们。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若留下，就必须服从我不许见男子的命令。但如果你们也想结婚，我会安排。你们想怎么做？”

娜佳说：“巴巴只是想考验我们。他很多次问我们：‘你想结婚吗？我会帮你解决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变化不定），你们怎么能够一辈子粘着我？’”早年间，巴巴一次又一次让女满德里像男子一样，面对并再三确认与他一起生活的决定。

在去西方之前，巴巴指示美婼看看他有什么暖和的厚衣，交给苏娜玛西，让她给男满德里以备他旅行之用。巴巴还给她一篇一页半的打印稿，是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论述涅未卡帕三昧（成道）的文章。“我不在时，每天读读这篇文章。”他指示，美婼照办，发觉文章启悟人心。

巴巴说：“辨喜在离开肉身前成道。他在肉身中见神，正如一个成道者见神。他享受此状态半个到一个小时，之后离开肉身。”

据美婼说，巴巴非常喜爱辨喜，常提到他，他是至师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巴巴对美婼说辨喜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描述辨喜的眼睛有多好看，多明亮，多么富于表现力。

虽然女子们已不在美拉巴德，但巴巴通过让美婼阅读辨喜的文字静心，而且确保她过隐居生活，让她始终处于灵性氛围当中。这篇文章是特地给她的，以便她的头脑被灵性的东西占据，而非耽于世俗之物——比如她姐姐或姐

姐的家人。*

巴巴首访西方，是美婼与她至爱的上主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半年后，她才再次见到巴巴。“巴巴不在的时候，我会屈指计算每一天，直到他归来。”

1931 年 8 月 29 日，巴巴和阿伽·阿里、禅吉、鲁斯特姆乘坐“S.S. 拉吉普塔纳号”从孟买出发，前往梅瑞迪斯·斯达在英国德文郡的寓所。

在船上，巴巴给女子们发了一份电报。他到西方时通常不发电报，但这次在船上时写了电报，告知她们何时回印度。巴巴给女子集体写信，每次在信中都特别提到美婼。

美婼仍不被允许书写，所以当巴巴不在时，她从没给巴巴写过信。但正如弥婼拜所写：“当其他女子的恋人住在异国他乡时，她们会写一封又一封信。但我的至爱住在我心里，所以我（幸福地）日夜歌唱。”†

巴巴走后，住在纳西科的男满德里情绪低落，他们靠微薄的口粮生活，在圈子影院工作，但女子们忙着准备巴巴回来时上演的短剧。晚上，她们做刺绣活儿，有时小蔻诗德唱巴赞。瓦露负责清洁器皿，而其他家务活由女子们自己做。

10 月，巴巴寄给美婼等女子一个包裹，是他在伦敦津井照相馆照的肖像照。“我们对此很兴奋，”美婼记得，尽管她不喜欢其中一张巴巴皱眉的照片，“他看起来心情一点也不好。”‡

美婼把这些 1931 年拍摄的肖像其中的三张装裱在一起，在它们周围勾勒

---

* 注：巴巴从西方回来时，美婼给他看辨喜的文章，说她照指示每天阅读。她甚至记住了一半的内容。美婼问可否保留，巴巴将文章拿走，没再归还。多年后，美婼后悔没保留一份复印件。

† 注：参见拉万塔·马丹夫人所著《弥婼拜》。摘自《东西方女圣徒》，斯瓦米·加纳达和约翰·斯图尔特·华莱士主编（加州好莱坞：吠檀多出版社，1955 年），第 56 页。

‡ 注：在巴巴舍弃肉身后，美婼指示只复印巴巴“美”的照片，所以这张特别的津井肖像照和其他巴巴不笑的照片没被印太多。

了图案，依照图案绣了银色刺绣。她完成后，整个作品都被镶在玻璃框里。还有一次，她在巴巴的一张照片周围设计了银边，然后把照片框起来。女子们有一种当时很流行的设备，将一种特殊的纸盖上玻璃并暴露在阳光下时，照片可以被印在这种纸上。美婼也做了一个巴巴的像。

巴巴不在的时候，只因有趣，美婼还做了微型皇冠、花环和珠宝，她把它们粘在巴巴的照片上，就像奎师那主。她不记得特意拿给巴巴看过，但它后来被挂在墙上，所以他肯定亲眼看到了。*

巴巴走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仆人芭古告诉美婼："巴巴现在不会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一个月后回来，而他已经走了快两个月了。巴巴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西方人。他把我们忘了！"

"胡说什么！"美婼斥责，"巴巴现在不得不留在西方工作。"

芭古并不相信："不，我想他更喜欢西方人。这就是他不想回印度的原因。他把爱全给那里的人了，一点都没给我们留！"

美婼笑了，说道："等巴巴回来，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当巴巴来时，美婼把芭古的话告诉他，巴巴也被逗乐了。

在1932年去西方之前，巴巴带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了一部名为《因陀罗萨巴（天庭）》的电影，里面有欧洲女孩精心扮演的天使形象。在天庭里，坐在君王宝座周围的天使们用印地语唱歌，跳印度舞。女主角是一位嗓音圆润的穆斯林明星。

巴巴去西方期间，允许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电影。在他离开后，她们又去看了几次《因陀罗·萨巴》，并仔细观摩了她们的舞蹈。她们买了一本剧院里出售的歌曲集，并学唱。美婼选择了一种舞蹈来练习，蔻诗德则演唱其中一首歌。

她们还看了一部特别搞笑的喜剧，剧情模仿马侬和莱拉的爱情故事（印度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同一位穆斯林女演员主演。她们也看了好几遍，

---

* 注：尽管美婼不喜欢"缝缝补补"——也就是普通的缝纫——但她喜欢女红，比如刺绣和其他手工艺品。多年来，她为巴巴做了许多精致物件，作为礼物送给巴巴。其中一些现保存于美婼在上美拉巴德的卧室里。

这样她们就能记住情节，并买了歌集，也学习了这部电影的一些歌曲。

她们每天下午完成日常工作、喝完下午茶后就开始练习。大蔻诗德带来了一箱旧服饰，是她的舅舅鲁斯特姆玛玛当年在影剧团时留下的。箱子里有天鹅绒衣物和其他物品，她们用这些东西给自己做了夹克。*

“我们过去常为巴巴创作幽默小品和戏剧，巴巴不在的时候我们就练习。等巴巴从西方回来，我们会把它们准备好，”美婼开玩笑地补充说，“否则，巴巴会一直全神贯注在西方。我们也想取悦他，以此让他也想着我们！”

玛妮对她在纳西科的婆罗门住宅度过的假期有着美好回忆，她曾在那里用一个扁平的手摇留声机为巴巴播放音乐。在美婼的陪伴下，她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也有短途旅行。花园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个高高的平台，她和美婼会爬上树讲故事。

“那里有个带绳子的篮子，”玛妮说，“我告诉娜佳，当我摇铃时，她得出来，把两个薄饼放进篮子里，我再把篮子拉上来。我和美婼坐下来，嚼着薄饼，讲故事。就是在这里，美婼给我讲了一个我在圈子影院错过的电影故事，叫《雷蒙娜》，多洛雷斯·德尔·里约主演——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部有声电影，美婼还唱了其中的歌曲。”†

玛妮继续说道：“在那个时候，为了做广告，即使是一部英文电影也会被冠以印度名字。有人被雇来在大街上行走，肩上挂着海报，宣传一部新电影的到来。他前面还会有一支乐队。我们会跑到窗口去看是什么电影在经过。”

---

* 注：1917 年，巴巴“下降”的时候，鲁斯特姆玛玛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即一家巡回剧团的经理。

† 注：1936 年，《雷蒙娜》由洛蕾塔·杨重拍。在纳西科，美婼还观看了 1929 年的电影《爱的游行》，该片由莫里斯·谢瓦利埃和莉莲·罗斯主演，还有一部电影由玛丽·皮克福德主演。

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

跳阿拉伯舞的女孩们，1932 年摄于纳西科，婆罗门家。

站立：瓦露、哈佳（卡提佳的妹妹）、玛妮、小蔻诗德、美婼、馥芮妮、朵丽、娜佳、大蔻诗德、迪娜·塔拉提、艾素（卡提佳的妹妹）。坐着：希万提（馥芮妮孩子们的保姆）、苏娜玛西、卡提佳（拉姆玖之妻）、顾麦、露帕麦·卡拉尼、娜佳麦（赛勒之妻）、朵拉特麦、芭谷拜·佳玛达。前排：捷妮（娜佳麦之女）、艾素之子

——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

馥芮妮、美婼（扮作马侬）、大蔻诗德
1932 年摄于纳西科，婆罗门家
照片由美茹提供

24 神圣戏剧

欧美之行后，美赫巴巴于 1932 年 1 月 18 日回到纳西科，为美婼和其他人带来各式各样的礼物。（玛妮收到两件带褶边的连衣裙。）在她们住的大房间里，年轻女子们表演了一部小品，根据她们所看的马侬和莱拉的喜剧改编而成。在地板上为巴巴铺了被褥。除了住婆罗门家的人，唯一的观众是居住鸽屋的拉姆玖家的女性成员。

她们搭了临时剧院，由一人拉简易幕布，幕间再次上台将幕布合拢。主戏开场前，女子们唱了几首电影中的印地语歌曲，配以舞蹈。她们身穿百褶长裙，饰以集市上买来的闪亮的人造珠子，每个人都各随一首歌曲跳一段舞，用舞蹈动作表现歌曲的含义。例如，娜佳的歌曲唱到：

天空中乌云密布，
来吧，至爱，
让我用它们来为你做花环。
我看见你手拿弹弓，
对着一只鸟瞄准。（娜佳用弹弓瞄准。）
停下你的戏耍吧，
看看我，我在这里。
你刚吃过帕安的口唇
看起来何其美。
它将你的嘴唇，
染成红宝石的颜色。*

另一人在宝座前独舞，那里供奉着巴巴的脚模。接着，六名女子表演她

* 注：帕安是一种红色的香料混合物，有时是烟草，包裹在槟榔叶里，饭后咀嚼。

们在电影中看过的英国舞蹈。她们身穿浅粉短裤搭配粉色长袜，外加一层褶饰短裙。她们穿着这些服装，随着留声机播放的唱片，神气活现地跳跃起舞。她们把自己改造成与平时在埃舍大异其趣的形象，巴巴好不诧异。

在主剧中，美婼扮演年轻的马侬，而玛妮是女主角莱拉。为了扮演男性角色，美婼穿着一件衬衫，还戴了胡子。“胡须不是我的头发做的。我用巴巴自己的头发，粘在金属丝上做成。”

大小蔻诗德都参加了演出，朵丽扮相像个帕坦人——一个矮胖的俾路支人，穿着鼓鼓囊囊的肥大裤子，戴着胡须。这一切都经过精巧的装扮。有个人是卡瓦里歌手，还有个吝啬的印度教徒，他被迫付钱给卡瓦里歌手，因为不仅仅是俾路支人，他也听过歌手的歌。为了从他手里弄到钱，发生了一场扭打，接着场景更换。

根据剧情，需要换演出服。其他人换服装时，美婼迅速穿上一套舞蹈服，跳了一段短舞，面对着至爱作出得体的舞姿，同时小蔻诗德唱道：“我在你门前站了多久！你为何不叫我进门？雨下个不停，淋湿了我的纱丽。”

美婼穿一条长裙，肩披镶闪光亮片的围巾。她一边跳舞，一边解下围巾，舞姿细腻优美地作出拧干的姿态。歌中提到婆婆和小姑，她们如何对女孩苛刻无情。

当美婼指向巴巴时，蔻诗德唱道：“让整个世界成为我的敌人，但是你，至爱，永远不要离开我。不要对我生气，要对我友爱仁慈。”巴巴鼓掌，说非常喜欢她们的表演。

剧本身很长，但巴巴整个看完，十分欣赏。“我没想到会这么好，”他评论道，“非常棒，我想让你们明天为男满德里再表演一次。”

这对美婼来说是个问题。她不介意打扮成男子出演，不过她叮嘱迪娜·塔拉提道：“我不在男子面前舞蹈！我跳舞的部分，你来跳。”迪娜很高兴得到在巴巴面前舞蹈的机会。“她代替我做了这件事，不过她演得有点过火。”美婼指出。

结果，美婼在剧中的亮相，成为男满德里与她在之后 36 年里的最后一面。直到 1968 年，在美拉扎德，美婼听从巴巴的命令，才再次跟男子们打招呼。

美婼现在受严格的命令，不得见男子，甚至不看男子的照片。例如，当巴巴给东方女子看西方人的集体照时，照片上的两人被裁掉，二人都是男性。照片在给美婼看之前，巴巴让人把他们剪下来。*

美婼喜欢听西方挤奶女（女门徒）的情况，以及她们对巴巴的爱，巴巴向她描述每个挤奶女，连同她们令人赞赏的品质。例如，英国组（姬慕帮）中有："吉蒂（戴维），一个无私为我工作的人，只关心我的快乐；姬慕（托赫斯特）有着不可动摇的爱和牺牲的决心；迪莉娅（德里昂），沉默而忠诚；而艾妮塔（维耶拉德）渴望一直和我在一起，且有决心自我臣服。"巴巴还提到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敏塔·托雷达诺、诺芮娜·马切贝利和伊丽莎白·帕特森。

巴巴告诉女子们，西方人指出他若修剪胡须，就能在人群中更隐蔽地活动。他征询女子们的意见："谁同意她们的意见？谁想让我剪胡须，谁不想？举手表决。"

许多人在场，大多数人赞成他剪胡须。美婼投票希望保持原样，巴巴问为什么，她解释说："我喜欢它长一点，巴巴。我第一次看到您就是这样丰满的胡须。我记得那时您有多么英俊。我已经习惯于看到您这个样子。"

巴巴微笑，但表示多数人说了算，再说，蓄这么长胡须也不再时尚。"潮流变了，"他说，"我必须再去西方，所以最好修剪一下。在西方，你若不剪胡须，人们会盯着你看，纳闷你是什么人。过于显眼，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奇心，这些我希望避免。"

美婼说："巴巴在西方不想引人注目。就连阿瓦塔也对时尚敏感。"

但对他的女满德里而言，时尚退居其次。例如，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巴时不时到访纳西科，有几晚带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电影。女子们穿上好纱丽，试图拿出最佳仪容——但当头上系上白围巾时，仍然显得很奇怪。巴巴只在正片开始时进戏院，那时他不喜欢坐着等新闻片、短片和预告片放完。他坐前排，

---

* 注：美婼严格的隐居也是她早年照片稀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后来给她拍照者——玛妮、拉诺、伊丽莎白和海蒂——还未进入埃舍。

女子们与他分开，坐在后排，因为通常有鲁斯特姆和其他几个人在场。*

一次他们去看电影时，有一群农村妇女头一回来看“电影”。电影放映前，村民们涌入影院，坐了下来，不是面对荧幕，而是面对女满德里。“转过去。”蔻诗德告诉她们，“电影在那里！”

目不识丁的妇女们迷惑不解，回答说：“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白幕！”

巴巴准备再访西方，这一次他要带一个年轻的印度女跟随者。许多候选人被带来，都没选中。后来巴巴说，他会考虑带一个“有爱、有奉献心，心地纯洁的女孩”。

鲁西的女儿恺娣受邀参加面试，但她的母亲没让她去。韦希奴带来表妹茵度·哈尔丹卡，巴巴赞许；然而出发之前，茵度摔倒受伤，只得留下。于是巴巴便带一个英印混血女孩，小阿迪找到的艾琳·尼特雷敦随行。巴巴后来说她也不合适，但不管怎样，她被带到巴黎，随后返回家中。

茵度和妹妹苏希拉·德奥如卡在纳西科同女子们待了几周。那时有很多工作要做，巴巴允许她们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协助女子们。结果茵度并不勤快，她一直睡到早上很晚才起，甚至在早餐后，也经常回去睡觉。茵度已结婚，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终日辛劳，所以在纳西科，她想要放松，从不花太多精力去帮忙。

苏希拉是婆罗门，习惯用酥油烹食。巴巴让娜佳把酥油和她想要的东西给她，巴巴煞费苦心把她拉近。尽管苏希拉被告知她可以在纳西科和女子们一起生活，但她更愿意继续学业，追求个人事业。

1932 年 3 月底，巴巴从孟买起航前往英国，三个半月后返回，他环游世界，访问欧洲、美国和远东。信件、电报，偶尔还有照片寄到纳西科的女子组，让她们了解他的活动。同样，这些邮件的收件人从不以美婼的名字，而总是馥芮

* 注：她们这个时期一起看的电影包括《希芮茵与法哈德》和《马侬与莱拉》，为了学卡瓦里歌曲，这两部电影她们看了两遍，尤其喜欢《马侬与莱拉》里的歌。她们还看了《悉妲·哈兰》（《悉妲的绑架》）和《普尔纳·巴克塔》（《完美弟子》），以及两部英国电影：约翰尼·韦斯米勒主演的《泰山》，以及 H·莱德·哈格德的异国罗曼史《她》。

妮或鲁斯特姆，邮件中有给美婼的讯息。

巴巴和塔鲁拉·班克赫德在好莱坞拍的照片寄到时，美婼并不喜欢。“我总是通过放大镜看巴巴的照片，看所有细节。”她解释说。她对这张照片有点生气，对其他人说：“满德里一定很忙，忘了为巴巴修剪胡须。长得太长了，使巴巴看着显老。”

巴巴即将返回印度，他发了封电报告知女子们，他将在孟买登陆，三天后再次启航去意大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纳西科，于是指示女子们到孟买见他。7 月 16 日，由鲁斯特姆、馥芮妮和马萨吉陪同，女子们坐火车前往孟买，她们和巴巴一起住在鲁斯特姆巴格的达达禅吉家。

她们在傍晚到达。巴巴到达时已是深夜，但第二天早上她们又见到他。“我需要出去做些工作，”巴巴告诉她们说，“我回来后你们想去哪里？”*

12 岁的娜格丝·达达禅吉建议去动物园，步行就可以到，巴巴同意。后来女子们跟巴巴和娜格丝前往，她 14 岁的姐姐阿娜瓦丝则留在家中帮母亲做饭。

巴巴向女子们讲述他最近的这次旅行，对她们讲塔鲁拉·班克赫德、玛丽·皮克福德，及其他在好莱坞遇到的名人，比如玛丽·德雷斯勒，她想为他跳舞。他提到夏威夷风景如画，棕榈树风姿绰约；描述他们的轮船到港时，迷人的当地女孩和友好的夏威夷人在码头上以音乐、鲜花和花环迎接他们。

从好莱坞回来后，巴巴提到葛丽泰·嘉宝，解释说她前世是瑜伽士，因突然死去，错失了灵性提升的机会。尽管巴巴希望联系她，“她命中注定不来见我，”他说，“她有件事想问我，但通过（她的密友）莫丝蒂斯传递消息，莫丝蒂斯把我的回复带给她。”

1935 年 11 月 15 日，巴巴给莫丝蒂斯发去电报：“我的爱和祝福将使（嘉宝）得见生命的美丽、纯粹、神圣和永恒。”†

---

* 注：美婼说：“我记得有一次至爱从西方回来，他穿着白色夏装西服，看起来十分英俊帅气，像一位船长。那时候，他有一头浓密可爱的柔软棕发，披散在他那白皙的脖子上。（见 357-b 页照片）

† 注：莫丝蒂斯·德·阿科斯塔是古巴裔美国人，社会名流，编剧，在好莱坞遇到巴巴。她还是玛琳·黛德丽、伊莎多拉·邓肯、巴勃罗·毕加索、奥古斯特·罗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等演艺界和艺术界人士之友。

巴巴还对她们讲，他在中国时想要苏打水，做了个捅落汽水瓶球珠的动作。满德里试图找个人问路，去一家能喝到这种饮料的餐馆，结果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一群找妓女的人，将他们带到一家装饰华丽的妓院！

“不管怎样，那些人也得到了巴巴临在的祝福，”美婼说，“巴巴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觉得十分有趣，用手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

美婼继续说：“巴巴去过美国几乎所有的好地方，甚至好莱坞。他莅临那里自有原因——净化和祝福它们。巴巴是当代完美阿瓦塔。他喜欢美味的食物、好看的衣服和美妙的音乐。他旅行范围广泛，不仅爱印度，也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7 月 16 日，巴巴乘船前往法国。他常跟女子们谈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她深爱着耶稣；圣凯瑟琳是巴巴喜爱的另一位圣人，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此次旅行中，在意大利的维埃拉与爱者共度一段时光后，巴巴进入与圣方济各有关的一个山洞闭关，后来他解释说：“在此地召开了一次灵性人物大会，这种事情在灵性上前所未有。这归因于即将到来的世界剧变。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剧变。”*

巴巴去了埃及，参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当地动物园以及开罗的科普特教堂，教堂有个洞穴，玛丽和约瑟夫曾在里面居住，耶稣和使徒也来过。大范围旅行近两个月后，巴巴于 9 月 7 日抵达纳西科。

美婼评论道：“世界旅行后，巴巴回来了。他主要讲述开罗。‘我喜欢开罗，’他说，‘它太美了，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如今我在想，下次他再采用人身时，可能会出生在开罗。巴巴到底喜欢它什么，我不确定。或许是穆斯林建筑，或许它没有现代化，让他想起印度。”

女孩们为巴巴准备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所有女子都打扮成阿拉伯女孩，头戴围巾，化了妆，逐一登台。接着几个人跳舞，小蔻诗德等人在后台歌唱。

* 注：一开始，当美婼得知巴巴这么快就要再次离开时，她非常难过，在他们分别时，她哭了很久，恳求巴巴快点回来。

“我们一个接一个出场，跳舞，假唱，”美婼说，“我以极为端庄温柔的姿态进行，不华丽，但恰到好处。我与后台的歌手对上口型，优雅地随歌舞蹈。”娜佳随之起舞的一首歌曲唱道：

至爱，您今天
戴着茉莉和玫瑰花的花环
显得格外的美。
但在您的美面前
这些花儿算不得什么
它们只不过衬托了这美。
奎师那，与您的恰提共舞吧
您嬉戏的姿态
把我深深地迷住。

朵丽是众人中最害羞的，她没跳舞。巴巴坚持要她跳，最后她勉强跳了几步。接着音乐会主场开幕。“我们决心要让巴巴高兴，”美婼说，“我们暗自琢磨：‘他还要去西方很多次，会对那里越来越上心。我们也得让他多多关注我们！’”

事实上，最近的意大利之行中，巴巴首次对西方爱者讲了美婼和其他东方女子。这次巴巴亲自指示鲁斯特姆，次日叫一名摄影师来给女子们拍照。他叫女子们换上戏服，化妆，佩戴珠宝，让摄影师摄影，并指示将所拍照片寄给西方人。（音乐会中“跳舞的女孩们”再次进行了表演。）

禅吉一直与巴巴的英美新爱者们通讯，9 月 17 日，他把这样一些照片寄给他们——禅吉指出，此乃莫大的荣幸，因为巴巴通常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女满德里的照片。在给“西方挤奶女”的信中，禅吉写道：

印度挤奶女们在经历了数月痛苦的分离之后，发现至爱的主再次回到她们中间，她们喜乐无边！为了庆祝他的归来，也为了让他开心，她们安排了一场精彩的演出，特别由她们创作和表演，这个款待让巴巴开心。随信寄上剧团人员身穿演出服的两张精美照片。所有名字都在照片上相应做了标注，你们能容易一一辨认。

巴巴最亲爱的美婼——你会发现——比所有人都要出色，尽管她脸颊凹陷，且因分离期间忽略饮食显得虚弱。她的爱是如此沉默与深刻，在这几个月的分离中，她实际上失去了她的自然美。但她对巴巴的爱抵过其他一切考量，胜过健康和美食。

玛妮——巴巴甜蜜可爱的妹妹——看起来真的漂亮，但在其中一张照片（三人照）中，她似乎动了一下，因此模糊不清。顾麦，巴巴的灵性母亲，堪为圣母玛利亚，看上去名符其实。

在全体合照中，前排就坐的女士们都是长辈，后排站立者则是年轻的挤奶女——印度当代奎师那的当代年轻女爱者们。她们是多么甜美可爱啊——每一张脸都闪耀着人类之花和至爱所激发的爱的光辉。我相信当你们想到自己虽经受分离痛苦，但她们能享受他的陪伴，在他高贵的临在中快乐无比，此时你们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她们写了满怀爱的信件给你们——巴巴亲爱美好的英格兰的挤奶女们，信件这周寄出，相信这些新面孔会给你们——她们最亲爱的怀着信爱生活在世界另一边的姐妹们，带来她们所能倾注的全部的爱。她们全体对巴巴——你们心中的理想和偶像——的这种爱，将永远活在你们的记忆中。

1932 年之后，巴巴不再允许美婼、娜佳和小蔻诗德去看电影。但玛妮在时，和嫂子大蔻诗德仍可去看。每看一部电影，她们都讲给女子们听，还唱其中的插曲，以便编排进小品中。

有一次，她们正排练一场舞剧，巴巴要东西吃，结果没准备好。她们解释说一直在排练剧目。从那以后，巴巴令她们停止排演戏剧和小品。*

1932 年 10 月，巴巴马不停蹄，在纳西科、孟买、盘奇伽尼和普纳之间往来奔波。10 月 18 日，他带女子们乘旁遮普邮车到印多尔一周。顾麦、苏娜玛西、馥芮妮、迪娜·塔拉提和哈佳（拉姆玖的妻子之妹）陪同。

印多尔是个盛产棕榈的怡人之地。由于棕榈酒不贵，巴巴让女子们尝了尝这种轻度酒饮料。

---

* 注：巴巴偶尔也会带女子们出去郊游，比如 1932 年 9 月 18 日星期天，他带她们在这个地区的某处进行了一天的野餐和远足。

他还带女子们去参观拉吉瓦达——哈卡尔宫殿，那里悬着巨大的白水晶吊灯。他们还去坎奇·曼迪尔（玻璃寺庙），这是一座耆那教寺庙，所有东西——墙壁、天花板、地板、柱子和门——都镶嵌着玻璃，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墙壁上装饰着彩色玻璃绘制的场景，描绘耆那教经文中的故事。顶部是特殊的玻璃内嵌装置，将安放在那里的马哈维亚主的三尊雕像，无穷地映照显化。

从印多尔回来后，她们发现婆罗门邻居将其被褥搬到外面晾晒通风，除臭虫。这让女子们大感轻松，因为长期以来，她们不断被跑到她们这边的臭虫骚扰，所以一直紧闭房子的隔断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臭虫过来。不过，这家人很友好，女子们很高兴有人住在隔壁，甚至去拜访过她们一次。

一向享有深度睡眠的美婼，对臭虫并不怎么在意；相比她更讨厌蚊子，美婼有些招蚊子。

11 月 21 日，巴巴航行前往欧洲，开启第四次西方之行，这一次离印两个多月。正是这次伦敦之行，巴巴邀请西方人来印度。他初次对他们讲美婼的特殊角色，以及她对他强烈的爱：“美婼是我的拉妲，她的生活构成我的幸福。你们见到她时，就会明白她对我的爱意味着什么。她的爱总是让我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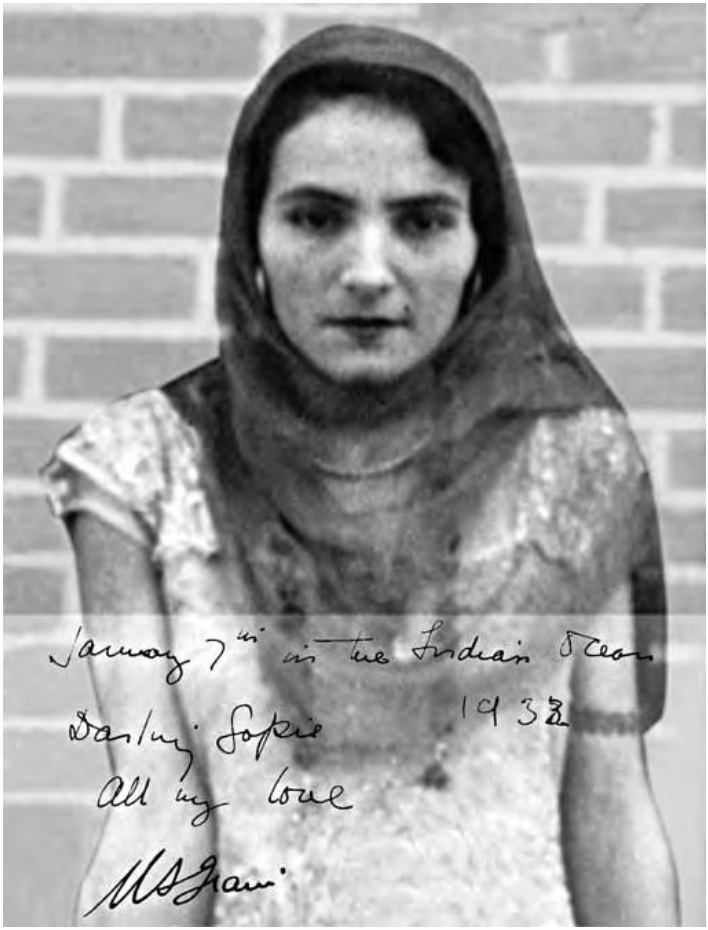
姬慕·托赫斯特从没来过印度，也没见过美婼，但回忆起早年巴巴提到美婼的情形，她说：“巴巴说她是他最亲近的人。当然，我们都很嫉妒，因为我们都想离他最近。我想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为何她会特别近。

“巴巴曾说过一句非常奇怪的话，美婼是他的皮肤，我们始终不大理解，现在仍不明白。他说，这并非因为她具备超凡的灵性，这也令人不解。”

巴巴前往瑞士，在此见到热衷灵性的国际商人奥托·比罗，有一天，他的女儿艾琳会与巴巴极为亲近。从那里，巴巴再次去开罗，接着到锡兰（斯里兰卡），于 1933 年 2 月 6 日回到纳西科。

美婼只有一次见巴巴穿西装。“他从西方归来，穿西装来到纳西科，”她回忆说，“他看起来非常美。那是一套纯白的英式套装——白色长裤，修身合体的白上衣，脚蹬英式系带鞋。他还戴一顶礼帽，他把帽子摘下，头发松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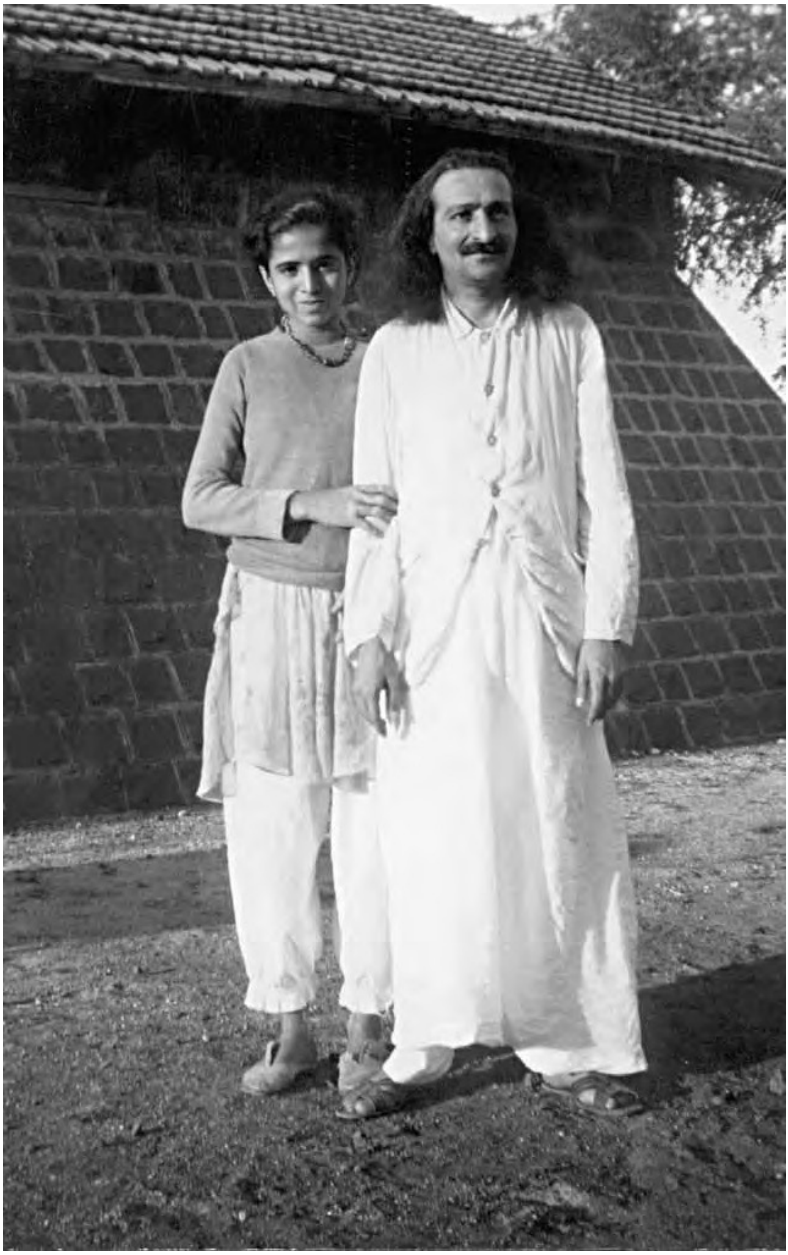
开来。他特地穿这套衣服，为了让我们看看他穿西服的样子。”*



美婼扮作阿拉伯舞蹈女孩；1932 年摄于纳西科
覆于照片上的手书来自 1933 年 1 月巴巴给女满德里写的明信片：
1 月 7 日于印度洋航行途中，1933 年。
我所有的爱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巴巴签名）
美婼照片：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明信片：作者收藏

* 注：有一次，美婼见巴巴也用珐琅袖扣。在这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中，巴巴在兰戈斯（当作内衣的宽松裤）外穿了一条丝绸宽松裤。据美婼说，这条长裤有一根绳系着，像睡衣一样。

小蔻诗德、美婼、玛妮
摄于扮作阿拉伯女孩的同一日，1932 年，纳西科，婆罗门家。
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



巴巴与玛妮，1934 年于上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25 玛妮

美赫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于 1932 年 4 月巴巴二访西方时去世。巴巴回来后，希芮茵麦和玛妮前来商议家事。希芮茵麦想让玛妮同她在普纳生活，最终结婚嫁人，但玛妮整个一生，除了渴望和巴巴一起生活，别无所求。然而她为加入埃舍的奋斗历程并不容易。每当学校放假，玛妮都去见巴巴，不管他当时在何处——托卡、美拉巴德还是纳西科——而如今她想永久留在他身边。

巴巴告诉她，她若在班上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埃舍，但年年考试都拿第一后，巴巴仍找借口推迟她来埃舍，因为他希望玛妮继续学业。最后，玛妮决心不再允许巴巴继续拖延下去，干脆退学！但她如何让希芮茵麦转变心意，因为巴巴说过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才能来他这里。

玛妮已收到若干次提亲。有几次是在她仅 12 岁时，其中有个来自孟买的富有家庭。玛妮不认识这个男孩，但记得听姨妈对母亲说：“这是个多好的人家——如果玛妮要水，他们会给她牛奶！”

玛妮听了大为惊骇：“我要水，他们会给我牛奶？”她讨厌牛奶！她记得母亲回答说：“我 14 岁就结婚了，女儿会自己拿主意的。”

一个求婚的男子 20 岁，来自卡拉奇，常来普纳。他写了很多书信，表达对玛妮的感情。后来他娶了别人，他来见巴巴，要求见玛妮，巴巴说：“既然你已经见过我，就走吧。”

玛妮私下里和巴巴讨论自己的困境，希芮茵麦想要她留在家中，她该如何加入他。“你要表现得最后母亲叫你走。”他建议道。

尽管这对玛妮很难，但她开始对母亲态度粗鲁。她顶嘴，争辩，不做希芮茵麦要求之事。最后，计划成功。母亲说：“快去默劳戈那里吧！”然后，当巴巴又一次海外旅行归来、给玛妮写信让她来时，玛妮便永久加入埃舍，在她刚过 14 岁生日后不久。

玛妮认为母亲最终不会不放她走，但要她同意花的时间会更长。巴巴的

方法见效更快。她不想伤害母亲，但没有什么比加入巴巴更重要的。然而，事情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希芮茵麦继续张罗为玛妮安排婚事。

多年来，玛妮患有一种皮肤病——白癜风。这种情况缘于黑色素（皮肤色素）降低，皮肤看起来发白。美婼初次见年幼的玛妮时，她的右眼下方有一块白斑。白斑渐渐扩大。巴巴亲自给它敷面霜和药膏，美婼在玛妮幼时也为她涂过药。医生建议做日光浴，但没有效果，玛妮的皮肤只是晒红了。

玛妮把这一切都视作巴巴的考验，当地琐罗亚斯德教徒嘲笑她说："即使自称是至师的她的亲兄长也治不好她。美赫巴巴连自己的妹妹也无能为力。"

玛妮到纳西科生活后，希芮茵麦仍不乐意，但巴巴不希望玛妮回普纳。一次为此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希芮茵麦和巴巴就玛妮的未来发生激烈争论。最后，巴巴抓住玛妮的手，把她推进一个房间，将门锁上。希芮茵麦问他要做什么，巴巴说："你这么盼望她结婚，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收到了多少提亲！"希芮茵麦打开门时，玛妮的白癜风已经爆发，脸上布满了白斑。

母亲惊恐万分，吓得喘不过气来。"默劳戈，你做了什么！"她说。巴巴告诉母亲，玛妮若不留在埃舍，情况会更糟。

有大约两个月，玛妮被送到迪奥拉利的一所寄宿学校，位于距纳西科四英里的山间胜地。当巴巴派几个男满德里去问询她是否安好时，玛妮意识到巴巴想要她回来，很快巴巴终止了她的学业。

对于此事，禅吉这样描述他所亲见的："希芮茵麦想让玛妮待在家里，她对巴巴说了很多次。巴巴也想要玛妮，但希芮茵麦固执己见。巴巴说：'我会雇一个妇女来照顾你。'她还是拒绝。巴巴接着说：'如果有个儿媳陪伴你，你会高兴吗？'希芮茵同意。

"巴巴便要弟弟贝拉姆，做一件对他来说非常困难、违逆心意之事，也就是结婚。这是一次可怕的考验，差点让贝拉姆自杀（因为他想和巴巴共同生活，就像其他男满德里一样）。他三天没吃东西，但最后服从了巴巴。"

1933 年 3 月，贝拉姆与佩琳（父母选择的一个远亲）结婚，希芮茵麦非常高兴。但她仍不愿和玛妮分开。

禅吉继续说："这让巴巴极为恼火，他转动了钥匙。玛妮当时在家，巴

巴因她在家付出了（灵性）代价。一段时间后，玛妮皮肤病复发，不传染，也无伤害性，但很严重。巴巴对希芮茵麦说：‘让玛妮来我这里，否则情况会越来越糟，会全身都是。’母亲仍然不肯。病情越来越重，玛妮的胳膊、脚和腿上长满白斑。希芮茵麦这才说：‘带她走。她可以去，跟六个人（女满德里）分开住。’

“这种病在她身上持续了一些时间，巴巴告诉玛妮，一旦母亲去世，这种病自会消退。当然，巴巴可以让母亲马上离世，但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完美法则。”

关于这些事件，巴巴授述以下三点，叫人打印出来，并亲自签名：

1. 这证明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2. 玛妮对我的爱使她乐于经受任何折磨，只是为了到我身边，和我在一起。

3. 贝拉姆的服从经由这种至高的牺牲得到证明。

（签名）M.S. 伊朗尼

玛妮因而永久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她说：“从我跟巴巴生活之初，他就着手对我工作。我对食物很挑剔——对衣服还好，但过分讲究吃食。我不爱吃蔬菜，但喜欢吃肉、鱼和蛋。

“巴巴通过你的弱点使你变强。所以你若把弱点交给他，弱点也可以是一种祝福。巴巴最初为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送我去看医生，医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医生给了我一些限制：每个星期天，我必须服用蓖麻油；我不能吃任何豆类——不吃豆糊和鹰嘴豆粉，这些是除了埃舍里不吃的鸡蛋、肉和鱼，我所爱吃的。米饭可以吃，但豆糊不行。

“娜佳习惯用鹰嘴豆粉做煎饼，很美味。对于我，她用的是难以下咽的小麦粉。我年轻易饿，我会等我的面饼做好，卷起来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遵守这个命令。”

医生还建议多吃煮菠菜。在家里，希芮茵麦为玛妮用大蒜炒菠菜，但玛妮不喜欢蔬菜，不管做得多好。“我会捏着鼻子吃。但在纳西科，我不得不吃煮菠菜。菜摆在我面前时，我沮丧地拿起来吃。它看起来就像一缕缕杂草！多年后，美婼告诉我：‘我们那时常常为你感到难过。’”

玛妮记得那些日子，巴巴常因禁食看起来很瘦弱，但他其实相当强壮。例如，他提一把大壶给每个人倒茶。巴巴毫不费力地用一只手就拎起来，尽管其他人需要两只手。

一次，巴巴从一个大锅里盛米饭和豆糊时，玛妮犹豫着去接。巴巴问："怎么回事，你不喜欢米饭豆糊？"

"我喜欢，"她说，"但您让我遵照医嘱。"

"什么医生？"

"您派我去找的医生。他吩咐我不要吃豆糊。"

"那个医生，"巴巴表情厌恶地说，"他就是个剃头匠！"*

巴巴给玛妮盛了一些米饭和豆糊，玛妮狼吞虎咽地吃掉。"仿佛是天堂一般。即便是米饭和豆糊，巴巴也使它变得棒极了。我完全忘了肉、蛋和鱼。现在只吃豆糊就相当了不得。

"巴巴就这样替换掉我们认为是需要的欲求。这些累世的旧习惯必须被巴巴的习惯取代。我很早就知道你不可能两全其美，没有妥协。要么巴巴要么你自己。你不能同时拥有巴巴和自我。要么是巴巴所要，要么是你所要。"

尽管玛妮在纳西科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那些日子仍承载着一些最美好的回忆。"纳西科对我很亲切，因为它是我和巴巴永远一起生活的开端。"

玛妮受令要时刻和美婼相伴随。巴巴对美婼的手势是手掌朝下，表示"年轻"或"小的"。他对玛妮的手势也一样，只是把手掌放得更低，意思是年纪"更小的"。例如，如果有人问："您想召玛妮吗？"而巴巴其实想找美婼，他便把手掌抬高些。有时，对于美婼，巴巴先指着自己，意为"我的"，然后做手掌朝下的手势。

关于她自己，玛妮回忆道："我最初加入巴巴的时候，是个紧张严肃的人。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孩子，我们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你可以从我们的照片中看出，我们没有人微笑；我们极其认真、严肃和庄严。训练开始时是这样，

* 注：这种说法乃有其渊源：最早的外科医生是理发师，他们随军上战场，进行粗糙的截肢手术。现代的红白理发店杆代表战时染血的白色绷带。

你的每时每刻、每个想法、每个行动都不是你的，而是巴巴的。你生活的任何部分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而是按照巴巴的希望，他想要的，他何时要，如何要。没什么是你自己的：没有什么需要、欲求、想法、时间是你自己的，一切全属于巴巴。

“当我们到巴巴身边，当实在触及幻相时，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贫穷、贞洁、服从和臣服，但我们的生活无比充实。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但除此之外，我没什么想要或期待的。我们的注意力，一天 24 小时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我们相当充实，从不觉得被剥夺，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我们从未对所做之事心生怀疑。你可以一无所有，却很充实。而在幻相中，你可以拥有一切，却感觉空虚。

“我们到巴巴身边，不是为了什么，除了和他在一起，陪伴他左右。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接受所有的条件——绝对的服从、贞洁和贫穷。当然也有轻松时刻，但也围绕着巴巴，快乐是因为巴巴快乐，工作是因为巴巴要求。在每个行为每件事中，静心持续不断，因为是他要我们做，是来自他的命令。

“除了绝对服从、贞洁和贫穷这些基本命令，每个人各自还有不同的命令。根据我的喜恶，我的诸多命令有别于其他人。但它们被给予得如此温柔、如此美妙——从不粗暴生硬。巴巴是指挥家，是导演，他在任何方面都无以伦比。

“在跟随巴巴的生活中，‘不做’和‘做’一样重要。有那么多的命令：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可发怒，不吃这个；你想出去，但不可外出；不要在阳光下晒，即使只是出去一会儿。那么多的‘不’已然构成我们与巴巴共同生活的极大部分。这一点，你无法记录，也无从夸耀。

“这不是一项成就；事实上，没有成就。擦去而不是添加——巴巴十分擅长这一点。伴随巴巴的生活不单纯是做这不做那。不做你想做的，才是关键。

“无论是什么（我们必须服从巴巴），不管我们必须做的事多么微小，都不在玄妙层面，而是在实际的方面。例如，在 10 点钟，我必须自己服用一种特殊的补药；10 点半时，我要服用维生素片；11 点，我得记得告诉美婼某件事；下午 2 点，我必须把鸟带到这儿来。在那之前三分钟，我必须做这个……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那时有别的事，你一定不要忘记。我说过，没什么是你可以夸耀的；但这和巴巴的其他命令一样重要，绝对让你一直

忙个不停。

“你的脑子里满是巴巴，因为：‘巴巴要我做这个……巴巴一会儿要来……我得记住做这件事还有那件事。’一直不停。这是一种持续不断、不可思议的静心。

“这就像在走钢索，你不会左顾右盼，只是一直向前走。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甚至不在彼此身上。我们就像一把撑开的雨伞，所有的辐条都连接在中央，但辐条互不接触。（事实上在纳西科，除了照顾别人的健康，我们彼此不碰触；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从不碰对方。例如，我们从不互相梳头或编辫子。）

“我们爱彼此，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总在互爱。全部的注意力和焦点都仅仅且始终归于巴巴。因此，那是一种极其认真的状态，并非容易之事。

“人们问我，你那时是怎么想的？当你用手指尖吊在悬崖上时，你在想什么？你不去想，只是抓紧！这是抓紧他的方法。

“我们到巴巴这里时，被告知不可读任何灵性书籍，连巴巴的书都不可。我们只是空的——空无一物，不管他想用什么来填充，想怎样填充，除了和巴巴在一起，我们别无他求。跟巴巴在一起并非儿戏，但这是唯一值得你投入一生做的事。”

玛妮引用这句话作为结语：巴巴曾经问他身边的人：“谁会为我马上死去？”有几个人举起手，巴巴说：“死亡容易，因为眨眼之间就能完成。但为我活则难乎其难，因为这意味着每时每刻都在死去。”

女满德里在纳西科与外界隔绝——不读报不看书，没有关于外面世界的奇闻异事。她们保持严格隐居。不过随着玛妮的到来，美婼请求巴巴至少允许玛妮读读书，藉此她可以练习和提高英语，巴巴同意。

玛妮不时收到普纳的亲戚寄给她的英国漫画书。漫画里有女学生可读的故事，每个月都寄来新的一期。玛妮向巴巴提及这些漫画，并问她能不能读这些画册，巴巴说可以。大约十年前，他就已禁止美婼阅读，此时也许可美婼读

这些漫画书。（埃舍里仍不许书写，但娜佳可以写购物清单。）*

“我喜欢看儿童漫画，”美婼说，“玛妮的家人会寄给我们一个漂亮的袋子，里面装满漫画书。我们全都保存下来，但玛妮在新生活期间把它们送了人。我不想送人，我本打算存起来送给孩子们。我保留了两本。我们念给巴巴听，他很喜欢。巴巴喜爱纯真的儿童读物。他孩子般童真，同时又是高之最高。巴巴身上的每种品质都很美。”

巴巴给了玛妮一条绿色玻璃珠做的项链，上面带有小小的白色纹饰。他指示玛妮永远戴着这条项链，连洗澡时也不例外。

巴巴还送给美婼一条彩色玻璃项链。不过，因为美婼的又长又重，巴巴叫她不必一整天都戴着。过了一段时间，巴巴带她们去纳西科的某个地方野餐，让她们玩一个游戏。美婼戴着项链奔跑，项链断开。好在项链每颗珠子前都有一个结串着，所以不是所有珠子都掉下来。每个人都帮忙寻找掉落的珠子，最后都找全了。

玛妮的项链戴了好多年，直到它也散落。

尽管玛妮是巴巴的小妹，但她一旦进入埃舍，并没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我永久加入巴巴时，不像趟水进海——水先及脚踝，然后到小腿，而是一跃而入。从一开始，气氛就紧张强烈。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要的。”

---

* 注：美婼还得到《美赫讯息》和《美赫公报》，可以大致浏览，并阅读某类文章。后来，在新生活之后，美婼想把这些漫画中的几个故事重新读给巴巴听，她调侃玛妮为何要把书送人。“没关系，”玛妮说，“现在我们有雷克斯·史托特和 P·G·沃德豪斯。”

希芮茵麦和女儿玛妮，摄于 1938 年 2 月，上美拉巴德
（注意玛妮手上的皮肤病）
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1933 年摄于堪迪乌里

站立：克莉丝汀、大蔻诗德、

薇薇安、美婼、小蔻诗德（后方）、敏塔、巴巴、馥芮妮、奥黛丽、顾麦、苏娜（萨若希的兄长丁肖之妻）、诺芮娜、迪娜、苏娜玛西

坐着：娜佳、梅布尔、玛妮、迪莉亚、捷露·塔拉提、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吉蒂（弯腰）

昆廷·托德拍摄（用玛格丽特的照相机）

26 西方人来访

一组西方人即将到访印度，准备工作在进行中，他们将随巴巴在印度旅行观光六个月。在纳西科无法为这一行人安排住宿，于是禅吉被派往孟买做必要安排，他在孟买附近的堪迪乌里为西方人租了一座别墅，起初，巴巴宣布他会带印度女子同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1933 年 3 月 17 日，小阿迪在纳西科给禅吉写信，解释有关计划的变更事宜：

> 本来印度女子们也要前往，但同时照应两个组，即女士组和姬慕帮（英国组），会是件让巴巴太头疼的事。而且我们只预订了包厢，而不是整节车厢，这会让事情更加困难；因此一行人将被分到不同的车厢，我们安德纳（内部）的女子们会不高兴；倘若巴巴和内部女子们坐在一起，姬慕帮也会有这种感觉。
>
> 这就是为什么巴巴决定不带印度挤奶女旅行，而是另行计划：25 号带内部女子去孟买，带她们到一些野餐地，比如高尔沃德和嘎拉普瑞；当姬慕帮来时，东方女子将在孟买待三天，彼此相处交往，而不是像之前决定的那样待 24 小时。姬慕帮七、八、九日将住孟买的堂皇酒店，巴巴和内部女子们在堪迪乌里。姬慕帮早上 10 点到堪迪乌里，一直待到晚上，在堪迪乌里附近的酒店用午餐；晚间全体乘车外出兜风。去见（丁肖）马克，并安排 25 日起在堪迪乌里别墅居住。

25 号那天，巴巴并没带女子们去孟买，而是带她们去了班达达拉四天。然而 4 月 3 日，他带东方女子乘火车经伊加特普里，到堪迪乌里。*

巴巴希望女满德里穿上最好的纱丽，改变一下形象，让她们见西方同伴时显得年轻有朝气。他指示馥芮妮为她们购物，化妆品和好衣服，需要什么买什么。馥芮妮买了粉饼、口红、丝绸纱丽，甚至透明丝袜和高档高跟鞋。巴巴叫女子们都用上。

* 注：班达达拉距离纳西科 55 英里，是个宁静、幽僻的度假胜地，有几处野餐地点，一面大湖被森林覆盖的群山环绕，还有一个瀑布。

八年来，女子们的头发一直被一块白巾遮盖；现在巴巴说：“别再戴白头巾了，把你们的头发梳个好样式。”

她们多年来居住在埃舍，缺乏练习，也不熟悉最新发型，如何做头发？美婼把头发拢到耳后，夹起来，松垂在后背——长而浓密，很可爱。“我们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发式也很简朴。很多年我们从不关心自己的头发。我们没有任何做发型的经验。突然间，巴巴说我们必须穿戴时髦，还要涂口红。

“我们感到害羞，但我认为巴巴是在调皮，在考验西方爱者。他对她们讲埃舍女子已舍弃一切，可突然间，我们以这种形象出现。她们一定以为我们很简朴，衣着朴实无华，而现在巴巴要向她们展示我们打扮得多漂亮，以此考验她们，看她们对巴巴的印象到底如何。这些西方人期待的是禁欲的修女，结果却发现是这样一些优雅迷人、穿着考究、面带妆容的年轻女子。

“巴巴想让她们大吃一惊。巴巴做了很多事情来考验她们的先入之见。

美婼先是把头发编成一股粗而长的辫子。25 岁时，她开始掉头发，白头发也出现了。那天在去伊加特普里的火车上，巴巴注意到这个情况。美婼坐他对面，他欠身仔细看她的前额。“这是什么？”他问道，“白头发吗？”他让馥芮妮把白头发拔掉，她依言照做。巴巴希望她们呈现最佳状态，不喜欢美婼有白发。

“你相信吗，我才 25 岁，就开始长白头发。这都是一直戴那些头巾造成的，我的发质本来很好。白巾要系得前后都不露头发，头发盘成一个圆髻。这对头发不好，头发需要阳光，新鲜空气。我告诉玛妮，我们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好很漂亮，但一直戴着围巾；后来我长了白发，头发变得花白，巴巴却叫我把头发露出来。玛妮说那就是巴巴的方式。”

巴巴和东方女子在堪迪乌里别墅住了四天，直到西方人到来。马克是个富有的帕西人，他这幢精致的两层楼房布置舒适，楼上有一个大客厅和卧室，四面都是宽阔的露台。但她们不必一直待在家里，巴巴带女子们到附近的山间悠闲漫步。

由于顾麦以及大多数人不怎么说英语，（英语很好的）馥芮妮被选中接待西方人。她在孟买码头迎接西方一行，于 4 月 7 日下午两点将他们带到堪

迪乌里。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巴巴生出个游戏的主意。“我要躲起来，”他嬉戏道，“西方人来时，叫她们一定要找到我。”

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是否得体、举止是否有教养（尤其是面对一群外国人）的美婼，有些慌乱，说道：“我们甚至还没见过她们，却要告诉她们巴巴藏起来了，快去找他！太滑稽了。”

西方人到达别墅时，她们走上台阶，在相隔四个月后渴望一睹巴巴容颜。东方人站在门廊上，姿态端庄地迎候她们。“巴巴在哪里？”西方人问。

东方女子解释说：“巴巴藏起来了，快去找他吧。”

只懂一点点英语的蔻诗德不停地重复着：“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西方女子在游廊跑上跑下，找遍阳台，到房子里搜寻。迪莉娅发现巴巴躲在浴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高橱柜的后面。“我找到巴巴了！”她叫道。

大家围拢过来，巴巴说：“迪莉娅先找到我，所以我要先拥抱她！”

接着他拥抱了每个人，为两组人作介绍。和巴巴在一起的女子有：美婼、玛妮、娜佳、小蔻诗德、大蔻诗德、瓦露、馥芮妮、苏娜玛西、顾麦及女儿朵丽、琵拉麦、琵拉麦及女儿喜拉、迪娜·塔拉提及女儿捷露。*

西方组中英国人有：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梅布尔瑞恩、奥黛丽威廉姆斯、敏塔·托雷达诺、迪莉娅·德里昂和克莉斯汀·麦克诺顿。（昆廷·托德也来了，但没被引荐，尽管他在拍摄本章开头的照片时见到了美婼。）†

来自美国的有：伊丽莎白·帕特森（她此前来过印度）、诺芮娜·马切贝利和薇薇安·吉森（她代替原本要来的姬慕·托赫斯特，姬慕的丈夫不肯让她走）。东方女子 14 名，西方女子 10 人，男子 1 名。

介绍过程中，28 岁的迪莉娅询问美婼的年纪。“巴巴很顽皮，”美婼说，“我当时 25 岁，但巴巴告诉她我只有 21 岁。”

玛妮指出，在这个早期阶段，东方女性几乎从未拥抱过西方人；两组之间的相互交流谨慎而克制。“她们是有巴巴，而我们也有巴巴。情形和现今不一样。”

---

* 注：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的孩子们一起住在纳西科。

† 注：伊丽莎白拍摄了另外两张合影，昆廷坐在前排。

介绍完毕，上演娱乐节目。玛格丽特和梅布尔跳舞，其他人唱歌。据玛妮回忆，奥黛丽是她们见过最可爱的女子之一，她身穿长裙跳了一段舞。

美婼记得，形意舞者薇薇安“长着一双漂亮的绿色眼睛”，她要求所有人往后挪，以便腾出更多的表演空间。

巴巴让玛妮表演一段印度舞蹈，玛妮跳，小蔻诗德唱。玛妮还表演了一个短剧，讲的是一个学校老师的故事，她的眼镜老往鼻尖上掉。由于节目大部分时间都有男士在场，美婼只好上楼去了（朵丽陪伴）。之后，晚上 8 点，西方人回到他们在孟买的旅店。

西方人一直期待见到东方挤奶女，尤其是美婼，她们没有失望。以下是她们对第一次会面的几个回忆片段：

敏塔：我们首次见面时，我觉得美婼很美，极其可爱。她深爱巴巴，你会感到巴巴是她的生命，完全是她的生命。所有人，包括男子，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愿，都是巴巴的意愿。我是否嫉妒，我不记得了。我不想要她的角色，我需要一种不同的生活。我想我姐姐（迪莉娅）和其他后来到印度生活的人，会觉得有点困难。玛妮很可爱，也很活泼。

迪莉娅：我们在堪迪乌里初次见到美婼时，她处于严格的隐居中，许多活动都不可参加。我们最初听说美婼是 1932 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别墅。巴巴对我们讲了印度挤奶女，以及美婼的特殊角色，她有多美，她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做好了准备。他告诉我们在印度有一个特别的女子，她是挤奶女中的一员，她对他的角色如同拉妲对奎师那。每个阿瓦塔的生平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女子，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阿瓦塔的阴性面向。

我们在印度见到美婼时，意识到她正如巴巴说的那样美。她骨骼清秀，眼睛美丽迷人，一头长发乌黑发亮。

美婼极为甜美优雅。一个人总会感到美婼特别。只要看到她你就会意识到，虽然她可能显得害羞，美婼总是具有这种内在的高贵。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自己的角色。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巴巴对她更多的特殊训练，她（在埃舍内部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权威。这一点显然毫无疑问，人人听从美婼。有关她是谁，巴巴说得清楚明白。你会感到她接受了这个角色，

她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巴巴想从她这里要什么。

我从不嫉妒美婼，虽然我会嫉妒别人。直到见到美婼，我都难以理解，既然我们是姬慕帮，巴巴说我们是他的“心”……那么美婼在什么位置呢？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当得知每一位阿瓦塔和至师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女子时，我明白了。

有人说美婼对巴巴而言代表摩耶，又有人说她代表阿瓦塔的阴性面向，在灵性上，他通过她对所有女性工作。无疑的是，他总说：其他人与他有着不同程度的亲近，而她是“特选者”。

玛格丽特：在威尼斯（1932年8月），巴巴说他想给美婼买一条项链。那里有可爱的意大利珠子等佩饰。我记得随巴巴去给她挑选了一串，那是在我见到她之前。我们对她有所了解，但模糊不清。我记得第一次听说美婼是有一天，我们在海滨一所避暑别墅外美丽的场地上散步，而后坐了下来。诺芮娜几个人滔滔不绝，说起往世的话题：诺芮娜声称是圣母玛利亚。敏塔说她有可能是拉妲：“我是拉妲，对不对，巴巴？”她问，如此等等。

巴巴说顾麦在此次阿瓦塔降生中扮演圣母玛利亚的角色。他明确表示，在印度也有人扮演拉妲的角色。

在堪迪乌里，我个人仍不清楚美婼的特殊性。其他人也不完全明了。美婼总是在巴巴身边，总在他身侧。没有太多的牵手或亲吻举动：她在那里，拥有某种高贵尊严。

在社交方面，她相当乐意接纳我们，并且因为巴巴，她希望取悦我们。她就是那位拉妲，她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扰乱这种关系。除此之外，她很迷人。她的行为举止中没有任何让我们不喜欢她之处，比如装腔作势，或者炫耀“我是美婼”等等。

吉蒂：1931年首次到访英国时，巴巴偶尔提及他在东方的女爱者，说有一天他会带我们去印度见她们。他提到美婼和玛妮，美婼有多美丽和忠诚，她有多爱他，当他需要外出工作时，她同他道别时，怎样的流泪不止。

我记得巴巴回印度前，迪莉娅或是我问巴巴我们能不能送点小礼物，他知不知道美婼和玛妮喜欢什么。我们送了小手提包，交给巴巴，巴巴交与卡卡保管。那时我们并不清楚美婼注定（或准备）要履行的角色。

巴巴两次来访期间，我们得知东方女子已听说我们，她们很高兴自己的大师受到西方人的敬爱，正如她们爱他那样。1932 年巴巴再次回印时，我们获准可给美婼和玛妮送礼物。此次访问期间，巴巴说：“美婼是纯之最纯，她最爱我。”她们对我们的兴趣完全是为了取悦巴巴。

在 1933 年堪迪乌里聚会上，所有人在房里等候我们。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巴巴了。我进去时差点摔倒。我记得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美婼。她长发结辫垂于脑后，十分年轻，皮肤完美无瑕，那么美，样貌极其纯洁。她实乃幸福的化身。她身穿漂亮的纱丽，是那么优雅，你会感到她正是纯之最纯。她随时准备听从巴巴对她的任何要求——来到台前，或者退居幕后。

一天我们穿纱丽，美婼协助，其他人向我们演示如何穿裹。早年我们从未单独和美婼在一起，除非巴巴在。我们到时，巴巴会在那里，只有在他面前，我们才拥抱美婼。我们总是先拥抱她，才可拥抱其余女满德里。道别时也是这样。巴巴会先叫来美婼，我们总是在他面前，道别并拥抱她。*

第一天，在简短的音乐会期间，美婼同朵丽一直在楼上——尽管巴巴在场时，她一刻也不想和巴巴分开。对她来说，那个命令一定很难遵守。

巴巴守护着美婼，这是任何人做不到的，你总能感到他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让她开心。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是：“美婼会喜欢吗？”我们意识到她的特殊。娜佳告诉我，巴巴从不对她们讲美婼多特殊，但她们知道她特别，她们要煮饭洗衣，而美婼照料巴巴。

我们意识到美婼特殊，但当时并不清楚她的地位。其余女子也同样警觉，确保美婼快乐，在这件事上，所有人的全部用心都为取悦巴巴。她们感受到美婼的特殊性，她对巴巴和之后他工作的无比珍贵。

4 月 9 日，巴巴带东方人返回纳西科，第二天他又回到班达达拉。东西方女子在一起只度过短暂的两天，直到三年后一些西方女子再次来到印度，她们才再度相见。巴巴同西方人在班达达拉又逗留三日，接着北上，领他们游览

* 注：瓦露将自己九码的婚礼纱丽给奥黛丽穿。只有奥黛丽能穿这种长款的。（瓦露去世时，她身穿这件纱丽在美拉巴德火化。）

阿格拉的泰姬陵以及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山，不到一个月将他们遣回西方。

5 月 1 日，巴巴回到纳西科，在那里度过两周，然后去美拉巴德和孟买，准备再访意大利。女满德里又一次被留在身后，但美婼说：“当西方人初来印度时，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没有家人的感觉。她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英语不熟练。很多年，我们不读不写。所以我们并不想和她们同去波托菲诺。”

6 月，巴巴前往波托菲诺，8 月 4 日返回。与此同时，尽管在西方组离开印度后，巴巴放松了头上戴白围巾的限令，但对美婼的限制却加强：美婼到哪里，玛妮或小蔻诗德必须时刻伴随左右。即使美婼上厕所时，也得有一名女子在附近，在能够听到她呼唤的范围内。

巴巴远赴国外时，随时将他的行程通告女子们。以下是巴巴写给小阿迪的信，表明巴巴对他自己给女满德里的信件的审慎，以及这些书信是如何传达的：

阿塔契亚拉别墅
波托菲诺海边
1933 年 7 月 11 日
亲爱的阿迪：

……关于所附的给苏娜玛西的信，这封信要原封不动地转交给她，完全依照上次给你的指示——即谨遵相同的程序。你（阿迪）把信原封不动交给赛勒之妻娜佳，指示她去女子的住处，把苏娜玛西叫到一边，把信交给她，不要提你的名字，而要说信来自于我。独许玛妮打开信件，朗读给所有人听（不要给任何人看），然后随身保管。娜佳麦不要在那里等，送完信立即返回……

给满德里我的爱
（签名）M・S・伊朗尼

巴巴长期在外的一个时期，美婼为他绣了一件纯白丝袍。长袍从纳西科开始绣，在美拉巴德完工。美婼首先用复写纸在网状材料上描出图案，再将网图放到丝袍上，丝袍绷在一个带腿的小木框上，形似一张矮桌。

美婼和另两个女孩坐在地板上，穿针引线，用金线将（小蔻诗德从孟买

带来的）亮片缀在刺绣之上。一部分完全绣好后，换另一部分再绣。*

她们没有钱，又不允许从集市上订购，因而从小蔻诗德的一件纱丽上拆得金线。作为深得父亲溺爱的独女，当蔻诗德到了年纪，她的皈依礼在乌德瓦达隆重举行。（“与其说是坚信礼，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婚礼。”蔻诗德回忆说。）在这个场合，蔻诗德受赠一件金色刺绣纱丽。她加入巴巴时，随身带来这件华丽的纱丽。有很多次，比如巴巴的生日，女子们把它铺在巴巴的椅榻上。此刻她们从纱丽上拆下金线，将线缠成球，用来给巴巴绣长袍。

蔻诗德在孟买还有一位姨妈，曾鼓励她装饰纱丽镶边。蔻诗德给她写信，说她在做镶边，姨妈寄来一捆捆亮线，她们用这些闪亮的线给巴巴做饰物。

除此之外，女孩们为巴巴做了四五顶王冠。“每年我们都想做一顶新王冠，”美婼说，“但我们在美拉巴德做的最后一顶王冠付出了最大的心血，它和长袍现存于博物馆。†

为了配刺绣长袍，她们想做一个花环。除了金丝纱丽，小蔻诗德还有一件精美的白色丝绸纱丽，她们把它染成浅粉色，并撕成条状。她们用丝绸和绿线，造型出玫瑰花蕾、茉莉花和花茎。每天饭后，做完家务，她们就做几朵花蕾，最后花环长至巴巴的膝盖。这是一项缓慢而辛苦的精细活，她们须细心地一点一点卷成花朵的形状，但这样的努力值得。

“巴巴佩戴后非常非常美。”美婼说，“这样很好，因为鲜花花环有可能染污白袍，白袍上全是刺绣，我们没办法洗。”

女子们还用现成的鞋底为巴巴做了一双凉鞋。她们用金线缝缀珠子和亮片，并用粉红色编织物进行装饰；但那时似乎巴巴最常穿的凉鞋都带了翅膀：1933 年 9 月底，他又出发了，这次是前往威尼斯，直到 11 月 14 日才回。

在伦敦期间，巴巴见到几个新爱者，他们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威廉姆邓肯、诺妮盖利及女儿拉诺。诺妮和拉诺本打算在纽约见巴巴，但巴巴的计划变更，她们的好友茹阿诺·波吉斯拉乌致电函，叫她们来伦敦。

巴巴让诺妮、拉诺和茹阿诺承诺，二月份他生日期间要来印度。虽然似

---

* 注：长丝袍本身可能为巴巴的一名跟随者所赠。

† 注：1938 年的生日宴会上，巴巴头戴这顶王冠，身穿刺绣丝袍。

乎是“新人”，但她们没有犹豫，立刻同意。

照片顶部：巴巴的生日，1938 年于美拉巴德
照片底部：巴巴与美婼和玛妮，1937-38 年于美拉巴德

王冠、花环和长袍，由美婼、蔻诗德和玛妮制作
照片由鲍伯·斯特里特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由安曼·芬斯特合成

上美拉巴德：水塔建筑（上）；巴巴的厨房和凉棚（中）；东屋和竹席走廊（下）
拉诺摄于 1938 年 2 月——玛妮收藏

27 上美拉巴德

美赫巴巴计划将埃舍从纳西科迁回美拉巴德。1933 年 9 月去威尼斯前，他遣彭度到美拉巴德，建几处房屋。英国当局发布通告，因邮局太靠近铁轨，要求拆除；那时彭度已开始在上美拉巴德水塔附近建造浴室、铁皮棚和厨房。

巴巴不希望邮局拆除，传话叫彭度去找当局撤销命令，遭到拒绝。因此与其让外人来做，不如彭度亲自监督拆除工作。拆下的石头相继用来建山上的新厨房和巴巴的陵墓，陵墓是后来在他闭关的穴屋原址上建造的。

满德里记得巴巴常说：“我没有钱，所以凡你们有的，砖头、水泥等等，都要派上用场。”他有时甚至把完好无损的建筑拆掉，将材料用于建新建筑。

美婼对邮局富有感情，因为它不仅是巴巴首次来美拉巴德的居处，也是她首次近距离见巴巴的所在。而且她在那里第一次为巴巴梳头，巴巴在那个房间里给过她一枚戒指，还是她最后一次听巴巴说话之地——所以此处承载着诸多珍贵的回忆。

然而，美婼的隐居如此严格，即使后来到美拉巴德生活，她仍不知邮局已被拆除。多年以后，得知那座建筑已不复存在，美婼自然伤感，但又欣慰至少那些石头用来建成巴巴的三摩地（陵墓）。

“当局要求拆掉邮局时，巴巴一定感觉痛心。”美婼回忆，“巴巴在邮局逗留日久，在那里吃饭，唱卡瓦里歌曲，听巴赞；在那里洗浴，睡觉，谈话。巴巴在那里讲三个王子的故事，我在那里听巴巴笑和讲笑话。他在那里说达里语……当得知邮局不得已拆除时，我痛心不已。”

男女满德里总共约 70 人，于 11 月 30 日搬回美拉巴德。巴巴和女子们乘坐巴士，行李堆放在车顶。也是在那时，巴巴首次下令，在旅行时，美婼要戴一副太阳镜，里面衬一层纸，以免她不经意瞥见任何男子。女子们在纳西科住了五年之久，搬迁前，许多东西要打包——她们的衣物，巴巴的物品，以及所有的食物。

“我们快疯了，”美婼回忆道，“娜佳试图帮忙，但她病了。到了美拉巴德，她也无法帮助我们拆包，她连续两天卧床不起。蔻诗德和我得给大家煮饭，还有巴巴的。”

娜佳被诊断患有黄疸，巴巴为她安排了特殊的饮食，病情仍无好转。娜佳病得厉害，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馥芮妮接到电报，前来协助护理，顾麦也来了。巴巴来到她们的房间，说娜佳可能会死。“情况很严重。”他说。

“我们都吓坏了，”美婼说，“但三个月后，娜佳得以康复。”

数月后娜佳病愈，巴巴令娜佳不许喝茶。她问巴巴能不能就喝一茶勺，巴巴说可以。娜佳每天都多要一点，直到要到一整杯茶。“娜佳离不开茶。”美婼说。

病好后，娜佳为她们做早餐和下午茶；不过，因娜佳还在康复期，早上可起晚一点。有一次她醒来，穿拖鞋时，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她拿起拖鞋摇了摇，一条蛇掉了出来。幸好没被蛇咬到。

男满德里住下美拉巴德，巴巴在山上新建厨房旁的一个小房间过夜。后来，他又开始在他的地穴里睡觉。尽管风很大，他仍在地穴外的平台上睡了几日。男满德里在那里守夜，整晚坐着发抖。

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住在水塔东侧的大房间，巴巴以前在这房间做过闭关工作。第一次住山上，且离巴巴如此近，令她们激动不已。修爱院年间，她们从未上过山，这是一个禁区，禁止女子进入——如今竟获准在此居住！*

“从纳西科迁到上美拉巴德，我们很开心。”美婼回忆说，“因为我们知道，巴巴在修爱院年间一直和孩子们住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想过会有机会和巴巴在山上生活。巴巴带我们来，给我们看我们的房间，里面只有我们的（铁制）窄床和箱子。”

玛妮回忆：“东屋没有家具，只有简单的床铺和箱子。搬这些箱子，往里面放东西，让我们长了不少力气；再开另一个箱子，盖好后放回前面的箱子顶上。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

水塔建筑的西屋（博物馆）用于像馥芮妮这样的非永久居民，不过苏娜

* 注：东屋后来曾用作修爱院男孩的宿舍，在角落里有一个图书区。

玛西和瓦露的床铺也在那里。顾麦在一个较小的房间（现在是图书馆）里有一张床，但她不是埃舍的全天候成员，因为她想兼顾家人。朵拉特麦留在纳西科协助馥芮妮管家、照顾她的孩子们。

一些年长者总和女孩们住一起，比如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她担任门卫，后来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同她一道看大门。顾麦的女儿朵丽则没有同她们一起生活，尽管她之前在埃舍住了多年。由于娜佳经常生病，女子们发现朵丽是很好的帮手。

“朵丽是个迷人、聪明的女孩，”蔻诗德说，“而且很勤劳。她身强力壮，所以我们常叫她把大锅从火上端下来。”

然而，朵丽喜欢做巴巴的私人服务工作，在美婼成为巴巴的私人侍从后，还执著不愿放弃。有一次，巴巴因为她的顽固打了她一巴掌。朵丽十分震惊，从那以后变得越来越失衡。

朵丽深爱美婼，为她做了许多个人琐事和跑腿的工作。但据蔻诗德的说法，朵丽对美婼讲得太多，包括一些巴巴不希望美婼听到的事情。在纳西科，巴巴命令朵丽完全不许和美婼说话。

此令下达后，朵丽拒绝进食，基本上成了对埃舍其他女子的困扰。为此原因，巴巴将她送去和母亲在库希如大院生活。在那里，她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巴巴一从西方回来，就去看她。

为安慰她，巴巴允许朵丽第二天和顾麦一起来纳西科；但朵丽再未恢复从前在埃舍的位置。

迁入美拉巴德后不久，埃舍的另一位成员、玛妮的嫂子大蔻诗德搬到孟买。女子们也喜欢有大蔻诗德在埃舍，但她在埃舍并不快乐，这地方对她来说与世隔绝。大蔻诗德喜欢一种更独立自主的生活，她可以随心所欲去剧院、看电影、听音乐会。

禅吉在未发表的日记中，讲述了 1933 年 11 月至 12 月美拉巴德的新安排：

> 为大师的早期女满德里成员提供了专属私人宿舍。从最初，大师对女满德里的规定就非常严格，这归因于她们所经历的特殊训练。她们的住处与男性成员完全隔离，任何男性成员不得接近女子宿舍……当然，

这只针对他的极少数早期女弟子而言，她们从最初就受到他的训练，其生活是追求灵性真理者的理想楷模。

这绝不意味着大师对自己的弟子没有信心——即不让异性成员与女性交往，也不代表他提倡对女士实行深闺制度……而是正如上面所解释的，这归因于对少数被选者的特殊训练，他希望把她们训练和培养成为世人所赞美和敬慕的女性典范！*

这些女满德里有着不同的训练模式…一位成员（朵拉特麦）已沉默多年，只喝牛奶维生，尽管她和家人在城市（纳西科）生活；另一位（芙芮妮玛西）在一间小屋隐居，任何人不得到访；第三位（卡库拜），她和儿子韦希奴在一起，住不同的房间，职责是只为男性成员做饭；老妇人（顾麦）可亲可敬，母亲一般，被大师视为灵性母亲，她当之无愧……她总是随大师上下山……是唯一享有同男女两方面接触特权的女士……另一些人忙于煮饭做饭，同家人共同生活。

大阿迪说，虽然在美拉巴德男女完全分开，但“上下美拉巴德之间争斗不断。巴巴为女子们争取，要求上美拉巴德事务优先。彭度则为下美拉巴德而战，帕椎和彭度在同一‘战壕’，韦希奴保持中立，两头安抚。（甚至后来）在美拉扎德，都是男女双方对抗。卡卡·巴瑞亚知道巴巴倾向女子这边，所以会替女子们出头。”

埃舍时间表要求女子晚间 9 点半或 10 点左右睡觉。每到晚上，玛妮将东屋门从内反锁，闩上门栓，用挂锁锁上。

巴巴凌晨四五点起床。但他从不先去东屋，而和一名男满德里去厨房，苏娜玛西在此迎候。随后他叫她召唤其他人。男满德里走后，女子们到厨房。

巴巴那时不吃早餐，早上只与女子们喝一杯茶。他还在厨房洗脸剃须。美婼照料巴巴的一切个人需要，玛妮在一旁协助。巴巴站在“莫利”（在角落用砖围砌的排水沟）旁洗脸。美婼倒水（当时没有自来水），递肥皂、毛巾和剃刀给他。

* 注：“深闺制度”是一种习俗，在印度和中东的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女性在公共场合要蒙上面纱，不可让陌生男性看到自己的脸。

巴巴剃须时一手拿安全剃刀，一手举一个带木柄的椭圆形镜子。有时他让美婼拿着镜子，但多数时候他自己拿镜子。*

“巴巴刮胡子用的镜子，是我们最初从普纳来埃舍时箱子里带来的，”美婼说，“这面镜子，连同一把银梳和刷子，是我母亲结婚时的聘礼之一。我很高兴它来自我们家。

“镜子背面可拆卸（巴巴用的时候就取下），由纯银制成，中间有小象的浮雕图案，镜框为木质。梳子镶银边，并带有银套，很漂亮，但巴巴把它送了人。刷子也是银制的，非常柔软精细，我现在还在用。梳妆台上有一个小银托盘，还有四个小银瓶。这些东西和这面镜子，早在新生活之前，就送人了。”

巴巴不爱刮胡子，感觉烦琐。他不喜欢在胡子上打肥皂水，对这一套程序常感厌倦。另一方面，他喜欢自己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所以（除非外出进行玛司特之旅）巴巴每天都剃须。刮完脸，他摸摸自己的脸是否光滑；否则便要回剃刀，再刮一次，直到刮净为止。刮完之后，美婼有时会把脸颊贴在巴巴的脸上，试试光滑度。接着 8 点左右，巴巴动身去下美拉巴德，11 点左右回来同女子共进午餐。

如前所述，苏娜玛西和韦希奴的母亲卡库轮流在上美拉巴德坐守大门，确保无人进她们的院子。唯有洁厕人员可在规定时间进入。山上的厕所和她们在下美拉巴德用过的一样，都是铁盒，清洁工日日清洁。†

苏娜玛西若远远看到韦希奴带着日用品上山，就摇铃。铃一响，如果美婼和玛妮在外面，就进屋关上门，确保不见男性，也不闻男声。不管谁来，只要是男性——送奶人、工人，或是男满德里，都会摇铃。此外，玛妮还受令在房间内弹奏西塔琴，以掩盖男子的声音。

“在我们隐居的那些年间，没有（外界的）男子来过美拉巴德，”玛妮说，“不过，有时需要管道工，或者需要男子做的工作，即使他们是陌生人。他们会说话，他们不是满德里（在山上时被严格禁止说话）。美婼甚至不能听见男

---

* 注: 巴巴常用吉列剃须刀片。他使用福汉牙粉刷牙（后来用福汉牙膏），用牙刷或用手指来刷。

† 注：巴巴的厕所是分开的，每天由苏娜玛西打扫。

子的声音，声音不能传到她的耳朵里，所以我只得弹奏西塔琴——在厨房，如果我们在那里干活儿，或者在我们的卧室里。

“我喜欢西塔琴。我没学过，但我会弹，因为我听我哥哥贝拉姆弹过。这样我开始弹西塔琴，起初令人愉快，感觉享受。但有时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男人们才能完工。我把琴声放缓，但听到人声，便赶紧用音乐声盖住。为了遮盖男子的声音，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演奏同一首曲子。”

在女子的房间外，用竹席搭起一条宽三英尺半的走廊，铁皮做顶，这样即使在雨季也无妨碍。这条封闭的通道有双重用途：主要为女子们遮荫避暑，因为她们在房间和厨房之间来回走动，同时也为了保证严格的隐居，确保美婼不见人和被人见。她甚至没从远处瞥见过男子，比如在田里干活的人，并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避免男子看见她。此外，在纳西科所下达的由一名女子随时伴随美婼左右的命令，继续在美拉巴德执行。每当美婼洗澡或上厕所时，玛妮或蔻诗德会在浴室外看守。她们坐在台阶上，直到她结束，然后护送她回房间或厨房，早期她们在山上的厨房里度过了几乎所有的时光。

“我们从不在院子里散步。”美婼说，“我们太忙，连院子里设定的区域都没去过，我们从东屋到厨房再回来。很多年就像这样。即使晚间不能四处走动，我们在美拉巴德仍感觉满足。我们只是等着巴巴从男满德里那里回来。

“其他人来时，她们在院子里走动，而我们四个女孩（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从未离开过房间或厨房。巴巴特别贴心。他见我们只是不停地干活，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就回自己的房间缝缝补补。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巴巴带过来羽毛球拍和羽毛球。他不希望我们感觉像被禁闭，所以（在现铁皮棚所在地）建了个羽毛球场。”

羽毛球场地上画了线，还搭起了网。有一段时间，巴巴几乎每天早餐后，和女子们玩 10 到 15 分钟。（“巴巴喜欢扣球。”）然后他让她们继续打，自己下山到下美拉巴德的一个临时场地打网球。阳光还不甚强，女孩们接着打半个小时，而后去做饭，在巴巴回来前做好。

巴巴叫她们每天都打羽毛球。“在那段日子，羽毛球是我们唯一的消遣，”玛妮说，“我们穿过竹席走廊去厨房，再回来，除了跟巴巴相关的地方，哪儿

也不去。”

别人打羽毛球时，娜佳和馥芮妮（当她来访时）做些园艺。她们在院子周围的铁丝网上种了一种攀爬植物，还在（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住的）东屋外种了花坛和牵牛花。巴巴亲手把苦楝树栽种在厨房外面。这棵树由牛车从阿美纳伽运到上美拉巴德，已长到三四英尺高，树根用泥土包裹。苦楝树放进坑里时，巴巴摸了摸它的树干。

气候炎热，每当巴巴上下山时，苏娜玛西或卡库都会为他打伞。瓦露想到要是路两旁有树荫就好了，于是 1933 年 12 月，她在小路两边种上树苗，用肩膀担水来浇灌。

“瓦露热爱动物和园艺，”美婼说，“除了在上山路上种树，她还在我们的院子里种了柠檬树和芒果树。她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满怀着爱和悉心的呵护。虽然手下有两个仆人，她仍会从她们手中拿过工具，把坑挖得更宽更深些。”此外，还种植了茉莉花和咖喱叶灌木，以及更多苦楝树。*

在山上为巴巴洗衣的也是瓦露，之前是美婼。巴巴常随身带着书信，以及写有数字的纸张，放在外衣的两个大口袋。有时，他从一个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看一眼，又放进另一个口袋。†

有一次，在洗外套之前，瓦露忘了把口袋里的纸掏出来，一不小心把口袋里的几封信都洗了。瓦露惊慌失措，该如何是好？“巴巴会发火的。”她想。她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张浸透水的信展开，挂在晾衣绳上晾干。

但巴巴并未不悦。“当你以为巴巴会对某事大发雷霆时，”玛妮说，“他会一笑了之。有时候原本没啥，巴巴却异常光火。”

巴巴穿普通的平纹细布长袍，这种布料洗后很容易起皱。所以美婼仍要

* 注：后来在下美拉巴德的水井安装了水泵，和一条通往上美拉巴德的通水管道，从而不再需要每天用牛车将水送上山。但山上的大多数树木和灌木丛，由于土壤贫瘠和降雨不足，而无法存活。此外，他们在新生活时离开之后，没有人给它们浇水。

† 注：馥芮妮给巴巴做了一件丝绸外套（是一种叫“美国丽人”的铁锈色），巴巴穿了一段时间。衣服口袋里塞满了信件，他称之为“邮局”。有人还送给巴巴一件深红色和一件蓝色的天鹅绒睡袍，还有一件白色法兰绒睡袍，他冬天套在长袍外面穿。

“熨”它，就像她在下美拉巴德做的那样，衣服叠好后铺上一块毛巾压平。巴巴长袍内穿白色的衬裤，叫做查迪。他的长袍和查迪从瑙萨里的巴巴爱者那里订制，所以总是有很多。*

“巴巴的腿修长可爱，而且强健。”美婼说。玛妮补充道：“巴巴的腿很纤细，像孩子的腿。”

如果天气寒凉，巴巴便穿卡姆里外套。这段时期，顾麦送给巴巴一件外衣，他的第一件粉红色外衣，由阿美纳伽裁缝缝制，淡粉色棉质布料。美婼发现衣服除皱困难，她们没有熨斗，当然也没有电，她往衣服上洒水，用手压，上下铺两条毛巾，再压上重物。下午或晚间，她看看潮湿程度，然后挂在外面晾干。

很久以后，有人从孟买带来一种老式熨斗，这种熨斗内装着炭火，须不停扇风助燃，而且煤灰常常落在衣服上。巴巴的衣服压平后，美婼会缝补破损的长袍，将外衣上的扣子缝紧。

美拉巴德夏季酷热难耐，巴巴上下山都打伞，但在烈日炎炎的户外行走十分辛苦。“然而，巴巴每天都上山下山。”美婼说，钦佩巴巴的坚毅，可是想到他有多不舒服，她又为之难过。

到了午饭时间，巴巴到她们的房间时，一路走来脸热得通红，美婼为他擦汗。女子们帮他洗去脚上的灰尘并擦干，他坐在一张薄垫上靠墙休息。

巴巴的脚底皲裂时，顾麦懂得怎样处理：把一条薄毛巾铺在脚底，用奶牛酥油涂脚，再用铜碗底按摩两三分钟。“这让巴巴的脚感觉凉爽，”美婼解释说，“他说感觉很好。”之后，美婼用温水（不用肥皂）给他泡脚，再用一条小毛巾擦干。

炎炎夏日，巴巴和女子们在东屋吃午饭，因为那里比较凉快，其他时候，他们则在新厨房里吃。“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好的厨房。”美婼说。

因为巴巴午饭吃得很早，女子们须快速把饭做好。娜佳忙前忙后做饭，美婼帮忙研磨马萨拉（香料），其他人切蔬菜、清理大米里的石头颗粒。咖喱连同香菜籽、红辣椒和姜黄须在磨石上磨成细粉。美婼发现干椰子最难磨。此外，每天都为巴巴准备新鲜的蒜蓉酸辣酱，他喜欢吃。

---

* 注：在几条查迪上，女子们甚至还加了花边。

食物用柴火煮，苏娜玛西烧火。她们自己的饭菜和巴巴的食物在同一时间准备，但分开做。午餐时间，女子们坐小矮凳上吃，盘子放厨房地上。巴巴盘腿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上，桌面固定着一块镀锌铁皮。女子们在上面铺了薄垫，罩上漂亮的罩布，后面靠墙放一个大靠垫。巴巴敏捷地一跃上桌，问午饭吃什么。*

娜佳会说："调味豆糊和米饭。"巴巴摸了摸他的肚子，意思是："我饿了。"

美婼迅速在巴巴腿上铺上一块桌布，把食物放到一个托盘里。巴巴自己动手从他的锅里盛饭菜。如果他想吃酸辣酱或泡菜，美婼会从一个小坛子里舀到他的盘子里。

在娜佳康复之前有一次，美婼和蔻诗德做饭，玛妮帮厨。那天她们为女子们做了一道菜（可能是茄子），还有巴巴的米饭和豆糊。巴巴来了，洗了手，尝了尝蔬菜，打手势道："好难吃！谁教你们做的——青蛙？"巴巴对娜佳的手势是"青蛙"，因为娜佳矮小，行貌似青蛙，巴巴便给此雅号。

但她们忘记了这个，茫然不解地看着他。"什么，巴巴？"蔻诗德问道，"一只青蛙？"

巴巴重复这个手势，蔻诗德看看美婼，不知他究竟何意。我们煮青蛙了吗？美婼也困惑难解，随后记起这是巴巴对娜佳的手语。巴巴等得不耐烦，听女子们说她们被搞糊涂了，他笑了。

埃舍的食物都是素食，要么是米饭和咖喱，要么是米饭和豆糊，偶尔加一道蔬菜。"要是我们有鸡蛋就好了，"美婼想，"但鸡蛋是不许吃的。我们在美拉巴德从没见过鸡蛋——而我喜欢吃煎蛋。"

娜佳曾做过仿蛋咖喱，用鹰嘴豆粉做"蛋黄"，米粉做"蛋白"。这些人造鸡蛋浇以咖喱。大家见了都高兴地说："哇！今天有咖喱鸡蛋！"

"我们满心以为那天巴巴允许我们吃鸡蛋，"美婼说，"根本没多想。我们切开'鸡蛋'，才发现是仿制品。巴巴也吃了一些。"

有一次在厨房，巴巴像往常一样，坐在铺软垫的桌子上，他问苏娜玛西：

---

* 注：后来，当曼萨丽开始使用厨房时，桌子被放在东屋。它现在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你很喜欢吃鱼，是吗？你在孟买经常吃鱼。”

“是的，巴巴。”她回答，“我每天都吃。”

“每天？”

“是的，巴巴。”

“你有时会想吃鱼吗？”

苏娜玛西承认她会，美婼回忆说：“我们一听到这种鲜鱼的话题，口水都出来了。我想巴巴当时也想吃点鱼，虽然他没说。他一定这么想，可是他不会吃，直到很久以后才允许自己吃一些。”

用完饭，巴巴仍坐在桌子上，女子们收拾盘子，并拿来一个铝盆。其中一人拿着肥皂和毛巾，美婼用水壶为巴巴浇水洗手，水流到盆里。“我们希望有机会服务他，所以他给我们机会。”*

午饭后，巴巴同她们放松休息一会儿。他在厨房桌子的薄垫上，或在她们房间的躺椅上躺 10 到 15 分钟。巴巴在这个时间洗浴，2 点半下山，同男满德里待到 5 点，或者有时晚一点，从下午 4 点待到 7 点。

有时为了消化食物，巴巴在东屋踱来踱去，常常拉着顾麦的手。他和女子们聊天，或者玩挑棍游戏。“我们有一套非常精致的象牙棍，”玛妮说，是巴巴一次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巴巴会挑最难的棍子，而其他棍纹丝不动。”

巴巴还教她们玩弹珠，但美婼不大喜欢这个游戏。不过她记得自己玩陀螺时，巴巴走过来。“很好，”他看着她打手势说，“你知道怎么转陀螺。”后来她又玩过一两次。

那时巴巴用字母板交流，也打手势。美婼能读懂巴巴的字母板，但若拼写太快，就不行了，而巴巴经常点得飞快。巴巴时而用古吉拉特语授述，时而用马拉地语，或者用英语，有时在这三种语言之间转换，读起来就更难了。†

一般来说，美婼能跟上巴巴快速的手势。只有在开始一个新话题时，他才拼写。“巴巴那么有耐心。他会进行得很慢，从巴巴的手势中，你能真切感

---

* 注：女子们洗锅碗瓢盆，甚至是巴巴的杯子和其他东西，都用柴火灰烬做洗涤用品。

† 注：女子们总是用古吉拉特语跟巴巴说话。

受到巴巴的心思。”

蔻诗德能看懂字母板，但若巴巴动作快起来，她就会叫玛妮来看巴巴想表达什么。女子中间，玛妮最擅长读字母板。她甚至可以倒过来读。“巴巴在使用字母板时，我从没要他放慢速度。但后来，当他采用手势时，有时我们若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就用两只手同时拼写单词（一只手拼一个字母）。”

如果天气和暖，巴巴晚间更喜坐在屋外的躺椅上，在露天吃晚餐。躺椅通常放女子的房间里，因它为轻质木材制成，她们可以轻松抬到外面厨房旁藤蔓缠绕的拱门处，在躺椅上铺上薄垫，再铺一块布或床单，放上靠垫。*

日落时分，巴巴洗了手，在躺椅上放松；他把盘子放在腿上用餐。美婼还记得山上那些与巴巴独处的静谧时光：“我们从厨房进进出出，开心地跑前跑后，给巴巴端食物。给他拿点酸辣酱什么的。”

女子们和他共进晚餐。天渐渐黑了，煤油灯还没点亮，所有人都坐在外面，观看星星浮现。

“黄昏降临，天色渐黑，而巴巴仍在谈话。天气和煦怡人，我们还有何处可去？我们待在外面，坐在矮凳上，气氛异常宁静。

“小煤油灯不太亮。有一次，有人感觉脚跟前有只大蚂蚁。巴巴说要好好看看，原来是一只蝎子，他说杀了它。从那天起，巴巴让人把汽灯拿上山使用，在厨房前立了一根杆，上面挂灯。我们过去常坐在明亮的灯光下。†

“巴巴用饭后，一人为他按摩脚。巴巴躺在躺椅上，我们坐凳子上；巴巴的躺椅不太高。他心情放松，谈一些事情，对我们讲一点男满德里方面的事，我们也讲点什么。也许他会问我们做了什么梦，或者让蔻诗德唱歌。”

美婼跟巴巴讲过的童年往事不多，在纳西科时，巴巴自己提起这个话题时，她讲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巴巴似乎对杰罕吉尔感兴趣，那时朵拉特麦也在场。“我们讲了所有的小细节，比如父亲多爱我们，我们有一匹小马，他想让我们（和母亲）骑……我们跟巴巴讲了很多这样的趣事。”

---

* 注：这个躺椅不是现在上美拉巴德铁皮棚下的那个，现今的那个躺椅更大，用更重的木头做成。

† 注：在美拉巴德山的时期，只有苏娜玛西被蝎子咬过一次。

巴巴常让人讲趣闻笑话，美婼常说她不会讲，因为她小时候只看过童话。幸运的是，其他人知道一些。有时微风吹过，总能预料巴巴情绪的美婼，把巴巴的头发别到耳后，巴巴对她微笑。“我知道巴巴会觉得不舒服，虽然他没意识到。”

她补充道：“我记得所有这些小事情，有关巴巴的甜蜜回忆。我们现在就靠这些记忆生活。”

巴巴可能会叫玛妮拿来那台小留声机，一台从纳西科带来的老式发条留声机，放几张唱片。玛妮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巴巴主要听英国音乐——《卡普里岛》，或是西方人送的非裔美国人保罗·罗伯逊唱的黑人灵歌。艾·乔森的唱片《斯瓦尼》也经常播放。如果他有心情，也会听卡瓦里音乐。*

“时间已到 7 点半，”玛妮回忆道，“夜色降临，几颗星辰在天空中闪烁，十分可爱。巴巴和我们坐在一起，他是那么美。那是一段和巴巴相伴的美好时光，就像人们常说的，那些日子已经不再有。”

巴巴常说：“充分享受。你们这样静静坐在我身边，将来不会如此。这座山会有很多人来。”巴巴做了一个手势，似乎在指“西方”。

玛妮无法想象。她们独自生活在美拉巴德山，如此隐蔽，如此与世隔绝，很难想象还会有谁在这里生活。

玛妮（对几个西方青年）揶揄道：“将来，美拉巴德会变得十分不同，你们无法想象，你们会怀念它今天的样子！”

巴巴曾透露说：“未来的人类头颅大，但没有头发。这不是很好吗？不用梳头和上油！”兴许是开玩笑，他又说：“而且不用做饭，人们吃药丸就行。”

巴巴对馥芮妮说的话，令她大吃一惊：“你现在戴手镯，穿纱丽，但你前世是个男人。”

巴巴表示玛妮前世也是男子，下一世再生为男子，最后一世将成为至师。另一次，巴巴说玛妮出生时，他已经成道，他特意把她带下来，伴随他左右。

“我们从不问这类事情，”美婼说，“但那天发生了些事情，跟玛妮有关，巴巴就说了这个。”关于她自己，美婼推测她从未投生为男子，虽然巴巴对此

---

* 注：不过，巴巴并不喜欢《斯瓦尼》唱片的反面，《卡罗莱纳之春》。

从未有过评论，美婼说：“我想我从一开始就是女性。”

玛妮对巴巴说：“我知道您为何从不以女性阿瓦塔形体来，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您总是以男身降临了。”

巴巴疑惑地看着她，玛妮继续：“您什么都不对我们讲。您不会泄露灵性秘密。女人很难保守秘密，所以您若以女性身份来，就会泄露所有的机密。如果您采用女身，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我就会。我们想知道的一切，您都会如实相告！”

巴巴听着，眼光闪烁。

巴巴在剃须，1939 年摄于贝拿勒斯
玛妮拍摄

美婼的父亲，杰罕吉尔·伊朗尼，约 1910 年摄于奎达
——L. 穆立克照相馆

1934-1935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请巴巴和美婼摆姿势，把泥土铲进一个铁锅。
玛妮收藏

美婼在研磨香料，摄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玛妮在瞄准，1930 年代中期，于上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拍摄（很可能）——玛妮收藏

28 他不在时的忙碌时光

迁回美拉巴德并不意味着美赫巴巴的缺席不在已经结束：1934 年 2 月他去了马德拉斯，4 月去班加罗尔，6 月赴欧洲，在欧洲逗留两个月。之后 11 月，他前往美国；直到 1935 年 2 月中旬，印度的男女满德里才再次见到他。

巴巴长时间在外期间，尽管美婼意识到巴巴必须外出工作，仍忍不住悲伤难过。蔻诗德说，巴巴出国后，美婼哭了几天。她不是坐在那里哭泣，或抑郁消沉，而是从早到晚忙碌过程中，想到要许久见不到巴巴，不时泪水满眶。

在一次西方旅行期间，蓦然间巴巴面露悲伤神情，随后解释说远在印度的美婼在流泪，因为她想念他。作者就此事求证美婼时，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否确切），因为我当时不在场，但这肯定是真的，巴巴一定说过。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回来，我们日夜盼望见到他。”

每当巴巴长期出行在外，他就寄信给玛妮。信中指示玛妮给美婼传讯，比如：“巴巴希望美婼一切都好。你们都好吗？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并且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巴巴会特别问询美婼，对她说几句温柔的爱语。

11 月份离开之前，巴巴交给女子们一项新任务：他指示她们做一个木制大相框，把他的 12 张照片放进去。“所以巴巴也给了我们这项工作。”美婼说，“这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也许他藉此让我们消磨时间，所以他不在时，我们没感到孤独。我们为巴巴做，想着他回来就会看到。”

下午三点用过茶点后，女孩们通常会坐在矮木凳上或床上，做些针线活，缝补衣服。现在，她们也开始动工做摆放 12 张照片的大相框，锤子锯子齐上阵。她们还做了皱纸花来装饰照片四周。玛妮在学校见过女孩子们做这种花，她做了玫瑰花。美婼做了勿忘我花。她们用各种颜色的纸做，边做边谈巴巴。相框花了很长时间完工。

“我们不能让人送照片来，所以只能用手头有的。这就是为什么照片会有重复，我们只能用那些照片。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多可爱啊，12 张照片

摆放在一个相框中。房间宽敞空荡，我们都坐在地上干活。我们从不使用桌椅。”*

还有另一项活动：打靶练习。巴巴走前给玛妮一个 BB 枪（弹丸气枪），要她练习。玛妮不在外面练，她在东屋瞄准和射击。她们甚至把一个旧果酱罐系绳子上，挂在房椽上。当罐子被推着来回晃动时，玛妮瞄准并练习射击。步枪连一只蜥蜴都杀不死，所以这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为了消遣。

“如今想起打靶练习我感到惊讶，”玛妮深思道，“但那时我们不仅不问巴巴原因，连想都没想过！巴巴要我练习，我就练。我打得相当好，即使有人摇动目标，我也能击中。”

玛妮还被允许读某些读物。“我可以看《画报周刊》，但不能看报纸。周刊上的每一张小图片，我都积攒下来，其中的笑话和游戏，同美婼分享。巴巴回来时，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漫画，我会拿给他看。童真杂志以及知识性书刊的世界，我也有所涉猎。”

美婼则不同，（除了儿童漫画）甚至不可读罐头或盒子上的标签。她把目光从它们上面移开，但在厨房干活时，不看架子上瓶罐的标签难以避免。为此她们想了一个办法。

玛妮说：“我的任务就给厨房里所有的瓶瓶罐罐（立顿茶、桂格燕麦等等）贴上空白签。”

玛妮把大字都遮住，但小字不遮。有些东西被娜佳贴了标签，例如盐和糖，也必须去掉标签。

命令通常并非针对所有人，而是在特定时段针对特定的人。“我们都有限制，但美婼的限制总是更多。”

然而，有一条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不可午睡。“我们都不可午后躺下睡觉，”玛妮继续说，“巴巴交代给我们的事，足以占满我们的每一分钟。这是种贯穿我们清醒时刻的静心。你身体不适，午后也不能躺下。不管健康状况如何，我们白天都不躺倒。我以前每月都有一次严重的痛经；我在床上，但头

* 注：1934 年 7 月，巴巴看到拉诺在瑞士海蒂·莫敦斯家拍的集体照，他让拉诺把他的肖像单独放大，复印几张寄给他。拉诺在巴黎柯达公司放大了（三种不同姿势的）照片。在巴巴给美婼用来制作大相框的照片中，有九张源自于此。

不睡倒。美婼有时把头靠在床的铁架上，但不能躺卧。”

不过巴巴不在时，玛妮的首要任务是每天详细记录美婼的活动。巴巴特别要她记下每条记录的精确时间，例如：

早上 8:15 到 8:30：美婼斜倚在床上。

8:30 到 9:45：美婼刺绣。

9:45：美婼开始做饭。

另外分出页面，记录每日“洗澡”和“睡觉”两项。美婼在床上睡了多久也被记录，还有她何时吃东西，何时做事。“我要把美婼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记下了一切，这是巴巴交给我的任务。”

事实上，这一职责成了玛妮的主要工作，占去她醒时的所有时刻。她只在日间做记录，因为天黑后没有电灯，她们遵命上床睡觉。但在下午，美婼坐在床上做针线活时，玛妮就更新她的记录。

起初，日记只是记在一个普通的笔记本里，简单的手写记录。玛妮一项一项都记录下来，巴巴要的时候交给他。在巴巴 1934 年 11 月去美国期间，玛妮决定做个精装本，给他一个惊喜。

“巴巴对这个（她的日记）非常满意，我想我必须把它弄得更漂亮些。”然而巴巴附加了一个限制，现在她不能写“美婼”这个词，只能写“她感冒了”或“M 感觉好些了”。

“这一次，我把每一条都整洁地记在我自己用一叠纸做的本子上。我在一些条目旁画了一个指示时间的小时钟。我甚至从《画报周刊》上裁下图片，做成卡通愉悦巴巴。记录的每个分类（洗澡、睡觉）都有我用漫画做的标题。首页内容的配图，是一位拿扫帚扫地的黑人‘保姆’。当你拉一个标签，她的眼睛就来回滚动。巴巴肯定喜欢。”

玛妮甚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日记本盒，带一把小锁和一把钥匙。她把四条手帕缝在一起盖盒子，另用一条手帕盖日记本。盒子上面绣着：

里面有两个小小的吻

当你打开

它们便飞向你

“我把日记本放进盒里。巴巴回来时，这是送他的礼物，是我为愉悦他，亲手为他而做。当我把盒子放在巴巴面前时，他用小钥匙打开小锁，这仿佛对他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他的表情在说：‘这正是我要的。’他显得十分喜悦，让你热血沸腾。

“他从未真正读过日记。他不是真的想知道美婼每一天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他想要的是我的参与。对巴巴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做。每一念、每一刻都是巴巴的。你为巴巴做了这么一件小事，他会把它当做了不得的大事。就像他的杯子已满，加一点点东西进去都会溢出。

“和巴巴在一起，我们不考虑爱，不考虑进步，不考虑成长。我们什么都不想，只想尽可能全然地服从，努力取悦他。有人问我：‘告诉我，你伴随巴巴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做了件令巴巴喜悦的事情，巴巴看着我说：‘你让我高兴。我很满意。’你会飘起来。还有什么所求所愿、所渴望的能比这更高？就连巴巴都把这置于成道之上。

“我最喜欢的巴巴的话是：‘你若像圣方济各爱耶稣那样爱我，你不仅会证悟我，还会取悦我。’历经多少世，度过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你的目标。

“我们甚至不想‘我爱巴巴’，或者‘我进步了’，或者‘在巴巴里成长了’。这些想法未曾出现过。你可以称之为简单或者粗暴——只是不知不觉地爱他，想要取悦他。我唯一想说的是，他说‘要努力’，任何他想要的事，‘尽力而为，我会帮助你。’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唯一的要求是你要尽力而为。

“并且要自然。这也并非是一件沉重的事。与巴巴相伴，他的幽默感造就了整个轻松氛围。我总是说：‘就连对待神，你都得有点幽默。’”

玛妮对美婼行动的记录，并未因巴巴回到美拉巴德而终止。巴巴指示她继续记录，她的日记持续了四年。玛妮开始打字来记录，和以前一样详细，但现在只配了黑白插图。她一直这样做到她们离开美拉巴德，开启蓝车旅行。

经巴巴允许，这些文件被送到阿美纳伽，用蓝色硬纸板装订，最终积累了 30 多本装订本日志。这些卷宗如今已所剩无几。美赫巴巴离开肉身后，玛妮偶然发现了它们，她和高荷进行了销毁；在美拉扎德挖了个大沟，把日记烧

毁。为何要这样做?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年轻的西方巴巴爱者），”玛妮解释道，“我们觉得人们会误解巴巴。日记是我们记的，已经完成。我们为巴巴而写，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想，人们怎会愿意了解美嫏活动的细枝末节，比如她洗脸这类事情?

“我们总是看重对巴巴形象的维护，以我们天真无知的方式。销毁日记的事，我没有告诉美嫏。我们也处理掉很多演剧用的物品（小品用的服装）。幸运的是，我精心制作的日记被拿出来了，它和其他一些我当时没发现的都保留了下来。”

在描述美拉巴德那些年“绝对与世隔绝的生活”时，玛妮说：“我的角色是始终伴随美嫏。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共用一个房间——在纳西科，在美拉巴德，在蓝车旅行时，在美拉扎德——所有那些年间。过去人们很难理解有关巴巴和美嫏，我的陪伴美嫏的角色，在当时有助人们理解，因为是‘玛妮 - 美嫏’。人们会理解：‘哦，一个妹妹。美嫏和玛妮一起。’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当大家都准备好接受时，他一点点的揭示。先是美嫏和玛妮，之后美嫏自己。而今她有了这样的影响。*

特别谈及上美拉巴德时，玛妮说：“我们三个人——美嫏、玛妮和蔻诗德，在东屋。巴巴也许在国外。除了到厨房以外，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去厨房时，也是经过竹席走廊。完成工作后，再沿通道原路返回，待在房间不出。如果我们有人上厕所，必须一起去，一起回来。我们其中一人若要洗澡，另一人必须和美嫏在一起。”

作者问蔻诗德：“美嫏曾经对此感到厌倦吗?”

“是的，她时而感到失去了自由。要时刻记得（让两人都在她身边）。我们若需要什么东西，也不能去拿，因为那意味着把美嫏一个人留下，比如在厨房里。这很困难，但同时我们也感到喜悦，欣然服从巴巴，所以我们遵行。

* 注：不过，如果玛妮得了重感冒，她会睡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这样美嫏就不会感冒了。

我们三个都受够了。”

蔻诗德回忆说，玛妮曾经问过巴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人陪伴美婼？一个就足够了。”

“不，”巴巴说，“应该有两个。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经意间）睡觉或休息，另一个人会醒着，陪伴她。”

作者问了美婼同样的问题：“你热爱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整天被两个女孩围守着，这对你来说困难吗？”

美婼回答说：“我们不觉得困难，因为和巴巴在一起，这并不令人觉得不愉快或反感。确实不容易，但我们高兴在巴巴身边，听从他的命令，按照巴巴的希望在埃舍生活。我们欣然履行我们的职责，做饭，洗锅碗瓢盆。每一分钟都被琐碎的小事所占据。”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受够了，请求巴巴解除让两个人伴随左右的命令？”

“从来没有。我们渴望服从巴巴的命令，按照他的喜好行事。”

玛妮回忆说：“我们只是穿过娜佳和馥芮妮在侍弄的花园小径（但没有进去过）。我喜欢雨，但无法看雨，因为我不能出去——东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些换气窗，我们可以透过它看雨。那是一种非常严格和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便如此，我们在美拉巴德的生活仍然充实；在这个世界上，那时除了留在那里，我什么都不想要。”

玛妮讲述了一件事，这件事给她上了重要一课：“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基本被四面墙包围，不知何故，有人送来一个钟表。钟就挂在我床边的墙上。一开始令人兴奋，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厌烦。我睡觉很沉，但一大早头一件事，就是听到钟表响。这令我十分恼火，过了片刻，我看着钟，心想，有你没我。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开始想象我喜爱那种滴答滴答的声响。我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我还是习惯了。我真的学会了爱它。脚必须适应鞋子，鞋绝不会去适应你的脚。我们必须适应巴巴的愉悦，而不是要他适应我们的欲求。”

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生活，难免会有分歧，女子们的生活也免不了世俗争

吵和冲突。“巴巴在对我们工作。”玛妮解释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飞尘’。就像我常说的，你必须感激小问题，小事情。因为小问题使大问题远离。我们没有处理任何大问题的机会。我们一直只有这些小事情，巴巴把它们和任何的大事同等看待。大象和蚊子——只要它们来自巴巴，你就必须给予同等的关注。你必须平等地对待。

“我们跟随巴巴的生活非常严格，所以寻找宣泄口不容易。我们想走随时可以走，但正如埃瑞奇常说的，我们行使我们的自由，成为他的奴隶。我们唯一想做的是和巴巴在一起。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志向就是伴随巴巴。但也有一点点宣泄口：虽然我们在那间连窗户都没有的东屋禁足不出，但巴巴会带我们到屋外，我们会和巴巴打羽毛球。我们养了一只宠物狗恰姆，要照顾它，要做点园艺、做饭、洗衣服。所有的小事情让你时刻保持与巴巴同频。后来，我们养了各种宠物——兔子、蛇和鸟。（那个房间里简直就是个动物园！）每件事都必须精心照看。”

巴巴在西方旅行时，卡卡·巴瑞亚是他的贴身随从。卡卡把巴巴的衣服整理得整整齐齐，除了其他职责，还常为巴巴修剪胡须，即使巴巴在印度时也是如此。但 1934 年的一天，巴巴带着卡卡上山。他们走进了现为图书馆的房间，巴巴叫来玛妮。卡卡教她用一把小梳把胡须梳顺，然后修剪。之后巴巴漱口，以免细小的毛发钻进喉咙。“现在你必须演示给美婼看。”巴巴告诉她。*

玛妮向美婼演示，从那天起——除了巴巴在西方或与男满德里进行玛司特之旅——美婼每隔几周就为他修剪一次胡须。她从 1934 年开始为巴巴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

1935 年 2 月，巴巴从西方返回印度，旅途并不愉快。在温哥华，巴巴受寒患了重感冒，近乎支气管炎，他到美拉巴德时病仍未愈。此外在船上时，他

* 注：这个小储藏室平时空着，只有一张长凳和一张顾麦有时用的小床。玛妮偶尔也在那里接受帕椎的针剂注射。

† 蔻诗德也有机会修剪巴巴的胡子，还剪了一两次指甲。巴巴所有的指甲、胡子和蓬软的头发都被美婼仔细地收集与保存起来。

牙龈出血，到了新加坡，他拔掉一颗松动的牙齿。在到达当天，他在下美拉巴德拔了两颗磨牙。

巴巴多次向满德里指出，因为他是人也是神，这些疾病是他为了净化跟随者及世界而必须忍受痛苦的外在表现。女子们悉心照料，用热敷为他护理。

顾麦在美拉巴德住了一些天，照顾巴巴，直到他康复。她们用牛粪火烤蒜皮，冒出的烟让巴巴吸入（这是一种缓解鼻窦充血的阿育吠陀疗法）。其他一些对抗疗法也被采用。

有人建议喝黑牛产的牛奶，依据是黑牛吸收的阳光最多，产生的维生素 D 也多。故将一头黑牛送到山上。“那头牛很幸运，巴巴饮用她产的奶，”美婼说，“巴巴那时喝牛奶禁食。他还一度喝果汁禁食，这导致他腹泻。但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的工作总是排第一位。”

外面天气寒冷，巴巴无法外出散步，便在女子的房间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这时她们骄傲地向他展示她们做的相框。巴巴很高兴，说做工很漂亮。他说要把它挂在她们房间的墙上，他让男子在女子们不在房间的时候来挂。

玛妮有个盒式小照相机，在巴巴感觉好些后，有时会摆姿势让玛妮拍照。比如，她拍了一张巴巴与黑母牛产的白牛犊的合照。

早年，巴巴自己洗浴，但 1935 年夏天，他洗浴时让女子们辅助。女子们还为他洗头。有一段时间，馥芮妮做这项服务，之后巴巴把这个差事交给了美婼。*

巴巴头发干时，美婼为他梳头。“洗过之后，巴巴的卷发很可爱，就像婴儿的头发，满头毛茸茸的。巴巴希望梳顺，不想让它蜷在肩上。我给巴巴梳发的时候，有时会轻轻咬一下他的耳朵。有一天，巴巴洗过头发，我记得从窗户射进一束光，在他的脑后闪耀。他的金发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光环。”

在早期，美婼从不剪巴巴的头发，没必要剪。“巴巴是卷发，头发自动聚拢，垂落在肩头。但巴巴整天上下山，发丝会吹进眼睛里，很碍事。巴巴的头发素来松散着，美拉巴德多风，很容易吹乱。他将头发别到耳后，但还是会跑出来。”

---

* 注：每当有女子在场时，巴巴总是穿着他的短裤或宽松裤，等她们离开后再换掉。

有时，巴巴会在头上缠一条蓝色细布围巾；其他时候，美婼会用丝带给他扎头发。

“巴巴围围巾时，”玛妮说，“会漫不经心地随意一系，但效果常常惊人。特别好看，每次都不同。”1935 年的一天，巴巴坐在上美拉巴德厨房的桌子上，让美婼把他的头发编成辫子。“我们喜欢为巴巴编辫子的主意，因为头发老是四下乱飞。我自己编辫子，所以知道怎么编。巴巴头发束起后看起来很甜美。自那以后，巴巴的头发总是结辫。

“每天，我在厨房的一角给巴巴梳头编辫，巴巴坐桌子上。我会站着，这样容易够到他。辫子扎好后，巴巴的后颈裸露出来，十分可爱。巴巴皮肤白皙细腻。颈背犹如婴孩，那么可爱。我偷偷吻一下。

“一天早晨，在上美拉巴德的厨房，我站在巴巴身旁的角落里。我递给他一些东西，看他在做什么——他马上要离开吗？只见他非常安静地坐着，那么可爱优美，我忍不住想触摸他一下。他刮过的脸颊十分光滑，滑如丝绸。不知何故，我总是为之吸引，我走近他。

“我不知道该如何拥抱他。我感受到那么多的爱，我把脸颊贴在巴巴的脸上好一会儿。巴巴只是坐在那里。我抬头看他的眼睛。他直视着我，眼中流露出那般的温柔与爱意，非常美。

“有时，当你如此感受时，你会想亲吻和拥抱巴巴。那个情景我至今犹记，它一直保留在我的心里。”

巴巴坐于美婼的床上，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美婼和蔻诗德在东屋外，1930 年代中期，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美婼在巴巴的躺椅旁，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十二张照片大相框，由美婼与其他女子装饰
至爱档案馆，纳乌舍文·安扎拍摄

美婼与驴子查姆帕在一起，摄于上美拉巴德
照片由玛妮收藏

29 美拉巴德动物园

1934 年 8 月，当美赫巴巴从欧洲回来时，给女子们带来西方爱者送给他的各种鸟类。这些鸟被关在一个带有精致栏杆的装饰漂亮的大笼子里。笼子上部另设一层，仿佛房子的二层，里面有些小情侣鹦鹉。

同年 11 月，在动身去西方之前，巴巴带来别人送的两只雪白的兔子，眼睛是粉红色的。美婼等女子开心地把它们抱在怀里，巴巴也抱了抱，嘱咐女子们把它们养大。兔子一天天长大，在巴巴从西方回来前不久产下小宝宝。美婼说：“我们看到这些小宝宝，喜欢得不得了。它们长得和妈妈一模一样。”

巴巴 1935 年 2 月到达，起先女子们没让他知道这些“新成员”。巴巴洗了脸，刮过胡子，早饭前，她们端来一个盖着盖子的托盘，摆在他面前。

“巴巴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他取下盖子，满脸惊讶。我们把五六只小兔子放在托盘上，每一只戴一个小蝴蝶结。看到它们，巴巴很高兴。他每一只都抱抱，爱抚一下。有些跳了出来，我们又把它们放回去。兔子毛茸茸的，非常可爱。巴巴爱动物们。他和它们玩了许久，然后叫我们给它们喂食。我们拿过些吃的，巴巴也喂它们吃。之后他用早饭。”

兔子放在她们房间旁的小储藏室里（玛妮曾在那里修剪过巴巴的胡子）。起初每到下午，女子们缝纫或做巴巴相框时，就把两只兔子带到房间里。“它们在桌子底下，或者在我们的箱子后面跑动。我们放下一些苜蓿草和水，让它们吃。我们照看它们，和它们玩。当然，我们也得跟在它们后面打扫，它们把地板弄得一团糟。”

那只母兔怀孕时，女子们担心她会吃掉自己的一些孩子。但是来访的希芮茵麦了解如何饲养兔子，她从一位部落妇女那里得到过指点。她说把新生的小兔放在一个破陶罐里，不被人看到，就没事。

陶罐被取来，在里面放了泥土。母兔临产时，就住进去；孩子们出生后，她进陶罐里喂它们。

女子们把陶罐放在房间里，三个月后，又产下一些小兔。兔子开始迅速繁殖，很快储藏室里挤得满满登登。仆人芭古每日都要清洗那个房间。“只要新产下小兔，我们就拿给巴巴看。他每一只都抚摸过。它们很幸运被巴巴抚摸。”

但兔子太多了，“最后，我们受不了了，跟巴巴禀明，然后所有兔子都送了人。”

随着夏季的来临，巴巴的身体依然欠佳，为躲避美拉巴德的酷热，3 月 4 日，他带男女满德里迁回纳西科。他们分乘两辆巴士：巴巴和女子们同乘一辆，由两名男满德里驾驶；（当时来访的）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的幼子贝拉姆、巴巴的弟弟佳尔以及另外两个男子乘坐第二辆。西方人送的鸟笼也一并带上。

在纳西科，有人建议巴巴喝山羊奶养身，于是女子们又有了新动物——一只山羊及其幼崽被送来。巴巴喝羊奶，而当山羊缠着他要麸皮饼干或薄饼时，他也喂它吃。巴巴喜爱给这对母子喂食，有几张照片拍下了这幕。“看见山羊过来，巴巴很喜悦，会跑过去喂她。”

4 月 16 日，巴巴和男子们前往一座山间房舍，休养身体；但西方来了紧急信件，需要他亲临纳西科，他又冒着酷暑奔波。5 月 9 日，他和男女满德里回到美拉巴德，他说打算在喜马拉雅山某地闭关一年。

在美拉巴德，从女子房间到厨房的竹席通道的木杆松动，出现裂隙。一天午后，巴巴和顾麦一起穿过走廊，女孩们跟在后面，一条小眼镜蛇从裂缝里钻入，盘绕在柱子上。巴巴刚好停在它旁边。眼镜蛇滑脱下来，爬过过道，把巴巴和其他人惊了一下。玛妮和娜佳跑去找棍子，将蛇打死。

另一日，巴巴早早来吃午饭，女子们都在厨房忙碌。巴巴召来美婼，把手放在口袋里，说：“快接着。”他把一只从窝里掉落的瘦得皮包骨的小鹦鹉掏了出来。它没有羽毛，喙大而红。

“巴巴，他也太丑了！”美婼说。

巴巴说：“不，留着它。等它长大了，会是一只漂亮的鹦鹉。”

巴巴口袋里还有两只幼小的绿鹦鹉。他叫过玛妮，第二只给她，第三只给了蔻诗德。巴巴指示她们悉心喂养。他自己也急于喂它们。第一天，他让她们拿来鹰嘴豆面粉，加一点酥油混合，做成小球。鹦鹉们饿坏了，“叽叽叽！”

尖叫着。巴巴三个都喂——事实上，他喂得太多了。

美婼每天在巴巴腿上铺一块布，把鸟儿们放在上面。巴巴把食物塞进它们嘴里，然后轻抚喉咙，帮它们下咽。鸟儿们喜爱这样，但后来它们吃得太多，因消化不良呻吟起来。在巴巴喂之前，它们叫唤不停，因为饿了；这会儿又叫了起来，却是因为吃撑了！

“不要让它们的肚子不舒服。”巴巴神情担忧地说，“让它们走一走。”鸟儿们被放到地板上，巴巴用手指推它们走。

“来吧，走走吧！”女子们说。鸟儿们继续呻吟。

巴巴于是说：“现在把它们转过来。”女子们从房间的另一头，哄着它们走向巴巴。

“在东屋，”玛妮回忆说，“我们三人会站在这些丑陋的肉团后面，弯着腰，用手指或铅笔推它们的尾部。我们会说：‘查尔（加油），查尔。’”

鹦鹉们来回走两圈后，巴巴说：“现在没事了。把它们放进篮子里。”后来，拿来个很大的黄铜笼子，把它们关在里面。玛妮说，巴巴最初给她们鸟时，她和美婼都很激动，“但后来照顾它们时，就不那么激动了。照顾巴巴的宠物不是轻松事。巴巴对它们倾注了那么多的爱、关心，给它们喂食。这些可怜的家伙知道转向哪里求助，向谁哭诉，还告我们的状！我们已经把鸟喂得十足饱了，巴巴走进来，它们会立刻哇哇叫起来，嘴张得像手提包。巴巴会看着我们说：‘看把鸟饿的。你们是怎么对待它的？’

“我们会说：‘巴巴，我们刚刚喂了它。’

“‘如果你们刚喂过，它怎么这样？’

“我们对那只鸟说：‘你就是会这样，不是吗？’”

“巴巴每天都喂它们，”美婼补充说，“还带它们散步。它们嘴巴尽量大张，好似手提箱，大声叫着要吃的。”

美婼记得其中一只鸟用嘴衔着一只红辣椒的茎，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它看起来很可爱，仿佛拿着一把伞。”虽然鹦鹉们爱尖叫，不学说话，但它们很友好。

后来果然验证了巴巴的话，它们长大后都出落得漂亮迷人。玛妮说：“刚开始这些小鹦鹉很丑，肉囔囔的，大红嘴巴。没有羽毛，只有毛茬。但一段时间后，

它们长得那么美丽优雅——就像你从波斯画上看到的公主手指上的鹦鹉们。”

有一天，鸟儿长得更大一些，可以飞了，女子们随巴巴走出房间。巴巴手指托着鹦鹉的情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鸟儿们跳到竹席通道顶上，立刻转过身来，仿佛是某种军事演习，好像它们演练过一样。鸟儿们面对着巴巴，看着他。巴巴挥挥手，做个手势：“飞吧！”三只鸟瞬间起飞，飞向高空。“我们站在那里观看，直到它们只剩一个小点，”玛妮回忆说，“它们是那么可爱。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一个时期，山上收留了三个小八哥（椋鸟）。美婼说：“一只八哥曾在我们屋顶的屋檐上筑巢。我们在厨房工作，毫不知情。塔妮是雇来打扫院子和提水的一名仆人，她看到了巢，并告诉我们有三只没长羽毛的小八哥掉到地上。我们叫她赶快将它们放回巢中。她拿来梯子，把鸟放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塔妮走进来，说八哥又掉到了地上。我们发现母鸟不在，她一定在夜里死了，或许是只猫把她叼走。附近是另一只八哥的巢穴，那只八哥来到它们的巢，把这些雏鸟扔了出去。巴巴说把这些小八哥留下。我们一开始给它们吃酥油和鹰嘴豆粉，但巴巴说要给它们吃高蛋白，它们就能快点学飞。”

八哥不吃牛羊肉，女子们不知该喂点什么。它们一般吃蚱蜢等昆虫，但女子们没时间捕虫。仆人们送来蜈蚣和蠕虫，娜佳捕了只老鼠，把它切碎。后来她杀了一只蝎子，割掉尾巴，把它切成小块，再用火钳喂鸟。它们吃得津津有味。仆人们被遣去周围的田野里四处搜寻昆虫，她们搬起石头，捉了很多蝎子，放进布鲁克·邦德茶盒里。人们给鸟找到数十只蝎子，还有幼蛇。为了给嗷嗷待哺的雏鸟吃饱饭，这项任务几无止境。

“这些普通八哥是看守者，”美婼继续说，“其他鸟依靠它们并不动听的叫声得到报警。它们一叫，其他鸟就知道有危险。有人告诉我们，它们的饮食里若没有蛋白质，这些鸟就会瘸脚。所以，因为这些鸟，为未来的美拉巴德清除了蝎子，否则蝎子会不断繁殖。这是巴巴用来清理美拉巴德的一个方法。”*

这些不会说话的八哥长成了漂亮的深褐色鸟。起初，这些鸟被养在它们

---

* 注：有一次，女子们在外面找鸟食时，看到一些刚出生的蝎子，它们太小了，起初还以为是蚂蚁呢。

的卧室里，可一旦它们能自己飞、自己觅食，就被带到外面，获得自由。其中两只鸟飞走了，但有一只仍然栖息在屋顶上。它已经如此驯服，不想靠自己谋生（也可能喜欢吃给它的食物）。

那天巴巴刚好上山。那只鸟猛地飞了下来，落在巴巴肩头。“巴巴身穿长袍，长发飘逸，”美婼回忆说，“肩上落着一只鸟。巴巴不喂它，它就不飞走。巴巴走进厨房，一点都等不得，说：‘它这是饿了！快点，快拿点吃的来。’巴巴用手指托着那只鸟，喂它面包和奶油。”

“巴巴通常在地面上发现这些鸟，”玛妮说，“在他上山的路上，它们从巢里掉下来。有时候，母鸟把强壮的雏鸟留下，将最弱小的推出去。我们会拿一个梯子，把小鸟放回。当母鸟教她的雏鸟们飞行的时候，有些会掉进蓄水池。我们会把它们捞出来，擦干，放到火旁。当然，我们首先带它们到巴巴那里。

“巴巴会托着这些鸟，那么慈爱地看着它们，好像老朋友。他会爱抚每只鸟，对它飞吻。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让每只鸟都受到他的爱抚。它们再大一点，就会飞走。”

美婼继续说：“巴巴在西方旅行时，他知道我们会很孤独。他想让我们有事可做，所以不时送来婆罗门鸟（麻雀）、八哥、金丝雀和萨伦基鸟（萨兰古斯）。在我们的房间里，除了每人一张床、一只箱子、玛妮床边的写字台，还有四个鸟笼。早上，我们做完家务，就照顾小鹦鹉和八哥，清洁它们的笼子并喂食。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不在院子里走动；我们只是在照顾这些宠物鸟的时候才出去，因为它们需要晒一会儿太阳。”

四只饼干色、黑顶、叫声甜美的萨伦基鸟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大笼子里。蔻诗德负责清洁它们的笼子，笼里有各式栖木和秋千。每天早上，她把鸟儿们放在阳光下，清洁笼子，夜间再放回卧室。大约两个月后，蔻诗德的手指被笼子的尖锐边缘割伤。为避免感染，美婼和玛妮那天自告奋勇打扫笼子。

她们把笼子搬到外面，有条不紊地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自豪，我们会比蔻诗德做得更好。”她们把笼子清理得干干净净，还在一边绑了一点香菜沙拉，给小鸟们啄食。在笼里放上新鲜的鸟食，换了水，甚至把笼子擦得锃亮。做完这一切，她们进厨房做饭。

巴巴当天上山比平时晚。他交代她们要在 11 点前用餐，所以女子们没等他。正吃午饭中间，塔妮走进来说：“萨伦基鸟在屋顶上。”

萨伦基鸟是土生土长的鸟类，女子们没多想，说：“好的，随它们去吧。”

“不是，是我们的萨伦基鸟，从笼子里飞出去了！”

美婼和玛妮跳了起来，过去一看笼子是空的。“我们把一切都做得那么完美——除了把笼门关上！”两人紧张地回到厨房，忐忑不安，担心巴巴会如何看待她们的失误。

巴巴回来时，对她们略加责备：“你们怎么这么粗心？你们能把笼子收拾得那么好，却不把门关上？”

“巴巴，我们忘了。”她们说。

“你们两个都忘了？”他惊讶地问，“好吧，不要紧，让它们自由去吧。”

阿克巴棉纺厂的萨达家族是忠诚的巴巴爱者，他们送给巴巴一只混血小狗，巴巴给它起名恰姆。蔻诗德和玛西（苏娜玛西）喂小狗，但有时巴巴也在床上喂它，用一片面包蘸上豆糊。每当巴巴也在厨房吃饭时，他会召唤恰姆，从他的盘子里拿点东西给它。

有一次，巴巴吃完饭，合眼在衬软垫的桌子上休息。那只小狗自动为他警戒，挨着巴巴的凉鞋，躺在桌旁的地板上。女子们坐凳子上安静地围坐在巴巴身边。玛妮伸手去抚摸恰姆，恰姆不知是谁，受惊抬头，一口咬了玛妮的下巴。

巴巴坐起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见此情景十分震怒。巴巴从桌子上跳下来，打恰姆，打得手都红了。然后拿起凉鞋，又狠狠揍它一顿。恰姆也只接受来自巴巴的这种惩罚。

玛妮的下巴流了很多血，但不严重。她们为她清洗伤口，巴巴说玛妮不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因为恰姆已经接种了。

有一天，恰姆又给娜佳惹来麻烦，那天巴巴拿着一只毛绒小灰狐玩具来到厨房，是别人送他的。他给女子们看，她们把它另搁起来，放在高处的窗台妥善保管。吃过饭，巴巴想躺下小睡一会儿，这意味着谁都不得发出任何声响。他躺在枕头上休息，大家都很安静。恰姆再次趴在他旁边的地板上。

娜佳好奇恰姆对毛绒狐狸会有何反应，天性好动的她走到窗前，拿下毛

绒玩具，凑到狗狗身边，低声说道：“啾，啾，恰姆！”

恰姆先是睁开一只眼，接着两只眼全睁开，汪汪叫着撕咬狐狸。他咬住脖子不放，将玩具撕碎。“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婼说，“巴巴坐起来，问怎么回事。狐狸的填充料飞得到处都是！巴巴对娜佳在他休息时玩这个游戏十分不快。”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她，“我说过别弄出声音。”

“巴巴，我只是给恰姆看小狐狸。都是他弄出来的动静！”

“可你为什么要离开座位？”

从那天起，每当巴巴要求绝对静默时，女子们会马上提醒娜佳：“现在不要再‘啾 - 恰姆’”，意思是不要做出格的事，扰乱气氛或引起骚动。

恰姆长成一条大狗，对巴巴的爱恋不减。每当有人走近巴巴，它就嫉妒；美婼等人接近巴巴时，它便咆哮不止。于是巴巴用饭期间不让它进厨房。

晚上，巴巴指示瓦露把恰姆带到守夜人贾玛达处，它可以练习守夜。喜欢动物的瓦露把恰姆抱了过去。这样过了一年，恰姆仍想每晚都被抱着过去；到了晚间，该过去时，它就知道。不过那时恰姆太重了，瓦露给它系了一条皮带。

事实证明，恰姆是一只勇敢的看家狗。一天早晨 9 点左右，瓦露在花园院子里看到一条眼镜蛇，她大叫娜佳，让她快拿大木棒来。眼镜蛇藏在茉莉花荫中。她们逼迫它出来，恰姆非常大胆，追逐它。

她们试图把蛇击中在地，但它的半个身子爬出了带刺的铁丝网。恰姆抓住蛇尾巴，把它拖回里面，瓦露击打其背，将蛇打死。后来她们把这件事讲给巴巴听。

美婼说：“我杀不了蛇。我就像我母亲，一点也不勇敢。”*

另一方面，玛妮则一直对蛇抱有浪漫之想。她读过有女子把蟒蛇当宠物养的故事，想象这些硕大的爬行动物在自己的胳膊上蠕动爬行的样子。所以，当巴巴提到养一条蛇的时候，玛妮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

这是一条小小的绿草蛇，纤细可爱。玛妮喂它，给它水喝，把它放在她们的房间里养着。她为它做了一个玻璃盒，但蛇不时逃逸。玛妮只得到床底下

* 注：虽然美婼杀过蝎子，但她从未杀过蛇。

和箱子后面找，直到找到为止。

有一次，当玛妮把蛇从箱后拖出来时，怪事发生了，蛇变得跟棍子一样僵硬。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秒钟，接着恢复到常态。

她告知巴巴，巴巴说他对那条蛇的工作已经结束。巴巴问玛妮愿不愿把蛇留下当宠物养，玛妮说不要，巴巴便把蛇交给男满德里，将它放走。

而后，有人把一头小鹿带到美拉巴德。巴巴给它拴上绳，领进女子房间。他坐在躺椅上，爱抚小鹿，叫女子们拿些东西给它吃。鹿很温顺，巴巴让每个女孩抚摸它。

然而，当娜佳伸手时，小鹿却不让她碰。娜佳转身走出房间，鹿朝她冲了过去，从后面顶了娜佳。

巴巴和其他人见此情景哈哈大笑。“鹿好像不大喜欢你，娜佳。”她们打趣道。

鹿滑倒，屈膝跪地，但它很快站起来，抵着头，准备再次攻击娜佳。之后她们没有留下小鹿——不是因为娜佳，而是因为恰姆在，小鹿在它附近会有风险。

一次一只猫头鹰在她们的屋顶上筑巢。女子们进厨房时，它用大大的绿眼睛盯着她们看。巴巴指着它说：“看它是怎么看着我们的。它一点都不怕。”美婼说它在那里做窝，里面有几只小猫头鹰。

另一天，巴巴口袋里装着从窝里掉出来的幼崽松鼠过来，有一次还给女子们一只猫鼬。照看这些宠物真不容易，正如玛妮指出的：“巴巴希望像对待人类一样，对鸟儿和宠物在医药上给予同样多的关怀和精心护理。”

例如，那只猫鼬得了肺炎，巴巴指示女子们在它胸口涂抹一种消炎膏，有时还得给鹦鹉幼鸟们喂泻药，跟人服用的一样。*

巴巴养的每种鸟类和兽类都有代表性。如果巴巴正在对之工作的鸟兽出了问题，他会极为不悦。我们没问巴巴缘由，及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他不希望那样——我们也不想问。说实话，没有提问的余地。巴巴已占得‘太满’，

---

* 注：消炎膏是一种限制或减轻炎症的药物。一般来说，它是一种加热后涂抹在胸部的糊状物。

以致这种事情没有余地。”

后来，巴巴每晚到他的小屋就寝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逐一探望关在围栏、盒里或房间里的宠物。每个宠物都得到他睡前的爱之临在。

一次，巴巴坐在桌上，给女子们解释有关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巴巴闭上眼，然后微微睁开，只有一条缝，他说：“当眼睛微睁，（手向下指），你只能看到地上的扫帚。”他又睁开一点，继续说道：“现在你看到墙上的日历。（再睁大点），现在看到架上的罐头。（更大些），现在看到架子上方的画。（完全睁开），天花板映入眼帘。

“同样地，有了意识后，动物只能看到画面的一部分。直到你成为人，眼睛才会完全睁开。”

巴巴用两手食指和中指做两个 V 字，靠近眼睛旋转：“但是你的视线必须转向内在。你如此沉浸于外部事物——扫帚、日历、照片等等——以至于看不见你内里的真我。”

水塔建筑和巴巴小屋，约 1935 年，上美拉巴德
照片由美茹提供

巴巴在喂一只八哥，摄于上美拉巴德，东屋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5 年摄于纳西科
美婼、巴巴、顾麦、蔻诗德、馥芮妮
照片由玛妮收藏

美婼在东屋外，摄于上美拉巴德

1936 年，摄于美拉巴德山东侧
照片由玛妮收藏

30 血誓

1935 年 6 月，美赫巴巴和两个满德里离开美拉巴德前往拉贾斯坦邦的阿布山，巴巴打算在那里闭关一年，他后来指出这与即将到来的大战有关。但 6 月 22 日，他宣布他在那里的工作完成。“为了保持链接”，他立即回到美拉巴德。7 月 15 日，他在山上他陵墓旁边新建的铁皮小屋里进入闭关。美婼记得巴巴在这段闭关期间禁食。小屋在建的时候，巴巴命令女子们待在她们的房间里，即使男子们在她们的大门外工作。他还下令，男子们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她们说话声音不能高过耳语。

小屋建好后，巴巴进入闭关，他指示女子们不要走近。瓦露是个例外：她给他送来饮用水，晾晒他的毯子和床单，当他不再禁食时，每天一次从美婼那里用盘子给他送来食物。有一次，当巴巴全神贯注地工作时，瓦露无意中走进了铁皮小屋，他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瓦露的眼睛变红，充血，她失明了三天。顾麦恳求巴巴原谅她的错误，之后瓦露的视力恢复了；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巴巴在闭关期间释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他工作时打扰他是很危险的。

7 月 28 日，巴巴开始遭受持续的剧烈胃痛，疼痛持续了三天。他不断重复说：“我必须不时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苦，直到战争开始。”*

巴巴的小屋里有一个小棉地毯，带有靠垫，这样他就可以靠在墙上。他坐在地毯上做闭关工作，但也有一张带蚊帐的床，他晚上就睡在那里。

“待在这么小的屋子里，不吃东西，沉默不语。所有这些都影响健康，”美婼难过地说，“即使做完工作，巴巴也不走出去。他打开门，但不出来。”

禁食结束后，巴巴吩咐女子们送白米饭和豆糊，几天后又送咖喱和米饭，还有土豆馅饼和薄饼。美婼帮娜佳煎馅饼，它们被送到巴巴那里。可他吃后，用字母板对美婼和娜佳授述了如下信息：

---

* 注：引自宝·喀邱瑞所著《美赫主》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显现出版社，1970 页。

“这些馅饼无味，无望，无生气。”*

“我们曾为自己感到骄傲，觉得我们做了很好吃的馅饼，现在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表情。我们以为巴巴会喜欢它们，还会称赞我们，说它们多么好吃。巴巴一直在禁食，所以我们没放多少调料，因此他觉得不好吃。第二天，我们又试了一次，把它们做得更辣更香，他就喜欢吃了。”

巴巴在小屋门口吃饭，不走出去。恰姆来了，要了一个薄饼，那头黑奶牛也来了。当巴巴给牛吃薄饼时，恰姆嫉妒了，追赶它。每天都是这样，这给了巴巴一些乐趣，也减轻了他的负担。

在巴巴的闭关工作告一段落后，他离开了小屋，但只在陵墓附近走动。他没有去看女子们，也不允许她们去看他。然而，巴巴让美婼知道，他在想她。他走过小屋时，摘了几朵野花，用草茎把它们捆了起来。巴巴将小花束交给瓦露，并吩咐道：“把这些花送给美婼。告诉她这些是我最喜欢的野花。”

瓦露把它带到美婼的房间。美婼非常高兴，她把它们晒干并保存在一个小盒子里，这个盒子现在还在美拉巴德。这种野花被称为库姆丽（kurmuri）或坦塔尼（tantani），有五瓣白色花瓣和一个黄色花心。美婼推测，五瓣花瓣代表了五位至师，黄色的花心代表了阿瓦塔。†

既然巴巴并没有严格闭关，他还为美婼写了一首古吉拉特语的四到六行小诗，通过字母板授述并让一位满德里记下来。他把它交给了门口附近的瓦露，让她给美婼，美婼要以类似诗歌的方式答复。

“巴巴的诗句很可爱。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甜蜜的诗。我从没给巴巴写过信，但我确实给他写了几首诗。”有一两天，这些爱的信息来来往往。然而，美婼没有这些诗，因为她的回复写在同一张纸上，当它传给巴巴时，被巴巴保存。

到了八月，巴巴的牙痛还在继续。8 月 19 日，一名牙医被带到美拉巴德，为巴巴拔了两颗牙，顾麦和彭度保存着这两颗牙。巴巴召唤女子们，告诉她们这件事。美婼为巴巴感到难过，眼里充满了泪水。为了安慰她，站在她旁边的

---

* 注：Dum 在古吉拉特语中的意思是呼吸。“Dum-less”（无生气）是巴巴把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单词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

† 注：这种花没有气味，但它的茎可以捣碎用作防腐剂。

一人说：“为什么要为拔掉的牙哭泣呢？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不必为此哭泣。”

“她爱我，”巴巴说，“她感同身受。这就是她哭的原因。这没什么不对。”

美婼说：“巴巴的牙齿很少，一颗颗地脱落。保持沉默对牙齿不好，嘴总是闭着，氧气无法到达牙龈。当他“下降（到浊意识）”的时候，以头撞击石头，这也破坏了他牙齿的血液供应，导致一些牙齿松动。

“此外，巴巴年轻时并未摄取适当的营养。在遇见巴巴简之后，巴巴成为素食者。他也没有吃足够的食物；他经常不吃饭。当他还年轻要长身体的时候，当他应该有适当营养的时候，他只吃少量的米饭和豆糊。这就是他健康受损的原因。

“然而，尽管多年吃素，经常禁食，巴巴在各方面都很迅捷；他充满活力，精力充沛。”

在拔牙后不到一个月，巴巴在 9 月 12 日来到厨房，派人去叫美婼和蔻诗德。她们看见他坐在桌子上，他问美婼：“你肯永远听从我的命令吗？”她回答说会全心全意听从。“直到最后，只要你活着？”美婼确认了她的誓言。

巴巴问：“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他解释说，他要她用自己的鲜血在他的手上签名。他让蔻诗德拿来一根针，她拿了一根小的。巴巴指示她把工业酒精倒在上面，然后烤火消毒。他让美婼伸出右手，然后用针扎了她的中指，血涌了出来。巴巴伸出他的左前臂，让她用流血的手指在他手臂上写“美婼”。

“你是唯一真心爱我的人，”他说，“抓住我的衣边，直到最后。”

巴巴让美婼永远不要再签名，他还指示蔻诗德保管好针，把它当圣物来保存。

期间有多日，巴巴喜欢下午坐在厨房外的乔木树荫下。女子们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顾麦。*

从巴巴闭关的第 40 天（8 月 23 日）开始，连续数日风雨交加；但到了傍晚，当外面天气宜人时，他有时会带女子们出去散步。偶尔，美婼会为巴巴撑伞（以

* 注：在巴巴闭关期间，馥芮妮曾经来过，照顾恰姆，但她此时不在。

保护他不受太阳晒伤），就像她后来在美拉扎德所为。“我喜欢给巴巴撑伞，但我不得不把伞撑高，因为巴巴比我高。我举一段时间，然后别人来举。”

巴巴坐在美拉巴德后面的土丘上，四个女孩围在他身边，欣赏着风景和日落。有一两次，他们看到了彩虹。“周围没有墙，没有建筑，”玛妮说，“什么都没有。你能看得很远。美拉巴德总是有最美丽的日落。没有声音——也许只有远处的牧羊人。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回来的路上，巴巴牵着美婼的手，他们手拉手一起走回她的房间。巴巴曾对美婼说，他想要一只小骆驼，因为它走路的样子很可爱。他从没在上美拉巴德得到过小骆驼，但却得到了一头名叫查姆帕（一种白色的花）的高个白色母驴。这给巴巴带来很大的乐趣，尤其是和男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罗纳乌拉叫来伽尼医生，只是为了让他握缰绳，当他命令古斯塔吉骑上它时，那头驴倒退着把他甩了下去。

每天傍晚，女子们与巴巴一起带着查姆帕在小山后面散步。他们的仆人塔妮随行，好让她把驴牵回去，他们则继续往前走。

“巴巴，我们一直带着查姆帕，”美婼有一次问，“您为什么不骑它？”巴巴在查姆帕第一次被带出来的时候骑过它，但是当时女子不在场，因为有男子们在。

巴巴现在同意第二天坐在查姆帕上，她们热切地盼望着。她们给驴准备了马鞍、笼头和马具。巴巴和查姆帕走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它身上；他骑过两三次这头驴，玛妮为此拍了一些照片。*

“巴巴从未骑过大象。”美婼说，“但是，像耶稣一样，他骑过一头可爱的白驴。巴巴看起来很美，他的头发扎成辫子，我们想让他的头发散开，所以在玛妮拍照之前，我迅速把巴巴的头发散开。这就是为什么（在照片中）头发有点粘在一起。”

在印度的十胜节，不仅巴巴戴上花环，查姆帕和恰姆颈间也会戴上传统

---

* 注：玛妮指出，她和蔻诗德不得不轮流拍照。“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里，那就太好了，”玛妮若有所思道，“但山上就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其他人可以给我们拍照片。”

鲜花。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美拉巴德举行过几次排灯节，对女子们来说，排灯节总是快乐的。1935 年的那天晚上，她们在山上巴巴闭关的小屋前点燃烟花爆竹。

“巴巴很兴奋，”美婼回忆说，“他很喜欢鞭炮，就像一个孩子。火箭筒是他的最爱，他亲自点燃，看着它们高高飞起、爆炸，巴巴很高兴。‘你看到那个了吗？’他会问，‘它飞得多高？来吧，我们再放一个。’”

美拉巴德的天气仍是狂风暴雨，所以巴巴 10 月 14 日去了虎谷（盘奇伽尼）继续闭关；但那里的天气也很恶劣，巴巴被迫返回美拉巴德继续工作。12 月 3 日他去了纳西科，又休息了两天，但直到 12 月 14 日才结束他的闭关生活。

在去纳西科的路上，巴巴在他的一个追随者——瓦曼·苏布尼斯家里吃午饭，见到了他 16 岁的女儿茵度。巴巴告诉她，他和满德里很快就要去迈索尔，问她是否愿意来。巴巴用难以抗拒的诱惑说服了她。“玛妮会教你说英语，演奏风琴，”他承诺说，“而蔻诗德会教你刺绣。”

茵度喜欢去新地方，就愉快地同意了。她和巴巴一起回到美拉巴德，所有人都对新来者感到惊讶。巴巴让茵度跟女子们一起吃饭，于是她们去厨房吃晚饭。

吃饭时，美婼问茵度：“你会唱歌吗？”并立刻觉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她吃饭的时候怎么能唱歌呢？

但茵度回答会，停止进餐，她唱得那么动听，那么热情，以致于其他人也都停止吃饭，听她唱。这是一首关于至爱上帝的动人歌曲，歌中唱道：“我来您的花园为您采花，请从我卑微的手中接受。”

在这段时间里，当巴巴做这些短途旅行时，他的许多亲密追随者也变换住所：朵拉特麦已搬回美拉巴德，独自住在靠近阿冉岗村的家属宿舍里，在他闭关结束后，巴巴偶尔会去那里访问。朵拉特麦的姐姐芙芮妮·玛西从普纳搬到孟买；11 月，巴巴的母亲与她的儿子小阿迪、佳尔、贝拉姆及妻子佩琳搬到那里。

12 月中旬，巴巴去了孟买一个星期，看望他的母亲，并主持达善活动。他回到美拉巴德过圣诞节，庆祝活动很简单，装饰了一下，做了些甜食。“那

天巴巴穿了一件新长袍或外套，人们唱了歌，”美婼说，“但是巴巴会下山，大部分时间和满德里在一起。”

美婼的姐姐馥芮妮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住在纳西科，但有时情绪会变得不稳定。去年 9 月，由于鲁斯特姆忙于巴巴的工作，巴巴不得不亲自去纳西科送孩子们上寄宿学校。他总是关心孩子们的福利，假期里他们经常去看望巴巴。

早年，当巴巴更年轻、更活跃的时候，”美茹说，“他经常不请自来。他以这样一种随意而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的家人相处，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感兴趣，他亲临我们家中，给我们祝福。在印度，许多家庭都有这种快乐记忆，巴巴作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和他们在一起。”

馥芮妮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留在上美拉巴德的人之一，她经常提供很大帮助，尤其是当有人重病需要护理的时候。例如，当瓦露得了霍乱时，她被叫过来；当蔻诗德的手指化脓时，她又被叫过来。

有一年夏天，巴巴想让馥芮妮留在山上，于是她的五个孩子都跟朵拉特麦住在家属宿舍。不过，孩子们不准穿过铁轨。馥芮妮每隔一天去看望他们一次，然后再回到山上。她的一个儿子，贝拉姆，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上学，所以只要馥芮妮在山上，他就和朵拉特麦待在一起，成为朵拉特麦最喜欢的外孙。“朵拉特麦做好吃的饭菜，做美味的蛋糕和甜点，”美茹深情地回忆起她的外祖母，“尤其是面包布丁。但我们经常争论说，她给了贝拉姆更大份的甜点。”

美茹自从四、五岁时，每次巴巴来看她，他都会当着馥芮妮的面问她，她这辈子想做什么。美茹总是对巴巴说：“我要像其他人（女满德里）一样为您服务。”

巴巴很高兴，馥芮妮似乎也对女儿的反应很满意，而且从不让她泄气。

巴巴又问：“在世上你最爱谁？”

“是您，巴巴。”美茹热情而明确地回答。

“你有多爱我？就一点点？”

“不，很多！”

“有多少？”

美茹尽量张开双臂。巴巴露出愉快的笑容，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为了他的工作，巴巴决定把大家都迁到印度南部。1936 年 1 月 30 日，他和女满德里——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瓦露、茵度·苏伯尼思，一起离开美拉巴德前往迈索尔。顾麦和朵丽住在库希如大院，朵拉特麦住在家属宿舍，馥芮妮和她的孩子们住在纳西科，她们都对被排除在外感到不太高兴。

巴巴和女子们先乘巴士去了普纳，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前往迈索尔。由于男满德里不能靠近女子们，因此在普纳火车站，巴巴亲自将女子们的一些的行李搬进为她们预订的车厢中。让玛妮随身携带 BB 枪，在巴士上，她还必须随身携带西塔琴。

每当巴巴带女子组旅行时，付出的关照、遇到的麻烦从禅吉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 巴巴和安德纳（内部）女士们从纳伽乘巴士到达普纳。女士们进了预定车厢，巴巴亲自帮忙从外面把行李从一个车厢搬到另一个车厢，因为不许别人靠近女士们。在普纳以及沿途的其他车站，这种奇特的景象吸引了乘客们的注意。指示查干和禅吉每到一站，都要在站台上随时准备听从（来自巴巴的）召唤。预订车厢按照要求安排在最后面，很隐蔽，一行人继续南行。
>
> 在阿西科尔站的换车：变到去迈索尔的火车线路（N.S.M.）需要 12 个苦力迅速转移，6 个车站工作人员并一个警卫监督。车站全体工作人员排成整齐的一队，以搬运沉重的包裹，这使他们气喘吁吁。苦力们把预订车厢推到另一条线路上，里面有巴巴和安德纳——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也是一道风景。
>
> 车站站长一听说预订车厢里有女士，就与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还做了安排，把车厢移到外院的侧轨上，女士们坐上停在附近的巴士，径直开进私人住所的院子。把行李从火车搬到手推车上，再搬运到住处，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9 点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住处静静地安顿下来。

玛妮是美婼的“保镖”之一，以下是她对同一旅程的描述：

我们去迈索尔时，美婼不能见任何男人。我要做她的眼睛，她的喉舌，我就是那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限制：我不能跟男人说话，也不能碰男人，但能看见他们。美婼戴了一副眼镜，里面糊了一层纸，看起来就像一副墨镜。她看不见东西。

（在火车里，她不必戴眼镜，只有下车时才戴。）她抓着我的胳膊，我们站在火车站月台上。巴巴让我们在那儿等着。“待在这儿，别移动，”他说，“我马上就回来。”一列火车进站了，就停在我们面前。头等车厢百叶窗合着，所以我们安然无恙。

我们站在那儿，美婼戴着牛皮纸眼镜，挽着我的胳膊——我右臂下握着 BB 枪，头戴遮阳帽。我们过着最节省的生活，所以没有穿多好的衣服。（我最好的着装太过时了。那是一套冗长的服装。根本不时尚，就像传教士穿的衣服。）

突然，头等车厢中的一个百叶窗打开了。一个留大胡子的红脸英国军官探出头问：“我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看着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忍不住看着他，但我不能和他说话。我看起来一定很害怕。我只是低下头。

他以为我没听见。“我说，我只是想知道时间。”他提高音量，又说了一遍，“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我只问这个。”

我又抬起头，像一只迷惑的兔子。我紧张地紧拉着美婼，我不能说话。他的脸涨得通红，白胡子都翘了起来：“小姐，我只是想知道时间！”说完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但我毕竟还小，会忧虑担心他会怎么看我。“他会认为我不懂英语，但我懂！也许他会认为我们是乡野印度人。”就在这时，巴巴来了。我们从没告诉他这件事。

经过两天的旅程，他们抵达迈索尔，在那里女子们仍然被隔离在租来的房子里。玛妮继续说：“当我们去迈索尔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所房子叫什么，坐落在何处——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上美拉巴德那种与世隔绝的纪律和

气氛完全被带到了迈索尔——就好像我们被提起来，隔空带到这里。”

她们在瓦尼·维拉斯·莫哈拉的房子属于一位富有的法官，但除了中间房间里的一幅真人大小的印度女神萨拉斯瓦蒂的画像外，屋内没有任何家具。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可以坐四个人的又大又平的木秋千。巴巴从来不坐在秋千上，但茵度会在洗完澡后坐在秋千上，唱着动听的歌。其他租来的家具也都送到。

巴巴在前面有一个房间，四个年轻女子——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共用一个房间。房子的大院周围立起竹席，按巴巴的吩咐做得更高，以防人们看见里面。花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巴巴问女子们愿不愿意去玩。她们在储藏室里见过木球拍和球，但没有动过。

“我们都很兴奋，”美婼说，“把它们拿了出来。球拍很重，我不知道怎么握，但巴巴让我试一试。巴巴只是看着，看到我们打得不好，过了一会儿就叫停了，说：‘够了。’他没有再提这个建议，所以我们不再打球。”

一天晚上，巴巴带她们去了离城 12 英里的水库克里希纳·萨加尔。坝下是阶地式的布林达文花园。被彩灯照亮的喷泉把夜景变成了仙境。美婼被这里的色彩和水迷住了，想再多停留一会儿，但巴巴说快点儿，现在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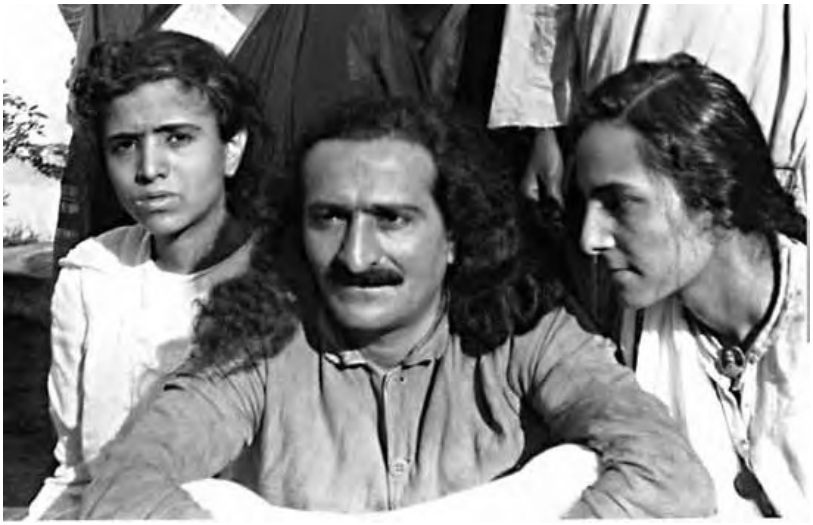
女子们第一次看到长颈鹿是在迈索尔动物园，印度最好的动物园之一。起初，美婼以为它们不是真的——然后它们竟动了起来。

又一天，巴巴带她们去了恰门迪，那是一座可以俯瞰迈索尔的山，1934 年 4 月，他曾在那里闭关。一座 16 英尺高的岩石雕像矗立在山上，它是印度教的圣牛南迪。她们和巴巴开车上山，看到山顶上有一座女神庙。巴巴在车里等着，但让她们去看看。那里人多，所以美婼没有进去。她从远处看到了女神的雕像，从近处看到了由坚硬岩石雕刻而成的巨大南迪牛。到了晚上，山顶上的灯光就像一条钻石项链。

一开始，女子们觉得迈索尔这个海拔 2500 英尺，到处都是花园、宽阔大道、宫殿和宏伟老房子的地方非常宜人和迷人。“空气很好，有很多花，小镇也很美。”美婼回忆说。

但他们在迈索尔的停留注定不会令人愉快，在离开之前，他们住的房子会被称为“巴拉（头痛，问题）房”，巴巴称迈索尔为“碍索尔”（意为眼痛）。

娜佳、玛妮、美婼、巴巴、两名仆人、瓦露。1936 年，摄于美拉巴德山
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1936 年，摄于迈索尔

上：巴巴与玛妮和美婼（佩戴着巴巴吊坠）

下：茵度·苏布尼斯、蔻诗德、娜佳、巴巴、美婼

上面照片为娜佳拍摄，下面照片为玛妮拍摄——玛妮收藏

31 迈索尔摩耶

1936 年，满德里遵照要求，未在迈索尔庆祝美赫巴巴 42 岁生日。后来他们得知生日当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突然造访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在顾麦的祈祷室中摆放有巴巴照片的圣坛前，做了巴巴的生日阿提。巴巴说一个大师所做的，乃是为一切众生而做，所以不需要其他人另行庆祝他的生日。

次日，巴巴长途跋涉去纳西科，处理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家事。据报告，馥芮妮因没能与其他女子同去迈索尔而“举止失态”。事实上，她异常抑郁消沉，巴巴特来安慰她，还帮助解决她和鲁斯特姆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正如巴巴先前在埃舍男孩们面前说过的：“普通婚姻意味着基哈嘎达（战争）和由此产生的无数烦恼，”了无止境。

一周后，巴巴回到迈索尔时，已是夜里 11 点。根据禅吉的记录，为不打扰“内部人”，巴巴在附近男满德里的住处休息一晚——“巴巴已很久没同男满德里一起过夜。”

巴巴打算召西方人到印度长住一段时间，他通过书信继续同他们保持“连接”，但问题是在何处可建一个埃舍来安置他们。巴巴一直在考虑迈索尔，但不喜欢那里盛行的正统印度教气氛，他解释说，这会让他的工作难以展开。

有一天，巴巴对玛妮建议说：“你何不去这里的医院，这是一家很好的医院，由女子经营。去那里接受蓝光（紫外线）治疗。”

巴巴出于何因，玛妮不得而知。“我们从没想过问巴巴为什么，或者我需不需要，”她说，“我开始接受每天十分钟的胸部紫外线照射治疗。”*

巴巴甚至安排了一部车，一辆开起来乱响的铁皮老爷车，送她去教会医院。为确保司机看不到玛妮，在前排和后排座位之间挂起了帘子。医院里有两位女医生：一位是内科医生，另一位是美国外科医生吉莱斯皮。男性只有一个阉人

* 注：紫外线对于玛妮所患的白癜风是一种常规治疗方法，可以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厨师和一个老园丁。“园丁那么老，”玛妮玩笑道，“我有时不由得寻思，他究竟能不能看清自己在做什么。

“有一个欧洲（瑞典）护士长，还有那些可爱的南印度小护士，”她继续说，“我自然而然跟她们处得很好，见面时友好地打招呼。与医生和护士长则接触得少，碰面时，我只是微笑。”

“一天，巴巴问我：‘你跟护士们处得好吗？’起初我以为这可能为巴巴所不喜，便说：‘哦，巴巴，只是打打招呼，是的，我们处得不错。’他说：‘很好。医生和护士长呢？’我说：‘我很少见到她们。’巴巴说：‘多见见她们。多和她们交谈。’我照做了。”巴巴在为某事做准备，但具体是什么，没人知晓。

后来，巴巴通知玛妮他要去乌蒂，他不在时玛妮不可以去医院，显然在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四天内不会有汽车来接你，”巴巴对她说，“不过你得告诉护士长和两个医生你要去乌蒂，问有什么可为她们带的。坚持要她们提要求，我会带回来。”医院的女子们起初婉拒，而后才勉强张口，一个说要一副手套，另一个说要一些食品。

2 月 27 日，巴巴前往乌蒂，意在为西方人找个建埃舍的合适地点，两天后返回。他给医院的工作人员带了礼物，玛妮把礼物送与她们，说“假期”过得很愉快。

但当玛妮不得不假装她逛遍了尼尔吉利斯山的旅游景点时，场面变得尴尬起来。她们问她去没去过这个植物园或那个俱乐部，她看着她们的脸说：“哦，去了。”玛妮的应对策略是：说两个是，再说一个不是。

玛妮其实并不想天天换上出门的衣裳去医院，但她服从巴巴的命令。这样一来，她成了那里的熟客，且由于巴巴的指示，还有从乌蒂带的礼物，她讨得护士和工作人员的喜爱。

对于将发生之事，这只是前奏。3 月 23 日凌晨 3 点，玛妮耳朵一阵剧痛醒来，枕套上全是血。她坐到椅子上，用一条毛巾捂着耳朵，直到 5 点其他人醒来。她们问怎么回事，她给她们看流出的血。此时的玛妮牙关紧闭，说不出话来。

美婼惊恐不已。“我见不得血和分泌物。我感到震惊，叫苏娜玛西去告

知巴巴。我们不能出去，因为男子们和巴巴在一起。巴巴迅速赶来，安排送玛妮去医院。他很生气，因为玛妮没有立刻叫醒任何人。”

由于玛妮与医院员工的亲密关系，出现如此紧急状况，护士们跑前跑后帮忙照应。每个人都认识玛妮，对她格外关照。因巴巴的准备工作，玛妮被当作贵宾对待。“她们对我友好关爱，所以当我紧急送医时，整个医院都知道那是玛妮。我到医院时，一切都未开张。但当工作人员发现是谁时，她们忙前忙后提供最好的照料。”

对玛妮检查和诊断的结果是耳乳突感染，导致美婼的父亲杰罕吉尔死去的，正是这种病症。需要马上动手术。巴巴不想由吉莱斯皮医生主刀，于是从班加罗尔请来一位专家罗宾逊医生。罗宾逊医生是一位年长的英国人，为迈索尔王公的私人医生。

“罗宾逊医生一头银发，有一双像钢琴家一样的手。”玛妮回忆说。手术于 3 月 25 日进行，在麻醉状态下整整四个小时过程中，玛妮有一种脱离身体的体验，从房间顶部的通风口看着手术场面。“我看到戴着白口罩的人们围着手术台做着什么。

玛妮从小就有耳疾，希芮茵麦记得她还是婴儿时，用手捂着耳朵哭泣的情景，而后似乎就好了。玛妮已多年无痛无恙，不过，巴巴自然知道。

术后，罗宾逊医生拿来一个时钟，让玛妮听。“你能听到滴答声吗？”他问道。玛妮说能，医生很高兴她的听力完好无损。玛妮自己也曾为此担心过，见仍听得到时钟响，不觉松了一口气——在上美拉巴德，正是这种滴答声响曾让她无比恼火！

手术留下一个很大的创口，需要每天换药。病愈后，玛妮的耳后部留下一个永久性凹陷。

禅吉受命要不惜代价为玛妮治疗。他告诉吉莱斯皮医生，钱不是问题。工作人员以为玛妮家很富有，因为她来医院都是车接车送。然而当一些女满德里前来探望，并带来必需品，如食物和额外的床上用品，这是印度的习俗，护士注意到她们吃饭的搪瓷盘子有缺口。“我们的杯子也好不到哪去，”玛妮说，“一个没有把手，另一个断了。而且我们的床单上有上百块补丁。‘看看她们

用的瓷器！’工作人员似乎在说。这十分滑稽。我们用的杯子破旧寒酸，而巴巴却打发禅吉来说要不吝花费。”

实际上，巴巴来来回回遣禅吉不停向医生打听病情，令禅吉愈来愈尴尬。“最后，那些人一看见禅吉就逃之夭夭，”玛妮说，“医院占地很大，从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医生的小屋。早上，她们走出小屋，一瞅见禅吉，就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回去了。

“等到风平浪静——视线里不见禅吉的身影——再冒险出去，但禅吉在墙根等着她们。‘可是达达禅吉先生，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她们不无恼怒地说。”可怜的禅吉无法解释为何要反复询问。

巴巴一天来医院两次，天天如此。玛妮的下巴仍张不开，巴巴用汤匙喂她喝汤或橙汁。几天后，他喂她吃苹果。咀嚼起来疼痛难忍，巴巴叫禅吉和佳尔给玛妮讲个笑话或趣事，让她忘记疼痛。玛妮笑佳尔胡说八道十分可乐。她也笑禅吉，并非因为他讲的故事——她从没听懂过，而是他讲述的模样十分搞笑。

有一次巴巴问：“你听明白了吗？”

玛妮说没明白，巴巴说：“那你为什么笑？好吧，再讲一遍。”禅吉又讲一遍。玛妮仍不明白，她只是觉得禅吉的讲述方式很好笑。

幸好有茵度和她们在迈索尔，玛妮住院期间，她帮了大忙。此刻她们明白巴巴为何要不厌其烦劝这个年轻女子同来。“巴巴知道会发生什么，便把她带过来。”玛妮解释道，“茵度当时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在迈索尔）只有我们几个女子。”

苏娜玛西在阳台上守卫，瓦露洗衣，包括巴巴的衣服；一直负责做饭的娜佳在医院陪护玛妮，只剩美婼和蔻诗德为巴巴做饭，为他做酸辣酱。玛妮的食物是流食，得分开做，必须在上午 10 点 45 分准备好，交给巴巴带到医院。

“巴巴见我们劳累过度，”美婼说，“蔻诗德发烧，瓦露也病了，他叫（韦希奴的母亲）卡库，从美拉巴德过来帮忙。她人非常好。”

巴巴一次都没带美婼去医院，或许因为这样会让她难过，让她更担心。有时苏娜玛西去陪伴玛妮，而娜佳准备玛妮的食物，并装好打包。卡库来后，

她为女子们做饭（米饭和豆糊或咖喱），每隔一天，卡库过去陪伴玛妮。

玛妮感觉好些时，便下床坐在椅子上。卡库坐玛妮的床上，随后躺倒，不一会儿，便响起鼾声。护士进来，简直不敢相信——病人坐椅子上，陪护者却睡得正香！

尽管没对医院员工讲过巴巴，但每当他来，护士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偷瞧他一眼。比如，她们会假装该给玛妮吃药了，或者该更换她的饮用水了。她们会问："我把温度计落在这里了吗？"或者"罗丝护士在吗？"

娜佳低声用古吉拉特语（工作人员听不懂）说："她知道罗丝护士不在。她只是想找个借口看巴巴！"

另一件美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不知晓巴巴是谁的情况下，罗丝护士每天把所有的新生儿抱过来给巴巴看；每一个在医院出生的婴儿都递给巴巴，巴巴爱抚一番，或者捏捏婴儿的手指，再还给她。有一天，总共有 12 个新生儿。每个孩子接连送到巴巴跟前，见此情景，女子们都好奇这个婴儿队列何时到头。巴巴从没表现出任何不耐烦或厌倦，给每个婴儿以全然的爱。

工作人员隐隐感到巴巴是重要人物，便问玛妮他是谁。"我哥哥。"玛妮回答。

"可是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他发誓要保持沉默很多年。"

当她们问娜佳同样的问题时，她回答说："他很害羞。"

玛妮需要吃高蛋白饮食，巴巴指示佳尔给她买鸡肉；但佳尔带了只活鸡到医院，送到玛妮的房间。佳尔出去后，这只鸡挣脱跑掉，在花园里嘎嘎叫着乱飞。佳尔和园丁穷追不舍，费了好大劲才逮到——在经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喧哗吵嚷之后。巴巴当时刚好来探望玛妮，过后对美婼讲述时忍不住大笑。"我吸取了教训，"巴巴摇着头说，"我绝不再派佳尔去干这种事了。"

玛妮出院后，巴巴通过尼鲁医生（一位满德里）送给吉莱斯皮医生一张象牙茶几（用来放茶具的三腿小桌），感谢她对玛妮的精心照顾。美婼打趣道："我们给医生的礼物异常贵重，因为玛妮的命得救了，而我们的杯子碟子却都破破烂烂！"

与此同时，巴巴本人也胃部不适。此外，在女子的住处，除了大家生病难受外，当地恶棍惹是生非，向她们的房子扔石头，还在围席上戳洞，尝试朝里头偷看。男子们设法修补了围席，并格外警惕，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巴巴说："这都是迈索尔摩耶，尽其所能，在各个方面制造麻烦。"

邻居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的仆人们却怂恿那些不法之徒肆意破坏。巴巴不想为此引起邻居的注意，令其产生对抗情绪，因为他说他的工作需要邻居的善意。邻居对大师应有的行为方式，抱有正统但受误导的偏见：他觉得这种情况，美赫巴巴应该动用"能力"自行纠正，否则他就不是大师。同样，他期望巴巴能奇迹般治愈玛妮，而不是借助于他所采用的世俗疗法。

正如巴巴向满德里所解释的，阿瓦塔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在世间工作，从而尽可能使用物质资源。大师容忍人们的偏见和弱点，直到他们信服，主动放弃为止。

巴巴一直考虑在萨塔拉或乌艾建一个玛司特埃舍，但现在又说他更中意拉乎里，位于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交通方便，他已决定让西方人居住纳西科。

在一次召集的男子会议中，巴巴说："现在，摆脱一切巴拉（头痛）的唯一出路是改变旧策略——只和男满德里一起生活，让安德纳们（内部人）远离。但安排在哪里？"

巴巴决定让女子们在美拉巴德生活，距离拉乎里不远，巴巴可以"既远离同时又能和所有人保持接触"。

在迈索尔逗留四个月后，5 月 22 日，巴巴同女子们乘火车前往普纳，再从普纳乘巴士回美拉巴德。希芮茵麦仍旧居住孟买，巴巴带玛妮到母亲处，以方便给玛妮的耳朵换药。佳尔陪护，每天早上陪她坐电车去看医生，医生给她上药换绷带。巴巴动身去纳西科之前，驱车带玛妮去海滩兜风。*

他们把车停在海边，看一个帕西老妇人祈祷，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习俗。

* 注：1936 年的这几周是玛妮加入巴巴后，与美婼分开的少数几次之一。巴巴在世时，其他类似情形只有一两次，是玛妮去普纳看牙医或处理法律事宜的时候。

当天是假日，妇人身边放着传统椰子。做完祷告，老妇人把椰子投进水里。潮水把它卷了回来。她又扔出去，潮水再次送回她的脚下。如此反复三次。见此情景，巴巴忍俊不禁。而传统的宗教习俗和古老偏见，却正让希芮茵麦遭遇困境。

被玛妮和巴巴叫做“妈姆”的希芮茵麦，在孟买住了将近一年，头六个月住巴奴楼的一套公寓，在那里和别的房客发生了矛盾。据玛妮说，麻烦源于巴巴不仅带琐罗亚斯德教弟子来看望母亲，还带着他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信徒。租户们不乐意，因为这栋楼是专供帕西人和伊朗尼所住用。除三人之外，所有人都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驱逐希芮茵麦。

房东表示理解，说他会为她另外安排公寓，但妈姆说：“凭什么？我又没做错什么。”房东无言以对，希瑞茵麦留下来了。

玛妮注意到，妈姆和巴巴一样，一丝不苟地遵守规矩：如果租金在 1 号到期，她会在 28 号提前支付。

对面住着一位上了年纪、脾气古怪的帕西妇女，她的兄弟双目失明，依靠在陶盆里种花草谋生。这个妇女总是打开门，看都有谁来探望希芮茵麦。她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大声念《阿维斯陀》祷文。

“这让母亲受伤。”玛妮说。不过贝拉姆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开门时，他在留声机里放一张波斯唱片，把音量开得很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直到她改掉了这个习惯。最后，所有的租户，除了支持希芮茵麦的三人，都因这样那样的缘故搬出了公寓楼。

玛妮说：“母亲讨厌孟买，确实，她喜欢普纳。”希芮茵麦常说：“普纳是天堂的一角。”玛妮说，促使她移居孟买的原因，是贝拉姆考虑在那里创办摄影工作室。

玛妮的嫂子大蔻诗德，也居住孟买，住在寡妇宿舍，偶尔与希芮茵麦见面。玛妮这期间也见过大蔻诗德一次，后来再未见过面。不过巴巴看望过大蔻诗德几次。*

在孟买停留两周后，佳尔护送玛妮回到美拉巴德，帕椎上山为她换药，

---

* 注：大蔻诗德后来再婚，嫁给一个富有的鳏夫；他们收养了她姐姐刚出生的孙女，并迁到卡拉奇。几年后，大蔻诗德搬回孟买，在那里去世。

并给她开顺势疗法药物。但帕椎和玛妮不可相互交谈。苏娜玛西始终在场，如果帕椎需要问玛妮什么事，也是通过苏娜玛西进行。

玛妮刚开始服用帕椎开的顺势疗法药物时，甚至不可见他。她的病情通过巴巴传达。有一次，有人送来一束花，玛妮闻了闻。巴巴说：“这下帕椎给的剂量可能会受影响，”因为顺势疗法药物使用的是微剂量，一些医生认为强烈的气味会降低药效。

巴巴去了帕椎那里，问玛妮嗅花有没有问题。帕椎说没有问题，玩笑道：“您若这么担心，告诉她也不要上厕所。”

在此之前，女子们白天都穿纱丽。自迈索尔回来后，美婼等年轻女子转而穿长裙和罩衫，她们觉得这样更实用，在干活时不会碍事。再说在山上，只有她们几个人。即便如此，巴巴仍严格要求她们务必穿长袖衬衫完全盖住胳膊。

“很久之后，巴巴才允许她们的袖子再高一点，只遮住胳膊肘。”玛妮说，“甚至我们的脚踝都得盖上。”*

女子们有一些普通的灰白色布料，她们用来做裙子，把这些裙子和她们的所有旧衬衫搭配穿。晚上，她们曾一直穿纱丽睡觉；现在睡觉时穿裙子和衬衫。1936 年的 6、7 月间，巴巴往返于美拉巴德、拉乎里、孟买和纳西科之间，在这些地方会见爱者，并在拉乎里为神醉者玛司特和疯人建立埃舍。

接下来三个月，巴巴大部分时间住拉乎里一个单间小屋里，美婼和其他女子从未被带去那里。从 9 月始，巴巴每周三去纳西科，确保为迎接西方人到来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每周四，巴巴到美拉巴德看望女子们，山上动物园的工作照旧。

* 注：后来，尤其是在旅行时，女子们也会穿宽松的裤子。

美婼在东屋外，1937 年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美婼，1937 年 1 月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美婼，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拍摄与收藏

32 三环马戏团

一天，从孟买回来的鲁斯特姆，给巴巴带来一只尼泊尔八哥。比普通八哥要大，漂亮优雅，羽毛呈蓝黑色，耳朵上方带有黄色的耳扇，仿佛花边；双足和宽而厚的喙为橙色。鲁斯特姆在一家马德拉斯老药商的草药店将它买下，还听到这只鸟用马德拉斯语或泰卢固语学说了几句话。

巴巴把鸟带到山上女子们的住处，告诉她们这只鸟叫八哥（麦那），它会说话。*

头一天，这只鸟很害羞。女子们等着，但它什么都没说。“没关系，”巴巴说，“它是由不说印地语或英语的南印度人养大的。如果你们教它英语，它能学，因为它也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女子们和巴巴在厨房吃早餐，巴巴想从她们的房间里拿点东西。他让蔻诗德去取。蔻诗德走进房间，她到八哥的笼子前看它在做什么。“八哥（麦那）！”这只鸟大声说道。

蔻诗德迅速抓起巴巴要的东西，兴奋地跑回厨房，宣布：“巴巴，八哥说话了！”

“它说了什么？”巴巴急切地问。蔻诗德对他讲了，巴巴说：“看，我告诉过你们它会说话。你们可以教它任何东西，它会学舌。”

美婼决心教这只鸟说英语。正确的方法是晚间盖上鸟笼，早上先把盖布微微提起，把脸贴近鸟笼，清晰地说出想让鸟学说的话，再把盖布完全揭开。所以每天清晨，美婼都凑近笼子反重念着：“巴巴……巴巴，亲爱的（达令）。”

玛妮、蔻诗德和娜佳白天经过鸟笼时也会这样做。瓦露不懂英语，她说：“巴巴，达尔……巴巴，达尔。”最初几天，鸟儿没有反应。然后，她们正打

---

* 注：麦那在印度语中是八哥的意思，源自梵语马达那，意为快乐或愉悦。由于“马达那”的词根含义是“泡泡”，所以“麦那”这个词实际上是“快乐的气泡”之意。

羽毛球时，突然听到“巴巴……巴巴，亲爱的”的话音。

由于山上不准其他人进入，她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我们的球拍停在半空，”玛妮回忆道，“我的上帝啊，会是什么人？我们心惊胆颤。刹那间，我们又都笑了。我们扔下球拍，都跑进屋。我们知道是八哥在说。他终于开口了：‘巴巴，亲爱的。’”

美婼说：“我无比欣喜，想着等巴巴来了，它还会说。”

厨房过热，或者外面太热时，巴巴就在女子房间他的躺椅上吃饭。那天美婼对他说：“八哥能说话了。他出色地说出了您的名字。“美婼试图让鸟儿重说这句话，但八哥一声不吭。

他们等了一会儿，巴巴说：“没关系，由他去。我们去厨房吧。”

大家都起身离去，美婼和巴巴走到门外时，他们听到那只鸟非常响亮地说道：“巴巴……巴巴，亲爱的。”

巴巴转过身，惊讶而又欢喜。“瞧它说得多清楚。”他说。这只鸟把这句话重复了两三遍。

在那之后，八哥不仅说“巴巴，亲爱的”，还会模仿每个人说这句话的声音和语调。如果美婼进房间，八哥会跳上跳下模仿美婼的腔调；娜佳进去，八哥就模仿她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音。瓦露说得不准确，但那只鸟也模仿到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美婼听到后说，“别这么教他！”

美婼回忆说：“这只鸟不仅会学舌，还会模仿一个人的腔调。”你若大笑，八哥也会一模一样大笑，他能模仿老人咳嗽或婴儿啼哭的音声。他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鸟。”

玛妮弹奏西塔琴时，这只鸟蹦跳起舞，两条腿轮流跳，摇头晃脑，黄色的耳扇“宛如一个女子随着音乐摆动头发。”玛妮说。

那位孟买的老药医显然患有一种严重的喘息性咳嗽，而那只鸟学得这种干咳的真传。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并不知晓这只鸟的存在。她听到咳嗽声，径直走到巴巴跟前。“默劳戈，”她焦虑地说，“你不好好照顾你的女孩子们吗？”

“您这话是何意？”他问道。

“有人咳得这么厉害。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严重的咳嗽声！你干吗不做点什么？”

“是谁在咳嗽？”巴巴表情十分无辜，好像一点不懂她在说什么。而后他带她去女子房间，发现原来是一只鸟时，希芮茵麦不禁开怀大笑。

美婼听说西方人将再次前来印度时，她想到了八哥。“到那时，我们还能教会他更多的东西。当这只鸟清晰而优美地说出‘巴巴，亲爱的’时，西方人难道不会觉得惊讶吗？”

但那并没发生。八哥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她们把纸铺在笼子的底部。鸟儿晚上开始在纸上睡觉时，她们意识到他想要毯子之类的东西蜷身。她们做了一件长袍放在里面。八哥喜欢它，每天晚上都藏身其中。

东屋靠近天花板有小天窗。她们安装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用绳把鸟笼吊起到天窗处。每天都把笼子拉起来，这样至少八哥可以看看外面的树梢，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一天早晨，女子们在厨房时，暴风雨突然来袭。女子们急忙关闭厨房的门窗，却把那只鸟忘在脑后。

玛妮说：“我们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是赶紧关上门窗。而后我们意识到那只鸟还挂在（东屋）天窗处。”

八哥是脆弱的生物。雨水从窗户飞溅进来，那只鸟患上感冒，得了肺炎。它肺部感染，嗓子疼痛，声音嘶哑。八哥不能再坐在栖木上，也钻不到袍子里。女子们在笼子底部铺一块暖和的法兰绒，并给鸟儿服用各种药物。八哥只是坐在那里，连站立都不能，她们知道它不行了。

“巴巴已经下山。”美婼继续说，“我们每个人都想陪在鸟儿身边。我们已开始对他产生很深的感情。我们快速完成手里的活儿，围到他身边。瓦露在给巴巴洗衣，听说八哥病得很重，把手上的肥皂洗净，在纱丽上擦了擦，进来看鸟。八哥睁开眼睛，看着瓦露，说道：‘巴……巴……’在接着要说‘亲爱的’时死去。”

巴巴来后，托起八哥，用自己的头巾将它裹住，仿佛葬礼尸衣一般。“巴巴怀着莫大的爱捧着八哥，把他葬在我们的厨房前面。巴巴亲自在那里种了一

棵楝树。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巴巴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晓得这只鸟有多幸运。下一世它将作为人类出生。’”

后来，一只雌性八哥被带到美拉巴德。女子们试图教它说话，但这只鸟始终没学会，后被送了人。*

接受女子们语言课程的，并非只有八哥。有一个名叫希妲的仆人被雇来做薄饼，她其实更像一个家人。一天，女子们给她穿上裙子和衬衫，打扮得像个西方人，教她说：“巴巴亲爱的，我爱您。”

巴巴来吃午饭，她们把希妲叫进厨房。当这个“西方女士”用英语跟他说话时，巴巴被逗得大乐。

1936 年 10 月 18 日，巴巴从拉乎里再次来到美拉巴德，向女子们告别，于同一天去了孟买。由禅吉和卡卡·巴瑞亚陪同，巴巴从卡拉奇飞往巴格达，开启第九次西方之旅（也是他首次乘坐国际航班），接着前往巴黎、伦敦和瑞士，五周后返回印度。

一到孟买，巴巴立刻前往医院看望贝拉姆之妻佩琳，六天前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婴。孩子一头金发，巴巴给她起名苏奴，但希芮茵麦想让孩子随自己的母亲叫高兰顿。巴巴做了折中，改作顾娜，但这个名字希芮茵麦也不喜欢——太接近自己的对手顾麦之名了。†

巴巴不在时，女子们在上美拉巴德的日常一如既往——早上做饭及其他家务，下午缝纫。巴巴此次来跟她们道别时，没留任何具体指示，而是叫她们随心做些手工。美婼想用巴巴的指甲做点什么。‡

多年来为巴巴梳头时，凡是脱落的头发，美婼都认真收集和保存起来。此外在给巴巴修剪指甲后，较长偏厚的碎甲她也予以收集。她把指甲泡在温水里软化，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缝缀在一些材料上。

---

* 注：后来，美婼被错误地告知，八哥这个物种只有雄性会说话。

† 注：苏奴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中，意思都是金黄色。

‡ 注：美婼收集了金丝雀掉落的黄色和绿色羽毛，用它们来装饰巴巴的冠冕。

其他女子用一束巴巴的头发串上小珍珠，珍珠从纳西科买来，她们用这些连同指甲做了发夹和胸针。巴巴 11 月 24 日回来时，女子们给他看她们做的物件。对她们在他不在时保持忙碌，巴巴感到满意。他进而讲述几周后要来的西方女子的情况，她们觉得送胸针和发夹做礼物再理想不过。

在托卡时，女子们曾为奎师那的生日搭了一个秋千，让巴巴坐上去荡秋千——结果十分幽默。而在美拉巴德，在巴巴一次出国期间，美嫫做了一个微型摇篮，可摇摆，里面放上一张巴巴的小照片。巴巴见后，被这个新颖设计逗乐，轻轻地摇动它。*

女子们还用手工精心装饰巴巴的照片。玛妮照着巴巴从中国带来的一本中国画册，描摹竹子的图案，再用金银丝线刺绣，为巴巴做了个大垫子。

美嫫决定在东屋光秃秃的墙上，在巴巴的照片周围画上风景；但由于墙壁为粗糙的石头和混凝土所砌，在上面绘画很难。

“我们为巴巴做任何事之时，”美嫫说，“比如（美嫫的一天）日记，比如用巴巴的头发和指甲做手工，比如做相框——我记忆最深的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那种全神贯注，没有容纳其他事物的空间。这只有巴巴能让我们做到。”

女孩们晚上缝补衣服。巴巴和她们在一起时，女子们穿上好点的裙子和衬衫；巴巴去西方后，她们拿出打过补丁褪了色的陈旧衣裙。“我们把它们都存留下来，”美嫫说，“我们从不扔掉任何东西。假若一条裙子上有破洞，我们就在上面再套一条裙子，以便节约利用，让衣服穿得更久些。当我们得到从山下传来的消息，说巴巴第二天要来，我们便换去破损旧衣，把好一点的穿上。

“有一两次，我们穿着破旧衣裳，巴巴突然来了。我们激动得一时忘了身上穿着什么。巴巴走进厨房，他边吃边谈。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们问：‘你们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他命令道：‘你们绝不能穿破衣服。我不喜欢。可能的话，你们可以缝补，但不要穿有破损的。千万别穿破衣服。’

“从那时起，我们遵令而行。如今我特别留心衣物有无破处，有就不能穿。夏天我喜欢穿薄软透气的衬衫，但我会先举起它对着光亮看有无破洞——否则便是对服从他命令的遗漏。”

---

* 注：后来在美嫫的房间里做了一个柜子来存放这些珍宝。

玛妮接着说：“在埃舍是这样节俭，但我们丝毫不觉得贫穷。相反，我们感到富有，从无匮乏之感。我们连用来补衣服的布料都没有，但我们都是节俭能手。如若在地上发现一根锈迹斑斑的弯钉，我们就捡起来，拿进屋，把它弄直，然后再用。巴巴周围没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就算是一块破布也有用。

“我还记得，我总穿白色宽松长裤。巴巴的命令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穿破衣。我们的衣裙破了，必须马上去换。只有织补或缝补后，才能再穿。

“我没有白补丁来补裤子，所以我缝了一块红色的补丁。那时顾麦和我们一起住了些时日。我们正要去厨房，我弯腰捡掉落地上的东西。顾麦看到了那块补丁，以为是一只蝴蝶。“等一下。”她说，试图把它拽下来！

“就像我说的，我们从不觉得匮乏。拥有巴巴是如此完整，如此充实，如此广阔，这些事情只是被包纳其中。它们浑然不分，无功亦无德。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回顾过去，我细细品味，不禁深深地缅怀。”

美婼表示赞同：“在只有少数人住在山上的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可爱。巴巴支撑着我们。而我们渴望与巴巴一起生活，服从他，服务他，我们感到快乐幸福。我们心甘情愿面对这一切（贫穷和服从）。其中也有喜乐，因为我们爱巴巴。巴巴是那么可爱，谁会不爱他呢？”

但并非处处都如此平静和安宁。由于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孩子们住纳西科家中，与要来的西方人住处相近，巴巴便与他们讨论西方人到来的事宜。12 月，他遣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连同几个孟买爱者，一起去码头迎接西方人，作为东道主，将他们接到孟买的堂皇饭店。

于是鲁斯特姆和馥芮妮领命迎接和护送西方人，其中包括诺芮娜·马切贝利、伊丽莎白·帕特森、珍·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以及诺妮和拉诺·盖利，另有两只狗吉皮和卡努特。*

由于纳西科静修所的设施尚不完备，西方人和巴巴前往伊加普里和班达达拉，两天后加勒特·福特、娜丁·托尔斯泰和玛丽·格兰德公爵夫人也到达，玛丽只逗留四日便离去。后来，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迪莉娅·德利昂、

---

* 注：吉皮是伊丽莎白的黑色波士顿猎犬，而卡努特是安妮塔（维耶拉德）·德卡罗的白色西伯利亚哈士奇，这是她之前在瑞士送给巴巴的。

汤姆·沙普利、威尔和玛丽·白克特于圣诞节加入纳西科一行，1937 年 1 月 2 日，茹阿诺·博吉斯拉夫抵达，至此全员到齐。

然而，馥芮妮随鲁斯特姆陪同西方人回到纳西科后，行为变得怪异难解。正如禅吉于 12 月 14 日，巴巴和西方人到达班达达拉时所记录的：

> 巴巴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到达，疲惫而悲哀。用他的话说，似乎摩耶在他的工作中紧锣密鼓制造对立——在美拉巴德（朵拉特麦与他人相处不好）和纳西科（馥芮妮）制造麻烦。馥芮妮又一次陷于狂乱情绪，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喃喃念着“巴巴”。前几天收到韦希奴的电报，巴巴不得不直奔美拉巴德；之后接到鲁斯特姆关于馥芮妮的电报，今早又赶赴纳西科探望她，然后中午离开。

巴巴有三个埃舍要照管，一是拉乎里的玛司特和疯人埃舍，另一个是纳西科的西方人埃舍，第三个是美拉巴德山上的女子埃舍，巴巴似乎为自己建了个三环马戏团，另带诸多其他的杂耍。

美婼做的奎师那微型摇篮
马丁·库克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

马胸针是美婼为艾琳·比罗做的，因为（像美婼一样）艾琳是一个狂热的女骑士。胸针用巴巴的指甲和头发（黑束）做成。

希拉·柯林斯基拍摄

1937 年 5 月 1 日，在阿冉岗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伊丽莎白拍摄

33 西方人在山上

美赫巴巴为西方人在纳西科安排的住处，建造得格外舒适，比如通电以及西式卫浴，与东方女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山上过的简朴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1937 年 1 月 5 日，西方女子组被带到上美拉巴德，同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瓦露、顾麦和卡库见面。她们还见了当时住家属宿舍的希芮茵麦，以及在此居住的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

西方女子中有一半（诺芮娜、伊丽莎白、吉蒂、迪莉娅和玛格丽特），于三年半前曾与美婼等东方女子有过简短会面。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她们的首次见面，对山上这些“小修女”的印象，珍·艾德尔后来这样记录道：

这次西方女子与我们的东方巴巴姐妹的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我们拥抱彼此时，我们感到……至爱大师的爱如何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超越任何语言或背景的障碍。当然，简直不可能把更多相反的类型放在一起了！在西方组中……实际上都是女子，都曾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很多大众所谓的“生活”。相比之下，这些隐居的纯洁女子——巴巴的小修女们——直到我们来到印度之前，她们的旅行至多是从一个埃舍转移到另一个……她们没有人背负我们这般活跃的西方思维和智性好奇……我感到我们有很多需要向她们学习的，但我们能对她们有什么贡献，就难说了。

……这些女子……似乎不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她们在“山上的房子”里，过着安静、淡泊的生活。房子周围有一圈 12 英尺的围墙，在两所面对面的房子之间，形成一个约 40 平方英尺的院落。当时较大的那间即东屋，是一个大约长 30 英尺、宽 20 英尺的单间。房间里的主要设施是六张铁床，每个都带有蚊帐。每张床旁都有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女子们仅有的几件物品，还有一把靠背木椅。没有装饰品，没有小器物，没有书。相比之下，最简朴的修道院也算奢侈了。然而这样的环境却以某种难以形容的方式，传递出一种优雅生活的印象。尽管处于苦行背景，你却感觉不到有丝毫苦行气氛。被巴巴的光辉精

神所祝福与装点的这所房子，该会充盈着怎样的温暖呢?

虽然从表面上看，她们的生活极端局限、单调而贫乏，但她们脸上却明显印着比我们西方人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印记，这是我们过着所谓丰富多彩生活的西方人闻所未闻的。*

巴巴开始每周三和周五清早访问美拉巴德。当天晚上，他回到拉乎里，在一座刚为他建好的小屋里休息，这个木屋后来被称为拉乎里小屋。†

从 1 月 15 日起，西方女子每周五也来美拉巴德。经过 4 个小时的车程，她们于早上8、9点到达，和巴巴及女子们共度一整天，晚上驱车回纳西科。这次，巴巴给娜迪亚·托尔斯泰取昵称娜丁，以免和娜佳混淆。他还警告西方人绝不要在美婼面前提男子的名字。

两组女子的处境都尴尬局促，下面玛格丽特叙述的这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

> 我们围坐一圈，迫不及待向她们介绍西方，她们也等待着向我们讲述东方。不提男子名也许对她们而言相对容易，因为她们有过更多练习。一次联谊对话，那是巴巴想要的——一段将要在我们之间展开的联谊生活。但我们却在说着："是的，今早我们从纳西科过来时灰尘很大，径直扬进车里。"
>
> 我们的谈话便卡顿于此——直到诺芮娜出事。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要说的话。可怜的诺芮娜社交意识甚浓，受不了只是干坐着，除了巴巴在场，大家彼此之间无话可说。她开始谈论在纳西科发生的什么事，接下来就出了岔子："然后汤姆（沙普利）说……"
>
> 你们听到过沉默吗？你们听见过恐怖吗？我们全都目瞪口呆。自然，美婼神色惶恐不安。巴巴安慰她，把她的头放在他肩膀上，表示一切都好，不必担心，随后转过身，对诺芮娜和蔼微笑。诺芮娜颜面扫地。诺芮娜从未在交际中失去过镇静——但这一次乱了阵脚！十分有趣。
>
> 后来，巴巴对我说："我告诉她们所有人（东方女子），你有多幽默风趣，你却一言不发。"

* 注: 摘自珍·艾德尔所著《阿瓦塔》，（加州柏克莱肯尼迪大学出版社，1971 版），第 187-190 页。

† 注: 后来小屋从拉乎里搬到下美拉巴德。

我定定地看着他，巴巴大笑。他知道为什么。你若置于（对提及男子名）如此严格的限制之下，是做不到自如自在的。随着这项禁令的逐渐解除，我们能够适时和美婼谈点别的事情。

玛妮还讲述了另一件事：

西方人从纳西科过来拜访时，她们知道不能提任何男子的名字。迪莉娅和美婼交谈。她知道美婼喜欢马，所以讲到一些牛仔（cowboys）的事。她一提“牛仔”，便说道：“哦，天呐。”连忙用手捂住嘴。“我是说女牛仔（cowgirls）。”她说。美婼和我们都笑了。

吉蒂叙述她的一次失误：

我们住纳西科时，前去拜访美拉巴德，对我们的来访所涉及的工作，美婼并没明显参与。她始终在巴巴身边，就餐时坐在他的右边，为他取水杯。有一次我犯了个错误——想着巴巴渴了，冲进厨房给他拿了杯水。巴巴接过我递给他的水，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美婼的特权。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去为巴巴拿水，除非他亲自要求。给他端食物，服侍他用餐，伴随他左右是美婼的特权。巴巴总是先给她盛饭，接着再给我们其余人盛。

巴巴把西方人召进美婼的房间，对她们说：“你们因何在此？因为美婼建议说你们都想来。”美婼对巴巴说，她觉得西方人想见他。

我经常被叫到房间，听巴巴授述，给不同的西方人写信。巴巴从不叫美婼离开房间，她会继续做手上的事，也不介入谈话。巴巴在字母板上指点，我会记录（他授述的内容）。当其他西方人被巴巴单独叫进房间时，情况也一样。若是私人会面，巴巴会叫美婼离开，她会忙别的事，直到巴巴再召她。

吉蒂解释说：

巴巴若有特别隐私的事宜要跟其他人商量，而他觉得最好是单独进行，他不会要美婼当场从他身边走开，因为他不想让她感到受冷落。他会安排老一些的爱者（诺芮娜、伊丽莎白）在山下与他会面，而美婼不会下山。

但他从不和女满德里分享任何男子的事情。男子就像不存在一样。

巴巴十分严格，在她面前我们不能提男子的名字。当然，我们总是忘记。相比别的事，这会更令巴巴失望。

巴巴知道涉及他的工作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他的工作总是排在第一位。我们尤其不能提印度男满德里以及西方男子的名字，或者书籍或电影中出现的男子名。

迪莉娅如是说：

巴巴对人总是善意和蔼，虽然他对我们所有人都体贴亲切和仁爱，但在他与美婼的关系中，则带有特别的意味。例如，每当我们从纳西科来，在山上时，巴巴总和美婼坐在一起。（后来）他在法国也同样行事。早期，如果有人不小心提到什么，也许是某个男弟子的名字，巴巴会吻美婼来掩盖它。就像美婼看着巴巴的神态那样——她总是在那里，准备好，仿佛生命中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巴巴需要她时，随时随地都在。

迪莉娅补充说：美婼以她特有的方式深爱巴巴，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别的爱，全然无私。我认为没人能与之相比。此乃命运赋予她的角色，她完全适合这个角色，这只有真正纯美之人方可担当。

一些西方人承认一开始她们嫉妒美婼。而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简直无法理解埃舍里怎会有人嫉妒美婼的角色：“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谁能做美婼所做之事。巴巴给她的一个直接命令是，要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不管发生什么，那种微笑，那种愉悦始终不离。

“我们中间有谁能做到如此这般？她的每个念头，她的每个行动，她的整个生命都是巴巴。她从没有一念为自己考虑，从始至终一切都为了巴巴。”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美婼的角色。“和诺芮娜一样，珍·艾德尔（在灵性上）雄心勃勃。”玛格丽特说，“她初见美婼和巴巴的关系时，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她觉得那是她的位置，为此异常难过。后来，她接受了事实，并在她的书《阿瓦塔》中对美婼进行了描述。”

吉蒂表示同意：“珍离开（疏远巴巴）的一个原因，是她想拥有美婼的

位置。”*

美婼在上美拉巴德是巴巴的贴身侍从，但在纳西科，他允许玛格丽特和迪莉娅享有这一荣誉。当大家向巴巴讲述各自做的梦时，玛格丽特回忆说：“在纳西科，我们每天为巴巴梳发。那是一份美差。”

巴巴还制造一种局面，有可能是向西方人表明，美婼也会“犯错”。巴巴每隔几个星期修剪一次胡须。有一次，尽管西方人已经来了，在外面等着，他仍要美婼修剪。

巴巴在床上，所以美婼不得不俯下身修整。由于她没有站在最佳位置，胡须一边比另一边剪短了。巴巴照了照手里的镜子说道：“这边有点长。”玛妮坐在她的写字台旁边，巴巴问她剪得如何。“巴巴，一边稍微长了一点。”玛妮发表意见。巴巴叫美婼修剪一下，但她剪过后，这一边变得比另一边还短。

“这下这边又太长了。”玛妮说。

“没事，”巴巴说，“别去管它了。”

“那一次，巴巴的一侧胡须偏长，”美婼回忆说，“但他幽默以待，面带微笑，并不在意。”

美婼总是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留着一条精致的丝巾，我会把它围系在巴巴的颈上，来接剪下的须发，不让它们在地上掉得到处都是。我总是在我的卧室里，或者在铁皮棚下给他修剪胡子。厨房里的桌子太高了。”

在埃舍，无论谁犯错，巴巴总是原谅。“我们来与巴巴共同生活时，”玛妮说，“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他在一起。当我们犯错时，巴巴的宽恕是一种体验。它让你觉得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的宽恕如同海洋。巴巴表示宽恕的手势如海洋一般，当他说‘我宽恕’

* 注：虽然珍在《阿瓦塔》一书中确实描述了东方女满德里的生活，但没有提到美婼的名字。“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在巴巴的圈子里享有特殊的显赫地位”，珍这样描写美婼。

查尔斯·坡德穆在 1937 年出版的美赫巴巴传记《至师》一书中，则未提及东方女满德里，此书比《阿瓦塔》早十年出版。甚至坡德穆的书 1964 年再版时（以《神人》为书名），也只是间接稍许提到美婼。美赫巴巴在世期间，美婼在美赫巴巴圈子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从未被提及——这表明当时对美婼存在的保护性质，为他著书立说者须额外留心，以确保他的工作不受误解。

时，海洋是唯一可以用以形容的词汇。它滚滚而来，将一切都冲刷至净——先前的愤怒不余一丝痕迹。仿佛海浪涌上海滩，浪潮退去，海滩变得平整洁净、一尘不染。他的宽恕如潮水。当他给予宽恕时，那个发自内心的特别手势，有如海浪。”

后来美茹加入埃舍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当巴巴完全彻底地宽恕你时，感觉真好。它给你一种内心真正清洁的感受。”

玛妮总结道：“和巴巴一起生活、伴随巴巴左右，并非儿戏——但你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总是伴有那么多的幽默，这让一个人容易度过。与巴巴在一起不会惧怕，因为你爱巴巴，你想取悦他。这总是激励你更加努力。”

有一个西方人，东方人尤其喜爱她的陪伴，那就是茹阿诺，她性格活泼有趣，曾是歌手和女演员。“巴巴，”茹阿诺说，“每当看到您，我就觉得好似飞上了天！翅膀从我背上长出来，您瞧。”然后茹安诺会拍打她假想的翅膀。

“我觉得自己像只鹰！”她有一次宣称，巴巴便开始称呼她“我的鹰”。

但茹阿诺不大实际。“她是个果敢、慷慨、心肠柔软的人，”玛妮说，“她的好友诺妮帮她付房租，但她却把钱给别人。诺妮只得告诉她：‘茹阿诺，这是给你的。’虽然后来被人利用，但茹阿诺总是设法把钱归还诺妮。*

“我们特别喜欢她的陪伴。她极为幽默。在纳西科，一些鹦鹉总是打架。茹阿诺便打开笼子，命令其中一只滚出来！”

还有一件跟茹阿诺有关的趣事发生在山上，西方人轮流骑当时还被养在那里的驴子查姆帕。刚好最后轮到茹阿诺，茹阿诺块头大，她走到查姆帕跟前时（它可能因为被骑那么多次累了），查姆帕直接坐到地上，不让茹阿诺骑。这件事令巴巴开怀大笑。†

巴巴 1937 年 1 月初开始的为期 40 天的禁食，将于他生日当天，在纳西科结束。为此他做了精心准备——包括给一万多人分发谷物和布料，并举行盛

* 注：茹阿诺曾经嫁给里卡多·马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男高音，他也是著名歌手恩里科·卡鲁索（出生日期为 1873 年 2 月 25 日）的密友。

†

大宴会。巴巴将首次触摸所有接受帕萨德者的足。

据美婼说，这个隆重庆祝的主意早在巴巴提出之前她就想到了，这让她意识到巴巴知道她的想法。“有一天，我思忖本年巴巴的生日若能大规模庆祝该有多好。未等向巴巴提及，巴巴主动提议这一次生日要隆重庆祝。不用我说，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并提出建议。”

纳西科的庆祝活动，也是为了让西方人有机会见巴巴的东方跟随者，但美拉巴德的女满德里没有参加。她们甚至过了好多年才看到有关这次活动的记录短片。不过巴巴对她们讲了整个过程，向美婼描述当天他的装扮：他穿一件咖啡色条纹丝绸外衣，外披缎面斗篷（为杰萨瓦拉所赠），长发垂肩，而非像这几年所习惯的编起来。“巴巴习惯了把头发结成辫子，我想他把头发散开会觉得不舒服，而且那时他的头发也不像从前那么浓密了。”

令玛妮特别高兴的是，她得知希芮茵麦当天用牛奶和蜂蜜为巴巴洗足。多年来，希芮茵麦对承认儿子是本时代的阿瓦塔，似乎一直抗拒。此事对玛妮而言，表明母亲已公开认可巴巴的地位。

然而过后，希芮茵麦向巴巴吐露心绪，既然她是他的母亲，她的愿望也应得到尊重，她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他要结婚！

巴巴反驳说，结婚对他而言，无异于和电影屏幕上一个女演员的二维影像成亲，因为他视整个世界如同幻相。希芮茵麦听了无话可说，巴巴的回答令她落泪。巴巴在生日那天戴了一顶王冠，为美婼等女子在纳西科时所做。因为女满德里没能参加庆祝活动，巴巴在美拉巴德又专门为她们戴了一次。

隔日，他戴了另一顶王冠。在山上，东方女子围坐在他面前，美婼提出西方人看过巴巴打扮成奎师那的照片（修爱院期间拍摄），她们有可能想亲眼看他扮成奎师那的模样。巴巴同意西方人下一次来访时进行装扮。女子们从箱子里翻找任何可用的装饰物，甚至要来一件礼仪用的带金色和红色镶边的橙色丝绸腰布，穿裹在巴巴身上。

西方人来后，巴巴脱去长袍，美婼在他颈上挂了几串带挂坠的金珠项链，把她做的一顶王冠戴在他头上。所有女子，包括西方人，都身着纱丽。巴巴坐中间，她们表演了两段传统印度舞蹈，围绕着他旋转，随着音乐将棍举过头

顶相敲击。

4 月的天气越发炎热，西方人于上午 6 点前早早来到美拉巴德。在七八点钟的时候，同东方人一起吃第二顿早餐，东方人也很早就起床准备早餐。在西屋，苏娜玛西和瓦露的床靠墙摆放，另外准备了长凳及矮凳，以便每个人都有座位坐。

一天，巴巴饶有兴味想去野餐，东方人纳闷附近有什么地方可去。巴巴带她们下山，来到距离村子不远的一个芒果林，这个地方还是头一回来。她们在两棵树之间为巴巴绑了一张吊床，伊丽莎白拍了一张美婼站巴巴身边的照片。他们吃过饭，稍作休息，又回到山上。*

巴巴有一次给美婼看他本人的一张照片，拍摄于纳西科，站在一棵树下。“多可爱啊，”她说，“我喜欢您在树下的这张照片。”

所以，当巴巴和西方人去特姆巴克（纳西科郊外）野餐时，他让人拍了一张自己坐树上的照片。他给美婼看，问她：“你看这一张怎样？”美婼喜欢。

在 1937 年，还有一次，巴巴带东西方女子到美拉巴德山的院外散步。途中，巴巴在字母板上叙述道：“有朝一日，会有能容纳 300 到 400 人的大飞机。我的爱者们将乘坐这样的飞机来印度达善。”

巴巴把手在面前一挥，接着说：“许多美国人会来，并住在这里。他们将接管这个地方，将建立大型聚居地。”

他拇指和食指捏拢，补充说：“连这么大的空地都不会留。”

巴巴说一个会“走向他”的西方人是爱德华八世威尔士王子。美婼作为君王的孩子，终生对英国皇室怀有极大兴趣，巴巴向她说明这一点时，她从字面上接受了，感到格外激动。她对其他人说：“威尔士王子要来巴巴这里，真是太棒了！”她憧憬着陪伴未来英格兰国王的场景，“那将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时她丝毫想象不到爱德华不久会为爱而放弃王位，迎娶一位美国离婚女士沃利斯·辛普森。5 月 12 日，在纳西科，巴巴和西方人一同收听爱德华的继任者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评论说：“爱德华现在可以自由

* 注：此照即是本书的封面特写。

跟随爱，向我靠近。追随神圣之爱，不管是非人格的还是人格的，都会走向我。”

后来，美婼说：“也许爱德华的灵魂会投生在一个巴巴爱者的家里。也许巴巴的意思是他下一世会来找他。”*

巴巴居住纳西科时，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家用餐。他们住距离西方人不远的一间小农舍里。巴巴告诉馥芮妮，不应让孩子们再上寄宿学校，故馥芮妮每天开车接送他们上学，为家人做饭，巴巴在纳西科时，也给巴巴做饭。

虽然馥芮妮时而情绪低落，但她相当博学。高荷的弟弟佳尔·R·伊朗尼对她异常景慕。“馥芮妮的英语说得那么美，钢琴弹得那么好，”他回忆道，“她真正优秀。”

馥芮妮对西方人也帮助很大。“巴巴让她和西方人交往，”美茹回忆说，“西方人各种问题不断，想了解巴巴、他的工作和早年的生活。诺芮娜对玄学和神智学特别感兴趣，她和我母亲长谈过多次。”

拉乎里埃舍在这期间拆除，材料运到下美拉巴德，在此重建疯人埃舍。巴巴还考虑解散西方人所在的纳西科埃舍，因为雨季即将来临，往来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很快将困难不便。美拉巴德的气候并不适合大多数西方人，因此产生返回天气更为宜人的意大利的想法。遂作出决定，带西方人和东方女满德里前往法国戛纳。

以前，每当巴巴去西方旅行，他都会提前把计划告知女满德里，让她们知道他何时回来。“我们从没想过和他一起去，”美婼说，“我们没有那个愿望或渴望。我们知道巴巴需要独自去做工作。我们没有要和他同去的想法——即使是在 1937 年。”

但那一年，令她们大为惊奇的是，巴巴于 4 月宣布，他将带她们去法国。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高兴。“我们很害怕。”蔻诗德说，“我们在美拉巴德那么严格。现在我们不得不走入世间，结识新人，用叉子和勺子吃饭，而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都说：‘巴巴，我们在这里很快乐。您去做

* 注：巴巴还说，新国王和王后“心地善良”。

您的工作。我们留在这里。’”

巴巴说：“不，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带着你们。你们不想帮我吗？”

巴巴指示女子们开始为旅程做准备。“我们很高兴和巴巴一起旅行，”美婼说，“但我们并不那么渴望和激动。”

有一件事浇灭了女子们的热情，那就是她们得做很多额外的准备工作。例如，她们必须有合适的衣服。多年来，她们一直将就着穿打补丁的旧衣服，别无更多。而且她们得自己缝制所有的东西——更漂亮精致的衣服，不同于她们在埃舍的日常穿着。

有些新衣是用巴巴在纳西科的生日庆典上，分发给穷人的布匹做的。巴巴问女子们是否需要一些布料——她们自然需要，而后便送来庆典剩下的绉绸面料。衣料到后，女子们发现料子颇为合意、颜色鲜艳喜人，有紫色、粉红色和黄色。

但这个新事项女子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她们还要做日常家务、陪巴巴、招待西方人。好在她们在纳西科使用过的缝纫机还在，尽管已经又旧又破。到了晚上，心灵手巧的女裁缝蔻诗德点起防风灯，在缝纫机上用“生日绉布”缝纫裙子等衣物。一连几天，她埋头为美婼、她自己和母亲做衣物。

然而巴巴发现后，叫她不要在晚间做了。“这就像绑住了我们的手脚，”美婼深思道，“没有做事情的自由，但仍要做所有的事情。好在截至那时蔻诗德已经缝纫了很多东西。”

由于欧洲寒冷，巴巴允许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为女子们量尺寸，让裁缝给她们做一些暖和的夹克和外套。两人为此来到美拉巴德，在开始之前，她们与巴巴和东方人在东屋吃午饭，巴巴坐在他的躺椅上，女子们坐凳子上。

那天，她们吃的是烤玉米棒子。东方人不知道这在西方是一道普通的菜，她们告诉诺芮娜：“今天午餐你会有新东西吃。”食物端上来，诺芮娜惊讶地见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食材，但她问她们管它叫什么。“马凯布图（Makai butto），”女子们用古吉拉特语说。

诺芮娜大笑起来，她们不明白她笑什么，直到巴巴也问询原因。“她们

说的是意大利语脏话！”诺芮娜答道。*

午饭后，诺芮娜开始量尺寸。每个人依次站立，从美婼开始，伊丽莎白默默做记录。轮到娜佳时，她走上前，自感不凡。

诺芮娜把卷尺放在娜佳的肩膀上，说着诸如这样的话：“我看看有多长……”

会些简单英文的娜佳，以为诺芮娜在跟她说话，骄傲地回答：“五点半！”

大家哄然大笑。巴巴要她再说一遍：“多少？大声说出来。”

娜佳的意思是她肩膀的尺寸是 5 英寸半，那是她在卷尺上能看到的数码。巴巴让她再复述一遍，大家笑个不住。

“娜佳，你真是个奇才。”诺芮娜说。

诺芮娜决定做斗篷，不做夹克，这样女子们可以披在纱丽外面穿。†

为了这次旅行，女子们不仅要做新衣，还得注意个人仪容，而这些细节在埃舍里是不需要操心的。五年前，巴巴注意到美婼头上有一根白发，他让做姐姐的馥芮妮把它拔掉。而今美婼的前额上长出一缕灰白头发。

巴巴不喜欢。“我们能做些什么？”他问道，“现在我们要去西方，这样看起来不美观。”唯一的办法是染色。“染吧。”巴巴吩咐。他让馥芮妮买些东西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印度式操作。

美婼须洗头，把粉末混合，揉入头发里，然后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过程乱如团麻。但巴巴说要染，她便染了，不管自己喜不喜欢。经年累月，那缕灰发扩大，美婼继续给它染色，因为巴巴从未取消过这个命令。

7 月 10 日召开会议，男满德里得知女子们要伴随巴巴去法国。禅吉记录到：“带女士们去西方的消息，在不得向外界任何人泄露的严格指示下，透露给我们。”

当时像这样的旅行需要接种疫苗，一位女医生来到山上为她们注射。还有一个问题是为女子们办理护照。禅吉被派前往孟买护照办公室，询问女子可

---

* 注：布丢鲁（Budiulo）是意大利语中“愚蠢的白痴”的一种粗鲁的表达方式，所以也许它让诺芮娜想起了这个。

† 注：斗篷带有风帽，不止保暖，还可遮挡路人的视线。

否戴面纱（脸下半部分遮面纱或围巾）拍护照照片，被告知照片不得蒙脸。

此外，这些照片必须为专业拍摄，这意味着要去阿美纳伽由男子经营的照相馆拍照。美婼不但不能被男性看见，她也不能见男性。尽管如此，还是带女子们去了照相馆。解决办法是，美婼戴一副近视眼镜，可使她的视力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拍照。*

作者问美婼："在纳西科和美拉巴德待了这么多年后，你对去法国感到高兴吗？"

"高兴，这与多年的隐居相比是一种变化，"美婼承认，"但即使我们在美拉巴德不随意走动，即使在院子里，只是等巴巴从男满德里那回来，我们仍然喜悦满足。"

"美婼深爱巴巴，"多年后，高荷评论道，"她脑子里从未有过巴巴太过严厉之念。那时她的生活如此受限，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她服从巴巴的命令，乐意这样做。美婼天性喜欢户外活动，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她是一种巨大牺牲——不管到哪儿，总要有两个女孩跟随，即使上厕所也要在外面等着；不读不写——这极其困难。但她欣然承受，并没想过这对她有多难。她不介意，因为是在取悦巴巴。

美茹说："只有早期的人知道他们所经受的考验和困难，尤其是美婼，巴巴的命令那么多，要想跟他共同生活，就必须严格遵守。"

美婼自己评论道："在巴巴的埃舍，必须有人经历某种严格的命令。"

"为了巴巴，美婼一生中不得不做非常困难的事情，"玛妮补充道，"她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时期，巨大自我克制的时期，经历了严格的内在纪律时期。跟随巴巴，并不总是外在的纪律，而是内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美婼特别，她的角色特别。"

玛妮总结道：

> 作为王后，美婼的角色并不轻松。巴巴通过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来测试每个人的勇气。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角色，不是由今生所铸就，它经由累世形成和铸就。恩典不是你挣来的，是你在取悦至爱时到来。每

* 注：美婼的英国护照上写着：职业：宗教。

次阿瓦塔降临时，都有这样一个角色。

舞台已布好，戏也已写好，只剩演员上场。谁得到这个角色取决于他（巴巴）的工作。角色不会改变，有时容易，有时不易。巴巴说得很清楚：通过美婼，巴巴能够做他的工作，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巴巴总说他的工作排第一位。为了使他的工作容易一些，我们不应提问，而应只是顺随。

那些日子就像是在走钢丝。巴巴喜欢听的乌尔都语格扎尔中，有一句这样说："指甲花必须研碎，才能得到它的颜料。"同样，要想在灵性道路上染色，你也必须被磨碎。

但也有喜乐——即使是在新生活中——有着伴随巴巴的那种自由。你不会想要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巴巴也许会把我们送走。

上美拉巴德水塔（现在铁皮棚所在处），摄于 1937 年 1 月
玛格丽特、吉蒂、蔻诗德、诺妮、珍、诺芮娜、巴巴、美婼、娜丁、玛妮、芭谷、迪莉娅、娜佳、拉诺、伊丽莎白

奎师那和他的挤奶女们，1937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上：东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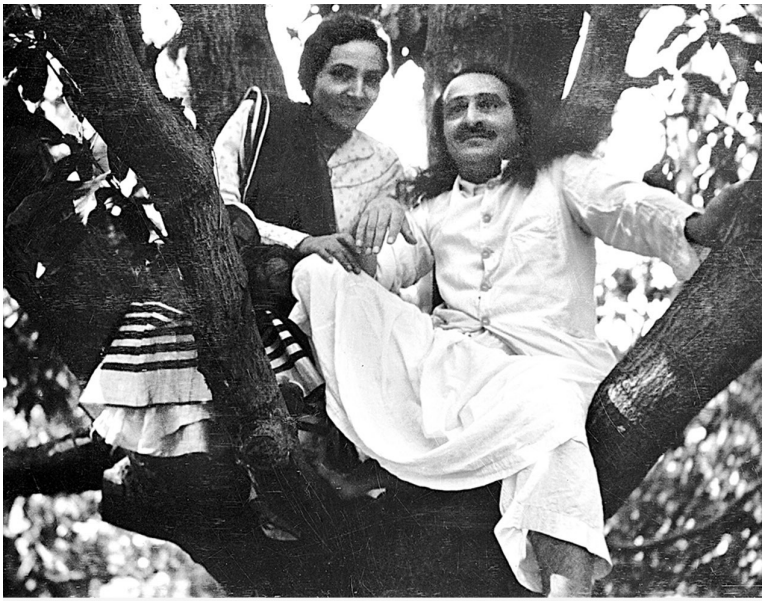
下：蔻诗德、玛格丽特、诺芮娜、美婼、巴巴、玛妮、迪莉娅、吉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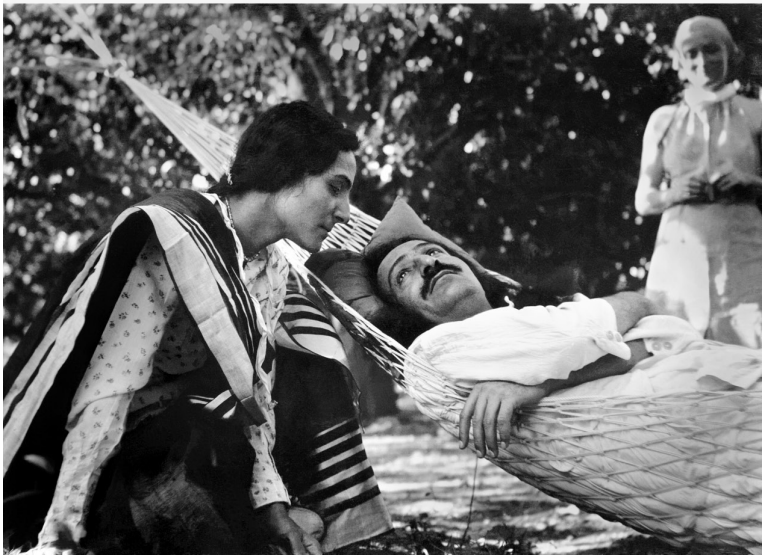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希芮茵麦在为儿子洗足；1937 年 2 月于纳西科

帕椎拍摄——玛妮收藏

1937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上下照片：1937 年 5 月 1 日，在阿冉岗附近的一次野餐中。（玛格丽特站在后面）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于纳西科附近的特姆巴克的一次野餐中，1937 年 3 月 25 日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美婼戴着眼镜拍护照照片，1937 年
希拉·克林斯基拍取——美拉扎德收藏

34 船上闭关

1937 年 6 月，美赫巴巴开始遣返部分西方人，如玛格丽特、吉蒂、迪莉娅和茹阿诺。他和女满德里出发去法国时，最初的 16 位西方人中只有 7 位随同：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拉诺、珍、马科姆和汤姆。同去法国的还有那两只狗吉皮和卡努特，以及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次子法鲁，他被送去英国留学。

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和拉诺于 7 月 28 日动身前往孟买，为巴巴和东方女子做准备，在巴拉德码头的瑞金特旅馆预订了房间。巴巴和山上的六人——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于次日下午 2 点 50 分，乘车出发。所有人都不舒服：蔻诗德和娜佳发烧，头发都没洗就出门。*

拉诺奉命于 7 月 30 日清晨在旅馆前与他们会面，并确保附近没有男子。黎明时分，拉诺起来，但到了酒店外面，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阳台、楼梯平台和台阶上睡满了印度人。她不能叫醒他们，她能叫他们去哪里呢？

她只能默默祈祷不要有人醒来。巴巴到了，拉诺在巴巴和女子们下车前，过去对巴巴说走廊上有“尸体”。巴巴叫她不要担心，嘱咐女子们要小心，在熟睡的人中间迈过去，女子们照做了。当天巴巴一行白天和晚间都在旅馆未出。

吉蒂已于六月的第一周，被提前派往法国，不仅要安排在戛纳所需的三所房子，还要保护女子们在船上的隐私。在离开印度之前，她联系了 S·S·斯特拉瑟纳夫号客轮在孟买的代理，说明情况。应她要求，P & O 航运公司的经理寄此信给船上的事务长：

1937 年 6 月 23 日
致：S・S・斯特拉瑟纳夫号事务长
转交方：麦金农・麦肯兹公司
P. & O. 航运公司代理
科伦坡约克街

* 注：瑞金特旅馆已不复存在。

尊敬的先生：

[关于] 师利美赫巴巴一行

我收到对上述人员的以下提议，其中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以及英属印度人。这个团体的具体要求是：

1. 为所有人提供素食。

2. 食物送到 8 位女士的船舱，她们不与其他任何乘客接触。

3. 师利美赫巴巴和秘书（禅吉）也在他们的船舱里用餐。

我得知，这一行人都预定了“G”层，且已得到我们的代理人的保证，只有女服务员迎候和照顾这 8 位女士。*

巴巴一行于 7 月 31 日上午 7 点半离开旅馆，一个小时后登上斯特拉瑟纳夫号客轮，下午 1 点 20 分开往马赛。东西方女子分配到 563、565 和 567 号客舱：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共用一间；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用第二间；四位西方女子在第三间。巴巴和卡卡在 574 号客舱；汤姆、禅吉和尼鲁在 572 号客舱——全体都在同一层。珍和马科姆的客舱在另外一处，靠近法鲁的（法鲁很可能和小阿迪在一起）。

平安上船后，美婼回忆说：“要去法国了，我们都兴高采烈。”

船还停靠码头时，一名女服务员送来印度风味的饭菜。美婼说：“我们要对她说谢谢，向她显示我们也是有教养的人。”她用古吉拉特语指示玛妮在每道菜上完后要微笑，说“谢谢”。

玛妮也接受过修院教育，对美婼特意指出这一点感到有点被冒犯，回答说：“好吧，我当然会说谢谢。”

她们吃过饭，开始拆包裹时，船开了。当船驶向海域时，巴巴来到她们的船舱，打手势说：“这艘船有点摇晃。有人头晕吗？”

玛妮说：“不，巴巴，一点也不。”

但巴巴暗示的力量使美婼开始感觉晕船。“我感到有点不舒服，巴巴。”她爬上卧铺。“我这一倒头，就没再起来。我的肚子里翻江倒海。我们的船舱里没有水盆，但有一个便盆，玛妮迅速拿了过来。正在这时，女服务员走了进

* 注：诺芮娜和拉诺同六名东方女子一起隐居，伊丽莎白和诺妮可以和其他乘客在餐厅用餐。

来。所有的风度优雅，说过的所有的谢辞，以显示我们有多礼貌得体，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呕吐起来。

“玛妮说‘等一下’(等到女服务员离开)，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忍受不住，痛苦得已经顾不上女服务员会怎么想。”

她们住的是三等舱，但客舱很舒服。唯一的缺憾是它的位置——处于轮船机舱正上方。强力发动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和稳定振动，持续不断。她们不能换房间，除了忍受别无选择。

巴巴曾命令禅吉预订船上僻静处的客舱，这样就不太会遇到其他乘客。“禅吉为我们订的客舱不通风，刚好坐落在螺旋桨的上方，”拉诺说，“每次螺旋桨浮出水面，都会突突响个不停。我们都责怪禅吉。”

“我们的客舱坐落在引擎上方，非常隐蔽，”玛妮说，“我们虽然出国旅行，但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拉诺和诺芮娜负责守卫，所以我们接触不到也看不到男子。”

接下来的几周，玛妮一直记日记，简要记录她们的日常活动：

> 8月1日：从早上5点半开始，在甲板上待一个小时。美婼晕船，很痛苦。
>
> 8月2日：天气恶劣。所有人晕船。

此后几天内，巴巴常到她们的客舱问询美婼的情况。他在她的卧铺前俯下身，亲切地问：“你吃了吗？”

诺芮娜告诉他：“巴巴，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

巴巴叫她把橙汁拿过来，他轻柔地一匙一匙地把橙汁送进美婼嘴里。“咽下去，”他敦促道，“不要吐出来。”

美婼说：“这八天来真是煎熬。”

夜间一直点着盏夜灯，巴巴夜里也来瞧一眼。

由于美婼身体不好，她从上铺换到了下铺。她不可走出自己的房间，也不可去走廊尽头的浴室。

发动机的噪音和振动是美婼晕船的主因，她们房间里的便盆经常是满的。玛妮主动去清理，在诺芮娜护送下，每天端着带盖的沉重瓷便盆去卫生间。这

引发趣事一桩。

“因为我们所受的限制，”玛妮解释说，“每当离开房间去厕所，我都得用一块毛巾或其他东西遮住脸。我只能看到我的手和诺芮娜精致的鞋子，我得跟上她。

“这样，大名鼎鼎的王妃（诺芮娜）——船长的好友——后面跟着个奇怪的女子，头上盖一条毛巾，伸长胳膊端着装满的便盆。诺芮娜一定觉得和头盖毛巾的我走在一起很尴尬。她尽量走得快些，尽量离我远些，免得别人把她和我联系起来。我只得跟紧，诺芮娜走得快，我也快步走——因为要是看不见那双鞋，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每当诺芮娜恼怒，或者想要什么东西时，她会说“孩子”或“亲爱的”，这样到了第三日，她对玛妮耳语道：“孩子，你非得像捧花一样捧着便盆吗？”玛妮回忆道：“我当时想说：‘那你试试吧，这个便盆太重了。’但我太胆怯了。”

玛妮和蔻诗德去洗手间洗衣服时，也要诺芮娜或拉诺护送。她们在水盆里洗内衣和袜子，甚至洗几件小衣服。有一天，诺芮娜陪蔻诗德去洗手间，告诉她拉诺会来接她回去。当穿着宽松裤的拉诺进来时，蔻诗德正在厕所里。蔻诗德结束后，打开门，看到裤子，又跳回隔间，以为有男人进来了。蔻诗德从隔间门底下偷看了两三次，但每一次都看到那条裤子，她待在原地，祈祷那位“绅士”走开。

拉诺来回去厕所好几次，纳闷蔻诗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掉进坑里了吗？她要花多少时间！”与此同时，蔻诗德疑惑拉诺什么时候会来接她。最后，拉诺敲了敲门，问她在做什么。“我好高兴你来了。”蔻诗德说，显然松了口气，“这里有个男人！”

拉诺还受令在美婼的客舱外守卫，以防有喝醉酒的乘客误入。她在上岗时，问女服务员晕船时是怎么做的。服务员说会喝一汤匙伍斯特酱。拉诺让她送一个汤匙和一瓶酱过来。*

---

* 注：一天晚上，巴巴也让诺芮娜睡在美婼房间外的地板上。一位喝醉的男性乘客在半夜被她绊倒，因为他走错了通道。美婼的客舱门是开着的，以便通风，诺芮娜急忙把他推开。

走廊里没有椅凳，拉诺坐在地板上，两腿间夹着那瓶伍斯特酱。她决定在自己感到晕船前，先喝一勺预防着。

她往外倒酱的时候，感到身后有人窥视。她一转身看到了巴巴。“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她作了解释，巴巴说：“好，喝吧。”她照办，在接下来的航程中感觉良好。

有一次，拉诺未经允许，到甲板上去透气。巴巴和男满德里出现了。巴巴惊讶地看着她，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下去，回你的客舱去。”

“我只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拉诺恳求道，“船舱里有那么多人。”

“不行。你要下去。”

后来，巴巴允许她和诺芮娜每天到甲板上几个小时。“在那些日子，我尚属稚嫩，”拉诺承认，“（未经他的事先许可）做这样的事情。巴巴常说，对于西方我只需要爱。但后来，他变得更严格，也要求我们服从。”巴巴自己偶尔上甲板，穿着西装，脖子上围一条围巾，辫子塞在贝雷帽里，看上去衣冠楚楚，温文尔雅。

他和奥黛丽·威廉姆斯打乒乓球，后者以前知道巴巴，碰巧也在船上。“你生病的时候，我在打乒乓球。”他告诉美婼。他开玩笑说：“船摇晃时，我甚至打得更好。”

奥黛丽是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芭蕾舞演员，她在巴巴此前去西方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他，于 1933 年和其他西方人一起来到印度。但在这次航行中，由于美婼和东方女子们在隐居（而且身体欠佳），奥黛丽未被带去见她们。她们下船时看见她在甲板上，但没跟她说话。这次航行之后，奥黛丽没再见过巴巴。

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婼仍旧晕船，主要原因是船摇晃不定。到目前为止，这次航行尤其颠簸动荡；正值雨季，阿拉伯海天气恶劣，狂风暴雨不断。从舷窗望去，女子们可以看到海浪拍打着船身。一天，天气平静了一些，巴巴问美婼是不是感觉好些了，她回答说：“好了一点。”巴巴想带她和其他人参观轮船。

由于美婼的严格隐居，她们要在凌晨 2 点起床，这种时候不太可能遇到

其他乘客。然而，她们不仅要早起，还得装扮。“谁愿意在凌晨 2 点做这种事？”美婼评论道。

她们从下面的三等舱走上甲板。禅吉和卡卡打头阵，远远走在走廊前面，以确保没人过来。拉诺随后，她几乎看不到禅吉。在拉诺后面的是巴巴和女子们，他们可以看见拉诺，但看不到禅吉和卡卡。

女子们被带去各处游览，但是天太黑了，玛妮在台阶上差点踩空。她一度手脚并用爬上楼梯。不出所料，周围人很少；但他们注意到甲板上躺着个人，几名水手正在擦洗甲板，为白天把躺椅摆出来做准备。

巴巴领她们到休息室和餐厅，然后上到顶层甲板，那里有一个小网球场。“天气不冷。我们全体在甲板上坐了一会儿，”美婼说，她们第一次一览无余看到了大海的全景。

玛妮补充说：“巴巴在甲板上来回尽情漫步。无论我们到哪里，不管是在走廊，还是在宽阔的空地上，巴巴都喜欢大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们站在舷栏边，海上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暴风雨即将来临，美婼看到汹涌的海浪，她对巴巴说：“我不能看大海。我觉得头晕。”

“你不舒服吗？”巴巴问。

“是的，我觉得恶心。”

于是她们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

更糟糕的是，美婼卧病在床时，女服务员锁上了舷窗，所以客舱不通风，且昏暗无光。美婼只得问另一个女子几点钟了。“我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这真可怕，我差点死了。我想要新鲜空气。当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间有四个小铺位的昏暗房间。我会翻过身，看到关着的舷窗，感觉更糟。”

美婼说房间昏暗不透气让她感觉更加难受，拉诺，有时是诺芮娜（戴珍珠首饰、穿华丽长袍、看上去优雅美丽）被派去找船长要开舷窗的备用钥匙，而女服务员并不知情。女服务员为她们送餐时，见舷窗开着，很不高兴。“谁打开了舷窗？”

女孩们解释说，她们喜欢新鲜的空气，并请求了船长本人允许她们开窗。但女服务员说：“不行，不行，你不能打开；今天的暴风雨很大，盐水会洒到

你们的卧铺上。”

服务员走后，她们仍旧把窗打开，她回来时，又把它关上。整个航程都是如此。蔻诗德也开始反胃。经由吉蒂的安排，每餐饭都送到她们的客舱，但蔻诗德连看食物都觉得困难。她想吃东西，但觉得恶心。有几天，她们一开始吃，蔻诗德就呕吐，她在便盆里呕吐，诺芮娜不得不帮她。

“诺芮娜得放下自己的饭，去倒便盆里的东西。”蔻诗德仍感内疚地讲述道，“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全心全意地做，作为巴巴给的任务。”

不过，蔻诗德只是部分航程晕船：她会吃点东西，感觉不舒服，然后就会好起来。而玛妮和娜佳则一路下来无病无恙，每顿饭都吃得香甜。

苏娜玛西和瓦露在舱内也感觉不适，伴有恶心和呕吐。等美婼好些时，巴巴说：“来看看玛西和瓦露吧。”他扶她站起来，带她穿过大厅，来到对面的客舱。

他们打开门，瓦露双手合十，向巴巴问好，但一句话也没说。她从床上坐起来，看上去病得很厉害。玛西看上去更糟。

美婼说：“巴巴，看到她们，我觉得更难受了。让我回去躺下。”她被领回自己的房间。

美婼不是那种能轻易忍受任何病痛的人，无论病痛多么轻微；她很少生病，即使是感冒。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美拉巴德山简朴而纯净的环境中，此时在踏足相对奢华的西方之前，她感到痛苦。连续多天遭受如此剧烈的晕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但毫无疑问，为了某些重要的工作，巴巴在她首次离开印度的出行中，让她（和其他人）经受了这样一种痛苦。*

8 月 4 日，这艘船在亚丁短暂停靠，让人松了一口气。尽管东方女子没有下船，那天晚上巴巴又把年轻女子们带到甲板上。

“船一停在亚丁，我就感觉好起来，”美婼说，“我们在甲板上喝了点东西。围坐在巴巴身边，十分惬意。岸上商店的灯光映照在海面上。夜晚时分，凉爽而美丽。我们同巴巴一起坐在星光下椅子上，看着海岸上的灯光。”

禅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

* 注：巴巴和男满德里分开用餐，除了小阿迪，其他人都没生病。

下午 3 点到亚丁……晚上 8 点开船。晚间女士们来到甲板上，卡卡和禅吉坐在通道上守卫，好似乞丐。

船离开亚丁，抵达红海后，天气转变。大海渐渐平静下来，船也不像以前那样动摇颠簸了。如美婼所说，她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她不再时时刻刻晕船恶心，但现在又有别的东西来妨碍她享受这次旅行了：天气变得异常热，以致她不知道哪个更糟，炎热还是晕船。

即使是在印度最热的夏天，她们也未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没有一丝微风，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客舱里感到窒息。为了不让自己昂贵的衣服被汗水弄脏，诺芮娜脱掉衣服，像穿纱丽一样裹着一块白床单走来走去。

“亲爱的姑娘们，”她说，“你们都不觉得热吗？”

“我们快热死了，”美婼说，“你的客舱怎么样？”

“简直是人间地狱，”诺芮娜烦躁地回答，“那里也是没有一丁点风。”

但可以从船上看到陆地，她们从舷窗里探出头，饶有兴趣地看阿拉伯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

玛妮的日记继续：

> 8 月 5 日：从早上 4 点 25 分到 5 点半，登上头等舱的甲板，在黑暗中摸索着爬那没有尽头的楼梯，但到了上面，清风吹拂，十分舒爽……红海滚热！天气恶劣……舷窗紧闭……在船舱里打牌和玩其他游戏。我们中的一些人生病了。
>
> 8 月 6 日：凌晨 4 点 10 分上甲板。晚上 12 点抵达苏丹港。
>
> 8 月 7 日：凌晨 2 点半登上甲板，在那里睡到 4 点 45 分。美婼每天身体不适，尽管巴巴给她吃药，喂她东西吃。

8 月 8 日上午 6 点，抵达苏伊士运河。在那里停留三个小时。为让女子们从头等舱甲板上观看运河，作了特别安排。当船通过运河，进入地中海比较平缓的水域，大海就完全平静了，美婼也更加振作了。

巴巴来到她的客舱，对她说：“现在你必须多吃些，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增强体力。”他建议吃巧克力冰淇淋和冷苏打水。女服务员被叫来，拉诺点单。冷饮送来后，巴巴把它混合在一起，做了一种起泡的巧克力饮品。他把它递给

美婼，让她喝掉。

“我在床上坐起来。我不大喜欢牛奶食品，但我想‘巴巴要我吃，我得吃。’那是一种冰饮，容易消化。我很渴，但我想我对牛奶过敏。我一口气喝光了它，可是不到一分钟——全都吐了出来。

“其他人跑去拿盆。太可怕了，我感觉很糟糕。巴巴亲手给我的，我却没法不吐出来。唯一好的是巴巴和我在一起，坐在我旁边。”

8 月 9 日：美婼整晚生病不适。

8 月 10 日：天气转好。

8 月 11 日：中午 12 点，看到意大利；下午 2 点，经梅西纳；下午 4 点，经斯特龙博利火山（在冒烟）。

轮船经过斯特隆博利火山时，诺芮娜异常激动。她跑去告知巴巴，巴巴从舷窗指给女子们看。岛上的火山当时并未喷发，只是在冒烟。所有人都急着看，挤在舷窗周围。

巴巴继续带她们进行夜间漫游，但只要一走出客舱，她们就得低头向下看。凌晨三四点钟，大多数乘客仍在梦乡。她们要走差不多几英里才能到上面的甲板，没有谁真正喜欢这样的散步。

8 月 12 日：美婼今天感觉不错。1 点 40 分经科西嘉岛（另一边是撒丁岛。）收拾行李。

客轮预计 8 月 13 日早上 6 点在马赛靠岸，到达前，巴巴给出关于下船的最后指示。她们要跟随他迅速通过舷梯，不能掉队。迪莉娅会开一部车来接他们。

她们身穿纱丽离船登岸，玛妮和蔻诗德围着美婼。在码头上，巴巴回头看是否全体都在。见娜佳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娜佳要去哪里？”他生气地问。

娜佳紧抓着拉诺，拉诺解释说：“巴巴，她晕陆了。”在船上，娜佳一直过得很好——吃喝遂心，开心愉快。此刻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她感到晕头转向。“地面和道路上下起伏不定！”她说，“感觉那些建筑好像要倒塌在我身上！”

但因巴巴想避开人群，他叫她快点。拉诺把娜佳带到车上，所有人上车后，他们驱车前往一家旅馆，之后乘火车前往戛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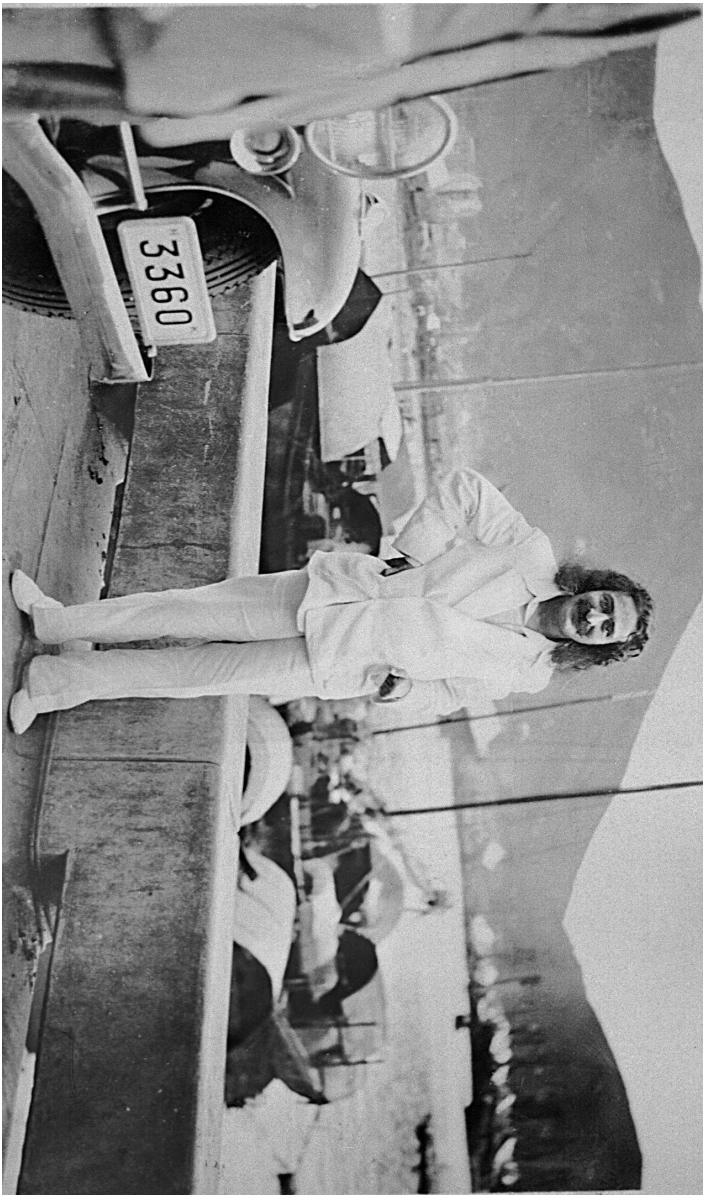
玛妮的日记写道：

8 月 13 日：早上 6 点抵达马赛，7 点 40 分离船前往旅店。9 点 10 分去参观动物园。在旅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坐（二等车厢）火车去戛纳。经过大约三个半小时的愉快旅程，我们到达戛纳。

在雪莉之家，我们逗留了两夜一天——一个古老的童话般的房子，充满了神秘的回声，古董家具，有个宽敞的花园。

1937 年，在法国戛纳的一次野餐中
海蒂·默敦斯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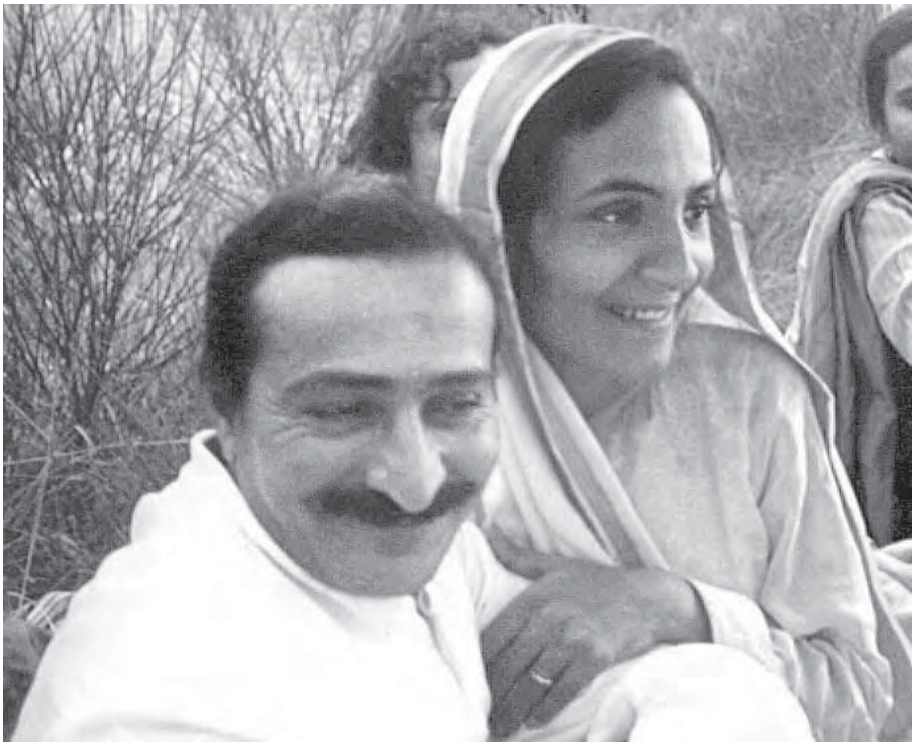
1937 年 5–6 月左右，在上美拉巴德东屋（拉诺在右侧为拍护照照片，手举床单）
（可能是）伊丽莎白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档案馆提供



1932 年 6 月于南京

美婼说：“我记得有一次至爱从西方回来，他穿着白色夏装西服，看起来十分英俊帅气，

像一位船长。”



1937 年，在法国戛纳的一次野餐中（蔻诗德和娜佳在后面）
海蒂·默敦斯拍摄

35 里维埃拉河上的挤奶女

吉蒂先于巴巴一行抵达戛纳，安排了雪莉之家。“那是个好地方，”美婼回忆说，“有个漂亮的私人花园和一个玻璃门廊，远离大路。我们太累了，只想吃饭休息。”

但首先要分配卧室。她们在房子各处看了一下，发现楼下的卧室“太豪华了”。楼上的两间小卧室刚刚好：玛妮住较小的单人房间，美婼和蔻诗德住另一个房间。

娜佳仍然难受。她待着不动，闭着眼睛，静静坐在楼梯上。吉蒂和拉诺扶她起来，将她领到楼下的一间卧室，在床上躺好，觉得这样对她会好些。娜佳几乎动都不能动，整晚不适，但第二天便康复了。

晚饭后，美婼和女子们各自回卧室，美婼打开巴巴的小包，准备好他早上剃须和洗漱的物品。打开行李后，她们铺好床，熄了灯，但是没有夜灯。这下坏了，开关在哪里？“我们黑灯瞎火啥都看不见，摸索着避开家具，磕磕碰碰地，最后终于找到了开关。虽然我从不喜欢那么亮的灯，我们还是开着灯睡觉了。”床很软，她们在欧洲的头一晚睡得极好。

然而到了早上，巴巴来了，洗了脸，吃过早饭，告知她们：“不要完全安顿下来。不要打开全部行李。”

据禅吉说：“巴巴觉得这所房子不适合隐居多年的印度女士们，他希望她们继续隐居。”

诺芮娜运用其影响力，着手安排另一所房子，美婼等女子则在阳台上消磨时间，从那里她们可以看到花园。几个小时后，巴巴回来了，说他们找到一所更好的房子，叫卡达纳别墅。他们开车过去观看，别墅也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只是这次可以看到大海。“房子很漂亮，”美婼回忆说，“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宽敞通风。最上面是一个带顶的平台。山的一侧是阶地式花园。巴巴不喜欢住在拥挤的地方。”

雪莉之家的花园虽然隐蔽，但街上行人也可能进入。卡达纳别墅建在山坡上，视野开阔，可一览里维埃拉河的景色，不会有人轻易闯入。

玛妮日记记录到：

8 月 15 日：离开雪莉之家，前往卡达纳别墅。（女房主和她的猫迎接了我们）——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可爱的花园露台。

8 月 16 日：晚饭前，在房子附属的树林里散步。

卡达纳别墅相当气派：里面大理石楼梯蜿蜒通往楼上宽阔的走廊，雕花的桌台紧靠着墙上一面大镜子。“每样东西都很精致。”美婼说。

她们发现有一间主卧，可供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四人舒适地居住。主卧室另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小盥洗池，她们可以在此处更衣；旁边是一间浴室，有两个盥洗池和一个浴缸。房间带宽大的飘窗，光线充足。日间，她们可以看见穿着时尚的人们打着伞，在风景如画的海湾沙滩上晒日光浴。到了晚上，海湾一带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犹如一条闪烁的项链。

“水中的倒影很美，”美婼说，“晚间，我们常和巴巴临窗眺望，欣赏美景。”

她们不得不忍受一种不适：尽管是夏天，夜晚却很冷，床上的亚麻被单感觉就像冰一样。“上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苏娜玛西和瓦露住隔壁一间中等大小的卧室，吉蒂的房间在大厅尽头。诺芮娜、伊丽莎白和拉诺的卧室在顶层，那里的走廊尽头，也有巴巴的一间房。有一次，美婼和其他女子被带去看巴巴的房间。“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不奢华，但很宽敞。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海。”

楼下是宽大的客厅，有一架钢琴，家具更为精致；一间接待室，里面有一部电话和一个写字台；一个餐厅；大理石楼梯旁有个壁龛。厨房和仆人房在后面，厨房旁有一间“冷藏室”，水果和蔬菜存放在架子上。

另一幢租用的别墅名为“卡波迪蒙特”，供男满德里、众多西方爱者和其他访客居住。巴巴在卡达纳别墅和东方女子一起在餐厅吃早餐，而后去卡波迪蒙特，与到戛纳来见他者会面。他一般会回去与女子们共进午餐，但有时也不回。

吉蒂奉命带两个英国女佣来，但她只找到一个。巴巴不想雇用任何当地

人来做家务，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流言蜚语的传播。他想要一个来自巴巴家庭的年轻女子。于是一位瑞士巴巴爱者的女儿，20 岁的艾琳比罗被召来帮忙做家务。她之前并未见过巴巴，也没见过其他人。

艾琳说，她刚到戛纳时，觉得自己被当做仆人对待，尤其是诺芮娜。“但我不敢说什么，不然她们就不会让我工作。我想工作。她们甚至提出支付我一些钱，但我回绝了，因为我的父亲给过我一些零花钱。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不管做了多少饭，扫了多少地，洗了多少盘子。我不介意。我在家里从来没干过这种粗活；我们有仆人。而在这里，不知怎的，我却不介意为巴巴做一切。”

艾琳住厨房附近的佣人房，就在巴巴卧室的正下方。晚上，巴巴房间里的光线透过她的窗户射入室内。“我常站在窗前，想着能瞥见巴巴的影子。他的影子看起来像个巨人。虽然巴巴身高 168 厘米，我 170 厘米，但我总觉得巴巴比我高得多。”

美婼总是欢喜地谈起艾琳·比罗，她对这个迷人、爱交际的乡村女孩深有好感，其原因显而易见。年轻、大骨架、性格开朗的艾琳天性快活，长着一头赤褐色的卷发。她健壮有力，会缝纫，会编织，会做饭——而且还会骑马！和美婼本人一样，艾琳不属于智力类型，而是务实实干。“和艾琳在一起，我们感觉自在，”玛妮说，“她言语率真。跟她说话，你不必遮掩或美化什么。”

不过艾琳承认她对一些人“有情绪”，比如诺芮娜。“我们常常取笑诺芮娜的理智主义、哲理等等，”艾琳说，“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感兴趣。”而艾琳和吉蒂相处得很好，吉蒂在家务方面参与较多，她和艾琳大多一起吃早餐。

艾琳做的一件事，完全让东方女性，尤其是美婼难以理解。美婼讨厌任何形式的时间表，但是在瑞士长大的艾琳，为自己的一整天制定了一个精确到分钟的时刻表。一大早，艾琳就在厨房里热洗澡水；巴巴也起得很早，来到厨房拥抱她。“我年轻时，巴巴很宠我。我特别容易被分心。他不来的日子，我感觉很糟。”

艾琳负责照看哈士奇卡努特，而伊丽莎白照顾她自己的狗吉皮。吉皮喜欢卡努特，但卡努特不太在乎吉皮。卡努特是一只极其迟钝的狗。在纳西科，它追邻居的鸡追得太厉害，以至农夫说如果不看管好它，他会开枪。伊丽莎白

想尽一切办法劝阻卡努特，甚至在它的脖子上绑了一只死鸡，但都无济于事。

拉诺照顾了卡努特一段时间，她说与大多数动物不同，它对巴巴也反应迟钝。“巴巴不大利用对他没反应的人或动物。”卡努特由艾琳照顾后，生了一场病，艾琳对它悉心照料。后来艾琳去了印度，而她回来后，卡努特甚至连她都认不出，把她完全忘了。

巴巴不在房里的时候，艾琳还负责为巴巴的房间打扫和吸尘。此外，她和吉蒂在厨房里一个老式的铸铁大火炉上为巴巴和其他女子做饭。

巴巴吩咐东方女子不要做饭，她们在美拉巴德已经做得够多了。他说，他把她们带到法国不是为了煮饭，是来“休息和享受的”。

“我们在戛纳总是觉得饿，”美婼说，“也许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和凉爽的空气吧。”

或者也许像玛妮常讲的那样，是因为她们完全不习惯使用刀叉。她们希望在西方人面前显得得体有教养，但对使用银器根本没有经验。“因为这个，我们在戛纳几乎挨饿。”玛妮夸张地说。

“太尴尬了。”美婼表示同意。

“你们怎么不说？”后来她们对巴巴讲述时，巴巴问道。

“显得就像丛林人（不可接触者）？”美婼说，“我们怎么可能那样！”

更糟的是，她们在戛纳的第一餐，在座有个西方人是左撇子。她用左手拿叉，所以女子们误以为她们也必须用左手。

艾琳和英国女佣用盘端着标准的意大利面或煮花椰菜，在餐桌旁服侍大家用餐。东方女子们对这样的服务感到很不自在。

苏娜玛西对西式用餐方式最不适应。一天午饭时间，大家都下了楼，美婼注意到苏娜玛西还在她的房间里。她走过去问：“玛西，该吃午饭了。你不饿吗？”

“饿，我很饿，但在餐桌上我感到很不自在。”

美婼惊讶地问为什么，玛西解释道：“她们会拿过来那些很长很长的东西（意大利面），然后艾琳像这样（伸着两只胳膊）端着。我取一根放在盘子里，想再拿点，但觉得太不好意思了。我们该怎么取食，怎么吃呢？”美婼笑了。

更让玛西难堪的是，艾琳端出葡萄，服侍她们吃时，玛西拿起一串葡萄，但茎连着。她试着用刀切，结果葡萄全掉了，只剩下一个，玛西羞得不敢多取。

美婼说：“玛西每天都对下楼吃饭感到紧张，对失礼感觉难为情，这对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她一点都不习惯。”

尽管瓦露喜欢吃拌沙拉，但她也不喜餐餐不变的清淡食物。“我老爹的老爹都没吃过这样的食物，”她私下抱怨道，“我为什么要吃？”

玛妮反驳道：“你父亲的父亲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这是否意味着你也不应该坐？”*

“让瓦露做出改变很难，”玛妮解释道，“然而当我们去戛纳时，她调整得很好，用刀叉吃饭——比玛西和其他人吃得多。”瓦露宁愿坐在地板上吃饭，但巴巴让她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桌边。

她们把现成的咖喱粉带到法国给巴巴做饭，巴巴在她们的别墅用午餐时，娜佳在瓦露的协助下为他做米饭和豆糊。有一次，巴巴让娜佳给大家煮辣味豆糊和米饭——那天她们可以吃一道印度菜。当瓦露坐在餐桌前吃午饭时，看到自己平时吃的东西，非常高兴，把整盘米饭都盛进了自己的盘子。

吉蒂不得不告诉她，这是为大家准备的。美婼评论道：“吃了这么多天的煮蔬菜，那天能吃到我们自己的食物，好高兴。”

但巴巴特别叮嘱她们要吃好。有一次他来吃午饭时，问吉蒂：“今天只做了这么多食物？不行，得多做些菜，让每个人都能吃饱。”于是吉蒂又准备了一道菜。

去法国之前，巴巴对美婼说：“你可以吃到很多的蘑菇。”这是美婼喜欢的，所以艾琳经常买。不过巴巴让娜佳做，他知道若是配炸洋葱和少许调味料做成印度风味的，美婼会更喜欢。

“我喜欢蘑菇配吐司和面包吃，很美味。”蘑菇是美婼在戛纳最喜欢的菜，但她也喜欢通心粉和奶酪，里面有小块的鸡肉——她们全素食的唯一例外，还

---

* 注：当时，玛妮本人对一些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感到不太舒服。玛妮第一次使用电话是在戛纳。拉诺告诉她，她会从另一座别墅给她打电话，但当她打电话时，玛妮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有很多的新鲜水果。

起初巴巴和美婼单独在楼梯附近的壁龛处用餐，那里有一张小桌。但几天后，他开始邀请（早上从另一所房子前来拜访的）西方女子到卡达纳别墅与东方人共进午餐。这些人包括茹阿诺、诺妮、迪莉娅、安妮塔·迪卡罗和安妮塔最好的朋友安德芮·阿伦。

巴巴也和大家在长长的餐桌旁就餐，但因巴巴的饭只有米饭豆糊或咖喱，他吃得很快。

“我们还没吃完面包和蔬菜，巴巴就已经吃完了，并在水池里洗了手。米饭不需要太多咀嚼，”美婼说，“而且，巴巴总是吃得很快。”

其他人还在吃，巴巴在她们身边走动。他俯下身，有时甚至用手把食物送进她们的嘴里。伊丽莎白知道巴巴喜爱游戏，她把一个大飞镖板挂在餐厅的墙上。有时，吃完饭洗了手，巴巴会从盒里拿几支飞镖玩。

女子们一边吃，一边回头观看。“我尽量赶在其他人之前吃完，”美婼说，“我想和巴巴一起玩飞镖。我尽快吃完，洗过手，走到他身边。巴巴投了两三次，然后交给我投。我投掷过去，但没打中靶心。”巴巴几乎次次命中靶心。

大家都吃完时，巴巴已经结束了游戏；但有时他也会等大家，让她们也轮流玩玩。过不多时，他前往另一座别墅。

巴巴差不多每天都和女子们一起吃午餐，但他只留下来吃过几次晚饭。一天晚上，诺芮娜在桌上摆上银烛台，隆重宣布：“今晚，我们要和巴巴共进烛光晚餐。”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绝妙浪漫的主意，一起动手精心装饰起来，诺芮娜则把餐桌布置得富丽堂皇。气氛十分迷人。巴巴来到灯光柔和的餐厅，大家聚集一堂。“很漂亮，”他说，“非常不错！我很高兴。谁想到的？”

女子们说是诺芮娜的主意，巴巴叫她近前，给她特殊的阿瓦塔式关爱，拍拍她的背，摸摸她的下巴。他又重复道：“我很高兴。”但接着打了个响指：“现在把灯打开！”

诺芮娜的脸色顿时一沉，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照吩咐做了。“巴巴喜欢灯光明亮，”美婼解释说，“他从不喜欢光线昏暗的房间。”

那时东方女子，尤其是美婼，极其害羞和矜持。“直到后来的年间，”玛妮说，“我们才开始不再害羞。在戛纳，我们没有敞开对西方人说过什么”。

蔻诗德则没那么羞怯，吉蒂和拉诺对她产生了误解。比如，她总是跟她们拿巴巴说事，好像是一道命令似的，她们觉得她有些专横。事实上，蔻诗德不大懂英语，也不知道如何礼貌地表达。她并不想冒犯她们，但她确实对她们有冒犯。

礼貌是个大问题：“吉蒂和拉诺在戛纳总为我们做事，”美婼说，“我们没有对这种小恩惠说谢谢的习惯，但我们听说西方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冒犯她们，我们开始为最小的事向她们道谢。最后，吉蒂和拉诺实在受够了，她们说：‘请不要再说太感谢这种话了。你们自然一些就好了！’”

抵达戛纳的第二天，东方女子得知，一名法国女子要来别墅为她们洗头。“伊丽莎白做的安排，为了要给我们一种好感觉——一种新事物，一个美发师！”

吉蒂教女子们说法语“谢谢你”。于是那个法国女子给她们洗头时，不管她说什么或问什么，她们都不停地重复着自己所知唯一的法语：“谢谢你。”

在其他西方人拘于礼节的情况下，艾琳外向的性格令人宽慰。她买来编织针和毛线，教女子们织袜子。一天，艾琳问美婼：“巴巴想让我跳舞吗？我很乐意为他跳舞。”

“当然，”美婼兴奋地回答，“巴巴喜欢音乐、唱歌和舞蹈。”

艾琳开始练习。巴巴来的时候，美婼对他讲了艾琳的愿望。那天晚上，艾琳穿上了一件漂亮的浅绿色缎面晚礼服。当留声机播放的《蓝色多瑙河》响起时，艾琳手提飘逸的长裙，用脚尖旋转起舞。

后来，艾琳说：“在戛纳，我穿着浅绿色的晚礼服为巴巴跳了两次舞，我长发飘洒，打着赤脚。我不是舞蹈家，但我一心只想为巴巴做点什么。”巴巴鼓掌，奖励艾琳一个拥抱。

一段时间，他们每天晚上都玩哑谜游戏。分为两队：巴巴、美婼和诺芮娜一队；玛妮和其他想玩的人一队。

“巴巴总能猜到那个词，不管我们把它弄得多复杂，”玛妮说，“为了延长游戏时间，我们会精心编排，因为巴巴总是很快就猜出词语。例如，假如这个词是茶，我们就假装从水壶里倒茶。”

美婼接着说:“诺芮娜满脑子主意。她会说:‘巴巴，亲爱的，您这样做……巴巴，亲爱的，您穿这个不好看。’她非常爱巴巴。”

一天晚上，为让巴巴扮演摩西，诺芮娜在巴巴的下巴系了一条黑色的意大利花边领巾当胡子。巴巴戴着这种“胡子”，身穿白袍，头发散开。“巴巴显得那么新奇别致，”美婼回忆说，“当他出场时，每个人都笑着鼓掌。‘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

有一次，拉诺扮演一条龙，用一条绿色长纱丽做尾巴。她发出嘶嘶的叫声，咆哮着，在家具上爬动，把这个角色演绎出来。巴巴立刻猜到了这个词，女子们叫他不要说出来，好多欣赏欣赏拉诺的戏剧性表演。

女子们享受着这些快乐的夜晚，但“我们的床上堆满了人们用来猜字谜的衣服。游戏后光是整理——叠好再放回去——就得花一个小时！”

住到最后的时候，就有点不方便了，因为她们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打包。晚上的猜字谜游戏中，她们还得打开包裹，取出“戏服”。不玩字谜游戏时，巴巴坐在沙发上，女子们围坐。艾琳回忆说：“美婼常把她的头放在巴巴的胳膊上，而我把头放在巴巴的腿上。”

诺芮娜喜欢逗巴巴开心，说些有趣的话逗他笑。她宣称：“巴巴，您只要发话，我就嫁给海得拉巴的尼扎姆。他富可敌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我那么爱您，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甚至嫁给尼扎姆，这样我就可以偷偷地把他所有的钱给您！”

“去吧，”巴巴说，又加了一句，“但他不会喜欢你的，诺芮娜。他只想娶穆斯林妻子。”

巴巴喜欢听诺芮娜讲述她生活中发生的趣事。玛妮说：“诺芮娜可以随便拿一件芝麻小事，添枝加叶，讲得妙趣横生，激动人心。”

美婼附和道：“巴巴和我们坐在一起，或者等着上菜时，诺芮娜总能讲些诙谐机智的话，或给他讲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诺芮娜给巴巴讲了一个她年轻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故事。她脚蹬高跟鞋，身穿最好的衣服，手提钱包在街上走着。突然，一个小偷一把将钱包抢走，诺芮娜追了上去。穿着高跟鞋和优雅高级时装的诺芮娜，在街上边跑边大声呼叫："抓小偷！抓小偷！"像个疯女人。没人记得诺芮娜到底抓没抓住那个小偷，但巴巴想到那个画面，不禁大笑。

"巴巴不喜欢气氛沉闷，"美婼总结道，"诺芮娜知道这一点，她想让巴巴开心。她把故事讲得异常生动有趣，巴巴很欣赏。巴巴喜爱那些能逗他大笑的人，而诺芮娜和安妮塔（像伽尼医生一样）都有这种天赋。然而巴巴得忍住笑声，不能完全享受。

但也有限度。一次为了制造幽默，安妮塔手画十字，用尖细滑稽的声音背诵起《主祷文》。巴巴止住她，指着自己声明："我是上主。"安妮塔向他鞠躬，请求他的原谅。

还有一次，安妮塔说："您造我的时候肯定喝醉了！"巴巴被逗乐了。

安妮塔是一位年轻的美国艺术家，对巴巴说她想和他一起回印度。"你干吗要去印度？"他问道，"你难道还不像个印度人吗？"因为安妮塔有着深色的头发和地中海人的五官。*

巴巴也喜欢拿安妮塔开玩笑。有时，她被叫到他的房间，却不见巴巴的人。"巴巴在哪里？"她迷惑不解地问。躲在门后的巴巴一闪而出，吓她一跳。

安妮塔 1931 年在美国通过诺芮娜认识巴巴，但在来戛纳之前，她从未见过美婼或其他女满德里。"诺芮娜从印度回来后，"安妮塔说，"她跟我说美婼是巴巴的相反面。这是件新鲜事，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巴巴曾对我说：'等你到印度见过女孩们，就明白了。'这对我而言始终有点神秘。直到诺芮娜告诉我，我才真正对她们有了概念。

"和巴巴一起，没有碰运气（偶然）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偶然这回事。每件事都有其清晰计划和明确认知，直到后来才呈现出非凡之处。

---

* 注：安妮塔有一次向巴巴问起当时广为人知的灵性导师乔治·葛吉夫。巴巴说："他获得了一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

“我到戛纳后，巴巴再次说：‘等着见女孩们吧。’她们住在山上的别墅里。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被带去见她们，我必须说根本不像遇见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人。这种联系令人惊叹——尽管她们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我在美国和欧洲——这是一种从生命而来的联系，就好像我们一直相识相知。

“自然，美丽的美婼是绝对惊人的。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起……首先，我对艺术感兴趣，我会从艺术的角度观察事物。她脸部的轮廓仿佛珍贵的波斯版画。在波斯诗歌中，他们总是形容脸‘形似一颗心’。她的脸就如同心的形状——下巴收为一个点。颧骨相当高。她的肤色非常美。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骨骼结构。她的骨骼极其匀称精美，她脸部的构造令人心动，她的眼睛和波斯画上看到的一样。我喜欢看美婼——她的典型的波斯骨骼；她的向上挑起的眼睛；她的长长的黑亮的头发；她的无比纯洁的脸庞。

“当你注视她时，会有一种极其纯洁的感觉。她是那么的美，走起路来腰背笔直。她所有的动作都异常温柔。她毫不软弱，而是有某种内在的力量。连同爱的品质——你觉得她有能力爱，有能力抚慰。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初次见她时，对她的特别一无所知。可正如你不能粗暴地对待某些材料那样，因她的精细特质，必须被非常温柔地对待——我们法语中称之为精工细料。它极其纯净，高度进化。你不能像处理粗麻布那样处理丝绸，是有区别的。

“比较而言，因她的精纯，她的独特，她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她极为柔弱，我不是说她应对不了事情，她做得到巨大的服从，她的服从才是关键。

“就像我说的，我习惯着迷地看美婼。我们用餐时，她会和巴巴一起进来。她有一种无比的美，真正的美。当他们在一起时，我无法区分我在美婼和巴巴身上看到的美。你不能说它是一种等同的美，而是一种纯洁的反射。美婼非常高贵文雅——在某种意义上，她身上有贵族的气质，贵族的气息。她举止优雅美好，这源自于伟大的爱。还有她那自然的举止，这很重要。

“她说话时，声音里有一种犹豫：‘哦……哦……哦，’她会像这样。像一种涟漪——仿佛水面上荡起的涟漪。

“在戛纳山上见到女孩们时，我从未有过隔阂或害羞的感觉。我们相处得轻松自在。我们在一起时，巴巴不在别墅。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划事情上——巴巴回来时，我们要为他表演，为他减轻一些工作负担。

“就好比巴巴是一位身居要职的高管，他离开家门出去办公。当他回到心系他的家人身边时，她们想为他准备一些欢快的、能让他忘记工作的东西。

“所以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减轻巴巴的压力。我们想逗他开心，让他舒适。吉蒂会在角落里教美婼弹钢琴，而玛妮和我则制作戏服或画草图。对巴巴的爱让你富有创造力，因为你想为他做点什么。”

美婼自己说，巴巴在戛纳对一位访客说过的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爱意味着付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生活。”正如巴巴另一天所说：“人生的目标不是找到神，而是失去自我。”来戛纳之前没见过巴巴的艾琳，只是简单表述：“我觉得我回来了——我到家了。”

一如往常，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世界危机，这场危机即将根除久已成形的既定状况，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也是巴巴的“工作”，正如他在与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透露的那样。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
伊丽莎白拍摄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

娜佳、玛妮、安妮塔、苏娜玛西、伊丽莎白、美婼、巴巴、吉蒂（在巴巴膝盖后）、艾琳、迪莉娅、蔻诗德、不知名者、安德芮、瓦露

拉诺拍摄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的客厅

36 帝王临朝

1937 年夏天的戛纳，可谓名流显贵的天堂。正如一家报纸所描述的：“戛纳颇有远见地找到了自身天命所归——旅游业。这座俯瞰卡纳热沼泽（也因此而得名）的小镇，旋即成为世界上最亮丽、最富生机、最引人注目的胜地。跟随英国名流脚踪而来的世界各地的电影明星、大公、国王和王妃的华丽阵容，使这座小镇摇身变成豪华别墅和宫殿云集之地。”

诺芮娜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租下卡尔达纳别墅时，一直在与迈索尔、卡普尔特拉、印多尔和尼泊尔的四位印度王子竞争，住房紧张稀缺。随着西班牙内战进入白热化，中国和日本近期的开战，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势力的巩固，世界正处于动荡的边缘，而似乎人人都争相在这样一个季节赶来里维埃拉。随着诺芮娜把各界精英人物介绍给“师利美赫巴巴”，为“阳光浴”而来的人们，结果沐浴在全然不同的神圣光明之中。

“因自身背景和生活方式，诺芮娜结识生活各领域所有当前最杰出、最伟大的顶尖人物，”玛妮解释道，“她想把他们都带给巴巴。而诺芮娜有一种人格魅力，可以吸引并融化一块石头。”

在卡波迪蒙特，巴巴每天早上和下午面见有意谒见者。他登临朝堂，会见贵族阶层和众爱者，前者即将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中消失，后者则是新世界秩序的“链接”。而在芸芸“美雅之士”中，美赫巴巴最美。1937 年 8 月 21 日，他和诺芮娜、伊丽莎白前去蒙特卡洛的一家赌场，他乔装改扮，头戴莫斯蒂丝·德·阿科斯塔的贝雷帽，身披诺芮娜的一件昂贵的黑色意大利军官斗篷，上面缀有黄铜纽扣和一枚银卡扣。*

* 注：莫斯蒂丝曾受邀请去纳西科和戛纳，但她发电报说如果没有葛丽泰·嘉宝，她会感到很沮丧。当她终于在 10 月来到戛纳时，巴巴告诉她：“明年你必须尽快来印度，如果可能的话，让葛丽泰跟你一起来。”结果是莫斯蒂丝和康苏拉·德赛兹一起去了印度，莫斯蒂丝后来离开了巴巴，成为拉玛纳·玛哈希和克里希那穆提的追随者。

巴巴把斗篷披在肩上，美婼回忆说：“巴巴特地到我们的房间来，向我们展示他的行装。他进屋后将斗篷向后一掠。身穿西装、肩搭斗篷的巴巴那么俊美。他皮肤白皙，看上去就像个法国人。所以他去赌场，用临在也祝福了那里。”

拉诺也记得那天晚上巴巴的样子：“巴巴从楼梯上走下时，威风地将身上斗篷一摆，在一旁等候的我们都张大嘴看着他。巴巴简直帅呆了！他气宇轩昂，动人心魂。”

在戛纳，巴巴说：“有些人喜欢安静的埃舍生活，隐居、沉默和静心；有些人则喜爱行动和欢快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第二种类型——而对我的工作来说，则是第一类！所以这两种生活我都得容忍。”*

巴巴在戛纳外出时，通常穿一件丝绸衬衫和一套西装，头发不编，卷起塞进贝雷帽里；为不引人注目，他有时戴墨镜。但巴巴无法掩饰自身的美。例如，1934 年和拉诺一起坐火车旅行时，火车在里昂停留。巴巴下车到站台上散步，卡卡·巴瑞亚远远跟在后面。“巴巴太有魅力了，”拉诺说，“每个人都转过头看他。”†

其他时候也是如此。在新生活期间，女子们从后面观察到，路人经过男满德里时不大注意，而一经过巴巴，人们不由地回过身看他，几乎无一例外。

玛妮说：“在站台上我们看到，当巴巴下到拥挤、繁忙的站台时——那情景就像一切活动都骤停的戏剧性画面——人们纷纷转头看着来回走动的巴巴，行动暂时停顿下来，无法抗拒地注视着他，虽然不晓得他是何人。”

但是巴巴穿西服从来都不舒服，一有机会就换上长袍和丝绸浴衣。比如巴巴离开卡尔达纳别墅，与拉诺步行到西方人的别墅时，他走时可能穿着西装，但中途遇到伊丽莎白开车来接；一旦上车脱离公众视线，巴巴就脱掉穿在白色

---

* 注：见《美赫主》，第 2216 页。

† 注：有时巴巴也戴领结，那是用松紧带系着的假领结。据拉诺说：“巴巴不会站得太久，不足以让你给他系领带。”巴巴还有一套三件套的细条纹西装，是诺妮和拉诺在伦敦买的。

宽松裤外的西裤，拉诺在一旁协助。*

艾琳需要外出购物时，就搭巴巴的顺路车。巴巴开始脱长裤时，艾琳大为吃惊，拉诺安抚她说：“没事的，艾琳。巴巴每天都这样。”

有时巴巴和东方女子外出观光，也许开车沿其他的宏伟别墅兜风，要么去野餐。在这些短途出行中，女子们穿戴昂贵的丝绸纱丽。美嫫还戴墨镜，这在戛纳还算合时宜（虽然她眼镜四边用胶带粘着纸片，尽可能遮挡视线）。拉诺得不停地重复，“向上看……向下看……向上看”，所以美嫫等女子看不到任何男子，但周围不可避免总是会有男子。

去尼斯野餐时，安妮塔上前扶美嫫上台阶，但有人告诉她不要碰美嫫，她便住了手。一张美嫫头戴硕大帽子的照片是在一次野餐时拍的。巴巴责备美嫫在阳光下不戴帽子，诺芮娜来给她解围，把自己的帽子戴到美嫫头上，说：“瞧，巴巴，现在她戴上了。”

巴巴总是确保美嫫受到保护，尤其在这样的外出活动中。例如有一次观看烟花表演，在棕榈滩租了一座房子，栅栏环绕的花园中有个高的平台，他们可以在此处不受打扰地观看烟花表演。巴巴一行 8 月 24 日晚上 9 点到达，烟花在午夜后才开始燃放，他们于凌晨 2 点半才回到家。

关于那天晚上，艾琳回忆道：“巴巴和女孩们坐在花园里。海蒂（默敦斯，另一位瑞士巴巴爱者）总是试图让她的女儿安娜·卡特琳娜挨着巴巴。巴巴让她坐回去，把我叫到身边。他一边是美嫫，一边是我。”

还有一次，一些西方人问巴巴能不能去地中海游泳，巴巴说可以，但指示她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好让东方女子同去。

安妮塔和迪莉娅前去寻找一处僻静的海滩，女子们可以隐秘地游泳，而不被男子看到。“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处，”迪莉娅叙述说，“因为每次我们以为找到了，总会有男子出现。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

“我们回去向巴巴汇报。安妮塔和我穿着短裤。巴巴一直在和诺芮娜带

---

* 注：拉诺的母亲诺妮住在来访者住宿的别墅里。巴巴吩咐拉诺可以和诺妮聊上 20 分钟，然后走回卡尔达纳别墅。伊丽莎白独自开车把巴巴送回女子别墅。

来的一些要人面谈。我们打开门，见巴巴神情严肃。刚一进房间，安妮塔脚底一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巴巴（默声地）开怀大笑。‘这刚好是我需要的，’他说，‘痛快大笑一场。’”

全体驱车前往迪莉娅和安妮塔选择的海滩，那是海湾尽头的一个隐蔽地方，周围是岩石累累的山丘。巴巴手指和脚趾在水里浸了浸，之后叫西方人去游泳。他让她们游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召唤她们出水。东方女子们在海滩上观看，玛妮等几个女子觉得海水诱人，想学游泳，但美婼没有这个兴趣。(她尤其记得那天艾琳下海时没摘手表，手表进水停了。)

美婼在戛纳虽不想游泳，但想骑自行车。迪莉娅讲道：“巴巴说美婼第一次提了要求。据巴巴讲，此前她从没为自己要求过什么。她想要一辆自行车，我们集资买了一辆，她在花园里骑。

“玛格丽特说美婼有着完美的协调能力。无论做什么，她都有这种适应能力。”

因巴巴希望，美婼还上了钢琴课，她弹得极其优雅。在加入巴巴之前，吉蒂在伦敦教钢琴。她知道美婼幼时学过钢琴，问可否教她，巴巴准许。

“我只得重新拾起。”美婼说，“和巴巴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没有练习过。”

有一次，美婼坐在钢琴前，巴巴来到了客厅。美婼正要站起来，巴巴打手势道：“别停下来。弹点什么。”

“巴巴坐在钢琴旁，”美婼说，“我弹了一点，但很紧张。”她弹了吉蒂教的两首曲子：《在月光下》和《雅克兄弟》。安妮塔和安德芮用法语伴唱。美婼还喜欢弹奏(她父亲最爱的曲子)《家，甜蜜的家》。

美婼跟吉蒂重学弹钢琴的时候，玛妮跟随安德芮练习法语，安德芮也会做针线，教女子们钩针和针织。安德芮不懂英语，安妮塔教她说：“巴巴，我爱您。”后者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

有一次，女子们在客厅里听美婼弹奏，玛妮拿起一本杂志，悠闲地翻阅起来。奇异的是，其中一篇文章是讲奎师那的。文中提了一个问题：“如若拉妲还活着，她今天会做什么？”答案是：“弹钢琴，吃巧克力。”

玛妮抬头观看，美婼一侧的钢琴上恰好有一盒巧克力。

曾去过纳西科的玛丽·白克特，是又一个女子们喜爱其相伴的访客。“玛丽天性甜美温柔，”美婼回忆说，“她是贵格会教徒，常穿优美的蓝色长袍，戴围巾似的面纱。我们和她交谈，她教我们如何纺羊毛和织围巾。玛丽亲手为巴巴做了一条用手织机编织的丝质围巾。颜色呈一种漂亮的孔雀绿渐变色，两头分别是紫色和琥珀色，巴巴曾戴过。”

美婼还喜爱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她们在印度也见过面。美婼对玛格丽特风趣的陪伴很期待，但玛格丽特只能在戛纳逗留几天。

拉诺是艺术家，继续画一幅名为《十个圈子》的画作，她在纳西科开始此画时，巴巴已给出要点（拉诺是位艺术家，基于在纳西科她开始作画时巴巴给出的要点，继续画一幅名为《十个圈子》的画作）。巴巴叫拉诺把颜料和画笔带到戛纳，画已被卷起，打包带来。这幅画描绘了阿瓦塔亲密弟子组成的十个圈子，其象征意义巴巴从未详细解释过，绘画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拉诺作画时，谁都不可观看。

在纳西科，她在走廊的末端作画，紧挨着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房间。“她们在打字，”拉诺说，“而且，她们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人，不会来看我在做什么。”她在戛纳的别墅三楼继续创作。*

“在戛纳，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吉蒂说，“那时候我有点急躁和情绪化，但并未破坏家中气氛。巴巴只选择了那些与美婼相处融洽者。”

迪莉娅觉得“巴巴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给我们实施手术的医生”。†

那些在巴巴逗留戛纳期间有幸过生日者，巴巴会为她们举办派对。例如，吉蒂的生日是 8 月 28 日。大家受邀到卡尔达纳别墅参加庆祝晚宴，人人盛装前来赴宴。晚餐在屋顶露台上进行，那里的景色壮丽迷人。地毯铺开，大家围坐在巴巴身边。

艾琳几个人把盛满食物的沉重托盘从厨房端了上来。当晚艾琳做了一道

---

* 注：拉诺还画了一幅巴巴的素描，一幅美婼的炭笔肖像（拉诺唯一画过的一幅美婼肖像），复印在 379 页。美婼的素描被带回到美拉巴德，装裱起来，女子们住山上时，在东屋墙上挂了很多年。

† 注：后来宝用了同样的比喻，但又补充说：“给满德里做的是根治性手术——而且巴巴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

特别的菜，脆皮菜花，足够 20 个人吃。她将那锅热气腾腾的花椰菜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然后下楼去拿别的东西。

娜佳向来闲不住，站起来给巴巴递过勺子，便准备下楼去帮艾琳。娜佳不想背对巴巴，她倒退着一直走到门口——结果光着脚一脚踩进滚烫的砂锅里！

娜佳尖叫一声，疼得直蹦脚。女子们急忙过去向她脚上浇水，将黏糊糊的花椰菜洗掉。“你吃饭为什么要起身走动？”巴巴生气地问。

“巴巴不觉得好笑。”美婼说，“他有些不快。虽然不悦，但他也为娜佳感到难过。她一瘸一拐的，脚越来越红。吉蒂遵令将娜佳带到楼下，给她的脚敷些药，防止起水泡。我们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替可怜的娜佳感到难过。艾琳很伤心，她那美味的烤花椰菜毁掉了。”

当天晚上，他们玩“寻宝游戏”。诺妮有个青蛙形状的小金领针，带两只镶红宝石的眼睛。女子们到另一个房间，她将领针在客厅里藏好，让大家找，最后被苏娜玛西找到；领针藏在一个小花瓶下面，诺妮将花瓶倒扣了过来。作为奖励，巴巴把领针给了苏娜玛西。

还进行了哑谜猜字游戏。另一个游戏美婼并不特别喜欢，主题是谋杀：大家站成一个圈，关灯，手递手传纸条。灯重新亮起时，写有记号指明她是凶手的纸条传在了某人的手里。然后大家猜这个人是谁。

“巴巴没有站在圈子里。”美婼说，“他喜欢开灯关灯。他总是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

玛妮的日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各种活动：

8 月 29 日：散步。

8 月 30 日：阴雨绵绵。

8 月 31 日：玩飞镖。

9 月 1 日：印度音乐和飞镖。茹阿诺和诺妮来参加晚间活动。

9 月 3 日：跟巴巴游戏，午饭后投飞镖，晚饭后听西班牙唱片和猜字谜。

9 月 4 日：安妮塔和迪莉娅来访。晚上跟巴巴玩猜字谜和灰幽灵游

戏，之后是咖啡和蛋糕（艾琳·比罗制作）。

9 月 5 日：跟巴巴做游戏——飞镖、弹子球游戏及寻宝游戏。

9 月 7 日：诺妮、迪莉娅和安妮塔来访——玩猜字谜游戏。

9 月 8 日：下午，我们一起安装巴巴房间里的大床（巴巴每天早上工作两个小时的房间）。在花园里骑自行车。

9 月 9 日：安妮塔、迪莉娅来访。晚饭后玩猜字谜游戏、听音乐。

9 月 10 日：丽莎（伊尔莎）来了。和巴巴做寻宝游戏。我上了一节踢踏舞课。

9 月 11 日：拉诺为美婼画了一幅素描。晚饭后，在炉边玩猜字谜游戏、听音乐；落雨，天气湿冷。

9 月 12 日：美婼跟吉蒂学钢琴。

9 月 13 日：骑自行车和散步。

9 月 14 日：晚上跟巴巴玩阿布俊金（Abjunkin）和组队（Clumps）游戏。有雨。

9 月 15 日：天气晴朗，骑自行车，散步。晚上，在客厅的炉边玩猜字谜游戏和谋杀游戏。

9 月 16 日：下雨，刮风。

9 月 17 日：茹阿诺的生日。吃烛光生日晚餐，播放音乐，随音乐玩抢椅子游戏，安妮塔、拉诺和我进行了一些娱乐活动。*

与此同时，留在印度的顾麦对错失此次出行忧闷不乐，尤其是巴巴最初说他要在戛纳待一年。当巴巴开始和大阿迪通信，说要将穆罕默德玛司特带到戛纳，巴巴要对他做“内在工作”时，顾麦看到了机会。但巴巴通过阿迪写信给她：

戛纳

1937 年 9 月 15 日

亲爱的阿迪：

已收到你的两封电报，说顾麦对没被带往西方多么失望，我特此

* 注：灰幽灵游戏是一种室内游戏。弹子球游戏（Bagatelle）：在椭圆形长桌或圆角的木板上进行，有球杆和球，玩家拉动固定在弹簧上的小球杆，将小球打到有编号的洞里。

回电，说明顾麦不可能来的原因如下：首先顾麦身体非常柔弱，让她在这种恶劣的季风天气航行存在很大风险。如你所知，即使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顾麦坐汽车行驶数小时，也会恶心难受，据此你可知她乘轮船在暴风雨的海上旅行 13 天，反应会多么严重——即使她能活着来到这里，也只得一直躺在床上，我还要额外照看她的健康，而她将根本无法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到这里时，所有的印度女子都半死不活，你不知道我照顾她们有多辛苦。甚至平常乘船航行毫无问题的小阿迪，在船上也一直晕船难受，他到这里时非常虚弱和消瘦。

这就是我没有带顾麦随行的原因——因为在桑加姆纳，我眼见她生病虚弱的状况。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带走其他的印度女士，因为她会感到受伤。她现在绝不可能过来，我不明白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并且，希芮茵麦、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会制造地狱。

此外，我在此地的逗留是不确定的。我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待一个月还是四个月。如果穆罕默德不来，我可能会提前回印度，而顾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冒着健康风险的状况下，乘轮船往来奔波，然后只在这里停留几天，有什么用呢？

我相当理解这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她自然会异常伤心和失望。我对她感同身受，但你不会相信的。神的爱者总要受苦，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没有办法。把这一切都解释给她听，告诉她，我仍一如既往地爱她。

（签名）M.S. 伊朗尼

在过去的六年间，巴巴去过巴黎十几次。一天，他对伊丽莎白说：“大家现在如此亲密，为何不带女孩们去巴黎呢？”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邀请巴巴入住他们位于“心灵憩地”的公寓，一切都安排好了。

巴巴问艾琳想不想跟他们一起去巴黎，艾琳说她觉得应该留在戛纳，照顾吉皮和卡努特，因为伊丽莎白要开车。这并非真正的原因。“巴巴的临在太强烈了，我已无法消化。”艾琳承认，“我那时常去附近的一个公园，用头撞树，精神极度痛苦——我的内心在发生巨变。”在到卡尔达纳别墅伴随巴巴之前，艾琳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年轻人。见到巴巴之后，她开始质疑自己以前对爱情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我很高兴他们离开了几日，好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 (巴巴的) 爱搅得我天翻地覆。”

9 月 19 日星期天，早上 5 点，由伊丽莎白开车，巴巴和东方女子们前往巴黎。美嫏在前排座位，坐伊丽莎白和巴巴之间，玛妮、蔻诗德、娜佳和吉蒂坐在后排。（会说法语的）拉诺和安妮塔带苏娜玛西和瓦露坐火车去巴黎。

“和巴巴一起在山间穿行好不惬意。”美嫏说。这辆车有一个音乐喇叭，每当山路转弯时，美嫏都会迅速按下喇叭。“我们喜欢这种美好的自驾旅行。这是我们和巴巴去巴黎的唯一一次机会。巴巴这样建议真是太好了。”*

他们在小树林里停下来野餐，接着继续前往里昂过夜。“我们途中在一家舒适、温馨的旅店住了一晚。”

次日巴巴一行到达巴黎。“康苏拉的家很漂亮。从她家的公寓可遥见巴黎圣母院。”巴巴带她们去了几个景点，不过与其说是观光，不如说是“观人行道”。不得看男人的限制仍然生效，若有任何男人走近，她们都得往下看。如果没有危险，拉诺就给个信号，她们可以看看街景。然而在巴黎，没有一条街没有男子。

不过，当她们坐着一条长形船舶沿塞纳河顺流而下时，确实看到了更多的风景。“我指给她们看塞纳河沿岸各色不同的建筑，”安妮塔回忆说，“这是一次美丽的行程。她们喜欢看两岸富丽的豪宅。但若有男子出现，她们就得低头垂目。”

安妮塔负责告诫她们向上或向下看，看左岸或右岸。“她们的爱和服从比好奇心更强烈。”

但此次观光也与巴巴的工作有关。安妮塔陪她们参观了在巴黎举行的“艺术与科技博览会”，这近似于一个小型的世界博览会。“天气有些热，四处奔波令人疲惫，”她说，“跟巴巴一起，任何观光都极快速。观光不是为了娱乐或消遣，而是为了巴巴的工作。”世界主要国家大多都出席了这次展览，这也许表明巴巴带她们去那里的意义所在。

9 月 21 日，巴巴一行还夜游埃菲尔铁塔，于 9 点离开。女子们穿戴纱丽和诺芮娜做的斗篷。“我们去接她们的时候，”安妮塔继续说，“美嫏身穿华丽的纱丽，其他女孩也穿着纱丽。她们佩戴珠宝，还化了妆。我们一同前往埃

* 注：美嫏在出城镇的时候，在车里不用戴纸糊太阳镜。

菲尔铁塔。弗雷多 (阿弗雷多) 和罗杰 (维耶拉德，安妮塔的未婚夫) 提前去为女子们占位置。她们乘电梯上塔，只要有男子，就不可抬头。我们到达埃菲尔铁塔时，人不多，她们得以尽兴观赏景色。注意到埃菲尔铁塔周围，孩子们在乘坐小型火车游玩，美婼十分开心。

后来巴巴透露，在埃菲尔铁塔时，他与各灵性层面的大师和特使举行了一次会议，类似于前两次分别在阿西西和瑞士的法伦弗山召开的会议，大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危机相关。

巴巴异常郑重地向安妮塔等人强调，在外出期间他着意保护美婼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如果美婼与一个男子目光对视，我对她的工作就毁了。”

吉蒂推测说：“或许这会让美婼见识某种性的东西。一旦有一丝性进入她对巴巴的爱中，巴巴对她的工作就会毁掉。在旅途中，巴巴告诫我们不可让哪怕是男子的影子落在她身上。巴巴必须让她保持如此的纯洁。”

安妮塔问巴巴：“如果女孩们不再像现在这般处于隐居状态，她们会怎样？”

巴巴回答说：“她们会在世间，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第二天，9 月 22 日，巴巴一行离开巴黎，温暖的天气已经过去。“回去的路上天气转冷。中途我们停下，在一个空房子里吃饭休息，看门人允许我们使用。”当晚他们在洛安的一家旅店住宿，于次日抵达戛纳。

9 月 28 日，巴巴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美婼的姨妈芙芮妮玛西病逝。芙芮妮玛西患病期间与朵拉特麦在美拉巴德家属宿舍生活。

芙芮妮玛西（帕椎的母亲) 是将朵拉特麦和她的女儿们带入灵性道路的桥梁媒介：1921 年在普纳，她将妹妹引荐给巴巴简，两人都被当时前来拜访巴巴简的迷人的伊朗青年所吸引。芙芮妮玛西对年轻的美婼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对美婼最终纳入大师的圈子发挥了作用。

芙芮妮玛西的死讯传来时，巴巴透露：“她自由了！”

拉诺画的美婼肖像；戛纳，1937 年
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提供

1937 年 9 月，巴巴与玛妮、美婼、吉蒂、蔻诗德、娜佳，在前往巴黎途中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7 年在戛纳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娜佳、苏娜玛西、美婻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7 年在戛纳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7 年 9 月，巴巴与美嫏、娜佳、吉蒂、蔻诗德、玛妮，在前往巴黎途中（巴巴让她们戴上围巾，因为阳光很强烈）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7 年 11 月，在切尔卡西亚号上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37 归航

1937 年 10 月 7 日，美赫巴巴宣布将于三周内返回印度。第二天，穆罕默德玛司特随大阿迪和另一位满德里拜度抵达戛纳。由于穆罕默德时常表现得如同疯人，有时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他们带玛司特的旅行着实艰辛不易。

巴巴将穆罕默德安置在卡波迪蒙特的别墅车库上方的一个房间，做内在工作，给他洗澡、喂饭——这并非易事。他解释说，穆罕默德代表正经历“集体精神疾病”的德国。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最为重要，他减少了在卡波迪蒙特的会见，许多西方爱者被遣回家中。*

东方女子见不到在另一座别墅的穆罕默德，但巴巴经常提起他。巴巴说，穆罕默德要么是不会念“伦敦”一词，要么是不知道法国，在船上问他要到哪里去，玛司特用马拉地语回答：“我要去伦多。”

巴巴告知女子们很快就要返回印度，蔻诗德听了叫苦，心想又要被禁锢在客舱里了——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实在糟糕。她自然心有顾虑，说道：“巴巴，我们把眼睛一闭，再一睁，就到印度了多好！做点什么让这种事发生吧。”美婼也有同感。

“不会，这次的轮船会非常非常好，”巴巴保证道，“你们会喜欢这次旅行的。”

巴巴邀诺芮娜、吉蒂和拉诺随同他们前往印度。伊丽莎白和诺妮须先回美国处理个人事务，再来印度。艾琳心意已定，相比男友，她更倾心巴巴的爱，也要求去印度（尽管她有个错误的印象，到了埃舍自己仍会处于仆人的地位）。巴巴说六月会召艾琳，让她带吉皮和卡努特先回瑞士。†

---

* 注：巧合的是，伊朗尼上校当时正环游世界，于 1937 年 10 月访问了远东、美洲和欧洲，包括德国。

† 注：巴巴还指示艾琳，带上一只曾在戛纳与大家相伴的暹罗猫。但巴巴离开前这只猫就死了。

天气变得湿冷，到巴巴一行 11 月 2 日启程离开时，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他们在戛纳逗留时长两个半月。

他们在马赛度过一晚，巴巴派诺芮娜去药店买维希水，之后让她打电话问水是碱性还是酸性，并再次电询水是百分之百还是仅部分碱性等等，这对她是一次痛苦的考验。*

一行人——包括巴巴、男女满德里、三个西方人和穆罕默德玛司特——于次日登上首航的切尔卡西亚号客轮，此次航行正如巴巴所承诺的，愉快适意。轮船崭新，船员们彬彬有礼；客舱里设施全都簇新，上面的漆皮一律新得发亮。

“正合我意，”美婼说，“我们的客舱在轮船顶层，提供的食物很美味。没人呕吐，没人生病难受。一切都很美好。巴巴确保我们健康快乐地回家。”

女子们分别在甲板 B 区的四个客舱：美婼、玛妮和蔻诗德住一个房间；隔壁是娜佳和吉蒂；再后是苏娜玛西和瓦露；最后为诺芮娜和拉诺。房间毗邻相连，美婼获准可到别的房间看望其他女子。巴巴在甲板 H 区 17 号房间，离穆罕默德的房间不远，他仍对穆罕默德做内在工作。这一次相对轻松的是客舱里带有浴室，他可以给玛司特洗浴。

女子们也充分享受这种便利。浴室有两个龙头，一个供咸水可洗浴，另一个提供淡水。没有上铺，美婼的床靠近舷窗，能尽情呼吸新鲜的海风。这与她们来时的经历正好相反，此乃巴巴惯用的手法。

一上船，“诺芮娜·马切贝利王妃”便被派去见船长征询许可，让东方女子在船舱里用餐，这本是不允许的。身材高挑、举止端庄的诺芮娜，找到船长，对他说：“我的客人们，印度的深闺女子，想在她们自己的客舱里用餐。”船长深为折服，当即应允。

“我不喜欢在偌大的餐厅里吃饭，周围有那么多人。”美婼说，“送来的食物极好。我们狼吞虎咽，把女服务员端来的东西吃得精光。我们早餐喝果汁，天天都有冰淇淋作为甜点。”

每个客舱都摆放着一个装有杏干、桃干等精选干果的银碗。女子们也馋

---

* 注：维希水是一种天然的气泡矿泉水，来自于法国中部著名的温泉城市维希。巧合的是，被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政府被称为维希政权。

干果，但一点都不碰，不想在美味的晚餐到来之前就把肚子填饱。吃完正餐，再吃冰淇淋等甜点，她们总是吃得过饱。

在来航途中，巴巴和男满德里们一起用饭，但现在是和女子们一起。他坐在美婼的铺位上，面前摆一张小桌；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围坐在桌前。其他女子有时也加入他们。“巴巴的食物盛上后，他总是先亲自照管美婼的食物，”吉蒂回忆道，“有时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吃。”

在戛纳，除了几道菜里偶尔有一点鸡肉外，她们几乎食全素。“很可惜，”美婼说，“因为常有上好的鲜鱼送来。”而现在在船上，巴巴允许她们吃海鲜。

一天中午，她们吃了巴巴最喜欢吃的——油炸鱼。他来到她们的客舱，身着运动外套、西式休闲裤和一件衬衫。他脱下外衣，坐在桌旁。尽管地中海海浪并不汹涌，“船还是微微摇晃，”美婼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巴巴的盘子滑到了桌边。扑通！那盘鱼刚好掉到巴巴的腿上，又落到毛绒地毯上。

“哦，接下来是多么大的骚乱啊，为巴巴清洁，把鱼捡起来。我们都涌上前帮巴巴。我们为他擦拭裤子，把鱼端走。我们把爽身粉倒在地毯的污渍上，想把气味去掉并擦净。

“诺芮娜又点了一盘鱼，巴巴换了衣服。鱼来了，他吃起来，我们小心护着巴巴的盘子，以防掉落。我们担心女服务员会看轻我们——‘这些印度人真傻！’”

美婼向来在意自己和其他女子给陌生人留下好印象，希望表现出受过良好教育、文雅有礼，尤其是对西方人。这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在女子们客舱之间的通道上，标示有多个粗大的红箭头，下方写着“顺箭头方向走”字样。美婼询问是做什么用的，得知在紧急情况下——船遇险，警报拉响——人们要顺着箭头到最近的出口。

一天早上 9 点或 10 点左右，她们听到一声巨响。船震动一下，速度慢了下来，客轮似乎在颠簸摇晃。美婼惊慌起来，想到随时都可能叫她们上救生艇，她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怎么上船？

她赶紧打开橱柜，穿上纱丽和衬裙，急切地对其他人说：“快换衣服！快换衣服！”玛妮和蔻诗德劝她冷静下来，这会儿还不用换衣服，美婼说：“不

行，假如他们让我们马上离开呢？我不能穿这种衣服出去。我必须穿上纱丽！”

“但还没给危险信号，等一等再换。”她们说，因为警报并没拉响。美婼不听，“我必须做好准备，以防我们不得不弃船！”

美婼换上了纱丽，但不久吉蒂和拉诺来告知她们一切平安。这艘船有八台引擎，其中一台出了故障，仅此而已。在西方人面前，美婼保持着镇静，吉蒂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她记得美婼说过：“吉蒂，有什么好怕的？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她用你所能想象到的自然而冷静的口吻说的，”吉蒂说，“有点紧张的人可能是我们。”

她们走后，美婼脱下不舒服的纱丽，大家都笑了。

巴巴则利用这一事件让诺芮娜经历了又一次折磨，派她几番去问船长，引擎故障是否会导致延迟抵达孟买，轮船能否再开快些，因为巴巴说美拉巴德有重要工作在等他。反复询问激怒了船长，令诺芮娜尴尬之极，她的窘境却把禅吉逗笑，因为他过去伴随巴巴时遭遇过类似的考验。现在轮到诺芮娜了。

禅吉对此次航程记录如下：

切尔卡西亚号客轮的航行舒适惬意。轮船豪华气派，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还满足了我们的一些特殊需要。客舱十分豪华——尤其是巴巴和女士们的船舱——都有浴室和卫生间，这对成员要遵循严格的隐居生活、禁足不出的一个团体来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船上的工作人员还为女子们的客舱安排了一道特殊屏障，不允许乘客进入这片区域……因而在各方面都很理想，这对于像这样的大型客轮而言极不寻常；但巴巴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这一切，令大家称奇道妙。

巴巴使用下述时间表：

早上 6:00	–	起床
上午 6:00 到 7:00	–	晨浴
上午 7:00 到 7:3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上午 7:30 到 8:00	–	吃早餐
上午 8:00 到 8:3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上午 8:30 到 10:00	–	与女子们在一起

上午 10:00 到 11:00 – 给穆罕默德洗澡
上午 11:00 到 12:00 – 与女子们吃午饭
下午 12:00 到 1:0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下午 1:00 到 3:00 – 休息
下午 3:00 到 6:00 – 与女子们喝茶，或在甲板上打乒乓球，散步
下午 6:00 到 7:00 – 与女子们吃晚餐
下午 7:00 到 7:30 – 与穆罕默德在一起，喂他吃晚餐
下午 7:30 到 8:30 – 与女子们相伴
晚上 9:00 – 上床睡觉

禅吉的日记继续：

巴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和女子们在一起，同她们一起用餐，以便亲自督导其在船上的种种活动。特别安排女服务员照顾她们……男性服务员不得进入女子组客舱周围的区域。西方组的三位女士也开始了印度女子们所遵循的隐居生活，她们也受令不得外出，不可同男性交谈……隐居女士们严禁提任何男子的姓名，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西方女士……她们在戛纳伴随印度女子时，已受过此类训练，故欣然接受，不论怎样艰难——只是为了和巴巴在一起……此乃大师手段的证明——迫使西方女子接受这种对她们而言相当陌生的生活。在这个仅仅想到束缚或审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都会让不谙此道的现代头脑产生强烈反感的时代，这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吉蒂在下面的洗衣房给巴巴和美婼洗衣熨衣。这是她首次获准做这项工作。她熨美婼的衣物时，“巴巴来了，告诉我要非常小心，熨衣服时，切莫让哪怕男子的影子掠过烫衣板。”

日间巴巴不和她们在一起时，女子们透过舷窗饶有兴味地观看西方女乘客的活动：有的穿着泳衣晒太阳，有的打着阳伞露天散步。美婼说：“我看她们就像看风景画。”但总是要吉蒂或拉诺守卫。“我们守在舷窗外，确保无人窥探。”吉蒂回忆说。

有时，美婼等人甚至被许可到甲板上坐坐。拉诺在甲板 A 区为她们安排了座位，她们在那里看海，或用艾琳教她们的方法编织。美婼在为自己和巴巴各织一双袜子，但她发现很难数针脚。

她们喜欢看围在围栏里的孩子们，由保姆照看着，里面有小椅子和小桌子；

孩子们在填色簿上画画，做游戏。女子们还被带去看船上的童谣装饰风格托儿所 (一面墙上画着灰姑娘和其他角色)。

不过女子们不可观看晚间放映的电影，但她们在船舱里，听得见人们跳舞时从大厅传来的音乐。一天，美婼对巴巴说：“我们在船上吃这么丰盛的食物，但没得到任何锻炼。”

巴巴同意给她们一些锻炼。他让诺芮娜找船长拿到健身房钥匙，诺芮娜照办。女子们每天下午两点在周围没人时去那里，吉蒂和拉诺分别在美婼的两侧。巴巴也会来。健身房有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可攀爬的梯子，沙袋，跳马台，电动皮带（苏娜玛西和诺芮娜的最爱），固定划船机，还有三辆固定自行车——一辆粉色，一辆蓝色，以及一辆红色的。巴巴骑上一辆自行车，叫美婼骑上另一辆。他们比赛看谁骑得最远。当然，总是巴巴赢。

“整个房间都疯了，”美婼说，“因为每个人都东奔西跑。巴巴叫我们在时间结束前，尽量都试试。我们大概待半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各个设备上试一回。”这让她们对美食愈加胃口大开。

11 月 18 日星期四，乘客们提前一个月庆祝圣诞节；当天电影院安排了专场演出，但巴巴没去观看，也没让女子们去。诺芮娜问晚餐能不能吃火鸡，巴巴应允，于是她点了一顿圣诞大餐，火鸡送来后亲自切割。这是美婼第一次吃火鸡。（“非常好。我喜欢吃。”）

如同耶稣和他的使徒，女子们与大师共享美味的圣诞大餐，甚至还喝了一点红酒。“巴巴享用食物的情景十分美好。巴巴就像个孩子，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孩子般的童真。然而，他是人身上帝。”

作为惊喜，颇有“开拓精神”的诺芮娜让糕点师把她的戒指放进圣诞蛋糕里一起烤，并在放戒指的上方做个特别标记，以便识别。“巴巴，您得切蛋糕，并吃第一块。”她对巴巴说，指示他该切的地方。

巴巴一吃蛋糕，发现了戒指。“这是什么？”他问道。

“圣诞快乐，亲爱的，”诺芮娜说，表明戒指是送他的礼物。巴巴和大家都为她这个“甜蜜”的惊喜而开心不已。

第二天，巴巴命令大家禁食，因为次日就要到印度了。享用了许多天盛

宴的女子们这天什么也没吃。

女服务员十分困惑。“你们不点些什么吗？”她惊讶地问，“连橙汁或西梅汁也不喝点吗？”她们婉言谢绝。

11 月 20 日，切尔卡西亚号客轮（如期）在孟买靠岸，帕椎前来迎接。巴巴和东方男女满德里径直前往美拉巴德，帕椎则带诺芮娜、吉蒂和拉诺去普纳拜见希芮茵麦，领她们参观与巴巴有关的重要场地，快速一日游。

当天晚上，帕椎驱车将三人带往美拉巴德，她们开始在山上居住。

1937 年 8 月，戛纳野餐

上图：巴巴、美婼、蔻诗德（后方）、娜佳、玛妮、拉诺、瓦露

下图：娜佳（弯腰），安妮塔（手拿夹克）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8 年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在西屋（博物馆）外摆拍
玛妮拍摄并收藏

38 新来者

美婼和其他东方女子回到美拉巴德山的水塔东屋，而西方女子诺芮娜、吉蒂和拉诺住入西屋（博物馆）。继纳西科的西式舒适和戛纳的奢华之后，埃舍新成员如今的住处只有三张床、三把椅子和一面开裂的镜子，四面石墙，没有窗户。她们这一侧水塔，从房间到厨房也竖起了竹席通道，通往东屋的旧竹席通道也替换更新。* †

给每个西方人分配了任务：诺芮娜写关于巴巴的文章；吉蒂做饭并教娜佳英语；拉诺画图表，并继续“十个圈子”的绘画。

美婼也有了新职责，因娜佳生病，美婼开始为巴巴做饭，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她断断续续履行这项职责。美婼从小到大从未正式学过烹饪，但自从进入埃舍，她就仔细观察朵拉玛西、娜佳和其他人怎么做。她担心自己做的饭巴巴吃起来是否可口，会问他：“像娜佳做的吗？”

巴巴最喜欢美婼做的两道菜是布加（油炸开胃菜）和帕特尔（一种蔬菜）。巴巴还喜欢马萨拉（香料）咖喱菜，美婼为此磨碎香料。‡

所有住在山上者仍须遵守不得在美婼面前提任何男子名的命令。而且，她们不仅禁提任何男性，还不得提任何雄性生物。例如，她们不能直接说公鸡。此外，任何下山的西方女子都不能在男人面前提任何女满德里的名字。就男子而言，美婼和东方女子们不仅是“内部人”，而且是“隐形人”（并以此作称呼）。巴巴解释说，为了他自己的内在工作，有必要让美婼保持严格隐居。

巴巴仍继续同穆罕默德做内在工作，还对下美拉巴德的疯人和玛司特埃舍里的其他人工作；给他们洗澡、喂食，还为他们清洁厕所，这项工作对他来

* 注：在顾麦拒绝巴巴为她在山上建个小屋的建议后，在西屋也为顾麦安置了一张床。

† 注：后来女满德里离开美拉巴德后，两个竹席通道腐烂，被白蚁吃掉。

‡ 注：布加是用一片宽绿芋头叶子裹上鹰嘴豆粉面糊，卷起来蒸熟，然后油炸。虽然在后来的年间，娜佳给巴巴做羊肉和鱼，但是美婼从没尝试过。

说尤其重要。他每天早上 7 点半下山，在 12 点到 1 点之间返回。

但也有出游活动，山上也开始出现新面孔。他们去 (美拉扎德附近的) 幸福谷野餐，姐姐馥芮妮驾驶一辆白色的 V8 福特轿车，是伊丽莎白随切尔卡西亚号客轮托运而来的。他们乘坐的另一部车，司机是 17 岁的恺娣·伊朗尼，她那时和父亲鲁西、母亲蔻诗德和姐姐高荷住在阿美纳伽。*

问到谁来开第二辆车时，馥芮妮想起了恺娣。在馥芮妮曾在美拉巴德居住的一周里，恺娣待在纳西科，并开车送馥芮妮的两个孩子美茹和娜谷上学。巴巴叫馥芮妮带她来，于是野餐的那天早上 5 点，两人来到山上。

天还黑着，恰姆（狗）对着陌生人咆哮。她们走进厨房，见巴巴坐在桌子上；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这是恺娣自童年以后首次和大家再见面。“你还记得恺娣吗？”巴巴问美婼。

美婼回答说：“我们见她时她还是个孩子，如今她已经长大了。”

蔻诗德 (恺娣的表姐) 说：“巴巴要你开车。你能为我们开车吗？”

恺娣回答说能，由她开车载吉蒂、拉诺和瓦露，其他人跟巴巴同车。他们在幸福谷度过一日，吃带来的午餐，野餐后与巴巴在山间漫步。“这是我自童年以来第一次体验和巴巴共度时光，”恺娣说，“从那时起，我便渴望和女满德里永久共同生活。”

这个时期，恺娣的姐姐高荷和母亲蔻诗德，不时来下美拉巴德见巴巴，不过并未上山拜访女子们。高荷自幼梦想成为医生，最爱做假扮医生的游戏。最近，她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向她求婚。她想结婚，但也有事业上的追求。在美拉巴德，她们就此事请示巴巴，巴巴说她不适合结婚。

另一个问题是，父母不想送她上医学院。由于经济拮据，他们希望让家里的男孩接受教育。他们想要高荷结婚，停止学业。

巴巴叫高荷的母亲不要担心，他将支付高荷的教育费用。“她需要成为一名医生。她必须获得 M.B.B.S（医学学位）。这对我未来的工作很重要。我需要她。”

---

* 注：奎达地震后，鲁西的餐馆生意萧条冷淡，全家人搬迁到离亲戚较近的地方。

就这样高荷被送到孟买，进入医学院学习，同（禅吉的兄长）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一起生活。她见到纳罗吉的三个女儿，阿娜瓦丝、罗妲和娜格丝，以及她们的弟弟们。高荷初到时，感觉十分生分。“我很紧张，”她回忆道，“但我即刻被接纳为家中的一员。我从没得到过这样的爱，即使是我自己的母亲。（纳罗吉的妻子）芭查麦不把最好的食物给自己的孩子，却把它给我，因为我是巴巴送来的。”*

圣诞节期间，馥芮妮的女儿美茹和娜谷与祖母顾麦住在库希如大院。她们也获准去山上看望巴巴。美茹回忆说，自从满德里几年前从纳西科迁离，这是她首次见美婼和其他女子。美茹和妹妹与巴巴及女子们合影的照片，是在通往巴巴小屋的大门前拍摄的。

吉蒂的职责包括与巴巴在欧洲的几个亲密跟随者，比如姬慕帮、邓 (威廉姆·邓肯) 和白克特夫妇通信。1937 年 12 月 8 日，她在给邓的信中写道：“巴巴不仅密切关注我们生活中的最细微处——健康、食物和日常活动，这里的一切事务也尽在巴巴的掌握。他计划和安排家务的每一个细节……

“有一天巴巴讲起一个有趣的话题，四个伟大阿瓦塔的四个方面全部体现于当今阿瓦塔时期。佛陀——其镇定、平和、宁静以及舍弃——存在于所有的阿瓦塔，无论外在表现与否。然而现今阿瓦塔的工作必须是积极活跃的。对男子严格戒律方面，他是穆罕默德；在这里同女子们生活的方面是奎师那；对疯人（玛司特）工作，给他们洗澡、喂饭、疗愈，在诊所为病人治疗等等，是耶稣……”

巴巴没有忘记在瑞士的艾琳·比罗，他指示吉蒂定期给她写信。他特别希望艾琳到印度加入大家，或许是因为，正如玛格丽特后来推测的那样，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他需要一个来自瑞士的成员作为与该国的“链接”。†

* 注：纳罗吉做圈子影院建设的监理工程师时，达达禅吉家已经与巴巴在纳西科有了联系。

† 注：后来在班加罗尔，战争爆发时，巴巴调侃艾琳（她是瑞士 - 德国人），说她代表德国，也许她确实代表了。

下面是吉蒂写给艾琳的一封信的部分节选：

1938 年 1 月 20 日，

阿美纳伽

你会喜欢这里的，因为你热爱乡村、鸟儿和鲜花。娜佳和瓦露负责打理花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有石榴、柠檬、橘子树，以及许多的玫瑰丛；还有各种菠菜，是特别为巴巴种的。

巴巴的饮食全由女孩们来做，其中一人检查并仔细地为他准备所有的蔬菜。你知道，这要花很长时间。下次，我会写信告诉你如何做一两个他特别喜欢的菜。当我为别人做饭时，我经常观看巴巴的食物是怎么做的。他所有的饮食都是单独做的。

在山上这里，我们都忙着准备巴巴的生日，做纸灯笼、纸环等等。许多女子受邀在这里睡两晚，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厕所和洗浴处都要建。有一件事很简单：每位客人都自带铺盖卷儿，睡在户外空地上。早上，铺盖只需卷起来即可。

一天的活动从六点开始——我们在凌晨 3 点半起床，客人们从四点开始起床。在下面（下美拉巴德），巴巴给约 5,000 名穷人免费提供一餐；他希望我们贡献些什么，来参与和分享这次大宴。我听到后，立刻想到了你，因为我确信这正是你想为巴巴生日做的事，贡献任何你感觉能贡献的，哪怕是几个法郎，参与进来。每一丁点儿都有助于补足全部金额。如果你想分担，就写信并寄来你能给巴巴的东西吧。

1938 年 2 月，巴巴生日前夕，伊丽莎白和诺妮先后从美国来到。中途伊丽莎白在瑞士停留时，看望了艾琳，带上了她的狗吉皮。（伊丽莎白还带来一件白色羊毛外套，是艾琳给巴巴织的。）*

吉皮是一只友善可亲的狗，它爱巴巴；以前来过印度，和西方组在纳西科生活，并随他们一同去了戛纳。巴巴一行离开戛纳后，吉皮和艾琳在那里待了一天，结果艾琳找不到吉皮了。艾琳四处寻找，最后发现那只狗蜷在巴巴常坐的沙发上。

* 注：两人都和其他西方人一起住在西屋。

诺妮独自到印度之前，回美国看望儿孙。这是她首次在没有女儿拉诺陪伴的情况下旅行。不过她告诉拉诺，她在船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发现你一直在妨碍我的品味！”诺妮打趣说。

玛妮深情地回忆道：“诺妮总是叫拉诺‘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在哪里？’——虽然她在外貌和性情上都与拉诺不同。诺妮很讲究，很时髦。例如，我们曾见她戴着一顶带面纱的漂亮小帽子。她总是穿着高跟鞋。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和蔼可亲，面带微笑。”

巴巴调侃拉诺，对她说诺妮有多好，还问：“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妈妈一样呢？”

诺妮随身带着一幅巴巴的画，她已经带了五年。1933 年，她和拉诺在伦敦初见巴巴时，拉诺看到昆廷和茹阿诺在角落里低声耳语。“你俩嘀嘀咕咕在说啥？”她问道。

“巴巴交代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什么事？”

“我表弟画了一幅巴巴的蜡笔素描，”昆廷说，“巴巴说要诺妮买下它（大约花费一磅零几个先令）。她刚来巴巴这儿，我们怎么能就要求她买画呢？”

他们感到十分为难，但拉诺向他们保证，如果巴巴这么说，诺妮一定会买的。诺妮确实买了那幅画，拉诺觉得很难看，但巴巴指示她们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并且把它挂在住的房间里。如果去乡下一天，她们也得带上，挂在墙上。她们有一个带提手的皮箱，专门用来装这幅画，拉诺随身携带。

“每次我们出国旅行，”拉诺说，“海关的人总问那是什么。我会回答：‘一个亲戚的肖像。’”她们到美拉巴德后，画像就放在了美婼的卧室，并一直留在那里。

男满德里在下美拉巴德自行庆祝巴巴的 44 岁生日，与往年不同，这一次巴巴还允许女信徒们和女满德里一起在山上庆祝他的生日。许多人被邀请在美拉巴德住上几天。巴巴带东方女子到西方，也许是让她们稍加走出隐居生活，甚至在印度也是如此。

但某些限制仍然有效：每个角落都挂着牌子，提醒女访客在山上逗留期间，

不要提任何男子的名字，也不要谈论任何男性。尽管这一禁令专门为保护美婼而制定，但她们在山上的整个期间，无论美婼是否在场，都要执行该禁令。*

对许多被邀请者而言，这是她们第一次有机会见美婼和其他女满德里，并互相见面。来自那格浦尔的杰萨瓦拉一家，去年没能参加纳西科的生日庆祝，因有两个孩子得了麻疹；只有帕帕·杰萨瓦拉独自前往，带着一大箱给巴巴的礼物（包括巴巴当时穿的夹克和披肩）。帕帕深受触动，后来带家人到纳西科，在离巴巴和西方人不远处住了两个月。他的妻子盖麦、女儿美茹和玛奴，年幼的儿子美赫文，将位居巴巴最忠诚追随者行列；长子埃瑞奇将作为巴巴最亲近的满德里之一，毕生为巴巴服务。

1938 年，杰萨瓦拉家的女眷到山上参加巴巴的生日聚会，巴巴把她们介绍给美婼和其他女满德里，她们首次面见美婼。庆祝活动结束后，她们也获准多住几日。

罗妲和娜格丝·达达禅吉到时，巴巴对盖麦说，她们也是盖麦的“女儿”。在印度，儿子的地位要高，故希芮茵麦反驳道：“哎呀，默劳戈。你怎么还要给盖麦女儿，她已经有两个了！”

第二天，20 岁的阿娜瓦丝和 22 岁的高荷也来了。阿娜瓦丝以前曾三次见美婼：在下美拉巴德的邮局，当时阿娜瓦丝八岁；四年后，在纳西科的鸽屋；以及在孟买，女子们在她家里小住之时。这一次，她走进厨房时，巴巴坐在桌子上。她得到巴巴的达善，巴巴拥抱她。又转向美婼说：“美婼，你知道这是谁吗？是阿娜瓦丝。”巴巴让阿娜瓦丝过去拥抱美婼。

“不知何故，这个拥抱非常特别，”阿娜瓦丝说，“自那之后，美婼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阿娜瓦丝和高荷在美拉巴德住了四天，那时阿娜瓦丝和美婼交谈不多。“但当时我看出美婼在巴巴身边所拥有的特殊位置，她的地位非凡。不知怎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美婼极为特殊，没有人为我解释过。那是一种内在的，我内心深处所感知的东西。”

高荷在童年时，也曾在奎达与美婼有过短暂会面，后来在美婼和母亲住

* 注：其中包括已经去世的男子名字，甚至男性至师的名字。

库希如大院、为穷人缝制衬衫时再次见到美婼。从那以后，她多年没再见任何一位女满德里。她和家人未获准去纳西科看望女子们，尽管他们偶尔会在下美拉巴德见巴巴。高荷的母亲蔻诗德，对她讲朵拉特麦的事迹——朵拉特麦如何深爱巴巴，曾经的家庭如何富裕，以及如何牺牲一切来和他一起生活。

“在那些日子，”高荷说，“放弃世间一切，舍弃一切到巴巴身边生活，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母亲非常尊敬朵拉特麦。她经常说起朵拉特麦的弟弟是一名上校，丈夫曾是一名森林官。尽管如此，尽管有那么多的财富，她什么都不需要，前来加入巴巴。所以我了解到美婼和她的家庭背景。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但我一直都有那种印象。”

但高荷对美婼最早的真切记忆，是 1938 年在山上的生日庆祝，美婼时年 31 岁：“美婼在巴巴小屋外，穿着长裙和衬衫，在地上画兰格里（彩色粉笔图案）。她刚洗了头发，她有一头可爱、漂亮的长发。她站在那里，显得十分美丽，我一直景慕她。她对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但那时美婼很害羞。你走到她跟前，她才和你说话，但她通常很忙。来这儿的许多人都想跟她说话；我们的机会不多，但确实和她说过话。

“早期，巴巴并没说美婼的特殊性，但 1938 年到美拉巴德时，我已经听人们谈过美婼。我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所观察到的，让我所听闻到的有关美婼特殊角色的事实，更加明确。此次拜访中间，我看到美婼给巴巴端食物，或者当他坐在躺椅上时，守候在他身边。巴巴对她总是更疼爱，更体贴。他们的关系显得那么自然。”

来自孟买的年轻女医生阿露·卡姆巴塔，此次也初次见到美婼：“大约有 200 名女子在场，但我一看见女满德里们，就觉得她们不一样。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是满德里。我听阿娜瓦丝讲过许多关于美婼的事情，但我从未见过她。

“她似乎完全意识不到周围的环境，她的眼睛总是低垂着，她不是尘世中人，这就是我的感觉。美婼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对巴巴的爱是那么深。她一言不发，不是一直往下看，就是看着巴巴，意识不到周围的环境。

“没有人正式介绍美婼。她总是避开别人。有同伴来时，她就和她们交谈；

但那时她说话的声音如此轻柔，你几乎听不到她说什么。众人在场时，她不和大家混在一起，也从不四处张望。我们不可和她说话，也不可拥抱她——只有在特殊场合，巴巴允许时。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听说她的爱比弥婼和拉妲的爱加起来还伟大。这是巴巴曾对禅吉说过的话。我第一次见美婼时，就想永远住在山上。我心想：‘如果一直待在巴巴身边，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不由思忖：‘我配吗？’”

不过，当杰萨瓦拉家的女眷第一次被引荐时，她们每个人都拥抱了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等人。她们随身带来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她们的东西和一些礼物。巴巴来到她们的房间，问道：“你们有给美婼带什么礼物吗？”

她们之前没意识到美婼的重要性，所以只给巴巴带了礼物（六件外套和一些平腿短裤）及两件纱丽——一件给巴巴的妹妹玛妮，一件给他的表妹娜佳。盖麦尴尬地做了解释，说：“巴巴，我们不知道美婼是谁……”

“没事，”巴巴说，“给我看看你带来的纱丽。”

她们把整箱东西给他看，巴巴选了最好的纱丽给美婼。他指示她们说：“我召集众人时，你们就说这件是给美婼的。”

盖麦同意，但问道：“您为什么不亲手给美婼呢？”

巴巴说应该由她们来给。

美茹（杰萨瓦拉）和美婼一样瘦，她对母亲说：“我的新衬衫很适合美婼。”她还没有穿过，所以她们也把这给了她。

次日，在美婼的房间开箱取礼物。巴巴问盖麦：“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巴巴六件外套都上身试穿，全是他们的家庭裁缝所缝制，他对美婼说：“看这些衣服我穿着多合身！”她们把美婼的纱丽赠送给她，美婼很高兴。

另一次，巴巴对杰萨瓦拉一家说：“你们知道美婼是谁吗？她是我的拉妲。你们知道拉妲是谁吗？”

他特别问盖麦：“你向孩子们解释过拉妲是谁吗？”她们读过奎师那的故事，所以知道。

有一天，巴巴和客人们一起吃饭，他牵着玛奴·杰萨瓦拉的手，让她坐到娜佳旁边，说：“你们俩应该在一起。”

巴巴拉起她妹妹美茹的手，把她领到美婼和蔻诗德坐的长凳中间。玛奴正暗自纳闷巴巴因何把她放到娜佳旁边，吃惊地听到巴巴说：“你会知道我把你放在那里的原因的。”

后来杰萨瓦拉全家加入埃舍，巴巴的话便明朗起来：玛奴在厨房在娜佳手下工作，因为玛奴喜爱做饭（不喜缝纫）。美茹对巴巴说她不喜做饭，巴巴便指示她帮美婼给他做花环。美婼和蔻诗德还教美茹·杰萨瓦拉用巴巴的头发和指甲做胸针。这项工作精细而艰苦，但她们喜欢。

2 月 20 日星期天，生日庆祝正式举行。巴巴穿戴着女满德里在纳西科做的花环和刺绣丝袍。她们还用金线做了脚镯和戒指。*

巴巴头戴美婼设计的新王冠，上面镶着人造钻石和绿宝石。美婼和蔻诗德在房间里挂的窗帘后面，秘密做了这顶王冠。美婼喜爱它独特的形状，那么多年她们为巴巴做的所有王冠中，她觉得这顶是最好的。头戴王冠、身穿丝绸长袍、颈戴花环的巴巴像个国王，在上美拉巴德的大院里漫步——他的侍女们紧随其后。

在美婼的房间，美婼坐在巴巴身边，伊丽莎白给他们拍照。“照片我不是太喜欢，”美婼后来说，“巴巴没有笑，他很严肃。西方人在场，我也得保持严肃。总之照片我不大喜欢。我显得很可笑，目光低垂。我把头发散开，但头发不够厚密，因为我开始掉头发。巴巴身后有一束花，还有孔雀羽毛。”†

美婼对生日当天拍的其他照片也不满意：在一张照片中，巴巴因阳光而眯着眼；在另一张照片中，美婼正看向别处。她说：“我希望我的目光一直在

* 注：美婼那天也戴着一枚戒指，她的珍珠红宝石戒指，即巴巴 1926 年生日时戴过的。

† 注：另一次，美婼说这张照片是在她们做完巴巴的长袍和王冠后不久拍摄的，并非在他 1938 年生日的当天。

巴巴身上。”美婼总是愿意看到任何一张巴巴和她的合影中，她都只是看着他。*

进行生日宴会时，几个爱者为巴巴唱歌。希芮茵麦（用达里语）叫巴巴别再夸一个歌手了，她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巴巴甜甜地笑了笑，继续对她赞不绝口，因为她的歌唱发自内心，尽管正如希芮茵麦指出的，她的歌声有很多不足之处。

“那些年间，我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种情况，”玛妮评论道，“无论谁用真爱、全心而实意地为巴巴付出什么或做什么，巴巴都会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因为那真的打动了他。

“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巴巴不是忽视他的爱者的过失和弱点，而是洞察所有。他看见心灵，他看见一首糟糕的诗或一首跑调的曲子里所包含的爱。表面上在我看来，诗歌似乎强差人意，但巴巴倾听心灵的声音。”

生日过后，吉蒂 1938 年 3 月 1 日给艾琳写信道：

> 在山上，女孩们和西方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有 80 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她们住了四天三夜。一个房间住了 21 人，所有人都睡地上的简易床垫上。另有四人和西方人一起睡，其余人睡在户外地上，但头上有铁皮屋顶。得额外修建厕所和洗漱处。
>
> 设施建得十分简单，现在已经拆除。女孩们说要是你能在这里，帮着干活，给所有的客人做蛋糕等等，你该会多么高兴。在卡达纳，每当更多的人被邀请来用餐时，你总是欣然接纳，不是吗？对你来说没什么是麻烦事。
>
> 巴巴给你的话：
>
> 在我生日那天，我首次穿你给我做的漂亮的白色外套。19 号和 20 号两天我都穿在身。那几天早上的天气都晴朗和暖，我凌晨 4 点起床，那时天没亮，仍然冷。
>
> 不要害怕告诉我一切。我喜欢你按自己的方式写的信。如果不是我，

* 注：这个时期，还有几张照片是美婼不大合意的，其中一张是巴巴穿一件在埃舍常穿的长外套，倚在篱笆上。“如果他当时穿短一点的外套，看起来会更英俊，”她说。另一张照片里，阳光太强了，美婼把一块头巾盖在巴巴头上，她认为这把照片毁了。美婼还不喜欢在西屋外拍的那张照片，她和巴巴的手都放在胯上。“照片里的我没有笑，而且我的头发向后梳得太紧了。”

谁还会理解？娜迪娅（娜丁）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灵魂，她深深爱着我。那种深爱的表达，有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但要对她友善和爱。我们全都是一，这些小小的怒火只是表面的。它们不能影响我们内心深处对彼此的爱。

继续你所有的活动。保持健康、快乐和喜悦。我在你的家中和你们所有人在一起，如同在戛纳时一样。寻找，你就会在那里找到我。我是有限又是无限。“搬开石头，我就在那里；往内看，我也在那里。”当你带卡努特一起散步时，总是带上我。大自然比人更静默，你会发现在你所见的一切中找到我要更容易。我会赐你慧眼，以看见潜在你周围的美好。

我所有的爱，最亲爱的艾琳。

巴巴

1937 年 12 月，幸福谷
巴巴与恺娣、馥芮妮、苏娜玛西、美婼、蔻诗德在一起
玛妮拍摄

巴巴生日，1938 年，上美拉巴德

中间照片：希芮茵麦、玛妮、拉诺、蔻诗德、美婼、巴巴、顾麦

照片取自伊丽莎白的录影

上美拉巴德，东屋，很可能摄于 1937 年
伊丽莎白拍摄

1938 年 2 月，上美拉巴德，东屋外

站立：蔻诗德、娜格丝·达达禅吉、美婼、玛妮、恺娣、阿娜瓦丝

坐着：高荷、美茹、喜拉

伊丽莎白拍摄

1938 年，灵玛拉瀑布，马哈巴里什沃
玛妮拍摄并收藏

39 盘奇伽尼假期

在戛纳时，美赫巴巴曾告诉诺芮娜，他想带她去几个印度城市旅行，让她如同在西方那样，看一看他在那里的工作。西方组在上美拉巴德安顿妥当之后，1937 年 12 月，巴巴兑现诺言，带她去了瑙萨里和那格浦尔，这两地的爱者邀请他前去。

在瑙萨里，巴巴在他的一个病重的老爱者索拉伯吉·德赛家里，举行了达善活动。这位老人最后一次达善巴巴。次日参加完侄女的婚礼，他在灵视中见到巴巴后离世。

也是在此次访问中，索拉伯吉的另一个侄女、注定要成为巴巴的亲近圈子成员的玛妮（曼萨丽）·德赛，请诺芮娜转告巴巴尽快召唤她。她已准备好永久加入他。

回来后，巴巴开始与彭度计划在上美拉巴德建设新建筑——他未来的陵墓、静心小室、用于西方人住宿的水塔二层以及妇产医院。他还派一位满德里在虎谷附近的盘奇伽尼租了一座房子，当美拉巴德的酷热夏季来临时，供他本人与女子们居住。

根据彭度的说法，巴巴原本想让西方人在生日庆祝后回去——彭度可能也这么想——但没那么好运。诺芮娜渴望留下来，巴巴答应了，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她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世界继续其走向战争的命运。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在其胜利进入维也纳之际，1938 年 3 月 15 日，巴巴和女满德里出发前往盘奇伽尼的山间驻地。

女子们住在一座名叫迪尔库沙 (心悦) 的房子里，巴巴、男满德里和穆罕默德住院子里的一个小农舍。一天，巴巴带女子们去看他的房间；他住厨房旁的储藏室，在一个附属的小房间里对穆罕默德工作。巴巴每天闭关几个小时，有时给外来者施达善。

在盘奇伽尼，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建议巴巴开设世界灵性中心，将他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的其他中心。但巴巴说他反对建立组织，阐明他建造设施只是为了拆除。

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后来又说，其他西方女子也想来和巴巴一起生活，这个中心是为她们而建的。巴巴接受了这个提议，但因气候原因，他考虑找个比美拉巴德更合适的地方。班加罗尔和迈索尔是两个选项，但巴巴将进一步行动推后了一年。

迪尔库沙是座宽敞的房子，带有落地玻璃窗的观景阳台，可俯瞰虎谷。在迪尔库沙，巴巴在美婼和玛妮的房间度过许多时间，美婼在靠窗的一个临时厨房为他做饭。由于房间里没有餐桌，美婼用小床垫和坐垫在地毯上给巴巴布置出一块地方。巴巴坐在此处吃过午饭，便召其他女子玩一些游戏，比如杰萨瓦拉家人送的康乐球。

有几次，巴巴带她们去附近的马哈巴里什沃野餐，那里的森林更茂密，也更凉爽。他们早上步行出发，下午晚些时候返回盘奇伽尼。灵玛拉瀑布是他们观光过的一个景点。时值夏季，瀑布干涸断流，只在底部的岩石旁有积水而成的小水塘。“在坐下吃饭之前，我独自走过去查看。”美婼回忆道，“我们随身带着装食物的小袋子。在吃东西前，我想四处看看。巴巴也过去看池塘里有没有水。我捡起一根棍子做手杖，看见池子里有水，便告知巴巴，他走过来观看。玛妮见我们在一起，叫巴巴站好等她拍照。巴巴一转过身，她就按下快门。可巴巴还没来得及把腿并拢站好，玛妮就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不知道那次我为何穿着纱丽，因为外出散步，我通常都会穿便裤。*

巴巴常玩文字游戏作为消遣。有一次，他在字母板上授述道：“你们知道盘奇伽尼是什么意思吗？是五火的意思。”因为盘奇的意思是五，伽尼的意思是火。对于马哈巴里什沃，他指出：“马哈 - 巴 - 里什沃（伊希瓦），意思是神的伟大力量。”大家都觉得巴巴的阐释格外有趣，她们从未如此美妙地解读过这些地名。

禅吉在 3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

---

* 注：玛妮误以为这张照片是在欢乐谷拍的。

巴巴带一班人马和几位西方女子到盘奇伽尼，住在一处僻静的房舍，他与她们坐轿车外出（昨天去马哈巴里什沃，闭关休息），引来一些闲言碎语，饶舌者针对他的动机发表不良言论……结果两天后，24 日巴巴同女子们到马哈巴里什沃，谣言再起……下令在迪尔库沙院子周围竖起两大张竹席。

美婼的父亲去世后，朵拉特麦在马哈巴里什沃购置了一处房产，带一座大宅和两个小别墅，美婼童年时在那里度过几个假期。巴巴知道美婼对这一带很熟悉，在首次与女子们到马哈巴里什沃时，他问美婼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野餐地点，美婼建议去威尔逊角。结果到了那里才发现阳光暴晒。他们只得另寻地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较为平坦的荫凉处。

“你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巴巴不耐烦地问。

“我们饿极了，”美婼回忆说，“这么一折腾，我们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下。不过吃完饭后，我们又折回，好好欣赏了一番威尔逊角。”

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对她们外出时戴帽子一事特别注意：“你们以为这里很凉快，有很多树，就不会中暑吗？但这里海拔更高，因而风险更大。所以你们顶着太阳外出，一定要把头遮起来。”

在美拉巴德，纳罗吉·达达禅吉在山上协助建筑工作；4 月 21 日，他的两个女儿阿娜瓦丝和娜格丝抵达迪尔库沙，在此地住了几周。阿娜瓦丝回忆说：“巴巴和我们所有人之间那么亲密，从某种程度上，巴巴的心情极好。他真是光彩照人。他常和我们一起玩游戏——打牌和猜字谜；和我们一起吃饭；每天傍晚同我们一起坐在外面的花园里。这些都是我们和他度过的美好时光。”

一天早上，阿娜瓦丝站在阳台上俯瞰虎谷，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之事。她正在欣赏山谷的景色，巴巴走到她身后，用手蒙住她的眼睛，玩“猜猜我是谁？”她摸了摸他的手，知道是他。

“这样的事会发生。巴巴与我们那么亲密。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经过我们时，都会拥抱我们。我们只是随意站在那里时，他也会过来拥抱我们。一直如此。每天早上和睡觉前，他都会拥抱我们。”

但在某些事情上，巴巴仍然相当严格。虽然是夏天，晚上坐在花园里会

有些凉。巴巴叫阿娜瓦丝穿上外衣。她穿着一件长袖丝绸上衣，当时并不觉得凉。她待在原地没动。几分钟后，巴巴指着阿娜瓦丝问道："你为什么不穿外套？"

"我穿了一件长袖衬衫。"她解释道。

他点点头说："但是我告诉过你要穿外衣。"

阿娜瓦丝默不作声。少顷巴巴重复道："我告诉过你要穿外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他重复问了三四次。"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要始终听从我。"他不是生气，但语气坚定。

阿娜瓦丝突然哭了起来。"为何掉泪？"他问道。

"巴巴，我没有服从您。"

他点点头。"永远服从我，照我说的去做。现在忘掉它。"他拥抱了她。阿娜瓦丝由此懂得了在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服从大师的重要性。

在盘奇伽尼，阿娜瓦丝得以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巴巴和美婼，她说："巴巴会让美婼坐在他身边，在他左右。有时她坐在地上，有时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如果巴巴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会让美婼坐在扶手上。

"那些日子，巴巴对她非常严格。她对访客会有点疏远，因为她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巴巴身上，想巴巴，看着巴巴——每时每刻，为巴巴做一切。

"在盘奇伽尼，美婼时刻和巴巴在一起，看着他，全神贯注于他，想他。她极其安静，不太爱说话。白天，她会安静地在房间里做一些事情。"

由于娜佳仍然身体欠佳，吉蒂在迪尔库沙负责做饭和家务。一次，有人想要全麦面包，而不是他们通常吃的食物。吉蒂觉得全麦面包也是面包，有何不可？然而巴巴得知后十分不快，说不得如此。任何超出常规的事都必须征得他的许可。

据拉诺讲，吉蒂同情心极强，但也容易上当受骗。例如，萨瓦克·考特沃的姑妈和她们在盘奇伽尼住了一段时间，（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假装生病。当有人在附近时，她表现得很虚弱。吉蒂总是搀扶这个"可怜的女人"上楼，尽管拉诺试图告诉她，姑妈只是假装生病。吉蒂不同意这种说法，觉得拉诺很无情。

吉蒂有时也感情用事。在周日的复活节，她决定按以前在英国时的习惯

去教堂。拉诺陪着她，她们到教堂时，里面空无一人，天下起倾盆大雨。巴巴派伊丽莎白开她的车去找两人，结果车陷进一个深坑，费尽周折，吉蒂和拉诺在教堂里困了几个小时。她们回来后，巴巴十分生气，她们未经他的允许随便外出。“你们到哪儿去了？”

“去教堂了。”吉蒂回答，面带窘迫。拉诺补充说：“我去只是因为吉蒂想去。”

在这个复活节，有活的基督和她们在一起，但吉蒂没有想到这一点。“好吧，”巴巴说，“从现在开始，每周日都去教堂。”吉蒂哭着请求巴巴的原谅，最后她们不必去了。

另一日，巴巴对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说，教堂不再灵性，而是变成了“看管者的商业中心”。根据巴巴的说法，自然灾害便是如此玷污神名的结果。在提到可能建宇宙中心的几个地点时，他还指出，即使是一度充满灵性的喜马拉雅山，还有圣人们的居所，现如今也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

在盘奇伽尼时，一场“自然灾害”让伊丽莎白的狗吉皮受到惊吓。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到孟买办事，委托拉诺照顾吉皮。那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雷电交加。拉诺把吉皮放在伊丽莎白的床上，用伊丽莎白的衣服把它围起来，但吉皮还是害怕。拉诺把它带到自己的房间，让吉皮上床，和自己睡了一夜。吉皮非常可爱，连不喜欢狗的诺芮娜也允许它睡在自己的床上。

与自己的狗吉皮不同，伊丽莎白很勇敢。在巴巴的指引下，她在虎谷巴巴的山洞里闭关一晚，在那里获得很多不寻常的体验。

巴巴在考验他的西方女弟子的毅力。有时他会厉声对拉诺说：“不要争辩！”

拉诺回答说她不是在争论，而是在“解释”；但这个回答让巴巴更加不快。最后，拉诺说道：“我和您待在一起对您没用，因为您总是对我不满意。”

巴巴对她说：“我不会让你走，也永远不会让你走！”他确实没让拉诺离开。

去法国之前，巴巴问拉诺对美拉巴德感觉如何，她回答说：“很好巴巴……但不适合我。”

巴巴微笑不语。结果拉诺成为唯一一个和女满德里一起在印度度过余生

的西方女子。

尽管吉蒂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巴巴还是让她继续与艾琳通信。他希望艾琳来印度，并问其他人觉得她会不会来，毕竟她那么年轻。

“哦，巴巴，她会飞到您身边的。”诺妮声称。

巴巴叫吉蒂写信，请艾琳加入他们。“描述盘奇伽尼有多么可爱来让她动心。”

吉蒂写了信，但生活在瑞士的艾琳，原本身处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中，后来前来印度不是为了壮美的山峦，而是为了至爱。

以下是吉蒂部分信件的节选：

1938 年 4 月 21 日，

亲爱的艾琳：

巴巴希望你知道他未来的计划。巴巴以前说过，他想要一个永久的中心，空间足以容纳他的众多活动，当然也是为了东西方的爱者。在他要求从西方来的人中，你是其中之一，条件如下：

1. 如果被要求，要准备好待两年。

2. 每月支付相当于 30 美元的费用，包含所有生活用品——肥皂、牙刷、牙粉等。

3. 支付往返旅费。（关于最后一个条件，你可能听说有个孩子或婴儿要返回印度，你可以在旅途中照顾他。）

4. 做巴巴交给你做的任何工作。

新中心的确切地点还没选定，但可能是迈索尔。

4 月 27 日：

另外，你能为女孩们做一件事吗？你还记得我们在戛纳邮局对面的商店里，给巴巴织袜子买的亮色毛线吗？鞋跟和脚趾的毛线不够了。我随信附上了样品。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一束这种毛线，以便把它织完？但邮寄时要装在信封里压平，不要用小袋子装，因为这里的税太高了。

你一定想知道我们有多频繁播放你的《蓝色多瑙河》唱片。那是美婼和巴巴最爱听的唱片之一。我还要感谢你为巴巴的生日送的杯子。

巴巴让我把这个也写上。

4 月 30 日：

如果可能的话，巴巴希望你早点来，因为我们 6 月底就回美拉巴德，而巴巴似乎希望我们一回来就有你在。现在说说工作类型，你不会在厨房里做活，这是我的工作。但你可能会在巴巴创办的妇产医院或诊所里帮忙。因此玛妮建议，在来之前，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你所在地的各个医院看看（现在学习助产学已经太迟了。）我当然是指产科工作，不过这方面的知识，你已经有所了解。

所有人都翘首期盼你的到来，因为人人都知晓你不怕辛苦，你也知道，巴巴要求所有的追随者都参与工作。

下面关于衣服：带上你所有的衣物。但棉布衣物最有用，尤其是白色的。洗衣服并不难，仆人们每天为我们洗衣。清晨和傍晚有可能需要一件暖和的毛衣。但是一天中的其余时间一点都不冷。班加罗尔和迈索尔的气候比较凉爽，但有 8 个月时间，我们会在美拉巴德，整天穿最简单的衣服。只有在巴巴生日上，或者在晚间，我们才会穿扮得精致些，所以不要再特意买什么了。

好吧，我希望你能来，而且越快越好。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谁会想到你这么快就会有如此的好运呢。我们俩都在厨房工作过，但现在巴巴的其他活动非常需要你，我只得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独力承担。不过，你仍然可以做点那些菜！我想给巴巴做些原味饼干（艾琳在戛纳学做印度薄饼时做过）。你能把配方寄给我吗？

5 月 14 日：

巴巴同意卡努特可以和你的父母一起生活……不行的话，娜迪娅可以和以前带过卡努特的人商量。

5 月 31 日：

巴巴要我写信告诉你已收到你的来信。他知道你会来的，不管路上的障碍有多大。爱总是超越一切困难，并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加深。

我们收到了毛线，美婼立刻着手未完的手工。你能来，所有的女孩都很开心。今天巴巴对我们所有人说起你，说能找到一个性格中有这么多高贵品质的人多么难得。你丝毫不知巴巴在戛纳时有多密切地关注着你。他说去戛纳仿佛就是为了联系你。几年前，巴巴的一个老弟子曾

经告诉我，巴巴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合适的弟子。

今天是我们离开戛纳后第一次和巴巴再度玩猜字谜游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戛纳。

艾琳没能在盘奇伽尼加入她们，但有其他人前来拜望。除了阿娜瓦丝和娜格丝，希芮茵麦来住了几周，另有顾麦和来自孟买的考特沃一家。查干的妻子珊塔来了；曾让巴巴永久召唤她的曼萨丽，来过两次。高荷于5月17日抵达，但因发烧咳嗽生病不适，次日前往阿美纳伽。她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接着被送往孟买进行手术。

因高荷患过扁桃体炎，巴巴对她的手势变成用手捏着喉咙。他对曼萨丽的手势是眼镜；对伊丽莎白，是个胖乎乎的司机的模样；对拉诺，用一上一下的手势表示高个子；用“帽子”代表西方人；吉蒂是用手指比作的字母K。

人来人往之中，有两个没能来盘奇伽尼、感到受冷落者——朵拉特麦和馥芮妮。她们在纳西科，希望加入大家，但馥芮妮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刚刚出生，馥芮妮的身体状况不佳。巴巴知道她们不可能来。

“当巴巴带所有女满德里去法国，把馥芮妮留在身后的时候，”她的女儿美茹说，“特别是儿子（法鲁）随他们一道航行，馥芮妮就深深感到这一点。她对巴巴的爱沉默而深沉，在纳西科以及后来在美拉巴德，和巴巴及女子们在一起，她总是十分欢喜，并按他要求的任何方式为他服务。”

但馥芮妮也会嫉妒。她的小叔大阿迪推测说，是她的嫉妒心导致馥芮妮同其他女子分开。“馥芮妮嫉妒美婼是巴巴的至爱。但是她有孩子，有丈夫——她不能期待和美婼一样。”

此外，巴巴觉得朵拉特麦和馥芮妮在盘奇伽尼，会在团体内引起矛盾，他希望避免。朵拉特麦在姐姐（芙芮妮玛西）去世前，在阿冉岗的家属宿舍生活过几年，但她和那里的其他居住者发生冲突，巴巴便将她送到纳西科，协助馥芮妮照顾家人。

虽然朵拉特麦某些情形下会像美婼一样温顺害羞，但“她的性情非常难相处，”阿迪评论道，“人们难以与她共处。”阿迪本人则和她处得很好，会对她讲一些别人不会对她讲的事情。

帕椎同意：“朵拉特麦那时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这可能是巴巴让她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

美茹对外婆则有不同的、更中正的看法：“朵拉特麦极为真诚而敏感，在来巴巴这里之前，她丈夫（和儿子）突发的意外死亡，使她深受伤害。朵拉特麦来和巴巴一起生活时，她希望住在埃舍里，全心全意为巴巴服务。在美拉巴德早年间，巴巴给予她这种许可，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那是她的小女儿美婼的角色。

“由于朵拉特麦天真敏感的天性，她若感到话语里带有讽刺或虚伪的成分，就容易激动；所以朵拉特麦易怒，而且像希芮茵麦一样，说话毫不掩饰。这会时常在埃舍引发争执，令顾麦感到不安，她会向巴巴指出来。

“若看到对巴巴的工作未百分之百认真对待，朵拉特麦（和美婼一样）会十分坦率，直言不讳。

“朵拉特麦常常盼望留在埃舍巴巴身边，但巴巴知道她在那里会打扰到美婼，美婼如今和家人保持着疏离超然。巴巴似乎希望她们分开，以便美婼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

“保持沉默，生活在世间，照顾馥芮妮的孩子们，对朵拉特麦并不容易，她经历了很多痛苦和折磨。”

5 月间，巴巴允许馥芮妮的女儿美茹和娜谷，带着弟弟贝拉姆来盘奇伽尼 (贝拉姆没有留下，和司机返回了纳西科)。但 5 月 13 日，巴巴在给大阿迪的信中再次重申：“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不可来这里。”

在此之前，1924 年，朵拉特麦将财产捐献给巴巴，其中一部分钱用于资助伊朗的一所学校，以纪念她已故的丈夫杰罕吉尔。因巴巴不准备让朵拉特麦来盘奇伽尼，她决定去伊朗参观这所学校，巴巴鼓励她去。6 月 8 日，巴巴再次写信给大阿迪：

> 今天接到你的电报说朵拉特麦不愿去，我特为此给你发电报如下：“朵拉特麦若愿意去伊朗，很好；若不愿意，不必勉强”……但你若是发现她有意愿，尽你所能让她成行……坐船到卡拉奇会很辛苦，我认为最好让她先经由铁路去卡拉奇，再从那里乘船。如果这样，我就派禅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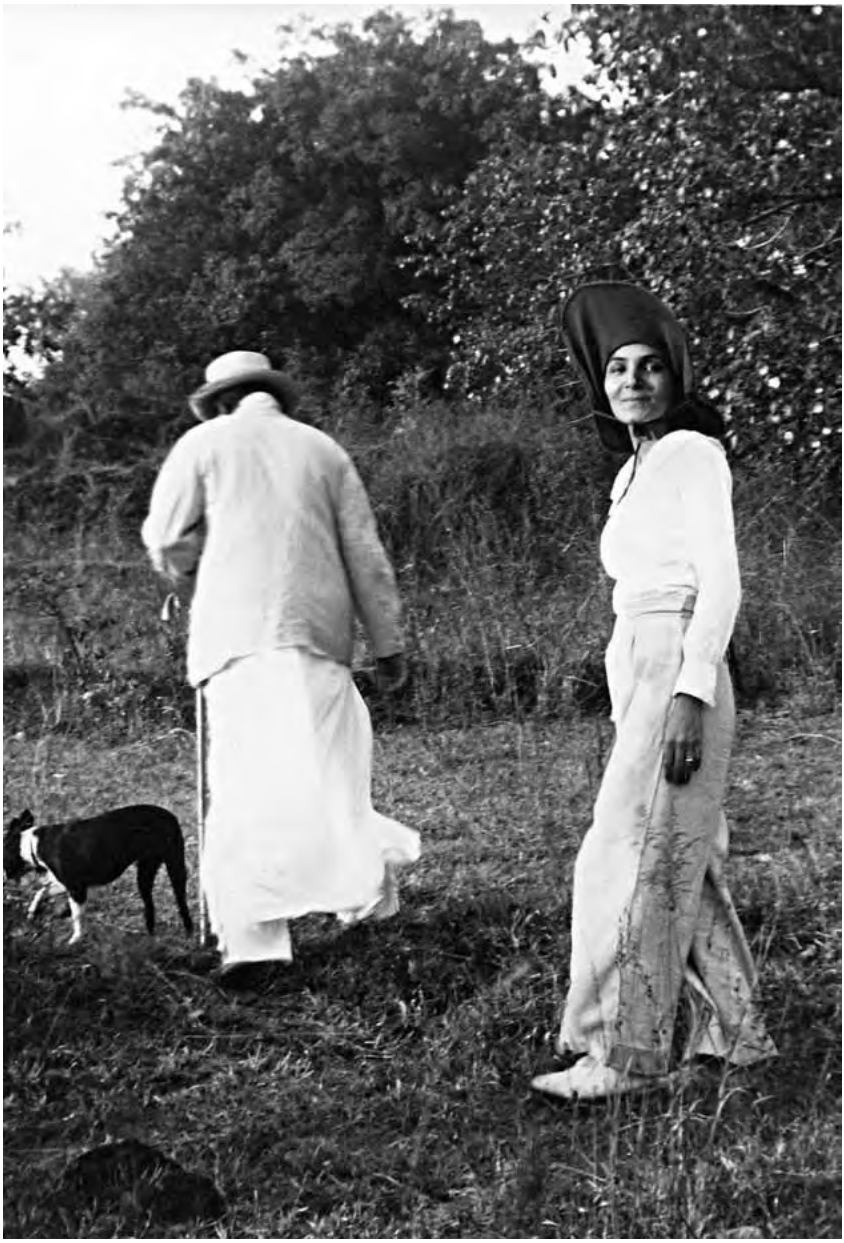
前去，要让她甘心情愿，心情舒畅。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你见机行事……

（签名）M.S. 伊朗尼

朵拉特麦于 6 月 15 日出发，由拜度之子法里敦随行。巴巴如他之前所说，指示禅吉护送至卡拉奇，他们接着乘船前往伊朗。到了伊朗，他们与拜度的家人同住，还与其他的伊朗家庭见面。由于朵拉特麦说波斯的一种方言——达里语，沟通不成问题。朵拉特麦一直有意去伊朗，她听巴巴简和母亲讲过许多伊朗的故事。见学校最终走上正轨，朵拉特麦深感欣慰，她在乡下生活了九个月之久。

美婼那时深度与世隔绝，没有任何有关母亲或姐姐家人的消息，她也从不打听。直到多年后，美婼才得知在伊朗的学校和母亲的慈善活动。

1938 年，盘奇伽尼，迪尔库沙
美婼、吉蒂、苏娜玛西、蔻诗德
玛妮拍摄——美茹提供



与伊丽莎白的狗吉皮一起散步，1938 年，盘奇伽尼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1938 年，盘奇伽尼
玛妮拍摄并收藏

1938 年，盘奇伽尼
巴巴与美婼、蔻诗德、顾麦、美茹
玛妮拍摄并收藏

吉皮的生日，1938 年 5 月 5 日，盘奇伽尼
伊丽莎白拍摄

To see Meher Baba.

A party of Russian ladies, among whom is Countess Tolstoy, arrived in Bombay recently. They have come to India to see Meher Baba.

મેહરબાબાને જોવા આવેલી રશ્યન બાનુઓ.

伊丽莎白、海伦、海蒂、娜丁、诺芮娜
1938 年 6 月，孟买，摄于“印度凯撒”号客轮

40 白塔高耸

美赫巴巴和女满德里于 1938 年 6 月 15 日离开盘奇伽尼，前往阿美纳伽，没有回美拉巴德，美拉巴德的建设还在进行中。顾麦的侄子萨若希·伊朗尼安排巴巴一行入住奥兰加巴德路附近的工务部灌溉平房，他们在此处住了两个半月。男满德里和穆罕默德回到美拉巴德。巴巴每天都去美拉巴德，检查建筑工作以及疯人和玛司特埃舍。

在工务部平房，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共用一个房间，其中一个角落被改造成厨房，美婼用便携式煤油炉为巴巴准备饭菜。娜佳身体不佳，在另一个房间，由拉诺护理。为诺妮挂了一个小窗帘，让她有一些私人空间，后廊也挂一副帘，形成一个半私用的浴室和厕所。

工务部平房的女子埃舍，主要特点是八名新成员的加入：6 月 15 日来的曼萨丽（玛妮·德赛）；两周后到达的四名欧洲人——艾琳·比罗、娜丁·托尔斯泰、海蒂·莫敦斯和海伦·达姆；盖麦·杰萨瓦拉于 8 月 1 日带两个女儿美茹和玛奴（玛妮）的加入。*

曼萨丽的昵称源于她来自瑙萨里；巴巴给玛妮·杰萨瓦拉取昵称曼浦尔或玛奴，也是因为她的家乡在那格浦尔。这样，在埃舍的三个玛妮之间就不会混淆。

杰萨瓦拉家的女子一到就被分配了职责：盖麦照顾娜佳和瓦露，瓦露也生病不起；美茹和玛奴打扫巴巴的房间。起初，习惯了舒适家居环境的杰萨瓦拉家女子们发现很难适应埃舍生活。有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彼此那么近距离接触，条件又那么简陋。她们使用卫生间和浴室时感到特别尴尬，担心有人从帘子上方偷窥，但很快就习惯了。

美婼注意到盖麦和女儿们总是一起行动出入，仿佛一个连体。“盖麦很害羞，女孩们也是，”美婼说，“她们躲在彼此身后。盖麦总穿灰色或棕色这类不显眼的衣物。因此，巴巴越发挑她们出来（打趣）。”

* 注：盖麦之子埃瑞奇在此期间加入了巴巴的男满德里。

29 岁的曼萨丽 1927 年在美拉巴德首次见巴巴，从那时起就渴望和他共同生活。上一年巴巴去曼萨丽家时，问她是谁。“我不知道，巴巴。”她诚实地回答。

“你是巴巴的修女。”他说，“不要结婚。”曼萨丽欣然答应。

曼萨丽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去世，父亲并不反对她加入巴巴，但他更愿意女儿在家里敬拜巴巴。曼萨丽的父亲是个正统、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且品行端正。“他没有比如抽烟、喝酒、吸鼻烟等不良习惯。”曼萨丽说，巴巴称他为“这个时代的圣人”。

曼萨丽因而自幼家教严格：她不可单独出门，到了晚上，路灯亮后，她就得待在家里。

和玛妮一样，曼萨丽从小患有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几年前，她和家人初次到巴巴身边，巴巴指示她取一些他的度内火灰，每天早上念巴巴的名服一小撮。这个方法很管用，但曼萨丽后来发现，是巴巴替自己承担了病苦。她深感不安，结果病情复发。

她再次见到巴巴时，抗议说她从没打算让巴巴代她受苦。巴巴说她疯了，表示没人能为别人承担病痛。

“但是神可以，”曼萨丽回答，“您是神。”

巴巴似乎想了想，随后宣布他想到一个主意，问曼萨丽喜不喜欢？

“您要告诉我是什么主意，否则我怎么知道呢？”她问。

巴巴回答说她现如今是他的了，就不会再受此病痛，巴巴也不会。曼萨丽喜欢这个主意，但坚持要巴巴保证会信守承诺。巴巴一直与曼萨丽和禅吉私下谈话，说到这他召集男满德里，叫他们过来看看曼萨丽，要是他们想看疯女人的话。此后曼萨丽皮肤病再未复发，巴巴也一样。

15 日晚上 9 点半，佳尔驱车去火车站把曼萨丽接到工务部平房。巴巴在后花园等着，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字母板。“你来了？”他边说边打手势叫她坐下，“我希望你能来，我等你来的这一天已等待很久。今天是你加入我的日子，我很高兴，你呢？”

“我在数着日子呢。”

“你既然来了，无论我说什么，你都得服从。”

“好的，巴巴。不管您说什么——除了分开。”

“爱是无条件的——而你是在束缚我。”巴巴警告说。他指示她在厨房协助做饭，指示完毕让她去休息。

在埃舍迁回美拉巴德前，曼萨丽一直为东方女满德里做饭。美婼给巴巴做饭，吉蒂给西方人。有时巴巴会品尝曼萨丽做的饭菜，他特别喜欢她做的土豆。

艾琳到后，巴巴给她也取了昵称，叫“帕德玛”或“帕德米妮”（蝴蝶）。艾琳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像在戛纳时一样大干一场，但到后不久便病倒，在印度逗留期间，大部分时间身体都不是很好。这背后自有原因。

在工务部平房的一个阴雨天，巴巴拿出一大包阿司匹林，递给每个女子一片，用作在湿冷天气预防感冒生病。“我们不在乎它是什么，”玛妮说，“它可以是毒药。我们只是伸手接受巴巴给的东西。巴巴给什么，我们只是放进嘴里咽下去。

“轮到初来乍到的艾琳时，她说：‘哦，不，巴巴，我从不吃药。我不需要，我不吃。’

“巴巴只是说：‘哦，你不吃？’然后继续下一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十分震惊。我们屏住了呼吸，知道她注定要经历些什么。

“自那之后，艾琳得了肝炎，经历了很多事情，直到离开印度回瑞士，她都是大包小包药带着。她老是不停地擤鼻涕，老是要服各种各样的药——比别人多出十倍。

“谁知道呢，巴巴通过给她一片阿司匹林，有可能会把她后来要吃的那些药全部抵消。”

阿司匹林事件后不久，艾琳病了，拉诺负责照顾她，但巴巴找到了减轻她痛苦的办法。

“有天晚上巴巴来看我，”艾琳说，“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上面装饰着鲜花。里面是一只白兔。他说：‘看我带来了什么。’于是每到晚上，我的床上会铺一块布，巴巴和女孩们过来和兔子玩耍。”

在工务部平房时，巴巴也想给曼萨丽一只宠物，但她没有接受。一只患疥癣的病狗溜了进来，巴巴让曼萨丽照看。曼萨丽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狗，说她是来服务巴巴的，而不是服务什么流浪狗。

巴巴便让盖麦去做，盖麦怀着狗儿现在属于巴巴的态度遵令，所以她是在服务巴巴。这对曼萨丽是个教训。

蔻诗德最近也上了一课。杰萨瓦拉女眷刚来时，巴巴召唤正在做饭的盖麦，对她说："你会在这一生中见到图克拉姆（获得提升）。你想要那个吗？"盖麦说想要。

蔻诗德听了气哼哼的。"那我们呢？"她问道，"她们才刚加入，她们是新来的。我们为您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我们？"

巴巴说："谁知道她们已跟随我多少世，也许比你还长。"

巴巴从不喜欢穿毛衣或紧身上衣，天冷时穿夹克或大衣。有爱者送给女子们为巴巴做衣物的面料，艾琳向美婼要了一些，给巴巴做了一件外套；因为她喜欢缝纫，再者如今生病也无其他事可做。

美婼便把布料给她，艾琳做了外衣，并为美婼做了一件衬衫，也给玛妮做了东西。做完这些后，艾琳向美婼要巴巴衣物的针线活。她缝补了几件撕破的长袍，后来对美婼说："给我一些有色彩的东西。我厌倦了白色，白色，白色。太多白色了！给我一些好看的亮色。"

接着，她给美婼做了一套特别的衣裳，要她等巴巴打破沉默时穿：一件纱丽，镶有与之匹配的刺绣花边，一件奶白色丝绸纱丽罩衫，还有一件带两种绿色调的刺绣马甲。她把整套衣服送给美婼，说："巴巴打破沉默时穿吧。"

美婼同意了，把衣服拿给巴巴看，但她从没穿过，一次也没有。后来美婼说："我没听到巴巴打破沉默，所以我没穿。"（有人听后建议道："你若是穿上，他可能会的！"）

当有人为美婼缝制衣服时，只有玛妮可以为美婼量尺寸，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谁都不可碰她。此外，虽然埃舍里的其他人可以自由交换衣物，但美婼和

任何人之间则不能互换。

一年后玛格丽特来时，不可碰触美婼的限制已经逐渐放宽。“我们确实不怎么拥抱美婼，”玛格丽特说，“但巴巴没说过不要碰她。”

从戛纳回来后，在纳西科埃舍储存的东西都要卖掉。蔻诗德提醒美婼，西方人在纳西科时有一台很好的缝纫机，这在美拉巴德会派上用场，因为她们必须自己缝制衣服。（蔻诗德尤其记得在去法国之前，她在那台旧缝纫机上缝她们的新衣服，有多费劲。）蔻诗德叫美婼去问巴巴，她知道巴巴不会拒绝美婼的任何请求。

美婼从不想打扰巴巴，也不想要任何东西，但她非常谦卑地说：“巴巴，西方人在纳西科有一台缝纫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放在美拉巴德会很有用处。纳西科埃舍的家具都要拍卖，我们想把缝纫机留在美拉巴德。但您若不希望我们留，也没关系。随您的意愿办。”

巴巴说不要带它到美拉巴德，因为缝纫机其实是馥芮妮的，西方人只是借用。这个话题一时搁置，但几个月后，一个巨大的板条箱送到。巴巴记得美婼的要求，订购了一台崭新的辛格牌缝纫机。“巴巴真是太贴心了。”美婼说，“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他记得，给我们买了一台。”

巴巴触摸了新机器，并向她们展示它的用法。尽管美婼常说“我不喜欢缝纫”，为了首次进行缝纫，她对艾琳说，她想学用这台新机器为巴巴做一件外套。*

艾琳教她如何剪袖子、用别针和粗缝。这样美婼也为巴巴缝了一件外衣，是浅蓝色的，巴巴穿上身。后来，她用新机器为自己缝了些衣物。

还在工务部平房时，巴巴偶尔带女子们去库希如大院隔壁的萨若希影院看电影。艾琳回忆说：“我们和美婼一起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华特·迪士尼的卡通片，因为美婼不能看任何男性。”那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所有

---

* 注：缝纫机放在东屋。在新生活期间，巴巴没有提过把它卖掉，所以它被放在一边。后来 1954 年，它被带到美拉扎德，存放在楼上，一段时间后，美婼将缝纫机搬到她的卧室里，靠窗放着。

人，包括巴巴，都喜欢。*

但美婼和玛妮听不懂小矮人唱的歌："嗨——嗬，嗨——嗬，我们要去上班了……"她们以为他们在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从墨西哥回来了。"

还有一次，他们坐伊丽莎白的车去看电影，而后去奥兰加巴德路野餐，那里靠近琐罗亚斯德教的静塔。巴巴不喜阳光直射头顶，所以在野餐地，她们在他头上方搭了一个小遮阳棚。在一次郊游中，提供有三种菠菜，海蒂对所有不同的菜式都特别感兴趣。

"野餐时，美婼坐巴巴旁边，"吉蒂回忆说，"她总是先服侍他。她特别能够接纳巴巴的情绪。巴巴曾经说过：'美婼最爱我。她更能注意到我的情绪。'

"我们太鲁钝了。我们意识不到巴巴何时想要安静，何时要娱乐——诸如此类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婼直觉性极强；她清楚何时该说话，何时静默不语。是她的爱——深深的爱——给了她这种直觉，使她能够感知巴巴的心情：巴巴希望她安静时就保持安静，巴巴希望她活跃时就积极活跃。"†

关于美婼和巴巴的关系，吉蒂说："亲爱的美婼和巴巴之间的情感太美了，无法讨论或传达。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沉默永远是唯一可能的交流方式。所有人都深爱着美婼，只因为，她对巴巴是那么珍贵与特别。

"每个人都必须在美赫巴巴的人格性与非人格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美婼则必须在这个伟大、神圣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巴巴曾经告诉我们：'在我所有的爱者中，她最爱我。没有人百分之百爱我，但最接近者是美婼。'他还说，也因此她的分离之痛最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当巴巴离去时，她哭泣不已。"

印度教的让·潘契米节和奎师那生日在工务部平房里庆祝。美婼在萨考利庆祝让·潘契米节时，被泼了红水，纱丽和圣腰带都永久地染成了粉红色。

这一次，巴巴对曼萨丽说："明天我要把你从头到脚都染红。"

曼萨丽总是习惯于立马回驳，说她会离巴巴远点，他想用染色的水泼她的计谋不会得逞。

* 注：这里艾琳说错了，因为到了 1938 年美婼已被允许看男演员主演的电影。萨若希影院（或被称为萨若希有声影院）是以堪萨赫伯父亲之名命名，影院建于 1931 年，由顾麦的夫家经营。

† 注：大阿迪曾经注意到，美婼总是比任何人都能预料到巴巴的愿望。

“等着瞧吧，”巴巴表示，他反复说，“我要把你从头到脚都染上色。”

第二天，巴巴给每个人喷红水，曼萨丽躲在门后。就在自以为智胜巴巴之时，嗖地一声，红水从她身后的一扇窗户泼出，让她防不胜防。到底还是巴巴赢了。

8 月 19 日周五，为庆祝奎师那的生日，女子们穿上最好的纱丽。她们又做了一个小摇篮，把巴巴的照片放在里面。“我们都不好意思唱歌和摇摇篮。”美婼回忆说。

等巴巴来时，她们唱了首传统的摇篮曲，巴巴面带微笑观看了一会儿。他也摇动了摇篮，女子们给他穿上一件柠檬色的外套，按传统方式给他戴上花环。

奎师那又一次来到他的挤奶女们中间。

巴巴和女子组接到通知，要求务必搬出工务部平房，他们的逗留时长已超过政府旅社通常允许的期限。因此，男满德里尤其是彭度，加紧美拉巴德山上的建设工作，付出无比艰巨的劳动，于巴巴给出的最后期限 8 月 25 日上午 8 点之前，全面完工。

就在此时，巴巴和东西方女子全体准点到达。巴巴在修爱院年间住过的穴屋中的旧粗石墙，已经被拆除，由一个简朴的正方形建筑取而代之，为旧邮局拆剩的黑石建造而成。这将成为美赫巴巴的陵墓，顶部是一个白色的圆屋顶，四个角分别是混凝土材质的四大宗教标志——基督教十字架、印度教庙宇、穆斯林清真寺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圣火。

陵墓旁的旧静心室曾作为萨达克埃舍供一些男子静修，也被一一拆除，并用铁皮重新搭建。此外，在陵墓以北还建了一个有 10 个床位的妇产医院。

水塔上用石头加盖了一层，并建有塔楼和一个室外楼梯。从前矮旧的暗色建筑，如今根据巴巴的意愿，俨然变成一座高耸的白色堡垒或城堡，远远便

可看到立于山顶之上。所有建筑仅用五个多月即告完工。*

美婼连同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回到了以前的东屋。杰萨瓦拉家人——盖麦、玛奴和美茹——住西屋。曼萨丽被安排住楼上为西方人建的宿舍，她和东方女子合不来。（玛格丽特来之前，曼萨丽似乎也不怎么喜欢西方人——而且她讨厌狗吉皮。）

除了增加二层的空间外，西方人又得到其他一些简单的舒适环境：厨房西侧巴巴以前睡觉的房间，改成了一间浴室，隔成三个隔间。在水塔后面增设了一个铁皮棚区，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用餐。

由于使用厨房的人众多，美婼在厨房的附属小室为巴巴做饭，并在那儿放了一个巴巴的小躺椅。

娜丁在《美赫巴巴期刊》（1938 年 12 月）的一期中如此描述上美拉巴德：

> 山顶之上，俯瞰广阔的地平线，在一片开阔地的中心矗立着的崭新建筑，其平衡与统一的简朴象征十分有趣——这就是美赫静修所。中央高耸的白塔上承载着一切灵性的标志——“于奴役中主宰”。坐落于山上的它，给人一种漂浮于广阔纯净天空和宇宙的奇妙感觉；唯有地平线上远山若隐若现的线条，温柔地将这迷人而单一的风景打破。
>
> 隔墙不远，我们的埃舍最近扩建了几处房屋，以适应美赫巴巴为团体所计划的扩展活动。这座简单朴素的建筑是一所专为穷人、妇女和儿童服务的免费医院。紧挨着它的是新办《美赫巴巴期刊》杂志的办公室。

伊丽莎白还在（1939 年 1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在美拉巴德生活的文章：

> 居住在美拉巴德，我感觉自己生活在每一处，又哪里都不在。通过美赫巴巴，印度地图上的这个（世人一无所知的）小点，仿佛是固定

---

* 注：在入侵莱茵兰省之后，德国开始在与法国的新边界上疯狂修建堡垒“西墙”;1938 年 8 月 26 日，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这些新筑的防御工事。（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60 年版，第 295,378 页）

† 注：《美赫巴巴期刊》是一本专门介绍巴巴的杂志，创始于纳西科埃舍，当时重新恢复发行。

巨轮的轮轴销，连接辐条辐射至悸动的城市、文明的动脉，直到地球的尽头……拥有 400 名居民的小村庄阿冉岗，距离美拉巴德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从我们所在的山顶上，可以听到村里寺庙的钟声。

回到美拉巴德几天后，巴巴列出每个女子的职责：

美婼为巴巴做饭并照料花园，由玛妮和蔻诗德协助。

盖麦在女儿玛奴协助下为东方人管理厨房。（午饭和晚饭同时做出来。）

吉蒂为西方人做饭，并协助苏娜玛西管理仆人，苏娜玛西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巴巴称她为“天堂守门人”。）

娜丁是新建妇产医院的护士长。艾琳、曼萨丽和美茹·杰萨瓦拉帮助她照顾病人。（一名女医生每天会来，还要雇一名护士。）

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诺妮负责《美赫巴巴期刊》，办公室设在妇产医院里。

拉诺照顾任何生病的女满德里，并负责木匠活。

海伦，一位瑞士艺术家，在海蒂的协助下，在巴巴的陵墓内画壁画，海蒂也是一位艺术家，她负责调配颜料。

瓦露，像往常一样，打扫（陵墓旁的）巴巴小屋，他们去法国之前，巴巴一直在那里闭关，现在他又开始在夜间使用。

虽然现在众多的人住在山上，但有些规定仍须严格执行：除了在医院或为《期刊》工作者，没有巴巴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走出院落。如果苏娜玛西看到任何男性上山，就摇铃警告美婼进屋。美婼要到厨房或东屋，待在那里。若有男子进到院子里，她须用棉花塞住耳朵，以免听到他的声音。那人离开后，玛西要再次摇铃。

“这比修道院还要严格。”玛妮说。

当然，还有一条基本原则——绝不可提到男子或任何雄性动物，尤其是在美婼面前。

由于杰萨瓦拉家人是新来者，且直接来自家庭生活背景，遵守这个规则对她们来说最为困难。早些时候，在 1938 年巴巴的生日庆典上，巴巴让馥芮妮负责拿棍子，敲打任何犯错的人。杰萨瓦拉家的女孩们总是不小心说漏嘴，说些不该在美婼面前说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命令——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玛奴回忆说，“有三个不同的水壶——一个是专门给巴巴的，一个给女满德里，还有一个是给访客用的。我们不许碰巴巴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气氛，我们总是挨棍子。”

现在在美拉巴德，对杰萨瓦拉家人来说容易了一些，她们在西屋有自己的房间；她们可以彼此谈论自家的男子，但绝不可以在美婼面前谈论。

像以前一样，美婼从来都不独处；玛妮和蔻诗德到哪儿都陪着她，甚至是上厕所。后来，美婼的外甥女美茹加入埃舍，她也被赋予与美婼“形影不离”的职责，因为从那时起，只须有一个人随时伴随美婼而不是两个人。

“我们时刻要有一人跟美婼在一起，”美茹确认说，“不是玛妮、蔻诗德，就是我自己。如果有人需要离开，她必须等待接替者来。有时巴巴会让事情变得更为困难，只是为了看看你会如何服从他的命令。

“几年后，（在美拉扎德）巴巴说美婼可以独自一人，但美婼要始终待在房间或厨房里，不得到户外。她若是召唤人，一定要有人在听得见她呼唤的范围内。”*

希芮茵麦来拜访时，她给新来者提了一些建议：“不要把默劳戈称做神，也不要为他戴花环，看在神的份上！”

这毕竟是她的特权。她接着说：“他会骄傲，他的自我会膨胀，他会跌入傲慢的深渊！”

巴巴听后说道：“但我确实是神！”

“你也许是神，但你仍然是我的孩子。毕竟，我给了你生命！”

“你给了我了生命？是我首先给了你生命，然后你才生下我！创造之初我是你的母亲，现在你是我母亲。”

“你给我那么多的困扰，你怎么可能是我母亲？因为你，我不能在普纳的任何地方露面。社区嘲笑我，而我只能忍气吞声。”

“但承受这一切对你有好处，妈姆！”

希芮茵麦听此没有作答，而是把话题转到杰萨瓦拉一家身上。“默劳戈，

---

* 注：后来，蔻诗德被指派了其他职责，替代者是来自孟买的中年跟随者卡曼玛西·伊朗尼，她在埃舍住了一段时间。

你还有理智吗？你为什么把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也叫来？他们来自富裕家庭。这些可怜的宝贝在这儿生活会是什么状况？”

巴巴回答说：“在这里，她们会学到什么是真幸福，什么又是悲伤。”

在工务部平房期间，巴巴给女子们一篇有关幸福的开示，其中他说：“人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当我们获得神时，便获得永久的幸福。唯有基于忘我的幸福会引向永久幸福——神。所有其他形式的幸福都稍纵即逝和变化无常。这种真正的幸福必须强烈到使一个人能够承受遇到的所有苦难——或者能够承受像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痛苦。”*

如前所述，巴巴那时异常严格，尤其是对和美婼一起在东屋居住者。有一段时间，在巴巴离开她们的住处后，苏娜玛西要从里面锁上卧室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开，直到巴巴早上五、六点用特别的节奏敲门。玛妮记得这种特别的敲击像是敲两下，停顿一下，再敲三下。†

巴巴如此谨慎背后的隐情很快得以揭晓。一天，凌晨 2 点，有人敲她们的门。苏娜玛西问是谁，但没人回答。她正要开门，瓦露提醒她巴巴说过的话。第二天早上，她们告诉巴巴这件事时，他说：“如果开了门，你就会死。”巴巴透露，一名在水塔里自杀的士兵鬼魂，是造成骚扰的原因。

对于那些习惯拥有自己隐私的人而言，不得离开大院的规定尤其困难。“（几年后）当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艾琳说“我就在院子外面种树。我被允许到外面做这个。我种了西红柿和木瓜，清洁女工把我们的厕所垃圾都倒在那里。（没人知道这些植物是靠什么施肥的！）”

吉蒂也获准出去告知韦希奴市场采购事宜，或者是拉诺。除了（外出做演讲和会见官员的）诺芮娜，其他人都不可外出。

一年后，玛格丽特来到埃舍时，缺乏隐私对她来说也十分困难：“从不能独处，有时我感觉非常难。有时，我去到关鹿的笼子里坐着，在那儿她们找

* 注：《美赫主》，第 2297 页。

† 注：坐女子们中间时，巴巴常用手指敲击同样的这种节奏，仿佛和着只有他能听到的某种旋律。

不到我。在旅行时，有一次巴巴说今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睡，我就一个人睡在屋顶上。

“通常他会说：‘你在这个房间，你在那个房间。’那天晚上已很晚了，他对我说：‘你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爬上屋顶只是为了躲开大家。那是个平屋顶，我在月光下铺开被褥。夜里我老是醒，心想：‘一个人待着多好啊！’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偶尔一个人独处是多么美妙。”

尽管女子们在山上有许多规矩，几乎没有隐私，饮食也受到限制，但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意料得到允许。例如，没有对吸烟的限制。诺妮抽烟，使用烟盒和烟嘴。在纳西科，茹阿诺和海伦都抽过很好的雪茄。但从 16 岁开始吸烟的拉诺，在纳西科的时候就戒掉了。

美婼回忆起西方人为和巴巴在一起所做的外在牺牲：“这些富裕的西方人深爱巴巴，忍受了那么多的不便，真是可贵难得：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床紧挨着，没有隐私可言。

“她们在户外吃饭，灰尘和树叶吹进食物里。诺妮上了年纪，她常穿着高跟鞋走下陡峭的（户外）阶梯。对于伊丽莎白，在西方习惯于享用自己的房间之后，没有隐私十分不易。诺芮娜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一贯穿戴时髦，像个王妃，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到了埃舍情形就很是不同了。”

玛妮补充说：“巴巴就像房东太太，带新房客看了房间后说：‘如果你还想要别的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来教你没有它可以怎么办。’

“西方人在美拉巴德楼上没有隐私。她们像睡在一个宿舍里的女生。两边各有一排床，中间的距离仅够放一张小桌。伊丽莎白的床在角落里，紧挨着诺芮娜的床。她们能有一些隐私的唯一方法是把纱丽围在床四周的蚊帐杆上，好似一个小帐篷——有点像她们自己的冰屋，或私人小室。她们的床便是个人的私人房间。你什么都听得见，但起码不会被看见。诺芮娜坐在床上写关于巴巴的文章，其他人各自写来巴巴这里的经历。”

晚上，女子们的房间里放有一个坐式马桶（便盆），但正如玛妮所说，没有真正的便利设施。“放着一小碗水，你可以洗手，但没有洗手间。若有人要上厕所，就得从非常陡峭的石阶下楼去。她们那时已不年轻。一开始没有栏

杆，美拉巴德风很大，诺妮害怕被一阵风刮下楼梯。她穿着高跟鞋，紧贴着墙走下台阶。”

虽然最后安装了栏杆，但对诺妮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栏杆比诺妮高。这是帕椎做的，他把所有东西都按自己六英尺有余的身材来制作。

伊丽莎白的腰背不好，但“每次吉皮想要出去遛弯，伊丽莎白就得走台阶下楼，”玛妮继续说，“若是她们正在楼上待着，巴巴突然从山下上来，有人喊：‘所有人，巴巴叫所有人。’她们就得再下来。我们现在才意识到她们有多厉害。”

既然诺芮娜被赋予写文章和谈论巴巴的职责，隐私对她来说必不可少。玛妮讲述诺芮娜不希望被打扰的故事：

“有一天，巴巴突然上山。我们在东屋。他一来，就有人喊：‘巴巴叫你们每个人！’

“人人都放下手头上的事，不管是做饭、洗衣服、画画还是写作——不管正在做什么。所有人把手上的事一搁，洗了手，直奔巴巴那里。

“巴巴让我叫大家。我不知道诺芮娜在她的‘冰屋’里正灵感迸发，专心写作。见她没来，巴巴叫我看看她在做什么。”

玛妮出去，上楼找到诺芮娜，回来告诉巴巴。

“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玛妮说。

“去把这个口信给她。”

“我上楼，对她说巴巴给你这个口信。我回到东屋，回复巴巴。他又让我去传个口信。我再次上楼，告知诺芮娜，然后折回。每次巴巴都问我：‘她激动吗？她生气了吗？’

“头几次她没有，但大约第三或第四次，她发作了：‘我在为巴巴写作！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此等等，一句接着一句。

“巴巴促使她作出反应。他想挑起些什么。”

“去告诉她我召唤她。”巴巴最后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玛妮说，“我又回去，踮着脚尖走进房间。

‘诺芮娜，巴巴叫你！’说完跑了回去。诺瑞娜最后终于现身来到了东屋。她为巴巴工作的时候，巴巴也在对她工作！”

曼萨丽也被分配为《美赫巴巴期刊》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诺妮为她纠正英语表达的不当之处。曼萨丽和诺芮娜是朋友，根据曼萨丽的说法：“诺芮娜对待巴巴的话太一丝不苟，太认真，总是试图揣测巴巴指的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么说？’她会问。巴巴称她为他的西方灵性母亲。”

巴巴经常声称，他打破沉默的时刻快到了，但曼萨丽对他说：“请延长您的沉默，巴巴。”

“你不想听我说话吗？”他问道。

是的，她不想听。为什么？因为在她为《期刊》工作时，吉蒂给了她一份巴巴语录的打字稿，巴巴说在他打破沉默的 12 个月后，他将死于“非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曼萨丽总是说不要巴巴那样。

“每个人都盼望听我开言，”巴巴打趣道，“只有曼萨丽不干。”

曼萨丽的兄弟是部队中尉，有时巴巴逗她说：“看看你兄弟，人家是军官，可你是什么？”

“巴巴，他效忠国王，”曼萨丽有一次答道，“而我是王中之王的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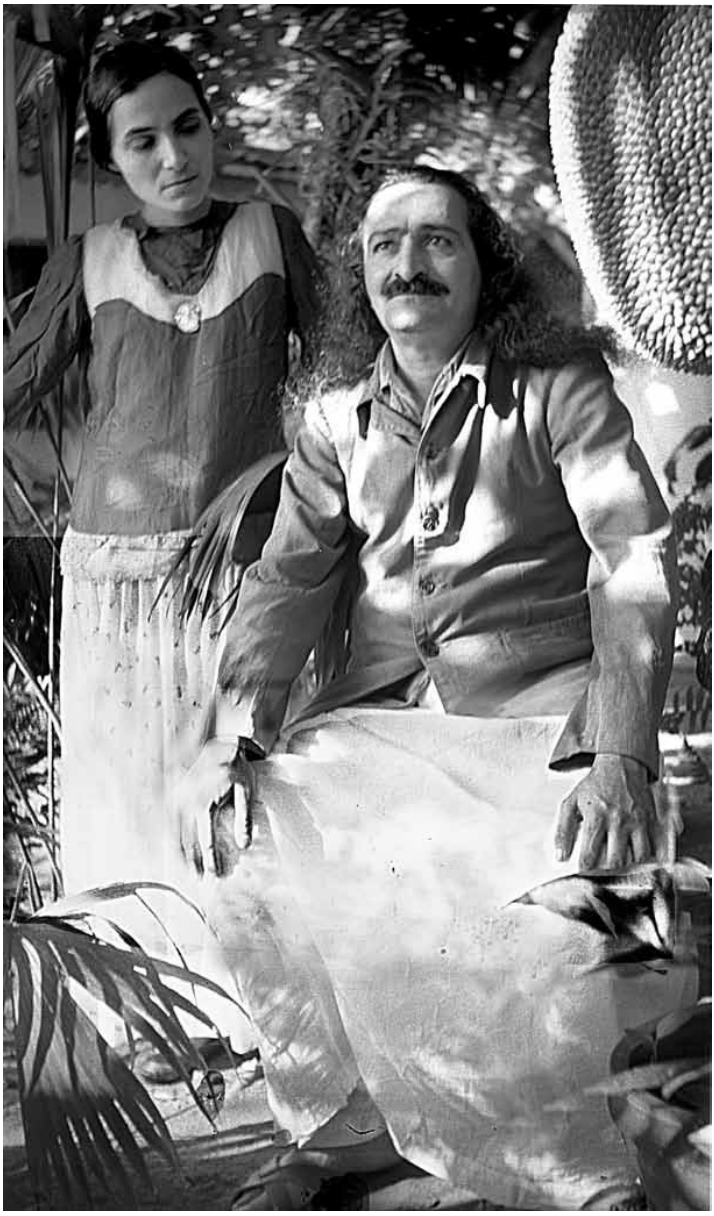
“不是仆人，”巴巴纠正道，“是朋友。”

奎师那生日，1938 年 8 月，阿美纳伽，工务部平房
顾麦、拉诺、吉蒂、诺芮娜、蔻诗德、美婼、玛妮、娜丁
海蒂·默敦斯拍摄

奎师那生日，1938 年 8 月，阿美纳伽，工务部平房
伊丽莎白、玛妮、美婼（梳着长辫）、蔻诗德、吉蒂、盖麦、美茹·杰萨瓦拉、仆人们
海蒂·默敦斯拍摄

在奥兰加巴德路附近野餐，1938 年，阿美纳伽
巴巴与卡库拜、瓦露、美婼、艾琳、蔻诗德、玛妮、娜丁、诺芮娜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8 年，阿美纳伽野餐
巴巴与蔻诗德、美婼、玛妮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8 年，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41 摇篮曲中道晚安

每天早上 5 点，美拉巴德山上都会响起摇铃声，叫醒所有人。苏娜玛西在院门外等着巴巴从他在山上的小屋出来，陪同他到厨房。六点半吃早饭时，巴巴跟女子们玩笑，问询她们的健康，睡得好不好，有没有做梦等。7 点钟，他下山去玛司特那里。

女子们的午餐时间是上午 11 点，在水塔后面的新铁皮棚下吃。食物放在餐具柜上，每人都自己盛饭。人人都有一个小木凳，下面有各自的名字，(承蒙伊丽莎白资助) 由木匠特制……有些人的凳子做得较矮，而比如伊丽莎白等人，因不喜欢蹲坐，凳子就做得高一些。起初，她们只得把盘子放在腿上 (通常很烫)，后来拿来两条稍高的长凳当桌子。

铁皮棚完全敞开无遮，美拉巴德的强风吹得扬尘四起。在东西两面竖起竹席，倒是起了一点作用。但除了灰尘，她们还得对付苍蝇、蚊子和其他飞虫。

上午 10 点 45 分，巴巴与美婼和玛妮，在东屋美婼的床上吃午饭，美婼在床上铺一块大桌布。端来脸盆和肥皂，美婼用大水罐倒水，巴巴用脸盆洗手。*

午饭后，巴巴要么和西方人坐在外面，要么把所有人叫进美婼的房间。“有时候我们在东屋外面，聚在巴巴周围，那里很荫凉，”美茹（伊朗尼）说，“有时巴巴走到他未来的三摩地，背靠东墙而坐。我们聚集在陵墓外他坐的平台上，一棵菩提树的树荫下（后来因为树根损害三摩地被砍伐）。”

在这期间，巴巴给女子们做了许多非正式的开示。艾琳说：“下午或晚间，我们坐在巴巴身边，或者在女孩们的房间里，或者在棚子下面，巴巴在那里向我们解释爱、业相等诸多主题。但很多次，我在他身边坐着，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我感到被巴巴的爱所淹没——一种只给予而从不索取的爱。我想其他人肯定也有同感。”

---

* 注：美婼和玛妮通常先给巴巴盛饭，然后再吃；有时，如果巴巴来晚了，她们会在他上山之前用餐。

关于神圣之爱，巴巴举了阿亚兹的例子，他如此忠诚自己的大师，因大师的一句话，将一颗无价的珍珠毁掉。“你们若想配得我的爱，就要像阿亚兹一样！但是此时此刻，你们不像阿亚兹，而像皮亚兹——洋葱！因为每次对付你们，我都禁不住流泪！”

巴巴还把女子们比作大蒜，艾琳回忆说：“如果我们有人闷闷不乐，巴巴就会说：‘别在我面前摆大蒜脸。’”巴巴会引用格言说：“你笑，世界陪你笑；你哭，唯有自己哭。”他告诉女子们，她们有责任让自己显得快乐。“你若是不想提前衰老，那就在思言行和外表上做到快乐——最重要的是外表上。也许你心里不高兴，也许肚子里有气。但你必须表现得快乐。*

“我总发现你们有一半人是‘大蒜脸’。你吃大蒜，味道会传给所有的人。你拉着个大蒜脸，也是会传染的。总是显得开心是一种神圣艺术，是一种神圣品质。这能帮助别人。你面如大蒜时，会让他人不快。

“你若把我当神，神言必须是你的一切。你必须全心全意遵循我的话。如若不然，它不过只是‘老生常谈’。你以我为神，却不遵我为神。”

正如巴巴在奎师那生日游戏时指出的，通过和他相伴，他们要么可以产生亲密感，试图让巴巴像他们，要么发展爱，努力变得像巴巴。巴巴是团体中一员的感觉，自然让他们减少了恭敬态度；尽管如此，巴巴仍希望她们时刻觉知他的真正身份。

例如，女子们须自觉不在巴巴面前打哈欠。“每当我打哈欠的时候，”玛妮说，“我都会想起巴巴用双手比划着，好像张开的鳄鱼嘴，说：‘什么，在我面前这个样子？’”

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在回答有关战争和受苦必要性的问题时，巴巴说：“战争并非特别的苦难。人们不是一直在受苦吗？正是普遍的痛苦导致了战争。人们受苦是因为不满足，他们想要更多更多……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必要的痛苦——但世界上大多数痛苦是不必要的，是自己施加的。

“灵性上，除神以外，一切都是零。因而从灵性角度，战争与和平皆虚无。就外在而言，战争是最可怕的事情。除非战争对于（世界的）灵性提升绝对必

* 注：格言出自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诗《孤独》。

要，否则我绝不会允许战争发生——绝不允许！而出于灵性上的原因，战争绝对有必要。”

他们并非总是谈论严肃沉重的话题；有时，他们会听剧作家加勒特·福特带到纳西科的留声机。西方人寄来一些唱片，巴巴自己也从早先的西方之旅中带回了一些。

巴巴非常喜爱美国黑人灵歌，让她们反复播放。巴巴尤其喜爱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特别爱听他唱的《老人河》（Ol’ Man River）和《耶利哥之役》（The Battle of Jericho）。（在古吉拉特语中“德哥（Derko）”是青蛙的意思，时而来小住几天的顾麦，听到《耶利哥之役》这首歌，纳闷干吗要一遍又一遍放一首唱青蛙的歌，这把巴巴逗得大乐。）*

巴巴还喜爱西班牙音乐。放《蟑螂》（La Cucaracha）这首歌时，他讲述了一个西班牙歌手被她两个情人中的一人刺死的悲剧故事。他还喜爱《花生小贩》（Peanut Vendor）和热情的墨西哥流浪乐队歌曲《黑人少女》（Negra），因为其歌手马里奥·维斯康蒂的嗓音动人。†

“巴巴最讲究嗓音，”美婼说，“声音要么触动他，要么没有。巴巴喜

---

* 注：保罗·罗伯逊是个令人瞩目而又悲剧式的人物：“提及保罗·罗伯逊其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笑语和歌声低沉浑厚，身心活力洋溢，智慧而又精神不屈的形象……全美足球最佳选手、入选罗格斯大学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罗伯逊，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主演过两部重要戏剧，在纽约举办灵歌个人演唱会，将本世纪最灵动的歌喉之一，展现给全世界，并在荧幕上留下令人难忘的戏剧形象，如《演出船》和《激扬山谷》等作品。

“之后，走上国际声誉顶峰的罗伯逊，开始为激进的社会主义以及美国黑人的权利辩护发声。因此大胆作为，他不仅被推下神坛，且由此趋入精神不稳的深渊，余生都未逃脱。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在隐居中度过的，是一个令人感伤的人物。”

（摘自 1989 年 2 月 12 日《华盛顿邮报》，作者阿诺德·兰佩萨德，《图书世界》第 1 页）

巴巴和女子们看过保罗·罗伯逊的两部电影：《所罗门王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937 年）和《桑德斯的子民》（Sanders of the River, 1935 年），后者恰巧是巴巴另一个早期喜爱的作家埃德加华莱士的作品。

† 注：巴巴喜欢的歌曲和音乐见附录 C。

爱西班牙（拉丁）音乐，因为响板动听、节奏欢快。他在膝盖上打拍子。”

巴巴因为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的歌喉而喜爱《摇篮曲中道晚安》，这首歌由约翰内斯·布拉姆斯作曲。*

有时巴巴会听几张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古典音乐唱片，但总的来说，“巴巴不喜欢古典音乐，他偏爱节奏欢快活泼的音乐，尤其是卡瓦里。”

卡瓦里音乐可以说是热情赞美神的一种情感表达形式，将爵士音乐的自发性与福音音乐的灵性融为一体。卡瓦里歌曲中，巴巴特别喜欢听歌手拜库拉卡瓦（Byculla Qawaal）的唱片。

巴巴甚至召此人来为他演唱，但他没能来。反而另一位歌手，珀亚罗·卡瓦（Pyaroo Qawaal），接受了巴巴的邀请，到他面前演唱。据美婼说，在这之后，拜库拉·卡瓦从舞台消失，不再录制唱片，声望衰落，而珀亚罗·卡瓦则变得广为人知。

巴巴还喜欢匈牙利狂想曲和夏威夷的吉他音乐，这些曲目，玛妮在西塔琴上模拟弹奏出来。在流行音乐方面，巴巴喜爱《修伞人》（The Umbrella Man）与《疯狗和英国人》（Mad Dogs and Englishmen），并跟着打节拍。喜欢和着节奏击节打拍。他还喜爱男高音理查德·克鲁克斯的声音，经常播放他的《生命的奥秘》（Mystery of Life ）和《歌中之歌》（The Song of Songs）。†

《圣母颂》（Ave Maria ）和《卡普里岛》（Isle of Capri）是巴巴的最爱，有一段时间，巴巴几乎每晚都播放后者。他解释说，这其实是讲一位男子爱上一个名叫特蕾莎的圣人（不是阿维拉的特蕾莎）的事迹，但见她手指上戴着一

---

* 注：他们还有别的平·克劳斯贝的唱片，但巴巴只点了 1941 年 5 月由德卡（Decca）唱片公司发行的《摇篮曲中道晚安》（亦称《布拉姆斯摇篮曲》）。另外，巴巴也很喜欢《你和我》（You and I）。他还喜爱平·克劳斯贝和鲍勃·霍普（Bing Crosby-Bob Hope）共同出演的影片。

† 注：《疯狗和英国人》（诺埃尔·科沃德，1932）：“疯狗和英国人在正午的阳光下出门。/ 日本人不在乎，中国人不敢。/ 印度人和阿根廷人从 12 点到 1 点睡得香。/ 可是英国人讨厌午睡。”

枚金戒指，象征她嫁给了基督。*

美婼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你是巅峰》（You’re the Top），以及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的《路易丝》（Louise），美婼在歌中插入了巴巴名字：“每一丝微风似乎都在低语：‘巴巴’。”（她不喜欢《耶利哥之役》）

有时，晚上吃晚饭时，美婼和玛妮到铁皮棚下和大家一起吃。巴巴坐在他的躺椅上，和女子们一道用餐，躺椅已从美婼的卧室搬到铁皮棚下。其他时候，她们把躺椅放在厨房旁的凉棚下，在星空下听音乐。

一段时期，女子们每天晚上在巴巴面前唱阿提。一盏煤油灯点亮，大家静静地站在他周围。顾麦端着苏娜玛西准备好的阿提托盘。只唱《古吉拉特语阿提》。

完毕，巴巴站起来，先拥抱美婼，接着逐一拥抱别的女子。她们向他道晚安，他对她们说睡个好觉，要快乐。女子们跟随他到他的小屋，苏娜玛西打着一盏灯笼为大家引路。巴巴站在院内门边（美婼从不出大门），再次道晚安。女子们随后回到她们这边。晚上 9 点响铃，所有人回房间准备睡觉。

不过巴巴喜欢给小惊喜：有天晚上，他在写字板上拼写的不是“晚安”，而是“Too-too”（近似于回头见）。还有一次，巴巴拥抱美婼时，将她举离地面四英寸。

美婼记得巴巴对她特别温存的一次：“巴巴不喜感冒。埃舍里若有人流鼻涕或感冒，会被告知远离巴巴和其他人。巴巴不想让感冒扩散蔓延。

“有一次，巴巴正要拥抱我，跟我道晚安。我说：‘巴巴，我喉咙有点痛，可以吗？’巴巴很甜很甜地说：‘没事的，没关系。’他拥抱了我。”

一天晚上，曼萨丽拥抱巴巴时，搂着他的脖子，把全身重量都倚在他身上。巴巴不喜被抱得这么紧，结果他不再拥抱每个人。“从明天起，”他宣布，“谁都不能拥抱我。除了美婼，谁都不可。只有她可以。”

玛妮心烦意乱，几天后，巴巴也同意拥抱她，但没给其他人。“一天结束时，

---

* 注：《圣母颂》是法国作曲家查尔斯·古诺根据巴赫的作品改编而成，灵感来自耶稣的母亲玛丽亚。

美婼和我会独自在东屋，”玛妮说，“这时候其他人都走了。巴巴会伸过脸颊，美婼吻过后，我会吻他的左脸颊，而后巴巴会拥抱我。”

其他人唯一可以亲吻巴巴的机会是在他生日那天，或是在她们过生日的当天，很久才会在特定场合下有那么一次。

因为这个新局面由曼萨丽造成，或许巴巴在那时就在为她注定要扮演的孤立角色做准备，把她推开是为了最终将她拉近。在这期间，一次巴巴走到曼萨丽身边，问道：“你吃完早饭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我正在吃。”

“吃完后来见我。”

曼萨丽过来见他，他说：“我们去散步。”他牵着她的手，他们并肩走着。“这一切都是我的，”他说，一边挥手示意，“你喜欢吗？整个宇宙都是我的，但这个地方（美拉巴德）尤其属于我。”

他们就这样在院子里走着，巴巴又重复道：“一切都是我的。”随后他说：“假设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 12 个月，带上所有的人。我会为你提供 12 个月的供给，你愿意留下吗？”

眼泪滚落曼萨丽的脸颊。“我不是为此而来的，巴巴。”

“什么？你在哭吗？我不喜欢哭。我跟你开了个玩笑，但我看你不喜欢我的玩笑！”

“我喜欢您的玩笑，巴巴，但这对我来说不是玩笑，而是炸弹！”

“我不喜欢这样，”巴巴责备道，指她的眼泪，“你是女人吗？不，你不是女人（灵性上而言），你是个男子汉！只有女人才哭泣！你不是女人。”

曼萨丽仍啜泣不止，巴巴说：“好吧，我不会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因为你不喜欢，你会哭。这只是个玩笑。现在忘了吧。”

曼萨丽后来回忆说，巴巴一直在为让她独自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做准备：“这件事发生在 1938 年 9 月或 10 月；11 年后，当巴巴宣布开始新生活时，它成真了。”

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是埃舍里最矮的女子，甚至比曼萨丽还矮，巴巴也喜欢逗她。但如果她做了惹他不快或者他不赞成的事，比如和他争辩，他会

掐她。（有时她甚至会有一块青肿。）

巴巴对苏娜玛西的手势是一只袋鼠，因为她走路的样子让他想起袋鼠。不过看完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后，巴巴开始叫她“喷嚏”，因为她喷嚏打得非常响亮。若听到苏娜玛西打喷嚏，巴巴就派人去叫她，模仿她打喷嚏的动作，让大家乐一场。

“玛西，你个子怎么这么小？”巴巴有一次问她。“我不知道，巴巴，”她笑着说，“是您这样造的我！下次把我造得高些。”

甚至多年后在古鲁帕萨德，巴巴仍对她说：“我不明白凯库希如·马萨是怎么选你做他的妻子！”

凯库希如瘦高而英俊，但玛西很是个很有风度的人，她双手合十，对巴巴说：“下次，请别让我生得这么矮。这是如此不便，我得叫人帮忙才能够到架子顶上的东西。”

苏娜玛西一直忙于监管埃舍的仆人，但她的主要职责是“天堂守门人”。她受令坐在上美拉巴德栅栏门外（后改为金属门）、高架水塔下面的小房间内，随时警戒有人上山。*

巴巴看望山上的女子之后，苏娜玛西会陪他一直走到男满德里不得越过的铁道旁。当巴巴回来吃午饭时，她又走下山去迎接。有时，在某个隆重的节日或吉祥的场合，巴巴上山，众女子迎接时，苏娜玛西会敲碎一个椰子。†

有一次，苏娜玛西没下山迎接，巴巴独自上山。他过去查看情况，苏娜玛西说她的眼睛出了问题。巴巴蒙上她的眼睛，将她领进东屋，嘱咐她明天早上之前不要起床。

苏娜玛西有白内障，伴有并发症，她担心自己会失明，但巴巴向她保证：“我保证你不会失明。”12 年后，新生活期间，苏娜玛西去看医生，治疗白内障。医生说她若晚来一天，就会失明。巴巴信守了诺言，玛西的视力得以保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巴选了一个不仅极其矮小且近乎失明者做他的“守门人”！

* 注：雨季时，天若下雨，苏娜玛西就跑出去把晾衣绳上巴巴的衣服收起来。

† 注：在印度，任何重大活动上，比如乔迁新居，或者有某位要人或名人出席时，敲碎椰子是用来祈福。这种行为象征着头脑的毁灭。

苏娜玛西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口，无事可做，巴巴让玛妮教她英文童谣和几首短诗，她背下来再念给巴巴听。玛妮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但她尽职地坐在苏娜玛西面前，慢慢地说道：“波莉把水壶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

玛西不会说英语，她重复道：“波莉把水壶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

“不是水壶放进去，是放上去！”玛妮说。

有一次，玛西进东屋传信时，巴巴用古吉拉特语说了这个谜语让女子们猜：“一个火车头带着两节车厢，不知要往哪里去。一个车厢空荡荡，另一个车厢里是神。”

没人猜出答案，答案是苏娜玛西。她的外套有两个口袋，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是她的念珠，她边摸念珠边持巴巴的名。“那个口袋总是在动，”玛妮说，“里面可能有只松鼠。”女子们觉得这个谜语十分有趣。“巴巴说得那么自然，”玛妮继续说，“用古吉拉特语表述，那么活泼押韵。”

下午巴巴下山后，因不必守门，苏娜玛西便在自己的房间里打个盹。虽然打着鼾，但若有人叫她，她会答道：“听见了，我每个字都听得真，我没睡。”说着立刻起身。

“巴巴不喜人们午休，”玛妮说，“我仍记得下午他突袭而至时，有人正躺着睡觉的情景。巴巴将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大家别作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拧起一端，将手帕缓缓从睡觉者头上垂下，直到手帕角轻擦那人的鼻尖。

“那个人（通常是苏娜玛西）抽动着鼻子，以为是只苍蝇，各种表情做尽。我们不能大声笑。过了一会儿，他又做一次。三四个来回之后，那个人气不过，醒了——发现原来是巴巴。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在早期，苏娜玛西有一种好打听的天性。“她想知道埃舍里发生的一切，”玛妮继续说，“巴巴让她坐在院子外守大门，这使她完全置身事外！她要是需要上厕所，或者泡几件衣服，过后再洗，这就给了她在埃舍里经过一下的机会——一个看看有啥事发生的机会。

“虽然她只离开五分钟，巴巴却刚好在玛西不在岗时到了。‘巴巴，我就离开了两分钟，’她说，‘巴巴怎么能这么快就上山？’她觉得好奇怪。”

关于东方女满德里，吉蒂曾写到，有两件事令她深受触动：首先，她们

的绝对服从细致入微，她们全神贯注于巴巴，想他比想自己多，在她们贯穿一天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中，让他成为她们一刻不离的伴侣和向导。其次，她们对巴巴、她们的大师的爱与信心，表现出令人崇敬的、孩子般的品质。

关于她在美拉巴德山上的时光，吉蒂说："我记得巴巴说过，那些把他们的生命专注于他者，逐渐在意识上与他一致。一点一点地，他们的人性融入他的神性，他们得以自由。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吃饭，玩耍，工作，或者我们在院子里走动时——巴巴会突然微微抬手，向我们中的一个打个手势，表示：'你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在致力于把我们的意识从我、从幻相和二元欲求的众多目标中转移开，转向他本人或者说神这唯一的目标。

"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我们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肉身临在中。我记得巴巴当时说的一句话：'爱我，服从我，我会照看你的灵性生命。'是的，他是我们灵性上的良伴益友。"*

1938 年 9 月 11 日，为庆祝琐罗亚斯德的生日，巴巴同意装扮成琐罗亚斯德，并拍照留影。他叫美婼和女子们做些东西，美婼回忆说："我们用一条白色纱丽做面料，准备了三四个小时完工。巴巴穿上了它，伊丽莎白给他拍照。"

在一张照片中，巴巴持一根手杖，另一张照片中，希芮茵麦在他身边。他对伊丽莎白说，这就是琐罗亚斯德真实的样子，但蓄有胡须。†

普利得（满德里之一）奉巴巴之命上演一部剧，由下美拉巴德埃舍的 36 个玛司特和疯人做演员出演。凭着巴巴的恩典，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以完成：9 月 25 日，《高毗迁达王》剧上演，表演十分专业，租用了戏服，舞台有灯光照明和背景。来自孟买、普纳、纳西科和阿美纳伽的爱者们前来观看这场独特的演出，一些女子（但不包括美婼）也观看了演出。

两天后，疯人和玛司特埃舍半数人员被遣送回家。巴巴指出，这一切，以及这部剧本身，都与世界形势相关联：欧洲战事已不可避免。这些世人眼中

* 注：摘自《唤醒者》，第 21 卷，第 2 期，第 31 页。

† 注：根据伊丽莎白的说法，巴巴按母亲的要求装扮成琐罗亚斯德；美婼则持不同意见，她认为巴巴如此穿扮只是心血来潮。

的疯癫者，却能出色地演好这部古老的帝王剧，而现代世界的诸多“为王者”，却表现得如疯子一般。

对女子们，巴巴说：“这意味着战争。俄国、法国和英国对抗德国、意大利等国……时间快到了——世界将一片混乱。这就是我在（《美赫巴巴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宣称‘我是阿瓦塔’的原因（虽然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

威廉夏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关于1938年9月26日这一天如此写道:

> 那天晚上，希特勒断了自己的后路，至少在我们这些惊奇地听着他疯狂发作的人看来是这样的……他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是我见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情绪暴发……
>
> 9月28日：随着“黑色星期三”的到来，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上空笼罩着浓重的阴云。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在伦敦，挖战壕、疏散学童、清空医院的行动仍在继续。在巴黎，拥挤不堪的火车争先恐后驶离这座城市，离开首都的机动车交通堵塞不通。西德也有类似的场景。*

巴巴知道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议）的绥靖政策是行不通的，他告诉女子们：“会有战争……会有事情发生，会让他们忘记所有的承诺，而且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波兰——俄国？……但在10月7日，我有一个比战争更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和战争有间接关系，和你我直接关联。猜猜有什么惊喜。”

她们猜不到，只好等巴巴告诉她们。10月2日巴巴给了一个暗示，他说：“今天，我和印度专家就‘印度自驾旅行’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可以弄一辆全新的巴士——新车身，新引擎——带18个软垫座位以及车顶的行李空间，你们认为这要花多少钱？六千卢比。但数额太大了，我们必须全体进行捐助，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须现在订货，以便二月份能准备就绪。那么现在，这6000卢比和汽油怎么办？

伙食费和这里的一样。我会让疯人埃舍和医院继续运转，还有杂志。我付不起油费。但即便如此，基于伊丽莎白每月支付的150美元，这些活动仍有可能。”

---

* 注：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97页，404页。

五天后，巴巴分别与男女满德里交谈，宣布他计划于 12 月 15 日离开美拉巴德去“另一个地方”，之后开始印度旅行。他指示萨若希为此打造一辆专用巴士，漆成蓝色。接下来从 1938 年 12 月到 1939 年 2 月贯穿印度的旅行被称作“蓝车旅行”。

对于巴巴计划的不断变更，艾琳这样评论：“在印度，我们学会了埃舍的生活方式，美妙而精彩；然而与此同时，是 24 小时不间断的考验。巴巴一如既往地慈爱，但比以前（在戛纳）更少有个人色彩并更严格。每当我们觉得已理解或习惯了某些事情或生活方式，就会出现变动。慢慢地，我们学会并接受了大师的方式。

从 10 月 15 日开始，巴巴在山上的小屋和下美拉巴德的角卜地（小屋）之间交替居住，从晚上 7 点一直闭关到第二天早上。

尽管巴巴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离开美拉巴德，妇产医院仍于 10 月 11 日开张，佳尔送来第一个病人——一个智障孕妇。这名妇女在凌晨 3 点分娩。雇了一名女医生，安排她住山上的一个房间（图书馆），但她并不尽责，半夜有人叫她去接生时，她躺在床上迟迟不动。

幸运的是，当时山上有人对这些事情有一些经验。巴巴和查干一起来到医院，并将希芮茵麦、盖麦及其姊妹顾拉玛西叫醒。娜丁和曼萨丽也在场，尽管曼萨丽以前从未接生过。

希芮茵麦负责接生，她叫娜丁烧一些热水。巴巴脱下外衣，嘱咐曼萨丽不要害怕，拿棉花来，他把炉子点燃，他们会一起接生这个孩子。

娜丁和病人在一起，让她不断念“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则坐在病房外面。

每隔五分钟，他就吩咐和他一起等着的曼萨丽：“我想孩子出来了。去看看。”

5 点钟，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婴。“相当顺产。”艾琳回忆说。婴儿出生后，巴巴每天去医院探望五六次。“医院的启动不是从病人而是从一个孩子的出生开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娜丁任医院的护士长，虽身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儿媳，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她对医院的管理工作全身心投入。娜丁不会说马拉地语，但她和病人

坐在一起，握着她们的手，指着自己的巴巴吊坠，说：“巴巴在你里面，巴巴在我里面。”

因为很难买到现成的药物，艾琳自己动手制作混合药剂。她还在医院值夜班。“有时医院人满为患，人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用未漂白的棉布给病人缝睡衣，给婴儿缝小衣服。印度人很惊讶，我们欧洲人会无偿照顾他们，只是为了服务神，在无私工作中训练自己。为巴巴的计划而工作，我们感到幸运。一旦我们习惯了这项工作——而且很可能已经喜欢上了——医院就关门了。”

曼萨丽不大喜欢自己在医院的职责：“我给病人和（讨厌我的）医生端茶送饭。巴巴给了曼萨丽一顶大大的白色帽子，帽子松得掉到了眼睛上，她甚至在医院里也戴着这顶帽子，巴巴便会取笑她。“巴巴和佳尔都在那里。我端着茶盘，巴巴叫我，指着那顶松垮的白帽子，抿着嘴笑。

“巴巴说如果没有床位，病人可以睡地板上。医生不喜欢这样。巴巴想要多住一些病人。那些日子我很忧郁，因为我没有时间和巴巴在一起。我希望能在他身边，半小时也行。但我一整天都在医院里度过。”

而且每天下午五点，巴巴都会带着女子们散步。曼萨丽抱怨说她根本见不到他，巴巴便让她在下午四点半给病人送晚饭，而后加入他及其他人。这也惹恼了医生。“病人若是晚上饿了，你会起来给她们送牛奶吗？”她问曼萨丽，曼萨丽回答说：“这是巴巴的命令，我必须服从。”

医生越发恼怒了：“巴巴这个，巴巴那个……这个巴巴是谁？”

曼萨丽指出，美赫巴巴是医院的老板，也是医生的雇主，所以她必须遵从他的意愿——他也是她的“大师”。

美婼与妇产医院没有任何联系，只被带去参观过一次。巴巴还带她和其他人去看艺术家海伦·达姆在陵墓里的绘画。室内圆顶的绘画当时还不完整，但后来她们又被带去看了完成后的画作，其中包括北窗中央的巴巴肖像。

美婼非常喜欢这些画：“巴巴的表情最初很美。那么可爱，双眼那么感人，充满了慈悲的爱。原画眼神温柔，表情甜美。多年后，重新翻新这些画作时，拜亚·潘迪（阿美纳伽的一位艺术家和摄影师）没有动脸部。他无法重新捕捉到那种表情。”

海伦的艺术才能及其坚毅品格给美婼和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她已经60岁了，已不年轻。海伦有一些古怪的观念。在瑞士，她过着近乎隐士般的生活，只穿自己做的和服式羊毛衣；她不习惯像在埃舍里这种和别人这么近距离的生活。“海伦是海蒂的朋友，她喜欢灵性的东西，”美婼回忆说，“她有时需要仰卧在脚手架上工作。她一句英语都不懂。我们只得通过诺芮娜（或艾琳）和她交谈，她懂德语。”

“海伦只会说德语，在印度和别人交流有困难。这一切，加上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专业工具，使她感到十分孤独。当巴巴令她为他的陵墓绘画，用她能得到的不多的颜料和工具，海伦对有机会重拾自己的艺术工作欣喜若狂。”*

玛妮说：“巴巴让海伦达姆在印度的经历极其不易。她已不年轻，语言不通，（后来）又生病。而且她和娜丁处不来。”

其他人，比如艾琳，也曾与娜丁发生过口角，艾琳认为娜丁是假装虔诚。在与巴巴见面之前，娜丁曾在旁迪切里，与圣人师利·奥罗宾多·高斯 (Shri Aurobindo Ghose) 待过一段时间。不知何故，娜丁觉得艾琳不够“灵性”。

事实上，娜丁的性格似乎与其他西方人都合不来，她们发现很难适应娜丁的某些方式。而东方人则发现她极安静，性情温和，尽管出自名门，却很谦逊。有一点是肯定的：娜丁对巴巴满怀着爱，巴巴说：“（娜丁）会在珠穆朗玛峰上为我演说，即使只有雪在倾听！”

埃舍里的每个女子，起码另有一个人观念与之相似，娜丁除外；但巴巴指出，这些相似之处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甚至可能导致她们相互依赖，而不是依靠他。

尽管海伦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但在美拉巴德也收获了一些乐趣。庆祝十胜节时，女子们给恰姆和吉皮穿上戏服，佩戴鲜花。巴巴送给艾琳的那只兔子也穿了一套衣服，而为了逗巴巴开心，海伦把自己打扮成兔子的模样！

1938年排灯节期间，阿娜瓦丝、娜格丝、高荷和恺娣被邀请到上美拉巴德，住了一周。巴巴指示她们不要在美婼面前谈论外界的任何事情。“当时的规定非常严格。”恺娣说。

---

* 注：摘自《爱街灯柱》（Love Street Lamp Post），1990年春。

来访者在医院里被分派了职责。白天，她们为住院病人制作绷带和外衣；晚间和巴巴一起去医院看望病人，并在他的巡查中确保一切都一尘不染。夜间，由于西屋没有足够的床铺，她们就睡在楼上宿舍地板的床垫上。

恺娣还记得为排灯节带来炮竹，她点一支烟花时烫伤了手指。她父母问巴巴，恺娣可否加入他的蓝车之旅，巴巴说他会考虑。

即将到来的蓝车旅行是今年最后几个月讨论的焦点，满德里已开始提前准备。11 月 5 日，巴巴最后一次和女子们去幸福谷野餐，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在英国、经常与之通信的迪莉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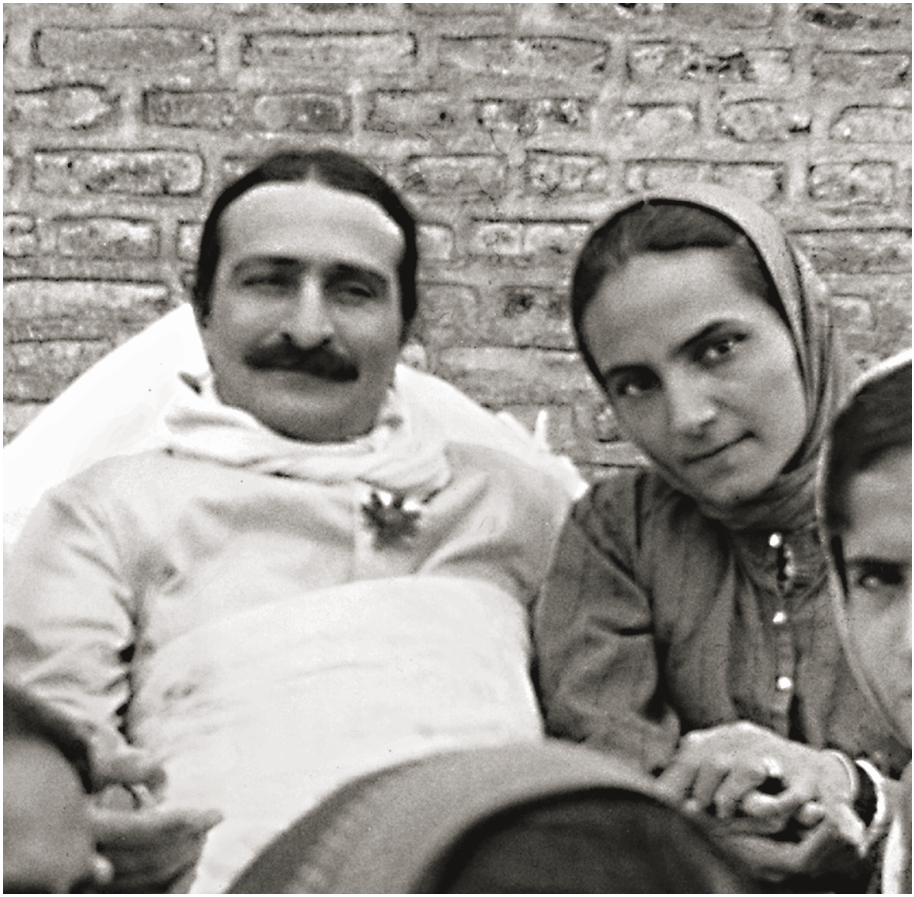
> 世界处于恐惧困惑的混乱状态。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等着瞧吧。我知道一切，现在和未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在这里要做的工作。我不是阿瓦塔吗？世界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美赫巴巴期刊》首刊于 11 月发布，其中刊有巴巴的文章《阿瓦塔》，文中巴巴公开宣称他是阿瓦塔。

前面说过，伴随着世界形势如火如荼展开，巴巴已经准备好，带着他迄今已训练有素、克己自律的“部队”，搭乘堪称移动式埃舍的汽车踏上征途。

---

* 注：《美赫主》，第 2332 页。



1934-1936 年，上美拉巴德（背后是厨房东侧墙）
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上美拉巴德厨房，两条竹席通道，巴巴栽种的树
下图：美婼在厨房门前；1938 年 9 月，巴巴扮作琐罗亚斯德
上图与右图为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左图为玛妮拍摄并收藏

蓝车，1938 年 12 月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42 蓝车旅行

在踏上蓝车旅行之前，美赫巴巴把禅吉派到海得拉巴南部，在沙德纳伽地区租了住处，尼扎姆王公在此地有一座宫殿。但禅吉到后，得知发生了瘟疫，让巴巴一行在这个地区逗留是不明智的。

禅吉将此事通报巴巴，1938 年 12 月 6 日，巴巴授述如下回复：

亲爱的禅吉：

你惯有的带着哭腔的来信已收到。我最开始就再三说先过去，而你再三地争执(这是你一贯的习惯)，“为啥走这么早……时间还充裕……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等等。”你若早一点走，就可早一点写信给我，让我有时间做决定。现在，在最后一刻，你说沙德纳伽出现瘟疫，你正在寻找其他地方。哪还有时间去找地方，给我写信，让我做决定？我将于 8 号早上出发，你晓得带 (不可见男子的)20 名上美拉巴德女子到一个陌生地区是什么状况吗？没地方安置，长达一个月？？？？

禅吉接到巴巴的来信，两天后又收到一封电报，他设法另行安排，在海德拉巴的另一个地区利甘帕里，租了一个宫殿花园里的后宫。

除了上述困难，11 月 19 日，瓦露腿部严重烧伤。伤处化脓，能否带她旅行成了问题。但巴巴表示：“我们必须全体一起出发。不能让摩耶挡我的路！”

美婼讲述瓦露是如何烧伤的：“蓝车旅行前，我们都忙着打包行李，有点兴奋。在巴巴小屋旁边，有许多干草和树叶，没有人打扫过。出发前几周，瓦露决定把它打扫干净。她叫女佣进行清扫，她也动手帮忙。树叶堆在远离巴巴小屋的地方，瓦露划火柴点着。当时风很大，她转身去找什么东西，结果纱丽飘到火上烧着，致使瓦露双腿严重烧伤。巴巴极为不悦，真是一团糟。”

在旅行期间，每个女子只允许携带一个铺盖卷，衣服卷在里面，还有一个布袋，里面装一把勺子、一个搪瓷盘子、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和一块肥皂。美婼还带了一个装巴巴东西的小袋。尽管如此，加上车顶的炊具和食品，车还

是超载了。整个看起来就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

巴士内有一个木隔板，将驾驶室和后面的部分隔开，巴巴和女子们坐在后面。伊丽莎白将是主司机，埃瑞奇和卡卡·巴瑞亚坐她旁边。巴巴坐伊丽莎白的正后方，可通过隔板上一个窗户似的小口，用字母板与她和满德里交流。隔板上装有一个小瓷盆，巴巴如果需要，可以在此处洗手 (主要用于美婼冲洗巴巴的水杯)。

美婼隔着过道，坐在巴巴旁边，玛妮坐她的一侧。“我宁愿坐在窗边，但我必须离巴巴近一点，因为他可能想要一杯水 (或别的什么东西)。”

这辆蓝色巴士装有五排皮革软垫座椅，左右两边座位各容纳两人，可搭载 23 名乘客；然而在大部分旅程中，经常有 25 到 30 人乘坐。他们启程时，车里共坐 23 人：11 个东方女子，9 个西方女子，2 个男满德里以及巴巴——加上伊丽莎白的狗吉皮，坐在诺芮娜的膝上。†

女子们拥挤地坐在座位上，过道上有小凳子给年轻人坐。(后来，她们和座位上的人轮换着坐。) 由于瓦露腿上的伤有渗出液，她需要把腿抬高，所以她也坐过道上。因此一旦巴士启动，没人可以挪动；中途停下来吃午饭时，只得把瓦露抬上抬下。巴巴让拉诺给瓦露的腿上药和包扎。

“蓝车原本是为 18 名女子设计的，”玛妮说，“但里面经常有 30 名女子。曾有人疑惑因何不把巴士做得大一些，有人打趣道：‘这样还好些。要是再大一点，巴巴会带更多的人！’”

12 月 8 日周四早上 4 点，巴巴一行离开美拉巴德山，当晚抵达索拉普尔，入住一家驿站旅社。旅行期间，他们经常住这种政府办的 (通常处于城镇最好

---

* 注：由于战时定量供应，不可能在沿途或海得拉巴购买食品；只能将分配给埃舍的口粮从阿美纳伽带上，直到获得新的许可。

† 注：东方女子有：美婼，31 岁；玛妮，20 岁；娜佳，30 岁；蔻诗德，28 岁；苏娜玛西，54 岁；瓦露，36 岁；曼萨丽，28 岁；卡库，52 岁；盖麦，38 岁；玛奴，19 岁；还有美茹杰萨瓦拉，17 岁。西方女子有：伊丽莎白，42 岁；诺芮娜，58 岁；吉蒂，47 岁；娜丁，44 岁；海蒂，44 岁；海伦，60 岁；艾琳，22 岁；诺妮，63 岁；拉诺，36 岁。

地段），为英国官员提供便利的旅社，其他人也可以使用。*

天色已晚，巴巴不想卸行李，因为他们第二天早上 4 点就得起床。他问女子们，不用铺盖物品是否可以对付。“当然，我们做不到对巴巴说不行。”美婼说，“坐了一整天的车，我们的后背酸疼，身上又冷。那天晚上我们只得躺在桌子上睡觉。但至少巴巴给了我们好吃的——晚饭吃的是美味的煮土豆。”

洗澡已经太晚，于是他们洗手洗脸，吃了晚饭，准备睡觉。没有毯子和被褥，有啥用啥——几张旧床、几张桌子和若干椅子。有两个大房间带一个方形阳台，因为吉皮的缘故，伊丽莎白想睡在阳台上。为她在那里铺了一张脏旧、丢弃不用的地毯。

其余大部分西方人共用一个房间，东方人在另一个房间。“她们的习惯和我们的不同。”美婼解释道。

巴巴和两名男子睡车上。

第二天晚上到达海得拉巴，发现禅吉为他们安排了一座非常奇怪的房子。这是一座四面有围墙的石砌房屋，属于莫卧儿风格，有专供女性居住的房间。虽然房子气派豪华，但房间里空荡荡的，正值十二月，天气很冷。因为没有电灯，他们只有一盏煤油灯，屋内昏暗不明。巴巴根本不喜欢这个地方。大家饥肠辘辘，但订的食物迟迟不到。又等了一阵，食物终于送来了，热气腾腾。

拉诺讲述道：“在‘蓝车旅行’期间拍的照片中，住所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经常一件家具都没有。其实这样更好，因为人多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们把被褥铺地板上，利用门或者墙把竹竿撑起来，把蚊帐挂上。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很有独创性。巴巴通常睡前厅，满德里可以进出。有时，我们若在一所房子里多住一段时间，就会租家具。”

巴巴说恺娣可以到海得拉巴加入旅行队伍，当晚她和海蒂的丈夫沃尔特默敦斯、普利得、穆罕默德玛司特，及两个仆人拉克希和巴米一起坐火车到达。恺娣一见巴巴，便开始顶礼，但巴巴说：“这次旅行期间，不要再顶礼或拥抱我。”

整个旅程期间，巴巴为每个人分配位置，对美婼格外关照。他通常带领

* 注：若有官员带人抵达，其他人等都必须离开旅社，即使他们已有预定。

大家在房子里走一遭，说：“你睡这儿，你睡那儿。”

恺娣筋疲力尽，头在枕头上好像刚挨了五分钟，就听见叫起床的击掌声。外面依然很黑，但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回车上，他们要搬到另一座房子去住。这一次是在比甘姆比特地区的一个漂亮宫殿，有搬运工，可以洗热水澡，床铺柔软。宫殿雄伟壮观，虽然整个地方归他们使用，但他们只占用了几个房间。

巴巴带她们看房间，打算为每个人分配房间，恺娣累坏了，一见床倒头便睡。巴巴见了说道：“别吵醒她，让她就睡这儿吧。”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合住一楼的一个房间。

“房子让我们感觉十分舒服。”美婼回忆说，但因早餐吃得少，肚子饿了起来。食物要从外面送来，但还没送到。住得相当舒适，却没吃的，且由于是冬天，她们似乎总感觉饿。恺娣年轻，胃口好，难以忍受一直等饭来。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美婼说：“看看车来了没有。”

为捉弄恺娣，美婼走到阳台上说：“我看到一辆巴士来了……”恺娣站起来，自然没有车的影子。美婼如此这般两三次，弄得恺娣愈发饥饿难耐。最后，她们的巴士总算送来了午餐。

女子们在一间大餐厅里，围坐在一张桌前用餐。美婼回忆说：“食物稀淡，里面漂着一些蔬菜。”

给伊丽莎白上菜时，她说：“多么可爱的……肥皂汤！”

“我们每天都吃这种食物。我们太饿了，根本不在乎。只要有足够的面包吃，什么都行。即使这样，巴巴也让我们学会感激，虽然伙食并不好。”

因为饭菜外送，所以不用做饭；她们无事可做，就把时间花在阅读、缝纫和交谈上。当然，拉诺有照顾瓦露的职责，恺娣受令照顾娜佳，娜佳也身体欠佳。

在海得拉巴，巴巴让女子们首次见穆罕默德玛司特。他让她们站在阳台上，他和穆罕默德一起从下面走过。穆罕默德面对巴巴站着，巴巴拥抱他——然后把他举离地面有六英寸！“巴巴喜欢这样拥抱穆罕默德，和他一起玩耍。”

大大（爸爸）是穆罕默德给巴巴的称呼。还有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去看穆罕默德，玛司特说：“不要，大大，我很害羞。您带来了您的朋友们。”

“穆罕默德在女子们面前十分害羞，”美婼回忆说，“我们一出现，他就退缩。他会说：‘女眷们来了。’

“穆罕默德会笑，跟巴巴在一起很开心，说他‘要把一切都告诉大大’。巴巴会问他：‘什么，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咕哝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巴巴还派普利得去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尼（女玛司特），名叫玛司特尼麦，她掌管海得拉巴居民的灵性和物质福利，因此被称为这个地区的“灵性负责人”。

次日，他派默敦斯夫妇去拍照，伊丽莎白在 1939 年 5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对所拍照片进行了描述：

她的眼神令我震惊，就像女性版的施洗约翰……她头发蓬乱，只围了一条缠腰布。她仰面向天，脸上燃烧着强烈的灵性之火。

其他人认为玛司特尼像巴巴简。

旅行已经开启，巴巴便将此行主要目的向大家告知：

联系玛司特，比如玛司特尼·麦；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新埃舍；让女子们有机会看看这个国家，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参观朝圣地，比如圣人的陵墓。

巴巴还带她们观光，在海得拉巴，女子们去了两三次博物馆和动物园。无论走到哪里，巴巴都会参观动物园——据玛妮猜测，也许是为了造福动物王国。

在这个占地 300 英亩的动物园（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美婼喜欢看蟒蛇背上的花纹，喜欢看猴子和老虎。但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多看一会儿。玛妮说：“我们真的是跑步经过这些地方，有时会回头看看。恺娣会说：‘玛妮，看左边的河马……拉诺，瞧孔雀！’”巴巴给女子们看幻相世界，但他不希望她们陷入其中。

女子们不喜出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子们对观光没什么兴趣，”宝说，“因为巴巴会戏弄、刺激她们，总是在她们之间制造紧张和争吵，所以她们在远足中找不到乐趣。”正如每个女子（和男子）所证实的那样，伴随美赫巴巴

的生活始终令人紧张不安; 一直取悦至爱, 从不犯错, 从不做错事, 从不说错话, 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又累、又脏、又饿的时候，而这是常有的事。

此外，女子们还有命令要遵守，比如夜晚要穿上外衣，不管感觉冷不冷，因为巴巴不希望任何人着凉生病。即使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命令，也必须明确遵守。

每天早晨，他都要问：“你们睡得好吗？”他告诫她们要注意饮食，注意身体健康。一有什么不对劲的迹象——疼痛或轻微的鼻塞——她们就要立刻向拉诺报告。

如前所述, 巴巴在为新埃舍寻找地点。他和城里不同的人讨论建埃舍事宜; 两个富有的女子，莉莉和罗丝，来见他好几次。但巴巴异常严肃地告诫女子们, 不要把他们未来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谁知接下来巴巴画风陡转，他在字母板上授述道：

决不能让莉莉和罗丝清楚，
她们不能清楚，直到我们上路！

“气氛立刻轻松起来，”玛妮回忆道，“每当巴巴周围的气氛变得沉重时，他总是用轻松幽默来化解。巴巴会对我们讲一些非常严肃、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全神贯注坐着听……可是突然之间，巴巴话锋一转，用一些极其轻松有趣的话收尾。气氛不再沉重，他会以欢笑结尾。”

巴巴喜欢听笑话和故事, 但他最爱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趣事。“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他说。

每个人都想法逗他开心。诺妮讲述自己还是个女孩的时候，给老师一种看起来像薄荷糖但实际上是蜡的东西。恶作剧露馅后，小诺妮逃之夭夭。美婼可以让耳朵一动一动的；恺娣可以用舌头舔鼻尖。诺芮娜可以睁一只眼，另一只眼完全闭合, 然后眼珠一圈一圈地转, 面容严肃。巴巴让她这样表演了好几次。

美婼有一次推断说，鉴于耶稣生活的时代所限，他无法有巴巴那样的幽默感。“如今，在现代，头脑与心灵更加平衡，巴巴可以表达自己的那一面。巴巴会戏弄某人，将那人的话略加曲解，效果妙不可言。他让所有的同伴都喜

悦愉快，气氛轻松。即使不说话，他也能让别人开心欢笑。”

巴巴在纳西科时曾对加勒特福特说过:“神性包括一切美丽与优雅的事物。那你何以指望一个完人缺乏幽默感呢？”*

在海得拉巴逗留一周后，一行人向北前往印度中部。他们到达南达，又在一家驿站旅社过夜，睡椅子、桌子和地板上。前夜身处宫殿，下一夜却简陋如斯；哪一种她们都不能执著。

“巴巴会对我们说:‘男满德里太累了，所以不要(从车上)取铺盖了，’”艾琳回忆说，“表面上，他是在节省他们的体力，但实际上，他是想让我们不铺床垫睡在地板上，有时两人睡一张床。有一次，拉诺和我共睡一张床，我们的头脚相向而卧。我在头下垫了一件夹克当枕头。”

有一次，恺娣和玛奴发现一张单人床上有一张薄薄的弹簧床垫。她们横着平躺在床上，两只脚伸在外面，请求别人“给我们腾把椅子放脚”。

还有一次，他们在一座大驿站旅社住宿，天气冷得要命。他们没有打开被褥，但旅社里有一块大地毯，上面积满了灰尘，因为最近没有人打扫过这个地方。巴巴四处巡视，看大家进展如何。美婼躺在满是灰尘的地毯上，浑身冰冷，尽管她没有说出来。巴巴见诺芮娜也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件厚外套和两条羊毛披肩。西方人更实际一些，把暖和的包裹物放在包里。

“我们东方人没有这种意识。”美婼说。巴巴摸了摸诺芮娜的一条披肩，问道:“你需要这条披肩吗？”

诺芮娜说:“不需要，巴巴，您要，就拿去。”

巴巴接过披肩，把它围在美婼的肩膀上。“我很感激有那条披肩，”美婼回忆说，“我本来觉得很冷，这下暖和多了。”

娜丁或许穿得太过了，肩上披了好多条披风或披肩。在巴士上，娜丁觉得暖热起来，就一条接一条揭下来，派发给周围的人。结果不知不觉中，人人都发现自己披着娜丁的东西。

“巴巴告诉我们要旅行两个月，”美婼说，“最终会旅行一整年。所以我们带了许多衣物，冬天和夏天的都做了准备。每当我们下车，几乎从不打开

* 注:《美赫主》，第 2055 页。

行李。我们没有带多少床单和毯子。每个人都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白天在巴士上，再逐渐脱掉，包起来，弄成垫子。大家都互相说：‘给，你不要个垫子吗？’我们太挤了，该把它放在哪儿好呢？”

巴巴一行于 12 月 18 日到达那格浦尔，与帕帕·杰萨瓦拉住了一晚。帕帕十分消沉，想念在埃舍生活的妻子和孩子们。见到家人，他异常欢喜，巴巴还和他打趣。

次日到达目的地贾巴尔普尔，在大理石路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

“贾巴尔普尔异常寒冷，”美婼回忆说，“即使上午有阳光，天气也不会变暖，上午 11 点和早上 5 点一样冷。我们异常饥饿，只能等待食物送来。除了清洗巴巴的东西，我们没有工作，因为我们不用做饭。

“恺娣的饥饿感是最重的。她躺在玛妮的床上，用一块布蒙住头，偶尔探出头问：‘午饭来了吗？’我们的早餐早早就消化完了。我和蔻诗德也把毯子盖在头上，等食物来。

“饭终于来了，我们拿着盘子冲了出去。巴巴也来了。后面的阳台很大，有一张餐桌。巴巴用长勺从大锅里给每个人盛饭。他给我们盘子里放了那么多。‘好吧，你们饿了，’他会说，‘现在吃吧。’我们必须吃完，不能剩。”

12 月 20 日，巴巴给在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写信：

> 尽管有最好的（安排）——他们都尽力让我们在海得拉巴住得舒适——但仍然有很多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的逗留极为不适，甚至不适合做工作。因此我突然决定离开，令他们无不震惊，这毫不夸张……在这里，我发现气氛和环境相当适宜我想做的工作，打算留下来工作和休息。

随后收到阿迪汇报有关美婼的姐姐馥芮妮的来信，馥芮妮再次绝食。巴巴对她的行为深感不安，派尼鲁医生去纳西科照顾她和孩子们。

另外的家庭问题也相继出现。盖麦最小的儿子美赫文，8 岁，在她和女儿们随队旅行后留在了阿克巴棉纺厂，但亲戚们不愿再继续照看美赫文。故巴巴说美赫文可以和他们一道旅行——美赫文是第一个进入女子埃舍的男孩——巴巴指示娜佳的父亲马萨吉把他带来。

大理石岩是贾巴尔普尔城外的一个景点，12 月 24 日，巴巴和女子们在此处的另一个旅行者客栈住了两日。他们在纳尔马达河上泛舟，拉诺拍了一张巴巴把手浸在水里的照片。

巴巴转向伊丽莎白说：“很少有大师会把手或脚浸入水中，因为那时他差不多总是要创造奇迹。”*

巴巴在划船时借机给她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师夜晚带弟子们乘舟游乐，弟子们感到良宵美景不虚此行；当黎明来临之际，他们却发现船仍泊在码头上，根本原地未动。因弟子执著于世俗享乐，所以仍旧原地踏步。教训是要记得专注巴巴，即使在个人享乐之时，如此一个人便能从物质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们旅程的主旋律。

往年美婼的生日虽偶尔庆祝，但在西方人 1938 年加入埃舍后，便开始定期庆祝。这年 12 月 28 日，美婼的生日之际，巴巴带女子们去曼德拉出游三日，住宿在巡回旅社。拉诺在那里拍了巴巴和美婼的一张照片，但拉诺说在那些日子，“巴巴从不让我保留任何其中有美婼的照片，他常把照片和底片从我这里拿走。所以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美婼出现在照片中，保住我的照片不被拿走。我不知道巴巴拿走的照片下落如何。他跟海蒂说了同样的话，尽管她设法留了一些。”

美婼对每一张照片都不满意。在海蒂拍的一张照片中，美婼转身背对巴巴。“为什么海蒂在我背对着巴巴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她常如此思忖。

巴巴在贾巴尔普尔对许多人施了达善，一些满德里来了又去。沃尔特·默敦斯奉命回瑞士为巴巴工作，尽管他对离开海蒂和巴巴忧闷不乐。

在贾巴尔普尔，1939 年 1 月 6 日，拉诺有机会又为巴巴拍了些照片，她认为是她拍过最好的照片之一。巴巴刚洗完头发，坐在屋外，由美婼梳头。他穿着在纳西科时穿的那件铁锈色外衣，阳光闪耀在他的脸上头发上，美极了。拉诺没征得巴巴同意，只是一声不吭地溜走了，巴巴好像根本没注意她。

---

* 注：二十年后的 1958 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默土海滨，巴巴把脚放进海水里，伊丽莎白想起在贾巴尔普尔发生的这件事，心想：“巴巴把脚放在大西洋里是为了防止什么？”

除埃瑞奇外，杰萨瓦拉家人于 1 月 12 日全被遣回那格浦尔。三天后，巴巴一行人前往贝拿勒斯，印度“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和古巴比伦一样古老，他们在此逗留一周。大阿迪带顾麦、古斯塔吉、穆罕默德和仆人们乘坐火车，其余人则照常坐蓝车各自的位置。

作者问到巴巴什么时候特别美时，美婼回答说：“巴巴看起来总是很美，但在旧美拉巴德的日子里，当他处于某种情绪时，尤其美。他心情愉悦时，眼睛闪闪发光。他显得容光焕发，头发散开，穿 V 领开口长袍，皮肤白皙美好，棕色眼睛闪动着光芒。”

当问及与巴巴度过的最美时光是何时，美婼回答说：“坐蓝车旅行。巴巴跟我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巴巴会觉得饿，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给他准备了干货——茴香粉，他喜欢咀嚼，或干黄瓜籽和西瓜籽，用盐稍微烤过的。

“乘车一段时间后，巴巴感到焦躁不安，问有没有瓜子。他变换着姿势——腿时而在上，时而在下。他无法站起来活动，过道里有人坐凳子上。一些行李和食物也在车里。

“我们可以在车上聊天，但是巴士太吵了，很难进行对话。例如，巴巴问吉蒂午饭吃什么。她可能会说：‘煮土豆和豆糊。’他若听不见，玛妮或者我就把话传给巴巴。他会说几句话，但不多。旅途中，玛妮指点着我们经过的某座寺庙或城镇。”

行驶路上，巴巴可能会突然停车，叫大家下车。在他欣赏风景或者其他什么的五分钟后，他说：“再过一分钟，车就要开了。快点，大家都回车里！”有一次，当地人误以为是一群电影公司寻找外景地的人员。

停下来吃午饭时，美婼选一块最好的地方——树荫下一块平整干净的地面——为巴巴铺上一张垫子。打开装有他食物的餐盒，放在他面前。“有时我们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离开时打包当地的食物带走。否则，我们经常不得不在巴士上吃面包和洋葱。我们不能随处打开行李做饭。”

当他们到达旅店或驿站过夜时，“每个人都下了车，饥肠辘辘，打开行

李准备做饭。我迅速为巴巴料理一切。这个时期我仍在为巴巴做饭。我们随身带了一只铁皮箱，里面为巴巴装着小瓶香料、小盒大米和扁豆，所以我们不需要带太多东西。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在美拉巴德清理了其中的石子和泥土。巴巴不要鸡蛋，所以我们做了鹰嘴豆粉煎饼，用纯酥油煎。

“每天只吃米饭豆糊变得单调乏味。吉蒂和恺娣负责给其他人做饭。我们有三个炉子——一个标准炉，一个普里莫斯炉，还有一个单独为巴巴准备的普里莫斯炉。”*

有一次，吉蒂和恺娣做了一种混合蔬菜汤，准备配面包吃。她们把一个大陶罐放火上煮，但罐子破裂。女子们冲上前，把所有能抢救到的东西都倒进一个铁桶里，但大部分都掉进了火堆里。

“当我们在外面吃饭时，总是有风，树叶和灰尘会吹进我们的食物里，”美婼继续说道，“我们当时相对年轻，但西方人都已人到中年。在巴士里颠簸一整天，伊丽莎白开车十分疲倦。有一次，我们从凌晨 4 点行至午夜，（因为路况太差）只走了 60 英里。”

在所有陪同巴巴进行蓝车之旅的女子中，最年长的是 63 岁的诺妮。玛妮钦佩诺妮是如何应对乘巴士旅行的不便与不适的：“虽然蓝车拥挤不堪，我们满身灰尘 (几乎没有什么柏油路)，又热又累，不知晚上我们将在何处落脚，是否头上有屋顶，能否得到食物——诺妮始终面带微笑。你和她谈话时，她总是亲切而愉快。

“在蓝车之旅中，她穿着一件防尘外衣，就像一位乔装打扮的王妃，一个真正的淑女。她坐在那里，穿着防尘衣，围一条丝绸围巾，仿佛坐在奔驰车上，而后下车时将外套脱掉。当我们下车时，看上去就像刚参观过面粉厂——连眉毛上都粘满了灰尘。

“通常，我们会在驿站或旅店过夜。睡在哪里？睡哪个角落？大家各忙各的。有时，我们甚至不打开铺盖。有时会有下陷的、陈旧的铁床，这会留给我们中的年长者用。

---

* 注：标准炉是一种灯芯炉，用于慢炖；普里莫斯炉是一种带燃烧器的泵型炉，可以快速烹饪。两者都是小型的、便携式煤油燃炉。

“有一次，我们在一座驿站旅社过夜。诺妮被安排了角落里一张生锈的旧床。没有隐私，和巴巴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过。隐私是人们不得不放弃的最重要的东西，每个人都进进出出。

“我路过时，看到诺妮，她穿着高跟鞋，拿着一把长扫帚打扫自己的角落，看起来是那么别致与优雅，就像从巴黎来的。我停了下来。她看见我，笑得格外迷人。后来，她坐在床上，不是休息，而是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她的铅笔总是尖尖的，她的字写得那么工整，富有特色。）她在给儿子写信，谈她的旅行见闻。”

艾琳也很尊敬诺妮：“除了美婼，诺妮是一个从不惹巴巴生气的人。她很了不起——（特别是）她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

曼萨丽表示同意：“诺妮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鞋子和帽子，但她从不对巴巴对她的任何要求说不。”

“为了巴巴，西方人经受了很多，”美婼回忆道，“先是在上美拉巴德，后来在蓝车上，紧张而劳累。我们都挤在巴士里，天气经常热而粘人。口渴时，你却得不到水。饥饿时，巴巴让司机停车，你才能吃东西。吃完后，你会想要躺下，但我们又得坐上巴士，一直旅行到天黑。食物很普通，煮土豆之类，但我们不介意，因为我们太饿了，盼着能下车吃点东西。

“我们途中在旅社住宿时，很早就得起床出发，外面天还黑着。吉蒂只能在头天晚上把饭做好；早上没有时间。到了下午，她昨晚做的东西已经变质。我们肚子很饿，但是等下了车，却发现没东西可吃。”

恺娣回忆说：“我们凌晨 3 点起床做饭。埃瑞奇在驾驶座上休息，夜里守在巴巴身边。有一次，他捉到爬到巴士顶上取洋葱等物的吉蒂。吉蒂一大早忙着煮些东西，爬上行李顶部拿土豆。埃瑞奇以为是小偷。

“白天，我们把装食物的大袋子放腿上，保温瓶里装了牛奶做茶用。当我们看到一个地点，准备停下来吃午饭时，巴巴指出点毛病，说继续开——“这里不好，再往前走走”——有时直到下午五点才停车。

“到了那个点，我们打开豆糊，早已冒泡，全坏了。吉蒂想把热水瓶里的牛奶倒出来，但牛奶都结了块。我们只好都扔掉，巴巴问还有什么吃的。只

剩奶酪、面包和红茶。”

“有时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艾琳补充说，“有时只有干薄饼和大葱。”

玛妮说：“在蓝车旅行中有一次，我们在某个地方野餐。巴巴给我盛了一大盘我最爱吃的土豆菜，分量很大。他还给了我最大的一份面包。诺芮娜后来告诉我说，她特别想看我如何把它吃完。我必须吃完，因为是巴巴给的。我一口一口慢慢吃，总算把它全咽了下去。”

巴巴总是喜欢盛大份的。例如，他给她们冰镇果子露，在她们已经饱了时，他又给她们添了两杯。“你们不晓得，”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渴望得到它（他的帕萨德）。现在喝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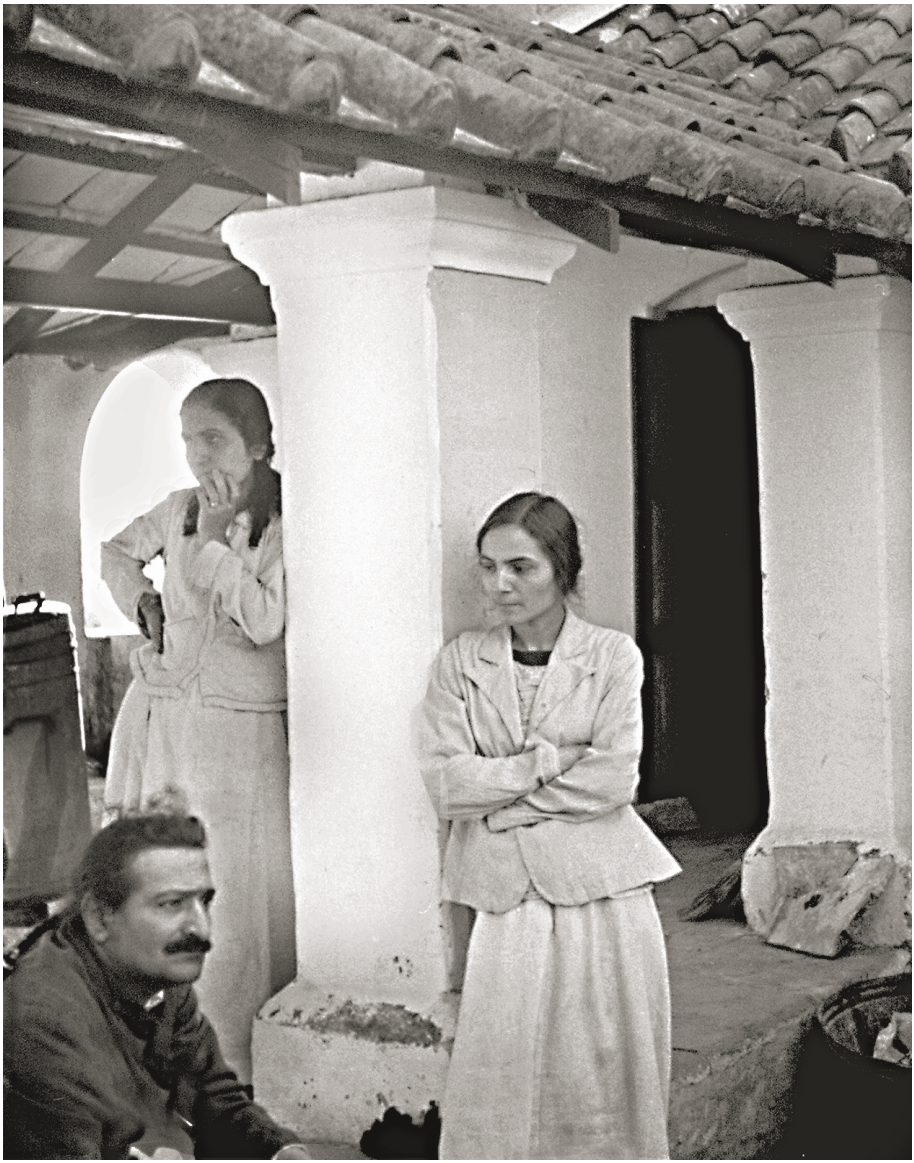
有一次，曼萨丽拿了一个小盘子让巴巴盛食物。巴巴把盘子扔了。曼萨丽说：“但是巴巴，我只吃一点点。”巴巴愈加恼火。

“曼萨丽有个不好的习惯，老是做巴巴不喜欢的事情，”玛奴杰萨瓦拉说，“或者做巴巴叫她不要做的事。”

到贝拿勒斯时，食物已经变馊。吉蒂和娜佳都快疯了。她们用另一个水罐做了洋葱、土豆和蔬菜汤。每个人都分到一杯（杯子也用来洗澡）。当伊丽莎白拿到自己的一份时，她打趣道：“这太棒了，巴巴亲爱的。又是肥皂汤！”

上图：蓝车短暂停留
玛妮收藏

下图：蓝车停在海德拉巴宫殿外，1938 年 12 月 10-17 日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贾巴尔普尔，1939 年
巴巴、美婼和蔻诗德
海蒂·默敦斯拍摄

大理石岩，1938 年 12 月
海蒂·默敦斯拍摄

上美拉巴德，1938 年 8 月 -12 月之间

站立：拉诺、玛妮、美婼、诺芮娜、娜丁、海伦、艾琳、海蒂、仆人

坐着：吉蒂、盖麦、希芮茵麦、巴巴、顾麦、苏娜玛西、瓦露

前排：玛奴和美茹·杰萨瓦拉、蔻诗德、曼萨丽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巴巴把自己的手浸入纳尔马达河
大理石岩，1938 年 12 月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巴巴举起穆罕默德玛司特，班加罗尔，1939-1940 年间
右图 :1939 年 1 月 6 日，贾巴尔普尔
伊丽莎白拍摄 (上)——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帕椎拍摄（左），1940 年 3 月 31 日
拉诺拍摄 (右)——玛妮收藏

1938 年 12 月 29 日，在曼德拉的纳尔马达河上泛舟
巴巴、美婼与蔻诗德
海蒂·默敦斯拍摄

43 在路上

1939 年 1 月 16 日晚，蓝车旅行者经卡蒂尼抵达贝拿勒斯，他们与乘火车前来的一行人会合，在兵站区的一座房子里安顿下来。次日，美赫巴巴带女子们在恒河上泛舟，他说："每个阿瓦塔都来过这个城市，并把脚放到恒河水里。"

拉诺和海蒂拍照片，照片中的美婼戴着别人送给她的项链，身穿自己织的毛衣。巴巴穿着伊丽莎白的格子外套。同贾巴尔布尔一样，贝拿勒斯的天气也极其寒冷。

拉诺每当拍完一卷胶卷，就寄到孟买的柯达相馆冲洗。几个月后，她没钱再拍照片了。她还需要一部新相机，但在埃舍，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相当于奢侈品。拉诺从未为此要过钱，所以有段时间她没再拍过照片。

除了在恒河上泛舟，巴巴还带女子们到希瓦金庙（湿婆金庙），并微笑着说："你们在希瓦陪伴下参观希瓦金庙！"

他们在城里还看到一大群苦行僧，巴巴转向伊丽莎白说："这里有八千苦行僧，但只有八个是真的。"*

1 月 19 日，巴巴带她们去鹿野苑，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讲道之地。巴巴饱含深意地说："如今佛陀在保持沉默。"

随行带的豆糊从瓦锅里漏出，只得盛装在桶里，巴巴评论说："管好你们的锅（心）。它若有漏洞，你们的爱就会流光。"

在蓝车之旅启程后，玛妮停止了每天记录美婼的活动。她和恺娣坐在一起，大致记下她们去了哪里、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巴巴说了什么，等等。两名年轻女子年龄相同 (20 岁)，并成为终身好友，但恺娣不大情愿和美婼说话。†

---

* 注：伊丽莎白曾说到，分辨真伪灵性大师的方法是，当一个人去到伪师那时，他会感到自己渺小，而"和真大师在一起时，你总是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巴巴让你感到自己很特别并被爱着。"

† 注：这段时间有关巴巴的大部分引述都来自玛妮的日记。

“我知道美嫏是特别的人，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打扰她，”她说，“那时美嫏非常安静。她不怎么和大家交往，也不和谁说话。只有我们说她才会回答。除此之外，她极为安静。她做巴巴的工作，全神贯注于他。

“美嫏对巴巴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总是对美嫏和巴巴一样尊敬。我们绝不想以任何方式使她不快。”

但巴巴对恺娣说：“和美嫏聊聊天。多和她待待。”渐渐地，她这样做了。

也许是为了促成此事，巴巴把他的器皿交给恺娣清洗。洗完后，恺娣把它们交与美嫏用来做饭。但只有冷水和泥灰可用，难以除尽油脂。水也不够用，罐子洗不彻底。有一次巴巴叫过恺娣，说器皿洗得不够干净。

巴巴用洗盘子的比喻向诺芮娜解释，慷慨、爱与平和的善业相必须重叠贪婪、愤怒和淫欲的恶业相，让二者同时消失于成道之中：

“盘子是脏的。你拿来肥皂和水，用肥皂覆盖污垢，然后清洗——两者皆消失。这里水是你。重叠过程中你始终都在。印度人清洗油腻盘子的方法是用泥巴，不用水，也会变干净。油和泥相抵消。在对立面的重叠中，泥是最不油的东西，因此是油的反面。目的是使两者都去除，让盘子干净。

“当善业相重叠恶业相，恶业相重叠善业相，两者皆消失，你的心板洁净无染，上面什么都不曾写下。一切皆抹除。”

对男满德里，巴巴也用这样的家务比喻来描述他的工作。他对嘉尔·科罗瓦拉（一位忠诚的巴巴爱者，也是杰萨瓦拉家的密友）说：“如同洗衣工清洗衣服，我以同样方式清除掉你因思想和行为所沾染的一切污垢。”

关于他快速、高强度地给大众施达善的方式，巴巴对禅吉说：“只有在这种匆忙的氛围中，我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尤其是清洁和扫除（印象）的工作。”当然，在对玛司特的工作中，巴巴是他们的母亲——为他们洗澡、喂食，照顾他们的一切需要。允许满德里帮忙，但他们必须小心，不破坏玛司特的心情，因为这会干扰巴巴的工作。

同样地，女子们必须小心对待美嫏；即使在旅行中，她也须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获得特别关照。不管到哪里，玛妮和蔻诗德总是在她身边陪伴，后来每当玛妮或蔻诗德洗澡时，卡曼玛西就会替补。

吉蒂和拉诺受令旅行时对保护美婼要格外警惕。“旅行途中，巴巴更百分之百地小心，”吉蒂回忆说，“白天和晚间，所有门都务必锁好，等等。直到早上巴巴从他的住处过来，门才打开。巴巴亲自指定美婼和玛妮的卧室，并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才离开。其他卧室他则留给大家自行选择，除非我们在这方面有点自私，他会把更好的房间让给那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巴巴从不错过任何事。

“跟巴巴和美婼一起旅行时，拉诺和我只有一个想法——遵守巴巴的命令，不让美婼的任何一侧失去保护。任何男人都不能意外碰到她。这项命令最严格。

“美婼也必须保持眼睛向下看。我们得告诉她何时低头，何时抬头。而美婼总是非常配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巴巴。她绝对服从，在这方面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竭尽所能帮助巴巴，以免陷入那种错误。“巴巴从未说过他为何不想让她碰到男子，但我们可以猜到，作为纯之最纯，巴巴不希望她以任何方式被唤起对人类生活另一面的意识。她爱他只是为了他本人，只为爱而爱。”

后来，邓肯从英国加入巴巴一行，并帮助伊丽莎白驾驶蓝车，巴巴与他们坐在前面，挂起布帘，以便“如果巴巴想与美婼交流，”吉蒂继续说道，“他可以拉上布帘，这样不管谁在那里，都看不到美婼。每当美婼上车，巴巴就确保所有男子都避开，她会和玛妮一起进来。这个程序非常严格，拉诺和我再次对此负责。美婼从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看见男满德里。”

1 月 23 日离开贝拿勒斯，经坎普尔前往阿格拉 (在一家旅馆过夜)。禅吉在阿格拉租了一所私人住宅，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虽然巴巴没有马上带她们去看泰姬陵，但她们参观了朱玛清真寺和阿格拉堡。

阿格拉堡是一座巨大的红砂岩建筑。里面是沙·贾汗美丽的大理石莫提清真寺 (因比例完美被称为珍珠清真寺)。在皇宫北面与花园毗邻处有附属房间，

包括装饰有大量镶嵌物的大理石柱廊。巴巴带女子们去看这些景观和附近的镜宫（Shish Mahal），繁复的花卉和几何图案的灰泥装饰物上，镶嵌有成百上千的小镜片。巴巴再次提醒她们：“这一切都是大零蛋——一场梦！只有我是真实的。所以别忘了，看着所有这些美妙的地方时，在这个零中看到我。”

1 月 28 日，他们访问了与主奎师那有关的地点——马图拉、戈库尔和温达文。每到一处，巴巴都派男满德里去寻找玛司特，以便他联系；而在温达文，一个年轻的玛司特吹着长笛走近巴巴和女子们，说：“我的长笛手穆利瓦尔来了！我一直在等您！”

望着这些地点，巴巴怀念起他的往昔降临：“看到这些地方，让我想起我从前的栖息地！它们就像承载我美好回忆的故地家园。在这里我与挤奶女玩耍，偷牛奶和奶油；在这里我吹起长笛，我的拉妲向我跑来。

“如今我带来了我的新挤奶女，”他宣布，“现在美婼是我的拉妲。”

但不是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听。“巴巴告诉诺芮娜，奎师那出生在这里，非常淘气。”美婼说，“‘我是奎师那’，巴巴说，但别的女子并没有仔细听。“

下午，巴巴对出行来了个幽默的转折，他说：“现在我们去看看奎师那吃最后一餐的地方。”——结果原来是他们刚吃过午饭的驿站旅社！

为了参观马图拉一座美丽而古老的供奉奎师那的寺庙，巴巴指示埃瑞奇与祭司们协调，成年男性不得在场，包括任何祭司在内。埃瑞奇与大祭司商谈，大祭司虽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当时埃瑞奇暗示他会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第二天早上 6 点，一个孩子被派去给他们带路。这个时辰周围几乎没什么人。

寺庙坐落在一个高地，时值冬季，他们到达时相当寒冷。埃瑞奇看见大祭司，再次警告他不可靠近。巴巴和女子们攀登通往神庙的台阶，埃瑞奇在巴士旁等候。

大约十分钟后，埃瑞奇见巴巴拽着大祭司的后颈将他拖行了出来。尽管受到警告，祭司还是跟着他们，巴巴把他推下圣殿的台阶。祭司没有受伤，他走过来坐到埃瑞奇旁边，埃瑞奇对他说不该那样做。

美婼当年做女童子军时，曾高举戴胜鸟旗帜带领她的军队，戴胜鸟被认为是灵性大师的象征。他们在阿格拉时，发生了一件跟这种鸟有关的奇事。

玛妮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了一只戴胜鸟，这种鸟是著名的灵性寓言“百鸟大会”的主角。戴胜鸟有一个王冠和一条好似条纹斗篷的尾巴。它看起来非常高贵，像个国王。(难怪他们选择了这只鸟作为寓言故事的主角。)

“这只戴胜鸟的腿是被顽童用弹弓或石头打断的。我们用一根柔软的线把火柴棍像夹板一样绑在它的腿上，喂它吃东西，养着它。它渐渐好了起来。”

房子里有一张铁床，巴巴把它当沙发用。当他来女子这边时，坐到床上，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鸟怎么样了？”(他扇动着手臂像扇翅膀一样，指代那只鸟。)

“今天好多了，巴巴。”她们说。巴巴抚摸着它。

有一天，这只鸟用腿站立，可以走动了。女子们想给巴巴一个惊喜。他问：“鸟怎么样了？”

“您就等着看吧，巴巴，”她们说，“您会看到的。”

“巴巴坐在床上，我们围床站着。我们中的一人把鸟带了过来。我们把它放在一段距离之外，让它穿横穿房间，好让巴巴观看。果然，那只鸟开始一蹦一跳地往前走，沿一条与巴巴平行的直线。

“突然，它转过身，仍旧蹦跳着径直走到巴巴脚边——随即倒地死去！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本来似乎已经好多了。”

巴巴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只鸟有多幸运！”巴巴用中指触了触自己的额头，表示命运或幸运。“它将在来生转世为人，并且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有灵性成就的人。)女子们持巴巴的名，把鸟埋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

1 月 31 日，他们在阿格拉的最后一个夜晚，巴巴带女子们参观月光下的泰姬陵。第二天，他们前往德里，在帝王旅馆住宿一周。据美婼说，巴巴非常喜欢德里，在这里，他也带她们游览了新旧德里。他们观看库特博塔、贾玛清真寺、拉克希米·纳拉延神庙、胡马雍皇帝的神殿和库特博·尼扎姆丁的圣陵。*（Qutub Minar， Jama Masjid， Laxmi Narayan Temple， the shrine of Emperor Humayun，Qutub Nizamuddin 's shrine。）

---

* 注：贾玛清真寺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尼扎姆丁是苏非派圣人或至师，于 1325 年去世，享年 92 岁。

美婼记得在红堡时，一个向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智者被领去看这座宏伟的堡垒，他说："只需四安纳（一小枚硬币）这一切就可全部归我所有。"他花这么些钱买了一把锁，将大门锁上。

伊丽莎白在（1939 年 7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这样描述库特博塔：

> 如今在德里郊外，大约 15 英里之遥，伫立着一座塔柱，是最完美无瑕的塔柱之一，五层塔身优雅地直指苍穹……当我们凝视着库特博塔近乎超凡的美时，感到古老的气息。美赫巴巴说库特博塔在当今，不仅在物质世界而且在精界都意义重大，指出此塔与当前存在的相关性。*

曼萨丽在这座古塔上发生的一件事，令她和其余人永生难忘。巴巴和其余女子入塔拾级而上，但没到塔顶就转身下来了。里面光线幽暗，视线不清，而且曼萨丽有低头走路的习惯。巴巴带人往下走，曼萨丽不知怎么错过了巴巴。她一直爬到塔顶，才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到顶。

与此同时，巴巴和其余人正朝巴士走去，准备乘车离开，这时巴巴注意到曼萨丽不见了。大家抬头向上看，只见她在塔顶上挥手。巴巴打了个响指，打手势道："马上下来！"

"我以为我一直在跟着巴巴。"曼萨丽说，"令我惊恐的是，我从塔顶上看到巴巴正打算乘巴士离去。尽管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但既然已经到了塔顶，我借此机会看了一会儿。"

她下来后，巴巴大怒，甚至没跟她说话。他对玛妮说："问问那个疯子跑哪儿去了！"

曼萨丽解释了前因后果，但巴巴说："你想要和我在一起，说你爱我。和我在一起很难！爱我很难！库特博塔就把你我分开了。"

这与她们此行的目的恰好相反，即在世间的景色之中专注巴巴——这对她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大家上了车，曼萨丽的座位就在巴巴后面，他问她道："你还会再上去吗？"

"不了，巴巴。"她回答。

"再别这样做了，"他警告说。据曼萨丽所说，随后为了"打破那种气氛"，

* 注：库特博塔是当时印度的最高建筑。

巴巴微笑着问：“从塔顶上看是什么样子？”

曼萨丽回答说，从那么高的地方看，巴巴和女子们像蚂蚁一样小，巴巴似乎被她的回答逗乐了。

2 月 4 日，巴巴与女子们开会，讨论家务等诸事宜。会议期间他表示，在下一站阿杰梅尔，他想做主与仆、信徒与大师——全部集于一身：既是崇拜者也是被崇拜者，尤其是在他生日的前一周。“我将顶礼各种各样的人，也被各种各样的人顶礼；因此，我必须摆脱面包、黄油和鞋子 (家庭琐事) ！”

偶尔其他人也被允许加入他们的大篷车旅行，例如 2 月 5 日从卡拉奇抵达的琵拉麦。

巴巴向女子们解释 2 月 6 日联系的一名叫卡马尔波什的玛司特：“卡马尔波什在第五层面，是我的真正爱者。他的肮脏被光辉所环绕，只有我能看见。世俗人认为他疯了，但与他的崇高状态相比，世界才疯狂，而他是理智的！没有什么比看到这些真正的英雄更让我高兴的了！”

第二天，巴巴一行人离开德里，经由阿尔瓦前往阿杰梅尔，住在一座驿站旅社里。巴巴和一只刚出生跑失的山羊的照片被拍下。他们途经斋浦尔时，看见一个裸体男子，巴巴再次向女子们解释：“他不是什么裸体疯子，他是我的‘特使’，负责斋浦尔。”他名叫南伽巴巴。

还有一次，随巴巴旅行途中，女子们从远处看到一个玛司特尼，但她们没有下车凑近看。不过看到另一个 20 出头的女孩坐在一条主路旁的人行道上时，巴巴停下车，让女子们看看她，对她们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玛司特尼。”

2 月 8 日抵达阿杰梅尔，开始为期 22 天的逗留，一行人住进埃瑞奇从一位银行家手里租的一座房子，有电灯和室内管道设施，这个变化颇受欢迎。邓肯如此描述道：

> 一所简洁紧凑的小房子，有雪白的墙壁和平坦的屋顶……是为巴巴住宿租用的……实际上，这座阿杰梅尔银行家的房子并不精致豪华，

但简单干净而凉爽，供一群和巴巴同行者使用可能太小了。*

在不同的旅行期间，凡是住过的每一所房子、旅馆和驿站，细节特征美婼差不多都记得。如何记得住？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 (和其他女子) 始终足不出户。

海伦坐在银行家房子的阳台上，把水牛和印度妇女的画面画在她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

在阿杰梅尔，美婼再次为巴巴做饭。这些设施对巴巴做玛司特工作也很方便，因为他现在让人把他们带来喂饭和洗澡，而不是出去联系他们。

拉诺和伊丽莎白，首次开始协助巴巴的玛司特工作，如伊丽莎白在 (1939 年 8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所述：

> 大家庭中的两个人被分配了更艰苦的任务：其中一个为随时都会来巴巴这里的任意数量的奇特灵魂准备食物；另外一个在木炭炉上烧大量热水，并随时准备自己装运大量的水……巴巴促成了多么奇异的命运交织！比如这里的两个西方女性，一个来自伦敦，另一个来自纽约，以如此艰辛的方式服务于东方的灵性高级灵魂。

巴巴还将女子们多余的毛巾、毯子和披肩拿走，送给玛司特。拉罕·夏是第六层面玛司特，他神态圣洁，双手富于表现力，嗓音悦耳动听，他得到了一条漂亮的孔雀蓝羊毛披肩。

恰恰也被带来，他是第七层面的伟大玛司特，也是巴巴最爱者之一。这次美婼没见到恰恰，但看到另外一两个乘坐马车离去的玛司特 (这并没有违反美婼不许见男人的命令，因为玛司特就像年幼的男孩一样，心地非常纯洁)。

此外，巴巴带女子们参观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Khwaja Saheb Chisti）的陵墓，巴巴对他总是高度赞扬。邓回忆道：

> 阿杰梅尔坐落于阿拉瓦利山，是一个尘土飞扬、阳光充足的小镇，虽非商业重镇，但以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的陵墓闻名印度。齐西提

* 注：威廉邓肯著《行道者》(旧金山：苏非再定向，1948 年)，第 107 页。

† 注：几年后，玛妮在美拉扎德的一个橱柜里发现了海伦·达姆的写生本，并把它送到了瑞士的一家博物馆。

是其时代的至师和灵性首脑，据说他的灵性影响使更多的印度人皈依伊斯兰教，比任何凭武力强迫转化者都要多，因此阿杰梅尔是一个灵性中心，一个朝圣地。*

事实上，阿杰梅尔被视作是印度所有穆斯林朝圣地中最神圣的。因此，恰恰住在齐西提墓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也许并非完全是偶然，陵墓位于一座荒山脚下。

西方人是不允许进入陵墓的，因这个地区在人们眼中的神圣程度，除了穆斯林，任何人不能接近。†

巴巴拉着美婼的手，经过白色大拱门，走进一个宽敞的庭院。齐西提的陵墓位于第二个庭院中央的一个圆顶大理石墓室，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由纯银制成，银栏杆和银平台环绕。

巴巴仍握着美婼的手，在白色大理石的陵墓边仅绕行一次。美婼随巴巴及大家一起向陵墓鞠躬，但没有按惯例把头放在上面。

接着巴巴领她们看了克瓦伽·萨赫伯过去常坐之处。相传敌人试图滚落巨石杀害他，但圣人抬起两根手指，石头便停在了中途。巨石仍在那里，危耸于高处。

之后，巴巴带她们到附近山上的塔拉加堡。起初巴巴对此行颇有抱怨，因为给诺妮租了一台轿子麻烦且费钱，诺妮无法爬这么陡的山，要爬一个半小时。‡

但当吉蒂和拉诺建议他不必为她们如此费力，她们情愿待在家里时，巴巴透露说，他带她们观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愉悦和灵性益处，更重要的，他通过她们在做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为你们做，你们就弄错了。我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你们则是次要的。我对工作方面的开支有什么顾虑？金钱、你们及其他一切，对我的工作而言都是次要的。"

---

* 注：同上，第 108 页。

† 注：据美婼推测，祭司们对吃猪肉的人心怀厌恶，因为一些西方人习惯吃猪肉。

‡ 注：塔拉加堡是莫卧儿时期的军事活动场所，后来被英国人用作疗养院。

在塔拉加堡的最高处，矗立着赫兹拉·米兰·赛义德·侯赛因的陵墓，赛义德为阿杰梅尔总督，他连同自己的卫戍部队于 1210 年被敌人残杀。陵墓位于一座清真寺，一位年老的看守者讲述了这位先烈的事迹，女子们注意到年轻女孩们在墓外墙上留下指甲花手印。看门人解释说，这些女孩都是新娘，此举被视为对婚姻吉祥有益，因为米兰·侯赛因本应结婚，但并未婚娶。当地人认为他是圣人，尽管巴巴未作评论。

巴巴确实指出，他去这些陵墓和圣地，是为了清理千百年来因大量前来者所积聚的混杂业相。

巴巴在另一时间评论说：“真正的神圣不在于砖石砌成的死墙，甚至不在圣河的流水，而在于用虔诚、爱与敬拜之火充盈四周的活生生的人，以及大师们在此逗留期间释放的巨大灵性力量。”*

巴巴带女子们在阿杰梅尔一带参观过的名胜还有阿纳萨加尔湖、普什卡尔湖 (印度教圣地)、拉克希米的印度寺庙和耆那教寺庙。

2 月 15 日星期三，是巴巴的 45 岁生日，但只有巴巴给 20 个玛司特、疯人和穷困潦倒者洗澡、喂饭、穿衣，巴巴说这是个极好的庆祝，希望他每天都能这样做。

巴巴一行 2 月 27 日离开阿杰梅尔，3 小时后抵达斋浦尔，住进一家舒适的新旅馆。斋浦尔以“粉红之城”著称，因为周边地区的石岩都是这种颜色，所有的建筑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色。在这里，巴巴带女子们参观各王公的宫殿，有风之宫、琥珀堡、胜利之城、迪拉拉姆花园、莫汉花园、城市皇宫、钱德拉宫以及公园里的动物园。†

拉诺还记得去了“多民族艺术博物馆”，是个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精美的手工艺品。她们想都看一看，但巴巴像往常一样，迈大步迅速离去。“我还记得我倒退着走，争取看最后一眼。”

巴巴飞快离去，博物馆的服务人员跟在他们后面跑，说那位“先生”把

---

* 注：《美赫主》第 2076 页。

† 注：风之宫是一座五层楼的粉红色砂岩建筑，有 953 扇蜂房状窗格，是为了让皇室的女士们能够在大理石屏风后观赏市井生活和游行而建。

手杖落在大厅里了。*

在去 15 英里外琥珀宫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异之事。巴巴突然叫停车，让大家下车。“我们从车上下来，”玛妮回忆道，“巴巴站在栏杆旁。山谷里有一小块洼地，谷外是一座小山，山上便是琥珀宫。我们立于巴巴身侧眺望，看见身穿制服演奏风笛的英国乐队，常见的红白金三色色彩华丽的制服。那景象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眼和心，一时无暇他顾。这一行人是要去山上王宫迎接印度总督。

“巴巴突然拿出字母板说道：‘你们以为他 (总督) 在掌管斋浦尔。’他指着右边一座灰突突的小山，继续说：‘不，他才是掌管人。’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再仔细看，果然看见一个人影从山上下来。那人已和荒凉山坡上棕色的尘土融为一体了。他穿得很少，有一头卷发。他轻轻地、悄无声息地走下山。”

“他是掌管人。”巴巴重复道。

这当然就是巴巴之前提到过的伟大的南伽巴巴。

玛妮补充道：“巴巴就像个魔术师。他一只手向我们展示炫目、华丽不实的部分，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观看。而实际上，他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指示真正的东西。第二天，埃瑞奇被派去和那个人联系。有两三天，巴巴和他一起工作。”

艾琳讲述了沿途一次类似的联系：“我们的巴士在一条上山的小路上行驶。我一直留心看巴巴，不是盯着看，而是眼睛半睁半合。我喜欢看他，发现他手的动作很有趣。我坐在右边，巴巴在前面第一排，在伊丽莎白和男满德里所在的封闭驾驶室的后面。

“我远远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男子，身上只缠了一点腰布，非常纤瘦，大约有 30 岁。当巴士经过他时，突然慢了下来 (我不清楚情况，也许巴巴敲窗示意司机减速)。我看见巴巴目光闪烁，那人转过头来，你仿佛能看到一股电流涌过，就几秒钟。后来巴巴解释说，这是他在那个地区的一个特使。”

---

* 注：这有可能是“城市皇宫”里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珍稀手稿、地毯、服装、纺织品、武器、莫卧儿和拉贾斯坦邦的微型绘画，以及稀有的天文学作品和艺术品。

3 月 1 日，巴巴和女子们离开斋浦尔，前往乌杰安，次日抵达。他们参观了卡利女神印度教神庙 (伟大母亲卡利)，接着前往德瓦斯，在那里的一间驿站旅社过夜。

3 月 3 日抵达博帕尔 (“湖泊之城”)，入住红宝石旅馆，逗留为期 9 天。他们游览这座城市，看了美丽的博帕尔湖，参观莫提清真寺、（尖塔上装饰有金钉的）朱玛清真寺和行政长官宫殿 (由法国人设计)。

3 月 6 日，驱车前往附近的桑吉，巴巴带她们参观一座著名的佛寺，回忆起他曾是佛陀的时代：“这是我的地方，但如今没人认识我。现今的事情多么奇怪啊！”

同一天，巴巴提到政治局势，说：“所有的恶棍都会被消灭。一切都会得到纠正。”

后来回到博帕尔，一位玛司特呼应了巴巴的话，那时巴巴走在街上，玛司特指着他说：“他将铲除一切捣乱分子，让一切恢复正常。”*

伴随着战争爆发的传闻，崩溃的不只是政治局势，蓝车乘客的健康状况也如是。玛妮病了，巴巴吩咐恺娣下午 3 点给她橙汁喝。

考虑到还有不少时间，恺娣先去洗澡了。巴巴三点差五分时折回，问她有没有给果汁。

“没有，巴巴，”恺娣回答，“我正要去做。”

巴巴十分不悦。恺娣应先完成他的命令，再去洗澡。

巴巴也患了严重的腹泻。此外，海伦患上结肠炎，于 3 月 9 日住院治疗。由于海伦只会说德语，艾琳受令陪护她。艾琳须为她做饭，照顾她康复，鉴于海伦的性格，这并不容易。

“海伦一开始脾气就不随和，”艾琳说，“结肠炎是一种会导致抑郁的疾病，所以对她来说极为不易。(另一个会说德语的) 诺芮娜和我轮流照顾她，我值夜班。到了晚上，房间里大蟑螂、青蛙和老鼠都跑出来了。”†

* 注：《美赫主》第 2401 页。

† 注：娜丁可能是另一个有能力照顾海伦的人，但两人相处得并不好。在灌溉平房时，她们共用一个房间，娜丁一直躁动不安。这对于像海伦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大阿迪和顾麦于 3 月 10 日被遣往纳西科，琵拉麦 3 月 10 日前往卡拉奇。3 月 12 日，巴巴留下住院的海伦和艾琳，带其他男女满德里去了萨加尔，在一家驿站旅社住宿。

巴巴带女子们去游览圆湖和医院河阶。他指出萨加是他的一个大师塔俱丁·巴巴在军队服役时成道之地。3 月 13 日，巴巴一行离开，于当天抵达贾巴尔普尔，巴巴立刻出发寻访玛司特。

在阿杰梅尔就已生病的吉蒂，与艾琳和海伦保持联系，她 3 月 16 日在信中写道：

只要海伦能旅行，巴巴就要你带她过来。我们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高大、通风和安静。我知道你们都会喜欢。还有一个大花园和可爱的步道。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因为此地是巴巴工作的理想场所，他可以每周去曼德拉为（计划中的宇宙）中心做筹划。诺芮娜和玛妮都得了某种感冒，巴巴也急需休息。巴巴送上他特别的爱和一个吻，说他知道你们有多爱他，多想在他身边。

次日吉蒂又写了一封信：

巴巴让我给你们两个写信，并送上他最好的爱和祝福。他每天都读海伦的健康报告，艾琳把每个细节都写得完整而清楚，巴巴和我们都能想象出她的样子。

尽管如此，巴巴还是盼望你俩能到他身边，希望能快点成行。他说："所以海伦，尽你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感觉良好和快乐，尽你所能不要担心，来帮助医生。你会恢复健康，比以前更强壮。我会帮助你。我一直在帮助你，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你俩谈论我，那么爱我。我知道，当你感到虚弱和生病时，你不会有意识地想起我，但没有关系。不知不觉中，你仍在想着我，永远也离不开我，因为难道我们不是一体不分，分离只是为了我提升人类的工作吗？"

你们在这个可爱的房子和花园里一定会很快乐。满园的鲜花、灌木和树木，还有一片菜地。有充足的水龙头、电灯等等。空气如此清新，气候如此宜人。巴巴有一个可爱的房间，有自己的浴室，还有一个里间。一切都独立且完整，这对于巴巴与穆罕默德和疯人的工作十分理想。他

在自己的浴室里给疯人洗澡，在里间给他们喂食。而且，满德里也在那里吃饭。明天有六个疯人要来。穆罕默德每天都来这里吃饭洗浴。他目前的特殊待遇似乎是六个大西红柿，他用刀切开。当然，巴巴亲自喂他。

诺芮娜因轻微的痢疾还在卧床，但过一两天就能起来。她要休息几日。玛妮状况良好。诺妮仍（因关节炎）痛苦不堪，根本不像平时那么开朗。快点来，让她高兴起来。其他人都很好。

今天巴巴不高兴，因为没有疯人过来。我们给他放好听的留声机唱片。女孩们都看了你的来信，她们向来对新消息十分热衷。她们有一间漂亮的小套房，够四个人住，在厨房对面。另有一个房间供娜佳和瓦露住，带有阳台，相当私密，都挨着巴巴的房间，所以她们很开心。我们肯定要在这里住三个月，因为一切对巴巴的工作都相当合适。到睡觉时间了，大家都向你俩道晚安。

3 月 22 日，吉蒂写道：

每天 8 点到 9 点女孩们都到外面坐着，这时我就有时间写信了。首先，我给她们念了你写的信，因为巴巴希望她们都知道你俩的消息。她们也对你说的一切非常感兴趣。大家都觉得，我们越是希望你俩尽快到这儿，海伦也一定好得越快，因为她在这里得不到好的护理，也得不到医生的建议。

诺芮娜今天的体温是 100 度，但一直没有腹泻。我觉得她是过度疲劳和反应，再加上寒冷所致。海蒂看起来很好，但后脑勺特别疼。娜佳有点虚弱，昨天躺了一天。诺妮的手和脚仍然很痛。娜丁不是太好。我想这不过是在巴巴辛苦工作期间，在他身边的紧张反应。我们的这种感受也很自然，当工作结束时，我们会自然放松，不再精神紧张。

告诉海伦，这是我伴随巴巴八年的体会，每次待八到十天、或八到十周后，我都会筋疲力尽。休息之后，又会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巴巴把我们的精力用在他的工作上。工作结束时，他给我们补充能量，使我们恢复活力，我们感到比以前更精力充沛。

几天后，吉蒂写道：

大家还是不太好。诺芮娜有点发烧，再次卧床。娜佳很累，玛妮不错，海蒂很好，娜丁也好，诺妮稍微好了一点。所以告诉海伦，她不是病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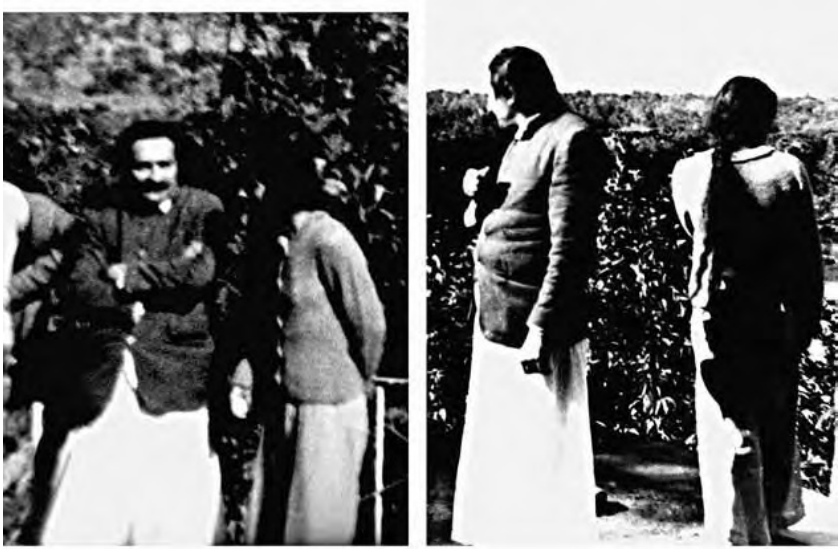
单上唯一的一个。

我们都认为她在印度在巴巴身边做得非常好。她说的没错。生活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在一位至师身旁，必然精神紧绷。大家也都这样说。其次，过一种集体生活，所处环境始终嘈杂烦乱，是极其困难的。第三，日常生活变化不定。一切都异常艰辛，自我适应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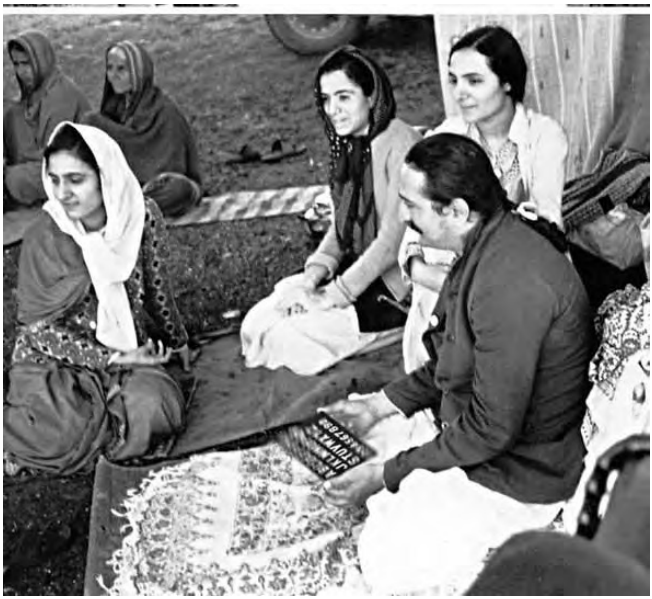
你是否记得在曼德拉，巴巴说她若能忍受（只有他知道有多难），那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表明她真的在追求真理。那个情景我记忆犹新。

怀抱吉皮，1939 年 1 月，阿格拉
海蒂·默敦斯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蓝车旅行



下图：可能在马哈巴里什沃
美茹提供



阿美纳伽野餐，1938 年
与蔻诗德、玛妮、美婼在一起
海蒂·默敦斯拍摄

上图：巴巴伸出援手（蔻诗德在右侧）

下图：帮助诺妮，1938-1939 年间，蓝车旅行
玛妮拍摄并收藏

阿杰梅尔，塔拉加，1939 年 2 月
下图：吉蒂、美婼、巴巴、蔻诗德、诺芮娜、娜丁
玛妮拍摄并收藏

与馥芮妮在一起，1937 年，纳西科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44 琐碎的争执

回到贾巴尔普尔，美赫巴巴遣埃瑞奇去把他的家人——盖麦、玛奴、美茹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从那格浦尔带来，他们于 1939 年 3 月 19 日到达。埃瑞奇年少的堂兄弟三穆和达迪·科罗瓦拉也加入进来。玛奴和恺娣被分配为所有人做饭的任务。*

然而就在当天，巴巴动身前往纳西科。正处于孕期的馥芮妮近来情绪越发不稳定。她不吃不喝，对巴巴不带她同其他女满德里一起旅行，依然极为难过。她坚持要见巴巴。于是，在这个世界危机的紧要时刻，巴巴只得放下他在贾巴尔普尔的重要玛司特工作，顶着炎炎夏日前往纳西科。关于这类事情，巴巴说："耶稣只被钉过一次十字架，而我每天都经历十字架受难——每时每刻！"†

巴巴到达纳西科后，见到馥芮妮因 18 天的禁食健康恶化，也没有好好照顾小儿子建谷。巴巴让她喝橙汁，并亲手喂她，以此打破了她的禁食，事态暂时平静下来。巴巴答应等她好了就召唤她，但直到后来，馥芮妮始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理性。‡

之后，巴巴前往美拉巴德，见了几个男满德里，接着去普纳看望家人。巴巴让希芮茵麦把姨母朵拉玛西叫到家里，在那为她祝福。不到一年左右，朵拉玛西就去世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巴巴。

巴巴接着赴孟买，迪娜·塔拉提因丈夫纳沃最近突然去世而悲痛欲绝，纳沃享年只有 46 岁。巴巴鼓励迪娜哭出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悲伤，她放声大哭，嘴里一遍遍念着"巴巴……巴巴……巴巴"。

纳沃·塔拉提是美赫巴巴的早期追随者之一。然而在此之前，他经常拜访

---

* 注：小美赫文和他的堂兄弟们在这里最深刻的记忆是被拉诺吓住了。拉诺在洗蓝车时对他们大声呵斥，因为他们太吵闹了。

† 注：《美赫主》，第 2403 页。

‡ 注：建谷的名字是吉罕杰尔，以美婼和馥芮妮的父亲的名字命名。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因嫉妒默文吉与马哈拉吉的特殊亲密关系，当默文来萨考利时，他和其他人一起捉弄默文吉。纳沃和几个帕西年轻人对默文吉异常粗鲁，把他当仆人一样对待，吃完饭把盘子轻蔑地丢给默文，令他把盘子洗净，默文照做，从没一句怨言。后来，纳沃接受巴巴为自己的大师，对自己以前的行为十分懊悔，这使他愈加尽心竭力忠实服务巴巴。

3 月 25 日，巴巴回到贾巴尔普尔。顾麦和马萨吉于数日后到达，但因希芮茵麦和佳尔也将很快抵达，顾麦没有停留太久。虽然巴巴利用他的两个“母亲”之间的冲突，将她们各自的自我“垃圾”翻起来（以便处理掉），但这个时期，巴巴为了他的玛司特工作，需要和谐的氛围，对满德里之间的琐碎争吵感到厌倦。

同时在三月底，帕椎把拖车挂在伊丽莎白的车后，将“美拉巴德动物园”带到贾巴尔普尔。动物园里又多了两只混血小狗，宾戈和金戈，是巴巴送给伊丽莎白的。

海伦的病已经痊愈，她和艾琳到贾巴尔普尔重新归队。几周后，巴巴派海伦·达姆和海蒂·默敦斯回瑞士，艾琳则留下。其他几个亲密跟随者也来到，比如阿娜瓦丝、娜格丝 (达达禅吉) 和高荷。由于馥芮妮身体不佳，无法操持家务，禅吉把美茹和娜谷从纳西科接了过来。几周后，一岁的建谷由保姆带来，姨母苏娜玛西奉命协助看护建谷。*

4 月 9 日周日，巴巴允许由一名当地牧师主持美赫文和三穆的皈依礼仪式。三穆的母亲芭奴玛西从孟买赶来参加活动。在她到达之前，希芮茵麦叫盖麦 (芭奴玛西的姐姐) 写信给她，让她从孟买带炸鲳鱼来 (一种海鱼)。盖麦提醒希芮茵麦，在埃舍巴巴有严格的清淡素食命令，但希芮茵麦执意要这么做。巴巴曾命令盖麦为希芮茵麦服务，满足她的要求，于是她便给妹妹写了信。

芭奴玛西把鱼带到贾巴尔布尔，盖麦不声不响把鱼拿去，加热后端给希芮茵麦。希芮茵麦还没来得及放嘴里吃一口，不知从哪里冒出两只猫，扑向她。希芮茵麦讨厌猫，赶忙轰猫走。

---

* 注：蔻诗德喜欢表兄也就是鲁斯特姆的孩子们，后来巴巴让她照看婴儿。

猫猛扑向那盘海鲜，叼起鱼跑掉了。就在这时，巴巴走进房间，对盖麦打手势道："怎么有股鱼腥味？"

盖麦只好承认要鱼的事。巴巴便责备她违背他的命令，希芮茵麦打断说："你怎么敢骂她，默劳戈！是我要的鱼。"

巴巴问希芮茵麦为何不听他的命令一意孤行，母子之间随即你言我语打起了嘴仗。最后，巴巴说："是我以猫的形体来拯救你，以免你违反我的命令。"

希芮茵麦气愤地抱怨道："你什么都不让我享受！"

巴巴大部分时间不在埃舍，外出做重要的玛司特工作。但 4 月 21 日，他开始为期 11 天的流质禁食，宣布世界各地将很快发生众多重大事件。禁食期间，巴巴吩咐玛妮，想让她在一周内上演一部短剧，并把剧情给了她，以内维尔·张伯伦、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为剧中人物。

拉诺又高又瘦，扮演英国首相张伯伦（手持他那把与众不同的雨伞）；玛妮演希特勒（额头上抹了一绺头发）；圆脸而丰满的恺娣则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美茹和娜谷扮演了其他政治领袖。

5 月 3 日，这出模仿剧在巴巴面前上演。后来诺芮娜对玛妮说，她是个相当有才华的女演员，若是在美国，她会成为一个明星。四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段时间，拉诺开始画她的第一张巴巴画像，之前她只以炭笔画过两次巴巴的头像。巴巴也从玛司特工作中抽时间与女子们去大理石岩远足，他强调说她们能这么不拘束地与他相伴是多么幸运，正是因为累世的严格苦行，今生才得以到他身边。*

在"蓝车旅行"之初，女子们在贾巴尔普尔冻僵了，如今到了夏季，她们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间，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们一整夜睡不着觉，从没舒服过，"美婼讲述，"我们还必须使用蚊帐，因为蚊子很多。诺妮、诺芮娜和娜丁叫人找来库斯 - 库斯（棕榈席），把它挂在窗户上，然后用水桶往上面泼水。门一直关着。每个人轮流往库斯 - 库斯上浇水。她们把床单铺在地板

* 注：拉诺的这幅画现挂在凯克巴德位于美拉巴德山的家中，拉诺不清楚它是如何到那里的，因为她没有把画交给他们。

上睡觉，没有风扇。在回到美拉巴德之前，我们去了那格浦尔——那里更糟糕！”

5 月 15 日（盛夏）前往那格浦尔。巴巴、美婼、玛妮和希芮茵麦乘坐伊丽莎白的车，蓝车由两名满德里驾驶，其他人随行，包括美茹和娜谷。穆罕默德、古斯塔吉和其余男子乘火车返回美拉巴德，而杰萨瓦拉一家留在贾巴尔普尔。*

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巴巴一行凌晨两点醒来，天还没亮就启程上路。玛妮还记得车子行进时，她望着窗外，沉思着路上的行人。“我们的车经过时，路上的行人纷纷转过头看巴巴，直到车子走远，这总是让我心生感慨。‘他们不知道自己接收到了什么，’我会这样思忖。”因为仅仅是看到阿瓦塔就是稀有难得的好运。

他们在那格浦尔政府旅馆住宿两天，天气太热了，女子们穿上湿衣服降温，但没几分钟衣服就干了。从那里，他们（分站分段）前往库尔达巴德，巴巴的大师之一赛巴巴在此度过青年时期，并在附近的一个山洞成道。她们住入库尔达巴德的一个旅馆，5 月 18 日上午 7 点，巴巴带女子们去了埃洛拉的古印度教和佛教石窟，在那里，玛妮得到一次不寻常的体验：

“我们一群人拥挤着进入各个洞参观。巴巴通常把（字母）板夹在胳膊下。我会在附近，预备着他想说些什么。在一个佛教石窟，他拿出字母板，授述道：‘我是佛陀。’

“仿佛洞里唯有这三个字存在，仿佛除此之外，整个地方空空如也。‘我是佛陀……我是佛陀’之音回响不止，把整个地方填满，除了‘我是佛陀’的波浪，别无所有。山洞里除了这几个字，空无一物，仿佛时间和空间停顿了一刻。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巴巴带我们一起绕山洞走了一圈便出来了。”†

5 月 19 日，一行人前往奥兰加巴德。第二天前往罗纳乌拉，中途在托卡停留。巴巴说：“今天我们来一场探险的旅程。”他想让西方人看看 1928 年的修爱院位置，但巴士陷进泥里，只得用水牛拖过河。女子们手牵着手，蹚过浅浅的河水。

---

* 注：患有严重白喉的婴儿建谷也留了下来。他的病情已危及生命，须住院治疗。巴巴指示嘉尔·科罗瓦拉和诺芮娜确保婴儿得到最好的治疗。

† 注：在玄武岩的山坡上，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们花了 5 个多世纪的时间（手工）凿出 34 个石窟，并加以装潢修饰。

在罗纳乌拉，巴巴带她们去瓦万湖和附近的另一个湖，爬上一个可观全景的地点。在里尔伍德公园附近，巴巴指了指一个地方，他和普纳学校的朋友们假日里曾在此玩弹珠和放风筝。

一行人 5 月 25 日离开罗纳乌拉，于同日抵达美拉巴德，此行离开了 6 个月之久。

一周后，美茹和娜谷返回纳西科，开始新学期。拜度和妻子苏彤、两个女儿朵拉和萨瓦以及儿子法拉敦到达，居住在美拉巴德家属宿舍。他们原本应在 3 月份与朵拉特麦从波斯同行，但拜度的长女病倒，后来去世。

拜度对此深感伤痛，巴巴给他发去慰问信：“那些想着我而死去者，都到我这里来。他们从生死锁链中解脱，永恒地见我。你因看不见她，而感到分离。你若感到难过，不要为死者，而要为 (因即将到来的战争) 处境危险的生者感到难过。”

苏彤刚从波斯来到印度，正在努力学习古吉拉特语。她念错搞混了一些古吉拉特语，这把巴巴逗乐。例如，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她说卡查德 (骡子) 而不是查卡 (头晕)。苏彤的天真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轶事。一天晚上，玛格丽特从英国回来后，苏彤在埃舍里溜达，上楼来到玛格丽特和拉诺的房间。她跟她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对着玛格丽特床头柜上的一幅她认为是巴巴的画像虔诚地鞠了一躬。原来那是一张唐老鸭的图片——玛格丽特最喜欢的卡通角色。*

拉诺负责将女子们的健康状况传达给尼鲁医生，尼鲁医生在必要时给一些治疗建议。有一次，娜格丝·考特沃有点鼻塞，但不太懂英语习语，对拉诺说：“我的鼻子漏了！”另一次，娜格丝觉得发热，向拉诺要“发烧瓶”，意思是温度计。娜佳指着自己的背下部说：“有些东西，这里有些东西。”然后指着她的头，重复同样的话。简直一片混乱，巴巴对此开怀大笑。†

由于语言障碍，曼萨丽被指派了为拉诺收集信息的任务，并每天向她汇报。

* 注：玛格丽特曾经开玩笑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爱——美赫巴巴和唐老鸭。”

† 注：当娜佳开始用英文写采购便条时，巴巴要求她大声念出来，因为娜佳不会拼写。听到娜佳把购物清单拼错，他乐得不行。

但曼萨丽不可询问美婼的健康状况，只有拉诺能这么做。但有一次巴巴确实让曼萨丽给美婼一些感冒药。“巴巴会事无巨细让美婼愉悦，”曼萨丽回忆说，“有时甚至是在细枝末节上。”

但正如巴巴在灌溉房告诉她们的那样，“除了神一切皆是小事”。作为神，巴巴最微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例如，从集市订购的所有物品都须通过他的批准。吉蒂准备的日常必需品购物清单，经由巴巴亲自检查，他若批准，才将清单交给守门人苏娜玛西。她再把它交给“采购员”韦希奴，韦希奴从没进过上美拉巴德院子，只是站在外面的高架水箱附近。

“在埃舍，”玛妮说，“任何需要的、任何想要的，都必须经过巴巴。一概如此。我们从未直接做过任何事。我们从不直接订购物品。我们不仅不出去买东西，而且不通过任何人要东西，除了巴巴，他给韦希奴或者其他人下了命令。”

吉蒂想要额外订些东西时，试图溜过巴巴警惕的目光。根据吉蒂的说法，艾琳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22 岁)，应该吃得更丰富一些，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但巴巴不同意给她额外的东西。

玛妮比艾琳小一岁，当时她想：“如果艾琳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我又是什么？”但后来吉蒂改变了策略，利用玛妮得到了她想给艾琳的。吉蒂走近玛妮说：“你需要服用好立克粉 (一种蛋白麦芽饮品)。”

“我需要吗？”玛妮轻信地问道。

“需要，你写这么多东西，必须保持体力。”

于是玛妮同意了，而以“为了玛妮”的借口，吉蒂订到好立克，也给了艾琳一些。巴巴发现这事。“谁在喝好立克？”一天他问。玛妮说她在喝。

“你喝了几次？”

“只有两次。”玛妮回答道。

“那一整罐都到哪儿去了？”

一阵沉默，直到艾琳脱口而出：“是我吃了，巴巴。”这使巴巴不悦。

除了额外物或“奢侈品”，如果每天的采购单上有重复的、最近刚刚要过的东西，巴巴便会问道：“这是什么？谁又需要这个？”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一度引发了诺芮娜和娜丁之间的冲突。巴巴察看购物清单时，注意到又订了鞋油，鞋油被认为是奢侈品。“又是鞋油？”他问道，“你们做什么，拿来吃吗？”

原来诺芮娜和娜丁共用一支鞋油。但诺芮娜已经习惯了世间奢侈的生活方式，她取了一块鞋油，却忘记把锡纸和盖子盖好，剩下的鞋油就这样给晾干了。

天性谨慎的娜丁，只用一点点鞋油擦鞋时，却发现它已经干了。这成了王妃和伯爵夫人之间矛盾的根源，但谁也不想跟巴巴提起这件事。

“她们以为巴巴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玛妮说，“但不是。”

巴巴把大家叫到一起，起初一切似乎都相安无事。但巴巴问娜丁道：“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回答。

“来吧，说出来。”

“巴巴用自己娴熟的方式让冲突显现出来，”玛妮继续说道，“他让一切和盘托出，然后他说：‘现在忘了它。’这是第一条命令：忘记它。即使在宽恕之前，遗忘也相当重要。‘忘了它，现在互相拥抱。’

“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她们，一边暗自保证：‘我们决不要陷于这样的境地——决不。我们要格外小心。’

“我们屏住呼吸，因为她俩都没有动。

“巴巴打了两个响指。‘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了去拥抱。你们在干嘛？’

“娜丁抬起手，仿佛手上挂了重重的铅块一般。她一伸手，诺芮娜也伸出双臂，她们拥抱在一起。

“晚间，我和娜丁在花园里散步，娜丁为白天发生的事不安。她抬头望着月亮和星星，说道：‘我多么希望那是一种灵性的、美好的东西，一种值得的东西！结果却是鞋油这种事？！’

“我说：‘娜丁，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巴巴也不会忽略；即使是最微小之物也对他有用。鞋油只是媒介，巴巴用来让你知道他的用意。’”

恺娣进而补充道：“你若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出来，巴巴就召集所有人，查根究底，直到真相大白。它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不管人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巴巴会让一切烟消云散，让她们互相拥抱。巴巴不希望有任何事情积郁于心。‘忘记一切。现在拥抱彼此吧，’他会这样说。”

美茹（伊朗尼）加入埃舍时，观察到同样的事情：“那么多人在埃舍共同生活，日常事务自然不会像该有的样子顺利或友好运行。但如果发生了争吵或出现分歧，巴巴不希望我们彼此心怀怨恨。相反，他想让我们的心从病态中解脱出来，互相原谅，重归于好。

“巴巴常把争论晾晒在他面前，并且常常被争执逗笑。但他会拍拍手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以爱拥抱彼此，让心摆脱恶意。’”*

玛妮讲了另一件事，显示巴巴对待亲近者之间产生摩擦的态度：“有一次，巴巴在闭关，命令我们不要发怒。而两个人近距离接触时，摩擦自会出现，在埃舍，是绝对不存在隐私的。巴巴总是知道，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事情提出来。假设你很生气，并尽力隐藏起来，面带微笑。巴巴知道，会设法在众人面前将它显露出来。

“这一次是一件小事，导致一些埃舍同伴之间发生了摩擦。巴巴严责我们，说：‘你们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你们连遵守我的命令几天都做不到，为何要留在这里，我反复强调、解释我的命令在我闭关工作期间的重要性。’巴巴把整件事都抖了出来。”

后来娜丁俯过身对玛妮耳语了几句，玛妮没有听清。巴巴做了个手势：“你在说什么，娜丁？”

娜丁回答：“巴巴，要是我们从不生气该多好啊。”

“好？”巴巴问，“我不希望众多石头围着我。你若从不生气，那对我的工作并没有帮助。而你若是愤怒并控制住——对我的工作则有助益。”

然而，巴巴有一次对女子们说：“你们和我一起，并不是为我效劳。我做工作可以用这个，”他敲了敲一条长凳，仿佛在说“用木头”，接着又说：“是我给你们为我服务的机会。”

玛妮精辟地评论道：“就好像你一直坐在满是尘土的房间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认为房间不脏，因为灰尘在地板上。然后巴巴来了，打扫清洁起房

* 注：摘自《清洁的美茹》，《美赫拉纳信息》(1998)，第 2 页。

间，把灰尘扬了起来。你看着到处弥漫的灰尘，不禁会想：‘怎么回事？在巴巴来之前，没有这么多灰尘。怎么现在冒出这么多？’但灰尘就在那儿——就如同欲望就在我们内在。巴巴把它们扬了起来。

“西方人常说：‘我们来巴巴这里之前从不发怒。’巴巴所做的就是把它带出来，以此清洁你的房间。”

大阿迪对一个表达同样情绪的人幽默地评论道：“美赫巴巴不是来给你内心平静的——而是来把你的心撕成碎片！”

巴巴亲自告诉娜玖·考特沃：“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困扰我，另一种（他的爱者们）是我困扰他们。”

巴巴曾对帕椎写道：“你所喜爱（所依恋）的一切，我都会摧毁。”

“巴巴身边的每个人都个性很强，”玛妮总结道，“个个都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个性。巴巴亲自指挥全局，他的交响乐，我们每个人按照他想要的节奏，演奏着自己的小曲。

“但巴巴想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千篇一律。好比他是指挥家，我们是乐器，假如我们都是大提琴，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到巴巴身边生活时，性格、生活和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爱巴巴是一样的，但除此之外，差别甚大。诺芮娜是王妃；娜丁是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是商人；诺妮优雅而精致；拉诺是（十分讲究的）艺术家；吉蒂，同样意志坚强；艾琳是瑞士人，有自己的主意；玛格丽特是舞蹈家。只有巴巴能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来回滚动，揉成一团。”

玛妮挖苦道：“巴巴对男满德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对男孩们、对疯人和玛司特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是对女子们。哎，对女子的工作！巴巴没这么说过，但他曾暗示道：‘别再有了！’”

在此期间，美婼的姐姐馥芮妮来到美拉巴德，仍然因为没被列入女子团体而闷闷不乐。鲁斯特姆对妻子的病情深感沮丧，常常不告诉任何人就消失无踪——这更增加了馥芮妮的担忧。巴巴安慰她，把她送回纳西科，说很快会召唤她。

后来，他评论道：“我不得不承担许多像她这样的情况……馥芮妮很爱我，但不服从我。为了她好，我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她会争辩，然后为之斗争，她的斗争成了我的痛苦。”*

大阿迪因经常开车送巴巴往返阿美纳伽，对女子埃舍的情况有所察觉。有一次，阿迪开车带巴巴上山去看女子们。阿迪在车里等了两个小时，巴巴一直和女子们在一起。巴巴下车时心情愉快，当他回来时，表情显得很厌烦。阿迪什么也不敢问，但猜得出一定发生了火花四溅的摩擦。有时，巴巴自己把发生的事说出来，有时不说。

男满德里也有强烈的嫉妒之情。例如，在大师之家的日子里，巴巴告诉大阿迪，他最爱他。“当宇宙之主对你说你是最被爱者时，”阿迪说，“你会膨胀起来。所以当巴巴开始无视你，爱别人（比如埃瑞奇）时，你自会嘀咕：‘搞什么鬼？他说他是那么爱我，现在他又那么爱另一个人了？’你会感觉实在太悲惨了。事实上，巴巴会让所有人都有这种感受。所以，倘若男子都能感受到这种嫉妒，想想女子的感受吧。”

由于经常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打交道，女子们注意到即使是动物们也会互相嫉妒，有时还会打架斗嘴。这使得吉蒂半开玩笑地谈起女子们自己的妒忌心：“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

出于这样的洞见，以及巴巴通过动物对进化计划所做的工作，动物们对于埃舍是有用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巴巴让某人去照顾一种动物，该动物和那个人具有相似的特质，籍此将照顾者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可能不可取、需要超越的性格上。

例如，猴子因好奇而肤浅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的特点，被视作自我意识的象征。巴巴一直在寻找一只猴子来做他的工作，一只会“回应他”的猴子。一只比幼松鼠还小的小猴子被带来，当它从笼子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它径直跑向巴巴——因此得名“幸运”。

诺芮娜很聪明，幸运被交给她照管。那时候，诺芮娜正在为《美赫巴巴期刊》写文章，当她在床上写作时，唯一能让幸运保持安静的方法就是把幸运和自己

* 注：《美赫主》，第 2435 页。

都关在蚊帐里。因此，当她努力为《期刊》表达崇高的形而上学思想时，她不得不注意幸运，它非常顽皮——而且常常像诺芮娜一样浪费。

例如，猴子从楼上房间把牙膏挤到窗外。“在那些日子里，一管牙膏是很珍贵的东西，”玛妮说，“如果你没有储备，你就不走运了，因为我们不能经常买。当看到幸运在做什么时，我们几乎想接住从牙膏管里出来的牙膏。”

有一次，幸运把一整瓶墨水泼在了诺妮的裤腿上。诺妮用热水清洗，一条裤腿变得比另一条短。“有时候幸运是个大麻烦。”美婼说。

巴巴把幸运放进口袋里打乒乓球，但淘气的猴子在游戏中爬了出来。“看看那个坏蛋。”巴巴轻笑着说。

巴巴对宠物们倾注了很多爱和关心。“巴巴可以对自己人严格要求（关于购物清单），”玛妮注意到，“但动物们可以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人们可以订购宠物所需的东西。后来，我们发现人们不仅为动物也为自己订购东西。

“比如，允许我们为猴子们订购坚果，但吉蒂不断地订，因为人不断地吃光。为动物订购了那么多东西：这是为羔羊点的；这是给狗的。动物们吃的东西使我们流口水！

“有一天（在班加罗尔），购物清单上有葡萄干。巴巴说：‘这是什么？葡萄干适合哪种动物？’

“事实证明，原来娜丁觉得，既然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的动物订了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不给她订些呢？她要了葡萄干——表面上是给猫吃的！”*

有一次，埃舍里养了一只山羊，但它吃的食物证明太丰富了。当发现它鼻子苍白时，艾琳给它进行了盐水灌肠。

除了山羊、猴子、猫、狗和鸟，当时的美拉巴德动物园还有两只猪，纳提和古提；一只兔子，雪儿；一只小羊羔，玛丽；一只瞪羚，莉莉——它站在巴巴的厨房外面，乞求吃炸蔬菜（油炸点心），巴巴喂给它。“巴巴非常关心动物，”玛妮继续说，“他晚上下山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动物，去

* 注：玛格丽特也很想吃葡萄干，但吉蒂一点也不给她。于是玛格丽特顽强地找到了吉蒂存放它们的地方，并开始自己动手。据她说，吉蒂从来没有发现。

每个笼子那里，去每个动物和宠物那里，然后再睡觉。”

拉诺是埃舍的木匠，必须为宠物建造笼子。当她奉命在铁皮棚下为莉莉建一个笼子时，她自己把所有木材从巴巴厨房后面的储藏室里拖了出来，因为院子里不允许有工人。正当她准备做时，传话让停止。拉诺很恼火，但还是把木材放了回去。*

伊丽莎白非常喜欢动物，付钱养活它们，但她经常太忙而不能照顾它们。这项工作落到了艾琳头上。除了这项照顾动物的主要职责，巴巴还对艾琳说：“尽可能多地和美婼在一起。跟紧她。”

和美婼一起住在山上，艾琳与她的距离越来越亲近，并逐渐欣赏她的特殊地位：“在法国，我不知道美婼是被选的。即使在蓝车之旅中，我也不知道她的角色。在美拉巴德，我以前帮她洗巴巴的衣服。她让我帮忙做巴巴的活儿，洗他的丝绸和羊毛外套，偶尔洗他的长袍（长袍通常是瓦露洗），诸如此类的事情。

“她跟我谈起巴巴，谈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谈她的家庭，等等。我总是在缝东西，当我想要快点整理好的时候，我常把缝纫的东西放在垫子后面。有一次，美婼坐在我的针上。针戳到了她，我感觉很糟糕。她尖叫起来。但她并不生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把缝纫的东西藏起来，改掉了这个习惯。

“美婼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所以我总是觉得和她有很强的个人联系。我认为她不可能对我说任何让我感到冒犯或受伤的话，而你可能会从别人那里受到冒犯或伤害。美婼做任何事都没有恶意。她受过良好教育，我对此非常感激。她很有教养。我也喜欢她的天性。在埃舍，我觉得与东方人比，我跟西方人更亲近，但我特别喜欢美婼。她是那个从不惹巴巴生气的人，每当巴巴问她对某事的看法时，她的动机从来都不是自私的。她并没有扮演埃舍女王的角色，但她确实是。即使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也很有尊严。

“美婼对巴巴很亲，这真是一种完美的爱。下午我们和巴巴在一起的时候，

* 注：由于这些职责，拉诺在美拉巴德总是穿着宽松的裤子，而在纳西科她既穿宽松裤也穿连衣裙。巴巴命令拉诺在吃完饭后不要做任何繁重工作，但有一次，在午饭后，他召唤她，让她打开一个板条箱，她不顾他之前的命令打开了板条箱，巴巴也没说什么。

美婼可能会在她的房间里给巴巴梳头——他盘腿坐在她床上，或者随意坐着。她有时按摩他的脚。没有“抓取”，只有流动。她做了巴巴所有的事，但从不以炫耀的方式做得过火。

“她总是看着巴巴，对任何事情都会做出反应，不管他想要什么。她总是为他准备好一切。你可以看到，除了巴巴以外，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的全部注意力和焦点都在他身上。看到美婼对巴巴的爱——她如何精心梳理并保护他的每根头发，她如何为他盛上饭菜——这是世上最高的爱。

“美婼绝对是谦逊的典范。她很谦虚，但并不软弱。她有坚强的个性，却又谦卑臣服；但人们不会说她温顺。她也可以保持安静。

“有时候很难。巴巴征求我们的意见（比如去不去看电影）。‘美婼，你想要做什么？你更喜欢哪一个？’巴巴问她。她必须诚实地回答，而不是自私地回答。巴巴让她说出来，因为那其实是他的意志。慢慢地，我们知道如果美婼说了什么，那也是巴巴的意愿。她从不做巴巴不喜欢的事。

“当巴巴做了决定，让美婼说是或否时，有些人很生气。人们常常觉得巴巴这么说是因为美婼同意了。但是巴巴有他的理由，她从来都不是出于自私而选择的。她总是按照巴巴希望她回答的方式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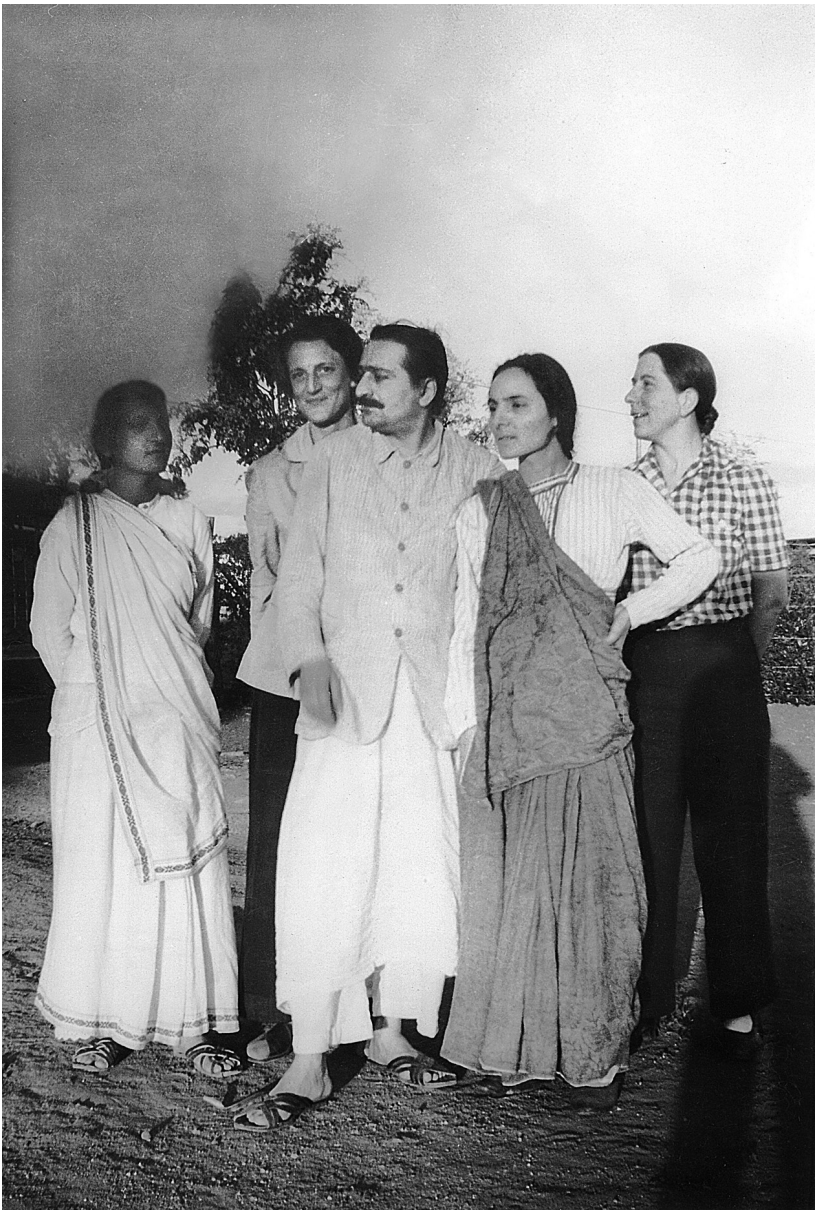
“美婼必须非常坚强才能挺过这一切。这就是她如此伟大的原因。她服从巴巴的每一个命令，不像其他人。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没有人比她更顺从巴巴，也没有人比她经历得更多。巴巴不压垮你——即使他把你推倒，他也会把你扶起来；再次鼓励你。巴巴总是说要尽力而为。有一次，我给他缝了衣物后，他召唤我。我感到厌倦，因为衣服缝得有点滑稽。他说：‘你没有尽力。’即使在缝纫或厨房工作中，如果你不尽力而为，他就会发现。

“人们越爱一个女子的至爱，她自然就越发感到妒忌。但对美婼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越爱巴巴，她就越快乐。”

吉蒂表示同意：“美婼非常谦逊，从不咄咄逼人；她从不嫉妒。美婼对西方人非常友善。巴巴会说，是美婼让我现在出来和你们在一起。她建议巴巴把西方人叫来，和他一起在东屋待半个小时。他可能在阅读和口述信件，或者只是休息，但是和巴巴在一起，当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

艾琳总结道：“美婼是爱的化身。不是她想要爱，而是她想给予爱。从小，我就一直想做个好人；我渴望做个好人。美婼是王冠。要是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要是我能像她那样去爱就好了。我们不想要成道。我只想和巴巴一起回来，学着像美婼一样更爱他。”

1938 年，上美拉巴德
馥芮妮、吉蒂、巴巴、美婼、拉诺、蔻诗德
坐着：娜佳、苏娜玛西、瓦露
玛妮拍摄（可能是）



1938 年，上美拉巴德
蔻诗德、拉诺、巴巴、美婼、吉蒂
玛妮拍摄（可能是）

1937 年 1 月左右，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

诺芮娜手捧猴子“幸运”，1939 年，班加罗尔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拉诺、娜佳、美婼、蔻诗德、吉蒂（戴着围巾，因为她刚才正在做饭）、仆人悉妲拜（坐在中间）；1938 年，上美拉巴德
玛妮拍摄并收藏

工务部灌溉平房，1938 年，阿美纳伽
与美婼、顾拉玛西和艾琳在一起
苏非再定向提供

艾琳在普拉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动物节日）
1938 年 8 月，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第一卷附录

附 录 A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attending the School

Register No.	Name.	Native Place.	Birth-day according to Christian Chronology. Day.	Mo.	Year.	Age when admitted. Yrs.	Mos.	Days
253	Merwanji Sheriji Irani	Poona	27	2	1897	7	6	6

1909

No	Name.	Date.	Age.	Race and Religion.	Last School.
102	Nicholson Jaljar Hirsha	" "	23-6-97	Parsi	Poona Camp.
103	Irani Fardoonji James	" "	2-1-99	Parsi	" "
104	Irani Merwanji Sheriarji	" "	28-2-97	Parsi	" "
105	Dawri Manekshaw Phi	" "	2-4-98	Parsi	Gondal

1909.

From Standard.	To Standard.	L. C.	Remarks.	Withdrawal.
V	VII	d.c.	Matriculated	d.c. 8-1-11.
V	V	d.c.		d.c. 7-1-10.
V	VI	d.c.		Matriculated 1911
VII	VIII	d.c.		d.c. 6-2-190- Matriculated 1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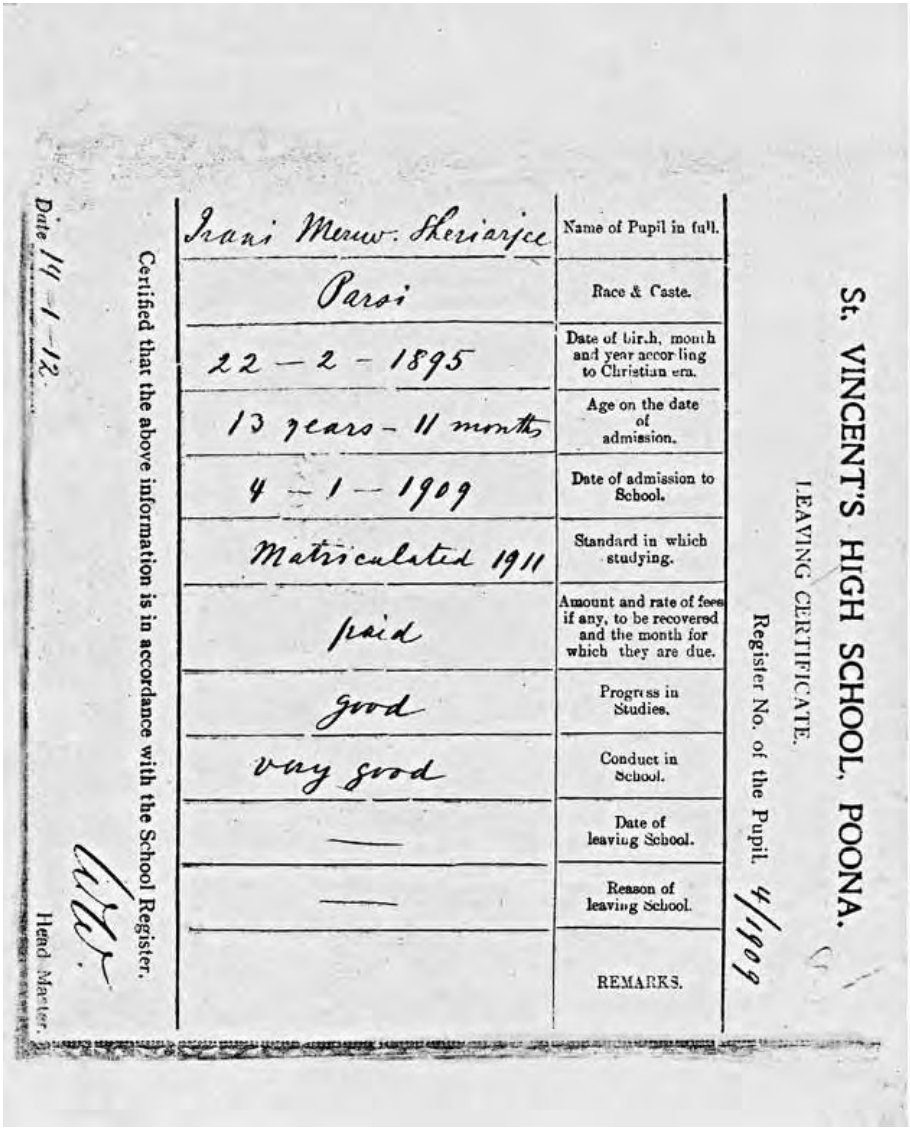
巴巴在普纳学校的记录

（上）达斯托学校

（下）圣文森特中学

合成：阿迪姆 · 芬斯特

照片：在圣文森特中学



ST. VINCENT'S HIGH SCHOOL, POONA.

LEAVING CERTIFICATE.

Register No. of the Pupil. 4/1909

Jhani Meruv. Sheriarjee	Name of Pupil in full.
Parsi	Race & Caste.
22 – 2 – 1895	Date of birth, month and year according to Christian era.
13 years – 11 months	Age on the date of admission.
4 – 1 – 1909	Date of admission to School.
Matriculated 1911	Standard in which studying.
paid	Amount and rate of fees if any, to be recovered and the month for which they are due.
good	Progress in Studies.
very good	Conduct in School.
—	Date of leaving School.
—	Reason of leaving School.
	RE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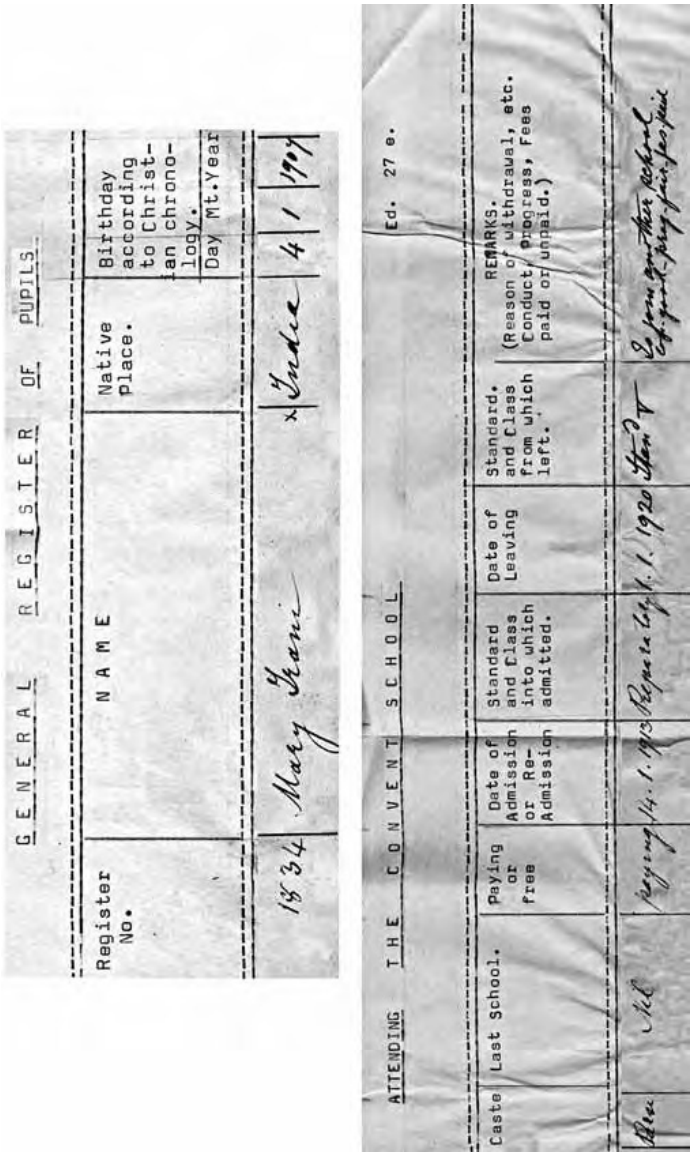
Certified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hool Register.

Date 14 – 1 – 12.

Head Master.

巴巴在圣文森特中学的毕业证书

（作者收藏）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Register No.	NAME	Native place.	Birthday according to Christian chronology. Day Mt. Year
1834	Mary Kane	x Ireland	4 1 1907

ATTENDING THE CONVENT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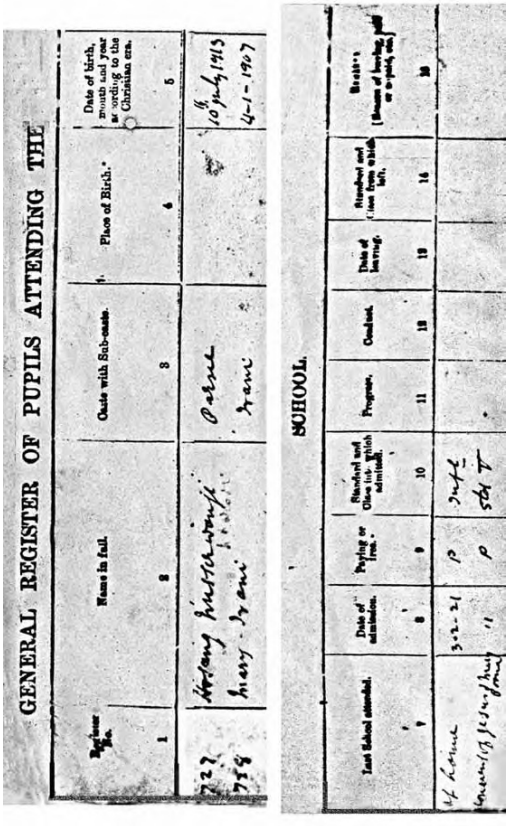
Ed. 27 e.

Caste	Last School.	Paying or free	Date of Admission or Re-Admission	Standard and Class into which admitted.	Date of Leaving	Standard and Class from which left.	REMARKS. (Reason of withdrawal, etc. Conduct, Progress, Fees paid or unpaid.)
Miss	Nil	paying	14. 1. 1913	Repeat Cl.	1. 1. 1920	Stan 7	

“玛丽 · 伊朗尼”的修女学校在校记录

（记录显示美婼于 1920 年 1 月 1 日离开。这要么是一个错误，要么是美婼在 1921 年 2 月 3 日进入圣海伦娜学校之前在家里待了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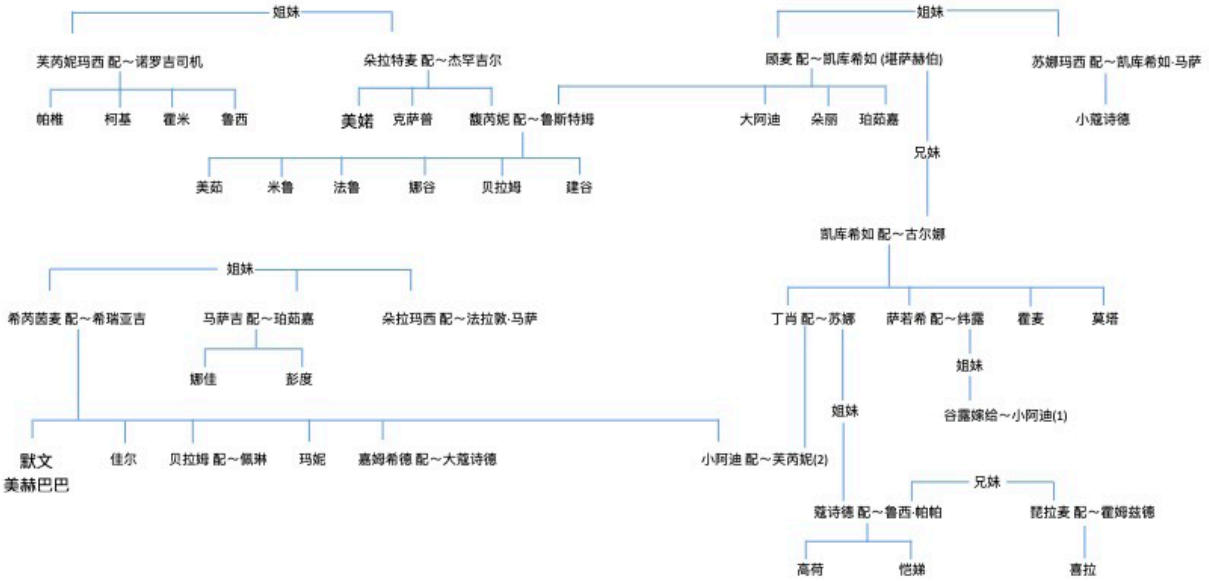
阿迪姆·芬斯特拍摄 – – 作者收藏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ATTENDING THE

SCHOOL.

Mehera’s St. Helena’s School record
Adeem Fenster – Author’s collection
在校记录
巴巴在圣文森特高中的毕业证书
作者收藏
“玛丽·伊朗尼”的修女学校在校记录
(记录显示美婼于 1920 年 1 月 1 日离开。这要么是一个错误，要么是美婼在 1921 年 2 月 3 日进入圣海伦娜学校之前在家里待了一年。)
阿迪姆·芬斯特拍摄——作者收藏
美婼在圣海伦娜的学校记录
阿迪姆·芬斯特拍摄——作者收藏

美婼的家谱



1. 谷露是小阿迪的第一任妻子
2. 芙芮妮是小阿迪的第二任妻子

除了写明的，所有人的姓氏都是伊朗尼。

附 录 B

关于作者：

戴维·芬斯特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并在那里长大。他在 1972 年得知美赫巴巴，三年后搬到了印度。他和妻子希拉长住美拉巴德，每年都会去美国看望他们的两个儿子安曼和阿迪姆及其家人。戴维是美赫巴巴最亲密的女弟子美婼的三卷本传记的作者，《美婼美赫：神圣恋爱》。他根据录制的磁带，编辑并写作了妻子的回忆录，名为《在神人身边长大》。他还编辑了岳父宝·喀邱瑞的几本书：包括《美赫萨罗德》（Meher Sarod）、《美赫罗刹尼》（Meher Roshani）、《当世界沉睡时》，以及多卷本的《美赫主》系列。戴维目前是大量美赫巴巴照片的管理人，照片可通过“美赫纳扎出版社”获得。可以电邮联系作者：mehera.meher@gmail.com

网站 www.meherameher.com——

《美婼美赫》摘录；美婼的音频剪辑；采访作者；读者评论。

www.mehernazar.com——《在神人身边长大》的信息和其他美赫纳扎出版物。

mnpublications.zenfolio.com——图片（美赫巴巴、他的亲密弟子以及与他生活相关的地方）

戴维和希拉·芬斯特、美婼
1978 年 8 月，美拉扎德
瑞克·弗林拍摄

附录C

为巴巴播放过的歌曲和乐曲

西方音乐

Alfredo & Orchestra

Medley of Strauss Waltzes (Strauss)

Spanish Gypsy Dance (Marquina)

Anderson, Marian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Traditional)

I Know the Lord Laid His Hands on Me (African-American spiritual)

Trampin’ (African-American spiritual)

Ave Maria (Charles Gounod, based on a piece by Bach)

Azpiazu & His Havana Casino Orchestra, Don

The Peanut Vendor (Moises Simons), 1931

Belafonte, Harry

Cocoanut Woman (Belafonte)

Mary’s Boy Child (Jester Hairston)

Chevalier, Maurice

Louise

Coward, Noel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Noel Coward)

Mrs. Worthington (Noel Coward)

Crooks, Richard

Ah! Sweet Mystery of Life (Herbert)

The Song of Songs (Moya)

Crosby, Bing

Lullaby (Cradle Song) (Brahms Opus 49 No 6), Decca Records, May 1941

You and I, Decca Records, May 1941

Cuban Havana Dance Band, The

The Continental (Magidson, Conrad)

La Cucaracha (d’Lorah)

Day, Doris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Livingston, Evans)

Havana Novelty Orchestra

Mama Inez (Grenet)

Henderson, Joe Loss & Band, Chick

Begin the Beguine (Cole Porter)

High Hatters, The

I’m Following You

Hilo Hawaiian Orchestra

Hawaiian Nights (Roberts)

Hilton, Ronnie

He (Mullan, Richards)

Hutchinson, Leslie A. ‘Hutch’

Begin the Beguine (Cole Porter)

Hylton & Orchestra, Jack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Fields, McHugh)

Jackson, Mahalia

a record brought to India by Adele Wolkin in 1962

Jolson, Al

April Showers (Silvers, DeSylva)

Springtime in the Carolinas

Swanee (Gershwin, Caesar)

London, Laurie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Traditional)

Lloyd & Band, Ed

What's Good for the Goose is Good for the Gander (Friend)

Mantovani & Orchestra, Annunzio

Umbrella Man (Rose/Stock/Cavanaugh, 1938)

Noble and Orchestra, Ray

Grinzing Waltz (Benatzky)

Isle of Capri (Grosz, Kennedy)

Novelty Players, The

Happy Birthday to You (Traditional)

Peers & Janet Osborne, Donald

Papa Loves Mama (Chabrier, Roberts)

Ravel, M., director of Assoc. des Concerts Lamoureux

Bolero 2nd Part (M. Ravel)

Reeves, Jim

Diamonds in the Sand (Kikillus, Gibson)

Snow Flake (Ned Miller)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Dorsey)*

（* 美婼提过，这是巴巴最爱的歌曲之一。）

There's a Heartache Following Me (Baker)

Welcome to My World (Winkler, Hathcock)

Robeson, Paul

The Battle of Jericho

Hear the Lambs A-cryin'

My Lord, What a Mornin' (Burleigh)

My Old Kentucky Home (Stephen Foster)

Ol' Man River (J. Kern, O. Hammerstein II)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Traditional)

Stokowski &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Leopold

Hungarian Rhapsody No 2 (Liszt)

Sullivan, Maxine

I Dream of Jeannie (Stephen Foster)

Weber et son Orchestre, Marek

Artists' Life (Strauss)

Danube Waves (Ivanovici)

Le Beau Danube Bleu

(Johann Strauss)

Visconti, Mario

Negra Consentida (Parave)

Se Va La Vida (Donato, Zemtio y Luis Mario)

Whiteman & Orchestra, Paul ·Vocals: Peggy Healy & John Hauser

You’re the Top (Cole Porter)

东方音乐

Ahmed Qawaal

Hamile darde mohabbat banke, OMD 5079

Akhtar, Begum

Ahasan tera hogaz

Ata vo naazko zalim

Aye mohabbat tere anjam pe rona aya (Shakeel Badayooni)

Bahar aayee khile gul

Buzi hui shama ka dhuva hun

Dil ki baate kahi nahi jaati

Diwana banana hai to diwana bana de

Hamar kahi mano rajaji

Jo sunta soze gum

Kash itna mere nalon me asar ho jaye

Khuda ke vaste

Mere jahane mohabbat pe chhaye jate hai (Behzad)

Na socha na samjha na seekha

Ni-hoore ni-hoore baharen

Parvah nahin agar dile

Sach sach batana aye dil

Takhayul se daaman bachao to jane

Wafa-on-ke badale

Yeh kahena unse aye kasid

Ashrafkhan, Master

Dil-lagi mein tu bata (Munshi Rafique), Young India, MM 7176

Gulshan mein aaj-kal ye (Munshi Rafique), Young India, MM 7176

Atma, C. H.

Hairan hoon dil ko ro (Ghalib)

Jo radha ke gun gaye

Azaad Afghani

Bhedi bhed na khulne paaye, HMV, FT 15320, OML, 2244

Dua hai umr tumhari daraz ho jaaye

Jo mera khat le chala tha wo, The Twin, FT 15320, OML 2244

Tu Khwaja se phir maag, FT 15348, OML 2360

Banu, Saira

A Hindi film actress whose songs Baba listened to on the radio

Delkash (Laylee)

Persian Songs

Fida Hussain

Dekhye kiski khata hai, The Twin, FT 13749, OMF 16634

Habib Qawaal Nizami

Columbia, GE 23179

Kallan Khan (Qawaal) &

Party

Baham raqeeb ke kya anjuman mein yaar aaya (Rusva), The Twin, FT 10171, OMF, 10136

Hazaron sir hai aur ek astan hai (Rusva)

Hijab ko behijab karde

Hijra mein jaan pe banegi mujhe malum ne tha, FT 10226, OMD 5001

Jab dil mein makan ho tu mere sanam (Bedam), FT 10238, OMD 4999

Jis jagah yaar ka nakshe kafepa hota hai (Bedam)

Jo paye naaz pe mera sare niyaz ha ho (Bedil)

Kahati hain roohe moosa aakaa teri gali mein (Sakir Saheb), The Twin, FT 12215

Kahne wale jhooth kahte hai ke wo gammaz hai

Mansoor ne to sooli pe khood ko, HMV, FT 10131, OMF 9724

Mera sare niyaz hai (Bedil)

Nagma pardaz ho raha hoon main, The Twin, FT 10226, OMD 5001

Na hasil hai saku sahara mein dil ko, The Twin, FT 12826, OMF 6939

Saki tere dumse hai abad yea maikhana, Nizam, ZB87 G

Yeh mere hadde-nazar ki deedni taseer hai (Bedam), HMV, FT 10247

Kaloo Kawal (sic)

Allahoo Allahoo Allahoo

Kanchwala, Abdul Raheman

Meri namazpe-Kaabe ko naaz ho jaaye, The Twin, FT 15348, OML 2360

Khan, Abdul Karim

Piya ke milan ki aas

Ram nagariya se kaise jaiyo

Khurshid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Layla (of East Pakistan [now Bangladesh])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Madan, Master

Hairat se tak raha hai jahan mein wafa mujhe (Sagar Nazami), HMV 14509

Yoon na rah rah kar hame tarasaiye (Sagar Nizami), HMV 14509

Mangeshkar, Lata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 in Hindi films.

Nazar Hussain

Lagata nahi kahi diley shaida tere bagair, HMVV 14616, OMK 821

Nazirali, Vazirali (of Bhopal)

Dil ulfat mein khone ko chahta

Nemani, Shakil

Ab koye baat bhi mana

Pukhraj, Malika

Be zubani zuban na ho jaye

Har ek jalwayen rangin meri nigah

Kamliwale Moula tujhpe salaam (Sarshar)

Maye ishqe nabi ho aur main hoon (Sarshar)

Vo kahate hai ranjish ki baten bhula de

Yeh mastane aadmi hai (Dag)

Rafi & Party, Mohammed

Yeh ishq ishq hai, ishq ishq (Parts 1 & 2)

Roy, Juthika (Mirabai songs)

Aaj mere ghar preetam ayae

Aayee sharan tumhari bhagwan

Ghunghat katabatt khol

Main to prem diwani

Mane chakar rakho ji

Meera lago rang hari

Razvi, Nazish

Khudi ko mitakar khuda chahta hoon, The Twin, FT 12082, OMF 46436

Razzaq Qawaal, Master Abdul

Jo dar jate hai razm se, Regal, RL 2300, CEI 23653

Saki pila de aisa jaa, The Twin, FT12082, OMF 4645

Shabe furkat Basar, OMH 9031

Tumhe pyaar karne ko, OMH 9031

Reshmah

Baba listened to her songs on the radio.

Saigal, K. L.

Aah ko chahiye iss umra asar hone tak (Ghalib)

Ab kya bata-oon mai (Seemab)

Ghar ye tera sada na mera (Aarzoo Lucknowi)

Layee hayat aaye kaza le chall chale

Main unhe chhedu aur wo kuchh na kahen (Ghalib)

Mara be gumza (Farsi ghazal)

Talat Mahmood

Verma, Manek (Marathi)

Amroottajani goad, nama tujhe deva

Bhagya ujavle tujhe charan pahile

Shiv shankar te aaj pahile

Zahedi (Qureshi), A.

Persian Songs

Zarrab, Moulouk Khanoum K.

Persian songs